修真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子部・雜家類

墨子閒詁十五卷附録一卷後語二卷　〔清〕孫詒讓撰……一
尸子二卷存疑一卷　〔清〕汪繼培輯校……一七五
古迂陳氏家塾尹文子二卷　題〔周〕尹文子撰……二一一
公孫龍子注一卷校勘記一卷篇目考一卷附録一卷　〔清〕陳　澧撰……三二一
鬼谷子三卷　〔梁〕陶弘景注　〔清〕秦恩復校正　篇目考一卷附録一卷　〔清〕秦恩復輯……三三七
淮南鴻烈閒詁二卷　〔漢〕許　慎撰　葉德輝輯……三八一
淮南萬畢術一卷　〔清〕丁　晏輯……四〇五
淮南許注異同詁四卷補遺一卷續補一卷　〔清〕陶方琦撰……四一一
淮南天文訓補注二卷　〔清〕錢　塘撰……五〇一
風俗通義校正二卷風俗通義補逸一卷　〔清〕朱　筠撰……五八五
顏氏家訓七卷　〔北齊〕顏之推撰　〔清〕趙曦明注　〔清〕盧文弨補　補校注一卷　嚴式誨撰
附録一卷……五九七

墨子閒詁目錄

卷一　一
卷二　五
卷三　十一
附錄　十一

墨子閒詁後序

卷一　一
卷二　二

詒澤署檢

孟子以楊墨並言辭而闢之然楊非墨匹也楊子之書不傳略見於列子之書自適其適而已墨子則達於天人之理熟於事物之情又深察春秋戰國百餘年間時勢之變欲補弊扶偏以復之於古鄭重其意反復其言以冀世主之一聽雖若有稱說於正者而實千古之有心人也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以儒墨並爲世之顯學至漢世猶以孔墨並稱尼山而外其莫尚於此老乎墨子死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今觀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節用節葬天志明鬼非樂非命皆分上中下三篇字句小異而大旨無殊意者此乃相里相夫鄧陵三家相傳之本不同後人合以成書故一篇而有三乎墨氏弟子纚纚放失參攷異同具有條理較之儒分爲八至今遂無可考者轉似過之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注釋亦稀樂臺舊本久絕流傳關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蒙終古矣

國朝鎮洋畢氏始爲之注訓是以來諸儒益加讎校涂徑既闢奧窔相窺墨子之書稍稍可讀於是瑞安孫詒讓仲容乃集諸說之大成著墨子閒詁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至經說及備城門以下諸篇尤不易讀錯紛剔蠹鮾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获無索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以余亦嘗從事於此問序於余余何

足序此書哉竊嘗推而論之墨子惟兼愛是以尚同惟尚同是以非攻惟非攻是以講求備禦之法近世西學中光學重學或言皆出於墨子然則其備梯備突備穴諸法或即泰西機器之權輿乎嗟乎今天下大戰國也以孟子反本一言爲主而以墨子之書輔之儻足以安內而攘外乎勿謂仲容之爲此書窮年兀兀徒徵精神於無用也光緒二十一年夏德清俞樾

漢志墨子書七十一篇今存者五十三篇魯問篇墨子之語魏越云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今書雖殘缺然自尚賢至非命三十篇所論略備足以盡其指要矣經說上下篇與莊周書所述惠施之論及公孫龍書相出入似原出墨子而諸鉅子以其說綴益之備城門以下十餘篇則又禽滑釐所受兵家之遺法於墨學爲別傳惟脩身親士諸篇詘正而文靡校之它篇殊不類當染篇又頗涉晚周之事非墨子所得聞疑皆後人以儒言緣飾之非其本書也墨子之生蓋稍後於七十子不得見孔子然亦甚老壽故前得與魯陽文子公輸般相問荅而晚及見田齊太公和又逮聞齊康公興樂及楚吳起之亂身丁戰國之初感憤於獷暴淫侈之政故其言諄復深切務陳古以剴今亦喜稱道詩書及孔子所不修百國春秋惟於禮則右夏左周欲變文而反之質樂則竟屏絕之此其與儒家四術六藝必不合者耳至其接世務爲和同而自處絕艱苦持之太過或流於偏激而非儒尤爲苛敎諸子舛馳荀卿爲齊魯大師而其書非十二子篇於游夏孟子諸大賢皆深相排笮洙泗斷斷儒家已然墨儒異方踈武千里其相非寧足異乎綜覽厥書釋其紕駁甄其純實可取者蓋十六七其用心篤厚勇

於振世救敝。殆非韓呂諸子之倫比也。莊周天下篇之論墨氏曰。不侈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又曰。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斯殆持平之論。與墨子既不合於儒術。孟荀董無心孔子魚之倫。咸排詆之。漢晉以降。其學幾絕。而書僅存。然治之者殊尠。故挩誤尤不可校。而古字古言。轉多沿襲未改。非精究形聲通段之原。無由通其讀也。舊有孟勝樂臺注。今久不傳。近代鎮洋畢尚書沅始爲之注。藤縣蘇孝廉時學復刊其誤。糾通塗徑。多所諟正。余昔事讎覽。有摭眾家擇善而從。於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

藏本。明正統十年趙府刻本。外扁題校文。有季本傳錄或作李本未知孰是。今並不復詳校。又嘗得俟寶顏閒放刻明茅坤本。并爲六卷。而篇數卷用相勘覈。別爲寫定。倘有所見本殘缺僅存後數卷。可與畢本外。又獲見明吳寬寫本。黃丕烈所景鈔者。今藏杭州丁氏。缺前五卷。大致與道藏本同。顧千里校道

矣。非攻篇之不著何卽周書王會之不屠何舉氏不憭依俗本改爲中山。遂與墨子舊文不合矣。明鬼篇迕無罪人乎道路術徑迕卽孟子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非樂篇折壞坦折卽周禮晉葘氏之若今本迕譌爲退折。譌爲拆。畢蘇諸家各以意校改。遂重侳謬不可究詰矣。公孟篇夏后啓使蚙新雉已卜於白若之龜。蚙卽盬之錮文亦卽伯盬與漢書述尚書古文伯盬字正合今本蚙新雉已譌作翁。難雉乙又挩雉字。遂以翁難乙爲人姓名矣。非攻下篇說禹攻有苗有神人面鳥身奉珪以侍。此與秦穆公所見句芒同。奉珪者東方之玉與禮經祀方明東方以珪之義合。而今本奉珪誤作

若瑾其義遂不可通矣若此之類輒磬曫管證厥違迕它若經說篇之蟨爲蚓虎爲霍兵法諸篇之禎爲順又爲類芒爲芟桴爲枹其跂互尤不易理董覃思十年略通其誼凡所發正咸具於注凡諸文舊校精搞者徑據補正以資省覽其以愚意訂定者則著其說於注不敢專輒增改以昭詳慎、世有成學治古文者儻更宣究其指俾二千年古子釐然復其舊觀斯亦達士之所樂聞與校寫既竟復記於後詒讓

墨子目錄一卷道藏本及明鈔本刻本並無目錄此畢氏所定依意林爲第十六卷今從隋志別爲一卷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魏徵羣書治要引篇目同

法儀第四　治要引篇目同

七患第五　治要引篇目同

辭過第六　治要引此篇文并入七患篇疑唐以後人所分

三辯第七　黃震宋濂所見別本以上七篇題曰經益宋人所加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治要引篇目同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作上賢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漢書顏注引作上同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中興館閣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十三篇即此所見別本以上六篇題曰論亦宋人所加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漢書顏注引同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道藏本六同卷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漢書顏注引同
節用中第二十一　闕
節用下第二十二　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　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　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闕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闕
天志中第二十七　闕
天志下第二十八　闕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　漢書顏注引作明鬼神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闕
非樂上第三十二　闕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　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治要引篇目及漢書顏注引並同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　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晉書魯勝傳墨辯注敘云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即此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　畢云舊云十三同卷者梵本分帙如此　詁讓案此明人編入道藏所合并非古本也　畢謂梵本亦非
貴義第四十七　治要引篇目同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口口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明吳寬鈔本無目錄其當卷高臨焉五十五冊末吳氏手跋云本篇目以備城門爲五十四備一篇其五十一之五十六十四之六十七篇目並闕當訪求古本考云提吳所據舊本實如此則當爲五十六

十三五十三
篇未知孰是
備高臨第五十三
口口第五十四依備城門篇所列攻具十有二
備鉤
口口第五十五備城門篇十二攻具衝第三則
孔疏引有備衝篇疑當爲備衝詩大雅皇矣
益唐初尚未佚也
備梯第五十六
口口第五十七十二攻具梯第四堙第
五則此篇疑當爲備堙
備水第五十八
口口第五十九十一攻其水第六穴第七突第
備空洞一篇其文又不當列水
突之閒豈爲後人所竄亂與
口口第六十

墨子目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十二攻其穴在突後
此篇文與彼不合
備蛾傅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口口第六十四十二攻其轒轀第十一軒車第
篇其文
當在此
口口第六十五
口口第六十六
口口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幟俗字王念
孫校改職
號令第七十九章箸校分篇
劉端注引篇目同

墨子目

備城門第五十一
備高臨第五十三
備鉤
口口第五十五備城門篇十二攻具衝第三則
孔疏引有備衝篇疑當爲備衝詩大雅皇矣
益唐初尚未佚也
備梯第五十六
口口第五十七十二攻具梯第四堙第
五則此篇疑當爲備堙
備水第五十八
口口第五十九十一攻其水第六穴第七突第
備空洞一篇其文又不當列水
突之閒豈爲後人所竄亂與
口口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十二攻其穴在突後
此篇文與彼不合
備蛾傅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口口第六十四十二攻其轒轀第十一軒車第
篇其文
當在此
口口第六十五
口口第六十六
口口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幟俗字王念
孫校改職
號令第七十九章箸校分篇
劉端注引篇目同

墨子目

當作五十三篇或唐中葉以後此然詩正義引備
書即有闕佚篇數已與今本同也
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詁讓案荀子修身篇楊注
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疑

畢沅云校舊本皆無目晴
卷目一卷馬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詁讓案馬本
鈔見高似孫子略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
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
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
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非樂中下非儒上是
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
爲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誤爲九又七十一篇
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誤也其
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
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詁讓案荀子修身篇楊注
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疑

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說詁讓案南宋別本不如是畢說非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非詳親士篇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尚存詁讓案鄭焦二志據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其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七節用等九篇者實即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洪頤煊云墨子今本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凡七十一篇內闕有題八篇無題十篇據陳振孫書錄解題稱漢志七十二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

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是無題十篇宋本已闕有題八篇闕文在宋本已後諸書罕錄道藏本即從宋本出已闕無說未塙

墨子閒詁總目
閒詁十五卷
一親士 脩身 所染 法儀 二尚賢上中下 七患 辭過 三辯 三中下 四兼愛上中下 五非攻上中下 六節用上中下 七天志上中下 八明鬼下 九非命上中下 十非樂上 十一大取 小取 十二貴義 十三魯問 公孟 十四耕柱 十五非儒下 十六備梯 備水 備穴 備突 十七迎敵祠 十八旗幟 十九號令 二十雜守 二十一備城門 二十二備高臨 二十三備蛾傅 二十四傳柴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目錄一卷
附錄一卷篇目考 佚文 舊敘
後語二卷
上墨子傳略 墨子年表 墨學傳授攷 下論墨家諸子鉤沈

大凡十有九卷

墨總目

此書寫定於壬辰癸巳閒遲甲午夏屬吳門梓人毛翼庭以聚珍版印成三百部質之通學頗以爲不謬然多苦其與衍劉覽率不能終卷惟吾友黃中弢學士爲詳校一過舉正十餘事多精塙亦今之張伯松矣余亦自續勘得賸義逾百事有前誤讀誤釋覆勘始覺之者咸隨時迻錄別冊存之此書最難讀者莫如經經說四篇余前以未見皇文先生經說解爲憾一日得如皐冒鶴亭孝廉廣生書云武進金溎生運判武祥藏有先生手稾本急屬鶴亭馳書求假錄金君得書則自校寫一本寄贈得之驚喜叅日余前補定經下篇

句讀頗自矜爲刱獲不意張先生已先我得之其解善談名理雖校讎未宋不無望文生義之失然固有精論足補正余書之闕誤者金冒兩君惠我爲不淺矣既又從姻戚張文伯孝廉之綱許假得陽湖楊君葆彝經說校注亦閱有可取因與張解并刪補錄入冊凡余舊說與兩家有闇合者皆改從之蓋深喜一得之愚與前賢冥符遙契固不敢攘善也竊謂先秦古子誼恉深遠如登岳觀海莫能窮其涯涘畢王張蘇諸家於此書掌校亦良勤矣然其偶有不照爲後人所匡正者不可僂指數余幸生諸賢之後得據彼成說以

墨總目　十二

推其未竟之緒然此書甫成已有旋覺其誤者則其不自覺而待補正於後人殆必有倍蓰於是者其敢侈然以自足邪甲辰春取舊寫別冊散入各卷增定爲此本并識之以見疏陋之咎無可自掩且以睎望於後之能校讀是書者光緒丁未四月籀廎居士書

墨子閒詁卷一

瑞安孫詒讓

親士第一　畢沅云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從一從十孔子曰通古今貫然不謂之士此與脩身篇云傳曰士玉篇云傳曰士通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案畢說未塙此書文多闕失或稱子墨子曰或否疑多非古本之舊未可據以定爲墨子所自著之書也又此篇所論大抵尚賢篇之一篇後人因其持論尚正與儒言相近遂舉以冠之則以馬總意林所引校之則唐以前本已如是矣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說文子部云存恤問也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說文思部云慮謀思也

也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畢云正讀如征王念孫云畢讀非也雅曰正長也文也廣雅正君也尚賢篇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治也亦非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醜酒恥也論讓篇呂氏春秋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恥也而尚攝中國之賢君。畢云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攝當與懾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懾以威也廣雅云懾服也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此義與彼同謂越王之威足以攝中國賢君也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謂爲長卽諏爲君皆非征伐之謂案王說是也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高誘注非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不侵篇欲醜之以辭高注云醜恥也而尚攝中國之賢君。畢云尚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攝當與懾通左襄十一年傳云懾以威也廣雅云懾服也詩外傳云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此義與彼同

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

太上無敗畢云李善文選注老子云河上公注太上謂古無名之君也案太上對其次爲文義未得案俞說是也

而有以成也畢注於文而大醜與達名成功正見其由屈抑而大醜則抑而達下文所謂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能言以親士故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畢云言不自苟安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畢云言自處於難即躬自厚而責人之義。其志內究其情。內下畢增不字云舊脫此字據上文究同猶云內省不疚。俞云內當作例即退字也進不敗其志也因退究其情正相對成文。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畢氏遂據上句增入雖襍庸民終無怨心。不字殊失其旨。案俞說近是。畢云言佚遺佚不怨。

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國語周語韋昭注云偪迫也偪臣謂貴臣權重下同舉而對弗弗之臣爲文則不當云偪疑佞之譌偪臣諂下傷上。畢云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弗讀爲佛佛違也。上必有諮諮之下。廣雅釋訓云諮諮莊子人間世篇釋文引崔譔云謀也。諮諮又譖譖以盡其誠即上文所謂上必念久長而致敬之下必有諮諮乃積穡之二字疑敬字之譌。敬積穡不伸之所凌壓也。是故比干之殪。其抗直也。案洪說尤誤以文義推之支疑當是也字之譌。是也上文所謂上必有諮諮之下是也。然自伸其意而敬字上又脫一字。畢云支苟二字疑誤洪頤煊云支苟當是致敬之譌。致敬之義猶言分議者上文所謂敬積穡也。積穡在下位者或爲上所凌壓。是故比干之殪。其抗直也。高誥云抗舉也。抗直猶孟賁之殺。其勇也。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孫丑篇偽高曰亢舉也。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亢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苟爲敬字之譌。是故比干之殪。其抗直也。抗舉也。孟賁之殺。其勇也。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孫丑篇偽高曰亢舉也。亢而已矣。釋文李頤云刻意尚行離世異俗苟爲敬字之譌。

延延而支苟者。諮諮與謀謀同言分議者上文所謂敬積穡也。蘇云支苟二字疑當是致敬之譌。致敬而不以其誠即敬積穡之義。畢云延延長也。支苟

魯問篇墨子放見田齊大公和受命爲諸侯當楚悼王十六年距起之死僅五年耳況非樂上篇說齊康公與樂萬康公之薨復在起死後二年然則此書多後人增益而吳起之死非墨子所不及見明矣

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說文谷部云泉出通谷水云水谷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畢本作非一水之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器部引作非一源之水也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今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字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引此並作非一源之水也二字亦誤而一源之源字仍誤太平御覽引作非一源之水也今本同畢謂初學記江河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也與舊同藝文類聚引此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今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一源之源也今本脫之字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

兼愛下篇此則似過而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
外族姻言之與孔義同閒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
業閒雅釋詁業事也舉物而閒云舉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兒不脩行
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兒不脩行
畢讀兒如字說文兒頭小銳也一曰銳意也廣雅釋詁兒始也
句　毀畢讀如字說文毀缺也廣雅釋詁毀敗也
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
譆憙之言無入之耳
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憙八年左傳閒執讒憙之口是也讒與譆同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譆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憙之言也故下文引之作憙人無入之耳
傷人之孩畢云當讀如根荄之根荄本草云牛膝一名百倍一名懷牛根荄當讀無存之心雖有訧計之民
也玉篇云忸忸忮也又忸忸習也忮忮很也忸忮謂很習也
無出之口殺畢云說文云忸忸慙也又胡日切據也
子力事日彊願欲日諭逾與踰同踰越也踰越謂踰越禮義也
都禮切計居謁切攻人罪也此計謂面相斥云訧詞也計面相斥也
民不快批扞即批捍也捍批也忮忮很也很很戾也
作取彼譆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憙之言也故下文引之作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之言我心
雖無所依憑言當讀如根荄之根荄本草云牛膝一名百倍一名懷牛根荄當讀
八年左傳閒執讒憙之口是也讒與譆同故小雅巷伯篇取彼譆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憙之言也故下文引之作批扞之聲廣雅釋詁云批擊也易林之言我心
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憙

記注云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鄭注云偷苟且也此義與彼正同設壯日盛畢云壯疑作
簡莊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字當爲義墨子書多假借字此
從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從弗說文云弗矯也从丿从乀从韋韋相背也故矯作弗弗與
義均有未協弗耳周晉姜鼎作弗古文我字與弗同弗與義之從弗從韋相背故矯作弗弗耳周晉姜鼎作弗古文我字與弗同弗與義之從弗從韋相背故矯作弗弗耳
末載古文作弗故於漢人亦不能偏識也說文我字下重文譆一曰說文我字生則見愛死
蓋鐘之末載古文作弗故於漢人亦不能偏識也說文我字下重文譆一曰說文我字生則見愛死
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
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慕出於口者無以竭馴猶順
雅騶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騶訓聚也馴訓順也周禮地官鄭眾注云騶讀爲驟驟
也案騶與驟字通雅釋詁義同謂暢之四支四肢也或作肢支肉部云肢體也
出口者皆典雅之言雅之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言足以接小大之節也深瘣疾同高
注華髮顯歲道藏於民心捷於肌膚小大之節也深瘣疾同高注華髮顯歲道
雅於文挾皆作接俗作浹通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古文接爲浹周禮春官占夢注云其
廣達也亦與挾同呂氏春秋論威篇云其
雅騶史記五帝本紀云不雅馴張守節正義云騶訓聚也馴訓順也周禮地官鄭眾注云騶讀爲驟驟
也案騶與驟字通雅釋詁義同謂暢之四支四肢也或作肢支肉部云肢體也
出口者皆典雅之言雅之言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言足以接小大之節也深瘣疾同高
注華髮顯歲道

本顯作顯非後漢書邊讓傳李賢注云華髮白首也
畢云顯字當爲曛曛髮曛也頂部云顯頂也曛與髮通曛即禿頂顯而後可用耳
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強者行不果畢云文選注淮南子云果成也
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偏物不博俞云偏亦辯也儀禮鄉飲酒禮眾賓辯有
脯醢燕禮大夫辯受酬少牢饋食禮辯洗于三豆今文辯皆作徧是辯偏通用物言徧是非言辯文異
而義同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畢
廣雅云幾微也或木字之假音說文云末木之曲頭
止不能上也王云爾雅幾微也已非增詁又
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增詁又
引說文以幾爲禾則失之愈遠矣
畢云雄猶勇雄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畢云
脩者其後必情反其路者也智慮無察畢云彼當爲非
誤上云雄而不脩即家上務爲情形近而務爲
其所當務之事明鬼下篇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反聖王之務此義
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
情反其路者也九字句云言非智無察則所
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失之善無主
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
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戴載古通春
伐戴載梁作伐載釋文載作戴秋隱十年經
名釋姿容云戴載也思利尋爲儀禮有司徹賈公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
尋之言重也温重也畢云尋習
有也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

所染第三畢云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蘇云
子爲墨子弟子
子益亦出於門弟
後一百五十七年
墨子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案此篇固不出墨子但中
山尚疑即桓公
與墨子相及蘇
說未審
中言中山尚宋康皆墨子後事而禽
子至與傳說並稱此必非墨子之言
汪中云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
子益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言字疑衍公羊隱十一年
向休注云稱子冠氏上
其不冠子者他師列子天瑞篇張
注云載子於姓上
者首章是弟子之所記故也染
於蒼則蒼廣雅釋
器云染謂之綅再染謂之緹三
入爲纁七入爲緇鄭注云玄其
六入者與爾雅釋
染謂之纁必讀爲
義崩薨篇引畢作
五色也高誘云一
入必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
入爲緇鄭注云玄其
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青而絲假之
青於
云墨子見練絲而泣之黃於地淮南子說林訓所入者
變其色亦變五入
爲五色矣畢云呂
氏春秋作當染黃則黃韓詩外傳云藍有
入之則
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

五色故染不可不愼也治要作可非獨染絲然也國亦
有染。畢云太平御覽吳淑事類
賦俱作治國亦然有節文舜染於許由高誘云
許由陽
堯聘伯陽。畢云呂氏春秋作伯陽子
伯陽老聃也語
舜聘
之不至李字伯陽子
非耳然後成注讓云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用之以成功也
舜得伯陽綾
老之城人。畢云太平御覽作治國亦然有節文舜染於許由高誘云
許由陽
城人堯聘伯陽子伯陽老聃也語
舜聘
之不至李字伯陽子非耳然後成注讓云案呂氏春秋本味篇云堯用之以成功也
舜得伯陽綾
耳皆賢人堯舜之
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伯陽老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
堯舜時
已有之矣畢云呂氏春秋無堯舜語
伯陽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伯陽老聃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
堯舜時
已有之矣畢云呂氏春秋無堯舜語
舜染於
許由。畢云呂氏春秋作舜染於
許由高誘云
許由陽
人舜以爲老子縹緲
自是舜時
賢人表作
古今人表作
柏陽北堂書鈔四十九引尸子作柏
陽
伯陽。畢云呂氏春秋作伯陽
伯陽韓非子說疑篇作伯
陽
禹染於皐陶伯益。畢云呂氏春秋作皐
陶
皐陶
伯益
湯染於伊尹
仲虺。高誘云仲虺
薛爲湯之左
相居亳
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
所染當。高誘云所
當
得其人故曰從染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
天地。高誘云蔽
猶極也
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舊本稱下挩此字今
補與上文及治要合
呂氏春秋
當染亦同高誘云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
犯高偃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
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王云高當

本紀年出於搨
拾未知足據否
榮夷終。呂氏春秋當染同國語周語
公爲卿士韋注
榮國名夷諡也書敘有榮伯史記周
本紀集解引
馬融云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大
夫也夷公蓋
榮夷公。蘇云傳
公夷有傳氏注曰傳氏鉏姓也在周爲傅氏春秋作
傅說公敦祭公敦
畢云蔡一本作祭呂氏春秋作祭公敦
穀讓案高誘謂
穀語未知是否蘇
從呂覽作祭公爲是祭公敦
鄭語
公敦即虢石父見國語晉語
自文公謀父以下世爲卿士於周隱元年
所書祭伯
來者即其後也若祭當幽王時
有釐侯
案蘇說是也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
殘身死爲天
下僇。高誘云不當者不得其人僇辱也
僇治要作戮畢云此戮字假音
辱人必稱此四王者舊本稱下挩此字今據道藏本
補與上文及治要合呂氏春秋
當染亦同高誘云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
犯高偃齊桓晉文下治要並有公字畢云未詳呂氏
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王云高當

閻染於伍員
閻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廬左昭二十七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攻中篇儀作文義畢云呂氏春秋諸侯年表同
並作閻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閻子泰族訓吳越春秋同
閻南子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而霸
尊師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庚子胥公差孟子云范蠡三大夫
音記之緩說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注云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
種畢云御人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
之種者楚南郢人也姓文選豪士賦序李注引吳越春秋云
文種宛字記說同呂覽治要
舊揆字今據治要合
增與呂氏春秋合

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治要

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
治要春秋長作張畢云呂氏春秋作張胜作
無字

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之臣王生善
朔二人者吉射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相人此長柳朔王生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複
范氏之賢臣柳朔文志有長柳占夢但據左傳則朔生乃范氏之難與此異或所聞不同
姓漢書藝文志并死范氏之後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
畢云呂氏春秋作籍秦高彊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

閻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廬左昭二十七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攻中篇儀作文義畢云呂氏春秋諸侯年表閻子泰族訓吳越春秋同
並作閻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閻子泰族訓吳越春秋同
尊師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庚子胥公差孟子云范蠡三大夫
音記之緩說越句踐染於范蠡高誘注云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
種畢云御人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
之種者楚南郢人也姓文選豪士賦序李注引吳越春秋云
文種宛字記說同呂覽治要
舊揆字今據治要合

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
治要

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
治要春秋長作張畢云呂氏春秋作張胜作
無字

生字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之臣王生善
朔二人者吉射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相人此長柳朔王生呂覽與左傳同長柳古複
范氏之賢臣柳朔文志有長柳占夢但據左傳則朔生乃范氏之難與此異或所聞不同
姓漢書藝文志并死范氏之後

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
畢云呂氏春秋作籍秦高彊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

爲章章即城郭之郭形與高相近因誤爲高賈子過人
秦篇據億丈之亶今本亶誤作高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昔大夫卜偃作郭偃
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並與晉語同呂氏春秋作郭偃
偃氏之染王孫雒傳吳越春秋吳王孫駱說雄舊宋本作雒
篇毛傳云高與郭聲之轉也俞云高亦可讀如郭正作郭非郭門之爲
楚莊染於孫叔文
左宣十一年傳楚莊王之孫孫叔敖也洪適隸釋引漢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叔敖字孫叔文
孫叔文
賈子孫君諱饒字孫叔敖碑云楚相孫叔敖字孫叔文
畢云敖碑云楚相孫叔敖字孫叔文
舊脫孫叔文三字今據敖碑補
孫叔敖
呂氏春秋作孫叔敖
孫叔敖
淮南人間訓作孫叔敖
孫叔敖
說苑作孫叔敖
孫叔敖
新序作孫叔敖
孫叔敖
韓詩外傳作孫叔敖
孫叔敖
莊子徐無鬼作孫叔敖
孫叔敖
列子說符作孫叔敖
孫叔敖
呂氏春秋作孫叔敖
孫叔敖
淮南人間訓作孫叔敖
孫叔敖
說苑作孫叔敖
孫叔敖
新序作孫叔敖
孫叔敖
韓詩外傳作孫叔敖
孫叔敖
莊子徐無鬼作孫叔敖
孫叔敖
列子說符作孫叔敖

搖一本作瑤
說苑作高誘注讓案呂氏春秋當染篇作鷹左昭二十七年傳史記吳世家同此及後非攻中篇儀作文義畢云呂氏春秋諸侯年表
云智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語晉語云知伯闕之諫寡於智國張武云畢云知伯國語三卿宴於藍臺知伯不備襄子也國語晉語云知伯闕之諫寡於智國張武
染於魏義偃長
畢云呂氏春秋作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擊於靈王所滅中山而有其地公桓公之別封非也墨子所謂魏文侯
魏義偃長
畢云呂氏春秋作魏文侯滅中山而封其少子擊於靈王所滅中山而有其地公桓公之別封非也墨子所謂魏文侯

所封必非鄙戾之中山而尚亦必非牟後殆無疑義張湛又以子牟爲魏文侯子益提牟與摯爲一人其說尤謬則楊倞已疑之矣畢引高誘云牟疏也

宋康染於唐鞅細不禮作醳誤詒藏本作他道藏本作他非畢云呂氏春秋作宋王偃爲齊湣王所滅誌又作宋康王荀子解蔽篇楊注引亦作田不禮漢書古今人表有田不禮則似據趙世家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作宋鈃尹文皆宋人所殺鈃者眾矣而荀子正論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盡不善者也呂氏春秋淫辭篇作宋鈃尹文皆宋人所殺鈃者眾矣而荀子正論篇云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罪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舊本脫今據治要增舉書本作舉書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畢云此縣挂正字詁讓案考工記輿人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鉤直者應繩卽此義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俞云五當作四上文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並無五者詁讓案以考工記校之疑上文或當有平以水三字舊本有五者而挩其一與記索隱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云仿相猶逾已畢云猶勝于已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治要無所字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畢云辯治也然則奚爲不若百工辯也畢云辯與當通當試也詳天志下篇奚以知其然也以天下之王公大人有能治其國者此不亂而有之不能治其國者此亂而去之是以知其然也

王引之云當並與儻同畢云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學君子者皆法其學奚若學謂師也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子者莫可以爲治法以下諸有而字王云既言莫可此涉下句而衍案然則奚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字王說是也今據刪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治要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大作小治要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畢云牛當豢畢云牛羊豢也以敬事天天之所愛也而兼相愛交相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知天欲人

相愛相利舊本無知字治要同于云是以下有知字文義不明文曰奚以知之則文義不明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今

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禍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以下三篇所論用之餘義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畢云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洪云邊當是適字之譌古敵字多作適敵國至境而四鄰莫救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佼待愛佼譌憂反畢書治要引待作持反當爲持憂反當爲愛也言仕者守其祿游者愛交呂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猶守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之榮辱篇曰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中侯伯善持養吾意並以持養連文墨子天志篇亦云持祿游者愛交與愛交同意今本持作待愛交作愛反則義不可通逸周書大開篇無愛玉今本愛作憂愛交作愛反畢校書治要引待作持反作佼王云待相似而譌俞云王說是矣然以憂爲愛字或作友與反愛字之誤恐未必然古書多言持祿養交賦言持祿愛交者且持養二字同義荀子勸學篇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榮辱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長見篇兵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呂氏春秋慎大篇注持猶守墨子天志篇云持養其萬民然則此文既云持祿交養交不當云愛交也墨子原文蓋本作恙恙交交恙即養之假字古同聲字通用後人不達假借之旨改其恙交之文而行私請又明法解云羣臣用明法解云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其佼而不爲主用多其佼佼而爲交此名相假以功伐務佼猶管子好佼佼務佼也韓非子三守篇云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臣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言交友者正不可勝舉此書微異俞云交之則與此書同而養交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塙也。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拂舊本臣字不重今據羣書治要補拂治要作佛佛正字拂假字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口部云咈違也荀子臣道篇云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楊注云撟拂違也賈子保傅篇云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撟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書堯典咈哉僞孔傳云咈戾也。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上句信字舊本誤言又無治要補正六患也。畜

種菽粟畢云畜治要作蓄字通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畢云舊脫以字一本有以字荀子正名篇楊注云事任使也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之所當國必有殃畢云當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畢云仰養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畢云食事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力畢本作立云立節爲韻案畢本誤譌及明刻本正王云畢說非也古音立在緝部在質部則立節非韻原本立作力力在職部力節亦非韻五穀盡收畫御盡收者爲不盡收味而食之畢云古音主在侯部則主御非韻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饑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餽畢云古曰饒亦饋字言須饋饋也古曰贖乏也王云須饋與贖通鄭注月令曰贖乏也王云須饋饋也故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作一饋二饋也皆稀少之謂饉猶僅也然則二穀不收謂之饉猶歉也歉與嗛通用後人不達假借之旨改其恙交之文而行私請又明法解云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其佼而不爲主用多其佼佼而爲交此名相假以功伐務佼猶管子好佼佼務佼也韓非子三守篇云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臣持祿養交而已耳諸書言交友者正不可勝舉此書微異俞云交之則與此書同而養交之則又求之太深恐未塙也。

於饑下增大侵二字亦通覽所無案王說是也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二引饑亦作飢下無五穀不孰八字

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饑則損五分之四饑畢據文引饑亦作飢下無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其可善畢云案年歲連讀年即歲也畢非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大民何常此之有句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雖有豐年不足以供之者寡食之者衆則歲無豐也今本捝大侵二字類聚增大侵二則字誤今從文選注云稍食祿稟也又稟賜也說文禾部云稟賜穀也周禮司士鄭注云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三玉藻云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此則食五分之一也曲禮鄭注云徹去也五分之五義不可通疑當作五分之三以禮經攷之蓋羊一豕二倫三魚四腊五腊不特殺也白虎通義諫諍篇云禮曰一穀不升徹匏四穀不升徹瑟三穀不升徹懸鼓不升徹樂五穀不升徹鼎三牲白虎通蓋據天子而言故云三牲周禮小胥云頒大夫判鄭注謂左右縣曲禮孔疏引賈逵國語注云先民謂上古之賢人也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湯五年旱畢云管子揆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禹之時八年七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有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皆故書舊說民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勝七年之旱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九年之水湯之時禹之時又異詁讓案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亦此篇亦云書傳言湯遭七年旱或言五年此其離凶餓甚矣畢云離讀如罹羅詁讓案罹凶是古書本有二說也此其離凶餓當作凶餓即家上三穀四穀不收而言下云不可以待凶饑又云民見凶饑則亡皆其證也此涉下凍餓而誤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

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倉舊本譌食俞云食乃下句庫無備兵文正相對若作食字之誤倉無備粟與庫無備兵一律也畢云食字失其旨矣下文粟字即此文當作食字也食字不得據彼而疑此文當作粟字俞校是也今據正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司服云王之服十有二章以祀先王先公享先王則服衮冕享先公饗射則服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服毳冕祭社稷五祀則服希冕祭羣小祀則服玄冕朝覲則皮弁服視朝則皮弁服注云視朝內朝之事也以皮弁之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又凡侯伯之冠弁委貌其服是也周書大匡篇云大荒祭服敝不補諸侯則冠弁服也周禮

盛畢云當爲雍雍古字通案雍食也王云雍說文玉饔孰食也王云雍食外饔凡賓客之飧饔饔飧之事鄭注云饔既將幣之禮飧饔餼也是也羅匡篇云年儉賓祭以中禮之說也

在邊塗不芸穀不除梁粟二十四年傳云大侵之禮廷道不修除也畢云范前注云廷內道路不修除也此略同

賓旅設飧則有牽而不賓大荒駿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野

盛年飧則勤而與此略同

庸非攻中云非攻省文

馬不食粟婢妾不衣絲不食蠶事不入學畢云言重于其子王引之云重其子此疾於隊富于其子疾病也言此病較之隊其子重於隊其子也

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畢云此讀如墜井之井也蘇云道與導同謂引也

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此疾於隊墜正字說文云隊從高隊下案隊不當云汲畢說其母必從而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要離殺吳王僚之子也慶忌者吳王僚之子也有力捷疾而人皆畏之無能殺之者案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及吳越

春秋闔閭內傳並以慶忌爲王僚子惟淮南詮言訓許注以爲僚之弟子未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猛知孰是畢云言慶忌雖勇猛軽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蘇云去下據上文當脫備字　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王引之云禦敵謂之待魯語帥大隧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並云待禦也　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孟子公孫丑篇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畢云寶爪韻　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則民賈其上則民無讓無讓則不順賈其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卑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葬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　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畢云離如羅　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災曰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曰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子曰古之民其有也墨子恭儉節用故天下治恭儉節用則昌奢侈靡樂則亡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攷穀梁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文傳先秦所傳夏箴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銘云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即指此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而今本挩之與周書同而今本挩之

辭過第六畢云辭受之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

霸云臺讀甚高楊倞曰謝在氐音義云謝本亦作謝謝同陸德明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畢云史記云王之威亦單內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　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畢云離如羅　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畢云周書云夏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災曰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曰非其有也墨子曰古之民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墨子恭儉節用故天下治恭儉節用則昌奢侈靡樂則亡此文亦本夏箴而與文傳小異攷穀梁莊二十八年傳云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與此文略同疑文傳先秦所傳夏箴文本如是也又御覽五百八十八引胡廣百官箴銘云墨子著書稱夏箴之辭蓋即指此若然此書當亦稱夏箴而今本挩之與周書同而今本挩之

辭過第六畢云辭受之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詁讓案此篇與節用篇文意略同要引并入七患篇此疑後人妄分非古本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畢云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爲宮室時畢云舊脫室字據太平御覽增詁讓案趙鼏長短經適變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挩一上字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爲宮室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人爲宮室之高舊本挩室字據太平御覽增詁讓案趙鼏長短經適變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挩一上字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人爲宮室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爲宮室時畢云舊脫室字據太平御覽增詁讓案趙鼏長短經適變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挩一上字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爲宮室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人爲宮室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爲宮室時畢云舊脫室字據太平御覽增詁讓案趙鼏長短經適變篇引亦有室字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就陵阜而居穴而處挩一上字下潤濕傷民

而不傷以其常正蘇云正同征　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舊本挩凡字今據治要補畢云當爲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活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體不以爲辟怪也畢云辟讀爲僻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長短經作人無可得而治也　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以實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畢云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長短經法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振舊本作賑俗字今據治要正故國

貧而民難治也長短經治作理長短經作上貧人二字上已云聖人不當重復恐下文同字與下文同但治絲麻畢云治下疑脫一字治要作治要避唐諱改作理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實治要作誠當爲宮室不可不節王引之云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茭畢引作衣皮皮毛非說文類聚作聚之茭乾芻非可帶之物畢說非也說文茭竹索也其草索則謂之茭說文茭古云末有麻絲衣其羽皮帶茭索疑即喪服之茭帶說文茭草索也此言帶茭猶彼言帶索也傳云絞帶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秋冷也本或作水冷非也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情治要作說文人部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故作誨婦人之段字今移前作捆布絹當爲絹絹與縑通故彼二篇又誤縑爲絹耳之中云說文練帛也

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即中衣以上服以內之衣通稱中衣凡上達聘享深衣鄭目錄云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中衣者朝祭服之裏也士祭服中衣者疏云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褐之上有袍褐之上有裘褐之上有禪衫禪身之上有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中衣之上又有褐絺之上有皮弁祭服之上有冕服之上有玄端素端朝服也士冠禮云玄端素裳黑履注云玄端者玄衣而裳與衣同色素端者衣裳皆用白也是對文玄端素端散文則通言玄端素端皆謂之端故節用中篇云冬服紺緅夏服絺綌是也畢說非也中即中衣也畢云中讀夫聲案深衣鄭目錄云深衣者用素練帛也素練帛即素裏也深衣也詩唐風揚之水大夫以上用之深衣與中衣異制如深衣之制衣與裳連被裁縫合成其長與人齊禮記保傅傳云古之人胎教也王后妊子在躯擯不正不立不邪視不正不聽不聽不食瞽誦詩道正事王后以告之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虎賁之室令太師誦正諫之書以戒之孔穎達云上古之時質而不文衣服與深衣制同後代漸文則深衣與中衣異矣冬則練帛之中練帛者畢云練帛即素帛也是也對文練帛散文則通言練帛即素帛也李鐘鈞以爲鉤珠玉以爲琫大戴禮記保傅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蚍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琚瑀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蚍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琚瑀治要作佩長短經同畢云當爲偪古以偪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絺綌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至舊本挩十二字王引之云且清至舊本挩十二字七字爲王引之所補案王校是也長短經引夏則絺綌足以爲輕清亦有足以爲三字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今據舊本挩之字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下有以字非長短經作上有以字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感治要同案當爲惑之誤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長短經上有用字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畢云呂氏春秋適音云充則贍也贍足也詹讀如贍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說文贍給也贍與詹通故作誨婦人引張揖云不然之變也治要作不時並誤不然疑當作不時極蘇云不然疑當作不時兵不頓杜注兵不頓壞也

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舊本作王長短經同據治要正與上下文合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治要作煖下同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長短經無作字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舊本倒作衣之此十字一句讀誤當云衣之文采靡曼之衣此古今語異耳說文衣部云褸衣也一曰婁曼之衣婁與褸通小爾雅廣服云婁謂之褸褸謂之襜據乙正案長短經正作以爲文彩靡曼之衣今據補廣言云靡細也漢書韓信傳靡衣媮食顏注云靡細也文選七發李善注云曼輕細也是文曼靡義同畢云靡麗也非此非云盖煖之情猶實也盖者有盖也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盖煖者盖煖之情猶言煖之實話也廣雅釋詁上篇云玉佩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蚍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琚瑀治要作瑀璜以偪古以偪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絺綌輕且煖夏則絺綌輕且清書鈔作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鈔本挩夏字煖字冬則練帛之中練帛即素帛也且清本作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至舊本挩十二字王引之云且清至舊本挩十二字七字爲上篇煖字冬則練帛之中練帛即素帛也且清本作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

長短經下
有也字　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治要長短經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實治要作誠上王校增之字當爲當作欲食欲當作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治要無時字飲食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呂氏春秋重己篇云昔先聖王之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治要故字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畢沅說文云古只作埶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畢沅說文云古只作埶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彊體適腹而已矣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畢沅說文云古只作埶

覽引此衆作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畢本作美庖廚作饌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方丈案畢據文選七命及二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字相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以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魏字作字治要無以爲美食芻豢蒸衆魚鼈蒸與烝通毛詩小雅瓠葉傳云炰烋火曰炰禮記禮運鄭注云炰貫之火上治要無魚鼈二字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炰作庖鼈作鱉衆作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畢本作美食方丈云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方丈案畢據文選七命及二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注所引校也王云美食二字相複畢改非也羣書治要引作前方丈則以此以上文之美食與下文之方丈連引而節去魏徵所見本正與今本同文選注引作美食方丈者魏字作字治要無以爲美食芻豢蒸衆魚鼈

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治要作飢下同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而好攻戰上好攻戰則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以君子非樂也非樂也非樂也

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及還而寡杜注云偏喪曰寡寡特也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畢云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失時畢云女舊作子一本如此故民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畢云此非者謂毳所論毳之餘義

程繁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論墨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問於子墨孟篇亦作程子此三字王云聖王上當有夫子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子曰夫子曰舊本無此二字

子曰聖王不爲樂是也今據增樂是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金鼓奏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周禮小胥云凡軍旅會同正鼓則傳達鼓亦有鐘鼓故賈疏引此三字王云聖王上當有夫子舊本無此二字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士無故不徹琴瑟孔頴達疏以爲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士有故得徹琴瑟不命之士新書審微篇云大夫士日琴瑟士日琴瑟大夫士日琴瑟注引詩傳云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日琴瑟詩傳曰大夫士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說題辭亦謂樂篇云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故但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作護樂言則下文不樂是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金鼓奏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周禮小胥云王不舉樂則鼓人下鼓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士無故不徹琴瑟孔頴達疏以爲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士有故得徹琴瑟不命之士新書審微篇云大夫士日琴瑟士日琴瑟大夫士日琴瑟注引詩傳云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日琴瑟詩傳曰大夫士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作護樂言則下文不樂是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金鼓奏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周禮小胥云王不舉樂則鼓人下鼓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士無故不徹琴瑟孔頴達疏以爲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士有故得徹琴瑟不命之士新書審微篇云大夫士日琴瑟士日琴瑟大夫士日琴瑟注引詩傳云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日琴瑟詩傳曰大夫士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作護樂言則下文不

淮南精神篇叩盆拊缶相和而歌盆即缶也若吟謠之樂矣案王說是也說文瓦部云缶瓦器所以盛酒漿也似鉦者又缶部云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歌詩陳風宛丘篇坎其擊缶毛傳云擊缶瓦盆也史記李斯傳今擊缶而雅樂鄭注云盆也史記即缶也之俗言云擊缶而雅樂鄭注云盆也史記即缶也之俗今秦之聲也缶與物缶同聲也缶與缶通

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駕而不税而不税舍車而休馬也休息也說文瓦部云税舍車也休馬也畢云太平御覽作脫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俞云非字衍文非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畢云茅茨舊作第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俞云茅茨土階是言古明堂之制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其治逾寡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人不知而妄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不然則堯舜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其治逾寡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人不知而妄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不然則堯舜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也下文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其治逾寡則其說堯舜亦當以樂言不當以宮室言也疑後人不知而妄改之未可爲據仍當從原文不然則堯舜不得云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鄭云茨流於海死於南巢

之山尚書大傳云國君之國也五帝聞海外有人與其屬五百人去與此言合海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九招畢云脩舊作循今以意改已上十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案呂氏春秋古樂篇云湯作護聲音節則未全投也畢說未審風俗通義聲音篇云帝王部引春秋說題辭亦謂樂舞帝王之時民大樂其救於患害故護者救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殷曰大濩濩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公羊傳何注云殷曰大濩濩時民樂大其濩己也並與此同周禮大司樂護作夏濩漢書禮樂志同護濩字通九招即書皋陶謨簫韶九成鳳凰來儀之樂也史記夏本紀云禹興九招之樂呂氏春秋古樂篇云帝顓頊生於若水乃脩六字之誤脩字之誤也是也缶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論讓案公問於子墨子墨子學者兼治儒墨之學者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問於子墨子此三字王云聖王上當有夫子舊本無此二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子曰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金鼓奏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周禮小胥云王不舉樂則鼓人下鼓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士無故不徹琴瑟孔頴達疏以爲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士有故得徹琴瑟不命之士新書審微篇云大夫士日琴瑟士日琴瑟大夫士日琴瑟注引詩傳云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日琴瑟詩傳曰大夫士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作護樂言則下文不

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畢云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舞也又是武王作未詳案毛詩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禮記文王世藏畢云古息於聆畢云作藏只作藏之字壞聆即頌之誤頌字王云今本墨子作聆乃頌字之譌聆與頌古通息於聆而不知厭也厭與饜通後人不知而妄改之遂以厭爲厭足之義失其指矣故書曰其刻本御覽作聆作聆諸類聚作聆諸書作頌是也缶太平御覽引作程子論讓案公問於子墨子墨子學者兼治儒墨之學者程子蓋兼治儒墨之學者問於子墨子此三字王云聖王上當有夫子舊本無此二字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子曰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金鼓奏鼓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周禮小胥云王不舉樂則鼓人下鼓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云大夫士無故不徹琴瑟孔頴達疏以爲不命之士若命士則特縣若然士大夫之士有故得徹琴瑟不命之士新書審微篇云大夫士日琴瑟士日琴瑟大夫士日琴瑟注引詩傳云大夫士琴瑟也大夫士日琴瑟詩傳曰大夫士琴瑟而已曲禮疏引春秋元命苞云湯作護樂言則下文不

于下當象鄭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云文王作武樂武王作象樂周公作汋樂作大護樂周公作勺樂作廣護樂禮記樂記篇云周公曰大武武王所作也白虎通義禮樂篇云周公曰大武武王所作也合曰大武此皆以象爲武王所作故以疑此書妹爲先攻周禮大司樂掌六樂有大武而無象則大武自爲周之正樂象文王之事大武象武王之樂亦爲象舞之小者周頌孔疏謂象舞象文王之樂又以象爲文王樂史記吳世家集解引服虔說並同益皆傳聞之異辭王云御覽引作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鄭注云騶虞樂章名周成王之治天下也

墨子閒詁卷二

尚賢上第八　經典釋文敘錄引鄭玄目錄云名曰尚賢者上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漢書藝文志亦作上賢畢云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今者皆本作古王云此謂今之王公大人非謂古也古者當依羣書治要作今今者義見下文案王說是也今據正禮運云大人世及以爲國鄭注云大人謂侯也孔疏云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爲卿大夫士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卿大夫士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爲天子相見禮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蘇云事當作使二字形近而訛案事使義同禮記樂記高帝紀如淳注云事謂役使也非說字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衆也王引之云此將字猶乃也與上將字異義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畢云佐當爲左鈕樹玉云佐字見隸刻石門頌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后道藏本作後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舊本挩也字今據治要補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親不近不義不尊不親不近並在不義上

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治要作避下並同蘇云辟讀如避下同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遠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云親字涉上文而誤衍不辟疏遠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舊本作近不辟遠疏上舊本有親字治要同王云親字涉上文而誤衍不避疏遠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君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遠鄙舊本作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鄙邊邑也周禮載師注云鄙謂公邑及王子弟所封采地也書文侯之命正義引鄭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郊外之臣遠鄙郊外之臣都鄙卿大夫下同都鄙謂公卿大夫所食采地之都邑也書文侯之命孔疏引鄭注云都鄙謂公卿大夫所食采地之都邑也周禮載師注云都鄙謂公卿大夫所食采地之都邑也詩閟宮正義

莘氏腰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舉云湯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呢近習親湯乃能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得意故尊爲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天泰顚於罝罔之中惟有君奭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括偶孔傳云閎泰氏天顚名詩莫不周賦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括偶孔傳云閎泰氏天顚名詩莫不周賦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括偶孔傳云閎泰氏天顚名詩莫不周賦

服蘇云服與得爲韻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畢云下疑脫一字俞云畢非也施當讀爲弛引作不施于一人是也敬懼而施文義已足非有關文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蔣惠正字德叚借字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使子弟承嗣家子也孔廣森云承嗣謂家子也使臣也使子弟承嗣也盧辯注云使子弟承嗣也此云使承嗣也左傳曰請承嗣之案承嗣謂除也可以子親之偏說故云使臣則私臣自所中相承嗣也此云輔佐承嗣大戴亦比皆非說是也輔相承嗣也當與文王世子篇云保傅之義同丞輔之丞承也輔佐也承嗣也文王世子篇云保傅以道充之禮記保傅篇以下疑脫一篇字師古曰輔相承嗣也中庸云四海之內皆承天子之制是也承天子之制謂除也可以子親之偏說故云使臣則私臣自所中相承嗣也此云輔佐承嗣大戴亦比皆非說是也輔相承嗣也當與文王世子篇云保傅以道充之禮記保傅篇以下疑脫一篇字師古曰輔相承嗣也中庸云四海之內皆承天子之制是也承天子之制謂除也可以子親之偏說故云使臣則私臣自所中相承嗣也此云輔佐承嗣大戴亦比皆非說是也輔相承嗣也當與文王世子篇云保傅以道充之禮記保傅篇以下疑脫一篇字師古曰輔相承嗣也中庸云四海之內皆承天子之制是也

人莫不競勸而尚意蔣惠正字德叚借字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大戴禮記曾子立事篇云使子弟承嗣家子也孔廣森云承嗣謂家子也使臣也使子弟承嗣也盧辯注云使子弟承嗣也此云使承嗣也左傳曰請承嗣之案承嗣謂除也可以子親之偏說故云使臣則私臣自所中相承嗣也此云輔佐承嗣大戴亦比皆非說是也輔相承嗣也當與文王世子篇云保傅以道充之禮記保傅篇以下疑脫一篇字師古曰輔相承嗣也中庸云四海之內皆承天子之制是也承天子之制

者之治國也畢云國下一本有家字諸案道藏本國下有者字蚤朝晏退畢云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飢畢本作饑俞云當作將今將養其萬民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親之賢人歸之是養民與愛賢人歸之是以懷天下之賢人天下之賢人三字涉上文而誤天志中篇可據以訂正非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外有以懷賢人皆內外對文此內外不對疑此文本作內有以食飢息勞外有以懷賢人與天志中篇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外有以懷賢人一本作內有以食飢息勞外有以懷賢人可證今將養其萬民將養乃古人恒言詳見七患篇本作正作內有以食飢息勞外有以懷賢人俞云將養形似而誤天志中篇此作將養其萬民可據以訂正非外有以爲皮幣而衍下文曰內有以食飢息勞外有以懷賢人皆內事也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正長也義詳親士篇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畢云若猶順也言既有此法此法已順以若法爲順法而無術以行之則事猶然未成也畢以若法爲順法非也曰字乃失之若與此同義猶若即猶然俞云王非字之誤也若字之誤三者有也義並通篇既見上篇將非罰上篇吾所可賞非吾所罰上篇天志上篇曰今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不相愛下篇曰今天下之所以治者生於兼相愛上篇曰今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不知賢不肖下篇曰今天下之所以治者生於知賢而使能上篇曰今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不尚賢使能下篇曰今天下之所以治者生於尚賢使能文義略同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上本諸古者聖王之事下本發其利中本廢其所疑畢云疑本書皆作擬是也擬與儀通儀法也廢其所疑謂廢其所不儀法也上本諸古者聖王之事謂考察古聖王之事也中本廢其所疑謂廢其所不儀法也下本發其利謂發其所儀法之利也發其利之發字疑衍文或發字之誤也發其利與廢其所疑文義相對廢其所疑不誤則發其利亦不誤

爲梁虐民衣食之財以拘樂也又曰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以拊樂也唯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廢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今唯毋在乎農夫說粟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今唯毋在乎婦人說絲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而聽之即必不能上下其手以拊諸侯之財以拊樂也如此多也又曰今唯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以拊樂也唯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廢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今唯毋在乎農夫說粟

而妄加無字案失其旨下篇同案無故富貴中下兩篇屢見舉書治要引同無似非衍文命說未塙竊疑故當爲攻卽功之借字下篇云其所賞者已無故矣故亦政之譌可以互證　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說文心部云慧心也王云智且慧與前貴且智愚且賤文同一例　若使之治國家則慧上不當有有字蓋後人所加　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據下文下當有之字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處若官者齊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處舊本作若官與故義不相屬若處官者當爲處若官者此官也言以處此官者齊高而祿厚故特用其所愛也下文曰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曰

至者也曰以治之曰不什倍小爾雅廣言云倍長也什倍謂十倍其長知以治之知不什倍也什倍謂十倍其長知矣雖日夜相接以治之猶不能治千人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王云夫亦此也諸讓案此夫對吾爲文疑當訓彼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夫猶彼也彼人耳以下賢爲政而亂者下賢下當有不使能之語而今捝之若吾言之謂也若吾疑當作吾若言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畢云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案畢說未塙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國語晉語云裨輔先君韋注云裨補也此下篇云裨夫聖武知人以屏輔爾身文義較詳備此約述之裨輔不當有聖君

子曰舜漁于濩澤在濩澤縣西今本初學記作雷澤與注不合明是後人所改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路史疏仡紀引墨子並作濩澤是墨子自作濩澤與他書作雷澤亦後人所改

之民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詩商頌長發孔疏引鄭康成書注云伊尹名摯）以爲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索隱云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云伊尹名非名也案孫子用間亦以伊摯與此篇文同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獻之其君其君令婬人養之長而賢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賊之賊舊本誤賤王云賤當爲賊字之誤也尚同篇上下相賊天志篇天鬼賞賢而罰暴賊人者也非儒篇則是上下相賊也天志篇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今本賊字並誤作賤此言桀紂幽厲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憎惡之又從而賊害之非謂賤其民也上文云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愛利與賊相反天志篇曰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天下也從而賊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故知賤爲賊之誤也今據正王云是也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賊舊本亦誤賤王云賤亦當爲賊文敖字本作傲殺字古文作敫敫二形相似敖誤爲傲又誤爲傲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殺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與賊殺之閒非謂其賤傲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賊文敖字本作傲殺字古文作敫敫二形相似敖誤爲傲又誤爲敖耳墨子多古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此說桀紂幽厲之暴虐故曰詬天侮鬼殺萬民也上文言堯舜禹湯文武尊天事鬼愛利萬民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

即賊傲爲賊殺之誤魯問篇賊之即賊殺也其明證也今並據正

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鯀帝之元子大戴禮五帝德篇云禹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帝繫篇云顓頊產鯀鯀之父曰帝顓頊三代世表亦云顓頊生鯀索隱云皇甫謐云鯀帝顓頊之子字熙系本亦以鯀爲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按鯀既仕堯與舜代系殊懸舜即顓頊六代孫則鯀非是顓頊之子益班氏之言近得其實案小司馬引帝繫而與今本大戴禮外異說於理近是漢志亦引帝繫及淮南子原道訓高注說並楚辭天問云鯀疾以不長魯語韋注云鯀禹父也帝繫及楚辭離騷王注引帝繫越主無余外傳亦以鯀爲顓頊之後山海經則云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鯀與禹同出黃帝之孫諸文錯互此書云帝之元子疑墨子於鯀則又以鯀爲黃帝之世繫亦同世本說未能審校其元年代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五年杜注云

庸用也書堯典孟子萬章篇史記五帝本紀並云殛放也楚辭天問云鯀疾修盈放何以變之羽山夫何三年不施王注云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終不赦也案此刑亦謂放鯀於羽郊亦放而死也畢云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詔曰殛鯀於羽山在今沂州臨沂縣乃熱照無有及也畢云引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乃熱照無有及也畢云案此言罪績用弗成亦正兒有所不及照畢說殊似言幽囚之曰月所不及也耳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鯀生善穀孫星衍云農者廣雅釋詁云種也案孫說是也今不據改農者殖穀穆下降民播種偽孔傳云后稷下降民播種農殖嘉穀也案王說是也今不據改攻不待衝降而扼衝降即衝攻也小記注以不貳降釋攻降一本作殷孔傳云殷盛也殷降物以示下民隆即降字魏策休作降降亦降也降於天說文隆從生降聲書大傳隆谷鄭注隆豐也案明察明明謂明察也書作斐者斐文相近之譌孫星衍云斐后即后稷也詩生民疏引鄭玄說亦曰斐后稷之字僞孔書作肆肆斐古通用也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愼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鬼畢云鄉讀如向案鄉當讀爲享享明德畢讀非也下篇云帝享女明德畢讀爲高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

之天下則不窕舊本誤究畢云一本作窕非王云作窕者是也詒讓案尚同中篇亦云大用之治天下不窕今據正管子宙合篇其處大小用不窕今本亦誤究與此正同說詳尚同中篇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承與丞通說文收部云丞翊也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也不坼不崩不拔不傾不竭不屈不辱不可勝窮不可勝量不可勝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有術字今大本攷爲字王據舊本攷爲字是也詒讓案尚同中篇亦云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資也此句爲當字之誤當賞詳尚同下篇發墨書中嘗字多爲爲賞詳尚同下篇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畢本毋改毋下同案畢校非也毋語詞詳尚同中篇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以爲政於天下

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正長也詳親士篇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此家上將焉取挾震威彊爲問辭傾者當爲諸之省也古與邪通漢書田蚡傳欲以傾諸將相顏注云傾謂論越而勝之也此云傾諸侯必死之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畢云屢作屢漢書或作婁皆數或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蘇云上有術字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政上舊本挩爲字王據補故亦與胡同畢云當云不可不察非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

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罷疲下同案下同詳中篇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罷治要作疲下同案下同詳罷疲字同國語齊語云天下諸侯罷馬以爲幣韋注云罷不任用也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考工記弓人云豐肉而短覩管子小匡篇作疲馬尹知章注云疲謂瘦也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當治要作誠不若親其一危

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下句其字我以此知天下治要無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畢云舊脫明字一本有案道藏本季本並有此譬猶瘖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堯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當作濬澤詳上篇灰於常陽，畢云疑即恒山之陽洪云灰當是販字之譌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史記五帝本紀就時於負夏索隱引尚書大傳販於頓丘，史記就時於負夏，索隱引尚書大傳，就時，猶逐時也，若言乘時射利也，義亦與販相近，俞云灰疑反字之誤反者販之假字，販從反聲，古以聲爲主，故或作反也，文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畢云僕侯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王云僕即侯之譌此謂有莘氏以伊尹媵女作以爲僕也說文侯送也呂不韋曰有侯氏以伊尹媵女侯莘同今本呂氏春秋本味篇侯作媵經傳皆作媵而侯字

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惟治要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而猶以也畢云而同非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爲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盂，盤孟安釋器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畢云於詁讓案僞孔書作吁云，吁歎也，釋文引馬融本作于云于於也，來有國有士，孔傳云有國上諸侯畢云孔書國作諸云，諸侯

王引之云言當爲否否參書否字作否言字作否二形相似隸書否字或作吾吾字亦相似故否誤爲言否與不古字通故下二句云何敬不刑何度不及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不及也今書作何擇非人當是吉人之譌謂何擇非吉人言之案王說是也孔傳云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擇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釋文敬不刑何度不及孔傳何所擇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釋文引馬融云度造謀也案以此下文推之則墨子訓不及爲不及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猶言何處其能擇人也與孔說異畢云孔書兩不字作非能逮也是何也則以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暨年之言然曰畢云暨與洎字假音同洎暨夫聖武知人畢云暨大嘆詞猶嗚呼也案畢說是也說文日部云暨日近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逸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蓋于王所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之舊本禹言王云吉當爲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又見下文漳書吉與

畢云晞大嘆詞猶嗚呼也案畢說是也說文晞日出光也聖武謂聖人與武人也知與智通逸周書皇門篇云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蓋于王所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王引之云安猶乃也乃得生生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語子路皇侃義疏云焉猶何也顏子推家訓音辭篇引葛洪字苑云焉何訓安者於憨反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賢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王引之云安猶乃也乃得生生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

括散宜生並見書君奭篇散宜生亦見孟子盡心篇趙注云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妻於散宜氏之女散宜氏以國爲氏也畢云紂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工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　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粒食之所養，王云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今依乙正粒食謂食穀之人小爾雅廣物云穀謂之粒書益稷云烝民乃粒僞孔傳云米食日粒天志上篇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王制云西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皮有不粒食者矣東方曰夷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王云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下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舊本脫莫字今補求爲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案王校是也今依乙補　故尚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治要作是故尚賢之爲說不可不察也　尚賢之爲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尚同上第十一　尚亦與上通漢書藝文志作上同注如淳云言皆同可以治也趙岐孟子章指云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亦指此畢云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道藏本刑作形字通蓋其語人異義，俞云此本作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長之時益其語文同可據訂　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蘇云茲茲古通用是文艸部云茲艸木多益水部云滋益也古正作茲今相承作滋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畢云內當作滋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小爾雅廣言云虧損也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云勞之家各相營勞也即此相勞之義虧死，虧死餘財不以相分，尚賢下作腐臭餘財臭亦聲近畢云舊本所俱作列非說文云死腐也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虧天下之所以亂者，說文虧部云虧毀也此借爲虧字生於無政長，畢云當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王云脫之字作選擇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同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已通　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畢云說文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爾雅釋詁云正長也書立政云長伯立政政與正同此正長即中篇所云左右將軍大夫及鄉里之長與上文正長通天子諸侯言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

者異淮南子脩務訓云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望人民也爲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暴寡詐欺愚侵奪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偏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絶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盡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德無不施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故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舉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言善與不善也而與聲之轉故莊子外物篇與其譽堯而非桀大宗師篇與作而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善則傍薦之舉云則一本作必案傍與訪通王訓爲徧非也義詳中篇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舉云則一本作必案傍與訪通王訓爲徧非也義詳中篇上同而不下比者樂記鄭注云此猶同也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之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韓非

子難三篇云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善聞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聞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此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其當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王云其當爲正中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此也與此同上以此爲賞罰甚明察以審信王云其當爲正中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篇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之屬別與鄉之屬別與周禮里異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地官六遂所屬里異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當有以字下據下文補所治者何也當有以字下據下文補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中篇並作一字通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

苦雨王云今若天天當爲大大與大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誤爲夫今夫兼愛篇今若夫猶言今夫也故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堯舜禹湯文武修其孝慈以教天下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一夫不上同於天下之民若使一夫以一夫對天下言之一律可證藏云依中篇夫既上同乎天子則當如蘇說案蘇戴校是也今據中篇當有天字畢云藏一本作必案傍與訪通王訓爲徧非也義詳中篇假音藉藉不耕田也見說文

苦雨王云今若天天當爲大大與大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誤爲夫今夫兼愛篇今若夫猶言今夫也故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證矣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不孰六畜不孰五穀不熟之降罰也左莊雅詩大雅瞻卬篇兩又字乃誤衍藏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故天下之民言與此篇也尚同下篇天人同上同乎天子天子則藉猶未

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蕃此天之降罰也詩大雅瞻卬篇兩又字乃誤衍藏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故天下之民言與此篇也尚同下篇天人同上同乎天子天子則藉猶未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舉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故天下之民言與此篇也尚同下篇天人同上同乎天子天子則藉猶未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行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子之誤大字篆書作一蘇云一當作大俞云而字乃與而相似故誤一夫不上同於天謂有一夫不與天同也一夫以一夫對天下言之一律可證藏云依中篇夫既上同乎天子當如蘇說案蘇戴校是也今據上篇補夫字畢云當有天字是也今據正之假音藉藉不耕田也見說文

今若天飄風苦雨王云今若天天當爲大大與大字相似篇內又多天字誤爲夫今夫兼愛篇今若夫猶言今夫也故夫攻城野戰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又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鴻烈覽冥篇曰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證矣案王說亦通但中篇云故當不孰六畜不蕃此天之降罰也詩大雅瞻卬篇兩又字乃誤衍藏云而與如同王引之云而猶與也故天下之民言與此篇也尚同下篇天人同上同乎天子天子則藉猶未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行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子而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俞云請字衍文古者聖王爲五刑以治其民十一字爲一句中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是其證也案請與譬通此書譬多作請詳下篇俞以爲衍文非譬若絲

縷之有紀（畢云說文云紀絲別也論讓案紀本義爲統紀絲別引申之統總亦爲紀說文糸部云統紀也禮器云紀散記樂記鄭注云紀總要之名也）罔罟之有綱（畢云說文云綱魚網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若無以字則不成義中篇曰將以此云所以文法雖異而實同）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畢云說文云復反也謂反始生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是以一人一義（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

交非也（戴云當從上篇作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畢云列見上天下）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畢云舊脫餘字）財不以相分（畢云舊作列）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畢云史記樂書情文俱盡情字或假作請請子中多有此比洪云列子說符篇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張湛注請當作情言古文多與心字篆文心字形近故情字多爲請）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云贊進也太玄經范望注云閱簡也）置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

分天下（俞云靡當爲歷字之誤也歷離日月星辰是歷與離同義此云歷分天下與彼云歷離日月星辰文義正同若作靡字則無義矣非攻下篇禹既已克有三苗而磨爲日月星辰以下天志中篇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畢云說文云將帥也周禮夏官軍將皆命卿春秋戰國時侯國亦皆以卿爲將通謂之將軍即六卿也管子立政篇云卿大夫爲將軍即竹書紀年云卿大夫將軍之稱卿大夫以朝水經洞水酈注引非攻中篇云皆有六將軍大夫以朝水經洞水酈注引作卿大夫爲將軍）以遠至乎鄉里之長（畢云說文云遠遠至也鄉郊之外也周禮地官遂人掌六遂之地以遠近之形制五溝以遂之遂亦遠也）下尙賢上篇云逮至遠鄙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爲義（畢云逮及也）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畢云傍薦之義在位之義）上同而不下比之心（畢云比相阿黨也）必出乎正（畢云舊脫正字）是以下情上達（畢云情實也謂人己有善則告進之於上也）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畢云義當作乎）而毋有

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
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
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
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
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
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
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尚同乎鄉長
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
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
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
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
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鄉長治

畢云舊本脫鄉長治三字下文曰國君治其國矣今據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
矣而國既已治有讀爲又
率其鄉萬民有讀爲又
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國既已治矣舊本下
按國字今據王校補有率其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

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天下何說而不治哉舉云下舊作此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工云天亦夫字之誤降字則因下文降罰而衍案天降二字蓋通貫下文言之王說未塙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道藏本作熟非六畜不遂國語齊語云犧牲不略則長也疾菑戾疫漢書食貨志顏注云戾惡氣也案戾疫即兼愛下篇之癘疫通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也爾雅釋詁云臻同毛詩大雅節南山傳云薦重也仍乃也仍與重義亦同易坎象水荐至釋文引京房荐作臻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而舊本譌不今據道藏本正天志中篇同以求興天下之害

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道藏本作齋潔爲酒醴粢盛畢云本書多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作絜從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周禮宮人鄭注云蠲絜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臨飲食必蠲絜高注云腊肥也腊肥不敢不腯肥曲禮云豚曰腯肥左桓六年傳云吾牲牷肥腯又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以告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珪璧有度若考工記玉人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之屬是也幣帛有度若漢書食貨志云周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周禮內宰鄭注引天子巡守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制是也王制云布帛精粗不中度量廣狹不中度量畢云幾如關市譏俞云畢以幾字屬下讀於市譏不當并爲一事殆失之矣幾字仍當屬上讀與獄訟不敢不中讀然關市幾者期也詩楚茨篇如幾如式毛傳訓幾爲期是也聽獄不敢不中度量聽獄不敢不中讀然關市幾如期也國語周語注曰期將事之日也是期以日言不敢失時期也日不敢失時幾時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

乎其爲政長也則此厚上疑脫深字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則王云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補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王云自出下誅倣此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從乙正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五刑然畢云苗舊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畢云刑書舞典僞孔傳云五刑墨劓刖宮大辟是也案此文與彼引同惟注引僞孔傳云五刑謂墨劓刖宮大辟還注下即引此云書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閒脫文隸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命字云之則此豈刑之道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畢云此疑不倒文下文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罰不中畢云練否弗折制音同錢大昕刑字之誤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蘇云出術令當是說命文甲骨卜辭亦有此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兌命辭義相類術令即記繩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辱也惟口出好興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兌命辭義相類術令即記繩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辱也惟口起羞當憤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兌命辭義相類術令即記繩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辱也惟口起羞當憤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兌命辭義相類術令即記繩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辱也惟口出好興戎蘇云出術令當是說命之段字禮記緇衣云兌命曰惟口出好興戎言語也案此文與彼引兌命辭義相類術令即記繩衣云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鄭注云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尙書篇名也羞辱也惟口出好興戎蘇云出術令當是說命之段字禮記緇

山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莊子寓言篇云天均者天倪也非此義下篇作治天明又案王引之尚書述聞據廣雅釋詁訓此爲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使則辭義重復亦不可從

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齊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王云佚上有游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下篇曰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是其證游佚即淫佚淫佚語之轉耳畢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賤云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賤此與上下文例不合疑當作富貴衆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

若此戴云爲下疑脫政字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戴云刑字衍政以爲便譬政與正同舉云譬讀如辟洪云論語辟爲譬譬謂巧爲便譬也鄭皆讀辟爲譬譬謂巧爲便譬亦通宗讀爲譬喻兒公羊定四年疏引論語鄭注或當爲便譬是崇立字與正相似故誤爲正又誤沾皮肉耳案戴

說未塙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戴云非下正字術是以皆比周隱匿比周詳前篇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可賞可罰吾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有足二字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

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畢云而讀與能同舊脫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據增是故上下情請爲通畢云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王云此本作是故上下情請通請即情字也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今作情者遂說人正文又涉上文以爲正長而衍爲字耳通作通情者乃涉賦文上下通情而誤顧校同俞云惟以爲正長句亦有衍字下文曰故古者聖王之所以治民者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異物焉耳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然則此文當以尚同爲政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正長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且既云審以尚同爲政故下不應矣疑宗於誤宗以爲左右置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故舊宗於族之誤當作宗於便譬父三句以爲正長便譬誤作政政以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尚同以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唯以尚同爲政而天下正長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一句中兩用以字義亦未安且既云審以尚同爲政故下不應矣疑宗於誤宗以爲左右置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故舊宗於族之誤當作宗於便譬父三句以爲正長便譬誤作政政以爲正長以人言爲政以尚同以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篇云聖王之爲政也上下文義始相應因涉上文而誤作以審以尚同爲政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亦其義矣下文曰其爲正長若不以尚同又以爲正長以爲正長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案俞說是也篇云聖王之爲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它故唯以尚同爲政而已矣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也其證

案王說是也蘇說同助之動作者衆卽其舉事速成矣舊本其在舉下蘇云當作則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作卽其舉事卽其此言卽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寧說是也今據乙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爲異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也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古書詩書載多互倂載來見彼王詩載見敍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王也畢云一本作聿也鄭箋云諸侯始見君子謂見成王也鄭箋云求賢審官遍用鄭箋云求賢服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文章制度也聿求厥章道藏本聿字缺蘇云聿日古文失之所加莫敢不賓爾雅釋詁云賓服也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敎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天子之敎令詩曰我馬維駱爾雅作

不敢變亂天子之敎令詩曰我馬維駱毛詩傳云馬黑鬣駱毛傳云白馬黑鬣駱六轡沃若毛詩衛風氓傳云沃若猶沃沃然也爰咨度之爾雅釋詁云爰咨謀也毛傳云咨事謀事卽此語也又曰我馬維騏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云騏驪也爰咨度之毛傳云咨謀也度謀義所宜度也駟騵孔阜六轡如絲毛傳云騵赤也孔甚也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謀事卽此語也王云卽與則同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書用則此話二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卽誠字之誤詳節葬下篇俞云請詳節葬下篇云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情也下篇日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字耳尙賢下篇日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情也卽中情也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畢云當云此字之誤下文云是從古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是從古之始字之誤下文云若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俞云此本作卽其舉事速成矣上文三言則其此言卽其古通用也今作卽舉其事誤寧說是也今據乙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爲異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也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古書詩書載多互倂載來見彼王詩載見敍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毛傳王也畢云一本作聿也鄭箋云諸侯始見君子謂見成王也鄭箋云求賢審官遍用鄭箋云求賢服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文章制度也聿求厥章道藏本聿字缺蘇云聿日古文失之所加莫敢不賓爾雅釋詁云賓服也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敎者廣雅釋詁云紛亂也謂天子之敎令詩曰我馬維駱爾雅作不敢變亂天子之敎令詩曰我馬維駱毛詩傳云馬黑鬣駱六轡沃若毛詩衛風氓傳云沃若猶沃沃然也爰咨度之爾雅釋詁云爰咨謀也毛傳云咨事謀事卽此語也又曰我馬維騏毛詩小雅皇皇者華傳云騏驪也爰咨度之毛傳云咨謀也度謀義所宜度也駟騵孔阜六轡如絲毛傳云騵赤也孔甚也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云咨事謀事卽此語也王云卽與則同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當有也字凡墨書用則此話二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

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王云請卽誠字之誤詳節葬下篇俞云請詳節葬下篇云請上奪中字墨子書多以請爲情中請卽中情也下篇日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是其證也後人不知請之當讀爲情故誤刪中字耳尙賢下篇日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中實亦情也卽中情也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畢云當云此字之誤下文云是從古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云是從古之始

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明於民之善非也畢云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也畢云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

爲政者說故此云胡不審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稽古之始爲政之說乎長也百姓爲人戴云此人字讀如人偶之人若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讎而薄者有爭畢云舊作蕩一本如此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上天下二字疑當作天畢云舊作蕩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文選注引作是故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上聖立爲天子恭李善所改易又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則前與此同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之與也卿之猶

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擇當依中篇讀爲揩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治下疑衍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王云說字義不可通說當爲遂字之誤也中篇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卿大夫師長否用佚也否用佚即非用逸是其證否猶非也說見尚賢下偶古文說命建邦設都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即用墨子而小變其文案王說是也偶孔傳云言立國設都立君主使治民上言立之主使有助字王云舊本助字衍而君語上下不使有助字疑衍諸逸豫民治天下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下助字衍唯辯而使助治天明也舊本助字衍哀二年孔疏釋天明爲天之明道即道也今據刪辯當訓爲分王讀爲徧尚書所謂下助字衍是

善言之畢云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
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
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
治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國之爲家數也甚多國之
舊本作天下畢云天下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是下文云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則
此不當作天下案國之
明矣今據正
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畢云舊脫此字
一本以尚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
有
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
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
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
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

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
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
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
何也唯能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
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
是其國畢云舊脫其字一本有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
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
舊本以下有義字畢云一本無此字是俞云下義字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以尚同於國
衍文云故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也無下文上文云天子君下文云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也無下
君下文云天子之義字是其證也上下文並言總而此言選亦總也
詩猗嗟篇舞則選兮毛傳訓選爲齊選其國之義猶齊其國之義曰總曰選文異而義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任不齊字選是選有齊義賈子等齊篇曰天
撰然齊等撰與選通蘇說同案一本是也今據刪天
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之

必以告若見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者也上
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
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
且罰之畢云且一本作則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
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
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
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
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畢云一本無而字非云一本無而同能天下既已治
本作計非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同於天子俞云當作天子又總天下之義以尚
同於天義見上下文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故當尚同
之爲說也同舊本作用蓋與下文互誤尚用之天子
舊本用作同畢云一本作同是也今據正尚用云舊本作同王改尚用王校同
作同涉上句而誤今據下文改案王校是也今從之

蘇云當作上用引之云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互用案王說是也詳尚賢下篇
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
王引之云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王引之云小用之對文下文中用之對文小用者小用之
文今本下用作小用之而誤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小
即涉下文小用之而誤是也
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畢云無爾雅云窕閒也猶不滿也橫充塞也孔子閒居云橫於天下鄭注橫充也祭義曰置之而塞乎天地
小居大則窕以大入小則塞以小入大用之治天下而不窕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塞也大用之道則大用之
戴記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推而放諸四海而準以此尚同之道則大用
不窕杜注曰窕細不滿也呂氏春秋一年左傳鍾小者音篇不詹則窕高注云窕不滿密也
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適之謂也若道之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疑當作無有此邪其字衍
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

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古書泰皆作大傳云大會以誓衆誓衆則作大是年武王伐殷一月）乃聞不言也發罪鈞（畢云孔書無此文蘇云發當作厥今泰誓云厥罪惟鈞江聲云厥罪與彼姦巧者同）此言見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王云差論皆擇也爾雅曰擇勞於論人非擇也）既差我馬（差擇也所染篇曰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呂氏春秋染篇同高注論猶擇也）呂氏春秋攻篇差論其爪牙之士（比同）外爲之人（外爲二字疑誤）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光譽令聞先人發之（光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作光是今據改俞云光廣古通用光譽即廣譽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案俞校是也非命下篇作光譽令聞非命下篇作光譽也居鄭注云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

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畢云舊脫之字一本有）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皆傳寫脫之）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彊也（舊本作先之畢云二字一本皆傳寫脫之）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說文土部云均平徧也此與中篇云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義同）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王云唯亦與雖同案畢云當有之字）聖王爲聽耳明目與（王云與猶以也詩無將大車鄭箋云重猶累也）而通見千里之外哉聖王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

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以下文校之不疾疑當作疾呂氏春秋尊師篇高注云疾力也）民不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致信而持之（致舊本譌畋今據道藏本正統道藏本畋當作敬非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唯欲毋與我同（唯以也畢本作雖云舊作唯以意改王云古者雖與唯通不煩改字王引之云禮記少儀雖有君賜鄭注曰雖或爲唯說文雖字以唯爲譬故雖可通作唯）唯說文雖字以唯爲譬故雖可通作唯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而求爲上士（王云情即誠字言誠將欲爲仁義則尚同之說不可不察也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實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不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即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爲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心之書誠情通用之證古

不可不察也尚賢篇曰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亦誠也非攻篇曰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不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情不知即墨子書中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爲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心之書誠情通用之證古書誠情通用者不可枚舉又齊策臣知誠不如徐公美劉本誠作情呂氏春秋具備篇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爲誠也淮南繆稱篇誠作情漢書禮樂志正人心之書誠情通用之證）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而求爲上士（洪云中情欲三字書中屢見或作中請欲請即情字或作中實欲情實也其義並同）求爲上士（上舊本無上字王據各篇補）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可不察（舊本作而不察畢云當云不可不察王亦據補）尚同爲政之本而治之要也（畢云當云治之要也）

兼愛上第十四　邢昺爾雅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畢云志好之字作恙从次者行皃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爲能治之王引之云吉知亂之所自起乃能治之也顧云三爲字皆下屬絲王顧讀是也爲訓乃說詳親七篇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小爾雅廣詁云攻治也必知疾之所自起句爲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句爲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當讀爲嘗嘗同聲假借字爵子君子篇注云當或爲嘗孟子萬章篇是時孔子當阨於陳蔡說苑至公篇引當阨作嘗阨是其證嘗試也下篇云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語意與此同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故意作欲林引同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不下舊有自字今依道藏本刪上下文凡言不愛者不下皆無自字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

墨四　一

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王云下句不當有其字蓋涉上下文而衍下文不愛異家不愛異國皆無其字是其證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俞云兩人字下並奪身字本作賊愛其身不愛人身故賊人身以利其身方與上句一律下文云視人身若其身誰賊亦以人身其身對言中篇云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有身字也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句首愛字舊本挩今依盧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舊本挩猶有以下十四字王據下文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十一字今案下文以無不孝者子此文以無不慈墨子此文以無不惠不和也上文亦云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可證王因下文而已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句首愛字舊本挩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舊本挩猶有以下十四字王據下文校補猶有不孝者乎視父若其身十一字今案下文以無不孝者子此文以無不慈墨子此文以無不惠不和也可證王因下文而已矣物亦事也言天下之亂事畢盡於此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

墨四　二

兼子弟臣言不相對矣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王云舊本脫故字不慈有四字畢據下文補有字今以上下文考之當作故不孝不慈亡有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與此文同一例今補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故字疑衍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畢云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舊本挩交字王據下二篇補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

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俞云崇字無義乃察字之誤何用生者何以生也一切經音義卷七引蒼頡篇曰用以也詩桑柔箋引作繇不用濯即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不相愛生邪當作以相愛生邪乃反言以問之起子墨子之正對也下文云以不相愛生也是也蘇云用疑當作由非俞云以相愛生邪當作由非以不相愛生之誤何用生不以濯即用以也詩桑柔箋引作繇不用濯即其證也言國與國相攻家與家相篡人與人相賊以及君臣父子兄弟不相愛生也是也今從之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王移置於此又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王據上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補六字是也今並從之君子于曰爲一句舊本君子于曰相連而誤入下文子墨子曰之上君子曰今據改案王說是也畢本作子墨子言曰尤誤道藏本無言字然乃雖然天下之難物于王引之云乃若兼則善矣若轉語詞也雖然天下之士君子猶未能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當於故二字則無義矣案于故雖爲不可行之物也正與此文一律惟其爲難物故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案于故雖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案于故雖爲不可行之物也今衍於故二字則無義矣案于故雖

不必增
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

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畢云大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詩小雅苕之華云牂羊墳首毛傳云牂牝羊也畢云爾雅太平御覽改作大夫二字皆牂羊牝羊也爾雅韋以帶劍畢云舊作錢據太平御覽引作劍案公孟篇正作劍漢書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以韋帶劍詒讓案顏注云但空用韋不加飾韋帶練帛之冠練帛詳見公孟篇畢云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詒讓案練帛蓋即大帛左閻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繒後漢書文公二年傳衛文公大帛之冠杜注云大帛厚繒後漢書輿服志文公好士之惡衣則上衣不言衣則與上文不合以見於君是總承上文而言出以踐於朝則踐字下脫爲字前文曰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後文曰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皆其證畢引此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引此云舊作腰俗寫後漢書注

太山越河濟也淮南子俶眞訓高注云挈舉也孟子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與此語意相類畢云此濟字當爲沛即出山西石濟水出直隸贊皇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譽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淮南子覽冥訓云體便輕畢疑當爲劫之誤廣韻十八黠云劫用力也或當爲勁下篇及非樂上篇並有股肱畢強之文勁與強義亦同

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又云在冀州西河孔傳云龍門之西河在冀州疏云在冀州西界於渭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畢云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即龍門詁讓案漁疑即渭之誤泄渠孫皇之水畢云未詳其水詁讓案此章所舉江氏九州川澤藪之名此渠孫皇亦必雍州大川澤藪之屬皆貉類也考工記鄭注云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又云在冀州西界於渭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畢云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即龍門詁讓案漁疑即渭之誤當作蒲弦澤即雍州澤藪之弦漢書地理志云弦蒲藪在水出西北入渭蒲渠字並從水旁因而致誤弦蒲藪在今陝西西北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澤藪曰弦蒲或爲洋蒲或爲洋蒲或爲蒲洋蒲弦蒲藪皆聲近古字通用弦蒲藪在今陝西西北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澤藪曰弦蒲或爲洋蒲或爲洋蒲或爲蒲洋蒲弦蒲藪皆聲近古字通用

蒲也鄭注云弦蒲在汧鄭眾云弦或爲洋蒲或爲蒲洋蒲弦蒲藪皆聲近古字通用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汧北有蒲谷鄉弦中谷蒲水出西北入渭蒲渠字並從水旁因而致誤弦蒲藪在今陝西西北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澤藪曰弦蒲或爲洋蒲或爲蒲洋蒲弦蒲藪皆聲近古字通用

山海經大荒北經郭注云冀州中土也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玉海地理門引作東流注之五湖范成大吳郡志同淮南子要略云禹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名多差異不出太湖五道故曰五湖貴湖於區謂之五湖山五湖謂長蕩湖射貴湖烏程長興七縣以利荊楚干越舊注本作荊越與楚干越接也

墨四　九

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雖有聖人不能更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與非誤字明矣南夷之民與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則不誤也

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締高注曰干越吳也是干越卽吳也是越而以於爲吳城說文邑部云邗國也今屬臨淮一本屬吳干本屬二國與南夷文選江賦注本作荊越與南夷之民則不誤也

越也干越爲二國若春秋之時越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說邗溝通江淮之邗同案王說是也是越而以於爲吳城說文邑部云邗國也今屬臨淮一本屬吳干本屬二國與南夷文選江賦注本作荊越與南夷之民則不誤也

省文耳畢誤以楚荊於越與南夷之民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字刪去與字耳干越與南夷之民與荊楚干越以南夷三字耳干越非越字之誤倒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以南夷之民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字刪去與字耳干越與南夷之民與荊楚干越以南夷三字耳干越非越字之誤倒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以南夷之民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字刪去與字耳干越與南夷之民與荊楚干越以南夷三字耳干越非越字之誤倒也

卽吳越與南夷之民與荊楚干越以南夷三字耳干越非越字之誤倒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以南夷之民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字刪去與字耳干越與南夷之民與荊楚干越以南夷三字耳干越非越字之誤倒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以南夷之民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字刪去與字耳干越與南夷之民與荊楚干越以南夷三字耳干越非越字之誤倒也

又云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雖有聖人不能更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以南夷之民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字刪去與字耳干越與南夷之民與荊楚干越以南夷三字耳干越非越字之誤倒也上文云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此文云荊楚干越以南夷之民與南夷文選注無與字刪去與字耳干越與南夷之民與荊楚干越以南夷三字耳干越非越字之誤倒也

吳越出善劍也案吳越之間有所雜於生人之間成雜讀爲集集亦就也言吳越之間有所雜於生人之間成雜讀爲集集亦就也言吳越之間有所雜於生人之間成雜讀爲集集亦就也言吳越之間有所雜於生人之間成雜讀爲集集亦就也言吳越之間有所雜於生人之間成雜讀爲集集亦就也言吳越之間有所雜於生人之間成雜讀爲集集亦就也言吳越之間有所雜於生人之間成雜讀爲集集亦就也言吳越之間有所雜於生人之間成雜讀爲集集亦就也言

吳有鈐名者干將作劍名釋文鈐荀子作鉗司馬彪注云鉗劍名干將作劍名釋文鈐荀子作鉗司馬彪注云鉗劍名干將作劍名釋文鈐荀子作鉗司馬彪注云鉗劍名干將作劍名釋文鈐荀子作鉗司馬彪注云鉗劍名干將作劍名釋文鈐荀子作鉗司馬彪注云鉗劍名干將作劍名釋文鈐荀子作鉗司馬彪注云鉗劍名干將作劍名釋文鈐荀子作鉗司馬彪注云鉗劍名

名干將文選注引作干將莫邪皆古之良劍名干將文選注引作干將莫邪皆古之良劍名干將文選注引作干將莫邪皆古之良劍名干將文選注引作干將莫邪皆古之良劍名干將文選注引作干將莫邪皆古之良劍名干將文選注引作干將莫邪皆古之良劍名干將文選注引作干將莫邪皆古之良劍名

莫邪皆古之良劍名也

墨四　十

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廣雅釋詁云將行也周宗伯云將事于四隊玉篇云隊墜也隧字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釿山之隧字皆說文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釿山之隧字皆說文隧或爲隊穆天子傳云釿山之隧字皆說文隧

若作如萬方有罪作百姓有過維作在詒讓案僞古文泰誓卽誤采此文僞孔傳云周王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民之有過在我敎不至又論語堯曰篇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集解孔安國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又說苑貴德篇云武王克殷問周公曰將柰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尙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以爲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富上字衍詒讓案忠中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不慈惠乎忠實乎孝弟乎發政施教利天下之人乎興利除害之事必務求之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察此尙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以爲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富上字衍詒讓案忠中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不慈惠乎忠實乎孝弟乎發政施教利天下之人乎興利除害之事必務求之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察此尙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以爲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富上字衍詒讓案忠中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不慈惠乎忠實乎孝弟乎發政施教利天下之人乎興利除害之事必務求之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察此尙書大傳韓詩外傳淮南子主術訓文並略同羣書治要引尸子綽子篇云文以爲文王語與墨子韓詩說苑並異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畢云忠一本作中舊云士富上字衍詒讓案忠中通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

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畢云敖一本作傲此天下之害也又與爲人君者不慈惠乎忠實乎孝弟乎發政施教利天下之人乎興利除害之事必務求之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

利而取之蘇云與作興以兼爲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舊本是下衍故字今據道藏本刪與下句文例正同是以股肱畢強畢與畢云舊本股下有爲字一本無力義同有相爲動宰乎詒讓案宰疑當作舉尙同中篇云使人之股肱助己而有道肆相教誨云肆力相教誨也言勤力相助也文選東京賦歐庸孔肆薛綜注云肆勤也言勤力相助也而有道肆相教誨云肆力也所待養以終其壽俞云待當爲持古書多言持養淺人不達而改爲待非是案俞校是也詳七患及非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命下篇下並同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舊本今譌令蘇云令當作今今據道藏本作今正

即若其利也戴云若不識天下之士作事一此也

所以皆聞兼而非者非下當有之字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作難哉王引之云難哉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難當爲雖我字之誤也言雖我亦將非之也下文曰雖我舊本作我雖乙正

墨四　十三

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今據正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乎王引之云誰字義不可通誰當爲設言設爲二字之誤也下文曰設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二士於此而使之各執一說也隸書設字作設誰字作誰二形相似故設誤爲誰

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陳澧云此謂友飢而不餽以食友寒而不贈以衣也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畢云當爲葬文云葬瘞也玉篇云瘞埋也葬同本書或作瘞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於天下者舊校云一本有者是也

今據增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舊本無士字畢云一本有士字是也今據增當使若二士者王引之云當與儻同若此也言儻使此二士之言行相合則無言而不行也詒讓案當疑當爲當之借字詳上篇戴云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依下文當宜作常非

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胄漢書賈誼傳顏注云嬰加也畢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權作機疑當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遣使於巴越齊荊左傳桓九年杜注云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東南至揚子入大江常璩華陽國志云巴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爲侯伯周武王克商封其宗姬於巴子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周穎王五年秦遣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因取巴執王以歸置巴郡往來及否未可識也舊本重及否未三字王云此當在末句疑誤也字或在上當作往來及否末可識也俞云下文曰不識將擇從而事之將惡從也猶云將何從也下文曰將何從也是其證蘇云句有脫誤也字疑乃宅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或云當作託託戴云託依也依字或作倚倚即託字之誤案俞校近是據此則下文家室奉承親戚錢大昕云古當上文寄託則此家室奉承親戚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禮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既沒君子盡心孝子也是也亦見節葬下篇非命上中篇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舊校云有字皆友之譌也

也當爲我舊本譌我王云哉亦當作託戴云託依也字或作倚依即託字之誤二形相似宅居也乃宅之誤二形相似也是其證蘇校同今據正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即此言行費也畢本費改拂云舊作兼費一本如大雅皇矣篇四方以無拂鄭箋曰拂違也此王云古者拂與費通不煩改字子之道費而隱注曰費猶倚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曰拂猶倚也倚與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是其證顧說同

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

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舊本作子王云子當爲乎字之誤也乎與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是其證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爲二君文王校作設使其一君者執別其字舊本挩道藏本今據補是故別君之言曰同上句今據補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若爲吾身舊本挩若字今據藏本補道此泰非天下之情也畢云泰一本作大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而過隙也鄭注云喻疾也莊子知北遊篇云人生天地之間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釋文云卻本亦作隙隙孔也又盜跖篇云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畢據文選注引作卻云古隙字隙孔也卻節卻也節節言節之會亦際縫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

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畢云先舊作萬一本如此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之二君者藏云然即交三字無義當是衍文案以上文校之下文云交之二君者今本交下挩疑當作然當作兼交別字耳藏校未塙言相非而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蘇云據上文常宜作當案常王亦讀爲嘗疑當讀爲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政與苦凍餒畢云當轉死溝壑中者孟子公孫丑篇云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趙注云轉轉也國語吳語云子父母將轉於溝壑韋注云轉入也逸周書大聚篇云死無傳尸淮南子主術訓作轉尸高注云轉棄也案高說爲允

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者下文兼君而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據上文增是故別君之言行拂也不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山以超江河也畢云泰一本作太詁讓案中篇作譬若挈泰山越河濟也泰亦作太非攻中篇備梯篇又並作大山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藏云之字衍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下文止有四王此六疑四篆文之誤下同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畢云何下太平御覽引有以字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鏄於金石琢於盤盂文選廣絕交論李注引云琢之盤盂孟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疑兼用魯問篇文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高注云金鍾鼎也石豐碑也盤盂之器皆銘其功績以示後世子孫者知之畢云遺劉逵注左思賦引作貴義魯問四篇皆作遺劉引非泰誓曰尚同下篇天志中下篇並作大誓此作泰與今僞孔本同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疑後人所改文王若曰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蘇云據上文常宜作當案常王亦讀爲嘗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孫星衍云作古與通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雖與唯通下並同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爲然唯舊本作惟今雖禹誓畢云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詁讓案今大

禹讀出舊古文即采此書爲之惠棟云皐陶謨言即苗頑勿即功則舜陟後禹當復有征苗誓師之事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孔安國云濟濟盛之貌咸聽朕言畢作命非惟小子政行稱亂孔書無此四字若子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畢云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政行稱亂見湯誓作台孟茲有苗爾雅釋訓云蠢蠢動也用天之罰畢云孔安國云蠢動也用天之罰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求以上下文校且不唯禹誓爲然唯本亦作惟今據道藏本改雖湯說即亦猶是也周禮大祝六祈六曰說鄭注云說以

辭責之用幣而已此下文亦云以祠說於上帝鬼神若然則說禮殷時已有之論語堯曰篇集解引孔安國云墨子引湯誓國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與此下文同畢云言此文出墨子引湯誓也今湯誓無此言疑即逸湯誓之文墨子書多古字蓋亦作余一人有辠無以萬方有辠在予一人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辠無及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祠於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即禱桑林之辭也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呂畢同

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馬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漢書藝文志禹作余頗作余命作余命與命相似周詩而譌校者不悟又移著誓下遂與上文不合矣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蘇云見書洪範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或有據論讓案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闢平平言辯治呂氏春秋貴公篇高注云蕩蕩平易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

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帝王世紀云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禱于桑林之社其辭如此畢云詳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畢云書作未論語集解包咸云順天奉法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帝心解帝臣桀何晏云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案論語作帝我不合非也僞湯語云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與此義同孔安國云簡閱也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畢云孔書作徵異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方萬方有辠在予一人予一人有辠無以萬方孔傳云在予一人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辠無及萬夫萬夫有辠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祠於上帝與此文合則湯說即禱桑林之辭也御覽八十三引尸子及帝王世紀說與呂畢同

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馬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漢書藝文志禹作余頗作余命作余命與命相似周詩而譌校者不悟又移著誓下遂與上文不合矣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蘇云見書洪範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或有據論讓案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言闢平平言辯治呂氏春秋貴公篇高注云蕩蕩平易也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並作不與此同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

涉卽逸周書大武篇所
云遷宅不薄可以互證蘇云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直
所履小人之所視如砥其平如矢下無兩之字詒讓案親士篇
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仍作砥與毛詩同小雅大
東毛傳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鄭箋
云此言古者天子之恩厚也君子皆法倣而履行之
其如砥矢之無怨孟子萬章篇引詩砥字亦作厎字通
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案厎道據本作
道底誤說文厂部云厎山居也下也二字迥別今經典多互譌　若吾
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政同均分賞賢罰
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呂氏春秋高義篇卽此文
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
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
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
孝乎蘇云忠當作中讀去聲戴云中當訓爲得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

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
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蘇云意讀如抑下文亦然以說
觀之卽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卽吾惡先從事卽得
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
親乎愛利上當有以字　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乎卽必吾先從事乎
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卽之交
孝子者之交孝子謂善交兼愛別　上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
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遇當爲偶同聲假借字畢云舊本此字
本作偶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之據道藏本補
說之畢云上之字據前後文當爲而未跗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
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苴組字通猶衣大帶以先之大雅之
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左閟二年傳衛文公大布之衣杜注云大布麤布淮南子

又下篇云此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此云未渝於世猶彼云世不渝也卽承
其上也鄉與向字通　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
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蘇云上知字當讀如智　焚舟失火舟疑
當作內詳上篇　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儀禮鄉射禮注云偃僵也鄭注云偃
仆也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王云有當爲者字之誤也中篇曰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踳
左右百人有餘是其證案王說是也蘇校同　退上疑脫不字謂士不
之時不鼓而退也雖止不鼓而仍不退也卽不字之義不有文字
國之士可謂顓矣顓當讀爲惇非攻下篇云惇悳同聲　顓譚與惇同畢云王篇云顓
動也言其驚畏故焚身爲其難爲也其亦當作甚　然後爲之越王

容俗訓許注義同　胖羊之裘練帛之冠二句中且苴之屨畢云且當爲粗王云且苴卽麤粗麤倉胡反粗才戶反麤大也案王說是也春秋繁露俞序篇云粗麤相變子春秋諫下篇云漫密不能麤於麤粗終於精微晏子春秋諫下篇云麤布之衣麤絲之冠麤皆論衡量知篇云夫竹木麤苴之物也說文角部觭一角長貌讀若麤觭與且苴並聲近字通　八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爲其難爲也作其亦當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卽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苴甚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攘梁成五年范注云攘盜也其注云攘盜也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詳尚同上篇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者茲滋古今字欄卽闌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闌門遮也廣雅釋詁也取人欄闌之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者茲滋古今字欄卽闌之借字說文門部云闌門遮也廣雅釋詁也取人室云檻牢也畢云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欄依上文此句疑不當有仁字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

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畢云當爲云當爲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王云皆欲爲惠君忠臣云云若上不當有莫字盖涉上文莫若而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當若猶言當如詳尚同中篇戴云若字疑知字誤非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非攻上第十七　淮南子氾論訓高注云非猶譏也，今有一人入人園圃以樹果種菜曰圃所以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雞豚者攘梁成五年范注云攘盜也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詳尚同上篇罪益厚至入人欄廄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雞豚者茲滋古今字愈多其不仁茲甚詳尚同上篇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

德明疏音義云醜鄭本作拖徒可反拖卽拖字之誤而衍者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拖曳也淮南子人閒訓云秦牛缺徑於山中而遇盜拖其衣被許注云拖奪也拖卽拖之俗　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攻國則弗知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可舊本作何畢云一本作可是今據正　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苟子正論篇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　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非舊本知作之下又衍

永嘉王景羲校語
綺山

而字畢云一本無而字是王云之當爲知俗音知之相亂故知誤爲之上文皆知而非之正與弗知非相對且上下文皆作弗知非則之爲知之誤明矣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王云情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言何也畢云奚說猶言何樂失之解說解以解說今有人於此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非攻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舊本可上捝此字又如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矣依下文則下當有必字人下當有爲字是以知天下之君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說見尚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尚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攻中第十八

墨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情亦與誠通下並同王云古者當爲今者說見尚賢篇譽上有毀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尚同篇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其證過失下有脫文下文曰今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攻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語論學而篇云告諸往而知來者舊本誤徙今據道藏本正徒唯毋興起唯毋毋語詞詳尚賢中篇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此不可以春秋爲者也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

上嘗猶試也下同上字誤疑當作出國策齊策云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失之大牛竹箭羽旄幄幕畢云說文云幄木帳也幄當從木說文部云劫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劫刀把或以木爲之故有靡腐之患往而靡腐爛之謂周禮幕人鄭注云在旁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甲盾擾劫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擾音伐謂大盾也劫未詳疑當作卻古書從去之字多互譌擾蝦傳箭法譌作淺此卻記少儀作劫可以互證說文刀部云劫刀把也即禮記少儀之拑往而靡弊腐冷不反者畢云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腐即腐字國策秦策高注云弊壞也此與少儀國家靡敝義微異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劒乘車與下當依下文補其字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住列二字誤畢以意改列往蓋以往屬下爲句與上文同然其列二字仍與上文並不屬藉疑當作往則讀其往則碎折靡弊而不反者十一字句今本往誤住則誤列又倒其文遂不可通耳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王云下往字而似不衍必刪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上往字案往字不衍說讓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輟絕而不繼畢云糧俗玉篇云糧同糧說讓案周禮廩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

食鄭注云行道曰糧謂精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孟子梁惠王篇云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趙注云行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飲之不時王云食飲當爲食飲不時誤倒下篇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之不繼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與後字通王制云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鄭注云絕無後爲之祭主者即此義洪云后當作石即祏字省文左氏昭十八年傳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杜注云祏宗廟主石函說文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从示石亦聲案洪說未塙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襍守篇云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孟子公孫丑篇亦云三里

之城七里之郭戰國策齊策云鄒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又作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徒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數於千畢云虛下疑脫城字正文俗从士詁讓案不勝而入人畢云舊作廣以意改廣衍數於萬畢云王逸注楚辭曰衍廣大也不勝辟之假音入辟爲韻之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王云王民二字義不可通當是士民之誤士民與土地對文下文王民同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畢云舊作如此也南則荊吳之王吳當作越墨子時吳已亡故下文以夫差亡吳言一本如此南則荊吳之王事爲戒不宜此復舍越而舉吳也下篇云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節葬下篇云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皆其證也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

其土地之方舊據道藏本補方字今據道藏本補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十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則此文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俞校未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言一本如此同不可爲也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則此文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俞校未可爲也當作不可不爲也方與上文言一本如此同不可爲也語意相屬此是飾攻戰者之言非子墨子之言也今脫不字則此文當作故當攻戰而不可非也俞校

鳩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畢云祝請禱也見素問或云祝藥猶言疰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案畢說非也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鄭注云祝當爲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彼祝藥爲劍瘍附著之藥此下文云食則與彼義異畢云祝由又與此書及周禮義並不合不可信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蘇云食者多而利者少則非常行之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於天下尚者以耳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畢云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閒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國策齊策云當時爲越而滅與此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杜預春秋僖例云莒國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十一世茲平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蘇云史記云楚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實爲齊滅故其地在戰國屬齊詁讓案戰國策西周策云邾莒亡於齊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亦其證也史記齊世家云惠王三年藏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蘇秦所云中山之亡當魏文侯世墨子與子夏門人同時此事猶當及見之畢引史記趙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非是詁讓案中山初滅於趙詳見中山篇然此中山諸國乃後人於趙後滅於魏後改寶當作且本作且不著何亦北胡國周書王會伊尹朝獻公田見翟相之一道藏本作且一並

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闔左傳昭二十七年詳所染篇古者吳闔閭教七年畢云案史記闔閭作廬字通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卽此是也俞云教下疑脫士字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呂氏春秋簡選篇云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以爲前陳此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教上之利誰者也俞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多力利人以爲前陳此云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卽教上之法乃古所謂武卒者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嬴三日之糧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今嬴墨子言則闔閭次注林出於冥陰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以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陵卽左傳之冥阨道案此冥陰卽此集解引徐廣云鄱陽有此法矣先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道案此冥陰卽此集解引徐廣云鄱陽有此法矣次注林出於冥陰之徑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淮汭以

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國語吳語說吳王夫差云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韋注云姑蘇臺名在吳西近湖案國語以築姑蘇爲夫差事與此書正合畢云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伍被傳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州治詣讓案越絕以姑蘇爲闔閭所築疑誤

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蘇云罷如疲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眾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王云徙大內三字義不可通大內當爲大舟與內相似而誤吳語越王句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韋注曰大舟王舟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亦作徙其大舟案王說是也吳語韋注云郭郭也徙取也此哀十三年越入吳事與二十年圍吳事不相涉此類舉之耳圍王宮語國吳語云越師入吳圍王宮姑蘇而吳國以亡十一月越圍吳左傳哀二十年王宮韋注云王宮王居也

二十二年十一月越滅吳昔者晉有六將軍穀梁文六年傳云晉使狐射姑爲將軍趙盾爲將軍韓穿爲將軍荀林父爲將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眾王云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侗案王說是也說是也又舊本列下挩其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

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知伯瑤祖文子躁事此及魯哀二年傳虞慶告趙鞅荀寅士吉射將以難鞅事南子人閒訓亦謂張武爲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

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爲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略同此語蓋梁伯二年傳語作諺趙氏之奇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左僖五年傳虞宮作諺

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畢云我舊作吾一本如此詩

軍其孰先亡乎又人閒訓云張武爲智伯謀曰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許注云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

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眾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眾王云皆當爲比天志篇比列其舟車之卒是其證下篇皆列侗案王說是也說是也又舊本列下挩其字王據上句補今從之

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茲字疑衍中行氏即荀氏范氏即士氏左傳定十三年晉逐荀寅士吉射乃知伯瑤祖文子躁事此及魯哀二年傳虞慶告趙鞅荀寅士吉射將以難鞅事南子人閒訓亦謂張武爲智伯謀伐范中行滅之

又圍趙襄子於晉陽事在魯悼公十五年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戰國策趙策淮南爲張孟談說韓魏之君語略同此語蓋梁伯二年傳語作諺趙氏之奇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左僖五年傳虞宮作諺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朝從之畢云我舊作吾一本如此詩

字王云天志篇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舊本挩哉字據上句補今從之

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舊本作譽王引之云意與抑同亡與無同皆詞也非命篇曰不識昔也三代之聖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蘇說同雖使下愚之人舉云舊想之二字倒以意移

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天之利而中之所同義者畢云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兼并無兔攻伐并兼侯將猶皆侵陵攻伐兼并無兔字可證俞云兔字衍文天志篇云今天下之諸侯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譽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

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戴云成下當脫則字案戴說未嫡速通成得其所欲疑當作遠邇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畢云知當作遠邇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反當作交二字形近詳七患篇此謂與大國交效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句焉率天下之百姓戴云焉以此效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交字通畢云鬼舊作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卒伍皆亦當作詳上篇於此下又況失列北橈乎哉罪死無赦舊本失作赦作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赦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畢本橈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逆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國語吳語韋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以譁其眾畢云成二年傳師徙橈敗杜注云橈曲也以譁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玉篇無譁字古字言心相近即憚字案畢說是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憚懼也國策秦策云王之威亦憚矣賈子新書解縣篇云陛下威憚大信夫無兼國覆軍漢書貨殖傳注孟康云無發聲助也案無與唯無辭意同蘇云無疑當作務非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廣雅釋詁云緒業也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王云剝與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裂也曹憲音必麥反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畢云舊作神據後文改戴云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云王引之云燔與潰義不相屬燔當爲潰周字義不可通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畢云同忿詬讓案分疑奮聲近假借字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率不利和俞云率讀爲將將率之率威不圉圉與禦同書論法篇云威德剛武曰圉孔注云圉禦也害之不久害疑當作圉圉與禦義同逸周書周祝篇孔注云覆滅也遷其之不強孫詒讓云當作係係國語吳語韋注云係縛也盡謂係纍民人爭之不疾孫字衍極與茬相似乎之借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橈乎哉罪死無赦舊本失作赦作義不可通當是失列之誤謂失其行列也罪死無赦亦不可通當作罪死無赦此涉上下文殺字而誤畢本橈作撓云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馳撓之言曲行謂逆撓案王校是也今據正撓俗字據道藏本正國語吳語韋注云軍敗奔走曰北左以譁其眾畢云成二年傳師徙橈敗杜注云橈曲也以譁振義不相屬振當爲振字之誤也說文剝裂也廣雅振裂也曹憲音必麥反是剝振皆裂也故曰剝振神位自刺殺天民以下皆以四字爲句今本作剝振神之位之字涉上文取天之人攻天之邑而衍攘殺其犧牲其字亦涉上文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畢云舊作神據後文改戴云殺下脫天字俞云博疑當作薄言殺人以亦薄也若作博字則不可通案俞校是也此疑當作夫殺人之爲利人也薄矣與上文不同戴說非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云王引之云燔與潰義不相屬燔當爲潰周字義不可通當爲害財者生之本也用兵而費財故曰害生之本隸書害字或作害與周相似而誤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畢云同忿詬讓案分疑奮聲近假借字兵不利教不習師不眾率不利和俞云率讀爲將將率之率威不圉圉與禦義同逸周書周祝篇孔注云覆滅也遷其之不強孫詒讓云當作係係國語吳語韋注云係縛也盡謂係纍民人爭之不疾孫字衍極與茬相似乎之借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

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贏矣偏具此
物畢云偏當爲徧王云古多以偏爲徧不煩改字非
儒篇遠隨周偏公孟篇今子偏從人而說之皆是
徧之借字益象傳莫益之偏辭也本或作偏檀弓二
名不偏諱大戴記勸學篇偏與之而無私魏策偏事
三晉之吏漢書禮樂志海內偏知上德皆以偏爲徧
又漢書郊祀志其遊以方徧見貴人中史記並作偏若諸侯張良傳天下不足
以徧封張湯傳徧見貴人中史記並作偏若諸子書中
爲徧者則不可枚舉漢三公山碑與雲膚寸偏
兩四海亦以偏爲徧然則
徧之爲偏非傳寫之誤也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
卒畢云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
國若使中興師君子當此下有說字疑
子數百庶人也必且數
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
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
婦人不暇紡績織紝畢云說文糸部云紝緫紝也緫紝
緊或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縷也
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

馬之罷弊也慢幕帷蓋說文巾部云幔幕也廣雅釋器云幔帳也慕幕雖詳中篇
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
序疏二字義不可通疑當爲厚餘言多餘也孫子作戰篇國之貧於師者力屈財殫中原
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胄矢弓弩楯矛戟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此說與彼
略同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說文辵部云遼遠也疑衍道路二字
糧食不繼僦食飲之時畢云王逸注楚辭云僦住也楚人名住曰僦王云僦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未詳之時當爲不時食飲不
時與糧食不繼對文俞云僦即際字張遷碑曰正之僦是也昭四年左傳爾未際
僦何心也杜預越注曰僦接也接不僦不際即不接也糧食不繼文異義同後人不達僦字之義遂作不
繼而寫者兩存之耳案王說近是
養死者數百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
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
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
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
能食其地也田野辨其可食者言四國荒土多民不
能盡耕之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
反相賊也然則是虜不足而重有餘也重舊本譌動道藏本作重
今據正
與中篇合今諱夫好攻伐之君畐本諱作還道藏本作重
文與此同還當是諱之譌諱迷古字通用戴云還當
是儇字之誤王逸注楚詞云儇佞也
也案洪說是也今據正下文
云則且夫好攻伐之君可證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
曰以攻伐之爲不義畢云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伐之爲不義
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
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
非利物與

大取篇云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彼非所謂攻謂
荀子非十二子篇楊注云類謂比擬文言部云彼非之謂異
誅也依下文謂上亦當有所字說文言部云誅討也謂討有罪與攻戰無異
苗大亂舊本者下有字王云即老字之誤而天命
降之日妖宵出有鬼宵鳴畢云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伐之爲不義
巢子設冢紀年云三苗將亡日夜出晝日不出則疑妖是衍文雨血三朝引太公
金匱云有苗時天雨血沾衣舊本挩於字又作大王云龍生於廟犬哭乎市
生龍於廟當作龍生於廟方合上下句法大平御覽禮儀部十引此正作龍生於廟大哭乎市文義不明大當
爲犬犬哭乎市與龍生於廟對文開元占經十七引作犬哭乎市太平御覽引同
墨子曰三苗大亂犬哭乎市皆其證也開元占經引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大哭于市
隨巢子校是也今據正通鑑外紀引隨巢子說冢紀年云青龍生於廟夏氷地坼及泉畢云太平御覽引此云三五
穀變化民乃大振畢云高陽乃命玄宮同震高陽乃命禹於玄宮下文禹征有苗
正承此文而言又下文天乃命湯於鑊宮與此文同

一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挩誤今本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畢云朝禹親把天之瑞令來朝禹親把天之瑞令東京賦李注引作命以征有苗四電誘祗說文手部云把握也振雷震字遍書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是其證也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之語也若瑾以侍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珪之誤若奉珪亦形近而誤耳珪璋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鬼下篇秦穆公所見若奉珪璋形相似而誤下文還字形相似而誤下文還字亦通一切經音義云酷古文嗇同玄應引孟喜云雜亂也寒暑錯亂而至失其恒度故紀年云天數枯旱鬼呼鬼呼九穀不成九穀不成句法與上下句不類疑有挩文說文口部云呼外息也從口乎聲一曰啼聲也引申之凡外息皆謂之呼呼於國多妖祥頻蝗蟲域牲下當有於字方合上下文例今本脫禹於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挩誤今本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畢云朝禹親把天之瑞令來朝禹親把天之瑞令東京賦李注引作命以征有苗四電誘祗說文手部云把握也振雷震字遍書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是其證也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之語也若瑾以侍義不可通若瑾疑奉珪之誤若奉珪亦形近而誤耳珪璋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挩誤今本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畢云朝禹親把天之瑞令來朝禹親把天之瑞令東京賦李注引作命以征有苗四電誘祗說文手部云把握也振雷震字遍書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是其證也有神人面鳥身之神若瑾以侍人面鳥身若瑾以侍鬼下篇秦穆公所見若奉珪之誤若奉珪亦形近而誤耳珪璋二字則文義不明詒讓案藝文類聚符命部引隨巢子云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云則非高陽所命也此文疑有挩誤今本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畢云朝禹親把天之瑞令來朝禹親把天之瑞令東京賦李注引作命以征有苗四電誘祗說文手部云把握也振雷震字遍書無逸云治民祗懼史記魯世家祗作震是其證也有神人面鳥身之神若瑾以侍人面鳥身若瑾以侍之語也若瑾以侍義不可通若瑾疑

俟我于城隅　湯奉桀衆以克有下　蘇云有下脫夏字　屬諸侯於薄　禮記鄭注云薄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　周書殷祝解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鎬呂氏春秋云湯誉於于鄗薄皆作亳非正字也亳京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　禮記鄭注云薄猶迫也儀禮士冠禮鄭注云薄明也　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　逐至乎商王紂　逐舊本亦作還今依王校正詳上畢云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　王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曰上帝不順是也爾雅曰順敘也與序同法言問神篇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與順同周語曰周旋序順也逸周書序亦順之誤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釋文引作順　乃亨于鳴條之下　王云序順也言天不順紂之德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敢有侮聖言

襲湯之緒詩魯頌閟宮云纘禹之緒毛傳云緒業也王引之云言武王乃襲湯之緒也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畢云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始討此雎山之閒畢云事文類聚引世本云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楚者爲熊麗之孫繹與此書不合疑此書不足據也史記楚世家云

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王云之絕二字不詞當是之絕之誤月令曰賜貧窮振乏絕是也委讀委輸之委後漢書千乘貞王伉傳租委鮮薄注委謂委輸也案王說是也周禮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幣帛不足則共其委同委大國之說是其證　人勞我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亦當爲大國之君說疑小國亦當爲交此云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交大國上文云是故古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呂氏春秋義賞篇云賞重則民移之高注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之借字則民移猶歸也　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攻當爲功

量我師舉之費以爭諸侯之斃爭舊本作諍王云涉下文諸字從言而誤今攻蘇云諍義與征同案王校是也說文犬部云獘頓仆也或作斃從死作斃侯釋文引服虔作斃左襄二十七年傳以誣道蔽諸侯云斃踣也一曰罷也則必可得而庳利焉王引之云庳利當爲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厚厚兄三公山碑形與庳相似而誤詩庳人倫釋文庳本或作庳非荀子王霸篇綦紂卽厚於有天下之厚字也郭注詰云督正也說是也詳前說案前說以督以正雅釋詁云督正也郭注御正　義其名卽上文云義以爭諸侯之斃者則厚利必可得也明鬼篇曰豈非厚利哉今本厚作庳則義不可通俞云庳亦享字之譌享與厚古通用見漢荊州刺史度尙碑又作厚利隸書厚字或作厚厚

墨子閒詁卷六

瑞安孫詒讓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畢云言可倍大之爲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舊本挩用之費三字足以倍之聖王爲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與下句文意不合使民當爲使民言必有用之事然後使民無不加用而爲者是也今據正德與得其興利多矣其爲衣裘何以爲冬以圍寒戛以圍暑衣裳詳辭過篇凡爲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清者芊鉏不加者去之畢云芊鉏二字凡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室甲盾五兵車舟楫二字則止謂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旦字左旁鮮字蓋誤合五采鮮字之曰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温清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是也

芊室句證之芊字爲旦字之誤芊鉏當是則止二字之譌則譌爲鮮字左旁之魚誤移在旦字左旁鮮字蓋誤合五采鮮字之曰疑一鮮字之誤鮮少也言少有不加於温清者去之畢云芊鉏二字凡四見其文義皆同以中篇言衣服舟楫宮室甲盾五兵車舟楫二字則止謂衣裳也說文衣部裳下曰衣裳也是衣裳通稱故合而言之詩曰衣裳楚楚毛傳曰楚楚鮮明貌然則鮮且楚楚美而無益於詩作祉義似文故孰爲難倍乎若則不難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室女有家周禮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賈疏引王肅聖證論二十誤作卅毋敢不事人二十而嫁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二十不敢不有家王肅語本於此令民曰丈夫子十五不有室女子年十五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然也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桓公下令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亦見說苑貴德篇墨子閒詁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之過言越俗然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

篇云弓矢劒戈矛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漢舊儀說五兵有甲鎧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穀梁莊二十五年范甯注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以爲以圍楊雄大玄經玄數說五兵並有盾皆非也以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畢云者舊作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案五兵古說多差異惟鄭君與司馬法合當爲定論此甲盾五兵並舉而衛宏漢舊儀說五兵有甲鎧周禮肆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穀梁莊二十五年范甯注曾子問孔疏引禮記隱義非也以爲以圍楊雄大玄經玄數說五兵並有有以意改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凡爲甲盾五兵者勝無者不勝畢云者舊作有以意改是故聖人作爲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芊鉏不加者去之其爲舟車何以爲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爲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芊鉏不加者去之凡其爲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爲者畢云舊無不字俞云上文云無不加用而爲者此脫不字案俞校是也今據補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舊本無矣字戴校多下補矣字是也今據增有當讀爲文此承上文言聖人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既去其芊鉏不加者而不爲又去珠玉鳥獸犬馬之玩好以益爲衣裳宮室甲盾五兵其數自倍增也戴說並非以益衣裳也則不難下有脫文案審校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戴云若猶此也則不文義似文故孰爲難倍唯人爲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左文十八年傳云男有室女有家周禮女子年十五毋處家本作不敢不處家明吳寬鈔大司徒鄭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賈疏引王肅聖證論二十誤作卅毋敢不事人二十而嫁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此聖王之法也韓非子外儲說右篇齊桓公下令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亦見說苑貴德篇墨子閒詁與彼同國語越語亦云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齊越之令或亦然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

卓之五兵鄭眾注云五兵者戈戟酋矛夷矛弓矢司馬法定商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法定商

鮑不加者去之其爲甲盾五兵何周禮司兵云掌五兵五盾又軍事建橹之本聖王之法與聖王既沒于民次也恣民之所欲其欲蚤處何以爲冬以圍風寒夏以圍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芊

處家王云所猶時也言有時二十年有時四十年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注曰所猶時也以其蚤與其晚相踐王引之謂踐當爲翦翦之誤也呂氏春秋制樂篇高注云翦除也戴云踐讀如邊豆有踐之踐傳曰踐行列有此校之義案戴說未允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周禮玉人注云純猶皆也說文子部云字乳也蘇云字猶養也下年字疑當作孳孳者人益聖王之法二十而處家今後十年彼學處家者當有二三子也戴云處氏注易屯卦云字乘馬也下年字疑衍文字乃人字之誤此不惟使民蚤處家惟吳鈔本作唯此爲然此且不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王引之云籍斂猶稅斂也大雅韓奕篇曰實畝實籍毛傳曰籍稅也正義引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惟毋吳鈔本作唯無舉本毋改毋云毋同詳尚賢中篇非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侵橐有讀爲又侵舉火攻城之具見備穴篇韓非子八說篇云干城距衝不若煙

月之所出入韓非子十過篇云昔者堯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文略同又大戴禮記少閒篇云昔虞舜以天德嗣堯德象潮方幽明莫不率俾淮南子脩務訓云堯北撫幽都南通交趾出入日月莫不賓服新書脩政語上云堯撫交趾北中幽都亦與此文大同異小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說文肉部云胾大臠也詩魯頌閟宮毛傳云胾肉也羹大羹鉶羹也肉而細切案不重也管子弟子職羹胾中別尹注云土云土謂飯於土塉飯舊本訛飲王云胾謂重謂飯於土塉飯塉乃飯器非飲器太平御覽引作鄭玄飯土軌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云飯土匘啜土鉶徐廣曰匘一作簋又敘傳云飯土簋素隱本簋作塉漢書注引此云啜於土形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所引疑即本史記文史記正義引顏氏云匘一作簋又作篹說文無篹字玉篇云力叉切瓦飯器也盛飯器之屬瓦器也秦始皇本紀云飯土簋瓦鉶徐廣曰一作簋說文皇字玉篇云飯於土簋集解徐廣曰李奇云簋瓦器也秦謂瓦鉶曰簋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出韓非子顯學篇文選注引如淳云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飲土鉶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本紀正作土形太史公自序作土刑詁訓柱云土刑猶鉶之段字史記敘傳云飯於土簋集解徐廣曰一作簋又敘傳云飯於土塉乃飯器非飲器也塉與啜同小異啜於土形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飯於土簋啜土鉶羹器也秦始皇本紀云飯土匘啜土刑羹器也匘與簋

以意改　下潤溼上熏烝鈔本作熏誤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藏云吳鈔本作於然則爲宮室之法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以祭祀蠲潔詳尚同中篇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有脫文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畢云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節葬者厚衣之以薪又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畢云說文云辟法也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

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謀謂隱匿其智謀猶不以相教也荀子王制篇云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若三務者畢云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也畢云舊脫爲字一本有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將柰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天下度也曰天下

不沮也仁者將求除之天下畢本作除天下之今據上文仁者將興之相廢而使人非之疑當爲措與廢通相廢義難通天下句法正同書微子之命敘云殷既錯天命釋文引馬融云錯廢也非命上篇云今雖毋求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之且卽誤失之字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當作未嘗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穆云天子中傳郭璞合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毋語詞畢改毋非詳尚賢中篇王云雖與唯同蘇云雖毋字誤作唯案字誤當從下說是也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椑槨必重

柳以端長六尺鄭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三重士重重荀子禮論篇云天子椑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重禮記喪大記云君大棺四重椑槨二重杠壓三重士棺一重椑槨再重楊注云天子之椑四重諸侯以下重數各以其等差之禮記喪大記多少不同未詳也案莊子天下篇云墨子椑槨七重桐棺三寸荀子禮論篇云棺槨衣衾之藏稱是以下與墨子同葬埋必厚衣衾必多一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縞衾皆十有九稱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稱

文繡必繁

文繡鄭注云孝子既啟見親猶見親繡謂棺飾若帷荒之屬周禮縫人掌王后之喪衣翣柳之飾以黼文鄭注云上公畫翣二戴以黼飾棺二戴以黼飾柳二翣以黻飾棺一戴以黻飾柳二翣以畫飾棺一戴以畫飾柳二翣以雲氣飾棺一戴以雲氣飾柳二翣以屬飾棺一戴以屬

親一云顏色不自得也此阸疑亦與阨同皆形容阻喪之貌與瘦異也顏色黧黑之俗詳兼愛中篇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喪服四制云百官備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注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以此其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王引之云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晏退二字蚤朝晏退與下篇非命下篇並有蚤朝晏退之文尚賢中篇非樂上篇與夜寢夙興夜寐相對是其證也案前說是也但此處捝文尚不止此二字今此當作

之喪孔廣森云禫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有禫故妻喪禫期兼得三年之稱也假令遭喪於甲年之末除禫於丙年之首前後已涉三年王云者五者謂君父母妻父母與後子也非儒篇曰妻後子三年今本五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俞云上文君死父母死已別而言之此不當總數爲五五疑二字之譌案公孟篇正作期非儒說是

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孳子其畢云其同期詒讓案公孟篇正作期非儒世父母叔父母子部云孳庶子也族人五月服喪服經爲冢嫡也族人之近者也非儒篇小功五月王作戚族人五月見儀禮喪服今本亦脫戚字則姑姊妹在室期適人大功九月二字倒轉則文義不明

喪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隳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共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以此求眾譬猶使人負劒而求其壽也負伏逼之傳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仞寒畢云仞忍也夏不仞暑字假音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

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以強勝弱以衆暴寡天下之百姓皆死之是以大國之攻小國也

高注負背也負與背古同聲而字亦相通史記主父偃傳南面負扆漢書負作背漢書高紀項羽背約史記背作負案王說是也莊子說劒篇說劒文王治之牢人上食王三環之釋文云環繞也罥義同

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可邪其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

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以強勝弱以衆暴寡畢云以欲以治刑政意者可兄弟之國大戴禮記用兵篇云諸侯力征一二子盧注云言以威力侵爭案征正政通天志上篇作力政下篇及明鬼下篇並作力正

是故兒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說文禾部云積聚也周禮大司徒鄭注云少曰委多曰積左傳僖三十三年杜注云積芻米禾薪

此皆砥礪其卒伍畢云礪當爲厲以攻伐幷兼爲政於天下

倘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云漢書景帝紀顏注引晉灼曰嗜畢云耆讀曰嗜

之舊作者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

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是據下文疑當作且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解淫作淫畔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續奚鈔本作淫畔

俞云四字不可解疑當爲內積奚后即謀詬之段音說文言部謀恥也奚后皆字之誤也重文謀口謀或從每又曰詬謀詬恥也重文詢曰詬或從句荀子非十二子篇作謼詢是其本字漢書賈誼傳作奚詬漢書之省墨子作奚后奚即謀之省后即詬之省古文以聲爲主故省不從言耳內積謀詬者內積恥辱也出則無衣入則無食不勝其恥辱故亟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眾而治者寡夫眾盜賊而治者王云夫字承上文而言舊本夫誤作先今改正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己也王引之云睘與還同還讀周還折還之還謂轉折也使人三轉其身於己前則或轉而背己或轉而向己或轉而背己皆勢所必然如此而欲使其毋負己也亦言求治之必不可得也故曰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睘而毋負己也亦背也明堂位負扆注負之言背也秦策齊東負海北倚河

者攻之畢云舊本作攻今據吳鈔本改
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王云城郭溝渠上當有脩字而今本脫之則義不可通此脩宁正承上文城郭脩城郭不脩而言蘇校同
苟亂是出戰不克人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唯無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粢盛酒醴不淨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

墨子閒詁　卷六　十五

則惟上帝鬼神惟吳鈔本作唯王云惟與雖同降之罪厲之禍罰而棄之王云之禍罰也與本作反之字古或訓爲與也猶與罪厲也則豈不亦乃其所哉乃其所猶言固其所也襄二十年傳曰若上帝鬼神而厭之乃其所也是其一證文二年傳曰若吾以勇求右無民而獲也非也亦爲厭之乃以不事上帝鬼神而民獲也是其所以爲厭之乃以不事上帝鬼神而民獲也是其所以爲厭之乃以不事上帝鬼神而民獲也是其所以

古帝堯之葬也斂木爲櫝葛以緘之既沛而後哭畢云沛爲犯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無盜賊之憂也沛與旆同音假音字之漏也沛無封畢後漢書古今注太平御覽引作坟玉篇云沛古文坟字也坟無封記王制不爲墳也檀弓云墳墓之崇也高誘注淮南子亦以墳爲墓也墳墓相近俞云上云無沛矣且沛與坟同義不當云上云無沛矣理不可通也此則此沛字必坟字之誤

者觀之此若亦卽此也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
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
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葬埋之法也王云北堂書
鈔初學記亦如是於義爲長　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
大棺中棺重槨再重也大棺八寸屬六寸屬四寸屬大夫大棺六寸屬六寸屬大夫大棺六寸鄭注云大棺被之者也表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屬大夫大棺六寸屬六寸屬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屬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厚三寸也檀弓一梓棺二梓棺四梓棺者皆周

祈義通同新論作其長子生則解肉而食其母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博物志引作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新論定爲大父母疑張劉所引近是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西有炎人國者畢云列子作炎敖顧云季本炎作啖盧云列子作炎敖敬順釋文讀去聲論衡問篇亦作啖人雒論博物志引作炎人後漢書南蠻傳作啖人云談去聲本隹炎字通用篇內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燻上謂之登煙霞上燻天謂之昇霞博物志則謂之登遐上謂之燻煙上謂之登遐新論作燻煙上燻之則香聞四達謂之登遐畢云太平廣記引作熏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燻上謂之登煙霞上燻天謂之昇霞博物志則謂之登遐上謂之燻煙上謂之登遐新論作燻煙上燻之則香聞四達謂之登遐畢云太平廣記引作熏字爲太平廣記引作熏其後成爲孝子本作謂之吳鈔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畢云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論衡博物志引有爲字列子作而未足爲異也有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王云爾雅犹已也言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亦已薄亦已厚也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吳鈔本無者字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掘地之深下無菹漏釋詁云菹通也漏雜也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畢云言則止矣哭哀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畢云說文佴次也次此之義言不疏曠也畢說非以致孝於親本作乎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請舊本作謂畢本改誠云舊作謂以意改王云謂卽請之譌請與誠通畢徑改爲誠未達假借之旨案王校是也顧說同今據正　求爲上士上士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此者二字舊本倒今依王校乙詳非攻下篇

天志上第二十六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事君者大志之義也畢云大志之義是也此當以焉而晏子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所猶可也畢云廣雅云所況也王篇云所況也王引廣雅云所況也言有鄰家可避逃也下文云此有所避逃之者也又云無所避逃之郎承此文云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戚親戚郎父也下篇云戚子兄以戒弟共相儆戒畢云一本如此下同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

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者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而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上曰舊本作并校并改爲畢云并舊本作曰字皆改爲云畢改曰云猶云曰字舊作以意改俞云畢改曰字皆作曰然上曰以意逮遠古之曰益逮遠古之曰語也言字之誤而衍者下曰字當從畢改作曰語出文義而字疊出耳焉字亦爲衍文墨子閒詁上篇云焉猶安也安之曰晏曰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晏日焉而得罪猶晏日焉而得罪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小雅廣言晏明也謬稱篇暉日晏晏天清日晏淮南子暉日篇暉日晏晏天清也小雅廣言晏明也說文日部晏天清也是天清日晏晏明也謂人所共覩無所逃避矣則人無所見之意不得罪矣

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我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吳鈔本無以字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畢云舊本無我字畢云一本則下有我字案有者是也王亦據增我欲福祿而惡禍祟若我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舊本挩此十五字王據中篇補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不義則天亦爲我所不欲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也且夫義者政也王云政與正同下篇皆作正詁讓案畢云意改顧云舊作義我以曰意林引下篇正皆作政二字互通義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畢云次恣字省文下同一本作恣倍

改王引之云畢說非也次猶即也下文諸次字並同此言士在庶人之上故庶人未得即已而爲正有士正之也次即聲相近而字亦相通康誥勿庸以次女封荀子致士篇作勿庸以即女家語始誅篇作勿庸以即女心皆其證說文垔古文作堲亦其例也案梓引下篇云聖王既沒丁民斁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次也恣亦作次則畢說亦通節用上篇云聖王既沒丁民斁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即卿大夫也詳尚同中篇將軍大夫政之天子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已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畢云當云明知之也俞云上之字當在大字上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今本云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上庶人天下之字誤在天字下則文氣未足且天字下則文明知之爲政與天子爲政相對不當作天之爲政於天下富有之字至天之爲政於天

子下文屢見之字似不當刪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物牛羊豢犬絜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畢云爲案二字衍舊脫據後文增以祭祀上帝鬼神顧云據中下二篇下字衍蘇校同戴云家中篇云求福於天天之所欲二字及所求二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則此文衍下字者天下之窮富也戴云窮極也此二字轉相訓故於富且貴者於吳鈔本作欲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也畢云賞下當有者字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

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業謂子孫纂業也臺駘能業其官杜注釋爲纂業又疑當爲葉葉萬子孫葉與世同公孫龍子云孔穿孔穿子之葉也萬下世字衍古文苑秦訓楚文云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禮弓云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毛詩長發傳云葉世也方施天下畢云方猶旁或當爲粤字之壞詒讓案方旁古通皋陶謨方施象刑惟明新序節士篇方作旁說文土部云旁溥也方施言施溥徧於天下也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依上文當作其得罰何以也此誤倒在大字上也俞云上之字當在大字上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之也畢云當作其得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道藏本吳鈔本詬作中詬鬼大戴禮記本命篇云誣鬼誣神者罪及二世則作詬義亦通畢云據上下賊人賊舊本譌賊今依後文增以祭祀上帝鬼神校正說詳尚賢中篇故天意曰

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賊人者此爲之厚也上文別相惡交相賊之誤此兼家言而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殁其世殁吳鈔本作沒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四海之內粒食之民大戴禮記少閒篇云粒食之民昭然明視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畢云邑舊作色非以意改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子之不愛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

百姓也此本有之字　吳鈔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力政下篇之字
政也力政下篇作力正謂以力相制義詳節葬下篇然義政將柰何哉畢云舊脫政字一本有政字
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中篇及兼愛中篇下篇文並略此疑衍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畢云非猶背行反此猶倍馳也畢云倍一本作偝論讓案倍疑偝之誤玉篇人部云偝分流偝馳也與舛相背也與舛同今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舛乖也偝與背同見坊記投壺及荀子與偝義亦同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違也畢云相舊作其一本如此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墨七　五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吳鈔本君子下無之字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欲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爲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善政也語意甚明若作善政則義之善政不可通矣下篇曰義者正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並無善字可知此文善字之誤義之言政猶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爲正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畢云當脫貴字然後得爲政乎貴且知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皆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偪明知之云畢云偪當爲碻言確然可知鈕樹玉云偪明當作高明案畢說是也兩貴字下疑皆當有於字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駔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畢云駔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曰明哲維天畢云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土土舊本作出王引之云下出二字不可通出當爲土明哲維天臨君下土猶上天照臨下土耳隸書出字或作士若數省作卖數省作敖之類形與士相似故士譌爲出案詩言明明王猶言明明王說是也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夫天者乎吳鈔本作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憤與順同上下文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慎已然屢云順天意下同
則天之將何欲何憎畢云之下當有意字子墨子曰天之意不
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
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不止此而已本舊
脫不字又止作上王校補不字畢校改上爲止今並據正欲人之有力相營文選
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
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
有以潔爲酒醴粢盛本作絜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
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畢云撓與諸侯之寃不興矣
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寃窓二形今作怨同蘇云寃當讀如怨邊境兵甲不作矣內
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榮辱篇楊注云持養保養也義詳非命下

篇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唯毋明乎順
天之意唯舊本作惟今據吳鈔本改毋語詞詳尚賢中篇奉而光施之天下
光與廣通則刑政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
衣飽食便寧無憂廣雅釋詁云便安也寧舊本作寧今據吳鈔本改是故子
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
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慎亦讀爲順且夫天子之有
天下也戴云子衍字之內也吳鈔本脫作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
之內也畢云脫作譬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
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俞云臣國當爲國臣正對國君而言君曰國君故臣曰國臣也今倒作臣國義不可通今若處大國則攻小
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
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畢云已今若

處大國則攻小國畢云舊脫則字據下句增處大都則伐小都吳鈔本二句並
無則字並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
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
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
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祟也畢云舊脫禍字據下文增若已不
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
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
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
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
孰道藏本吳鈔本作熟俗字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戾厲字通
詳尚同中篇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
道利民畢云舊脫道字一本有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慎

也且夫天下盖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
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之不事
不祥者畢云故猶則也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
萬物以利之物吳鈔本作民下同畢云說文云擊殺也但未詳擊遂之義俞云說文云激遂二字
義不可通撽當爲邀疑本作邀或作撽傳寫誤合之耳邀與交訛爲遂邀而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徐無鬼篇作邀莊子庚桑楚篇作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樂於天地是交邀古通用莊子天徐無鬼篇作
也邀萬物以利之即交萬物以利之與兼天下而愛之同義猶兼也案俞說迂曲不足據韓非子說林
上篇云有欲以御見荊王者曰臣能撽鹿莊子至樂篇云莊子至楚見空髑髏撽以馬箠成玄英疏云撽
打擊也依韓子撽鹿義推之疑當爲擊鹿之譌然下文云以長遂五穀麻絲蔑民得而
財利之則遂字又似當爲畼御之義遂或下文同言雖至秋豪之末無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
非誤未能質定也　若豪之末畢云豪吳鈔本作毫下同豪本作毫毫字
正文經典或从毛非非天之所爲也爲舊本作譌今據吳鈔本正蘇云非上脫無字下
文同譌當從下文作爲俞云非上當有莫字下

利之則可謂否矣蘇云否義未詳疑當作厚俞云否字義不可通乃后字之誤后讀爲厚禮記檀弓篇后土后稷后辟后夔后龍后羿后土后稷后辟后夔后龍后羿后是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垕本正義曰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后厚古通用說文厚古文作垕本從后聲故聲近而義通也此云若豪之末無非天之厚也下文曰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厚矣言天愛民之厚也而民得而利之無非天之厚也下文曰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又曰此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此可爲證案俞說是也然獨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爲日月星辰以字舊捝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顧云顏氏家訓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碓磨之磨王云磨亦當爲磨磨爲日月星長猶大戴記五帝德篇言歷離日月星辰也案說文日部昭明也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王云雷降雪霜雨露義不可通雷蓋賓字之義賓與隕同左氏春秋經莊七年星隕如雨公羊隕作賓爾雅隕降落也故曰賓降雪霜雨露以長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爲所從事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畢云後漢書注引書亦然戴云當依下文補脫文三字今據正作書於竹帛者後人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吳鈔本槃作盤下同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大雅毛傳云懷歸也不大聲晃於色不以長大有所更也鄭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歸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

百事畢云以臨司民之善否畢云司讀如伺俗从人爲王公侯伯播布舊本作諸侯審校文義當作諸侯伯本賢舊作吳鈔本賢季本同案吳鈔本亦作賢藏本作侯伯侯伯道藏本作侯伯侯伯吳鈔本較長今據正使之賞賢而罰暴

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案墨子說詩與鄭義同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畢云據下云既可謂而知也此句未詳王云既可得留而已當作既可得而智已智郎知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見於經說耕柱二篇者不可枚舉言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而知已舊本作既可得留而已者智誤爲留又誤在而字上耳下文云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謂而知也亦當作既可得而自明下篇亦云夫憎人賊人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既可得而知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誤乃唐人避諱改之

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藏本吳鈔本並作明莊逌補云墨書引大誓有去發有大明去發當爲太子發爲太誓上篇大明即詩所謂會朝清明也詩書皆曰大明明武王之再受命爲中篇案此文非命上中二篇並作大誓明爲篇字蓋誓正俗引書湯誓字作誓古文甘誓誓字作誓皆數數二字傳寫外與明形略相類莊說不足據曰紂越厥夷居說文尸部云夷居也倨嫚也不有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祇舊本譌祇今據道藏本訂正乃曰吾有命無廖僈務畢云此句本故足據也孫星衍云當作無僇其務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懲侮孤寡畢云此句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江聲從毋僇其務云僇讀爲戮力之勁言己有命不畏鬼神毋僇力於鬼神之務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其務又云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之意與此篇書太誓僞孔傳云詒讓案無當讀爲侮詳非命中篇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舉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孔說非是故予墨子天下畢云二字疑衍卽下天亦二字重文莊逌義案莊說難通不足據先宗廟弗祀乃遺厥先宗廟弗祀也前後相證則兩處之誤字不誤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乃惡人賊人吳鈔本作疾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得舊本誤謂今據吳鈔本正下同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卽天志本篇之名也子墨子天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遍作之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爲意字耳

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量度吳鈔本到下同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卽王云天之意本作天之天之有天之已見上文古志字遍作之人不達又見上下文皆云順天之意故於天之下加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爲吳鈔本有之字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王校刪二意字云舊本謂之善下衍意字謂之不善下脫行字又衍意非二字今據下文改正案意

疑當作惠與德通善德行不善德行猶下云善言談不善言談善刑政不善刑政也王謂衍文未塙下行字舊本譌非今從王校正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案此所當從畢訓爲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家不戒不愼之而有處人之國者乎有疑當爲可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愼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引之云極字義不可通極戒當爲儆戒字之誤也上篇相儆戒三字凡五見俞云極戒即儆戒也極通作亟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並曰極讀爲亟是也廣雅釋詁亟敬也亟爲敬故亦爲儆矣又與苟通見爾雅釋詁篇釋文而敬字即從苟是可知其義之通說文心部極疾也從心亟聲一曰謹重貌謹重之義亦與儆相近

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義者也何以知其然也曰義者正也人人詳上篇正猶言正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作政案次當依馬讀爲恣並作恣正並恣王訓爲即似未塙詳上篇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亦當作正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之正天子也王云舊本不明於天下脫之字下又脫天子二字今補

是故古者聖人明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王云福字義不可通禍福當爲禍崇禍崇也言降之以疾病禍崇也疾病禍崇見中篇霜露不時天子必且禱祭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絜舊本作潔今據吳鈔本改下同以禱祠祈福於天天之禱祈福於天子也畢云禱下當有祠字吾以此知且貴於天子也吳鈔本此作是重且貴作貴且重以此下文及中篇校之重且貴當作貴且重知且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天將罰無道之國誰爲知天爲知而已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

而食之也 倉謂享食其賦稅物產 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 戴云遠靈二字義不可通籍文旁字旁與方通今文尚書多借旁爲方遠方也詁讓案靈疑當作雱雱疑文以爲遠靈疑虛之誤北魏孝文帝祭比干文虛作虛南唐本業寺記作雱東魏武定二年邑主造象頌靈作靈二形並相似耕柱篇可靈亦塘虛之誤與此正同皆物篆其牛羊犬彘絜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 譬吳鈔本作辟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 王引之云今是今夫義同 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 戴云當據上文補之四境之內五字墨子復不得於此文獨省也 故愛越之人 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有以下十字 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目天之愛百姓也不盡

此而已 皆其證 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 王云舊本民下衍國字今刪 不祥 王云舊本脫一下不字今據上中二篇補 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孰予之不辜 俞云上文當作不祥 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 王引之云別讀爲偏偏言天偏愛百姓也古或以別爲偏樂記其治辯作其禮具其辯注辯偏也史記樂書辯作辨集解一作別其證也既可得而知也何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 吳本三代之聖王作之三代聖王 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下

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 戴云以法疑當作以爲儀法脫二字耳以爲儀法見下文以法也當爲世之誤世名之曰聖人句案以下文校之此處脫文其多以法也三字乃其殘字之僅存者戴說末嘗今以此下文及尚賢中篇補之業萬世子孫繼嗣之誤鐘鼎款識皆父母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譽之業萬世子孫繼嗣之誤鐘鼎款識皆以爲儀法見下文以案以下文校之此名之曰聖人句案以爲儀法之疑當作以爲民孫詒讓云舊服知字據下文增之者不之廢也此法也即廢也之廢也以爲儀法名之曰聖人以此知其賞善之兼惡天下也從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 畢云一本有鬼神天五字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有 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 畢云說文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子辱矣五篇粉切 憂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賁不之廢也 業云賁當爲奔萬世詳上篇王引之云賁當爲者禁書

者字或作揩見漢衛尉卿衡方郃陽令曹全碑與賁相似而誤不之廢衍之字廢者止也見中庸表記注言業萬世子孫繼嗣而毀之者猶不止也今本者譌作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是也今本尚賢篇云賁下文又衍之字則文不成義名之曰失王 蘇云失字誤上篇皆暴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 正上篇並作政字下篇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

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俞云之當作天昇謂文中篇正作天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知方圜之別矣王云舊本脫知字中篇曰圜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今據補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當爲志吾以此知天下之士

墨七

君子之去義遠也

道藏本吳鈔本義下有之字

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

吳鈔本義下有之字今知氏大國之君俞云知字衍文蓋涉上句吾以之士君子兩句並有之字而衍文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何以知天下之士

不同王宋說非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其皮幣有與又發其緩處畢云未詳說文玉篇無緩字論讓案緩吳鈔本作緩處當作徒遽徒正字作緩耳遽處亦形近而誤國語吳語云徒遽來告韋注云徒步也遽傳車也周禮行夫注云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發其徒遽謂使人致賀於攻伐之爲緩處即徒遽亦通使人饗賀焉禮玉人鄭注云享獻也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書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詳後子即嗣子篇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府庫舊本挩府字視吾先君之法美王云法美二字不相屬美當爲義字之誤也少儀言語之美鄭注美當爲儀案美乃義字之誤義即古儀字法義即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天子之說義即古儀字法義即法儀也前有法儀篇云不可以無法儀非命篇曰先立義法即此篇今當讀爲儀荀子性惡篇曰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則天下之悖亂而相迫不待頃矣呂氏春秋疑似篇戒范當至當並與嘗同史記西南夷傳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漢書嘗作嘗試也言試發吾先君之法儀發吾府庫視吾攻國覆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實也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已以同所有二字誤倒遂不可通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格人之子女者與踰人之欄牢非攻上篇周禮充人鄭注閑下同義詩作閑下同義諸本吳鈔本作閑也說文牛部曰牢閑養牛馬圈也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者乎今王公大人之爲政也畢云人舊作天以意改案道藏本吳鈔本作夫季本作人與畢校合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扭格人之子女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璽桑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言不與種植之勞而取其實也已非其有所取之故此有誤疑當云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已以同所有二字誤倒遂不可通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

據上格上當脫相字與角人府庫藕人金玉蚤棗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入人之場園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譖我者譖畢云舊本並改責云舊作譖下同以意改顧云譖若治絲而棼之棼我當爲義案顧說是也棼亦與紛同倘同中篇云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與此文例略同急就篇云芬薰脂粉膏澤筩以譖此類則豈有以異是譖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王引之經傳釋詞謂下剛字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王氏釋詞謂甘多嘗謂苦多嘗下增之甘畢云能少當爲少而據上文云能猶而也能與而古聲如此能而音同故也王引之王氏釋詞謂甘多嘗謂苦多嘗下增之字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戴云政上當有爲字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戴云三字有脫誤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王云文義二字當爲大字之誤也謂多殺鄰國之人聞之者不可以爲不義反以爲大義也非攻篇曰小爲非則知而非大爲非則不知非攻篇曰小譽之謂之義此之謂大義則非是也而改文爲大則非是此苦之別者哉近之別辯聲遍故子墨子置天之以爲儀法畢云之當爲志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王云志字亦後人所加之即志字也案說詳中篇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大雅也雅夏即古字通荀子榮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與雅通也下文所引帝謂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吳鈔本懷下有字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蘇云詩大雅文王篇二毋字作不詒讓案中篇引毋並作不與詩同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義並詳中篇此詰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吳鈔本詰作告畢云詰字疑衍文當爲語詒讓案也字疑衍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兩志字王校亦刪詳前

明鬼上第二十九 闕

明鬼中第三十 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淮南子氾論訓作右鬼高注云右猶尊也漢書藝文志亦同顏注引此作明鬼神疑術神字明謂明鬼神之實有也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畢云正同征詁讓案節葬下篇作征字通天志下篇云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周禮禁暴氏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鄭注云力正以力強得正也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也正長之不強於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畢云舊脫亂字據下文增以兵刃毒藥水火退

無罪人乎道路率徑蘇云退疑當作遇下文同俞云奪其車馬衣裘也率徑二字疑衍退字無義疑迫字之誤謂迫而

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見與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畢云史記索隱引作不以罪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畢云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韋昭注國語引三句作其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脫後字本作其後字作其字形近而誤耳韋昭注周語引此文正後三年俞云後三年太平御覽引此文正作其後三年脫其字本作其後字作其字形近而誤耳韋昭注周語引此文正作後二年而後字固在其字後不誤劉師培云後二年當作其後三年而後字固在其字後不誤劉師培云後二年當作其後三年而後字固在其字後不誤劉師培云後二年當作其後三

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也郎約此文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享年繆子難以堯舜不賜年穆公皆舜禹之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繆子難以堯舜不賜年穆公皆舜禹之約不天死堯舜約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皆舜禹之文公夫論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論穆者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德誤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以年是天晉文之德惠

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惟吳鈔本作唯昔者宋文君鮑之時君吳鈔本作公論衡祀義篇云宋公鮑有臣曰祏之身有疾祏觀辜顯云論衡訂鬼作宋公論衡祀義篇云祝曰夜姑則誦當祝之誦祝即周禮甸祝詛祝之屬也觀辜疑亦夜姑之誤不得謂宋別有文公鮑也并同此此時宋文公也案宋公鮑大小祝

字或作函與出形近故譌血又涉泄字而誤加水也摠羊而濺其血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濺社則濺當爲濺字之誤摠字書無此字云磊摠也烏可寡力可三切王引之云摠卽到字也廣雅曰到到也作摠與語自到於客前賈逵曰到到也作摠者或字耳此文本作摠羊出血而濺其血謂到羊出血而濺社者省文耳今本出於社也太平御覽獸部十三引作以羊血濺社出血作泄涉下文濺字而誤加氵又誤在摠羊之上則義不可通案王以泄洫爲出血之義未塙而讀摠爲到則是也洪說同

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畢云四字事類賦作已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畢云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祭羊畢云疑當起而觸之畢云事類賦引折其腳祧神之此有挩誤當作觸之觸作觸之社案羊跳安能事情而豪之殖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聞遠者莫不聞畢云太平御覽引云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疑以意改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先不以其請者畢云品當爲盟下請當爲情王引之云品當爲盟畢謂品當作盟是也

請字當爲諸先當爲其隸書先字或作先與其相似其盟字上其隸書或作先與其相似見上文諸猶今人言諸上諸侯者得祖也凡盟者必愛鬼神之誅也上誅其情不以其情見上文

作修立以爲戠位畢云戠位日蘀表位日蘀春秋國語曰茅蘀表坐之所以縮酒劉云戠位社也韋昭曰蘀謂束茅而立之同位當爲社字之誤也隸書社字作祘因誤爲祘耳王云畢說非也戠與蘀同急就篇祠祀孔廟器碑作社稷蘀謂草木岑蔚之所因立神恩也秦策恒思引墨子云建國必擇大木之脩茂者立以爲社主蓋取其威而敬也又引墨子作蘀字已誤作位而又誤作社之誤蘀亦與蘀同洪云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墨子作蘀字是也六韜略地篇云冢樹社蘀勿伐社蘀之位謂蘀位也蘀字句案素問王冰注云勝者全粹高注云粹毛色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祝肥腯全粹也又齊俗訓云犧牛粹毛於廟此畢所本依其讀則勝當爲粹文例校之以顧讀爲長也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取純毛言擇牲而取其毛色也珠璧琮璜畢云舊說亦與此同

毛以爲犧牲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毛謂純毛也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毛謂色純也案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逸周書糴匡篇云穀年饒舉祭以薄大荒祭以資郎與歲上下之法故古聖王治天下也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爲故讀爲固故曰官府選効讀選爲僎說文人部云僎具也廣雅釋詁云效具也効俗效字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羣畢云昔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昔我往矣此言祭牲當特繫不與常時所畜羣聚耳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

勝字讀與畢同顧云倖字句案素問王冰注云勝者全粹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犧牛勝色注云勝毛色也又齊俗訓云犧牛勝色於廟此畢所本依其讀則勝當爲粹而文例校之以顧讀爲長也周禮小宗伯毛六牲鄭注云毛擇毛也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取純毛言擇牲而取其毛色也珠璧琮璜畢云舊說亦與此同洪云史記陳涉世家索隱引墨子作蘀字是也六韜略地篇云冢樹社蘀勿伐社蘀之位謂蘀位也蘀字句案素問王冰注云勝者全粹高注云粹毛色也淮南子時則訓云犧牛勝色於廟此畢所本依其讀則勝當爲粹

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亹亹云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
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
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
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淮南子
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鼓躁貞蟲高注貞蟲
類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
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相敎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而不勝是呂覽有兩說或禹敎皆有伐扈之事故古
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說苑政理篇云昔禹
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　大戰于甘
文引馬融傳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紂將
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　曰有扈氏正義引
一云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有扈國
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如姓之國爲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啟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云古惟字作雉鼎文惟字
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者暴逆之謂書及孔傳云威侮慢也截絕謂勦絕也引書作剿
正天地人之正道爲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俾親而不恭是賊
行怠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俾當爲孔傳云俾勦也此威字並當爲戚之誤天用勦絕其命
威者蔑之假借字亦通天用勦絕其命引之謂勦當爲剿剿絕也引書作剿
滅之畢云勦字同剽詁讓案剿當从刀舊本从力誤
唐石經尚書亦譌勦說文刀部云剿絕也引書作剿
水部灋字注引作勦有曰爲又有讀亦　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
有扈氏爭一日
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孔
無此二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
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
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俞云葆土即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疑玉徐
字之誤葆一作寶即其例也案俞說近是　予其行天之罰也
廣曰葆保字通詩大雅崧高南土是保鄭箋云
保守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
葆守也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
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
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且
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商書舊本作禹書王則未足
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畢云此孔
書甘誓文
文徵有不同書序云啓與有扈戰于甘亹問作闡毛傳云亹亹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
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
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
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淮南子
云萬物貞蟲各有以生原道訓云鼓躁貞蟲高注貞蟲
類云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皆
案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夏后相敎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而不勝是呂覽有兩說或禹敎皆有伐扈之事故古
書或以甘誓爲禹誓與說苑政理篇云昔禹
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三年而有扈氏請服說亦與此合　大戰于甘
文引馬融傳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紂將
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　曰有扈氏正義引
一云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有扈國
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如姓之國爲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啟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云古惟字作雉鼎文惟字
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者暴逆之謂書及孔傳云威侮慢也截絕謂勦絕也引書作剿
正天地人之正道爲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俾親而不恭是賊
行怠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俾當爲孔傳云俾勦也此威字並當爲戚之誤天用勦絕其命
威者蔑之假借字亦通天用勦絕其命引之謂勦當爲剿剿絕也引書作剿
滅之畢云勦字同剽詁讓案剿當从刀舊本从力誤
唐石經尚書亦譌勦說文刀部云剿絕也引書作剿
水部灋字注引作勦有曰爲又有讀亦　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
有扈氏爭一日
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孔
無此二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
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
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俞云葆土即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疑玉徐
字之誤葆一作寶即其例也案俞說近是　予其行天之罰也
廣曰葆保字通詩大雅崧高南土是保鄭箋云
保守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
葆守也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
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
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且
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商書舊本作禹書王則未足
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畢云此孔
書甘誓文
引馬融傳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孫星衍云鄭注周禮大司馬云天子六軍三三而居一偏賈誼新書云紂將
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是天子親征王爲中軍六卿左右之也　曰有扈氏正義引
一云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有扈國
也古今字不同耳尚書釋文云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如姓之國爲無道者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啟所伐者也案即今陝西鄠縣威
侮五行怠棄三正尚書釋文引馬融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玄云古惟字作雉鼎文惟字
康成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者暴逆之謂書及孔傳云威侮慢也截絕謂勦絕也引書作剿
正天地人之正道爲孔傳云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有扈與夏同姓俾親而不恭是賊
行怠情棄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王引之謂俾當爲孔傳云俾勦也此威字並當爲戚之誤天用勦絕其命
威者蔑之假借字亦通天用勦絕其命引之謂勦當爲剿剿絕也引書作剿
滅之畢云勦字同剽詁讓案剿當从刀舊本从力誤
唐石經尚書亦譌勦說文刀部云剿絕也引書作剿
水部灋字注引作勦有曰爲又有讀亦　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
有扈氏爭一日
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孔
無此二十二字孫云墨子所見古文書與今本異或
脫簡或孔子所刪也葆同保鄭注月令
俗作堡言不貪其土地人民俞云葆土即寶玉也史記周本紀展九鼎葆玉疑玉徐
字之誤葆一作寶即其例也案俞說近是　予其行天之罰也
廣曰葆保字通詩大雅崧高南土是保鄭箋云
保守也安也漢書天文志顏注引宋均云
葆守也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
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商書舊本作商周王蘇
據上文改是也今從之且
商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商書舊本作禹書王則未足
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畢云此孔
書甘誓文

考工記鄭注云若猶如也女也段玉裁云墨子作女蓋涉其義益亦訓供奉孔書作御非爾雅其馬之正汝不恭命不奉我命史記夏本紀正亦作政是以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孔書作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僇孔傳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戮社主謂社主陰陽之義社稷親祖言聽獄之事也王云事者中之壞字也中文上下二句同賞于祖僇于社僇字通作

雨呂氏春秋云民車鳥陳鴈行六韜鳥雲澤兵篇有七十乘數略相近　鳥雲者鳥散而雲合　湯乘大贊畢云湯疑舉字之誤大贊即書序所謂伊尹白鳴者牧傳云湯升道從高而下故書序言升也登也詩七月篇毛傳曰乘升也注曰乘登也升陶登鳴條皆以地言但不能知其所在耳　則犯遂下眾人之蟊遂畢云疑有誤字之郊遂蟊入之郊遂逐形誤逐逐當爲豕夏下郊蟊聲誤呼同乎豕當爲手豕或云乎豕同音相近也高誘注淮南子主術訓云桀之力能推大戲晏子春秋內篇雜下十三年左傳曰乘二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鞌因以爲號而豕克之案移即推移多力能推大犧因以戊子戰於鞌因以爲號而豕克之案移即推移此書所染云夏桀染于干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推哆大戲生列兜虎云主別太平御覽引畢云舊本作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別舊本作生列兜虎云主別太平御覽引畢云舊本作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別

折紂而出壞作轅是言繫之未輪案此無攷荀子解蔽篇云紂之赤族並與此異王制篇云賢之赤族並與此同畢說載之白旗逸周書克殷篇云商辛奔內登于鹿臺之上屏遮以自燔于火武王入適于所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折縣諸太白孔注云折絕其首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

畢云太平御覽引作仲尚書畫字假音寡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眾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眾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

畢云此即尚書世俘解有艾之異文得璣無小畢云此即詩祥字蘇云艾禽也艾盡逸書篇名呂覽報更篇云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德幾與德字通用案蘇說是也說苑復恩篇云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疑本此書傳之伊訓亦云惟德罔小畢說非是滅宗

族鄉里也

雖使鬼神請亡

畢本作誠道藏本吳鈔本通

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

畢本使作死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一本作非字上當有非字命云一字上當有非字則必當通用而非字則必當也今據補案蘇說是也今據補案蘇說是也今據補案蘇說是

非樂上第三十二　荀子富國篇楊注云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讓案疑當云仁者之事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事下文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可證

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耳目之所美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爲不利人乎

俞云仁之事者當作仁人之事所以爲事者見兼愛中篇語

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爲不美也非以犧象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

畢云一本以爲無華字

作俞說

居以爲不安也故曰樂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爲不美也非以犧象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

王引之云居當讀爲倨倨與踞同

墨八

野釋文野劉音與與宇古同音楚辭招魂高堂邃宇王注曰邃深也宇屋也盬鐵論取下篇曰高堂邃宇廣廈細房易林恒之剝曰高堂邃宇君安其所皆其言邃且上與高臺厚榭不倫

火部云煎熬也方言云煎火也凡有汁而乾謂之煎乾也

證若郊野之野則不得下與之居二字義不相屬矣

王引之云煎火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煎字也古讀野如宇

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

王校曰畢本改作坦疑壞字之誤掊者說文手部云杷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作掊掊拆者說文广部云庀卻屋也隸變作庳俗又加手作掊掊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

王校曰坦是也壞坦是壞字之誤掊拆卻屋也隸變作庳俗又加手作掊掊之不足爲損益若王公大人造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

耳行潦之水而掊取之以爲鍾鼓等也諸說並未得其旨爲聲掊拆也以昔爲聲掊拆之義引說文耳脫文不可考

家非直掊潦水折壞坦而爲之也

王校曰畢本改作坦云舊作坦以意改俞云畢改是也壞坦謂土壞坦讀爲壇聲近段借字韓詩外傳閔子曰

也案畢俞說非也折舊本吳鈔本及藏本作拆今據改

如壇上矣莊子則陽篇觀乎大山木石同壇與此書義並同壞坦猶言壇土也墨子意謂王公大人作樂非掊取潦水折壞坦土而爲之於地所能得故下文即言器非掊取之於水擿取之於地所能得也諸說並未得其旨爲聲掊拆也以昔爲聲掊拆之義引說文耳脫文不可考

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

王云措字以上節用篇王云措斂同案王說是也籍斂見

如此三字乃俞云此三字下有脫文非也

作息言小人休息其負荷之勞也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掌皮云歲終則會其財齎鄭注云財斂財本數及餘見者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鄭司農云齎或爲資又云齎給市財不

作已王校曰吾將以王引之云言吾將何作轉語也意通

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

畢云吳鈔本作辟王云舊作譬相應今移正

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也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即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作譬王云舊作譬相應今移正

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竽笙之聲之下今移正於此

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

王引之云撞與僮同詒讓案當當字通當試也當與儻同詒讓案當當字通當試也詳天志下篇下同

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

畢云吹竽笙舊作吹笙竽而揚干戚

王引之云選注竽笙之間有脫文非也

以爲樂器豈直如此哉故曰非直

荀子勸學篇楊注云安猶於是也

也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

語助王引之經傳釋詞

得下補而其二字云安猶於是也可得而具也即我言衣食之財將於是可得而具也

也意舍此王云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承上文而作轉語也意通

舍此承上文而更論之也

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意上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是其證也抑意上文言樂之無益於大國攻小國大家伐小家而以此三字作轉語王謂此下有脫文非也

舍此弗論而更論

舍此者言舍此不論也

姑舍此弗論而更論

王校曰畢本改作坦云舊作坦讀爲壇聲近段借字韓詩外傳閔子曰

今有大國卽攻小國有大家卽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卽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卽我未必然也俞云我下脫以字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唯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猶是延鼎也上延鼎相反虛縣弗擊則與鼎偃覆相類又疑延當讀爲璧羨之周禮王人鄭注云羨猶延也典瑞注云羨不圜之貌延鼎謂如鼎而旞不正圜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唯舊本作惟今改勿語詞惟勿猶云唯毋唯無蘇云勿

毋將必不使老與遲者王云遲讀爲褫遲字通非是毋同訓爲晚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聲不和調明不轉朴畢云愛中下兩篇義詳兼愛中下篇股肱不畢強畢疾也故聲通作遲褫晚也故股肱不畢強畢疾也朴疑卧正字玉篇云卧俯也朴當作扑扑亦以形似故誤扑者變之段字尚書堯典篇於變時雍孔宙碑作於卞時雍卽其例也上句云聲不和調此句作明則涉上文耳目不聰明而誤也朴當作扑

短褐者誤荀子大略篇云衣則豎褐不完楊注云豎褐僮豎之褐亦短也案短豎並裎之同聲假借字唐人說或讀短如字或以短爲僮豎皆非也不可食糠糟畢云糠字从禾俗寫誤从米蘇云御覽作槽糠曰食飲不美蘇云御覽食飲酒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畢云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醜羸二字後人所加也楚辭九章注廣雅訓曰並容舉動也古謂舉動爲從容身體從容不足觀也王云

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卽不必能夙興夜寐畢云當脫能字以意增詁讓案依紡績織紝吳鈔本作紡績織紝文當作紡績織紝上文可證今依舊本亦誤細緒細布縿今依虛校正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前云而廢二字當在大人之上國家二字當作賤人後人不達文義而誤改也此本云孰爲大人之聽治賤人之從事曰樂也吉大人聽治賤人聽樂則廢從事也上文曰與君子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是其證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左傳昭六年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高注云商湯所制法也曰畢云其孔書云啟有訾詛讓案吳鈔本訾作武字通伊訓僞孔傳云常舞則荒湛其恒舞于宮畢作武字通伊訓僞孔傳云常舞則荒湛是謂巫風爲遺公孫弘書二五縿爲紀倍紀爲綱倍綱爲紀倍升爲縿倍

有說文益亦八字作二句也力字與食字爲韻畢失其讀故但知下文翼式是韻也王紹蘭云莧筦音近通用非誤也力即勒字銘莧磬以力謂作筦磬之銘當作將鍠之案將鍠鼓喤喤磬筦將將銘疑說文部引詩喤喤作鍠毛將將集也說文足部云蹩行兒引詩傳云喤喤和也將將亦蹩之借字此力與上食下翼亦韻不合竊以方方與鍠自爲韻力方猶併也管磬以方方鄭注云方方猶併也管磬以方方說並非詩言笙湛濁于酒渝食于野惠云湛與耽同耽湛也轉輸爲飽食于野言游田無度也孫云湛與媟通媟慢也渝與輸通案湛沈借字表記鄭注云偷苟且也謂苟且飲食於野外燕毛小傳說同天用弗式孫云萬舞翼翼詩商頌那云萬舞有奕毛傳亦云奕奕閑也奕翼字通雅訓爲大惠云當作天畢及江說同天用弗式萬舞翼翼云奕奕然閑也萬舞有奕言其大也弗之言不也此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啟盤舞九辨與九歌之盛顯聞於天天用弗式孫云畢云翼翼閑也翼式爲韻海外西經云夏后啟于此舞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啟于大遮之野夏后啟于天得九辨以上三嬪于天得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啟盤舞九辨與九歌之盛顯聞於天天用弗式孫云畢云翼翼閑也翼式爲韻海外

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坳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案運員音近古通國語越語廣運百里山海經作廣員百里莊子天運篇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天員立朝夕則景夕日西則景朝夕晏子春秋雜篇云日東西也問禮大司徒云日東則景朝夕考工記匠人云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者視北辰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請而禍不可諱同爾雅釋詁云憲法也周禮秋官布憲施舍于百姓鄭注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盡計數大方論數注云方法也史記律書索隱云大法也而五者是也畢云五當爲三即上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也雖唯通毋語詞不亦可錯乎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詳尚賢中篇錯與廢義同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也說百姓之辭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上文義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畢云幹當爲斡此管字假音也說文云管主也或曰古管字漢書食貨志顏注云幹讀曰管同謂主領也漢隸斡幹皆作幹經典多通用但此幹字似當讀如字說文木部云幹本也幹者本幹對枝言之也荀子儒效篇云以枝代主而非越也楊注云枝枝子若然冢適謂之幹支子謂之枝幹主者猶言宗主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畢云亳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秦宓公與亳王戰亳王奔遂滅湯所封是洛南偃師之薄亳也此亳在陝西長安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及本書亦

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有命句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蓋上舊本有盖字王云

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絕長繼短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孟子滕文公篇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戰國策秦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勢長短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又楚策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絕長繼短猶以數千里此云絕長續短也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畢云言財多則分也移或作侈字洪云禮記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侈也移侈古通作侈字侈亦是有餘之義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歿吳鈔本同而王天下政諸侯正通作沒下同而王天下政諸侯正詳親士篇長也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孟子離婁篇云文王生於岐周詳親士篇云岐山下周之舊邑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遷邠文王作酆畢云酆本作地方今通作豐岐山周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舊本作乙與從道藏本乙正是以上不當與上文岐字合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王云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案俞說

之說而術者上下文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是以七皆無則字俞云則上脫移字下脫分字上文曰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是其證也王氏謂則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案俞說是近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荀子成相篇云君子賢而能容罷楊注云罷弱不任事者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韋注云無行曰罷管子小匡篇尹注云罷士謂乏於德義者　處而願之曰柰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蘇云我字衍文或去上吾字亦可俞云則上吾字豈上利字誤衍文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案吳鈔本作政今據正作征蘇云征當從上文作政舊本作政者正也征政古通用諸侯謂長諸侯也詳親士篇諸侯·鄉者言曰畢云鄉同嚮　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

賞罰以勸賢畢云中篇作勸沮是王不得徑改爲勸沮余謂勸賢下當有沮字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絕長繼短禮記王制云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孟子滕文公篇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戰國策秦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勢長短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又楚策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絕長繼短猶國策云斷長續短也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畢云言財多則分也移或作侈字洪云禮記郊特牲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移之言侈也移侈古通作侈字侈亦是有餘之義　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歿吳鈔本同而王天下政諸侯正通作沒下同而王天下政諸侯正詳親士篇長也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孟子離婁篇云文王生於岐周詳親士篇云岐山下周之舊邑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又云大王遷邠文王作酆畢云酆本作地方今通作豐岐山周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舊本作乙與從道藏本乙正是以上不當與上文岐字合　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王云是以上不當有則字蓋即利字之誤而衍者非案俞說

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王引之云不與非同義故互用俞云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說詳下　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俞云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十三字當爲衍文蓋上文說賞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此文是說罰事故述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今上文衍上之所罰云云此文之罰云云皆於文義未合卽此文之罰賞倒置而其傳寫誤衍之跡居然可見矣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弟爲弟則不良爲兄則不弟不甚義不甚良當爲長逸周書謚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卽其義也此以兄長對弟弟亦卽家上云出則弟長於鄉里爲文倘賢中篇云出則不長弟長亦云不長弟於鄉里國語齊語云愛民長弟曰恭此並以長教幼爲長幼事長爲弟淺人不解長義而改爲良遂與上弟長之文不相應矣　而強執

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本作者道藏本作背畢據下文改特舊本譌特王云特字義不可通特當爲特呂氏春秋忠廉篇注曰特猶直也言此直是凶人之言暴人之道也下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情於從事是以衣食之財不足畢云舊脫食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文增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昔舊本譌作若王據上文改昔今從之不忍其耳目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苦則當屬上讀畢云涂猶衛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心之淫心涂之辟畢云涂本作心志耳目之淫心志之辟並見中篇下篇作心志之譌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能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書敘云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禮記緇衣尹吉曰鄭注云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云言託天以行虐於天下乃桀之大罪畢云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畢云非命中作式是惡式伐讒言喪厥師僞孔傳云天用桀不善之故形相近之是音相近也讒言喪厥師無道故不善之試式畢云形近也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罪言爲主也畢云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明爽厥師讒用喪爽音同江聲云師衆也言桀執有命天用是憎惡之用喪其衆孫星衍云用爲讒聲相近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天志中篇無鬼神二字畢云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不宥事上帝鬼神天志中篇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禍厥先神禔不祀天志中篇禍作棄禔作祇畢云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禔同示詒讓案說文示部云禔安也易曰禔既平今易坎九五作祇禔是祇禔聲近古通用之證乃曰吾民有命天志中篇無民字無廖排漏道藏本作孔書民上有有字彼注天志中篇扁案此當從中篇作毋僇其務義詳彼注天志中篇作無廖僇務亦誤畢云孔書作乃曰吾民有命罔懲其天亦縱棄之而弗葆畢云孔書無此文案舊本作縱棄之縱棄猶放棄也中篇作天不亦棄縱而不葆皆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乙葆吳鈔本作保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畢云紂下據上文當有之字令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供吳鈔本作其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舊本挩下無以三字上據上文補爾雅釋詁云綏安也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俞謂將養爲持養之誤詳尚賢中篇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特舊本亦譌持依王校改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畢云忠下篇作中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墨九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由爲義相近下篇云今天下之君子之言談也畢云義上篇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譬吳鈔本作辟員上篇作運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畢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字或以命爲有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有莫之見謂之亡然胡不嘗考之百姓之情畢云舊脫不字據下文義同然補不字與則同下篇此下文繁言

之則云然則胡不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見命之物以下文校之亦有字闕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長短經運命篇引無布字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無則字長短經引補又勸明賞罰以勸沮舊本挩明字今據長短經引補沮長短經作阻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政治要略作正長短經並作正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長短經在上則字在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爲之也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譲案繆即紕之假字下文必不能曰我罷不肖紕其繆詒不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是其證也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畢云言不

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畢云闕當是喪厥二字下篇作用喪厥師孫星衍云厥爲闕形相近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以天志中篇及上篇校之闕亦當讀爲厥與上闕師同此當云棄闕先神而不祀也示祇同傳寫誤作亓校者不憭因此書其字多作亓遂又改爲其復誤移箸先神上不知闕即厥字不當更云其也天志篇正作棄厥先神祇不祀可證非儒下篇其道不可以期世期妄子春秋作示亦示亓其三字展轉譌變之比例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事畢云言毋勠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从此孔書或云僞泰誓不足據不如此文詁讓案毋僇當爲侮僇二字平列言紂惟陵侮僇辱民是務也荀子彊國篇云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無毋侮僇義亦正同楊注釋爲無刑戮之恥失之矣不亦棄縱而不葆吳鈔本作保畢云文與上篇小異王云公篇注曰不亦者亦也畢本

不亦作非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上有字當讀爲又藏云所引蓋古逸書不字疑誤論讓案不疑當作百三代百國或皆古史記之名隋書李德林傳引墨子云吾見百國春秋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命三疑當爲今三下當捝代字於召公之文令與命字通於亦宜也是畢云當是且爲曰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亦字誤上篇云此言湯之所以非紂執有命大司徒有造言之刑鄭注云造言謠言譌言惑眾不自降天之哉得之疑當作自人降自我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吳鈔本辯作辨當天有命者畢云天當爲大不可不疾非也王云呂氏春秋尊師篇注云疾力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非下當有之字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義而言蘇云當作不可不先立義則必先立義而言舊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必字誤上而字衍俞云則必可當作則不可不可而不先立義法是其證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王氏念孫說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吳鈔本作辨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畢云舊脫有字一本如此考之者惡乎原之察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畢云據前篇當爲情請讓案請情古通不必改字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爲善是故出

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爲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國策魯語韋注云屬適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爲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畢云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爲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畢云下篇亦云光譽令聞聞通夫豈可以爲命哉據下文命上當有其字故以爲其力也故固通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功治要作

蓄畢云本無功字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問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力上亦當有其字）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人與意亡（讀如抑抑亡當作亦案蘇說非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若以說疑當作以若說）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畢云而讀如能一本無此字非案畢讀是也陳壽祺說同）而從其心意之辟（王據中篇以心意爲心志之外之歐騁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遂與隊通）而不保（保與隊通）遂失其國家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慈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強又曰吾命固將窮（戴改當依上文改作必）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術之舉（舉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衛同遞詒讓案樂記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讀如樂之樂）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作）述之者之謂明（明與名同）作者之謂聖述作之情一也）非明君子孰能知之（知作述）史記樂書作衛此皆疑眾遲樸（畢云遲字不可通遲當爲遇字之誤也遇與愚同愚民墨子非儒篇愚作遇韓子南面篇愚嶷窾惛之民不識釋文愚一本作遇宋乾道本愚作遇秦策今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言此有命之說或作之或述之皆足以疑眾愚樸樸謂質樸之人也中篇作教眾愚樸是其證畢說非）非案遲疑當爲稱（稱與偁同）禁民必有飢饉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尹注云稱驕也莊子列御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驕稱莊子釋文引李頤云自驕

矯公羊僖三十三年何注云詐稱曰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鈔本爲吳作謂）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太子發當爲太子發三字之誤莊逵吉云去發當爲發去二字倒文小異）祖（祖與且通）而言曰（祖而言曰猶言且言也）我有夏人矯天命（補布命二字）于下帝式是增（畢云當作憎）惡（或憎字江聲云式用也增惡也或作帝式是惡或作帝伐之惡字誤當從式是）孟子盡心下篇云士憎茲多口趙岐注解憎爲增多之增則增憎字通顧云增即憎字明道本晉語懼子之憎（憎與懼同）之應且增也今本作憎易林漁之獨宿增夜道藏本韓非子論其所增用爽厥師（爽上增）爽（爽與喪同）惠棟云周語單襄公曰晉侯其不二韋昭曰爽當爲喪喪字之誤也）彼用無爲有故謂作謂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孫星衍云或太子發當爲太子發三字之誤莊逵吉云發當爲太子發武王受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之事故自稱太子述文王伐功告諸侯且言紂未可（畢云太誓上篇俞云古人作書或合二字爲一如石大之例也此文大子作予是也）鼓文小魚作鯈散氏銅盤銘小子字或合書作亳其下闕壞則似公字因誤爲去耳詩思文篇正義引大誓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沈日得白魚之瑞即夢得吉夢之瑞也今本脫之字王應大命定號也疑古大誓三篇其上篇以太子發以別上祭於畢發端至中下兩篇則作於得魚瑞之後無不稱王矣故學者相承稱大誓上篇爲太子發（發與伐通）於中下兩篇亦猶古詩以篇首字命名之例也案曰孫詒讓云案莊俞說近是陳喬樅云去字疑是告之譌非）惡乎君子惡（惡莊校改於）天有顯德其行甚章（莊云有當爲右助也言天之助明德其行事甚章著蘇云書泰誓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爲鑑不遠（鑑吳鈔本作監）在彼殷王（鑑當爲監）莊云鑑當爲監在彼殷王蘇云殷宜作夏泰誓曰厥不遠在彼夏王案鴻

古文不足據蘇說非也詩大雅湯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鄭箋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此詩與彼詩文異而意則同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蘇云此四句今書泰誓在厥鑑惟不遠之上二句作謂己有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二語

墨九

周公旦告發以非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尚皆無之明也蘇云尚當作上古字通

命爲無之謂皆以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吳鈔本天下無之字非將勤勞其惟舌舉云本是頰字無緣誤而爲惟一本作頰形聲俱不相近王云惟與頰者後人以意改之耳惟舌當爲唯因誤爲惟耳唯唇夫論辯慎已唯舌以示下民今本唯作惟其誤正與此同凡從佳之字隸書往往譌溷隸書從隹之字隸書作隹二形相似海內東經少室在雍氏南一曰綅氏綅與雍形相近晏子諫篇昔夏之衰有推侈大讒韓子說疑篇推侈作侯侈南兵略篇疾如鍼矢高注曰鍼金鐵也今本鍼作箴後漢書臧宮傳妖巫雜鍼或作綅方言雜徐魯之閒謂之雚子今本作秋而利其脣呡也脣字省而誤

墨九

絲葛緒是其證墨子書言麻絲者多矣未有作麻緒者且麻絲爲古今之通稱若統爲絲曼延則不得與麻並舉矣蓋俗書統字作絲與絲相似故絲譌爲統非說文之統字也蘇云統絲蓋形近而誤緒與絮通案王說是也緒當依畢讀作紵說文糸部云緒絲也紵布也白而細曰紵重文云紵或從緒省此與說文或體聲同蘇謂絮通非是捆布緣畢云說文捆縈束也此俗寫孟子滕文公篇云捆屨織席趙注云捆猶叩揉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孫氏音義云案許叔重云捆織也從木者誤也淮南子脩務訓云捆屨組纂高注云捆叩揉此文本書凡三見辯通篇作捆非樂上篇作綑此作捆與孟子淮南書字同然捆綑捆三字說文竝無之惟禾部有稛字故畢以爲即稛之俗蓋從困從困聲形近相通之俗別矣繆當依王校作綅異如是要皆稛詳非樂上篇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于公大人賁若信有命而致行之畢讀賁字句斷云此賁字假音命云賁字乃藉字之誤藉若猶言假如也本書屢見案命說近是畢讀非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萬民刑政者也此本欲下有捉字吳鈔下有爲字今也王公大人之

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
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
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
人怠乎紡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
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畢云當爲
便字王云爾雅使從也天鬼不從猶上文言上帝不順耳小雅雨無正篇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鄭箋訓使爲從管子小匡篇魯請爲關內之戍而桓公不使（使謂不從也使非便字之誤案下王說是也）王說是也養字之誤也（周官服不氏以旌居之而待穫注待當爲持天志篇曰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荀子勸學篇曰以持養之榮辱篇曰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楊倞注持養保養也分言之則曰持曰養管子明法篇曰小臣持祿養交晏子春秋問篇曰士者持祿游者養交是也案王說是也蘇校同今據正）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

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其（畢云誤棄書失字或作失與其相似說文丞有所拯救也尚賢篇云國家滅亡拯失社稷顚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強非也舊本此十三字挩落不完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也七字王云此本作當若有命者之言也雖南楚閒務篇注曰強力也言有命之言不可不力非之也中篇作不可不疾非疾亦力也下文曰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是其證今本言上脫不可不強非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術與述通）非仁者之言也（舊本仁作人誤今據道藏本正）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下第三十九（畢云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也故親士篇無子墨子言曰者門人小子臆說之詞并不敢以誣無子墨子言曰者翟自著也此翟也說文云翟山鳥也例雖同而異事後人以此病翟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案荀子儒效篇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後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以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儇然若終身之虞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是則大氏誣誣信有如此所非者但并以此非孔子則大氏誣誣增加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王引之云此即中庸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也）今云親親有術者殺與術聲近而字通也說文殺字從殳杀聲而無杀字五經文字曰杀古殺字今案杀字蓋從乂杀聲說文乂芟艸也從丿相交或從刀作刈廣雅刈殺也哀元年左傳芟夷我農功杜注芟殺也故杀字從乂而以杀爲聲乂字篆文刈作乂今在杀字之上故變曲爲直而作乂其實一字

也說文無乂部故杀字無所附而不收杀與術並從朮聲故聲相近轉去聲則殺音色介反術音遂聲亦相近故墨子言親疏尊卑之與也（孔詁達禮記正義云五服之節降殺各異是尊賢之殺也）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喪等案墨子下文亦專舉喪服言蓋欲破親親有殺以同是乂即殺也故杀字從乂而以朮爲聲乂字篆文刈作乂今在朮字之上故變曲爲直而作乂其實一字）佐其兼愛節葬之說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畢云舊本下有其字舉下文其與期同言父在爲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禮記正義引此無其字）舊本下有其字舉下文其與期同言父在爲母期也王云其字涉下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而衍節葬篇父母死喪之三年下無其字是其證案王說是也今據刪禮記正義引此無其字）後子三年節葬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舉云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三年節葬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舉云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三年節葬篇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與期同詁讓案公孟篇正作期）戚族人五月（並詳節葬篇）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子與父母同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宗兄謂吉適長爲宗子者故下文云其宗兄宗子其先宗廟數十年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王引之云而卑子也當作卑而庶子也而當爲如言卑其伯

父宗兄如庶子也上文云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今本舉而二字倒轉又脫庶字王念孫云親伯父宗兄親當爲視言視伯父宗兄如庶子之舉也視親字相似又涉上下文親字而誤淮南兵略篇上視下如弟子則以意增益未爲可據今按視之義猶云王氏引之謂兩讀爲如當從之惜謂當作舉如庶子者舉子也伯父宗兄如舉子者舉郝杜注曰舉小也故凡從舉得聲者古音小義近也若言禪將也然則舉子之稱正庶子也今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登屋窺引此正作列尸弗斂列者陳也列尸弗斂謂陳尸之事畢說非也此本作列尸弗斂今本脫斂字耳死三日而後斂則前二日猶未斂也故曰並喪禮所無以爲實在則贛愚甚矣作贛畢云說文贛戇也引此非喪禮之復也士喪禮復者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是登屋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滌器洒濯之器若槃匜之屬窺井以下書鈔地部引實作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此非喪經之復者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是登屋也說文水部云滌洒也滌器洒濯之器若槃匜之屬窺井以下書鈔地部引實作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矣此非喪禮之復也士

篇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舊本無樂字吳鈔本有以下文晏子曰好樂而淫人可證今據補云莫殷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倨說文云居蹲也案畢據史記孔子世家義亦見後徹以意改貪於飲食舊本作酒今據吳鈔本作飲下亦云得饜飲食惰於作務荀子非十二子篇云偷儒憚事無廉恥而耆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楊記編衣鄭注違猶辟也是若人氣若道藏本作苦吳鈔本同案人氣疑當作乞人保飯而言氣與乞通古乞作乞即雲气字下文云夏乞麥禾是其證　糧鼠藏畢云爾雅有糧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糧者類裹也字林云即鼢也說文云鼢胡管切田鼠也一曰鼠出田鼠也舊作親誤詁讓案夏小正云正月田鼠出田鼠者嗛鼠也嗛糧字之若糧鼠裹藏食物矣而抵羊視畢云爾雅云羊牡粉注抵廣雅云二歲曰抵說文云抵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牂羊也

墨九

然則拙於用財者必節於喪矣拙於用財者必節於喪矣畢云易大畜云豶豕之牙崔憬曰豶謂去勢也說文云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案說文作豮豕崔以意改之豮與豶義同洞劇者豬假音玉篇云豬扶工切豬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畢云漢書云穴食注曰穴謂穿地而居也說文云穴竅也從一儿在屋下無田事王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穴人案莊子人間世篇匠石夢櫟社曰幾死之散人此連儒者語君子之語畢氏讀散人句斷誤夫夏乞麥禾疑脫春字上半缺剝僅存者五穀既收大喪是隨人治喪以得食也　子姓皆從特牲饋食禮云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喪大記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云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國語楚語帥其子姓而親耕注云眾子姓同姓也　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至下疑有列子說符篇張湛注云種姓也　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疑脫文因人之家翠畢云廣雅膍肥也此古字王引之云玉篇膍思酔切廣韻云子之家肥文不成義翠當讀爲賥賥貨也謂因人之家財也韓子說疑篇破家殘賥是也古無賥字故借翠爲之以爲畢云疑有脫字案以文例校之因人之家以爲翠當作因人之家翠下特人之野文正相對疑當作因人之家以爲翠當

鞄鄙也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言所述之事其始必有作之之人也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鈔本邪作耶吳又曰里云又舊作君子勝不逐奔穀梁隱五年傳云古者逐奔不過百里又天子之義篇云古者逐奔不逮墨子所述儒者之言與穀梁同荀子議兵篇亦云服者不禽命者不獲拚函弗射函疑亦作掩禮記表記鄭注云掩猶困迫也案下文詳魯問篇儀禮聘禮鄭仕云函容也此掩函亦俞卒之意謂敵之困急則不忍射之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楚人未濟公曰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即此義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義不可通相與讀相敵也古謂相敵與相與一義二十五年左傳一與一敵也越語彼來從我困守勿與與宇並與敵同義言無敢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王云何故相下當有與字而今本脫之則與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與句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與宇疑衍人以下文改案畢同王說非也莊子逍遙篇云中於機辟死於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羅機辟之患盧文弨云山木篇云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盧說同也又山木篇云然且不免於罔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則機辟陷阱之備也荀子正論篇云爵列尊則刑辟畏而德音美矣隱知豫力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豫當如周禮司市注誑豫之義家語悟漢待問而後改豫作儲乃王肅私定非古訓也悟漢清也漢書賈誼傳顏注云漢靜也對爾雅釋言云漢清也漢書賈誼傳宋方吉古注云悟漢靜也推南子詮言訓云故中心常恬悟漢漠漠莫卻通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畢云辟同闢案畢說非也莊子逍遙篇云中於機辟死於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羅機辟之患盧云辟同闢案畢說非也莊子逍遙篇云中於機辟死於罔罟釋文引司馬彪云辟罔羅機辟之患盧文弨云山木篇云然且不免於罔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則機辟陷阱之備也荀子正論篇云爵列尊則刑辟畏而德音美矣隱知豫力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俞云得字務字傳寫互易事親務孝者務爲孝也與事上竭忠相對得善則美言有善則美之也與有過則諫相對此爲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

賤乃賊字之誤不義莫大焉又曰君子若鍾畢云君舊作擊吾據上文改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亦見公孟篇公孟子告墨子語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畢云此出說苑云以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大鳴則大鳴者如撞鍾叩之以莛豈能發其音聲哉案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撞之則鳴畢云言隱其先知豫事之識俞云豫猶備也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是豫與備通義通隱藏其知謀畜其力也畢失其義并失其讀案畢說固誤俞釋豫爲備亦非豫當爲舍之假字豫從予聲古音與舍同部節葬下篇云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隱知猶彼云隱謀豫力即彼云舍餘力也號台篇舍事後就亦與此義同豫古無備訓荀子不苟篇賈說苑所云與此文義絕不相應畢援證未當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

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噫爲深曰惟其未之學也正與此文反復相明言苟無利則君雖言之而己亦以禾學謝也正所以破儒者擊之則鳴拂擊不鳴之說　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說文手部云拱斂手也會噫爲深畢云會噫也讀若快噫唱也舊本作惟據吳鈔本改其當爲某字之誤　曾曰唯其未之學也　唯舊本作惟據吳鈔本改其當爲某字之誤　用誰急句　遑行遑矣　誰當作雖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夫一道術學業夏氏之賤儒也此所非與彼相類　夫一道術學業仁義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遑施周偏　舊本皆譌用昔周譌用並從王校正偏吳鈔本作偏畢本同王引之云與偏同畢本改爲偏非詳非攻下篇脩作循王云此文本作皆大以治人小以治人小以任官遑施周偏近以脩身言君子之行仁義皆大以治人小以治人小以任官遑則所施周偏近則以脩其身也今本皆作昔脩作循則義不可通隸書脩循相亂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　俞云利則止當作不利則止傳寫脫不字也非樂上篇曰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止與此文有詳略而義正同　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畢云某字舊作孔今據吳鈔本改下放此則本與此道遑通　相反謬也　謬吳鈔本作繆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無復字景公曰以孔某語以下當據孔叢子增爲字　寡人者眾矣俱以賢人也　詰墨篇增寡人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荊史記孔子世家昭王迎孔子楚楚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人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以尼谿史記孔子世家同晏子春秋外篇作尼谿孫星衍云尼爾雅釋谿聲皆相近詰墨篇案尼又作景公致廩丘以爲養　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　盧云晏子外篇居作浩裾畢云案史記作倨讀作倨詰墨案王制云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鄭注云浩猶饒也居裾並倨之假字案史記孔子世家語三恕篇云浩裾者則不親下肅注云浩裾簡略丞相條侯至貧居也浩裾自順顧云漢書酷吏郅都傳

崇厚也書緊庶儒孔傳云崇重也循史記孔叢作遂晏子作久要道哀王云循遂一聲之轉遂哀謂哀而不止也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踰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　不可使慈民以愛之則民親之又云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國語周語云慈保庶民親也機服勉容　勉于容詒讓案大戴禮記本命篇盧注云機危也危服蓋猶言危冠勉俛其冠高而容俛也機勉容俛也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　吳鈔本脩作修晏子作盛聲樂以侈世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蠱惑也　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眾　趨吳鈔本作趨觀舊本作觀與晏子外篇合今據正　博學不可使議世　博舊本作勸吳鈔本作博儒畢云晏子儒作博議作儀王云作博者是此言孔子博學而不可以爲法於世非議其儒學也今本作儒傳又誤爲儒耳隸書傳儒相似　勞思不可以補民　盧云三字舊脫據晏子增　案壽不能盡其學當年

不能行其禮　當年壯年也詳非樂上篇抱朴子外篇省煩引墨子作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與史記略同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云營惑也營祠營營與眴音相近　盛爲聲樂以淫遇民　晏子作以淫愚其民案遇與愚通詳非命下篇畢云當爲愚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　俞云此文是引墨子作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見集韻示誤爲期矣　其學不可以導眾　畢云孔叢今君封之以移齊國之俗畢云因誤爲期矣晏子作今敬封之以移齊國之俗畢云晏子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之以利齊俗　晏子史記作仲尼遷　怒於景公與晏子之以利齊俗　晏子史記作仲尼遷　怒於景公與晏非所以導國先眾　公曰畢云以厚其二字舊脫據晏子增　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是厚其禮　畢云脫盧據晏子增　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　問吳鈔本作利誤　孔某乃恚　舊本作孔乃志道藏本孔下又空一字季本吳鈔本並作某字晏子作仲尼遷　怒於景公與晏孔子諱今據增其字畢本志盧改恚　舊作志盧改　孔某爲魯司寇　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九年出司空爲大司寇　舍公家而奉公事　季孫　畢云奉舊作季孫於據孔叢改　季孫相魯君而走　經傳無此語也　季孫與邑人爭門關　說文門部云關以木橫持門戶也　決植　決植有焆文選雅釋宮云植謂之傳郭注云戶持鎖植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戶南柱曰植畢云列子云孔子勁能招

鵡夷子皮負傳而從　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蘇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爲鴟夷子皮乎此與牛非所言孔子兒盜跖無異眞齊東野人之語也詒讓案淮南子氾論訓云昔者齊簡公之臣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寵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鴟於田常之門陳恆見之告田成子卽此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卽此　鴟於田常之門　盧注云機危也危服蓋猶言危冠勉俛也危冠高而容俛也不可使導眾孔某盛容脩飾以蠱世　吳鈔本脩作修晏子作盛聲樂以侈弦歌鼓舞以所欲爲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楊注云南郭惠子魯人莊子徐無鬼釋文引司馬云南郭惠子魯之博物者也淮南子氾論訓云昔者齊簡公之臣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寵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鴟於田常之門陳恆見

國門之關而不自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
勁舉國門之關門之關而不自以力聞此云決植即其事也
說文云植戶植也似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
以說之左傳襄十年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植
撥也謂以木撥抉縣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決疑抉
之借字又疑流俗傳寫以聊大事爲孔子也決疑抉
子道應訓云孔子勁於國門之關又主術訓孔子力
招城關高注云招舉也以孔某窮於蔡陳之閒畢云
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孔叢引此皆作子路
窮作黎羹不糂肉則鄰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
糂北堂書鈔作不糝羹不糝太平御覽作糂一作糝
七曰不火食藜羹不糂古今字糂也十曰子路爲享豚享吳
文云糂以米和羹也糂糝也一曰今字糂也十曰子路爲享豚享吳
古文云糂從參聲太平御覽引作享畢云孔叢本作享
劉本烹字後人所加享之烹字也享後人誤讀爲烹
郎烹字王云爲字後人所加享之烹字也經典
省作享後又加爲字耳孔叢子詰墨篇藝文類聚引
子詰墨篇藝文類聚引作子路烹豚無烹字
十七飲食部十一引此皆作子路烹豚無烹字
而食問畢云藝文類聚引作不糂
所從來即食之問肉所從來即食之

讓案說文衣部云襫奪衣也非以酤酒沽畢云孔叢
攻上篇云地其衣裘地襫字同以酤酒沽畢云孔叢
酤作沽同孔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
沽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窮於
陳蔡之閒在哀公六年十一年季康子迎孔子自衛反魯即其時也
不端弗坐弗吳鈔本作弗坐鈔本作不端弗坐弗吳鈔本
不下句仍作弗論語鄉黨篇云席不正不坐皇侃云
正席所以割不正弗食文選王昭君詞李注引兩弗
舊疏云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也故范甯云
義疏云舊說云鋪之不周正則不坐也故范甯云
茶敬也皇疏云古人割肉必方正若不方正者不食也
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案此當從皇說江說非
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畢云文選注引反作異
孔某曰
來吾語女舊本季本並作與女吳鈔本作語女案道藏本
與女爲苟生畢云乘屋之羊省從勹口勹曰猶
同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生今
也今謂哀公賜食時則以義爲急也言曩時則以生爲急
若以苟且之苟生辭注引此亦誤以二字義不可通矣文選
不見經典雖頗亟也釋文

然有聲韓非子忠孝云記曰舜見瞽叟其容造焉孔
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焉記曲禮足躩禮文云躩
躩造三音皆相近論叢案躩或作趨本又作蹴大戴禮保傅篇靈公
篇作蹴然易容新序節事篇作蹴然失容賈子胎教
以就爲蹴爲造也孟子趙注云其容有躩躩然猶
躩踖也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也
趙注云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
殆哉莊子天地篇云殆哉圾乎天下郭注云圾危也
管子小問篇云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
岌乎義周公旦非其人也邪
並同
此時天下圾乎畢云圾危也
足爲仁郎指下舍其家室而言三國志魏志裴松之
注及長短經懼誡篇並引尸子云昔周公反政孔子
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民也非仁
聖之論略同蓋戰國時流傳有是語又案詩小
與不仁字通言周公不
雅四月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於我其不仁乎彼匪人與此非
人文意字例並同鄭
詩箋云我先祖非人乎則詰人
如字失其恉趣此可以證其
與誤人何爲舍亓家室而託

寓也 舍亦舊本作舍畢本從之王
云亦字義不可通亦當爲亦古其字也墨子
書其字多作亦說見公孟篇耕柱篇曰周公旦辭三
公東處於商奄蓋即此所謂舍其家室而託寓者盧
改舍亦爲亦舍非是案王說是也今
據以上並謂孔子誣舜與周公也孔某所行心術
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徒屬猶言黨友故後
呂氏春秋有度篇云孔墨兼陽貨孔子弟子也
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孔叢云以亂衛增詣讓案莊子盜
畢云舊脫亂字據孔叢子補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
跖篇跖曰子路欲殺衛君孔悝之難亦
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案子貢未聞與孔悝作亂不能
漫詣也盧據論殊路篇云子路仕衛孔悝作亂子路
故君出亡身菹於衛子貢或適在衛與
能死其難然則時子貢
畢云孔叢作魯左傳定九
年陽貨奔齊又奔晉無
考謂陽貨亦孔子弟子
佛肸以中牟叛云佛肸召子
蓋即本此書而誤也
欲往子路曰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集解
引孔安國云晉大夫趙簡子
肸爲中牟宰趙簡子
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
召孔子左傳哀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

墨九

中牟即其時也肸蓋范中行之黨雕刑殘典多假漆
字經典通作黐畢云莫正字經
黨孔安國以爲趙氏邑宰誤也趙氏
爲之刑吳鈔本校改形畢云孔叢作漆雕開形殘詰
曰非行己之致詰讓案孔子弟子列傳尚有漆雕哆
漆雕徒父二人此所云或非開也韓非子顯學篇說
孔子卒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又云漆雕之議
不色撓不目逃行世則怒於諸侯
此亦非漆雕氏之儒
卽漆雕馮次漆雕馮見家語好生篇說苑權謀篇又
作漆雕馬人二書無形殘之文俞說亦不足據刑形
字通淮南子墜形訓西方有
形殘之尸宋本形亦作刑莫大焉畢云莫上脫一字夫爲
弟子後生墨子也耕柱篇耕柱子遭十金於
後生不敢死又云後生有反子墨
子而反者弟子之稱其上有脫字
必脩其言本作修吳鈔法其行
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
以疑矣

墨子閒詁卷十

瑞安孫詒讓

經上第四十 畢云此翟自著故號曰經中亦無子
墨子曰云云上卷六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
十至三辯也此經似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引經
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
此故譌錯多不可讀也案以下四篇皆名家言
又有算術及光學重學之說精妙簡奧未易宣
究其堅白異同之辯則與公孫龍書及莊子天下篇
所述惠施之言相出入莊子又云相里勤之弟
篇云按宋潛溪云上卷七篇則自親上論
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倶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
辯相訾以觭偶不件之辭相應
經說上下經說各
一
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辯篇又
連第故畢云墨辯
莊子所言上下經即此經說
篇也莊子駢拇篇
駢拇枝於仁
枝於義
非人情之
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
敝跬譬無用之辯
結繩窴
句非乎
傳之學不盡墨子之本指
與公孫龍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
楊墨是已據莊子所言則似戰國之時墨家別
墨各
有取焉
故使爲之也或與固事之說文固
故之爲辭凡事因得此而成彼之謂墨子說興許義
正同畢云疑或與固同失之張惠言云故者非性所生
故所得而後成也同事之說文固然言已得成也案此言
故使已得成也或與固事之說文固
然言已得成也案此言
故使已得成也或與固事之說文固
然言已得成也案此言
故使已得成也或與固事之說文固

武后作此亦兒戲爾岳觀碑張云以與也長與正相盡是較之而同陳云按幾何原本有兩直線一長一短以短求於長線減去短線之餘爲界以兩線等此圖心所謂以短正線相盡也以正圖與長線之兩直線相交皆成十字原道訓云感而後動性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惡生焉性之欲也知接也張云知讀如字案張說是

中同長也畢云中自是化相若也是中與中同義故以同長釋之俞云中當爲二楊志仁云中與中同義正同說苑修文篇作中同則反本也彼文始窮則反本終則類之也畢云言以利人爲志而能自下張云低當低疑並非也低耳復誤爲低說並通

忠以爲利而強低也畢云忠當爲中下文篆書相似因而致誤說並通

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畢云端物初生之題也張云序當爲厚

下篇惠施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釋文引司馬彪云物言形之外無厚之表也其有形之見端其無形與有形相爲表裏故形物之厚盡於無厚亦大高因厚廣立有因無積則其可積也荀其可積何但千仁體愛也國語周語博愛於人爲仁說苑修文篇云積愛爲體愛以愛爲仁張云以愛爲仁中國處赤道北故日中正南張云日中則景正表義之利也左昭十年傳云利物爲義注云利者義之和唐明皇注云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畢云利物爲義無說畢云直參也亦無說直正見也論語云直哉史魚正直而不阿樂記云直者心之制也

義利也左昭十年傳云利物爲義無說畢云直參也亦無說直正見也論語云直哉史魚正直而不阿樂記云直者心之制也

直參也亦無說畢云直正見也論語云直哉史魚正直而不阿樂記云直者心之制也

墨十　二

經說上云端此兩有端而后可無厚而后可是其厚者不厚也訓端而以無厚說之端無厚者不可見也其厚者可見也端與厚皆微也說文云端物之初生也說文云端直也相遇作角爲直線也與界之本義合

有閒中也閒謂夾之陳是也二者閒不及夾之也

信言合多

經云圜出於方超爽注云方周而圜也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云方者謂方杜釋方形爲杜隅四角出而方幂則四圍周而亦即算法以兩線等此圖心所謂以短正線相盡也以正圖與長線之兩直線相交即與短線等此圖心所謂以短求於長線爲界以兩線同長一長一短之度其法以兩線減去短線之餘爲界以短線減去短線之餘爲界

未詳也俞云作疑當相近作比經傳說上有此字即比之誤耳案疑似又涉下文有三作字故誤耳貳也佐與作不字與同也

約臣民云合功利民也欲缶權利且
疑非合句缶宜必有三
惡缶權害大取篇云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
存墅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且字疑衍
蕩治化有六張云爲罪犯禁也同
上報下之罪也異句二不體不合不類
校補吳鈔本亦不
挩張云異有四同說作異而俱於之一也
謂異爲一同異交得
相交則得同異案張說非是
說云恕有無恕當爲知之譌知恕字同
時也王云彌偏也畢云言
不移其所故曰守王引之云
字形相似而誤彌偏也宇
上解此云宇東西南北謂之宇故曰
宇四表郎東西南北也案王說是也
墨十
經說上無說窮句或有前不容尺也
耳之聰也疑有缺佚
端也經說上云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蓋以布幅爲
喻自端至尺爲半不容尺謂不及半明其易窮也
循所聞而得其意畢云循從也
盡句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無始當時也執所言而
意得見心之辯也無說文辯治也
也張云啟之
諾不一利用所謂辭氣不同於用各有損
言轉末塙
說文手部
偏去也畢云言損去其半
說損滅也
服執說二字舊注未詳
說文言部云說
義詁讓案說文言部云說
加切與利音絕遠集韻六至
說言相同也唐韻音女惟切
利音下亦收此字惟
類篇言部又引埤倉釋詁云說
音類利音不相應攷說文
說文手部云損減也偏去也畢云言損去其半服執說二字舊注未詳
義詁讓案說文言部云說
加切與利音絕遠集韻六至
說言相同也唐韻音女惟切
利音下亦收此字惟
類篇言部又引埤倉釋詁云說
音類利音不相應攷說文
十二霽有說字音研計切
不同也居佳切並
此文云執服難成言務成之
疑音利當作言利二字本是正文誤作小注說文九則求執之以相推校或
即說之壞字求執即說文校字爲小注校文所謂言祖說何也爲音經傳寫舛
誤改言利二字爲小注校文所謂言祖說何也爲音經傳寫舛
者不憭又改言爲音經傳寫舛
聽謬遂不可究詰矣服謂言相從而若鬼谷子執謂言相
持而不服說則不執而相從而不服說則不執而

纖者三者辭義不同而皆利於用上文
也又云諾不一利用此以服執說爲言
蓋略巧轉則求其故傳轉當爲傳聲同字通說云觀巧
同語齊語云工相語以事相示以巧考工記云知者創法
語巧者述之傳法求故即所謂述也此與下文法同
物則觀之畢張讀法異則觀其同異則宜正
釋言云棋期也棋本也相近秩說作案當爲民傳云氐本
有崙則有本毛詩節南山旋轉無崙之爲物轉若互相爲本是二字義同
凡物本環之爲物旋轉無崙若互相爲本是二字義同
故曰法同則觀其同工禮記少儀云庫盧云庫障也
依於法儀字之譌庫字者亦物所藏也案下文庫與障同見下文
法同則觀其同異所也舊本字誤
工依記於少儀云庫盧云庫障也
依於法儀字之譌庫字者亦物所藏也案下文庫與障同見下文
法同則觀其同異所也舊本字誤
易也洪云易當是物字之譌下景庫字者亦物所藏也案下文庫與障同見下文
從盧校作庳經說下景庫字者亦物所藏也案下文庫與障同見下文
無易義未詳洪說法異則觀其宜句動或從也
義亦略同張云此者因事以別也與經下篇
義亦略同張云此者因事以別也與經下篇
有不宜止者有所宜止者有所宜止者有所

言辭相執拒之意不當言行人疑人當作之類以行之謂以然不定其是非可以類推所謂同也楊云小取篇夫辭以類行者也說在同上此云亦取類推之義同也說所存與者張云與下脫存字案云室所存也某子存某子也在同對文而句多誤依下與說在異說當云說在同異疑下脫說在二字案云說在同異說顯云當云顯異說顯脫張云顯衍說在二字案也是也於存與孰存下有攷文張校是也說在宜言視其宜克之宜生讀之字句亦非五行勝物盡同名物異而辭同也謂意同張讀之名為大散名

與益通閎推釋言益割裂也釋文引舍人本益作害是其證荀子大略篇云言之信者在乎區益之閒漢書儒林傳云疑者匡益不言不知之意也案匡區古音相近見曲禮鄭注云匡益者當爲疑信相參疏略不盡之謂韓詩外傳云殖盡於已而區略於人區益猶區區也此釋且然爲害區者卽荀子之區益亦卽不可正之義經典凡言茹且尙且略不精詳也風泉水鄭箋亦云聊且略之且辭物一體也張以歐物連讀則疑當爲數物之誤或誤說有數牛數馬或其數指之文說在俱一惟是而俱於之一也唯是當牛一分牛一體矣俱一分之說在所引千鈞等也

宇或徙畢云舊作從以意改詁讓案說文宀部云宇舉也舉友富商說云或邦域正字亦此書古字之假不常屢遷而無窮也經說下云或從土作域此卽宇之方位轉移非此也

長宇久云謂宇長行之必久後文云行脩以久脩卽長也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生疑當作往形近而誤說云舉友富商說云或邦也是以名示人也任形近而義同言於今舉堯之義說自今在諸古也在疑亦任之誤

說在所義實處於古義通生疑當作往形近而誤說云舉友富商說云或邦也是以名示人也任形近而義同言於今舉堯之義說自今在諸古也在疑亦任之誤

說在所義實處於古義通生疑當作往形近而誤說云舉友富商說云或邦也是以名示人也任形近而義同言於今舉堯之義說自今在諸古也在疑亦任之誤

非臨鑑而立句景到畢云謂窪鏡也案畢說是也說文日部云景光也大徹曰今俗用影景字金水內景蓋凡發光而成陰三者通謂之景古無玻璃凡鑑皆以金爲之則無所見過此則到中間有格沈括夢溪筆談云陽遂向日照圖正圖也蓋謂鑑正圖則光聚於一口部云團圓也案張說迂曲恐非其舊本謂量張屬上讀云以鑑之位量景起中也中之外側臨鑑景字相似而誤也經說下言鑑言景言易言正並與此同是其證也唯是當牛一分之說在所引千鈞等也

宇或徙畢云舊作從以意改詁讓案說文宀部云宇舉也

白大別說在爲一凶經與此之下不相冢也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
卓釋之下文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
注云其淺偏也言秋先已作貝篇云夏后伯啟曰吾地不淺高
大而其國所有之流澤則不
害其淺偏故云說在
有莊子天下篇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
說無久
下相與此意異而辭說
義又云無詳久者與前說
楊云經說作非此說
鈔本作博並通
疏小木爲之大爲搏之小其類不相當故云不可言是
束樹之木今以足以檻之爲柴搏則合衆
義又云無詳張移者與長久宇
或從說在長宇久後以檻爲搏
未詳張移者與前說下可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
義未詳張移者與前說下可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
證義互詳經說而辭說在地
廣大而其國所有之流澤則不
相家也荆之大其沈淺也說在
詁讓案說無建義疑當作位與說在
重張云住止而
二光一光則謂光學家所知略
玉篇云蔪耳楊云非此義
也盧云非此義
文研謂之檻或
說無久
下文不相
此與下文
說亦無此義
說在可用過作畢云
即午
爲午
經說在可用過作畢
午
敵也非此義案過當爲徐音誤
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
有之故云不可去
所有故云不可
去說在嘗然
迎日說在
景迎日說在
景不徙說在改爲徙舊本誤從王引之云
景不移者說在改也張
景不移子曰景不移
墨子曰景不移
景引墨子
景之釋文云搖本又作搖搖即搖之變
搖之字或變从舍漢書天文志亦云元
光中天星盡从而夾
周書作雒解凡
夾兩人成景亦形
近而誤史記建元以來王
侯表作劉
搖漢書王子侯表作劉
搖是其證
說文手部云搖
動也从手
搖搖與搖形
義詳經
景之誤字
他正
也說
而易
大劉云謂
近則
小近則
大說在地
遠近
地當爲他他卽遠之
段字
亦云遠近他正是其證張云遠則小近則大劉云謂
遠近也依光學理發光點與受光處距
離隨他
正相對言景隨
人與鑑相去遠近
小大
東飛其影西逝又云日無數光點俱射
人小孔中是
爲光線交過孔則倒而至地遂成日體之影皆可
證此書之義
可無也言凡有者之而不可去說在嘗然
嘗然
去說在
迎日說在
景迎日說在
景於上首敝上
端與於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成景
景摩內也此卽光學所謂約行線由
成點端卽點也張云午交午也劉云古
之午午者橫直交互
爲乂乂者光線之交點是也其形
謂之午午是也
午注云一縱一橫曰
午劉訓午爲
交點案張
約行線中有物隔則光線必交穿而
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光線對端爲點而
過則成倒景
交聚成點之時則有碍於光故云不動景到
也交而景
伯奇格術補云密室小孔線之漏光必故穿
雲鳥到
成倒景

後敷遠說文支部云敷敷也寸部云尃布也敷即敷之俗義則與尃近蓋分布履步之謂書禹貢云禹敷甸雖大而人行履步由近敷遠亦通天而必千里也以近敷遠亦可以及遠張云敷至也說文一大而正之義即上說在得義無詳行循以久循經楊云依說當作大即上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云說文部云貞卜問也貞經說作負詁讓也是也說文木部云楨剛木也撓即橈之俗案張說是也說在方句契與栔板說在薄云栔當爲契栔當爲契栔有力也又云栔上者愈得可證契栔同聲段借字說文手部云栔縣持也栔與提義同栔疑當作仮仮反也或云涉上收字而衍亦通又說無薄義疑當爲攦之誤狂舉不可以知異云張說是也狂舉猶言妄說也案張說是也狂舉猶言妄說亦見公孫龍子詳經說下說在有不可張云如牛不非牛非牛牛馬非牛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或可張云牛馬也荀子正名篇云單足以喻則兼也其義可通則不可兼也可之說云邪倚則不正又疑此論轉重法則正或相對說在弟循字皆衍此此之此也彼此彼此同也其所以彼此異案張說未知當作柱疑當作住蓋謂凡物之則住而不動說云方石去地尺是推之必往檐柱之則住依說無此也各此其此同彼說之此也詒讓案兼謂兼舉牛馬也荀子正名篇云單足以喻則單不足以喻則兼即其義可則非牛亦非馬即不可兼也可之疑當作不可即承上經爲文言兼舉牛馬倚者不可謂之牛謂之馬也說在盈否知即說人盈無窮不盈無窮之義無窮不害兼愛說在盈否知即說人盈無窮之義張云知人之盈與否盈多也否之否之不盈也知之否之足用也諄張云諄宜爲諄諄知之否之否之也不知則無以論乃是諄也用說在無以也吳鈔本以作已說作以已以字同說在喪子者吳鈔本作有非云不知天下民之所處而愛可知子之所在不害愛子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張云不知其始案說無辯義張說仁義之爲內外也說在作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吳鈔本作有非云不知天下民之所處而愛可知子之所在不害愛子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張云不知其始案說無辯義張說仁義之爲內外也說在作辯必有勝謂辯無勝者必其辯不當故當反求其辯也說在辯無勝必不當張云辯無勝謂辯無勝必不當故當反求其辯也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吳鈔本作有非云不知天下民之所處而愛可知子之所在不害愛子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張云不知其始案說無辯義張說仁義之爲內外也說在作辯必有勝謂辯無勝者必其辯不當故當反求其辯也說在辯無勝必不當張云辯無勝謂辯無勝必不當

春秋傳返从彳仮盡仮之異文假借爲反字張云反變也聞所知之說在告張云不知者人告之即知賈宜則讐謂議其賈貴賤也畢云售字古只作讎後省前漢書高帝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如淳曰讐亦售也說在盡盡猶適足所細以言爲盡詩句言無詩謂人言有是非槩其非亦非也說在其二字舊本到今據吳鈔本正說文口部云唯諾也言部云諾應也禮記玉藻云唯而不諾孔疏云唯恭於諾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云唯而聽唯止唯吾謂言吾謂而彼應之若非其正名則吾謂而彼將不唯故不可也與上文唯是文義正相對仮亦與反同謂卻之不應也莊子公孫龍子寓言篇云與己同則反孟子云聲報之亦此聲加己己必惡以惡聲至必反之趙注云以惡聲加己己必惡之義詳經說下或過名也說在實之而成是名若過北狂舉不可以知異云張云或過南而成北說云然而謂此此南北過而以此爲然是也實謂方域有定與方名無定文相對莊子庚桑楚篇說宇爲有實而無乎處域與宇同故經下又云宇或徙無窮不害兼人雖張云無窮不害兼愛說在盈否知即說人盈無窮之義張云知人之盈與否盈多也否之否之不盈也知之否之足用也諄張云諄宜爲諄諄知之否之否之也不知則無以論乃是諄也用說在無以也吳鈔本以作已說作以已以字同說在喪子者吳鈔本作有非云不知天下民之所處而愛可知子之所在不害愛子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張云不知其始案說無辯義張說仁義之爲內外也說在作辯必有勝謂辯無勝者必其辯不當故當反求其辯也說在辯無勝必不當張云辯無勝謂辯無勝必不當

說無此義畢讀在件句絕云此亦未詳其義張云件古吳切偶敵也詁讓案件顏疑當作頡大件訓民春秋明理篇云其民頡頏也件頏字通詳前頡頏形近而誤傳寫又到其文遂不可通耳頡件即說所云狂舉也又疑此當作件件下脫即莊子天下篇經說下篇脫倍之觸不合之意此件亦脫誤作顏顏與此件偶不件也脫誤作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即在石之義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之中視之知其堅白之知其堅而不知其白義具公孫龍子堅白論篇說詳經說下或云存疑當作石亦通張云若若指事之詞日之見之亦不成見是見之所以成其見者乃故也案張說亦迂曲以經校之疑上見字當為得之誤得正字當作孚孚壞捪僅存上半遂成見字故古書多互譌下見字之誤言得彼乃能成此也顧云此釋經上體分於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知也者所以知也字上二知字讀為智言知生於智荀子正名篇云智者之知也智之所以知而必知智者之知有所合謂之智合篇云見察謂之智此假日喻知也必見以見況知則必見以見況智則所見尤審焉此以明況智則所見尤審焉此以明況智則所見尤審焉此以明

愛愛所用則非己亦愛也言當觀仁於義愛案張說是也但疑已或當爲民民唐人避諱闕筆與己之養民形近因而致誤淮南子精神訓云聖王三字無義疑著者當爲者屬上讀涉上文而誤作著又并衍若明二字畢云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於愛

義句 忠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畢云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施之又忘其勞張云芬美也俞云志當作者草書相似而誤能而能利之不必用下文孝以親爲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必用下文孝以親爲不必得亦當作而能利親不必得之誤能能利親亦謂能善而利之也不必得謂不欲子之孝而能已此義或與彼同著若明畢云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莫不亦當爲使人親之譌

忠句 不以其言之當也必不亦當爲使人親之譌

孝句 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畢云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莫不亦當爲使人親之譌能利親亦謂能善而利之也不必得謂不欲子之孝而能已此義或與彼同著若明畢云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莫不亦當爲使人親之譌

忠句 不利弱子亥猶云孩子弱子孩謂小主也言小主即書金縢管叔流言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之意足將入止容止疑當爲足將入止容止疑當爲正此言雖強君而事君必以敬此其忠臣之賊誅孩子弱子孩子亥猶云孩子弱子孩謂小主也言小主即書金縢管叔流言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之意

畢云檢當爲形商不可必也畢云此釋經上生刑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量詁讓案商疑當爲常聲近而誤言生無常形與臥句張云商與臥夢義易明故述而不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經刑亦以臥夢或有闕文案此疑以臥夢說依張說此釋經上以知無欲惡也張云憮或作悅說文心部云憮安也卽經所謂無欲惡依說此釋經上平知無欲惡也利句

平句　悅然張云悅疑當爲憮憮或作悅說文心部云憮安也卽經所謂無欲惡依此釋經上平知無欲惡也利句

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句　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畢云此釋經上利而惡也害所得而惡也治句

治南北治則自治其身人治則當廣求之四方亦求之得之意畢云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之句

必其行也其言之忻忻涉上而誤下亦有說文畢云忻悅也使人督之督篤之借字書微子之命云督厚於善行以此句屬下說誹譽義相反說不宜同疑皆此誹譽經上舉也道藏本吳鈔本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春秋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傳云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何休注云皆以官名舉也荀子儒效篇亦云繆學雜舉此篇之字多誤爲學字荀子言之正同文名言以文節之名之義正同文名言是名與實文相對亦通畢云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

句

必其行也其言之忻忻涉上而誤下亦有說文畢云忻悅也使人督之督篤之借字書微子之命云督厚於善行以此句屬下說誹譽義相反說不宜同疑皆此誹譽經上舉也道藏本吳鈔本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春秋文八年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羊傳云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何休注云皆以官名舉也荀子儒效篇亦云繆學雜舉此篇之字多誤爲學字荀子言之正同文名言以文節之名之義正同文名言是名與實文相對亦通畢云此釋經上舉擬實也故言也

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諸口能之云當作故言也者出民也繫辭傳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出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與此釋經上言出舉也安玄經云出舉也民若畫虎也猶經云出舉也民若畫虎也猶與實不同字書無虎字太玄經止次七車纍其虎虎范望注云言也謂言猶石虎字異文

致也　此釋經上言出舉也安玄經云出舉也民若畫虎也猶與實不同字書無虎字太玄經止次七車纍其虎虎范望注云言也謂言猶石虎字異文

致之　且句　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

呂氏春秋音律篇高注云且將也俞云此當讀且將事然亦且句且自後曰已句方然自前曰且句自後曰已方然亦且如歲且更始之且事之然也俞云若石者也畢云此釋經上且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且之且也如匪且有之且之且也惟從事後言之則爲已然已若石者也畢云此釋經上且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且之且毛傳曰此此也此方然之之事不得言且故云自後曰已然已若石者也畢云此釋經上且言之或臨事言之皆可曰且之且毛傳曰此此也此方然之

若名者也而衍又誤名爲石耳詁讓云案若石者也涉下句君以若名者也而衍又若石者也疑當作臣民也者乃又約舛不通遂誤起下文上章耳君以若名通約也名經上作萌臣萌名畢云此釋經上君臣名對臣民而立言君之名對臣民也故云以若名者也張云案吳鈔本亦無今據刪畢云此釋經上功利民也

惟害無罪殆姑及也姑與辠通之假字說文辠犯禁也從辛從自自猶衆人也會意辛者罪人也衆人相與捕罪人之象也引周書曰辠人斯得今書呂刑辠作罪是同也案張說亦通舊本重此七字當在下文罪不在禁上乃述經語非不在禁上乃述經語上賞罰句

及罪則也上報下之功也六字當在賞字上報下之功也此句有脫誤賞疑當爲償償與報同二人而俱見是楹也楹疑亦形之譌張云一楹之言調也是同調之義引周書云在夏后之時旁羣臣咸興胥動惟作同調三字並通故引之云同調

無動靜皆然即經所謂莫不然也始句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久張云時有此釋經上盡莫不然也畢云始者始也列子釋文引此二者始則當其無久也始者或本作時案張說是也此言始者發其端二字今依王校補之一字之義兼合眾體去言於眾體即上文一之體也上文一之二尺之端之義亦即此義其體或去或存謂其存者損偏去也則此當云損偏去也者兼之體也無舊本無去字

凡既則規兩交之閒中規之以指臬則南北正鄭說可證此規之交乃審也度之以指臬則南北正鄭說可證此規之交乃審也度

端之內規之交也圓一中方矩見交也

端之內規之交也圓一中方矩見交也

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鄭說可證此規之交乃審也度

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鄭說可證此規之交乃審也度

寫交之義張云說文交小擊也疑是此義亦通

寫交之義張云說文交小擊也疑是此義亦通

交及字之誤下同案交及字之誤下同案

交及字之誤下同案交及字之誤下同案

圓一中方矩見交也

圓一中方矩見交也

長也相及隅幾相及隅幾

長也相及隅幾相及隅幾

非是畢云此釋經上貫方柱隅交也皆謂之交

非是畢云此釋經上貫方柱隅交也皆謂之交

誤倍句二尺與尺但去一張云二尺與一尺同

誤倍句二尺與尺但去一張云二尺與一尺同

二端句是無同也張釋經云若有同之無序而俱盡

二端句是無同也張釋經云若有同之無序而俱盡

有閒畢云此與下閒俱以意改

有閒畢云此與下閒俱以意改

舊謂夾之者也謂有物夾而言則謂有閒也

舊謂夾之者也謂有物夾而言則謂有閒也

張云就其夾者而言則謂之閒

張云就其夾者而言則謂之閒

閒也閒中閒句謂夾者也

閒也閒中閒句謂夾者也

前於區穴而後於端

前於區穴而後於端

尺爲尺更後盡處則謂尺與尺俱不盡

尺爲尺更後盡處則謂尺與尺俱不盡

削之纖際皆是也此兼有端與尺

削之纖際皆是也此兼有端與尺

皆廣二尺二寸爲衣幅二則一寸爲纖

皆廣二尺二寸爲衣幅二則一寸爲纖

服賈公彥疏云整幅一尺二寸爲纖

服賈公彥疏云整幅一尺二寸爲纖

侯皆去邊去邊各幅寸

侯皆去邊去邊各幅寸

等

等

墨十一

於是區內畢云後有內疑穴字端與區內

於是區內畢云後有內疑穴字端與區內

是如尺雖字在其中然與前後之允相及故云不所夾非閒也案夾及字之誤

是如尺雖字在其中然與前後之允相及故云不所夾非閒也案夾及字之誤

區穴之內但校改穴區之字端穴相及故云不所夾及窮也案窮及字之誤

區穴之內但校改穴區之字端穴相及故云不所夾及窮也案窮及字之誤

端與區穴相及故云不所夾及窮也案窮及字之誤

端與區穴相及故云不所夾及窮也案窮及字之誤

不尺雖字在其中然與前後之允相及故云不所夾及窮也案窮及字之誤

不尺雖字在其中然與前後之允相及故云不所夾及窮也案窮及字之誤

及非齊之及也張云等之齊及則區穴與端及字之義若論之齊及則區穴與端及字之義若

及非齊之及也張云等之齊及則區穴與端及字之義若論之齊及則區穴與端及字之義若

閒相及也案張說亦未析此相次似言所謂不及及窮之閒相及也案張說亦未析此相次似言所謂不及及窮之

閒穴內宜爲窮惟不論之齊及則區穴與端及字之義若

閒穴內宜爲窮惟不論之齊及則區穴與端及字之義若

齊窮之謂及止謂彼此相次似言所謂不及及窮之

齊窮之謂及止謂彼此相次似言所謂不及及窮之

二者舊從之而異也畢云王據經上增

二者舊從之而異也畢云王據經上增

者也張云據經上增

者也張云據經上增

也者據經上增

也者據經上增

今兩木之閒謂其無木

今兩木之閒謂其無木

之閒但空虛之處則無木

之閒但空虛之處則無木

閒就其虛處則無木

閒就其虛處則無木

盈句無盈無厚言物必有盈其無厚

盈句無盈無厚言物必有盈其無厚

非盈之閒但空虛之處則無木

非盈之閒但空虛之處則無木

之閒就其虛處則無木

之閒就其虛處則無木

盈句無盈無厚言物必有盈其無厚

盈句無盈無厚言物必有盈其無厚

墨十二

體之撓可盡而端

體之撓可盡而端

未析王讀端

未析王讀端

此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撓相得也

此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撓相得也

此也畢云疑似字張校同王引之云此與比通比者並也

此也畢云疑似字張校同王引之云此與比通比者並也

案王說是也集韻六至云此及也與比義亦相

案王說是也集韻六至云此及也與比義亦相

近兩有端而后可

近兩有端而后可

以相撓有一不相撓有一不

以相撓有一不相撓有一不

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脫文

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脫文

有亦作目后吳鈔本作次

有亦作目后吳鈔本作次

後經亦作即此之誤

後經亦作即此之誤

似亦即此謂體極薄而相次

似亦即此謂體極薄而相次

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

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

見經上言序次齊平更無差等而

見經上言序次齊平更無差等而

亦足備一義張云無厚乃無閒畢

亦足備一義張云無厚乃無閒畢

次無閒而不撓撓也案撓當作相

次無閒而不撓撓也案撓當作相

云此釋經撓法句意

云此釋經撓法句意

墨十三

體之撓可盡而端

體之撓可盡而端

未析王讀端此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撓相得也

未析王讀端此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撓相得也

此也畢云疑似字張校同王引之云此與比通比者並也

此也畢云疑似字張校同王引之云此與比通比者並也

案王說是也集韻六至云此及也與比義亦相

案王說是也集韻六至云此及也與比義亦相

近兩有端而后可

近兩有端而后可

以相撓有一不相撓有一不

以相撓有一不相撓有一不

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脫文

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脫文

有亦作目后吳鈔本作次

有亦作目后吳鈔本作次

後經亦作即此之誤

後經亦作即此之誤

似亦即此謂體極薄而相次

似亦即此謂體極薄而相次

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

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

見經上言序次齊平更無差等而

見經上言序次齊平更無差等而

亦足備一義張云無厚乃無閒畢

亦足備一義張云無厚乃無閒畢

次無閒而不撓撓也案撓當作相

次無閒而不撓撓也案撓當作相

云此釋經撓法句意

云此釋經撓法句意

墨十四

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二亦謂堅白也

釋經上盈莫不有也得二二亦謂堅白也

堅白得二云無堅得白其實也二此云得二亦

堅白得二云無堅得白其實也二此云得二亦

白得堅分爲二也

白得堅分爲二也

堅異處不相盈有白字相非

堅異處不相盈有白字相非

是相外也經說下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故云得二

是相外也經說下云於石一也堅白二也故云得二

堅是爲不相盈亦離堅白亦即爲相外若合而同體則堅非白亦舍非

堅是爲不相盈亦離堅白亦即爲相外若合而同體則堅非白亦舍非

有白白內亦舍有堅是爲不相外此義亦見公孫龍

有白白內亦舍有堅是爲不相外此義亦見公孫龍

子互詳經說下堅白不相外也

子互詳經說下堅白不相外也

釋經上堅白

釋經上堅白

則前尚有餘地

則前尚有餘地

故兩俱不盡

故兩俱不盡

俱是也今據改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俱盡

俱是也今據改經上云端體之無序而俱盡

者也是端前更無餘地故相撓則端堅白之撓相盡此言堅白相盡

者也是端前更無餘地故相撓則端堅白之撓相盡此言堅白相盡

盡或不盡悟此疑當有端字誤

盡或不盡悟此疑當有端字誤

相撓尺不盡堅白相盡經說撓不相盡

相撓尺不盡堅白相盡經說撓不相盡

端與端俱盡

端與端俱盡

下堅白相盈之義

下堅白相盈之義

不能相舍是端與端俱盡

不能相舍是端與端俱盡

即不相盡也端與端俱盡

即不相盡也端與端俱盡

墨十五

體之撓可盡而端

體之撓可盡而端

未析王讀端此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撓相得也

未析王讀端此爲句尤誤畢云此釋經上撓相得也

此也畢云疑似字張校同王引之云此與比通比者並也

此也畢云疑似字張校同王引之云此與比通比者並也

案王說是也集韻六至云此及也與比義亦相

案王說是也集韻六至云此及也與比義亦相

近兩有端而后可

近兩有端而后可

以相撓有一不相撓有一不

以相撓有一不相撓有一不

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脫文

本作目此釋經上似有脫文

有亦作目后吳鈔本作次

有亦作目后吳鈔本作次

後經亦作即此之誤

後經亦作即此之誤

似亦即此謂體極薄而相次

似亦即此謂體極薄而相次

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

作厚非無厚似謂體極薄而相次

見經上言序次齊平更無差等而

見經上言序次齊平更無差等而

亦足備一義張云無厚乃無閒畢

亦足備一義張云無厚乃無閒畢

次無閒而不撓撓也案撓當作相

次無閒而不撓撓也案撓當作相

云此釋經撓法句意

云此釋經撓法句意

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禮記

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說文員部云員物數也禮記

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文工部云工依於法游於說鄭

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文工部云工依於法游於說鄭

而爲員是法也畢云此釋經上法所謂規之意張云意若

而爲員是法也畢云此釋經上法所謂規之意張云意若

俱然也者民若法也若猶順也畢云此釋經上俱所謂之

俱然也者民若法也若猶順也畢云此釋經上俱所謂之

牛此義難通張云可彼可此謂之牛足據牛樞疑木名爾雅釋木云

牛此義難通張云可彼可此謂之牛足據牛樞疑木名爾雅釋木云

樞荎郭注云詩曰山有樞今之刺榆木大者古艸木大者多以牛

樞荎郭注云詩曰山有樞今之刺榆木大者古艸木大者多以牛

爲名若爾雅疑牛樞疑即刺榆之屬是也牛樞段玉裁曰非牛

爲名若爾雅疑牛樞疑即刺榆之屬是也牛樞段玉裁曰非牛

終牛棘之屬是也牛樞段玉裁曰非牛

終牛棘之屬是也牛樞段玉裁曰非牛

則非眞牛故曰非牛

則非眞牛故曰非牛

兩也無以非也與牛兩

兩也無以非也與牛兩

者實不同則不足辯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必或不當有不字今必上畢本據道藏本吳鈔本刪言兩辯相非不若當犬若犬上云當不能皆當則必有一不當者也不若謂狗爲犬之當牛當馬言辯牛之是非而不當不若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也即此章之義畢云此釋經上云辯勝當也案經文云辯勝異文張從之案字書無雞字畢說不知何據也辯勝之誤彼之誤彼爲句欲雞其指畢云雞即難也或疑雞亦辯之屬事也亦通欲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畢云騷騷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良之已騷已騷詁讓案騷之利害疑言臭之善惡上疑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屬字云屬俗作囑本亦作囑囑之謂因欲而騷騷得金語意正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利而人以爲利害則仍食之所疑同而止不可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同而止不知其利害則仍食之所疑同而止不知止而弗趨是以所疑止所欲也張云譬如食之譬如趨牆外不知其利害也荀子正名篇云有時而欲之所欲異則不在於明矣觀爲窮知而儷於欲之理張云文讀如縣莊之類詒讓案儷與莊子寓言篇無所縣其罪之縣義同郭象注云儷縣字異讀指說經也畢云儷縣係也言所爲爲欲所係則知或有時而窮牽係則知智字誤耳案張說是也詳經說辯指而非此字張云即智字誤耳案張說是也詳經說辯指而非上爾雅釋器云魚曰鮨之即此鮨脯之義

害未可知也畢云騷騷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良之已騷已騷詁讓案騷之利害疑言臭之善惡張云騷騷上疑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屬字云屬俗作囑本亦作囑囑之謂因欲而騷騷得字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屬字畢云屬俗作囑囑之謂因欲而騷騷得字畢云屬俗作囑囑之謂因欲而騷騷得字畢云屬俗作囑囑之謂因欲而騷騷得

祖似依張說此釋經上名達類非灑謂狗犬命也鈔本灑吳
私畢以若姓字三字屬下說非灑謂狗犬命也
作洒義並難通命也亦與經不相應張云灑卽移
移狗而謂之犬是猶其命也案張說未塙以經推之
疑當作鹿謂狗犬移也灑鹿形近而誤言移他名以
此物猶言指鹿爲馬楊讀灑屬上若姓字句非是
謂正舉物名上文云舉告以文名舉彼
狗犬句舉也實也張云或謂之狗或謂之犬單舉之
謂也叱狗說文言部云叱訶也漢書儒林傳王式曰
未塙叱狗何狗曲也顏注云意怒故妄發言言狗者
輕賤之也加也加也論語相加說文力部云加語相增
甚也此釋經上知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廔云集韻四十漾
謂移舉加也畢云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廔或作廔
說也身觀焉可親也畢云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
聞也非方士所阻是人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
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
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爲也畢云此釋經
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可親也畢云此釋經見句時者
體也二者盡也體特即經上見體盡特二文古此與下文爲目楊
正相對畢云此釋經枝云疑合之丁疑當作反也與反
說兵立兵兵吳鈔本作反反中疑當作反也與反
反中正上下文義相對志工疑志功相合藏之
功之省大取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是其證又正也志功得其正藏之
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是其證又正也志功得其正藏之
爲藏疑人臣也藏奉主命無非彼必
爲藏爲義疑當爲宜也張云藏奉主命無非彼必
宜也不宜爲案張說未知是否當爲宜或當爲
不有句必也聖者用而勿必聖疑當爲宜或當爲正
必也者可勿疑依上合正說此釋經仗者兩而勿偏
可證必也者可勿疑依上合正說此釋經仗者兩而勿偏
此申言兵立反中言仗兵者皆兩比而無獨立故以
解合也案張說未塙以經推之疑仗當作杖楊說亦
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杖楊說亦然皆穿鑿不足馮
權交繩權今本誤校當作權書形近而譌經說下右
主依楊說此釋經上欲與此相類言兩權利害正
正權利且惡正權害欲爲句早臺句早臺張云早古只作早
甲後文劍甲字亦譌早詳後臺讓案早疑當爲
詩鄭風出其東門毛傳早也言爲甲以求存也臺讓城臺門臺
子諸侯存也守也言守皆以備戰於城臺也禮記禮器云天
臺門句亡也言治病之爲以備戰於城臺也禮記禮器云天
病句亡也疾秦伯使醫緩爲之呂氏春秋至忠篇文

一體二者盡見其異體特二文古此與下文爲目楊
正相對畢云此釋經枝云疑合之丁疑當作反也與反
說兵立兵兵吳鈔本作反反中疑當作反也與反
反中正上下文義相對志工疑志功相合藏之
功之省大取篇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是其證又正也志功得其正藏之
云志功不可以相從也是其證又正也志功得其正藏之
爲藏爲義疑當爲宜也張云藏奉主命無非彼必
宜也不宜爲案張說未知是否當爲宜或當爲正
不有句必也聖者用而勿必聖疑當爲宜或當爲正
必也者可勿疑依上合正說此釋經仗者兩而勿偏
可證必也者可勿疑依上合正說此釋經仗者兩而勿偏
此申言兵立反中言仗兵者皆兩比而無獨立故以
解合也案張說未塙以經推之疑仗當作杖楊說亦
以經文推之疑仗當作杖楊說亦然皆穿鑿不足馮
權交繩權今本誤校當作權書形近而譌經說下右
主依楊說此釋經上欲與此相類言兩權利害正
正權利且惡正權害欲爲句早臺句早臺張云早古只作早
甲後文劍甲字亦譌早詳後臺讓案早疑當爲
詩鄭風出其東門毛傳早也言爲甲以求存也臺讓城臺門臺
子諸侯存也守也言守皆以備戰於城臺也禮記禮器云天
病句亡也言治病之爲以備戰於城臺也禮記禮器云天
疾秦伯使醫緩爲之呂氏春秋至忠篇文

孳治齊王決曰請以死爲王高注云爲治也此卽
上文已爲衣成也治病亡也之義張云以爲而亡買
鬻俞云說文貝部賣衒也讀若育今
經典通以鬻爲之張云互相爲易也霄盡畢云與
消同詒讓案爾雅釋天雨霓爲霄雪釋文霄本亦作消
治也張云有畫買句化也化張云畫買未詳或卽畫
爲而爲畫買句化也化張云畫也畢云此釋經上
爲存亡易蕩治化俞云上文雖有化若畫
然買鶉音義俱遠形又不相似畫疑賣字之誤上文文
云買鬻則與上文義複不足據買疑當爲鬻鬻
篇云田鼠之爲鶉古說鼷鼠二名皆能化爲鶉故
上文既以鼷鼠釋化此又兼舉鼷鼠二者以盡其義
兩文雖異而義實同也鼠漢隸或作胃見仙人唐公
房碑與買形相似因而致誤或云買當爲稟卽鶉
之省亦可同句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
備一義亦與經云體分於兼義同分體統俱
同也舍於兼體之內故云不外於兼句
合同也說文人部有以同句類同也說文犬部云種
甚楊云大取篇云重同異同連同類相似唯犬爲
同同正同鈌同同是之同同然之同同根之
同畢云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字疑當作於富家良
交吳鈔本誤於言同異各得於福家良疑
其義若下文有無多少之類於福家良疑
當經文之恕有無也恕當作比周禮小家食楊以於富
放非是恕與知通比云比猶校也鄭注度
多少也免蚓還園免當作它卽蛇之正字同
下字書所無楊云前文免瑟與此正同蚓字亦
云蚓疑蝨字之說如韓非說下云免蚓瑟此云免蚓瑟
疑則蚓與瑟不得爲一字楊說非是說下云蚓之
蚓彼云蚓蠶則蚓似當爲蛇蠶同類之蟲
別體後漢書吳漢傳李注引十三州志云胸腹其地下徑多胸腹蟲也方言云蚓蟲之
音閩卽蟲之音轉蚓从引聲爲音轉之蚓字形之
變耳蚓疑卽蟲之

去就也彼此相背爲就鳥折用桐此義難通竊疑鳥當爲就去就也彼此相還爲就鳥折用桐此義難通竊疑鳥當爲就字書云象通作爲折當爲梗干祿字近梗折偏旁亦略相類象謂象人部云偶桐人也偶桐與人也俱南陽寺碑象作爲並與鳥形北齊葬而孔子歎宋本象人鄭注引孔子謂爲偶人名不仁論衡感虛篇吉凶可互證梗者戰國策齊策云有上偶日子東國之孟嘗君傳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與桃梗相足史記刺客傳索隱引象作烏梗人是木梗史記謂之桃梗其實四者各有是非之異名難兩絶勝相勝二色白黑

也中央句宥也謂有閒中也閒不及宥也同義上論行行學實行行雨是非也言人之論說行爲學問名難宿未詳成未也謂成與未城一然者義略同上文若兄弟一城一郭不然忘通此與經上一亡與不忘與知處也義略同彤與並同說詳彼故同上生霍爲姓句故也霍疑當爲段段與假同此與經說下霍字說同張云姓疑當爲段假借字也是句可相從之相去相從謂彼此相從而相去也若相從謂我從之而相去去部二可三是四可五色疑也當作形五色者諸五色之名也諸五色先知之已是句可先知之知也身處志往句存亡也志往爲亡存亡爲處身處言相敵也敵相耦也合適也適讀爲儥儥與適同適也句俱適也死生也處室子女也子母長少也言子相對爲有名母長兩絶勝相勝二處子在室也

異放有無諾句超城員止也員負正負正即下云正五過五諾也諾若相從謂我從之相去去部二可三是四可五色疑也當作形五色者諸五色之名也諸五色先知之已是句可先知之知也身處志往句存亡也志往爲亡存亡爲處身處言相敵也敵相耦也合適也適讀爲儥儥與適同適也句俱適也死生也處室子女也子母長少也言子相對爲有名母長兩絶勝相勝二處子在室也

篇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獨不可以恐非畢云此釋經上疑亦論諾之不同張讀援屬下句恐非畢云此釋經上疑諾不一執服難成執謂人各執持利用一說服謂服從人鄭注云成平也難成謂平議其是非難論定也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見疑九即說之壞字說文訓言相說何之意此釋經上服執說音利音疑音之誤即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擇讀爲釋釋捨古通見捨彼也問故觀宜畢云此釋經上巧轉則觀其宜案轉傳字同法也問故觀宜畢則觀其同法異則求其故法同通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當作止案張校兩心字云疑也此言因人有不黑者而禁其愛人之黑因人有不愛者而禁其愛人二者皆不宜禁者也皆釋經止字之義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說下釋此云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義正同依張校上止因聖人非而與如通言聖人有非而非其所非則與無所非同正五諾自此至篇末似皆釋五諾之義以經校之文若兄弟一城一郭然者義略同上文然身處志往句存亡也志往爲亡存亡爲處身處言相敵也敵相耦也合適也適讀爲儥儥與適同適也句俱適也死生也處室子女也子母長少也言子相對爲有名母長兩絶勝相勝二處子在室也

當非則與無所非同正五諾自此釋經上正無非之論行行學實行行雨是非也言人之論說行爲學問名難宿未詳成未也謂成與未城一然者義略同上文若兄弟一城一郭不然忘通此與經上一亡與不忘與知處也義略同彤與並同說詳彼故同上生霍爲姓句故也霍疑當爲段段與假同此與經說下霍字說同張云姓疑當爲段假借字也是句可相從之相去相從謂彼此相從而相去去部二可三是四可五色疑也當作形五色者諸五色之名也諸五色先知之已是句可先知之知也身處志往句存亡也志往爲亡存亡爲處身處言相敵也敵相耦也合適也適讀爲儥儥與適同適也句俱適也死生也處室子女也子母長少也言子相對爲有名母長兩絶勝相勝二處子在室也

經說下第四十三此篇以經下校之文有闕佚畢疏繆殊甚脗今並依張氏別爲攷正畢本句讀亦多舛不相應今不深以詼達者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此篇以經下校之文有闕佚畢疏繆殊甚脗今並依張氏別爲攷正畢本句讀亦多舛不相應今不深以詼達者

止句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

疑是其然也張云彼以爲不然而疑之是又一然也不可止也故宜以類案張說未塙左傳哀十二年杜注云止執此謂彼此然不一辭即經所謂類行也依張楊說人說此釋經下止類之以行謂四足獸而毛謂之畢張並讀與生鳥句義不可通疑當作與牛馬異下三字

物之大名四足獸物盡與句大小也當作亦

與生鳥與四足獸物盡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畢張並讀與生鳥句義不可通疑當作與牛馬異下三字

並形誤此謂牛馬爲四足之種別下云若牛馬爲四足獸物盡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大同異

之種別下云若牛馬爲四足獸物盡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大同異

牛馬爲四足獸物盡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大同異

牛馬爲四足獸物盡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大同異

三說亟通未知孰是此釋經下謂而固是也說在因脩堅白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廣脩舊本譌循今據俞校正此言若堅白在石見堅不見白白一也堅二也二而從衡相函舍也若離者合之則為一堅白二而一者也

下篇云若羽之旋磨石之隧此循舊本誤倒或與彼同蓋亦循從自然之義循也今依經下改以已爲然也與句異過而本不以已而以已爲然可知已而以舉之則然已可

故成景於上首倣上光故成景於下陳禮云此解窪故也劉嶽雲云即西法所謂射光角與回光角相等由交點射景人壁故令景倒也詁讓案此即塔影倒垂之義詳經下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寡疑空之經亦有景到之文也而或已不存此篇文本多誤即謂窪鏡中爲圓空也但說無多少寡區之義又經文多捝格術之義端即沈括鵠泉之說久條後與說攷次不合竊疑此當並屬下條以下條與景庫謂聚光點非是景句在端與景長說在端景句曰之間一張云所謂二光夾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有壁鑑立日射鑑上若人與日之間有壁則人必成景於上若其間無壁則回光綫成景極長而射於無量遠空界中凡海與沙漠恒見樓臺人物之象即此理然雖無量遠物象起於前限仍爲景在人與日之間也詁讓案日照於東遠之光反燭人成景則景又在西今以西鑒之光故成景於上首倣上光故成景於下陳禮云此解窪故也劉嶽雲云即西法所謂射光角與回光角相等由交點射景人壁故令景倒也詁讓案此即塔影倒垂之義詳經下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寡疑空之誤即謂窪鏡中爲圓空也但說無多少寡區之義又經文多捝格術之義端即沈括鵠泉之說久條後與說攷次不合竊疑此當並屬下條以下條與景庫謂聚光點非是景句在端與景長說在端景句曰之間一張云所謂二光夾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有壁鑑立日射鑑上若人與日之間有壁則人必成景於上若其間無壁則回光綫成景極長而射於無量遠空界中凡海與沙漠恒見樓臺人物之象即此理然雖無量遠物象起於前限仍爲景在人與日之間也詁讓案日照於東遠之光反燭人成景則景又在西今以西鑒之

後其光綫淺至於無窮所謂修行者是也案殷楊說略同所釋光理下鑑位景一小而易一條無說又此二條並在前不堅白

景亦大人近鑑面違指之亦舊本作亦字而誤當作亦遠亦古引說文大部云景光也張云光理於此亦未必合姑存以備考此經

王校是也今據似又正此對上下文亦字而誤當作亦遠亦古引說文大部云景光也張云光理於此亦未必合姑存以備考此經

亦小而必正小即發光點與受光處距下遠景

景過正以上者愈得句下下者

景之亦舊本作亦字而誤當作亦遠亦古引說文大部云景光也張云光理於此亦未必合姑存以備考此經

與鑒者近則所鑒大鑒者近則所鑒小景

招負衡木說未塙張云招直也招木近伐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末得以鏡言下以鏡

與上文略同張說在前以下天則正矣畢云正舊作

而必正說在得天則正矣畢云正舊作

亦當爲喬木曲禮孔疏云衡橫也說苑文質篇云爲機後重

其前輕其後爲橋橋上低昂之機也

衡上低昂孔疏云衡橫也說苑文質篇云爲機後重

衡云橋者高桔皐并橋上與衡也植一柱非權加重焉如畢云以意改舊

陰而不動外謀傳作頡橋淮南子主術訓云今夫橋直植立衡橫則高注

前輕其名爲橋命曰橋釋文云橋本又作橋天地篇云鑿木爲機後重

撓不平而極勝重也案古書無訓極爲權者畢說不至於極之至亦非極當即上文之衡木通謂之極也屋棟爲至高處引申之凡橫木之極皆得名之漢書枚乘傳云單極之統斷絃顏注引孟康云單極猶言盡也盡也言鹿盧爲井上木也井幹也幹與榦同桔皐也桔皐即桔槔

足據張訓極爲權云勝重之至也張云勝者畢說是也撓與橈同

部云橈曲木也引申之凡曲木皆謂之橈故車輪曰輻輻也輻言輻湊也輻湊於轂猶井幹湊於桔皐也

梁謂井鹿盧也一梁一也一單一也單亦極也

人名屋梁爲極屋棟爲極單極之橫木爲極梁亦非極當即上文之衡木通謂之極也屋棟爲至高處引申之凡橫木之極皆得名之

久鍥斷井於單極與此極正同謂桔皐孟康云汲綆貫瓶而下引之上綆繫於桔皐上極故久鍥斷井幹

上之綆以爲一衡木也汲綆繫於桔皐上極故久鍥斷井幹

者說以爲一井鹿盧未塙而以屋梁況極則不誤極勝重也

加重於偏而不撓者因前重能勝之也

右校交繩木右未詳或者校爲急疾考工記云交手相校疑謂急疾之案張說與他繩相交結

右校交繩張云徐鍇說文繫傳曰校連木也校連木也交繩

則不校謂以右手校繩而急之案張說未塙校疑讀爲絞絞謂繫權之繩也

之謂以右手校繩而急之案張說未塙校疑讀爲絞絞謂繫權之繩也

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

畢云此鍾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偏反張云衡稱也捶偏下也權重相若也相衡則本短標長本而小標廣雅釋詁標末也楊云管子大

雨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義張云以其長故得權也謂標長故偏得其權之重此讓案此釋

雖相若而標必下標得權也謂標長故偏得其權之重此讓案此釋

經下文而不撓說文手部云撓擾也擾亂也引此說擧有力也

經在勝負之說擧有力也

之引無力也下引之自不正擧云舊作所擧之止於

施也疑當作正釋詞施與迤同迤猶邪也詳經下正施也之經傳釋詞施與迤同迤猶邪也詳經下正

於極也極猶言繩制擧之也若以錐刺之直之形擧謂之

正與極同下云收並此經而釋之收並長重者下句短輕者上

衡者過長則重者將下過短則上輕者將上此下謂衡低昂也上以弊案張說是也謂上昂之末得物重也下權也下亡

愈亡權張云失重也擧長短之弊也上以鏡言下以鏡

力愈之力愈則下失繩直權重相若句則正矣畢云正舊作

低之力愈則下失繩直權重相若句則正矣畢云正舊作

不云當其權不短收雅釋詁云收取也謂下引之上者權重

下者愈得張云物輕則衡失其重是爲下得上者權重

擧有力也說在薄案當作擧四輪高車也鄭注云輻車輪廣

端輻輪車輪也又鄭注云輻輪廣轂也輻輪皆兩輪爲斜面平此四輪爲下載文

庫輪曰輪無輻曰輇張云上者擧乃止重盡全無物遂擧者權將收之謂下收

喪權之勢將得其重是爲下得上者權重

盡則遂擧有力遂擧畢云遂隊通見法儀篇益謂伯奇云重盡則一段升重法也

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契與栔板兩輪高爲高云兩輪爲

說在薄案當作擧四輪高車也鄭注云載以下車梯也古車乘

輻輪高車也鄭注云載以下車梯也古車乘

輪庫輪曰輪無輻曰輇張云上者擧乃止重盡全無物遂擧者權將收之謂下收

盡則遂擧有力遂擧畢云遂隊通見法儀篇益謂伯奇云重盡則一段升重法也

其前引畢云隸書弦或作引之欲使所升之重物白斜面漸進而上車梯也故偏而不撓因前重能勝之也

弦其前力其一端繫於所升之物升重之用據前高下載文

弦其前力其一端繫於所升之物升重之用據前高下載文

載弦其軸引軸可證畢云軸古文軸字形校之頗與軸近疑軸以引下文而衍

或云當作引軸下云繩之引軸也曹憲音軸又音逐案軸載音相近疑軸以引下文而衍

涉載弦其軸引軸可證畢云軸古文軸字形校之頗與軸近疑軸以引下文而衍

胡弦切廣雅作引軸下云繩之引軸也曹憲音軸又音逐案軸載音相近疑軸以引下文而衍

其前引其前之義

長也此與下句亦申言而縣重於其前句是梯畢云舊作

重其前力其一端繫於所升之物升重之用據前高下載文

埤倉據上文改下同　挈且挈則行疑當作挈且引則行行物上升無所阻滯與車行異重也凡重句上弗挈謂縣持下弗收窮弗劫劫疑拮之借字廣雅拮也則下直張云其著於下也必直詁讓案直與正義同言其重心必直也張云拘與拘同不直也或害之也乃不直案張說是也拘即前木之拘而正之也言重物不挈之收之劫之則下必不重勢偏正其不正者必或挈或收或劫害之也　張云拘與拘同不直也或害之也乃不直案張說是也拘即前木之拘而正之也言重物不挈之收之劫之則下必不重勢偏正其不正者必或挈或收或劫害之也　畢云公羊傳相十梯者不得沐畢云古流字梯雖邪而重物不下流者以其挈也畢說是也置一尺之置也詁讓案尺疑衍字尺與廢同言廢置之尺也無異也今也廢尺於平地物於平地

北即字義過而以已爲然此謂以身所在之域爲中北即之字義謂之南之由中域轉謂之南則南若過而以已爲然此謂以身所在之域爲中北則前日所在過此而北則前所過成南若自此以前每進益北則所過成南若轉成非所過亦然故云過而以已爲然儻過此而北則前所過成南若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是也釋文引司馬彪云天下無方故所在爲中方言始與今所過南方者過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言始與今所過南方者過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

即義而屢變也始也謂此南方以已爲然之義也依智論之讀曰知張云智或過名也說在實張說此釋經下知而後非智無以也疑有挩誤依張說此釋經下知而後非智無以也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有論文挩亦謂句所謂舊本所謂非今據本吳鈔本正非同也則異也

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下牛字疑當爲亦與上句文例同張云牛馬之謂異楊云呂氏春秋審分篇以牛名不以牛爲馬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謂是非兩同無以相勝則不成辯莊子齊物論云是若果是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之異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之異也亦無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本畢

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張云狗犬異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同上句文例之謂異楊云呂氏春秋審分篇以牛名不以牛爲馬俱無勝句是不辯也謂是非兩同無以相勝則不成辯莊子齊物論云是若果是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之異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之異也亦無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本畢

墨子閒詁　卷十　畢

當下有也字今言是非互見得其當則勝也依張說此釋經當下詁讓謂說在辯無勝無讓者酒之酒於禮無讓也不可說也依張楊說此釋經無不讓也疑當作不讓弟也後文若始也不可讓也在始案末讓始也疑當作不讓弟也後文若始形近而與於誤藏也凡相近而不讓謂之弟本在此下而誤於經

也義則過從經當作不智則過今本脫二字張云不詳前則過既知狗又知犬而不知狗之即犬則過不重則不過不重則名實迥異宜其不知故不過也說在張說文馬部云贏父牛贏驢父馬贏從嬴省聲或以嬴作騾此蓋以嬴為贏之譌應之曰亂何謂也彼曰亂施句則智之也施疑當作告以告是終於不知則不知矣故謂之過且應問者曰問以通經云通意言子知亂乎畢云亂即贏贏何謂而徑應以弗智句則過不問亂何謂徑應以弗智句則過知之意此義難通疑當作且問之時若應句長應有深淺徑長疑當作其形近而誤耳深若應之曰贏何謂淺若應以弗知不知矣故謂之過且應必應問必應涉下而誤當作且是終於不知則不知矣故謂之過且應

無天陷句則無之而無張云天陷未詳或謂天所缺而無者案張說未塙天疑當作失戒人無失陷爲虛言可言無所謂不必待而言則先未有此事而豫相救戒亦有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無不必待有所說擢疑詳經當爲擢在所謂擢疑詳經下爲擢無謂也詳未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當爲此義不可通春也與臧也對舉疑春當作得之大意似謂亡臧而得養之養形近而誤得文疑有脫誤養略足相當但文尚有無擢亦作擢不能盡解此釋經下擢慮不疑說在有無擢之且句猶是也此且引申比況之義詩周頌載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孔疏云且亦今時此義相近張云且未然之辭亦方然故曰猶是也是如此也案張說是也今據補用工說在宜歐宜歐疑當作害區

墨十　吳

均句髮均縣句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句其絕也莫絕均舊本輕下挩重字孫星衍云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肥而不至不絕者至均均也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偵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宜有絕理言不絕也今輕下脫重字案下文云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案孫校是也畢亦據補重字今從之依張揚說此釋經下且字衍下均之絕在所均說在此文不合畢云據下文此二字爲下文發端篇中霍字婁見以義推之似並當爲虎之譌然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句或以名視人也指是臞也或是示也以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生張云名所義之實處於古言堯之義施於當時不能及今即經異時之義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此九字上下文義疑當在上文無讓者陋未

均句髮均縣句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句其絕也莫絕舊本輕下挩重字孫星衍云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肥而不至不絕者至均均也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偵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宜有絕理言不絕也今輕下脫重字案下文云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案孫校是也畢亦據補重字今從之依張揚說此釋經下且字衍下均之絕在所均說在此文不合畢云據下文此二字爲下文發端篇中霍字婁見以義推之似並當爲虎之譌然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句或以名視人也指是臞也或是示也以堯之義也是聲也於今生張云名所義之實處於古言堯之義施於當時不能及今即經異時之義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此九字上下文義疑當在上文無讓者陋未

墨十一　吳

讓始也不可讓也之下皆釋經下義兄名人行禮賓主入門必讓若與人同入門而不讓也不可讓也之下皆釋經下相殆則無爲讓臧爲賤人不足與爲禮則先未有此事而豫相救戒亦有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無不必待有所說擢疑詳經當爲擢無謂也詳未臧也今死而春也此苑伯傳云柳下惠嫂不逮門之女殆與逮聲義相近而相及句狗犬也謂之殺犬可當作而殺之犬也句狗犬也謂之殺犬可當作而殺之犬也句令使也句令使之字當經之殷字兩文皆誤殷戈與美並當爲義羞兩文皆誤而一存其上半一存其下半也此似當云義羞使使義使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者使令之使不使謂禁止之也末義之亦爲使也句荊沈句荊之貝也則沈淺非荊淺也當沈淺非荊淺也之美字疑並當爲義羞兩文皆誤而一存其上半一存其下半也此似當云義羞使使義使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者使令之使不使謂禁止之也末義之亦爲使也句荊沈句荊之貝也則沈淺非荊淺也當

墨十二　吳

讓始也不可讓也之下皆釋經下義兄名人行禮賓主入門必讓若與人同入門而不讓也不可讓也之下皆釋經下相殆則無爲讓臧爲賤人不足與爲禮則先未有此事而豫相救戒亦有也依張說此釋經下無不必待有所說擢疑詳經當爲擢無謂也詳未臧也今死而春也此苑伯傳云柳下惠嫂不逮門之女殆與逮聲義相近而相及句狗犬也謂之殺犬可當作而殺之犬也句狗犬也謂之殺犬可當作而殺之犬也句令使也句令使之字當經之殷字兩文皆誤殷戈與美並當爲義羞兩文皆誤而一存其上半一存其下半也此似當云義羞使使義使之使乃其正也以義使之者使令之使不使謂禁止之也末義之亦爲使也句荊沈句荊之貝也則沈淺非荊淺也當

在其案其亦有之誤若易五之一以五字屬上非張以楹之搏也下同搏即備城門篇之柴搏積搏益聚束柴木之小若以五易一多少之數而搏之則不相也其於意也不易知其不當易也先智意相也智說文无占文奇字无與若以經下校之疑當作无智即經云無知也相下疑有挩字先形近而誤无智即經云無知也相下疑有挩字有則審矣故云不可無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可去也依張楊說此釋經下可無也今雖無而昔之爲有之而不可去也其於意也洋然詳說在久有窮無窮此屬上五字爲一章以下文皆不屬張楊並當然在久之下而誤行脩必以正九畢云本亦作凡今以文義校之當是凡之形誤謂正圜無所處而不中縣搏也校之凡下云搏即圜凡之形也圜無所處而不中縣正凡也搏之道藏本吳鈔本作搏非考工記云直者中縣正直故云無所處而不中縣也搏即立圜隨所轉側而其中縣必正記云直者

之誤案張校非是俞校以狂爲性也呂氏春秋壅塞篇云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高注云性猶體也俞謂惟亦爲性則非以公孫龍子校之當作牛性與馬雖異公孫龍書作唯並與惟通言牛馬性雖異然其所以異者不在齒與尾也詳後以牛有齒句

非馬也不可徒以牛有尾句說牛之此言牛性與馬性異非有齒馬有尾爲別也是俱有云牛亦有尾馬亦有尾無上齒無角有齒無角者言而無前齒蓋牛有下齒馬有上齒公孫龍子通變篇謂牛無尾也

後齒也公孫龍子通變篇謂牛無尾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上文以牛有齒馬無齒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耳案王校是也張校同可知但可云用牛下挩有字耳

以其有尾而短耳非實無尾

不偏有偏無有

不類句

用牛有角舊本角上挩有字盧云用牛當爲牛有字王引之云用非誤字用者以也以牛有角馬無角也是狂舉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馬有尾說牛之非馬也上文以牛有齒馬無齒也是狂舉也不可文義亦同則用非誤字耳案王校是也張校同

句

今據馬無角句

是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公孫龍子亦有正舉狂舉之文以意求之蓋以

是爲類之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

舉之當者爲正不當者爲狂此書經說通例凡是者曰正曰當非者曰狂曰亂曰誖義與公孫龍書略同此疑當作以是爲類之同也是狂舉也今本涉上文而衍一不字則不得爲狂舉矣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若爾雅釋獸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言或而與牛相類則亦可謂之牛也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子云羊非馬則又不可此亦兼舉牛馬言之牛馬既兼有馬豈得謂牛非牛也未可竟謂是牛張云曰牛馬豈得謂牛

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言未可兩說不可定則竟廓謂牛馬之爲牛者未可亦非也張云有可者今且牛不但言未可是亦不可是不可亦非也張云有可者今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前云數牛數馬則牛馬一

三皆不辯其兼故不可

非牛張云專牛馬不非馬句

牛則牛馬不非馬則無可難矣案張云說是也此即經云說在兼之義荀子正名篇云

而彼彼亦且此此而彼彼故不可案張說未塙此此亦且此此而彼彼故不可通此言牛馬非牛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公孫龍子白馬論云白馬非馬也此非牛之非牛無齒而牛有角不可以牛有齒馬有尾句說牛之非馬也不可徒以牛有齒句馬有尾句說牛之

似申上彼此亦且此此而彼彼故不可

正其所以名本說二字公正義孫龍子當作名實篇作名彼也今本名也其名字脫功

唯乎其以當爲則彼謂不行唯此而乎其所以當爲則此謂不行唯此而乎其所以當爲則此謂不行

行乎其以當爲則彼謂不行乎其以當爲則彼謂不行乎其以當爲則彼謂不行

乎彼其以當爲則彼謂不行

以當而當也以當此而彼且此此止於此

可以當而當也以當此而彼且此此止於此

詁又莊子齊物論篇云一曰彼物無非彼自彼則不可即此章之塙此

自知則知之亦因彼又云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果且有果且有彼

是已上釋經下云唱而之意不和若糅當爲偶通用之誤謂唱無異義略同畢云

過即下遇遇與偶通下過同疑當作遇唱而不和是不學

當作遇唱與偶通下過同疑當作遇唱而不和是不學

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而不學必寡文揚云疑上有挩字當有

使也謂唱使人不得已者明非和之過和教則和學者爲唱使然不得已之過和教則和學者爲

不爲教故者爲教唱也

唱而不和是不學

畢云智下當有

少字詁讓案疑

當作智多而不教與上文智少而不學正相對功適息張云我有知而不以告人則功息絶矣句

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句首疑挩一字此蓋喻不和不唱之無功依張揚說此釋經下唱和同患說在功

不知也謂在外而聞有人在何

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

其色色言告以在室者相若之是所不智若所智也以下智並與知同所不知謂在室猶白若黑也若猶與也儀禮燕禮云幂用綌若錫言閒者在外者所知謂在外者猶言當上文云當者勝其色白誰勝與黑誰勝也謂兩舉白黑未知孰勝是若其色也是若疑到言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以色若是若白若正相對云若白若黑之若白可以知其色矣夫智其白也白則知其名以所明正所不知名以尺度所不智名吳鈔本作明不以所不智疑所明句若以尺度所不智疑誤張云正物名不以所不智疑之也畢張並讀外爲句長外爲句大誤

親智也句

室中句說智也此與經說

上云知方不廣說也身觀親也義同言在外之色爲親見而知以室中之色若在外之色則聞人之說而後知也畢云已上得釋經下以言爲畫經不聞所知之說在告以詩詩以詩言以爲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以詩詩詩卽非也與下以當文不可也其言以人之言爲詩者也必出入之言義正相對以下文校之出入當作之人形近而誤是不詩則是有可也有可信者卽不可作之人之言不可句必不審審疑亦當得盡所之人之言不可爲詩之人之言不可爲當是必不當而亂之義依張說此釋經下以言爲畫當爲當不當其惟句謂是霍可言爲名若謂之爲虎也而彼應之曰唯則可上文云惟唯之段字與此義可互證經以非是名爲不可明是名則可莊子寓言篇云與己同則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異於己爲非非而應不可明是名則可莊子寓言篇云與己同則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異於己爲非非而猶之非夫霍也言所謂則是謂之可者也

謂彼是也謂所謂與不可謂者其名相應不可謂句則吾謂不行當作則吾謂行此衍一不字彼猶惟乎其謂所彼猶惟乎其謂者毋惟乎其謂言凡不可謂者必無人唯我之義外也爲謂字通此見孟子公孫丑篇告子戒篇亦云仁從中出義由外作舉愛

若不惟其謂句則不行也此卽公孫龍子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之義依張說仮

無南者此釋經下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張說無南之語案盧說非是南猶言南無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難上節亦誤此南卽指南方無窮也古者中國所治地南不盡南海又天官家不知有南極故於四方獨以南爲無窮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南方無窮而有窮名家有持此義者有窮則可盡句

無窮則不可盡句

有窮無窮未可智智與知同則可盡不可盡畢云此三未可智可下並同字疑衍吳鈔本作有誤

人之盈之否未可智次之字疑衍謂人在四方盈否未知而必人之可盡句不可盡亦未可智當作人之而涉上文而挩人之可盡不可盡四字

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愛也今本挩不字疑當作而必人之不可盡愛也字盡愛卽兼愛之說故經云無窮不可盡此論者不可也蓋謂人不可盡愛人若不盈先窮當則有害於兼愛之說故墨子非之非也與作無亦不害兼說在盈否知文當作之下同吳鈔本作持

无之誤則人有窮也謂人若不能盈無窮則是有窮也不二智其數張云二衍案疑

無難張云我愛盡於有盈無窮句則無窮盡也謂人若盈無窮不足以難兼也

惡智愛民之盡文也重盡字衍張云文衍非或者遺乎其問也問舊本譌門今據道藏本正言慮所問有所遺忘則雖愛民不能盡其數張云門問皆明字之譌非

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言於心若不知其數而是

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依張說此釋經下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也說在明者案明疑卽問之仁仁愛也張校謂次仁字衍今案首仁字疑涉下仁字而誤

人也古人義利也愛利也句此也言愛利心在於仁字通

所利句彼也言所愛所利惠加愛利不相爲內外云張已明其同在內所愛

於人明其同在外愛利不相爲內外云張

俱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吳鈔本作內外張云俱舛其爲仁內也

義外也爲謂字通此見孟子公孫丑篇告子戒篇亦云仁從中出義由外作舉愛

與所利也偏舉所愛之在此故云內偏舉所利之在彼故云外是狂舉也詳後若左目出右目入舊本脫出字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若吳鈔本作屈說此亦狂舉之類張云仁義之於人若二目不可分外內案張說是也但其本挩出字又讀入字屬下學也並誤依張說此內外仁義之爲內也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學也張云有誤告教也以使智學之無益也故教是也使智學之無益也教詩此言學或有益或無益也教詩亦有是與知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詩此言學或有益或無益也而教到是以有否否則辭矣張云使知學之無益也案張說是也依彼說此釋經下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案經論誹謂誹議人宜論誹之當否誹疑詩之誤張云當非雖多誹句其誹是也句其理不可非王校作誹未塙雖少誹句非也當作論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是也其理不可誹下脫之字以理之可誹誹又譌作非案審校文義似無挩誤王校並未

墨十

塙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言誹有可否誹者爲非若短長各有所宜不可相論也依張不容機以多不誹說此釋經下誹之可不以眾寡說在可非

言庳誹者之不非誹是謂非誹人實有非而我非也我所非自當則是之是非其所可非也句非可非也理之可非也謂上云以不可非也句是不非誹也其非者爲其有妄人不可廓我爲非矣而或議凡誹人實有可非也若所誹也依張說此釋經下非誹者誹說在非誹詩誹詩之誤物甚長甚短句莫長於是莫短於是故曰甚長故莫短於是非是也者莫是之是也是即莫長於是莫短於是非是也者莫是之是也張云如是者是甚也若非字張云非是者則不得爲甚長甚短莫甚上疑挩非是者莫得以爲甚案張說未塙物甚不甚說此釋經下若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句處下善於處上句下所請上也請當作謂言因上者但微高於下面已不必如山與澤之高下縣絕而已上則所謂莊子天下篇惠施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荀子正名篇亦云山淵平而此意也此釋經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不是此約舉經文爲是目不讀如否

墨十二

知接也中同長也

知材也平同高也

慮求也同長以面古正字相盡也

仁體愛也日中而南也無說

義利也直參也無說

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

行爲也方柱隅四讓當作讓也

實榮也倍爲二也

忠以爲利而强低當作君也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

孝利親也有閒中也

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

佴自作疑當作比也纏繞通閒虛也

詷猶作嗛也盈莫不有也

廉疑當作慊作非也
令不爲所作也
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

墨十

勇志之所以敢也
力刑形同之所以奮也
生刑形同與知處也
卧知無知也
夢卧而以爲然也
平知無欲惡也
利所得而喜也
害所得而惡也
治求得也
譽明美也
誹明惡也
舉擬實也
言出舉也
且言然也
君臣萌俗通通約也
功利民也
賞上報下之功也
罪犯禁也
罰上報下之罪也

堅白不相外也
攖相得也
似當作此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
次無間而不攖當作攖也
法所若而然也
但所然也
說所以明也無說
彼疑當作彼不可兩不可也
辯爭彼也辯勝當也
爲窮知而儻於欲也
已成亡
使謂故
名達類私
謂移說作命誤舉加
知聞說親
名實合爲舉張揚並合前爲一經誤
聞傳親
見體盡
合說作古誤而宜必
欲而權利且疑衍惡而權害
爲存亡易蕩治化
同重體合類
異二不體不合不類

同說作侗異而俱於之一也
久彌異時也宇彌異所也
窮或有前不容尺也

墨十

盡莫不然也
始當時也
化徵易也
損偏去也
偃稽稽說作偃晧民案當作堰俱氏庫當作庫易也
動或從當作徙也
大益集說

讀此書宜行此校語誤入正文楊云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適在而無非三字之上列經下篇旁行句讀舉本無今依張氏攷定本重校正止類以行人疑當作之說在同駟疑當作四足異說張以三字屬下列孰存下非推類之難說在疑挩名字之

大小

物盡張以二字同名二與鬬屬前經誤
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依說

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無說
聞耳之聰也無說
言口之利也
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無說
諾不一利用
服執說音利疑當作言利二字乃正文誤作小注畢張楊以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爲一經誤
巧轉作傳依說當則求其故

當作暴字　大與履說作屨
一偏棄說作去之
謂而固是也說在因
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　無欲惡之爲益損疑當作無益損也
一與二廣與循當作脩張以物盡同　說在宜
名以下四經合爲一誤
不能而不害說在害
異類不吡侐同說在量
損而不害說在餘
偏去莫加少說在故
知說作智通下同而不以五路說在久
假必詩說在不然
有誤
必熱依說當作頓疑當作覩
火不熱　說在頓疑當作覩
知說作智通下同其所以不知說在
以名取

墨十　李

物之所以然與所以知之與　無不必待有說在所謂
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說
在病
疑說在逢循過過張以二字　擢疑當作擢慮不疑說在有無
且然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
在宜歐疑當作害區張以歐屬上列物一體也
誤
物一體也說在俱一惟是　均之絕不不否通　說在所均
字或域正徙說在長宇久　堯之義也生疑當作在於今而處
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
二張以此字屬下列所義下誤　臨鑑而立　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可
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疑當　說在重
住疑當作位位立字通景二說在重　非半勿新則不動說在端
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　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
端
景迎日說在搏疑當作轉　缶而不可擔當作擔　說在搏
景之小大說在地當作施　缶遠　宇進無近說在數
當然

近
天依說當作大而必正說在得
行張以此字屬上經誤循依說當作脩以久
貞依說當作負而不撓說在勝
說在先後
一張以此字屬上經誤法者之相與也
契挈通與栔當作板或涉上衍
盡依說當有類字若方之相合也
說在薄
說在方
倚者不可正疑當作止說在剃當作梯
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
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張并前爲一經誤
推依說當作莊之必往疑當作住說在廢材
循此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
唱和同患說在功
買無貴說在仮反同其賈
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
買宜則讐說在盡
以言爲盡諄諄說在其言
無說而懼說在弗心當作必
唯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
或域正字過名也說在實
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
知之否之足用也諄疑當作諄說
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疑當作問者
在無以也
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說
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
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疑當作殆仁義之爲內外也內疑當作非說
於一有知說作智通下同焉有不知學之依說疑當作有無字益也說在誹
焉當作依說疑當作諄者
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誹之可否不以眾寡說在可
二參當作絫
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字誤也非誹者諄當作諄說在弗非
逃臣狗犬貴說作遺者
知說作智通下同狗而自謂不知犬物甚不甚說在若是
過也說在重
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
也

永嘉王景羲校語校續出

大取第四十四畢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篇中凡言利者固取此案畢說非也此與下篇亦墨經之餘論皆簡札錯亂今亦無以正之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利人也厚於聖人之愛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畢云言天地之大人猶憾其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無此字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滅爲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葬藏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顧云滅賤稱也篇內多以一字兩見疑衍此同義亦互見小取篇案顧說是正畢說之謬此滅即滅之假借小取篇言滅詳吾親因而愛利之也非愛其親也疑衍吳鈔本無此字

墨子閒詁　卷十一　一

非相一利之以滅爲其親也而利之疑衍利之謂資給之字資音咨畢云謂字誤當有非字非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也疑當作非非求其子也畢云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也節葬非樂之說也案畢說謬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案其字疑當有文選運命論李注引尸子云聖人權禍則取輕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俞云當作非非爲非也上非字乃衍文非字疑衍非字亦衍非字亦當作欲正害斷指以存擊意林引作擊腥畢云此誤衍文權正也經上篇云權利惡正權害正也權正也從手正文舊作隆說文云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擊作掔字誤無文義正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擊作掔字誤無文義正擊手擊也揚雄曰擊握擊作掔字誤無文義正

厚德放天下非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言惡盜爲其害及天下畢云言惡止於盜之惡行及天下非而惡盜不加於天下言所惡及天下不徧及天下爲愛人不外己已在所愛之中言己亦猶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非爲愛己亦可謂之愛人也句荀子正名篇云聖人不愛己此惑於用名者也聖人惡疾病畢云重其身言自不惡危難畢云爲以亂人則不愛人此下疑當接後藏之愛己之

童謂以董字爲千里草與此可互證畢云說文瑾半璧也是玉也此與上是字疑並當作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王引之云當作意人之指非意度者人之指非度人也下文云一指非一人也是其證意獲也說文犬部云獲獵所獲也乃意禽也文非意木也非意人也與上文反正相對云乃意禽也當作非意禽也一律詁讓案上文求之也功欲得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即志意求之也功謂求而得之利人也畢云舊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爲以使富人富也治人有爲鬼焉言治人之事兼有事鬼若祭祀之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無貴疑當作無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徧及人亦不至因此遂不用賞譽也智親之一利畢云智同知言雖不足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爲孝亦不足

至於明知己之有智是之世之有盜也上之字當衍吳鈔本無下智利於親而不爲之之字蓋世之二字誤倒校者又於下增一之字遂致複出次謂當作智是世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可證案俞校未塙以文義推之當作智是世之有盜是室之有盜也盡愛之人也盡是室之有盜也推之當有惡字文以下文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二人云畢云舊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爲以使富人富也治人有爲鬼焉言治人之事兼有事鬼若祭祀之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無貴疑當作無賞譽言賞譽雖不能徧及人亦不至因此遂不用賞譽也智親之一利畢云智同知言雖不足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爲孝亦不足

是而不然三曰遷皆是而今不然四曰強貌是而不然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以上似並辨辭氣之異同俞云尊當讀爲剸剸說文刀部剸減也剸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案俞說是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李注引禮記檀弓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茶毒尊節今曲禮作摶剸聲類並同摶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句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此文挩誤不可校以意推之當有惡字疑皆當作次卽次字二復字皆得之誤請請爲情請復卽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因指得次句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因指得之若盡是室也青察盜之止於是室乃因人指而得之若如是今本止此室爲下蓋挩也字到著因之誤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次復到作次無從諟正矣端名亦難通疑端當爲揣之誤正夫辭察聲端名因請復此文挩誤不可校以意推繹兩次優字疑皆當作次卽次之壞字一優次卽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因指得次句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因指得之若如是今本止此室爲下蓋挩也字到著因之誤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次復到作次無從諟正矣端名亦難通疑端當爲揣之誤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正當爲匹右疑有之誤有或義同請亦請也請爲情情下同此以箝獄爲喻也辭惡請不受惡左宣二年傳趙盾爲法受惡柱注云爲法受屈與此義可相證言匹夫雖賤而不肯受屈必欲自明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

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雖通唯亦與智同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爾雅釋詁云運徙也畢云說文云運徙也荀人於其中者皆是也人當作人入是去非文正相對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匡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異舊本挩異字今據吳鈔本補上文辨智意二者之文甚詳重同上云二名一實重同也具同俱處於室合同也連同國語楚語韋注云連同也屬同類之同經說上云有以同類同也同名之同也同類之同以同也同名之同也同匡同匡與匡通詳經下篇謂同區劃同劃附通史記魏世家屈侯鮪說苑臣術篇鮪作附附周禮大司徒鄭注云附麗也域而處是之同畢云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是之同又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二句此此四字疑當在前同名之同下文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二句正與上文是之同然之同相對明不當以此句廁其閒也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異同也爲其異也遷皆是而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異同也爲其異也遷皆是而不然三曰乃是而然作吳鈔本是二曰乃是而然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以上似並辨辭氣之異同俞云尊當讀爲剸剸說文刀部剸減也剸有減損之義故與益其益對文成義案俞說是也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李注引禮記檀弓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茶毒尊節今曲禮作摶剸聲類並同摶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句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此文挩誤不可校以意推之當有惡字疑皆當作次卽次之壞字一優次卽下文之請得也審校文義疑首句當作察盜止此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因指得次句當作察盜聲端名因情得上云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因指得之若如是今本止此室爲下蓋挩也字到著因之誤又涉復字而衍一優字察次復到作次無從諟正矣端名亦難通疑端當爲揣之誤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正當爲匹右疑有之誤有或義同請亦請也請爲情情下同此以箝獄爲喻也辭惡請不受惡左宣二年傳趙盾爲法受惡柱注云爲法受屈與此義可相證言匹夫雖賤而不肯受屈必欲自明其志則可以得其情實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

不必以其請得焉惡生謂樂於就死也言遭囚執而故不能必得不求生則雖有屈抑而不欲自明其情實也　聖人之附濆也附道滅本吳鈔本竝作拊畢云濆字未詳而無利愛而吳鈔本作人利愛生於自私之心不足爲仁說上云慮也者以其知有求也昔者之慮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相對而愛滅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爲愛人則同滅獲異人故所慮與所慮滅之利也不同舊本無下慮滅之愛人一字王引之云生於慮獲之利也而愛滅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滅之利四字慮獲之利非慮滅之利也相對爲文案王說是也今據增　慮獲之利　謂因損其利而愛之也　慮獲之利非慮滅之利　慮滅之愛人也　慮獲之愛人也　慮滅獲之愛人也　慮獲之愛人也

文當作玄玄郎蛟字之省莊子秋水篇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是也此文蛟憐蛟蛟憐蛇蛇亦取相愛爲義案洪說未塙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畢云言愛二人同擇而殺一人以存天下文殺一人以存天下上文殺釋上文義也案此似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其類在阬下之鼠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爾雅釋詁云阬虛也得鼠則殺之爲其害物也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大仁似釋上文大人之愛小人此似釋上文愛小人也今從吳鈔本仁與人通其類在田文云田利爲其類在漏雍鈔吳鈔本作厚雍疑扇藩之譌土雍與甕同片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瓮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篇作縣甕漢紀孝成紀中徙狄踵甕之河漢於書鄒陽傳甕作雍案王說是也此似言甕之害在於漏去其漏則得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釋上文義可汲水之利也

有謂凡興利除害也已此疑釋其義在漏雍鈔吳鈔本作厚雍疑扇藩之譌土雍與甕同片九二甕敝漏釋文甕作瓮北山經縣雍之山郭璞曰音汲甕水篇作縣甕漢紀孝成紀中徙狄踵甕之河漢於書鄒陽傳甕作雍案王說是也此似言甕之害在於漏去其漏則得厚親不稱行而類行此釋上文義可大人之愛小人此釋上文大人之愛上文云興利爲其類在漏雍鈔吳鈔本作大人今從吳鈔本仁與人通其類在田小人也一節之義畢說失之一節之義畢云以利天下其類在阬下之鼠今據道藏本阬舊本誤阬阬虛也得鼠則殺之爲其害物也吳鈔本正爾雅釋詁云阬虛也小仁與大仁行厚相若大仁似釋上文大人之愛小人此似釋非殺一人

可偏觀也偏與徧通下同夫物或乃是而然或一周而一不周周舊本竝作害王引之云害字俱當作周周字與害相似故譌爲害下文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正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然者也是也非也王引之云此本作或一是而一非也當以非下其不可常用也以下文而衍不是也三字又後人不知非也二字本與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三字互易正文云此乃或一是而一非也今本或一是而一非者也與此相反文義正相應當據以刪正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畢云張湛注列子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論議家公孫龍子文說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滅人也愛滅愛人也畢云方言云滅獲奴婢賤稱也荊淮海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乃親字之譌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愛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畢云言使其弟有美容也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梁畢云當爲乘船蘇云人當爲入之誤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衍一人字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盜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盜無難三字

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乃親字之譌獲之親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畢云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人梁畢云當爲乘船蘇云人當爲入之誤非人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畢云此所謂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衍一人字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盜下人字衍荀子正名篇云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無難盜無難矣據下文疑衍盜無難三字

墨者有此而罪非之畢云據上無罪字蘇云罪字衍即而非兩字之譌王說同案罪疑當作眾形近而譌言墨者有此論而眾非之似非衍文上文無此字或轉是誤拔耳無也故爲舊本誤作無故爲也王顧並據道藏本正吳鈔本同畢本亦誤云據上文爲也當倒尤非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外閉與心毋同類舊本挩類字畢云據上當有類字王說同今據補世有彼而不自非也無也故爲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爲當作無也故爲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故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爲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爲當作無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爲也故下文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與此同今本也故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乙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空讀爲孔孔子仲尼篇文孫詒讓閒詁云舊說孔不達張注云舊說孔子心六孔流通一孔列子仲尼篇文孫詒讓閒詁云舊說孔子心六孔不達張注云舊說孔子心有七孔畢云舊本然作殺使之圖人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人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相與共是之五字若若是且天非天也壽夭也當疑重天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類舊本挩類字畢云據上當有類字王說同今據補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疑當作眾形近而譌言墨者有此論而眾非之似非衍文上文無此字或轉是誤拔耳無也故爲舊本誤作無故爲也王顧並據道藏本正吳鈔本同畢本亦誤云據上文爲也當倒尤非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外閉與心毋同類舊本挩類字畢云據上當有類字王說同今據補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爲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爲當作無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爲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爲當作無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故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也故爲舊本故在也上王引之云無故也爲當作無也故即他故下文云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

周而一不周者也爲舊本不待周乘馬句挩不字而後不乘馬五字王引之云上當有不字不待周乘馬所謂周也以相反爲義而後不乘馬也寫者脫去耳其重出之而後不乘馬五字則衍文也案王說是也今據增刪

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之寘棗也故云非棘詩魏風園有棘其實之食毛傳云棘棗也說文東部云棘小棗叢生者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承上文人之也之馬之目盼畢云上脫是字案王說是也淮南說山訓作盼此作盼誤也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於牛之目大而不謂之牛黃於牛之毛眾而不謂之馬盼視也案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眇一目小也

祭人之鬼而言也祭兄之鬼乃祭兄寫者脫人字案王說是也今據補祭兄之鬼祭人之鬼舊本挩人字上祭字王引之云祭之鬼當作上之疑當爲大王引之云上之於也言於馬之目盼則謂之馬盼非大字之譌之猶於也言於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於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於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也蘇云之馬猶言是馬盼視也案說文目部云盼白黑分也眇一目小也

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眾而不謂之牛眾一馬馬也二馬馬也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王引之云二馬馬也二馬馬也已見上文此一馬馬也四字蓋衍

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墨子弟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荀子榮辱篇楊注云俞讀爲愈愈勝也畢云古愈字只作俞俞淮南子說山訓高注云予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予墨子曰我將上大行畢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

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倶引作以鑄鼎於昆吾文選注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本作鑄鼎於昆吾上言此淺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鑄故下言鑄鼎此言鑄鼎故下言鑄鼎三足而方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習此後人所改之也金可言鑄不可言鑄故下言鑄鼎此言鑄鼎三足而方聞鼎三足之說而不知古鼎有習

於白若之龜雖類聚引作若之龜雖爲爾雅釋魚是也云若之龜本舊云若龜之左之說也不類右類也若者爾雅釋魚是也云若之龜本舊云若龜之左之說也不類右類也若者

書市鼎就其地而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是使翁難乙卜

作巨鼎吾吳字通濮陽古帝丘也夏后氏之鼎本舊云夏后氏使翁難乙卜

帝之吳鼎本舊云吳鼎亦無作字蔡邕曰舊本亦無作字

巨之宋鼎本舊云宋鼎亦無作字蔡邕曰舊本亦無作字

鼎引作於作使翁難乙卜

案引亦作若作若道藏本作龜

引之龜引作若之龜

證殊屬附會今白若之龜本舊云白若龜之本作龜

部通審校文義作是也虞書舜典文

昭引爾雅以玉海引作以玉

雅曰玉海引作爾雅曰

玉海所引爾雅字尚未譌今本又據說文經典或段爲假借字改之

說文玉部瑁諟也象形下篇瑞以玉爲信也从玉耑聲

瑁諟引作瑁諦

瑁諦引作瑁諟

瑁諟引作瑁諦

瑁諦引作瑁諟

瑁諟引作瑁諦

瑁諟引作瑁諟

瑁諟引作瑁諦

瑁諟引作瑁諟

瑁諟引作瑁諦

瑁諟

三國銅劒讀作定之國都疑誤畢云北國爲韻葳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此郎夏鼎也漢書郊祀志云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洲皆嘗以象三德饗承天祐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此以禹爲殷蓋傳聞之異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桀傑通詳非命中篇謀字與上下文義不合諫當爲謀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諫臣外而詔臣內諫臣尊今本諫作謀與此文互誤淮南主術篇耳能聽而執正進諫高注諫或爲謀言雖聖人與良臣桀相共謀必不能知數百歲之後也畢云智一本作知下同葳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共知哉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二人蓋並墨子弟子呂氏春秋尊師篇云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顧子碩疑即此縣子也蘇說同今本作辟吳鈔本作闢

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譬吳鈔本作辟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畢云說文云掀舉出也與欣同王引之云欣當爲旂旂無涉欣當讀爲旂旂之城者或操表以善旂望大築乎城上也能實壤者欣欣與旂望也旂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脂部欣字從斤得聲古音在脂部相通故從斤之字亦多與從希之字相通說文曰昕從日斤聲讀若希左傳昕陳我將死昕與我期杜注昕明也是其證也今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

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俞云廣雅釋詁云有也此兩云字均當訓有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燦者於此畢云說文云燦放火也舊於此二字一人奉水將

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畢云摻即操字異文功皆未有音非也人別有音非也彼奉水者之意是欲滅火也摻火者之意是欲益火也二人之意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貴於彼奉水者之意子墨子曰舊脫意字今以文義補舊本作義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而非夫摻火者之意也子墨子曰舊脫子字今以文義補人不見而耶鬼而不見而富之王引之云耶字義不可通蓋服字之壞也富古字通而汝也人不見而服者未見人之服汝也故下文曰而富者未見鬼之福汝也鬼不見而富爲福是也耶疑助之誤王蘇校並未塙而子爲之有狂疾也服與福爲韻蘇云耶當作取案王讀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家畢云調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

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也案今本無文子或在伕篇中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豕道藏本作豨下同說文云豨豕走豨也方言云豬南處謂之豨惡有上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王畢云先舊作大本如此下同是譽槁骨也譽若匠人然智槁木也畢云智同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仁也畢云舊脫非字一本有

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韓非子和氏篇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氏爲誑而別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又以和氏爲誑而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使人問之曰天下刖足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對曰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畢云舊脫璞而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十字注以和氏所獻者爲楚武王之璧案淮南子覽冥訓高注云隋侯漢東之諸侯姓姬名生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也畢云文選李斯上秦始皇書注引隋侯之珠作隨侯之珠以夜光也明月出蚌蓋云隨侯之珠乃明月出蚌之誤耳翼近耳宋玉神女賦注引高唐賦曰其狀峩峩若高山之獨立巖巖若三峰之竦峙高唐賦三峰亦作三丰三丰即三峰也三峰六翼史記楚世家云高圉亦作融三丰六翼以下六翼即六翼也爾雅釋器云款足者謂之鼎款足即融融即鬲也鬲即鬴也鬴即鬵也鬵即鍑也鍑即鬻也鬻即鬵也鬵即鬴也鬴即鬲也鬲即融也融即鬲也鬲

無也云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予曰年五歲聞有竭申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戲案道藏本季本吳鈔本並有也字今據補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勢言童子戲效爲馬耳不必竹馬畢說並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不不足以舉行而當之是蕩口也貴義篇亦有此章而文小異蕩口此篇亦兩見蓋謂不可行而空言是徒敝其口也經下篇云霄盡蕩也即消磨敝盡之義相近當誤衍案畢說是也說文水部有潡字从水敖聲此借爲敖檀弓有齊人黔敖此墨子使管黔滶云滶與游字形同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下同案顧校季本作卿子否

荀子臣道篇楊注云設謂置於列位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舊本挩衛字今據道藏本季本吳鈔本補致祿甚厚設我於卿我設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無吳鈔本作毋畢云舊本作毋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云關即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辭三公東處於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說文邑部引鄭康成云奄國在魯曲阜縣東南奄里即奄國之地又引杜預云奄在淮夷之北是商奄皆東夷之國在周公所誅故得相假借也若作奄里言之則非是商奄即奄里其證也案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彼商謂殷與奄爲二國非左傳墨子之商奄亦即殷也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畢云舊此案顧校季本不倒去之苟道畢云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案季本亦不倒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齊則是我爲苟陷人長也畢云舊一本作處詁讓案苟陷人食陷即陷聲同食長形近故譌說文口部云昭食也依或本則當爲苟處苟陷人厚與上文相應然義較短子墨子曰見公輸篇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說文人部有潡字从水敖聲此墨子弟子與彼名同鄉向同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有則三而已矣未智人之先有蘇云此節後生有反文有錯誤當爲返之段字廣雅釋詁云反歸也者下當有曰字彼有先反者吾子苟子解蔽篇楊注云反倍也下反倍門人有倍墨子者吾子雖反倍在其後言如是我豈有罪哉吾反後言彼有先反者吾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謂戰敗失不得與賞者同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畢云術同述說文述循也述之段字其非儒篇所云君子述而不作也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云蘇云不君子可證古之善者不誅畢云誅疑當爲詘字之誤下同俞云誅當爲述聲誤而已此云古之善者不詘術與詘述聲義並同述之段字其言亦不智人之先有善者不述詘述疑當爲述詘述皆述循而已上文君子不作述也述循也詘與述聲近故得相假借也若作誅則與述聲絕遠矣案俞說是也今也當爲今世案也其文不順今也善者不作今也善者不作云蘇校未嘗

畢云疑當爲逝川令以遂爲術已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詛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詛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畢云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無異於述也蘇云此言述作不可偏廢皆務爲其善而已述主乎因故以古言作主乎述而又作則善益多矣畢注似未得本意案蘇是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之子姓史記孔子弟子有巫馬施字子旗集解引鄭康成孔子弟子魯人故下云愛魯人於鄒人家語弟子解作狂人非也我與子異之一本如此舊云子舊作作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疾擊支也擊彼則疾擊我則疾於彼疾痛並訓病也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說文手部云拂過擊也畢云一本如此舊云舊不疾二字倒一句當有脫誤以下文語意改之當言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也有我二字疑衍前云此當作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彼蘇云文選蜀都賦李注引鄭注漢書高帝紀應劭注並云譽呼文士部云譽呼之人數與上下文義並不貫殆非也此評當爲呼之二字互通周禮大小司寇一曰詢邦國之疑萬民之利注云詢謀也呼謀聲相近而誤不可勝案據非攻篇當脫用字詒讓入字閒邑言空邑邑與閒同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狗彘狌豕字從豕字從犬舊作豢狗彘狌豕字從豕字從犬今從畢本同畢云此維人引作芻豢此維人之誤但割而和之畢云維人當爲饗人之誤但割即祖割之說文云但裼也從人旦聲經典用但爲袒第字之義而忘其本詒讓案雜形近而誤儀禮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並有雜人雜之職雜人之食之省食之不可勝食也道藏本無不可二字有食之二字無食以文義校之食之不可四字當並據太平御覽增兒人之作餅畢云作舊作生皆據改案生餅麪餈也字則還然竊之也餅似不誤說文食部云餅麪餈也還疑眾之借字說文曰部云眾驚視也其匆匆羊牛之食而從事於竊也案之段字古賜予字或作舍詳非攻中篇舍余食猶言余食也與我不知門月安不足乎畢云或當案日月疑耳目之誤言其見物而貪也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境之田蕪而不可勝辟曠畢云太平御覽引不可勝闢魯陽楚縣名然也故云然也評訾也戴云靈合也藏云靈俗蕪而不可勝辟曠畢云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田蕪故云然也評訾也戴云靈合也藏云靈俗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予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予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王云何故於下加何字則與何則也同義辭過則指以明小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何則陵遲故也秦策曰臣恐韓魏之舉辭處忠而實欺大國也此何也史記春申君傳作何則是其證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六十二資產部二引此並作何則無故字案故字似非衍文御覽所引或有刪節王校未塙乎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貴義疑當作義貴畢云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

淮南子泰族訓云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本此之身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畢云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二引作子宜勸我作子宜勸我王云此不解如字之義而以意改之也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占域也

子墨子自魯即齊由魯至齊畢云四字舊倒以意改正太平御覽引作自魯即齊也言過故人事部二引作過故人也

子墨子曰今有人將南遊於楚見楚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問脫文王即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證說詳明鬼下篇曰苟使我遇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問脫文王即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證說詳明鬼下篇曰苟使我遇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惠王王云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藝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惠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恐是此問脫文王即楚惠王也蓋當時已有兩字之證說詳明鬼下篇曰苟使我遇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畢云墨子獻書惠王惠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盧文弨云此文譌說案此文多余知古諸宮舊事二云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算人雖不得天下而樂

養賢人請過門百種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貴義不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謝王曰墨子之言於王則善矣其於百姓則未知也今書未之用猶陽文君王不免冑而封之不受而去此與文君言合必是文君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辭五里封之余氏不明著山墨子文選注所引節錄改作惠王亦止作惠王疑故書本作惠王以老辭蘇云楚惠王以老辭惠王以老辭蘇云楚惠王以老辭惠王以老辭蘇云楚惠王以老辭

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瞽曰鉅者白也俞云鉅無白義字當作豈豈也皚省作豈又誤作巨因也方曰巨風李善注文選引作凱風蓋亦省凱爲豈而誤爲巨也吳鈔本作墨非畢云說文黔黎也秦謂民爲黔首謂可以爲證　黔者黑也可名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眡不能知也淮南子主術訓云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與此語意同故我曰瞽不知曰黑者知吳鈔本作能以上文校之疑當作不能知今本及一吳本並挩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愼也周禮泉府鄭注云布泉商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

人用一布一布下布字當作市市物也言不敢繼苟而讐焉繼苟義不可通疑當作護詢或作詢詢即誤詢之或體也說文言部云詬謼也或作詢詢即誤詢之或體也說文言部云詬謼也或作詢詢即誤詢之或體也說文言部云詬謼也

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富士俞本吾當爲若字之誤也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於後畢云數百下當脫人處二字千人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亦當爲數百人上文曰於後今作百人則與上下文不合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於衛畢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詒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引作子墨子弟子仕於衛則疑仕於衛上脫弟子二字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畢云後作審詒讓案荀子疑審字通是也荀子注引亦作當古無鎰字只作溢或作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兩作溢無作鎰者此言千溢五百四兩王云古鎰字皆作溢荀子富國篇今是上之生五穀皆謂粟非謂金也則故數溢楊倞曰蓋當時以溢爲量引人善治之則故數也考工記曰溢實二鎰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溢本吳鈔本作汝舊作溢畢云後作溢案荀子富國篇楊注引作溢墨子仕人於衛畢云舊脫人字一本有詒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引作子墨子弟子仕於衛上脫弟子二字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畢云後作審詒讓案荀子疑審字通是也荀子注引亦作當古無鎰字只作溢或作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兩爲溢無作鎰者此言千溢五百四兩王云古鎰字皆作溢荀子富國篇今是上之生五穀皆謂粟非謂金也則故數溢楊倞曰蓋當時以溢爲量引人善治之則故數也考工記曰溢實二鎰又引墨子曰待女以千溢授我

五百俞本則溢非溢之譌也富國篇又云瓜桃棗栗一本數以溢畢本亦改非下同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溢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王云故字亦後人所加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無故字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畢云據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引舊作也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本作說吳鈔本作悅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藏本也作之畢云一本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畢當爲倍徙下同案是也徙字通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

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畢本此下增非也原文本無此句今刻本御覽鱗介部一有之據太平御覽增王云畢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云此句舊脫據本御覽鱗介部一有之者後人不知古義而妄加之也古人謂東西南北爲四方之中則不得爲四方也若中央爲四方者以其在四旁也行者之所向有東有西有南有北而言中方一謬也行不與中方一謬也鈔本御覽及容齋續筆所引皆無此句案王說是也此即古五龍五行之說鬼谷子盛神法五龍陶弘景注云五龍見教天皇被迹禁氏注引通甲開山圖云五龍之說也水經注引通甲五龍之說吳鈔本作悅又從而非毀之五方爲五行神說文戊部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治在中宮也故相拘絞也義並同然則五龍自有中宮但曰者之言不妨約舉四方耳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畢云舊脫天字之是圜心而虛天下也蘇云圜心未詳圜或當作擐云圜心即違心古圜違字通吳玉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此上疑有脫文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舍下亦當有吾字蘇云革更也是猶舍穫而攫粟也國語魯語收攫而盟宰注云攫

拾也一切經音義引賈逵云攠拾穗也攠字同畢云攠拾也一本作據非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惠棟云公孟子卽公明子孔子之徒宋翔鳳云孟子公明儀公孟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子公明子卽公明子其人非儀卽高正與墨翟同時論讓案潛夫論志氏姓篇儒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縶之後以字爲氏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此君子共己以待共蘇云共讀如恭論讓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共己而已楊注云共讀爲拱或讀爲拱垂拱而已當讀爲拱是也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言篇述儒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卽此畢云說文云扣擊也攷擊音苦后反引賈逵云攠拾也一本作據非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子墨子曰惠棟云公孟子卽公明子孔子之徒宋翔鳳云孟子公明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子公明子卽公明子其人非儀卽高正與墨翟同時論讓案潛夫論志氏姓篇儒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縶之後以字爲氏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此君子共己以待共蘇云共讀如恭論讓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共己而已楊注云共讀爲拱或讀爲拱垂拱而已當讀爲拱是也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言篇述儒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卽此畢云說文云扣擊也攷擊音苦后反引賈逵云攠拾也一本作據非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子墨子曰惠棟云公孟子卽公明子孔子之徒宋翔鳳云孟子公明子與墨子問難皆儒家之言孟子公明子卽公明子其人非儀卽高正與墨翟同時論讓案潛夫論志氏姓篇儒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縶之後以字爲氏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此君子共己以待共蘇云共讀如恭論讓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共己而已楊注云共讀爲拱或讀爲拱垂拱而已當讀爲拱是也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言篇述儒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卽此畢云說文云扣擊也攷擊音苦后反引賈逵云攠拾也一本作據非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吳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之云身字義不可通蓋見漢荊州從事苑暠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爲身管子兵法篇爰其耳以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言篇述儒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卽此畢云說文云扣擊也攷擊音苦后反引賈逵云攠拾也一本作據非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子墨子曰是言也譬猶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吳鈔本其下有有字王引之云身字義不可通蓋見漢荊州從事苑暠碑與耳相似故耳誤爲身管子兵法篇爰其耳以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言篇述儒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卽此畢云說文云扣擊也攷擊音苦后反引賈逵云攠拾也一本作據非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爭求之行而自衒內則奔則爲妾劉沅云奔或爲衒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衒嫁不售畢云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作眩之是也意林作人莫之取也之舊本作知畢云知之舊本作之說文云譌本季本吳鈔本正作偏王引之云偏爲古偏字詳非攻下篇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畢云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王據下文改一行爲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此十一字舊本譌在上下文義補出者行爲人筮者其精孰多子人開世篇鼓策播精當爲精釋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精是精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譌也郭璞南山經曰精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精糈也言米能爲重精也是其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慮一處其得米多也史記貨殖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下同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高賢子弟與明通公孟子卽公明子其人非儀卽高正與墨翟同時論讓案潛夫論志氏姓篇儒公族有公孟氏左傳定十二年孔疏謂公孟縶之後以字爲氏說苑脩文篇有公孟子高蓋七十子之弟子也此君子共己以待共蘇云共讀如恭論讓案荀子王霸篇云則天子共己而已楊注云共讀爲拱或讀爲拱垂拱而已當讀爲拱是也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非儒言篇述儒者之言曰君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卽此畢云說文云扣擊也攷擊音苦后反引賈逵云攠拾也一本作據非以其言非吾言者畢云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畢云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子墨子曰是言

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偶材畢云疑當爲隅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蘇云有之以下十一字當在上文然而大人之利句下誤錯於此此文當云欲攻伐無罪之國以廣辟土地著稅偶材案畢說近是但著稅義難通疑著當作箸云箸稅也節用上篇云其籍斂厚財字通籍稅賜材猶云籍斂厚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以上明不扣必鳴已上申明知其一身失之且予曰君子其已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予而言是予之謂不扣而鳴邪有謂上當有所字是予之所謂非君子爭求之行而自衒內則奔則爲妾劉沅云奔或爲衒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衒嫁不售畢云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作眩之是也意林作人莫之取也之舊本作知畢云知之舊本作之說文云譌本季本吳鈔本正作偏王引之云偏爲古偏字詳非攻下篇今夫世亂求美女者眾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畢云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王據下文改一行爲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此十一字舊本譌在上下文義補出者行爲人筮者其精孰多子人開世篇鼓策播精當爲精釋文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精是精與精字形相似而易譌也郭璞南山經曰精先呂反今江東音所說文精糈也言米能爲重精也是其傳云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慮一處其得米多也史記貨殖案王校是也今據正下同

公孟子曰行爲人

子曰仁義鈞（吳鈔本均）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人也公孟子戴章甫（畢云藏本多作義以意改）案顧校季本正作戴士冠也鄭注云章甫殷道也（殷質言以表明也）夫子云衣玄端章甫（端章甫集解鄭玄云衣玄端冠）朝服對曰某長居宋（居宋朝之服禮記儒行魯哀公問孔子儒者故亦宋冠章甫之冠此公孟子儒者）與（與搢）服（搢忽畢云搢忽即笏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尚書）既夕（既夕本笏鄭注云忽亦用此字舊作聰誤據禮案儀禮）鄭康成注（鄭注尚書作云今文笏作忽史記夏本紀集解引）其上備忽（其上備忽忘也荀子注衍篇大章甫絢屨紳而搢笏）儒服而以見子墨子（墨子）墨子曰君子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畢云說文云盾蔽也所以扞身蔽日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論（論讀案此所言皆朝服朝服本有用盾者盾疑亦笏之誤但木笏非也以）貴服所未詳也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晉文本吳鈔本並從牛誤）韋以帶劍（韋以帶劍並詳兼愛中下篇）

（道藏本）羣（羣道藏本吳鈔本並從牛誤）之裘羊（羊）之裘（裘本）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鮮冠組纓說文采部屬）組纓（組纓天子之組纓）諸侯之齊（齊）甬（甬也此朝服當爲冠弁之）也（也其小者可以爲冠也玄冠丹組纓爲常制不相應疑此組）例（例不足爲華侈與鮮冠組纓之設字荀子樂論篇云亂世之徵其服組）鮮（鮮義詳節用篇）絳衣博袍（畢云袁王引之云絳或省作絳傳寫或作縫或作逢絳衣博袍皆大也淮南子齊俗篇作逢掖之衣逢掖之言大也莊子盜跖篇）縫（縫韻縫字從夆聲古夆絳同集）掖（掖本）之（之）衣（衣）大（大）帶（帶）（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袁王引之云袁十四年傳反袂拭面）絳（絳）縫（縫）衣（衣）大（大）絳（絳）帶（帶）（畢云袁王引之云袁十四年傳反袂拭面）黼（黼）裳（裳）（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袁王引之云袁十四年傳反袂拭面）韋（韋）以（以）帶（帶）劍（劍）（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袁王引之云袁十四年傳反袂拭面）

同於彼但孟子兼重行而公孟子唯舉言服故爲墨子所折　子墨子（墨）紂（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畢云費仲古篇作費今字箕子微）中（中仲古今字）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畢云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關叔）管叔（管叔）詳（詳）耕（耕）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畢云謂節葬節用之學出于夏）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畢云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博袍即謂絳衣之前襟廣雅釋器云袍長襦也彼無異也任大椿謂絳衣博袍即漢晉以後之朝服絳紗袍大誤）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淮南子齊俗訓云越王句踐剪髮文身天下又云越人斷髮文身高注云斷斷也剪即斷之俗說苑奉使篇越諸發曰越剪髮文身翦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畢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畢云舊本作不詳）請舍忽（畢云舊本作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必舊本作不畢云一本作必亦是）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畢云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作必亦是蘇云不字誤一本作必是也今據正而後相見然句然後仁（孟子告子篇苔曹交曰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公孟子之言

齒年也俞云數人之年安得以爲富畢說非也齒者契之齒也古者列竹木以記數其刻處如齒故謂之齒孫詒讓云齒是也列子說符篇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此亦以齒計人之證也蘇說同公孟子曰貧富壽天階然在天非說文齒部云齒齧也此義畢云齧同錯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其髮而去亦冠也畢本作亦云舊作亦知是字之譌也此下文亦有作亦者王引之云古字亦有作亦者古篇亦古文其是其亦之譌也非亦之譌也後凡

子墨子曰古聖王本有者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福福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戴禮云古下哭鈔本作吳鈔本正故雖治國勸之無廢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井也畢云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俞云晏子春秋葆上篇噎而遽掘井說苑葆言篇作譬之猶渴而穿井渴字較噎爲勝疑此文亦當作渴因噎字古作餲漢書賈山傳祝鮀在前衛古曰餲古噎字是也形與渴微似故誤爲噎案畢說是也

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弒紂幽厲蕃爲聲樂畢云說文云蕃盛也或修飾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吳鈔本無者字王云戾當爲虛下文戾虛同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趙策曰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戾猶厲也非命篇曰國爲虛戾又曰身在刑僇之中是虛戾即虛厲也小雅節南山瞻卬篇厲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注引韓詩戾作厲孟子滕文公篇樂歲粒米狼戾盬鍾論未通篇狼戾作狼厲莊子人間世篇國爲虛厲身爲刑僇程文李云比案畢說是也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

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畢云當爲禮論讓案即五禮之吉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客禮即五禮之賓禮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說文网部云罟网也漁人孔疏引李巡云魚罟捕魚具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畢云三日當爲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三月高誘注淮南子齊俗云三日之服是夏后氏

之禮而後漢書王符傳注引尸子墨子曰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　尸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倮謂撅者不恭也舊本倮作藏今從道藏本改吳鈔本又作裸畢云果當爲裸說文云裸袒也玉篇云倮赤體也撅當爲蹶說文云僵也一曰跳也洪云禮記內則不涉不撅鄭注撅搴也謂袒衣也與此同俞云畢謂撅當爲不撅撅衣雖不恭然裸則不恭也甚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事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本作亦有以吳鈔本乙孟子曰三年之慕父母管子海王篇吾子字舊到今據下文合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畢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　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本作亦有以吳鈔本乙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管子海王篇吾子字舊到今據下文合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畢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　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本作亦有以吳鈔本乙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管子海王篇吾子字舊到今據下文合食鹽二升少半尹知章注曰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文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子之慕父母故下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獨慕父母而已嬰兒子即吾子也畢云眾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

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本作其顧校季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蘇云曰字誤倒當作問於儒者曰何當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引申爲哀樂之樂此第二樂字用引申之義古讀二義同音故墨子以室爲難之樂記云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又禮器云樂者樂也此即墨子所本其所自成仲尼燕居云行而樂之樂也苟子樂論篇亦云樂者樂也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者亦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男女之別句獨著室字誤爲宜詩假樂篇釋文曰宜本又作冝是也且誤爲宜因誤爲室矣案室當作宮辭過篇云宮牆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節用上篇云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皆於避寒暑外分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畢云舊脫爲字據上文增

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蘇云程子即程繁也見三辨篇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畢云舊脫天字據下文增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有極猶言有常詳非儒下篇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若舊本作各王云此各當爲此若畢校同盧文弨校季說同言儒無此四政也下文曰今儒者是其證今本此若作此各則文義不順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魯問篇案王說是也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畢云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迷之義不可通疑迷當爲還之誤謂還墨子詩程子合還也反後坐畢讀反爲句後又爲句而後後留之王云畢說非也後當爲復復後復後字相似故書傳中復字多譌作後反爲一句復坐爲一句謂程子反而復坐也今本作後後則義不可通　進復曰王云復於王者曰之復之復謂程子進而復作後後則義不可通　進復曰王云復於王者曰之復之復謂程子有復如孟子有復於墨子也鄉者先生之言有可聞者焉舊本作爲今據吳鈔本正下同畢云聞當爲閒案畢校是也孟子云政不足與閒也趙注云閒非也　若先生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此因墨子言不毀儒而遂難之言人不能無毀譽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辭稱議而爲之孰辭習孰之謂也吳鈔本作義案稱議上當有不字應孰而爲之謂應習孰之辭則信口酬荅不待稱議而後對故下云敏也此明前云不毀儒非不毀桀紂之語孰應對之語孰當爲孰孰亦可以習孰應對之謂也畢云舊脫爲字據上文增

通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王引之云吾讀爲通通作吾趙策曰王非戰國守吾之具其將何以當之是其證案王校是也吾當爲圄之省說文口部云圄守也應孰辭而稱議是猶荷轅而擊蛾也此即申應孫辭不必稱議之恉畢云蛾同蟻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畢云述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俞云亦當爲亦古文其字也言我所稱即以孔子言本篇其字多誤今鳥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王云云猶或也言或因之也古者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畢云言有必不或與或同義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據一本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吳鈔本作良梁後倣此文作強良然思慮徇通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裴駰案徇疾也索隱云徇齊家語及大戴禮並作斖一本作慧齊斖慧皆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斖者深也義亦通案徐引墨子今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人部云徇疾也徇即徇之譌荀子又借徇爲之欲使隨而學亦云強梁然思慮徇通史記黃帝本紀黃帝幼而徇齊集解徐廣曰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裴駰案徇疾也索隱云徇齊家語及大戴禮並作斖一本作慧齊斖慧皆智也史記舊本亦有作斖者深也義亦通案徐引墨子今無此文蓋在佚篇中說文人部云徇疾也徇即徇之譌荀子又借徇爲之欲使隨而學

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意林引作暮年畢云同期年書期年字多作其詳節節其下篇此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畢云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予亦聞夫魯語乎吳鈔本無夫字話意林引作八魯有昆弟五人者亓父死畢云亓舊作其俱作其詘讓案意林正作其下並同亓長子嗜酒而不葬亓四弟曰子與我葬無一本如此當爲子沽酒勤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酒於其四弟曰子亦聞乎鄙諺之說與上文不祥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謂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知據先生舊本誤先王今藏本吳鈔本正人云云文例正相對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先生之言有不善乎王引之云意者疑詞廣雅曰意疑也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王云遽亦何也連言何遽者古人自有複語耳漢書陸賈傳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

有刑乎俞云之刑二字衍文子亦聞乎皆徒之有刑徐鼒說同案此疑當作罰徐說是也罰役者謂避役蘇說同刑乎術一之字刑徒又誤刑耳墨即左傳昭七年所謂僕區之法孔疏引服虔云爲隱匿亡人之法是也罪云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言其賢過子十倍下云百子同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亡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亦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吳鈔本有焉字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暴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猶閉字入字今據魯問篇及太平御覽疾病部一引補案王校是也淮南子人間訓云室有百戶閉其一戶何盜入即本此文畢云舊有夫義二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有天下之大器也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有

復於子墨子學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畢云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學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當爲曰蘇云告子曰之曰當作曰或爲曰惡顧云曰字之訛下墨子言告子曰言而身不行是其證也然此告子白與墨子同時後與孟子問荅者當另爲一人案曰字不誤此文當作告子曰墨子言義而行逃惡蓋告子墨子而二三子爲墨子諱也甚之故下文墨子云稱我言以毀我行又云告子毀猶愈亡也今本告子曰下挩墨子二字遂若二三子廓不相應矣顧蘇說並未據又告子之通稱也名也子男子之通稱也注云告子姓也子告子篇趙注云毀皆不害案孟子告子篇治儒墨之道者皆學於孟子通氏疑亦隱據

此書以此告子與彼爲一人王應麟洪頤煊說是請棄之子以蘇說爲是請棄之當以此說並同然以年代校之當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我字同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經說下云仁愛也言與翟甚不相愛也仲尼燕居云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上下文兩言毀則此不當不字當是衍文告子不吾毀云

毀畢云二字倒今移二字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者言仁勝爲告子名未知然否案文選注引無爲字蘇云勝爲仁能勝其任也或以勝爲告子有子勝斐然之名蘇文選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云勝爲告子勝斐然之名蘇文選注引此文釋之則崇賢似以勝爲告子之名據四書釋地又續引或說本於彼閣若據四書釋地又續引或說子墨子謂告子名不害字子勝並無據疑不足據畢云勝爲告子名未知然否案文選注引無爲字蘇云勝爲仁者言仁勝爲告子名未知然否案文選注引此文釋之則崇賢似以勝爲告子之名蘇引或說子墨子勝並無據疑不足據畢云跛猶詖以爲辯畢云跛詖作詖攷據文選注改此字假音爾雅云詖辯也陸德明音義云詖其辭企陸德明音義云詖其辭企也舉疋也跛足多指二字畢云隱文選注引作偃偃音相近亦通以爲廣畢云隱文選注引作偃偃音相近亦通以爲長仰身以爲廣偃猶仰

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有能字故下疑當有能字墨子雖之曰子墨子曰政者正也子正以率下政故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畢云言子姑無若此治子之身亂之矣吳鈔本無身字畢云案姑亡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亂之矣是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畢云當是魯陽文君楚縣之君蘇云此魯君自是魯國君故以齊攻爲患畢注非也俞云魯陽文君耕柱篇再見此篇亦屢見于墨子之意皆勸以攻小國與此不同且此篇有魯君又有魯陽文君無攻小國與此別而書之其非一人明甚諸讓案蘇俞說是也以時代攷之此魯君疑即穆公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譬怨行暴失天下俞云怨字乃忽字之誤言與忽忠臣爲讐也上文說禹湯文武曰吾願主君之上與此相對可證下文說忠行義取天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亟舊本誤作函今以意校正爾雅釋詁亟疾也速也本篇亟字多誤爲函詳後伐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伐

後敺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非此本作非顧二字畢云言非此之爲願王云畢說非也顧當爲願字之誤也顧上當有此字言非此固無可爲者也此字即指上數事而言今本顧譌作固又脫此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據補正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項子牛蓋田和將伐魯事詳後伐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伐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事詳呉越春秋及國語越語云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畢注云山處曰棲西伐楚葆昭王於隨楚圖幸於隨事詳左傳定四年吳人郢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舊本譌齊將國下衍太字王云國太子本作國子國子將國書也吳敗齊於艾陵獲國子事見春秋哀十一年淺人誤以國爲國家又脫國子將字則義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據刪耳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諸侯報其讐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義詳公孟篇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以攻鄭天誅亓不至乎道藏本吳鈔本亓並譌亦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

其父人弒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貙是爲繻公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弒繻公是三世弒君之事也案黃式三周季編略亦同蘇說黃氏又據此云安王八年鄭繻公被弒後二年也然二說並可疑文王八年鄭繻公被弒後三年也然二說並可疑文王十六年卒子烈公立烈公十六年卒子列公立列公十六年卒子孝公立孝公十六年卒子顯公立顯公十六年卒子慎公立慎公十六年卒子哀公立哀公十六年卒子幽公立幽公十六年卒子繻公立繻公十六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十六年卒子幽公立幽公十六年卒子烈公立烈

也管子心術篇云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漢書天文志亦云如景之象形響之應聲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以諫微者聽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聽可也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顏注云微伺聞之也此君之以諫亦言伺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雅釋詁云訪謀也謂進其謀於上而不敢以告人也善也畢云匡字舊作以入其善謂納之於匡王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同而無關注云太祖廟諱上字本無同字王云此文是以美善在下比尚與上通舊本脫同字今補是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據尚賢篇補王安樂在上而憂感在臣此翟之所謂忠臣者也舊本據所字今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爲是也畢云與舊作與以意改案畢校是也而讀爲賞賞與句則非此當讀或所爲賞與爲是也八字句

與即譽之假字言好學與分財或因求賞賜名譽而爲賞譽利人也是其證也前大取篇云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亦見尚同下篇釣案玉篇有釣字云丁叫切亦作釣餌取魚出此墨子書如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出自六朝凡秦以前書傳楷篆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詁讓案集韻二十四嘯云釣或作釣吳鈔本校季本釣作釣作釣魚之苔疑誤顧校季本亦作釣淮南子說山訓云釣魚閒處釋文作釣處釋文作釣莊子刻意篇釣者使非爲魚賜也畢本無魚字云賜字一本作魚賜今本人恭非爲魚賜聚作魚案當作魚賜今本拔一字耳道藏本以鈔文類聚改詁本此有魚字今據增據藝文類聚引作釣餌鼠以蟲畢云餌舊作蛔非讓案蛔蓋餌之俗體集韻七志云蛔釣魚食也蟲非所以餌鼠疑當爲蟲字之誤山海經南山經郭注云蟲有毒鼠故云非愛之也春秋成五年經蟲牢春秋觸露竹林篇作蠱牢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說文言部云讓相責讓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而猶欲讎讎讐則慍也今本讎作讎則義不可通豈

作讐王云讎當爲讎廣雅讎買也讎賣也故云是豈不費哉顧云費與拂同王云費讀爲悖悖者亂也繩衣口費而煩鄰注曰費或爲悖作悖者正字作費者借字也案王說是也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吳慮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曰當有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畢云所謂二字舊倒以意改案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勞謂爲人任其勞也羣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舊本而食二字在天下之下王據下文乙正天下盛句然後當一農之耕王云盛與成同下兩盛字放此謂此云極盛不過當一農之耕事已成也古字或以盛爲成家耕也下並同王說未塙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

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吳鈔本作藉畢云籍藉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爲得尺布舊本據以字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下當依上文增矣字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睹吳鈔本作覩說文曰睹見也古文作覩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畢云次下當脫說字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吳鈔本作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畢云舊脫不字一本有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眾進戰與不鼓而使眾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眾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酒吳鈔本湛作沈沈字通說文水部云酒也史記宋世家云紂沈湎于酒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云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畢云說文云憙說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僻吳鈔本作辟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則語之義非攻則吳鈔本作辟上文同故曰擇務而從事焉舊本挩攻故二字王據上文及非攻篇補蘇謂曰當作日非公子而於宋舊本出上有曰字王云此本作子墨子游公子於宋出曹公子於宋猶上文言子墨子不可通俞云王說是也然出字義不可通出當爲士字之誤史記夏

車五十乘說文束縛也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吳鈔本於字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志吳鈔本作意子墨子曰吳鈔本始作覩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畢云短從豆聲讀如藜藿之羹舊本挩藜字王以意補藜藿之羹不以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祭祀不以藜藿之羹不當在夕此疑當重弗得二字言雖藜藿之羹尚不能朝夕祭祀鬼神也故不得今而以夫子之教句家厚於始也舊本無今字教字又誤作政王云此言吾始和家貧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教字又誤作政則義不可通俞云王校是也今據補正俞云政乃故字之誤蓋古文故字作翟與政相似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案俞說亦通有家厚此與上文復疑當重爲享有讀爲又言又於家爲享祀周禮謂人鬼爲享周書嘗麥篇云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家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內則鄭注云湛猶漬也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

本紀稱以出徐廣曰一作士是其例也士與仕通子墨子士曹公子於宋即仕曹公子於宋也士也貴義篇曰子墨子仕人於衛案王校是也蘇子亦墨子弟子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吳鈔本睹作覩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畢云短從豆聲讀如藜藿之羹舊本挩藜字王以意補藜藿之羹不以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祭祀不以藜藿之羹不當在夕此疑當重弗得二字言雖藜藿之羹尚不能朝夕祭祀鬼神也故不得今而以夫子之教句家厚於始也舊本無今字教字又誤作政王云此言吾始和家貧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於始也今本脫今字教字又誤作政則義不可通俞云王校是也今據補正俞云政乃故字之誤蓋古文故字作翟與政相似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則宋必致祿故曰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耕柱篇曰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案俞說亦通有家厚此與上文復疑當重爲享有讀爲又言又於家爲享祀周禮謂人鬼爲享周書嘗麥篇云邑乃命百姓遂享于家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內則鄭注云湛猶漬也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

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之爲欲哉王引之云季蓋黍字之譌祭有黍有肺故云擢黍拑肺蘇云季疑當作肝意言鬼神非徒負嗜飲食者也案王校是也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拑脅持也於此義並無取籀疑擢當爲攫之譌呂氏春秋任數篇云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曲禮云飯黍毋以箸今子所謂攫也拑義未詳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此義難通據下文疑亦當作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豈可哉魯祝以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當重鬼神二字唯恐其以牛羊祀也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

古者聖王事鬼神吳鈔本無者字祭而已矣謂無所求也禮器云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爲求福也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疑亦墨子弟子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籍亦藉也假字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畢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從革斤聲一本作勒非言馬欲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固鵠使人反來侵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將以薉驕而正嫈子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籍亦藉也假字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馬四隅之輪於此畢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從革斤聲一本作勒非言馬欲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固鵠使人反來侵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將以薉驕而正嫈子子曰我使綽也將以薉驕而正嫈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叡於馬靳也畢云說文云靳當膺也從革斤聲一本作勒非言馬欲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固鵠使人反來侵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渚宮舊事越人作吳越下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句亟敗楚人舊本執亟作執句今據改下同執函王云執字函字皆義不可通執當爲執執即執也此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墨子書多謂此爲此若說見上文函當爲亟亟讀亟數也言越人涸此水勢遂數敗楚人

也俗書函字或作函與亟相似案王公輸子畢云舊說是也渚宮舊事亦作勢亟今據正公輸子畢云舊有曰字一本無詒讓案顧校季本亦無曰字文選西都賦薛綜注云魯般一云公輸子魯哀公時巧人孟子離婁篇云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成趙注云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爲魯昭公之巧人也墨子亦云魯般之巧不如禹之聖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器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引作其王云爲字下屬爲句是也言於是始爲舟戰之器也月令曰天子焉始乘舟語曰焉始得歌九招此皆古人以焉爲始二字連文之證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公輸盤余說近是詳後公輸般自魯之楚爲始

作殷廣韻引作班詮遊仙詩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李注文選長笛賦引郭景純引作般戰國策宋策呂氏春秋愛類篇葛洪神仙傳同呂覽高注云宋公輸魯般之號在楚爲楚造雲梯之械成淮南子兵略訓許慎注云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高下攻城具也高上與敵之城中又脩務訓高注云雲梯攻城器也史記索隱云雲梯者構木瞰高下攻城器也謂攻城垂雲故曰雲梯也文選長笛賦注引此云公輸般作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齊畢云文選注引作御覽引作墨子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高誘注云郢楚都也畢云文選廣絕交論注引此作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於郢文亦小異而大同也治讓案神仙傳云墨子聞之往字益後人刪改之自魯往作起自魯往裂裳裹足又無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盤公輸般見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俞云有侮臣公輸盤不說畢云一本作千金是詒讓案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本作先卽試后所制人字則與此同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將以攻宋畢云文選注引作御覽三字太平御覽引作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爲雲梯之械成而攻宋公輸般設九攻之機墨子九卻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盤詘而九攻之數墨子知而距之公輸盤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矣雖殺我宋未可攻也公輸盤不說子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有殺墨子之意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故殺一人而天下莫能攻也殺臣固不殺人本作先卽試后所制了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將以攻宋墨子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畢云太平御覽引作將以攻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畢云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詒讓案上乎字蓋卽胡之誤二字音相近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呂氏春秋貴因篇云墨子見荆王錦衣吹

笙疑卽此時事蓋以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宋高誘策之也急權爲之注云文軒文車也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錯畢云一本作弊輿弊輿卽敝輿注文軒鄰有敝輿並作弊輿宋策補仙傳而欲竊之舍其短褐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高誘云言名此也王曰必爲竊疾矣畢云太平御覽作耳王云案尸子止楚篇及宋策必爲有竊疾矣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畢云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顧云戰國策有一鄰有錦繡畢云已上十一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一鄰有本亦有輦卽輿異文耳顧云戰國策有輦卽輿異文借字舍其短褐而欲竊之詳魯問篇欲竊之此爲何若人高誘云言名此也王曰必爲竊疾矣畢云太平御覽作耳王云案尸子止楚篇及宋策必爲有竊疾矣此脫有字則文義不明耕柱篇亦曰有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

史荊有犀兕麋鹿言之無鮒魚對上文荊有魚鼈黿鼉之若狐貍則與魚鼈黿鼉不相應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尸子戰國策並作鮒魚紹蘭案神仙傳亦作鮒魚此猶梁肉之與糠糟也道藏本及吳鈔本作糠之俗偏城門篇止作康即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高云皆大木也相似切楩木似豫章也畢云說文無楩字玉篇云梟木似豫章陸德明爾雅音義云梟木似豫章尸子作梗太平御覽引此亦只作梗案道藏本季本並作梗吳鈔本作楩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梗杞也似梓柟乃可知也說文木部梗槐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可以爲柱車飛石車弩之具也畢云太平御覽作梟引郭璞云梟木

云起於齊則亦歸齊也依文選注及呂氏春秋淮南子作自魯往則當爲歸魯自楚至齊魯皆得過宋也　天雨庇其閒中　說文門部云閒隙也畢云閒里門也　守閒者不內也　管子立政篇云置閒有司以時開閉周禮鄉大夫云國自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閒以待政令時楚將伐宋宋已聞之故墨子歸過宋閒者恐其爲閒諜不聽入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聲書治要引尸子貴言篇云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畢云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愼大篇引此節文

備城門第五十二　自此至雜守凡二十篇皆禽滑釐所受守城之法也畢云說文云備愼也葡具也經典通用備爲葡具之字此二義俱通詒讓案五十二吳鈔本作五十四則前當有兩闕篇未知是否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云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六十六事即別本陰經作五十六指以下數篇言之六十六事今兵法諸篇闕者幾半文字復多捝互與李筌所舉事數不相應所記兵械名制錯雜無倫識卒較亦莫能得其詳也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由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　畢云見論語　諸侯畔殷周之國　畢云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皆天子之國言世衰而諸侯畔天子也畢訓殷爲中非案蘇說是也此蓋通稱王國爲殷周之國呂氏春秋先己篇云商周之國謀失於胥令困於彼兼愛中篇引武王告泰山辭云以祇商夏周初稱中國爲商夏周季稱中國爲殷周辭例正相類　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

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　畢云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臨者在上臨下之通名不必臨車也臨聲轉作隆隆孔穎達正義曰臨我高以臨我卑積土爲高以攻城者也畢訓臨爲攻不待衝隆然則臨乃水陸攻守之所以攻城之法也詩傳云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詩讓案鉤篇今佚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鉤篇云鉤梯而城拔高也鉤畢云鉤二詩傳云鉤謂鉤上城者說文云鉤曲也鉤之言鉤也鉤引之使上也鉤篇所謂鉤距之鉤距者鉤引上城之具也備穴篇又有鐵鉤鉤兵法篇云城管子兵法篇云城上之守以鉤鉤其臂而下之城上之守以鉤鉤其頭而下之是也衝畢云衝三詩傳云衝車也說文云轒陷車也說文車部云轒陷車大鐵著其下之名說文車部云轒大車也一曰衝陷車也衝之言衝也衝車以衝城城上俱以衝車衝之城上以衝車衝城城上以衝車衝之城上以衝車衝城城上以衝車衝之城上以衝車衝城城上

後文寇閩池之文今移人本篇雜守篇又作煙閫煙聲篇亦有備穴篇後有備穴篇突不詳攻法而篇末有備突門乃守者所爲疑突與穴略同但穴字疑本作凡城二十五年左傳鄭伐陳穴城百步一爲突穴城地突突步畢云有水偏水穴畢云穴城地郝懿行云突門即備埋之法又舊本作穴城小異耳襄二十八年魏絳諸葛亮攻陳倉地突欲踰出於城外文選長楊賦李注引服虔云轅轢車也案備城門篇云轅轢車十二詁讓云轅轢即荀子之渠衝攻城之大車部云軒車異軒車案備城門篇云具行衝梯莊逵曰衝梯四輪兩轅可以衝城亦即此梯畢云梯案當爲埋埋作痤痤與埋通埋五一本作雲梯木階也後有備埋作痤痤與埋通埋五一本作雲梯法詳本篇云埋塞也玉篇云埋塞也埋與霾同蒼頡篇云霾風土晦也埋霾字異此書今本備埋無專篇而本篇臨

可藏十人壍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轅轢車案畢引六韜據御覽文多譌挽今據軍略篇校正通典本太白陰經孫子謀攻篇云攻城之法脩櫓轒轀曹注云轒轀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文選長楊賦李注引服虔云轒轀車也案備二十步兵車可寢處說文車部云轒轀車十二詁讓云轒轀篇今佚後備水篇以船爲轒轀與攻城之車異軒車畢云軒車部云軒曲輈藩車也彼謂卿大夫所乘車此攻城軒車未詳其制左宣十五年傳云登諸樓車杜注云車上望櫓此軒車疑即樓車楚辭招魂王注云軒樓版也馬瑞辰云六韜軍用篇飛樓益即墨子之軒車巢車

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推粟義難通推當爲樵之誤下云爲樵粟即薪食也畢云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國語越語韋注云持守也蘇云持爲守字之訛非是且守者雖善盧云此下當有而則猶若不可以守也舊本脫猶字俞據下句補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俞校以意改乎爲守者不能爲句

亦通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蘇云尊用猶專用也俞云尊讀爲遵古字通也然後可以也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厚上當有城字疑本作凡守圍爲圍又移城字著之法上遂不可通也後守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圍亦爲圍之法城厚以高今本脫城字章云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圍亦爲圍之法上遂不可通也蘇云厚上當有城字非壕池深以廣釋名釋道云城下道曰壕壕也言都邑之內人所翊翔徂駕之處也壕之義蓋起於隍凡池上必有道也畢云玉篇云壕胡高切城壕也池舊本譌隍以高上王引之云也當爲池池壕池深以廣爲句其厚以高上當有與壕池對文者而今本脫之案王說是也今據補王說文王篇無正畢云也字疑衍之

樓撕撊撕集韻云斯或作撕摩也玉篇食尹詳遵二切洪頤煊謂撕撊當作撊撊通俗文欄檻謂之撊詁讓案撕當作撕後文高磨衝衝亦即櫬之誤但撊撊前二字形近多互譌脩爲譌又譌爲殖此即上文撊撊修池

守備繕利繕吳鈔本作善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畢云之義尉繚子守權篇云池深以廣城堅而厚士民備

薪食給芻堅矢強矛人眾以選吏民和畢云民舊作人以意改下
戟稱之此守法也
當有以字案此
不必增以字
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
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
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
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
也畢云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
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鄉黨與宗族足懷樂
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
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
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
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
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詁讓以下一百十二字舊本錯在後
案自凡守圍城之法以下一百十二字舊本錯在後文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其兩端三步一下今依
文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其兩端三步一下今依
俞校移此顧校以此一百十二字及後文城下里中
俞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至召三老左葆官中
家與計事得其一百八十一字移著後此守術之數也

下非今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
從
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自此十四者具以
在後文備穴者城內為高樓以謹下今依蘇俞校移
此俞云凡守圍城之法以下所說凡十四事其文自
明大臣有功勞至萬民樂之無窮其文固有誤然俞改
萬民樂之無窮其文固有誤然俞改
素有功勞則主信而義之萬民樂之然後可以有為
也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總上十四事而言
當作則民亦宜其上矣墨子書其字多作
不寫者遂移至宜字之上耳案此文固有誤然俞改
子云此民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則不義仍未協且此云不宜上即管
上為宜其上則民死而不德其上矣死亦形近而誤
必非誤竊疑當作則民死而不德上矣死亦形近而誤
德字通惠字缺僅存直形與宜字尤相似故凡守
語意全同
城之法備城門為縣門畢云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引之云舊縣門畢云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引之云舊縣
門不發杜注云縣門施於內城門又襄十年圍偪縣門施於內城門又襄十年圍偪縣門
之上門為縣門發孔疏云縣門有寇則發沈機
縣門施於內城門又襄十年圍偪縣門施於內城門又襄十年圍偪縣門
之上門為縣門發孔疏云縣門有寇則發沈機
長二丈管準梡管關字並通梡機即左傳疏所謂關
長二丈管準梡管關字並通梡機即左傳疏所謂關

盞鑿門為孔竅而以物蒙覆之使外不得見孔竅也
與備穴篇鑿連版令容矛略同大白陰經守城具篇
鑿門云鑿門為敵所逼先自鑿孔之改
門云孔鑿門為數十孔也強弩射之孔之
孔字疑誤重襍守篇云寇至令諸門戶皆合鑿而類竅之與此合
而繫繩長四尺二寸類一鑿而置一事蓋大臣為一幕
案蘇校是也此蓋備牽挽以為固也以上鑿幕之其一幕
法即太白陰經之鑿門非也城四面隅城四面隅城四面隅
畢謂亦縣門之壯門城四面隅城四面隅城四面隅
及考工記匠人賈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隅高九雉隅
三雉隅高五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隅高七雉隅
城隅高於城半丈故匠人鄭注侯伯之城高皆高
高磨衝王引之云磨當為礪說文礪厲石也衝車之
說文之櫳而義則不同礪衝蓋櫳之異名也號令
為曰他門之上必夾為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
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重字五十步一擊二篇之意
大略相同彼之高樓即此之高礪也磨撥也衝車
樓撥捕云衝車也衝當作撥廣雅釋詁云撥磨也
也俞云王說是也惟以為樓釋名則無據疑高下脫樓

機也六韜軍用篇有轉關轆轤以火疑沈當為流之誤
詳經說下篇沈與阬通下文云堅中深丈五阬即堅
也
廣八尺蓋扇之廣度為之兩相如謂兩扇同度門扇數畢
門扇舊作問扁據下文改數同促相銜接者三寸欲使無縫際月令鄭注云用
扇編版相銜接者三寸欲使無縫際月令鄭注云用
木用竹葦曰扇此門扇亦編木所為散文通也
合相接三寸說文戶部云扇扉也扉扇也為縣門之
施土扇上畢云舊土扇作土扇非通典守拒法云城
門扇及樓堞以泥塗厚尚火顧云土即土
字
無過二寸堅中深丈五畢云說文堅阬也廣比扇而兩之尺
五堅
堅長以力為度俞云力字疑方字之譌
可容一人所以上下之法縣門也
縣客至容一人所傅之即其證案王校是
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容一人而誤
城下也下文曰客馮面而蛾傅之客至容一人所傅之即其證案王校是
也蘇說同今據正篇作守篇作寇
疏云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人者謂之主諸門
可容一人所以上下之法縣門也客至容一人所傅之即其證案王校是
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容一人而誤
城下也下文曰客馮面而蛾傅之客至容一人所傅之即其證案王校是
也蘇說同今據正篇作守篇作寇
疏云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人者謂之主諸門
義堅之末為之縣門即縣門也
各寫二幕二一鑿
各為
疑術雜守篇云各為
孔皆幕之其一幕
長四尺大如指
幕之蓋以繩為之
幕施帷幕也
幕施帷幕也
幕施帷幕也

宇本云皆爲高樓磨礪號令篇曰它門之上必夾爲高樓與此同義爲高樓歷階而上謂次也案使重室子居亢上疑衛本室下有乎字畢云古本亢字作亢是也今據刪重室子謂貴家子也號令篇云當亢畢本皆作亢今從之

或與亢進左右所移處蘇云進下當有退字失候斬爲高從人

磨礪之㮣候適人爲穴而來本迎而穴之舊本亟作函當爲亟

適之法適人爲穴而來畢云敵字假音視亢能狀畢云能字說文篇云能獸也似熊而黃

內以意改我亟使穴師選

畢云穴當作空本亦作穴

篇亟急也選本畢本改本非匝當也選士謀書士字或作本因譌而爲敵人穴而來我急使穴師選士急擇城內穴亢之士鑒之又曰審知之也下文云適人穴亢之所在鑒穴迎之皆其證也案干城下樓卒之譌本一步一人名爲之且

內弩以應之畢云且當爲具論讓案內弩即備穴篇上弩以拒敵者

蘇云此數語當入備穴篇而錯出於此者爲材字之誤也材本作杵杵當爲椓椓即其木瓦石之總名

民室杵木瓦石

上引之云木瓦石皆可以作室

杵非其類杵當爲材字之誤也材本作杵杵本作椓椓是也

杵二形相似號令篇民字材木即其證

蘇云件樹可以葢城之備者

件字義不相屬葢瓦之誤也瓦可以葢室亦可以葢城之備也說見非命篇

通用非

葢相似說見非命篇言民盡上斂材木瓦石之費以意改言不從令者斬以上引之云木瓦石之總名

不從令者斬

畢云長五尺以上三尺以下一百二十步一隊二隊一屬屬下大鋌一

一年一更孔疏云築是築上三尺以下五尺以築三蒼解詁云築杵頭鐵也

七尺一居屬

畢云疑管子小匡篇文

李注引郭璞三蒼解詁云築杵頭鐵也

尹知章注云鋸楊鑺類也又大部云鋸大犂也說文金部云鋸槍也唐也非此義

說文金部云鋸大犂也廣雅釋器云斫謂之鐻鉏也鋤雅釋器云鐻鉏也鄭注引埤倉云鐻鉏也考工記車人鄭注云鐻鉏之定也

又云頸斤柄是斷即倨之斷鉏柄之倨也

又云頸斤柄是斷即倨之斷鉏柄之倨也

爲鋤鑺疑居鋸即倨之段字與句同斤柄著刃則當其柄故謂之倨斷之倨也

形句故謂之倨斷之倨也

名與義各相應也爾雅斷當爲斤郭注說失之五

十一年一更長五尺以上三百枚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築三百枚之杵六韜軍用篇云疑銳橫案畢云管子小匡篇文

十一銅爲一更長五尺以上三百枚文選羊叔子讓開府表築三百枚之杵六韜軍用篇云疑銳橫案畢云管子小匡篇文

法

昔築畢云當云皆築以備築城也故下云五築有築論讓案此上有脫文似言皆築城也

之民畢云當作蒸室中所有盡爲城蒸以意改

之民畢云當作蒸室中所有盡爲城蒸以意改

墨十四　七

四字疑斧當爲兌猶下大鋌云三步一

自城四面四隅以下一百二十步而二下顧大鋌爲句

兌其兩末也此長椎亦十步一更三十步而一舍校移此今從之三步似當屬下大百字舊本錯在後五十二字

前長尺此下至齒七步而一更此畢云今移此

前長尺衛穴篇文

鋌讀如麥秀漸漸之漸

鋌讀如麥秀漸漸之漸

說文云銅鐵樸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詁讓

說文金部云銅赤金也一曰鐵樸也案古兵器無名鋌者鋌疑矛之小矛也六韜軍用篇云疑矛長丈二尺柄中大二圍刃長四尺廣二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

說文金部云銅赤金也一曰鐵樸也案古兵器無名鋌者鋌疑矛之小矛也六韜軍用篇云疑矛長丈二尺柄中大二圍刃長四尺廣二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

步一墾疑當爲墓孟子滕文公篇葢歸反藁棁而掩之趙注云藁棁柴也

墾孟子滕文公篇葢歸反藁棁而掩之趙注云藁棁柴也

毛詩釋文引劉熙云藁盛土籠也

毛詩釋文引劉熙云藁盛土籠也

作墾案墾即㮣之省藁即㮣之別體

作㮣或作墾案墾即㮣之省藁即㮣之別體

云上五步一毋下二十畾則不止一墾矣疑此文當作五步一毋下二十畾今從之

云上五步而上毋下二十畾則不止一墾矣疑此文當作五步一毋下二十畾今從之

步有鍥與下五築有鍥同

步有鍥與下五築有鍥同

古文鐫字不同書堯典宅嵎夷史記說文並作銕

古文鐫字不同書堯典宅嵎夷史記說文並作銕

國語齊語云惡金以鑄鉏夷斤斨以鑄鉏夷

國語齊語云惡金以鑄鉏夷斤斨以鑄鉏夷

所以制平草地管子小匡篇云

所以制平草地管子小匡篇云

章注云夷鉏類也此說文云鋙鐻也案鋙鐻

章注云夷鉏類也此說文云鋙鐻也案鋙鐻

作鍥者形聲相近而誤畢引尹說鍥火齊也

作鍥者形聲相近而誤畢引尹說鍥火齊也

長斧柄長八尺

此義

長斧柄長八尺

此義

六韜軍用篇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名天鉞後文又云斧

六韜軍用篇大柯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名天鉞後文又云斧

者也此亦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

者也此亦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

方言云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

方言云刈鉤自關而西或謂之鉤或謂之鎌

五築所有

說文金部云劒鎌也

軍用篇云艾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

軍用篇云艾草木大鎌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

步一鬬畢云當爲斷說文斤部云斷斫也

步一鬬畢云當爲斷說文斤部云斷斫也

三十字舊本錯在後五十二字今從之三步似當屬下大鋌爲句

校移此今從之三步似當屬下大鋌爲句

此下至齒七步而一更此畢云今移此

前長尺衛穴篇文

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箭足人稟中者也

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箭足人稟中者也

鋌讀如麥秀漸漸之漸

鋌讀如麥秀漸漸之漸

說文云銅鐵樸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詁讓

說文金部云銅赤金也一曰鐵樸也案古兵器無名鋌者鋌疑矛之小矛也六韜軍用篇云疑矛長丈二尺柄中大二圍刃長四尺廣二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

說文金部云銅赤金也一曰鐵樸也案古兵器無名鋌者鋌疑矛之小矛也六韜軍用篇云疑矛長丈二尺柄中大二圍刃長四尺廣二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

四字疑斧當爲兌猶下大鋌云三步一

自城四面四隅以下一百二十步而二下顧大鋌爲句

兌其兩末也此長椎亦十步一更三十步而一舍校移此今從之三步似當屬下大鋌爲句

墨十四　七

也必審如攻隊之廣狹如知而令邪穿穴畢云邪舊作雅

也必審如攻隊之廣狹爲毛詩出車傳云衡隊橫隊也隧字通左傳襄二十二年齊伐晉爲二隊隧道也杜注云隊道也考工記車人鄭注引鄭司農云隧讀爲遂遂謂車轂孔也廣雅釋器云遂通也廣雅釋詁云遂道也吳語云越子伐吳王夫差三年越子復伐吳爲二隧以分吳師

若衝隊又哀十三年越子伐吳爲二隧以分吳師

等乃善若不平

等乃善若不平

則用之不利也

則用之不利也

兌亢兩末以

兌亢兩末以

上其守器之法

上其守器之法

案穴隊

案穴隊

據下文改

據下文改

今亢廣必夷客隊也毛詩出車傳云夷平疏東樹

今亢廣必夷客隊也毛詩出車傳云夷平疏東樹

木令足以爲柴搏說文木部云柴小木散材禮記月令鄭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周禮羽人百名也又考工記鮑人卷而漚之鄭注云搏物數束爲搏韋昭云搏讀如摶之摶謂卷束也此搏亦束聚樹木之名吳鈔本作搏道藏本亦作搏毋前面樹文毋部舊本毋作毋今從畢校改說云毋宇物持之也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蓋以大樹柴搏於其內也以柴搏從橫施之本作縛從吳鈔本作縛外面以頡塗頡者塗之使不落周禮草人上化之法有強檗篇說五慮五緻之上謂澤而疆力皆所謂強土也長丈毋令七漏爲七疑當毋令亦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蓋積柴搏如城之高此亦當於以柴木土稍杜之城外爲之以爲城之異也說文無頡字云閉也杜甘棠也說文有敗字云毀也以急爲故雅畢云此杜甘棠也說文有敗字云閉也以急爲故雅及杜門字皆當爲敗之假音讀若杜此杜門字皆當爲敗之假音以急爲故雅釋詁云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故事也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外令毋可燒拔也以上爲柴搏之法柴搏之上亦爲之堞如城法

墨十四　八

大城丈五爲閱門依上文則大城高三丈五尺門之小門故此高丈五尺與上文不二三丈此閱門乃別出小甄深度同雅南子氾論訓云夫酌者淵人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彼宮中小門故此城閒小門高止七尺此城閒小門上方有似下圓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門形故高止七尺之閨也度倍逾之畢云說文云閨門小者謂之閨此小門與宮中之門其小者小門名同度倍逾之畢云說文云閨門小者謂之閨此小門與宮中之門其小者小門名同城廣四尺亦一扇之門廣八尺此閨門亦城之外門號令篇同廣度牛之廣度牛也上輻門廣八尺此閨門亦城之外門號令篇同爲郭門有女郭城與郭門在外郭之門異郭門之外門號令篇同爲郭門有女郭城與郭門在外郭之門異郭門之門異

鑿六木維敷上堞敷與傳以兩木當門爲衡蓋橫木以敷門以敷門繩穿鑿而繫之傳著城上堞也爲斬縣梁斬縣梁即於城上爲之後云鬼外斬去格七尺爲縣梁斬去格以便往來下云斬之城斬以便往來下云架六丈輜軍用篇作複溝壍丈六架之城斬以便往來下云木橋長三丈云木橋長三丈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正報當爲執言板橋邪殺爲之如城之形也城內有傳壤因以內壤爲外雨壞字皆壍字之誤案蘇鑿亢閒深丈五尺上鑿內外堞閒爲壍中深丈五壍室以樵

蘇云宅窟也言以薪實之案語陽貨惡果敢而窒者釋文引鄭注云魯讀窒爲室窒塞也可燒之以待適倫城傳篇云室中以榆若蓬爲室蘇說非是爾雅釋言云窒塞也郭云同敵詁讓案以上爲閉門之法令耳屬城爲再重樓郭門壍縣梁板橋內外堞之令耳未詳或與禮守篇羊埒而高曰臺陝而脩曲曰樓說文木部云樓重屋也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與上堞之閒內外同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疑當作佐以厲矢禮守篇云屬石厲矢諸材器治裾諸用皆謹部皆有積分數治裾即作薄之法倫梯篇薄並作裾蛾傳篇有置薄也倫釋名釋宮室篇以柴竹作之曰薄伐黃紹箕云裾當爲裾之譌居於中也廣雅釋宮據地也青徐之閒曰裾裾居也虎落蔽書晁錯傳爲中周虎落者外蓄也師古云以竹篾相連遮落之名六韜同訓柂欄落則軍用篇說守城有大羅羅落之名亦此篇下文亦云柴木交互爲藩柂也諸當爲者之假字延堞謂裾與堞相連

墨十四　九

屬高六尺部廣四尺依迎敵補篇步爲一堞堞廣四尺者謂城堞閒守者所居立之分域號令篇城上每步守一人爲列之空閒此云部者謂城上每步守者一部蓋亦當其隅一部也皆爲兵弩簡格本吳鈔本補說文竹部云簡牒也史記索隱引劉熙釋名云簡所以盛弩也畢云簡同閘轉射機機長六尺狸一尺狸道藏本作狸下同案狸狸之借字說文狸於土者一尺也謂埋狸篇作埋俗字兩材合而爲之轤材舊本作杖當作材俗字也今據正材案俞說校是也說文車部云轤轆轤也非此義而別有轤字云大車後壓也以此及倫穴篇所說轤形制推之似皆以重材爲鎮厭柱塞之用故以車輪等爲之轤亦作轆轤是轆長二尺兩輪爲轆之類轆長二尺俞云此當作中鑿之爲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夫長若干尺臂長至桓夫字誤移在上遂脫其尺通下文曰夫長丈臂長六尺尺夫長丈二尺臂長六尺故知此文亦並言夫長臂長數臂字又誤曼皆不可倫城門篇襍守篇並云而傳寫脫去也桓疑垣字之誤案此疑當作中鑿夫

二爲通臂臂長至跌有臂有桓渠云夫也臂橫材也桓直材也與渠荅制略同後文說言之調鑿中爲二空以關射機之臂通臂蓋以一長木爲之猶後云通鑿夫窮爲兩直桓臂長接之也俞校增乙太多不可從二

十步一令善射之者佐舊本吳鈔本乙正下句當云令善射者佐之今本之字誤一人皆勿離一人下有脫字下文說藉幕云令一人可遍

植謂之桓四植也與戶植異詁讓案通鬲謂兩植一鬲也鬲詳備穴篇王云喪當爲袁袁長也案王校是也蘇云喪爲長字之誤非同廣喪各丈六尺

皆爲窻畢云亭字剖文云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檀弓云三家視桓楹鄭注云四植卽四柱下石也

廣高之度此當是長度也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王云表亦當爲袁案王校是也蘇云表亦長字之誤非

墨十四

賊李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通典兵守拒法並有火鑽又疑卽鑽鑿之俗字

也夫長以城高下爲度或當爲跌省置火亢末城上

九尺一弩一戟二楯一斧一艾艾刈之借字國語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鎛鎒

章注云刈鎌也皆積參石莢黎吳鈔本作藜洪云參石當是參之譌案石卽礧之後漢書杜篤傳一卒舉礧千夫沈滯李賢注礧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礧石擊賊曰礧石者下石擊賊曰礧案洪說是也莢黎後文作疾犁切經音義卷十七引韻集今守篇云木莢去地二尺五寸白二十具鐵蒺藜芒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以上下二百具鐵蒺藜參連織女芒閒相去二尺萬二千具又軍略篇云設營壘則有行馬蒺藜本草陶注云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弘景注云蒺藜今軍家乃著鐵作之以布渠守城小路上亦呼蒺藜言其凶傷也渠長丈六尺械名附敵而攻無渠荅而守王引之云緯予武議篇云無蒙衝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尺廣丈五尺渠長丈五尺皆渠守篇曰渠長丈四字則失其制矣案洪說非也前書晁錯傳作渠長丈六尺當作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尺

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舊本並譌什末斗字又誤斗大容二斗以上到三斗譌十俞云什十並斗字之上至二斗也案俞說是也蘇校同上斗字即料之段字此甲盆有柄以挈持之容數則二斗以上至三斗不等也敝裕畢云說文衣物饒也言敝衣物以備火中之誤

拙拙謵之柄長丈十步一步一必以大繩爲箭詳城上十步一鈚畢云舊从穴傳寫誤也說文缶部云缾汲器據說文水缾說文缶瓦器也

左襄七年傳其褊缶杜注云缶汲器容三石以上下文則疑甑之誤畢云玉篇云缾同缶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下文救門火云一垂水容三石以上小大相雜與此文同蘇云財當爲具案鑫當即後文盆鑫各二財奚鑫財下疑挩自足二字詳備穴篇

蘇校非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面城四面蘇云言陰雨不能舉令使守爲城內堞外行火爲乾餻以備也面當作而令使守爲城內堞外行殺沙礫鐵畢云殺糜省文說文皆爲坏斗云坏一旦也

餐吳鈔本作湌說文食部云餐吞也或作湌廣雅釋詁云湌倉也守下挩者字又疑使守或爲吏卒之誤

墨十四 十三

上未燒令陶者爲薄缾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即用取三祕合束三祕無義疑當作參又譌作三祕施亦形之誤後文說施狗屍云其斗疑弋之誤後文說狗屍云人自上隔吳鈔本作鬲案斗疑弋之誤後文說狗屍云其者各有署隔穊守篇云人自端堅約弋城上守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著棧棧交木爲之不當刻末此疑當爲棧柵也後文云弋長七寸刻其末是其證

高丈二刻介一末字蘇云一疑衍爲閨門見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謂可開一閉一救閨池者畢云閨以火與爭鼓橐畢云舊作橐詳備穴篇下有挩文馮埴外內埴當爲垣形在女垣之外蓋垣牆之卑者漢書周繆傳顏注云馮垣陪聲相近此馮垣亦言與女垣爲貳也旗幟篇云到馮垣女垣號令篇云以柴爲燔疑當爲藩藩旗幟女郭馮垣一人是其證

馮垣可證柴謂傅小木爲之管子山國軌篇云掘以下爲柴楢公羊哀四年傳亡國之社揜其上而柴其厚塗之

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持水麻斗革盆救之斗革舊本譌升革今據王引之校移於此上相近而誤爲烟矢射火城門上矢燔火飛也讀若標標誤作熛可通孫子火攻篇云烟火必素具亦標火之誤作烟遂不當作標矢說文火部云熛火飛也讀若標標誤作熛孫子火攻篇云烟火必素具亦標火之誤

扇上爲棧弋畢云同卽下文之涿弋也說文木部云棧棚也作棧木疑字又見備穴篇作作涂通典守拒法涂之

墨十四 十四

厚塗之防火箭飛火積泥持水麻斗革盆救之本譌升今據王引之校移於此類貯草畢云麻說文木部云麻與屬也通作萉萉周官壺涿氏注云萉去皮曰萉萉之言解散也萉與麻聲相近故通作萉史記趙世家伐魏敗涿氏注引作涿涿氏魏邑也涿與涿聲是也通作涿涿周官壺涿氏注云涿擊也此木爲之管子山國軌篇云掘以下文又見下文作什因譌而爲什麻什草盆升草盆案救火所用非救火也然杜君卿所見已誤本書迎敵祠亦只以泥厚塗之

寸一涿弋也下文相去七寸之上云弋閒六寸太長後文亦云涿弋長七寸弋也說文云檄弋也

弋長二寸舊本作尺今據道藏本改案以意改之卑者漢書周繆傳顏注云馮垣外樹柴棧以爲藩蔽也下文云人居靈丁未詳疑是也蘇校同上斗字即料之段字此甲盆有柄以挈持之容數則二斗以上至三斗不等也敝裕畢云說文衣物饒也言敝衣物以備火中之誤

部云弋橛也此橛弋緊也此橛弋長七寸一寸者謂一寸一弋此則行

拙拙謵之柄長丈十步一步一必以大繩爲箭詳城上十步一鈚畢云舊从穴傳寫誤也說文缶部云缾汲器據說文水缾說文缶瓦器也

案以上救閨池之法疑備穴篇百字舊本錯入備穴篇誠壞本吳鈔本乙正王引之校移於此

救車火備蛾傳篇云車火疑當作熏火熏與車篆文相近而誤爲烟矢射火城門上矢燔火飛也讀若標標誤作熛孫子火攻篇云烟火必素具亦標火之誤

可通孫子火攻篇云烟火必素具亦標火之誤

扇上爲棧弋畢云同卽下文之涿弋也說文木部云棧棚也作棧木疑字又見備穴篇作作涂通典守拒法涂之

作棧木疑字又疑使守或爲吏卒之誤

敦瓠敗塗之

前後行相去之數也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
下云垂水則不當云鑿此疑有誤各一垂水方言云甑周洛韓鄭之閒謂之甑甑即甗之俗畢云甑疑字省文說文云甑小口罌也火三石以上可通火當作容下文言容斗以上容石以上者多矣則火爲容之壞字無疑顧云火當作大蘇云垂所以盛水者火字衍或即水字之訛小大相雜以上救車門植關必環鋼持案顧說亦通小大相雜火之法畢云植關持門橫木詳非儒篇說文金部云鋼剛固之環與扃音相近扃云鐍鐍也此與鋼音義亦同鋼疑鋼之誤鋼字偏旁之誤下金字乃鍋字偏旁之誤也諂讓案鋼疑衍說文金部云以鍋金也諂讓案鍋疑鋼

何毋百盧云疑云毋下百字或尚有脫字以亢疾犁周禮馬質鄭注云亢禦也畢云此疾犁正字漢書注作病藜非通典守壁皆可拒法云敵若木騷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詳方論二步積芒畢本作笠云一本作至舊作笠之法說文竹部云笠簦無柄也蓋苫之謂後文人擅苫五尺此長度倍之蓋苫束者其大小長短之異常時所擅用其小者其大者則積之以備急猝夜戰之用故長度特倍於恒也與並形近故譌後文人擅苫今本譌苴與文翕穴大容苫也與並聳形向大一圍儀禮喪服鄭注云中人之捥圍也說文缶部云罌缶也蘇云罌下說文缶部云罌小甕也一罌下言本罌容十升以上者王云有奚下當有盞字下文言杜子春讀罌為甖人甖盛水漿之甖蘇云奚下脫盞字說文奚大腹也盞音黎瓠瓢也漢書東方朔傳以奚盞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畢云喪藏也案讀喪以弟屍為死狗之藏以貧缶然無當守圉之用故賤之也一曰鼎非也今案當讀喪以弟屍為句盞以狗屍屋音近通用狗屍長三尺前五尺亦兌之誤堅約弋十步積搏大二圍以上藏本吳鈔本並作搏舊本作摶道藏本作摶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

一竈竈有鐵鐕畢云舊脫一竈字據太平御覽增鐕文云齊大釜也一曰鼎說文假音若方言云甑謂之鬵容石以上者大七小下若甑口鬵字假音若方言云甑謂之鬵容石以上者自闚而東或謂之鬵太平御覽引作鐕戒以為湯畢云已上積石並引作戒以為湯狗屍樽竈之法毋下猶言毋過案毋下竈云言至少之數畢云舊脫此言字據太平御覽補此言毋下竈云通典守扼法有云即敵上患及持沙毋下千石畢云毋下猶言毋過案毋下竈云言至少之數畢云舊脫此言字據太平御覽補此言毋下竈云通典守扼法有云即敵上患三十步置坐候樓畢云舊脫坐字據太平御覽補坐候樓以版戢出為僧與四外烽戍書夜瞻視樓出於堞四尺畢云當云下廣四尺餘云當作長蓋言為坐候樓之法廣三尺長四尺

也下文言陛之制曰廣長各三尺彼廣長也板周三面同制故合言之此廣長異制故別言之也蘇云傳即塗也所以防火夏蓋亢至五十二者千步而二凡百二十三字著於此似未塙今不從五十步一蓋車畢云疑即巢車巢藉音相近未塙詳前藉車必為鐵纂畢云說文云簒治音字案畢說未塙詳前藉車必為鐵纂車軸也簒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王云畢斷五十步一井為句又云屏當為井案下文言百步一井則此不得又周垣之高八尺謂井屏之上加以五十步一井屏為句下文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云其井為屏三十步而為之垣非謂井垣也旗幟篇地部下引此正作五十步一井屏論衡案井屏即屏廁也旗幟篇圖字乃圂之誤廁圂不潔故以屏垣障蔽之汲井有韓無屏亦不必為垣也詳旗幟篇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俞云方者房之假字五十步置一房為守者入息之所故必為關篇守之也尚書序乃遇汝鳩汝方史記殷本紀作女房是方房古字通案俞說未塙方疑戶字之誤下同後備穴篇云為之戶及關篇與此下文略同可以互證方尚必為關篇守之蘇云尚與上同關篇即管鑰

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從畢云舊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後廣於前五尺亢上稱議衰殺之而議減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此無後廣之度疑有挩文高七尺樓軨居垙畢云軨疑幽垙疑垣字說文云垣屏牆也又或同陷漢書注如淳曰陷近邊欲墮之意案軨垣二字並字書所無畢以垣為垙近是以軨為軨則無義疑軨當從匆左定九年傳載蔥靈寢於其中孔疏引賈逵云蔥靈衣車也有蔥有靈左傳蔥靈者亦與囪通樓軨即囪樓也倒也或謂軨當為輖之誤輖者說文車部云輖兵車也後漢書光武紀李注引作樓車亦通出城十二尺吳鈔本作步百步一井井十甕畢云舊據太平御覽改蘇云通典守扼法有云即敵上患以木為擊水器容四斗到六斗者則此一字或說然太平御覽引亦如此以木為擊繫連疑當為擊邊形近而譌繫連蘇云繫連所以引繩而汲也詁讓案百六斗舊作六什蘇云六什即後文之頡皋擊並相近而譌百蘇校是也今據正左傳襄九年宋災備水器杜注當作六斗案

云盆鬣之屬一秉秆禹畢云一本作杆蘇云秆字誤作秆亦可案蘇說非是
百步一積雜秆說文禾部云稈禾莖也或作秆秋左昭二十七年傳云或取者五十枚百步爲檜畢云說文檜大楯也
大二圍以上爲檜衛術衛術即上文之衝隊隊術一聲之轉禮記月令審端徑術鄭注云術周禮作遂是其例也
百步爲幽牘以當衝遂此下所爲皆百步爲幽牘本從穴篆文穴字與隸書二尺其字下作矢故知此篇云畢王二說皆非也下文云
二尺說非也夫當爲矢隸書疑即矢字俗作夫據須臾與大相似故遂作夫據守篇渠長丈五尺其埤者三尺矢長丈五尺諸夫字皆矢字之譌俞
樓井樑行桔槔此字下篇補
尺樑樑字下拠此
狸三尺畢云狸首文去堞五寸夫長丈
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長二丈出樞五尺樞疑當作樓拒謂立樓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二下二字疑衍此立樓在城之橫跖出樞五尺也內高臨篇云臺城左右城巨各二十尺拒巨並距之借字詳備高臨篇
墨十四　六
樓不足城中廣二丈五尺畢云出樞五尺是也內外合計之則廣三步者一丈八尺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闕三步者二丈四步者二丈四尺
者則五尺下文云出樞五尺是也內外合計之則廣三丈也上文說坐候樓亦云樓出於堞四尺畢云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長二丈出樞五尺樞疑當作樓拒謂立樓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也內高臨篇云臺城左右城巨各二十尺拒巨並距之借字詳備高臨篇
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闕三步者二丈四步者二丈四尺
也此言堞內地之廣度必如此乃俾倪廣三尺高二足容守卒行止及儲庤器用也俾倪廣三尺高二
尺五寸畢云說文二埤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俾倪城土小垣也一云三倉作頤說文音義云三倉云俾倪城土小
名云城上垣曰陴陴俾睨也一切也陛高二尺五寸下文阜部云陛升高陛也
釋名云城上垣曰陴陴俾睨也言於孔中睥睨一切也陛高二尺五寸下文阜部云陛升高陛也
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之遠廣義不可通疑遠當爲道謂城上下當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下文云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下
各六尺之道也下文作唐文選甘泉賦李注引鄧展云唐重廣說文廣部云濶行屋也重屋與樓通備蛾傳篇云隅重
廣字道藏本吳鈔本並作唐道也則唐義亦通城上四隅童疑當爲重廣重屋疑當爲重屋與樓通備蛾傳篇云隅
異高五尺又疑當爲四尉舍焉尉蓋即下文所謂帛尉商子境內篇云隅重即上文所云屬城爲兩重樓也案此當作樓樓
爲四尉舍焉尉蓋即下文所謂帛尉商子境內篇云隅重即上文所云屬城爲兩重樓也案此當作樓樓
有四尉北堂書鈔職官部引韋昭辨釋名云延尉部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心也
辨釋名云延尉部尉縣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心也
凡掌賊及同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非
凡掌賊及同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非

也甲云巳上漏樓井樑碓木樓井樑行桔槔幽牘立樓之法
尺樑樑字下拠此字下篇補
狸三尺畢云狸首文去堞五寸夫長丈
二尺說非也夫當爲矢隸書疑即矢字俗作夫據須臾與大相似故遂作夫據守篇渠長丈五尺其埤者三尺矢長丈五尺諸夫字皆矢字之譌俞樾云二尺其字下作矢故知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譌俞樾云畢王二說皆非也下文云五爲覷眾必以堅杖爲夫畢云夫同趺如足兩分也此說得之下云臂長六尺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可通衛高臨篇說連弩車衡寸足相此例又上云門關漏寸之徑也內倒古今字楚辭九辨云圜鑿而方枘分夫兩鑿甫以意改梁夫
前端下堞四寸而適謂適當也
以畢云中賊一字或是息字馬夫寒夫當作矢下說城上之物有此謂
皆待命命令而施之下待命若以瓦爲坎或即以瓦爲城上干疑當作矢下說城上之物有此謂
坎以瓦爲城上干步一表作十步一表干步一表作十步一表
之以告人處五十步一厠畢云厠行也此言壍內地之廣度必如此乃俾倪廣三尺高二
說文云圂厠也詁讓案上厠圂下厠異而義同厠者畢云之往圂也溷下圂則城下圂則城上之厠圂也溷下圂則城下圂則城上之厠圂也溷下圂則城下圂則城上之厠

外門發樓疑亦高縣門而下之後文縣梁又曰發機而下之例左右渠之以防踰越者也所爲樓加葆幕畢云蔡以意改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叶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畢本也改他云舊作也以意改他古通作也不煩改字盡云疑周道詒讓案周道見後除去之城下州道內備畢云舍量其州除鄭眾注云環涂七軌工記匠人云環涂七軌杜子春注云環涂環城之道此州道與州涂百步一積薪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環涂義重略同之薪藉舊本作藉王引之云藉字形相似又涉上文而誤也積薪必積之善塗之者所以防火也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與此文同一例特彼下言之耳保守篇亦曰塗積薪必以城上言之此以城下言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城上五尺已上案王說是也此上文云五十步積薪毋下三十步有什長二篇文異義同畢云五步十步疑傳寫之誤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二篇文異義同畢云五步十步疑傳寫之誤

上十人一什長迎敵祠疑當爲擬祠擬迎敵祠篇云城上百步有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爲閣門兩扇此即亭垣高即亭字之譌閉門令各可以自閉上文閉門見前

有什長有伍長有什長伍長各一人百步一尉有百尉百人一帛尉文

墨十四　三

有什長二篇文異義同畢云五步十步疑傳寫之誤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伍長各一人百步一尉有百尉百人一帛尉文

長又疑帛或當作亭篆文亭形近畢云帛同伯二字通用之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蘇云高垣當作垣高垣亭垣高即亭字之譌疑厚四尺爲閣門兩扇此即亭

上日云升當爲斤畢云舊作斤或作斤因誤而爲升上疑衍城上沙畢云舊作以意改

五十步一積句竈置鐵錯焉畢云舊作錯據與沙同處上文說鐵錯以爲湯故與沙同處

上善耿亢本耿疑聊之誤畢云言連以意改名曰長從上文誤

權橦同

五十步三十丈毋下五十疑此有捝誤

十二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舊本復並誤後卒誤辛畢云辛疑字之誤作辛復字

疑薪字王引之云此當作復復之即覆之覆之謂以蓋瓦覆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

字失之隸書復字作𠂤與辛相似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

十盛水且用之方言云自關而西晉之舊都河汾之間其大者謂之甒自關而東趙魏之

甒謂之瓮或謂之瓶或謂之罃或謂之瓿或謂之甈或謂之缸或謂之甀或謂之甄或謂

之甋或謂之瓻或謂之甂或謂之瓵或謂之甌或謂之瓶或謂之罌或謂之瓶或謂之瓵

或謂之瓶或謂之甈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

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或謂之瓶

或謂之瓶或謂之瓶

城場皆爲屬樓若舊本爲家今據道藏本吳鈔本正
義云若今城上戍屋也屬樓二字舊本誤倒今乙正
之竹箭疑天中畢云天疑矢字案此竹箭當即後襍守篇牆外水中所設
卽水中之誤　守堂下爲大樓謂守宮堂下中門之上爲大樓以候望也
此卽臺門之制　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
但加高大耳　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
時召三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漢書百官公卿表
秦制鄉有三老掌教化後號令篇云三老守閭則邑中里閭亦置三老
管子水地篇云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史記滑稽
傳西門豹治鄴亦有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史記滑稽
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率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
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縣令丞尉以事相教
復勿繇戍蓋亦放秦制爲之舊本在誤左宮誤官王
引之云左當爲在葆守篇曰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
宮中者乃得爲侍吏是其證得下有脫文不可考各
本得下有自爲之本
篇之錯簡云官當作宮王校同案王蘇校是也今
據正舊本此下有爲上文及備穴篇之錯簡是也今據分別移正
校定爲上文及備穴篇之錯簡是也今據分別移正
先當爲失屬上與計事審其得失也行德計謀合乃入葆
句言與客計事審其得失也行德計謀合乃入葆

德當爲得古通用此家上計事得失而言謂葆入守
所行既得計謀又相合乃聽其入葆城也　謂葆入守
無行城無離舍謂自外入葆者不得行城離舍也　諸守者審知卑城
淺池而錯守焉論語包咸注云錯置也錯守猶言置
守或云楚辭國殤王逸注云錯交也交錯相更
謂交錯而守亦通　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
舊本誤錯入襍守篇今審定與此上下文正相承接
移著於此卒歌歌疑鼓之誤兵法禁歌哭不當使卒
歌也末句有誤　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釋名釋
壯也　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此城下不當隊者之卒每十步
則八人與下文城上城下當隊者人數並異四十城
吳鈔本作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　城下樓卒卒一步一人
守樓之卒也錄書卒字或作卒　因謂而爲本淮南詮言篇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
謨書游俠傳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並誤作本案王
校是也今據正城下當隊城上此言城上守樓及傳
下文城下卒數不同上云城上
同　令吏民皆智知之王云此本作智卽知字
者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墨子書知字
多作智說見天志中篇蘇云智當爲習之誤案蘇說

大今從王校改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　舊作凡千人畢云當作
四千人說非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　畢云當作四千人引之云畢
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凡四十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五十人
老小十人共四十人此廣五百步一則人數不得與上下文同矣案王校是也今據補此城下
卒十倍於前不當隊之數也商子兵守篇說守城之分
三軍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　畢云千皆當作十案畢校非
軍與此法略同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　守圍城之法至凡
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　一段又城下里中
家人各葆其左右前後如城上卒時　召三老在葆宮中
中者與計事得一段著　使老小不
此下恐不塙今不從
當術者不當攻隊者守事不　城持出必爲明塡作將當
卽千人之將也見號令篇塡疑當記封禪書塡星出如瓜索隱云塡本
作顛是也顛形近而誤史記封禪書塡星出如瓜索隱云塡本亦作顛是其證
下並同　令吏民皆智知之王云此本作智卽知字
者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因誤合之耳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說見天志中篇蘇云智當爲習之誤案蘇說

亦通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塡章持亦當爲將一人不當有將蓋十人之誤從人非亦故人言非其故乃積章也畢云乃積疑及字之誤人及有印信者止之魏文帝書比干文旗字作旗故此誤作積而又加手旁塡畢以爲是非也此當云及非亦旗章也言雖操旗而非其所當及誤乃旗誤積又挩非字遂不可通

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道藏本云當作夫姦之爲也

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爲也

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前後文論守備器物數度者不同疑皆他篇文之錯簡與前後文論守備器物合一段在雜守篇證之或故書與彼篇互見耳

城上爲禽穴謂於此以城下是備高臨篇文釋技機藉之也案顧說是也然未知下堞三尺廣亦外言爵穴之法廣外則狹內則狹下則上見下也

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道字義不可通苴當爲苴之誤也說文苣束蒸也此云爵穴中二文上相應故知苣爲苴字之譌案王校是也蘇說同畢云說文苣大容苣下云苣爵穴也

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爲之

促自視字之誤王引之云自蓋多少而爲疏數也隸書因字或作困與自相似而誤案適當讀如字言自稱地形爲疏數必調適也備梯其中以適廣狹爲度與寨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當說非寨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乃發以圍敵而縣不爲橋梁勿塹則下不當云勿塹矣後文亦發以圍敵此可互證格即格篇之柱格也蓋於城外樹木爲之以遏敵人之傳城篇云去城門五步大塹之上爲發梁與此若如今本作壍外塹外則下文不通

可塹者勿塹筵當爲筵舊本筵當爲筵作筵王引之云筵字義不可通筵作筵與筵相似而誤蘇云筵當與延同延正也今據正

城上三十步一竇竇前詳之也案顧說是也然未知下堞三尺廣亦外言爵穴之法廣外則狹內則狹下則上見下也

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道字義不可通苴當爲苴之誤也說文苣束蒸也此云爵穴中二文上相應故知苣爲苴字之譌也說文苣大容苣下云苣爵穴也

城上爲禽穴謂於此以城下是備高臨篇文釋技機藉之也案顧說是也然未知下堞三尺廣亦外言爵穴之法廣外則狹內則狹下則上見下也

畢云疑壁字人擅苣長五節舊本人擅作入壇二字義不可通入壇當爲人擅擅讀曰擇擇謂文擇提持也古通作擅人擅苣也備水篇曰臨三十人人擅水二十人人擅者皆謂人人手持之也人入之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六韜敵強篇云人操炬火炬即苣之俗擅操義同長五節節非度名疑當作長五尺節或尺即二字合寫之誤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設內苣爵穴中照外蘇云內讀如納諸藉車皆鐵什畢云什與錯音近說文云錯以金有所盲也詳讓案上文云藉車必爲鐵纂即此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亢貍者四尺柱長丈三尺較下丈四尺則在上者四尺貍者丈三尺在上爲微贏或長丈七尺七當爲六則於率正同下又云桓長丈二尺半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夫跌字同馬頰長二尺八寸說文窌也馬頰骨衰出之象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困梱之借字說文木部云梱門橛也一曰門梱也口部云囷廖七也一曰梱也苫部云梱束也引詩曰乃梱乃囷梱者橛之假借字說文梱門橛也引詩曰乃梱乃囷今詩作廣雅釋宮云梱也橛也略篇云和之以古文困爲梱荀子大略篇云和之以不用則不中用言不及度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

壁井里之厥也晏子春秋襍上篇作井里之困亦即梱也據荀晏二書則梱以木石爲之此藉車以大車輪爲梱者蓋車輪亦於跌下爲之失四分之三在上此即釋上文四二三在上當作丈四分之三在上夫長三尺依上文夫四分之三在上之義疑舊本作丈四二三在上二句即釋上之三在上之義疑舊本作丈四分之三在上夫長三尺當作丈四二三在上二句即釋之三在上之錯入正文者馬頰在三分中即在上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桓即桓楹之桓與柱義同藉車蓋有四面者爲柱二不雚者爲桓上文柱長丈七尺雚者四尺則不雚者丈三尺也此度胸五寸未詳如柱長當爲丈六尺則不雚者亦丈二尺桓贏五寸或爲柍以入水深四尺堅慕貍之畢本慕改幕云舊作幕畢校未允詳

寇闡池來畢云闡疑當爲圍是也備穴篇字備作古今字備闡字通射攘疾佐之爲作水甬水甬蓋漏水器月令甬斗甬中空可通有救闡池之文今移於前

前十尺一覆以瓦而待令瓦舊本作用畢以意改穴鑿坎覆以瓦是其證畢改用爲以木大圍長二尺四穴非也案下校是也蘇說同分而早鑿之早疑中之誤言鑿木中空之也上置炭火亦中而合慕之慕畢本亦改幕案當爲幕幕謂覆之而以物合而覆之既置炭火乃以藉車投之爲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備梯篇作長疾藜投亦投之涿弋代以意改詁讓案代疑弋之誤弋長七寸弋閒六寸弋畢云弋意改案亦當作杙劉亦末詳刀部云劉刺也鋭狗走畢云疑突之可以出狗者曰狗走案畢說甚誤據下文有蚤則非穴明矣此當即上文之狗屍惟尺度異耳前救闕池章又作狗犀竊疑此本名狗棲猶詩衛風碩人作翹碩犀可證棲或省作妻與走形近故譌古蓋爲闌棧以棲狗守城樹杙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之鈔本正耳當爲牙犬牙施之矣狗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

備高臨第五十三吳鈔本五十五

適人遂入畢云舊本脫入字以意補之適人入以意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而出佻且比且畢改旦云疑佻達當作而出佻戰且北北戰北以須鑊火之然彼適人可禽備穴篇曰穴中無人

此制同臣當爲距之假字說文足部云距雞距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俎距脾中當橫節也此行城編連大木橫出兩旁故亦謂之距蓋與俎距義略同　行城三十尺　強弩之技機藉之此有挩誤當作強弩射之校機藉之是其證校此作按備梯篇又作掖並形之誤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謂發機厭笮發敵也　奇器口　口之疑即藉車非也　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臨以　連弩之車　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即因上敗而衍備城傳篇臨也備城傳篇然則蝥傳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爲句則蝥傳之車文不成義矣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以材大圍五尺圍五寸以連弩之車也今據備城傳篇云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備蝥傳篇云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是其證校此作按備梯篇又作掖並形之誤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謂發機厭笮發敵也　奇器口　口之疑即藉車非也　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臨以　連弩之車　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即因上敗而衍備城傳篇臨也備城傳篇然則蝥傳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爲句則蝥傳之車文不成義矣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以材大圍五尺圍五寸以連弩之車也今據備城傳篇云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是其證校此作按備梯篇又作掖並形之誤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謂發機厭笮發敵也　奇器口

墨十四　三十

大方一方一尺　舊本材作杖俞云杖當作材案俞校是也今據正下文云以材大圍五寸圍五寸以材大圍五寸徑一尺五寸以上文云以材大三圍半以上此疑亦當云以材大方一尺以繩口口矢端如如戈射如戈　蘇云方一誤重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　俞云戈當作材古三四字皆積畫因而致誤　積輪居筐中　筐疑謂車闌亦即車箱詩小雅鹿鳴毛傳云筐筥屬車闌之筐猶車答謂之筥與　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　旁二植則左右皆圜植衡植左右縛弩皆於植爲縛當以弦鉤弦猶備城門篇　左右有衡植　吳鈔本衡作橫下同　衡植左右縛弩以弦鉤弦　內同　柄　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爲縛當以弦鉤弦此義難通上弦字疑當作距下文之鉤距亦輪筥距即下文之鉤弦弩牙釋名釋兵云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弩者也釋名釋兵云弩弓有臂者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弩者也　內同　柄　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爲縛當以弦鉤弦此義難通上弦字疑當作距下文之鉤距亦輪筥距即下文之鉤弦弩牙釋名釋兵云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弩者也

墨十四　三一

尺以繩口口矢端如如戈射如戈　舊本材作杖俞云杖當作材案俞校是也今據正下文云以材大圍五寸圍五寸以材大圍五寸徑一尺五寸以上文云以材大三圍半以上此疑亦當云以材大方一尺以繩口口矢端如如戈射如戈　蘇云方一誤重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　俞云戈當作材古三四字皆積畫因而致誤　積輪居筐中　筐疑謂車闌亦即車箱詩小雅鹿鳴毛傳云筐筥屬車闌之筐猶車答謂之筥與　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　旁二植則左右皆圜植衡植左右縛弩皆於植爲縛當以弦鉤弦　猶備城門篇　左右有衡植　吳鈔本衡作橫下同　衡植左右縛弩以弦鉤弦此義難通上弦字疑當作距下文之鉤距亦輪筥距即下文之鉤弦弩牙釋名釋兵云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弩者也釋名釋兵云弩弓有臂者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弩者也　內同　柄　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爲縛當以弦鉤弦此義難通上弦字疑當作距下文之鉤距亦輪筥距即下文之鉤弦弩牙釋名釋兵云弩其柄曰臂似人臂也吳越春秋云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又云弩者也

墨十四　三二

春秋云郭爲方一石三十鈞說文足部云距雞距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俎距脾中當橫節也此行城編連大木橫出兩旁故亦謂之距蓋與俎距義略同　行城三十尺　強弩之技機藉之此有挩誤當作強弩射之校機藉之是其證校此作按備梯篇又作掖並形之誤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謂發機厭笮發敵也　奇器口　口之疑即藉車非也　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臨以　連弩之車　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即因上敗而衍備城傳篇臨也備城傳篇然則蝥傳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爲句則蝥傳之車文不成義矣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以材大圍五尺圍五寸以連弩之車也今據備城傳篇云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是其證校此作按備梯篇又作掖並形之誤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謂發機厭笮發敵也　奇器口　口之疑即藉車非也　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臨以　連弩之車　王引之云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即因上敗而衍備城傳篇臨也備城傳篇然則蝥傳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爲句則蝥傳之車文不成義矣案王說是也今據正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以材大圍五尺圍五寸以連弩之車也今據備城傳篇云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是其證校此作按備梯篇又作掖並形之誤說文竹部云笮迫也謂發機厭笮發敵也

墨十四　三三

春秋云郭爲方一石三十鈞說文足部云距雞距也儀禮少牢饋食禮俎距脾中當橫節也此行城編連大木橫出兩旁故亦謂之距蓋與俎距義略同　行城三十尺　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鉤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　鉤距　舊本作鋼王云鋼距當爲鉤距字之誤也鉤距說同今據正　見上文及備穴篇　案王校是也　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　蚤爪同細者詳備城門篇　有距亦謂橫出　有儀　管子禁藏篇尹注云儀猶表也謂爲有識勝梯詰讒案亦見以發弩有識勝太白陰經守城具篇漢書王莽傳注云蓋杠皆有屈勝可上屈伸亦一聲之轉通志氏族略也今據陰經通　可上下爲武重一石　疑武是其例也今俗本陰經非　以材大圍五寸圍五寸以材大圍五寸徑一尺五寸以上文云筐大三圍半備城門篇云積樽大圍圜圍求徑率算之止有奇材太小似非以磨麂卷收磨麂字同畢云磨居疑麻麂之譌漢書王莽傳注云以磨爲麻

拙注云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閣四丈高五丈上閣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閣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轑幕置弩于五人備葆櫓水詁讓案通典本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畢云胼省作䏚面目黧黑畢云黎字俗寫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予墨子其哀之畢云其甚字乃管酒塊補塊道藏本吳鈔本並作褹畢云乃舊作及以意改塊當爲饋饋字假音詁讓案此疑當作澄酒博脯澄省作登與管形近而誤博與褹塊形亦相似春秋繁露求雨篇云清酒膊脯澄即清酒博脯也釋名釋飲食云膊迫也迫著物使燥也說文肉部云膊薄脯膊之屋上也寄于大山亦同時墨子或在齊魯也畢云當爲茅蒸昧音同茅案子春秋諫下篇云晏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土坐之何也昧茅猶言藉也說非也昧菜當讀爲後至藏酸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擊草而坐之也昧當作昧與藏古音相近左氏隱元年經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羊作昧即其比例說文手部云藏拹也拹也亦即藏之借字若然昧茅即是薅藏茅草古書字或作揪作柔宋本淮南子氾論訓云慵柔戰重以柔爲拹說苑說叢篇云言人之惡以撟其拹故此茅字亦作茅矣

禽子畢云當云以譙禽子王引之云方言自關而西相責讓曰譙讓之意撟蓋醮之借字也士冠禮注曰醮而無酬酢曰醮故上文言酒脯而無酬酢之禮注曰酬而不舉曰醮是也

禽子再拜而嘆作歎本子墨子曰亦何欲乎畢云亦當爲尒字之誤案亦字自通不必改尒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無問守古有亓術者內不親其民外不約治呂氏春秋本味篇高注云約儉也以少閒眾以弱輕強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亓愼之恐爲身薑畢云同僵

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眾而勇煙資吾池王云煙當爲壧壧與堙同王引之云資疑當爲填堙填皆塞也堙煙資亦皆塞也惟資字尚未得其義資當讀爲薆薆推前子秦策推而

墨十四　三

篇薆其所決而高之高注曰薆積土塡滿之也是薆與堙同義古薆字或作薱爾雅釋草篇薆蔨蔜蔏釋文薆本作薱是也墨子書作薱者即薱字而省艸耳說文土部塗以土增大道上薆與塗通案俞說是也梯臨之攻益皆通典兵門云以大兼用堙法

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本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於雲閒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轅轅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蓋其遺法大白陰經攻城具篇同

又多爭上吾城畢云上舊作土據太平御覽改爲之奈何畢云池施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守邪守舊本闕雲梯之守守道以日願遂問守道備城門篇曰問守邪上文二尺此當作問王云此問字疑衍備蛾傅篇曰子問蛾傅之守邪篠守篇曰問穴上之守邪上文亦敢問之守皆其證今脫守字則文不成義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補雲梯者重器也亓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亓中備城門篇見一寸畢云以適廣陝爲度環中藉幕畢云見疑閒字是其例也舊作慕以意改毋廣亓處畢云度慕爲處爲籠

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

墨十四　三三

謂高出於城上簡高臨篇云行城二十尺此云高城二十尺疑必有一誤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備高臨篇見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俞云上文皆言行城而此即云高廣如行城之法義不可通疑高廣上脫薆樓兩字上文云守爲行城薆樓相見以環其中以適廣陝爲度然則行城也薆樓也本有二事故云相見相見即相閒也上文既言行城之法此繼言薆樓故省其文曰薆樓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備城門篇煇當讀爲熏史記呂后紀戚夫人去眼煇耳亦以煇爲熏熏爵穴煇與名明其小僅容爵鼠也僅罪本改鼠亦城閒空穴之改案鼠即鼠之變體不必改詩豳風七月穹窒熏鼠以意改鼠云舊作鼠以意此與彼義同蓋以火煙熏穴以去鼠因之小穴亦謂之熏鼠矣備穴篇有鼠穴亦即此施荅亓外畢云言施幔蓋之案荅機衝錢城王引之云錢字衍幔異畢說非詳後

幔字之誤衝見薆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棧即此所謂棧也城即行城見上文詁讓案六韜發啟篇云無衝機而攻守通用此廣與隊等雜亓閒以鐫劒說文金部云鐫破木鐫也釋名釋用器云鐫纏也有所纏入也廣雅釋言云鐫鑿也劒與鐫異用並舉殊不倫疑當爲斲

顎簡穴篇亦寫剏可證昔所以衝破敵之梯者皆以使士人執劍五人劍亦當爲顎持衝十人此城內之衝以皆以有力者令案日者視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俗書炭字作灰與炭相似則非其類矣故慮爲韻蘇云言御覽兵部五十引此正作炭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等級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畢云貴神速久則變矣

施剏亦當爲顎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行堞施顎蓋可以齒穴三尺而一篇亂同疾藜投

畢云據簡城必遂而立疑當作必以車推引之裾城門當爲疾犁當隊而立裾上當有置字畢云裾城外作置薄城外四字下裾城外裾當爲據之譌詳簡城門篇蓋於城外別植木爲薄以自蔽也同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下有之法二字小大盡本斷之畢云本簡城傳此作斷此傳字當爲剬古文專字雜而深埋之堅築堅築之礫畢云簡城傳作離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步則爲之殺如簡穴篇罌之置穴十步則擁穴左右爲之殺殺蓋擁裾左右橫出爲之置裾加城之廣袤二十步則擁穴左右爲之殺殺蓋擁裾爲殺於殺中爲隔蓋擁壞案當與隔通號令篇作壞裾爲殺也殺有一高有隔部署

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謂口爲號也號令篇云夕有號若此畢云舊作號令也以意改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門篇備城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中地偏作城令耳亢畢云耳疑瓦字蘇時學云令與瓦通六書故曰瓦卬蓋者仰瓦受覆瓦之流所謂瓦溝詁讓案耳疑當爲巨篆文相近卽渠之省此與備城門篇令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畢云通典守拒法云有洩水之處卽其遺法

墨十四　三五

疑當爲酋音近而譌逮有方鐵銛有方亦酋矛之誤與此正同此文疑當云人擅弩什四酋矛或作什六人擅弩四酋矛什計卅書相近而誤號令篇云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計六弩四兵蓋守法通率十人之中六人執弩主發四人執兵主擊刺此云什四酋矛卽四兵也然則臨三十人必善畢云善同以船爲轅轤疑當作緒言勁也以船爲轅轤七字句畢讀恐非此與隆戰以車爲轅轤同詳備城門篇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亢二十人人擅有方方畢本亦改弓王云有字疑衍案疑亦當作亢人人擅酋矛亦誤作矛與上文亢字同雨字誤到酋矛亦誤作有方劒甲鞮瞀畢云說文云鞮革履也瞀非也鞮鍪卽兜鍪也故與甲連文韓策曰甲盾鞮鍪漢書楊雄傳鞮鍪生甤蟲介冑被霑汗師古曰鞮鍪卽兜鍪也字亦作鞮鍪漢書韓延壽傳被兩字誤作人字舊本據今據王校補案甲親鞮鍪其證十人人擅苗疑當作十八人人擅弩畢云苗卽茅山未塙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亢父母妻子以爲同矛猶苗山茅山先養材士爲異舍食亢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轅轤決外隄城上爲射攐畢本改攐云說文攐斡也言矢斡舊從手非今改案攐正字爾雅釋詁云儀斡也與說文義同然此下云疾佐之則不得立表攐以射竊疑當爲射有作射機之法彼下文云二十步一令善射者佐之與此文亦可互證畢校未塙疾佐之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三十人自暗門衝校而出潛往斫營決隄壞覺卽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此篇前後疑有挩文

城百步畢云後漢書注引無一突門此城有爲字引一突門敵者六韜突戰篇云百步一突門有行馬突門各爲竈竈詳後備六篇門尺爲亢門上瓦屋亢鈔本字誤無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亢鈔本作其舊本作亦校改維置突門內車輪爲之而維以繩亦此卽備城門篇之轀故備蛾傳篇

墨十四　三六

云斬維而下之使度門廣狹俗字它蘇云縗繫也

入門中四五尺畢云之後漢書注引作人置竈竈畢引作窒後漢書注改又韓非門宂爲橐畢云舊作橐下同據後漢書注伏憲子云千城拒衝不若堙穴伏充竈伏柴艾畢云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引伏亦作狀置艾詁讓案袁譚傳李注作艾則唐本寇卽入下輪而塞之舊本輪誤轀是也上文曰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是其證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

備穴第六十二　備城門篇說攻具十此次與彼不同疑亦傳寫移易非其舊也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云古乃適之壞字今改正案備梯篇說守道云古有其術者則古字似非誤穴土而入縛柱施火縛舊本作縛以壞吾城商子境內篇云穴通依王校改則積薪積薪於其柱圍而燒之柱折城摧卽攻城建柱也攻法也

城壞域中人此下舊本有大鋌前長尺云云七百餘字今依顧校移前備城門篇爲之
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王引之云自爲之柰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舊本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以謹屬下候望適人爲句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畢云言以所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畢云水濁者穴土之驗王云若猶與也彭與旁通此穴土也急墮城內畢云墮同墜穴亦土也墮城內畢云玉篇穴土之
土直之畢云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改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城足畢云傅舊作高地丈五尺畢云言視城足高於地丈五尺舊本
高地丈五尺而止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下地得泉三尺畢云水濁者穴土之尺者穿丈五尺爲度畢說失之探丈五尺而止下地得泉三尺而止

非也敵人穴土而來我於城內鑿穴而迎之此本無他突可徙不得言徙與徙相似而誤漢書王莽傳司橐也據書從字作徙當爲從謂從穴內聽之司徙司明司聰今本從譌作徙案王校是也今據正穴下舊本從譌作徙今據道藏本吳鈔本補急絕穴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版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畢云穴土舊作內土以意改王引之云自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舊本亦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以謹候望適人六字文義緊相承接不可分屬他篇且上文曰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寇至吾城急文甚明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正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句急穴句穴未得慎毋追似言未得敵穴所在則勿出城追追敵畢云言已不謹其備且勿追寇凡殺以穴攻者穴高十尺鑿十尺與高等鑿如前讀如二十步一置穴穴爲而言穴向前鑿也步下三尺謂每步則下三尺然所下太多疑步上有擾字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廣各十尺殺舊本重高字畢謂兩高字疑當爲高蘇云高字

墨十四　四

疑誤重案道藏本吳鈔本並無下高字是也今據刪殺上疑當有爲字此言凡穴直前十步則左右橫行別爲方十尺之穴謂之殺以備敵出也殺俚兩罌深平城外亦云二十步一殺俚兩罌深平城畢云俚同埋詁讓案備城門篇作狸此作俚並藉之段字道板六上跗板以井聽疑聯版即上文之連版也五步一窌即上文所謂五步一井也蘇云井聽疑倒當作井五步一窌井城內五步一井聽未詳疑用揣若松爲穴戶當爲柏鐘鼎古文從台者或兼從司省今所見彝器款識公姞敦始字作㠯是其例也此揣字亦當從木說文木部揣量也從木宰聲與梓字說文木梓也從木辛聲古音同部得相通借墨書多古文此亦其一也蘇云揣或梮字之訛非是戶穴有兩蔑藝戶作窓與六韜軍用篇同詳備城門篇吳鈔本作藝長極六戶戶爲墐郎厚畢云墐后土此又俗加案外厚義難從司空

壁迎穴爲連王引之云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挩之上文曰連版以穴高下廣狹爲度是其證鑿井傳城足三丈一爲上云五步一井六尺視外之爲步五步即三丈也視外之一句廣狹而爲鑿井愼勿失俱作內以意改蘇云鑿井言高下不相值也鑿井城上俞云城上無鑿井之上文穿井城內之事爲三四井內新斬井中新當爲薪之誤詁讓案疑當作城下爲字疑衍畢云當爲新鑿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下之字畢云同趺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頡皐必以堅材爲夫加足兩分也舊本材作枝俞云枝乃材字之誤言必以材以利之堅者爲頡皐也案俞校是也今據正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皐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畢云若橛之類趣伏此井中同促詁讓案此當爲柴上文軹艾與柴柴亦作此上文云置艾艾並舉故此下文云置艾七分義不可解疑當作置艾其上皆同此置艾七分穴內口爲竈令如窯令窯七八員三字衍文云盆盍七八員艾是其證

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亢鬱口疾鼓之以車輪轀轀同上當有焉字以車輪爲轀備備城門篇云兩材合而爲之轀下文云以車兩走爲轀備城門篇畢云下文蘊積也失之一束樵染麻索塗中以束之染之譌染麻染畢云疑梁字蘇云梁爲染梁染以塗者所以塗燒案參校是也今據正染麻染以塗中以束之染之譌染麻染畢云疑梁字蘇云梁爲染梁染以塗者所以塗燒案參校是也今據正

鐵鎖連百二十具又有環利以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此鐵鎖端亦有環與彼鐵鎖環當其頸畢云當爲頡制合漢書王莽傳云以鐵鎖琅畢云疑衍舊本作鐵鎖長說文無鎖字據備城門篇畢云舊作鐵鎖長縣正當寇穴口畢云穴舊作內以意改

三丈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先爲桔槔縣鐵鎌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然之隊於城外所穴之孔有上墨聽之法端環一端鉤兩端一端鎖蓋以環繫於桔槔而以煙燻之敵立死已上墨聽之法端環一端鉤言鐵鎖蓋以環繫於桔槔而然之者也後文又有鐵鉤連版伏於縣鎖備穴十丈之法以意改案前及備城門篇樓四植皆爲鉤則以束柴葦焦草而燃之投鼠穴猶齎佩畢本改鼠云舊作賦宜從舊本佩疑亦七之誤謂穴亦七尺也疑亦當爲佩穴高七尺備梯篇並作亦郎備梯篇一切經音義引許叔重云梯下傳烏之重鼠也、五寸廣柱閒也尺纏兩旁各爲柱其閒

七尺一柱此謂穴牆一邊柱下傳烏引許叔重云梯下傳烏之重鼠也、五寸廣柱閒也尺纏兩旁各爲柱其閒二尺二尺一柱二尺則一柱也柱下傳烏之重鼠也、五寸廣柱閒也尺纏兩旁各爲柱其閒楚人謂柱碻曰礎畢云玉碻李善注云廣雅云碻碻也碻古字作烏二柱共一員十一員十一即士字傳寫誤分之然員士亦有負土之義故有負土二柱其一負土下並同兩柱同質畢云碻與備城門篇樓四植皆爲通爲制橫員士謂負土之柱大二圍半必固亢員士蓋略同橫員士謂版橫者橫直相交然無字必誤上文似謂柱橫入備城門篇者有柱之外善周塗無柱與柱交者錯入備城門篇者有柱之外善周塗其附柱者云云三十四字疑此下之錯簡詳前穴二窯皆爲穴月屋王引之云皆爲瓦屋當作皆爲穴門上瓦屋謂於穴門上爲瓦屋也備突篇曰突門各爲窯竈竇人門四五尺爲亢門大門亦門上瓦屋是其證隸書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又爲無月屋是也蘇說同脫門上二字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通案王校是也高帝紀顏注云舍人親近左右之舍人主廄馬之通稱也文顯注云舍人主廄馬之通稱也畢云郎車輪詁讓案備突篇作車輪亦郎禮字畢小史官必置水蓋以飲寨穴門以車兩走名也

篇作車兩輪備城門篇亦云車兩走然車輪不當云走義未詳爲蓋蓋亦郎禮字畢云蓋省文失之

塗亦上以穴高下廣陝爲度令入穴中四五尺維置之此亦見備突篇案蘇校是也今據正入舊本作人蘇云人當作入維繫也當穴者客爭伏門畢云舊穴作內客作容以意改案轉而塞之爲道藏本客字不誤門疑門之譌

窯容三員艾者畢云容舊作內客以意改一本無伏尺二字詁讓案伏疑即作亦突入以意改突入伏尺畢云亦上文之窯二字音近如宛義宛或作伏顏之推家訓書證篇謂俗書證篇謂俗伏傳突一旁付以意改畢云傳舊作付以意改

勿離穴矛畢云舊作內以鐵長四尺半此疑即後文所謂短矛予以意改

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字俱以意改內去竇內亦當邪鑿之上穴當心亦矛長七尺用長矛

尺爲穴

穴中爲環利率穴二利六韜軍用篇亦有環鑿井城上鐵鎖然其義未詳鑿井城上鐵鎖連百二十具又有環與彼鐵鎖環當其頸畢云舊作內以意改案前及備城門篇樓四植皆爲鉤則以束柴葦焦草而燃之者也後文又有鐵鉤連版伏於縣鎖備穴十丈之法以意改案前及備城門篇樓四植皆爲鉤則以束柴葦焦草而燃之投鼠穴猶齎佩畢本改鼠云舊作賦宜從舊本佩疑亦七之誤謂穴亦七尺也疑亦當爲佩穴高七尺備梯篇並作亦郎備梯篇一切經音義引許叔重云梯下傳烏之重鼠也、五寸廣柱閒也尺纏兩旁各爲柱其閒

侯亢身井且通王云身字衍或作牙見漢處士

嚴發錢侙與穿字居版上畢云居同倨案疑下半相似而誤　居版上畢云居同倨案疑當如字畢說未塙而移版鑒一編頡皐爲兩夫編偏之借字畢以已意改偏非下同已而移版鑒一編頡皐爲兩夫跌亦同而旁貍亢植而數鉤亢兩端也亦舊爲傳謂傳著鉤於頡皐之兩端也亦舊諸作穴者五作其吳本作亦盜當爲亦今校正

十人男女相半自斬艾字十四字並從備城門篇移此五十人之此三字上下文義不屬盜即上文作穴者五十人之贏字今本上文錯入備城門篇惟此三字尚未刪去攻內爲傳士之口耳

詒讓案內亦當爲穴之誤傳疑當爲傳比傳薪土又或當作持城門篇云持水持沙此書凡言容儲物多云持此下文云持罌持醯皆是也備城門篇參石即礧石可受六參誤蓋言器之盛土者傳篇云土五步一毋下並即藁之叚字藁盛土籠亦詳備城門篇牛亢下可提而與投蘇詳疑絆字之誤與當作舉已則

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亢中蘇云廡古文甒見儀禮注方言云罌周禮之閒謂之甒

難穴

難穴難當爲攤二字形近古書多互譌詳耕柱及經下篇

疑當作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木瓦散之外瓦月外下並同

疑當作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木瓦散之外瓦月外什形近斬亢內十文云急塹城內是深而誤斬亢穴當作塹斬即塹之省內穴亦形之誤

到泉泉舊本誤作界王引之云界字文義不明界當爲泉泉字或作泉見漢郃陽令曹全碑界字作果兒衛書泉字或作泉見漢郃陽令曹全碑界字作果兒衛

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隸書泉字或作泉形相似方碑二形相似

難近穴爲鐵鉄說文金部云鉄鐵樸也研刀也

金與扶林長四尺疑當作扶林作鉄枋枋柄通周禮藏本誤則據道藏本正史記孝文紀太宰八柄外史作枋財自足財舊本誤貝據吳鈔本正史記孝文紀見馬遺財足索隱云財讀爲纔纔同管子度地篇云率部以奉郊廟顏注云財讀爲纔纔同漢書西南夷傳顏注云財校長宿佐財足財自足數適足不過多也客即穴

客即穴漢書西南夷傳顏注云財校長宿佐財足財自足數適足不過多也客即穴即若也畢云即疏也非

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

鉅與距通荀子議兵篇所謂穴徹蘇云徹通也案蘇說是也畢以鉤客穴宛鉅穴徹蘇云徹讀穴上屬云纔與穴等也非

者蘇云此書以爲短矛短戟短鉤之用爲短矛作即矟

短戟短知矢也方言云箭其三鏑長尺六者謂之飛宋郭注云此謂今射箭也文選開居賦激矢宝射李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宝箭以攻赤眉賊矢宝也此宝矢疑亦即飛宝器云飛宝箭也不戰弩以金劍爲難顯以義難通疑當作以金爲箭也雅釋財自足穴徹以鬬蘇云不戰弩以金劍爲難顯以義難通疑當作以金爲箭勦終所以鬬矣

書或作劉前魯問篇又譌作劉說文刂部劉剋也相近通譌與前同說文斤部斲擊也義同此云斲以金爲斲即謂之鐕斲即謂以金爲斲也斲音義同此云斲以金爲斲即謂之鐕斲即謂以金爲斲也斲其器之名斲即斫指其刃之首故以金爲斫與此文例同惟說以字耳凡斧斤之刃以擊伐爲用故通謂之斫矣

長五尺蓋并刃及尿之度後斧長之是其例爲銓畢云說文斤部云斫斫也斫擇也詁云尿廣雅釋詁云尿柄也畢云說文

尿有慮枚鑪錯銅鐵之省說文金部云鐵黑金也謂於木柄爲尿慮疑鑪之借字

齒若鑪錯枚未詳又疑慮枚以左客穴左佐占今字左下疑說一字

當作鹿盧收兒儲高臨篇

戒持罌容三十斗以上畢云容舊作客以意改詁讓案上文諸人備城門篇

者云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斗舊本訛斤今從畢校正

斤當爲斗隸書斗字或作斤因譌而爲斤案王校是也今據正

貍穴貍舊云貍當作埋以意改

一丈郎五步也此云丈一與彼不以聽穴

今疑丈上當有三字而傳寫脫之

穴高八尺廣廣下疑脫尺數

善爲傅堂上疑當作善爲傅堂上文云善爲傅堂其傅

以左客穴

桂者具全牛交橐畢云疑茭橐橐校非交橐疑當作具鑪牛皮橐

之義具全牛皮橐亦並誤作橐此全即

鑪橐橐以牛皮橐亦並誤作橐此全即

鑪字偏旁全形之誤皮與交形亦相近

瓦缶缶去形近俗書或增益爲作缻

又譌作缶遂不可通上文云鑪有兩頭徹

雚及艾畢云鄭君注公食大夫禮云蕾有兩頭徹一頭

云蕾未之少也少言始生之葉蓋

案蓋當爲益此書益字多誤爲蓋詳非命篇益陳

及艾言多具此二物也蘇云蓋當如上文戒持罌之

戒令也

穴徹熏之以吳鈔本無以字案此當作以熏之以

之今本誤移以字著熏之下校

者遂疑爲衍文而刪之耳上文說鑽鉤

鉤客穴者又說矛等云穴徹以鬬並與此文例同

可以斧金爲斫斧下疑當有以字

互證斧金爲斫斧下疑當有以字斫亦即斧刃

斫者工記車柯

長二尺博二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鄭注云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案此庀即柯斫即也亦以木爲之柄長三尺與彼制同六韜軍用篇衛穴四爲長三尺以上

疑當爲鞹

鞹城門篇見衛穴四

屬城門之屬爲斤斧鋸鑿云說文云鑿大鉏也玉篇鉏鑿案六韜軍用篇云鑿鋸刃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二枚但鑼似與鑿不同畢云說文新附亦云鑿局虞切軍器也說文引韓詩幽風破斧毛詩傳云鑿財也鑿一人晃執瞿孔傳瞿戟屬命之瞿疑即鑼之轉聲之轉

鑼鉇

屬曰錡木屬曰鉇釋文本部云校木四也周易集解云校木絞校者也鐵校蓋鐵爲闌校以御備蛾傳篇有校機疑即此

爲中樽高十丈半廣四尺足爲鐵校衛穴四引說文云校木囚也王篇引作囚校者以木絞校者也鐵校蓋鐵爲闌校以御備蛾傳篇有校機疑即此

爲中樽高十丈半廣四尺

樽高十丈當作尺衛城門篇云百步爲丈與此同而高差二尺半彼蓋作大樽六韜軍用篇作小樽下疑有脫文蓋具棄財自足以燭穴中

棄財自足以燭穴中

蘇云棄可爲燭

蓋持醢

蘇云據文義當作戒持醢或醢字之訛俞云醢疑壞字之訛案此亦當作盆持醢蘇改蓋爲戒非顧謂十二篇云人皆弗離並其證案俞校是也

蘇云盆字之訛

盆母少四斗

盆字文選藏本吳鈔本作盆案六韜軍用篇云盆大水也未詳俞云盆疑當作瓮瓮字之譌

自當及以泊日

自當及以泊日畢云泊與洎同

爲酒上爲酒說文水部云酒以木汁和麴米釀之也酒字或作酉故語作田形酒日即以救日也

衛城傅第六十三

前衛城門篇蛾作蟻俗蟻字孫詒讓云衛城門篇作蟻陽湖莊述祖云使士辛緣城而上如蟻之緣樓周書大明武篇云俄傳器樓俄亦蛾之訛畢云蛾同蟻說文云蟻蚍蜉也

蛾羅

借爲蟻者音相近耳傅亦附字假音

蛾化飛蟲也經典多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

王云淵者法之訛言敵人蛾附登城後上者則斷之以此爲法程也呂氏春秋愼行篇曰後世以爲法程其柄也案此庀即柯斫即也亦以木爲之柄長三尺與彼制同六韜軍用篇衛穴四爲長三尺以上

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忌者也

忽舊本作忽洪云孫子謀攻篇將不勝其忽而蟻附之蛾傅即蟻附禮記蟻子時衛之釋文本或作蟻古字通用忽即忽字之譌案洪校是也今據正

守爲行臨射之

守爲高詳衛穴篇有鐵校高臨篇擢之舊本擢作攫今據校機藉之亦詳衛穴篇臨射之道藏本吳鈔本正

說文手部云擢引也擢爪持也審校文義當以作擢爲正

太汜迫之

太汜當爲火汜說文無汜字疑有脫文

以薪火水湯之

以薪火湯當爲火湯衛穴篇云梯篇云

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傅之攻敗矣

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傅之攻敗矣畢云疑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

墨子十四

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

磨當爲磿周禮遂師鄭眾注云抱磿磿下磿車也當即此下磿車亦即衛高臨篇之磿車也磿蓋磿字之壞字

磿車

磿車以利其上下皆用此車故周禮又作磿車以下稽重

此下疑脫亦用之下蘇云轉當作輪詁云轉亦即此也

轉徑尺六寸

轉徑尺六寸讓云案國徑尺六寸疑子字衍

則其周四尺八寸

則其周四尺八寸畢云疑考工記廬人云

令一人操二丈四方

令一人操二丈四方是也

夷矛三尋

夷矛三尋鄭注云八尺曰尋此即夷矛也

刃其兩端居縣本作頊鐵環見前畢云說文無鎖字與頊皆無鎖鑰之義古字少故借音

上衡

上衡二疑傳通謂鐵環傳著縣繫縣脾之重文蘇云二字當爲縣之重文

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弗離離舊本離字之誤衛穴篇作蟻俗蟻字孫詒讓云衛城門篇作蟻陽湖莊述祖云使士一人以二橐守之弗離衛穴篇令一人皆弗離並其證案俞校是也

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

脾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疏數視敵爲之

爲纍畢云當爲壘

荅廣從丈各二尺

荅廣從丈各二尺義不可通丈各當重從各二尺也蘇說同案王校是也

廣從丈各二尺三尺也

廣從丈各二尺三尺也畢云城下各丈言荅之廣丈云荅廣丈

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編之疑當作以大麻索編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鏁畢云據上文當爲鉤鏁俗鏁環玉篇云鐵利也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客則蛾傳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畢云義未詳抄大皆救之作抄大當作抄沙以沙火車兩走即備城門篇之轀也車兩輪爲兩走即備突篇云吏主以木束之塗其上軸閒廣大以圍疑當作圍犯之有誤衛其兩端畢云疑非也衛疑當爲蒐蒐廣雅有蒐字云聚也聚之變蒐廣雅釋詁云蒐索也經典以茅字作蒐是其例也其兩端異文案畢說非也衛疑當爲蒐蒐廣雅有蒐字云聚也聚之變蒐廣雅釋詁云蒐索也經典以茅字作蒐是其例也釋文部云茅字或變从鹵爾雅釋詁云茅苦也釋文引孫炎曰茅小蒸也以棘爲宛命曰火捽一日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王引之云燒傳湯三字義不相屬燒下當有荅字而言燒荅是其證備城門篇城上二步一荅荅傳湯即以車兩走所作械名自可燒不必增荅也王校末塙備突篇說轀轀乃可下也令勇士隨而擊之並云維置之故必斬維以爲勇士前行當作以勇士爲前行可證令城上轀塞壞城城下足爲下說鏡杖長五尺借說字當作鏡同聲假字說文金部云鏡鋋也代舊本作找于引之云找當爲杖備城門篇五行行閒廣三尺鋋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積竹八觚大十尺及不得過丈以杖殊人也禮凡兵車長丈二尺必有誤疑大十當作大寸十即寸之譌尺杖長二尺凡即備城門篇之連梃及連梃蓋皆以手以意改大六寸索長二尺凡即備城門篇之連梃及連梃蓋皆以索係連之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備城門篇長六尺頭長尺斧柄長六尺御覽兵部引備衝法用斧長六尺亦與此同短二尺與彼異刃必利皆葬字書無葬字疑當作其一後末荅廣丈二尺口口丈六尺垂前衝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蘇云雜守云入柴勿積魚鱗皆畢莊疑椹字假音續謂此處三字亦椹字也案蘇說是也言爲荅之法以本兩端相銜接以尺爲度不可鱗次不相覆也著其後行前有前衝此疑當作後衝上下文有前行與此義似不同中央木繩一木疑當作大長二丈六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蘇云會猶合也牒當爲堞案說文片部云牒札也廣雅釋器云牒版也謂以版塞壁隙蘇說非數暴乾畢云說文日部暴晞也此亦未下詳其義堞惡疑壞者疑壞謂未壞也疑其將壞而先狸木十尺一枚一疑此字衍節壞當作塹節植以押慮慮薄於木畢云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雕爰鄧即鄧字慮字衍文案押未詳慮即盧字之誤衍畢校得之盧薄書表八尺表疑衍之誤蘇云表當作長非廣七寸經尺一蘇云經經同詁讓云尺數施一擊而下之擊疑即桔槔之桔詳備城門篇下之疑當作上下之桔皋可上下也爲上下釘而塹之畢云說文木兩刃垂也或从金疑一曰从手王篇云釘同鉼鉼鑿也胡瓜切經一當作徑尺鈞疑有挩字禾樓禾疑當作木備城門篇有木樓羅石羅疑當作羅當作石見備城門篇縣荅植內毋植外植外謂縣於荅樓之內也備城門篇縣石即縣荅也植即柱也杜格貍四尺杜格義難通疑當作柞格國語云設穿鄂韋注云穿鑿也柞形近而誤周禮雍氏鄭注云擭柞鄂也柞格也柞杜形近而誤莊子駢拇篇云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也柞格柞矣釋文引李頤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柞格疑即此高者十丈木長短相雜兌其上蘇云兌以銳也而外內厚塗之云蘇外內疑當作內外或外內向案外內無誤爲前行行棧閒樓樓必曲裏吳鈔本作禮蘇屬下士讀云曲裏士疑爲再重樓是也

案曲裏卽再重之謂說詳備城門篇土當屬下讀土五步一葢謂積土也毋其二十畾疑其字多作丌與下形近故互譌當作毋下二十畾此書之繫古字通用盛土籠也見備城門篇下堞三尺廣其外校是也今據正轉脗城上畢云脗字同部通遠未詳其說樓及散與池作散疑當革作殺卒擊其後煖失治煖擊敵傳而攻者之法道薄城外於上下文義不相屬疑有譌捝凡殺蛾傅而攻城外植木爲藩蔽薄云薄疑卽椅字所謂壁柱黃紹箕云說文艸部薄林也一曰蠶薄荀子禮論篇楊倞注云薄器竹葦之器此書所云據葢卽編木爲薄脗柂據爲古聲孳生字薄爲甫聲孳生字二字同部聲近義同案畢說非是黃說是也亦詳前備城門篇畢說失之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之法畢云操當爲薄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貍堅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壞當作高畢云方言云遷虞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案畢說非是厚十尺畢云備梯云殺有兩門門廣五步畢云舊脫一高高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步畢云舊脫案門不當有三丈之廣當从尺爲是薄門板梯貍之勿築畢云舊脫勿今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揭王引之云揭字義不可通揭當爲楬字之誤也楬代也希與睎同望也言望薄門而立杙也備梯篇置楬作直槩置直楬槩並通廣雅楬杙縣火四尺一椅當作檥畢云檥備梯作鉤檥也爾雅雞棲於弋爲然弋與杙同五步一竈竈門有爐炭傳令敵人盡入畢云舊作車人以意改車火燒門車備梯篇作煇此疑重之誤詳備城門篇縣火次之出載而立畢舊脫出字據備梯增其廣終隊兩載之間一火皆立而待鼓音而然畢云待舊作侍以意改侍讓案舊本作燃俗字今據吳鈔本正蘇讀待字句云鼓音上當有聽字卽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也此謂敵人辟除所發之火復從舊隧而來攻故下文縣火復下也備梯篇作除火與此義正同王引之讀辟爲避蘇讀同並非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出據備梯改備梯多有微異命云哭當作師古文作率形與哭相似故師誤爲哭也案前說近是榆去音不甚近疑當爲逃之借字古兆聲俞聲字多互通加詩小雅鹿鳴示民不恌毛傳云恌偷也可證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遺當作遞之誤亦通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貴士郎奔士也王引之謂貴當作者卽諸之省末篇詳備梯篇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蘇云素當作數案素不誤詳備梯篇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敵人必或畢云人舊作之據備梯改或與惑同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畢云舊脫白字據備梯增以號相得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高八尺月令鄭注云木生數三成數八堂密八蓋堂爲多角形翟雅釋山云山如堂者密郭注引尸子云不知堂密之有美襍俞云密字無義疑當作突說文穴部突深也謂堂深八尺也不言年尺者蒙上而省突密相似因誤爲密矣下並同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月令注云雞木畜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月令注云火生數二成數七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賈子新書胎教篇青史氏記云南方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此與彼合月令犬屬秋注云犬金畜與此異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

尺月令注云金生數四成數九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此敵以羊與彼合月令羊屬秋注云羊火畜與此異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月令注云水生數一成數六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彘月令注云彘水畜畢云見上與黃帝兵法說同北堂書鈔讓案君問祈勝之禮云先孔叢子儒服篇孔子高對信陵君問祈勝之禮云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外宅諸名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即本此大祠大祠從當作徙形近而誤謂城外居宅及人及神主人內也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茅坤本有有字有小將氣中將氣四字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兵風雲氣候祲古也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謂巫醫卜居各有所或讀有所

長句長具藥醫之長具藥備用宮之養疑當作宮養之今本掇亦通先以候爲始得輒宮養之可證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

以請守字案巫卜下亦當有望氣之請而已三卜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王云請此文當作巫卜以請已智與知同言巫卜以請守獨知之而已勿令他人知也號令篇曰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凡是其證舊本脫報字案王校是也蘇校同今據補

恐吏民譁微察之王云說文亦作微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日搏使人微捕得李牧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處師古曰微伺間之也案亦詳號令篇斷罪不赦兌文斤部云斷截也車部云斬截也又首部云讐截也亦即斬也商子賞刑篇也三字同訓此斷蓋即讐字亦即讐字之譌

望氣舍近守官府守謂守官府茅本作官牧賢

其出入爲流言驚駭

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牧當爲收之誤工謂百工舉屠酤者

蘇云酤與沽置廚給事弟之弟畢云言次第居之古次弟字只作弟案弟疑當爲歸之省歸與秩同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縣師周禮地官有縣師也商子賞刑篇亦有言廩食之畢說未允

百官其財蘇云共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本視鈔本舊本誤

作施脩設守門蘇云門闔字案蘇說非

三俞云左右人數不應有異疑脫一二人掌右閣二誤三人是二人之誤蓋二人守之啟閉皆四人掌左右閣二人掌閉也案俞說是也茅本正作二人今據正

人掌左閣閣門部云閣門扇也左右閣即謂門左右扉也左右文十二年傳云裹

蘇讀掌右句掌左句誤四人掌閉百甲坐之糧坐甲荀子正論篇

云庶士介而坐道前云百乃皆字之誤言守門者皆甲而坐也案百字不誤城下門百甲城上步一甲文正相對城上步一甲一戟備城門篇云城上其贊三人小爾雅廣詁云贊佐也三人爲甲戟士之佐五步有合之五人而分守五步非一步有五人也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之帥副也備城門篇旁有大旗商子境內篇云國之澤急而奏之畢云言居中者澤旗幟篇云多卒爲雙兎之分地以中卒隨之澤急而奏之義史記蕭相國世擇俞云畢校是也惟未解奏字之義索隱曰奏者趨向之也擇急而奏之謂有急則趨向之也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及也下同是也今據正說詳非攻下篇非謂矢之所及也下同案王會篇有菌鶴孔注云菌鶴可用遠謂矢之所及也下同是也今據正說詳非攻下篇菌鶴言翳也周書王會篇有菌鶴孔注云菌鶴可用爲旌翳是菌有翳蔽之義蘇云菌疑與棚義通意言

城外有牆是令敵人得障蔽以避矢宜急壞之爲木上又挽材字薪蒸細木材木木無人內之理當爲木不能盡入者婦之是其證大木也義守篇云材木大木未詳

狗彘豚鷄食其宍畢云宍肉字異文敝其骸以爲客菌說文酉部云醢肉醬也醢醬亦通俗作宍肉腹病者以起之醢有骨者謂之醢無骨者謂之醬呂氏春秋直諫篇高注云起興也謂病癒而興起但審校文意似謂肉醢等當以養病者則病者當爲守圉受傷之人不宜專舉腹病此似有譌字竊疑腹或當爲腸腸即膞之正字屬上醢腸病爲句於義較通也

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深今據王校改皆爲之涂

菌蘇云涂菌所以避矢涂塗同　令命申命昏緯狗纂馬犖緯後漢書張衡傳李注云纂繫也說文手部云緯厥未傳云緯束也言辮纂束也犖牽去也與牽通言夜必防閑狗苦閑切音慳固也又牽古通然此犖當讀如字似馬勿令驚逸詣讓案犖牽無義　靜夜聞鼓聲而諺大司馬云鼓皆騎車徒皆譟鄭注云所以閽客之氣也畢云閽謹也

乃下出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此乃升與乃下鼓文正相對公舍在太廟右則升俎即格於廟與公舍在太廟右則升俎即格於廟與于門畢云門舊作問以意改詳說文門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依彼文右置旌左置旌于隅練名謂則上斗字當作大未詳

左右隅一置旌也畢讀右屬上鼓於門爲句誤說文糸部云練湅繒也名帛古今字謂以練爲旌旌之旒而書名於上也爾雅釋天說旌旗云繼旒九仞禮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于末鄭注云銘明旌也今文銘皆爲名周禮司勳云書名於王之大常是舊本亦作還今據王校改皆爲之涂凡守城之法以下至此祝史乃

也又秦策云亡五丈校校下疑脫射字先以揮不著其兵攻木石繼之禮史宗人告社左傳哀二十四年杜注云宗人禮官也案大小宗伯侯國及都家並有之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覆之以飯說文瓦部云飯蓋厭勝之術未詳其義

旗幟第六十九

畢云星士如虎與期其卒以爲期舜名云熊虎爲旗識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作幟亦作志而無从巾字王改是也

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詩緇衣鳥章傳云鳥隼象尺志反又作識案漢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王改是也

幟並爲職云墨子書旗識字如此舊本從俗作幟正字當作識號令篇守二旛微職字並作職者假借字也王校甚是但司馬貞玄應引此幟本如是改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蕭爲黃旗石爲白旗畢云北堂書鈔引作金爲白旗土爲黃旗案畢本書鈔不足馮景宋鈔本無水據明陳禹謨改宜本書鈔引作金爲不足馮景宋鈔本無水自倉英之旗乃青色旗倉英即滄浪也在水爲滄浪在竹爲蒼筤並是一義借字逸周書亦作志而無从巾字王改是也

爲黑旗食爲菌旗非色名疑當作識字如此舊本從俗作幟菌旗又作倉英者英古音如央竟與景同聲案俞說是也加水傍作滄浪者英旗以上七旗並以色別菌倉英旗以上七旗並以色別

故與景亦以竟爲競畢云猶言勁卒也茅蒐可以染絳字或作蒨左傳襄二十四年杜注云茅蒐染草也

力竟猶言勁卒蘇云彊土蘇云猶言勁卒茅蒐可以染絳故蒨字或作蒨左傳襄二十四年杜注云茅蒐染草也

其假音也鈔本北堂書鈔引此爲虎旗上脫二字而虎字則不誤或作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衣蒼甲

脫二字而虎字則不誤或作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衣蒼甲

舉熊虎旗隸書虎字或作虎形相似而誤

舉熊虎旗隸書虎字或作虎形相似而誤

祠碑陰與雩字相似而誤

祠碑陰與雩字相似而誤

旗五尺童子爲童旗以五尺下詳襍守篇

旗五尺童子爲童旗以五尺下詳襍守篇

女子爲梯末之旗蘇云梯未詳疑當爲睇睇之生稊楊作枯楊生稊是一義梯睇聲近周禮司常九旗析羽爲旌畢云疑即旌字月令季秋載旌或作旌形相近也

女子爲梯末之旗蘇云梯未詳疑當爲睇睇之生稊楊作枯楊生稊是一義梯睇聲近周禮司常九旗析羽爲旌畢云疑即旌字月令季秋載旌或作旌形相近也

弩爲狗旗戟爲莊旗蘇云弩爲狗旗戟爲莊旗疑即旌字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號令篇曰粟米布帛金錢守備篇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井籠有處

弩爲狗旗戟爲莊旗蘇云弩爲狗旗戟爲莊旗疑即旌字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號令篇曰粟米布帛金錢守備篇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井籠有處

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檑拔板舉蒼旗須然炭稟鐵舉赤旗須檑木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鶩旗須皮麻鐵鐵鑽斧鑿舉雙兔城上舉主當之官隨色而世亦其遺法

畢云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檑木拔板舉蒼旗須然炭稟鐵舉赤旗須檑木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鶩旗須皮麻鐵鐵鑽斧鑿舉雙兔城上舉主當之官隨色而世亦其遺法

重質有居畢云其妻居居其妻言工舉重質有居畢云其妻居居其妻言工舉

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爲信

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爲信

驗荀子性惡篇云辨合符驗周禮小宰傳別朝法令辨聲義並相近

驗荀子性惡篇云辨合符驗周禮小宰傳別朝法令辨聲義並相近

子判書鄭注引故書別判並作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爲信

子判書鄭注引故書別判並作辨說文刀部云辨判也凡符節判析其半合之以爲信

各有貞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又疑之說或爲非輕重分數各

各有貞廣雅釋詁云貞正也又疑之說或爲非輕重分數各

有請請與情通主愼道路者有經路愼循之假字謂循行道也周禮體國經野鄭注云經謂營之里數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

有請請與情通主愼道路者有經路愼循之假字謂循行道也周禮體國經野鄭注云經謂營之里數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

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畢云凡幟帛長五丈五尺廣半幅一切經音義五引墨子以爲長丈五尺廣半幅曰幟也並即據此文是唐本已如此御覽不足據本惠士奇禮說改爲有大

帛長丈五廣半幅者大畢云凡幟帛長五丈五尺廣半幅一切經音義五引墨子以爲長丈五尺廣半幅曰幟也並即據此文是唐本已如此御覽不足據本惠士奇禮說改爲有大

劉炫謂此左師展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案單騎蓋起於春秋之季而盛於六國之初故此書及吳子並有之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

劉炫謂此左師展欲共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案單騎蓋起於春秋之季而盛於六國之初故此書及吳子並有之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句之足而下旗俞云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即足字之誤而復者當刪詁讓案之當作二即物之重文物足而下旗也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說文艸部云菅茅也陸璣毛詩艸木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柔韌宜爲索莇茅古字亦通艸部云藑大苞也雀部云藑或省作藑或借作雚非是周禮司几筵藑席唐石經作蒩

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句之足而下旗俞云下之字衍文本作足而下旗蓋城上舉旗則備具之官各致其財物既足而後下旗也之字即足字之誤而復者當刪詁讓案之當作二即物之重文物足而下旗也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說文艸部云菅茅也陸璣毛詩艸木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柔韌宜爲索莇茅古字亦通艸部云藑大苞也雀部云藑或省作藑或借作雚非是周禮司几筵藑席唐石經作蒩

初刻亦誤作蓋

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王云金鐵當爲金錢

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王云金鐵當爲金錢

字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號令篇曰粟米布帛金錢守備篇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井籠有處

字之誤也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並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號令篇曰粟米布帛金錢守備篇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井籠有處

字不誤大當爲六二字形近下文大城大又誦六可互證六卽亭尉幟之數蓋每亭爲六幟以備寇警緩急舉一幟至六幟解如數踣之並舉其總數也惠畢並誤改其文又失其句讀寇傳攻前池外廉雜守篇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周州部云水中可居曰州周遠其旁四舉二幟到藩吳鈔本作蕃藩蓋池內屋岸編樹竹爲牆落備城門篇云馮垣外內以柴爲藩卽此雜守篇中爲竹箭明水在外蓋卑垣在外堞外牆外水也詳備城門篇云牆在內矣鼓五舉三幟到馮垣者詳備城門篇鼓六舉四幟到女垣女垣卽城上女牆俾倪也此女垣在城上女牆俾倪也此女垣在文士部云堞牌城上女牆俾倪也此女垣在文士部云堞垣內大城外蓋卽號令篇之女郭備城門篇之外堞也備城門篇別有內堞鼓七舉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讀爲踣謂仆其識也仆踣部古字通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將欲踣之必高舉之踣興舉之踣識也如進數者如寇進則自一而遞加之寇退則自六而遞減之也舉以部署失之又誤解如進數三字案王說是也而無鼓蘇云數同鼓退則無鼓也城爲隆長五十尺城爲隆疑當作降城將爲絳幟絳降隆聲類並同絳猶尚賢中篇以隆爲降也隆下是其證此以隆爲絳又挩幟字周禮司常鄭注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城四門之將卽大將見號令篇云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士賞之其將疑牆字聲誤非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其次二十尺高無下四十五尺此卽家上城上吏卒置之背衛王引之云卒字涉下文吏卒而衍下文卒置於頭上則不得又置於肩也說文徹識也呂絳曰揮揮同徹薛綜曰揮謂肩上絳幟皆其證今不言識者城上吏之上又有挩文耳案王說是也此置之背也又案頭上肩也說文徹識也呂絳曰揮揮同徹薛綜曰揮謂肩上絳幟皆其證今不言識者城上吏之上又有挩文耳案王說是也此置

鼓字蘇云下句當云不當應而應不字衍案蘇校是也道藏本吳鈔本應鼓上正無不字今據刪王校增字太多末嬌末鼓主者斬畢云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雚於道之外畢云說文雚弓曲也王引之云弓曲之義與鐵字不相屬且井宥亦非雚字之譌雚乃雚字之譌雚若讀若讙倘城門篇云百步一井井十讙故曰其井置鐵讙爲屏屏所以障圂開元占經甘氏外官占甘氏云天溷七星在外屏南注云天溷廁也外屏所以障溷糞土壤三十步而爲之圂亦當作圂高丈爲民圂垣高十道者說文行部云衝也中道也周詳備城門篇言巷衝通周道者必爲之門畢云必舊作心以意改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從令者斬自衝周道者至此並與旗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無涉疑它篇之錯簡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荷異衣章徵王引之云荷字義不可通荷當爲辨辨異二字之譌書辨字或作辡辨異見漢李翕析里僞郙閣頌因譌而爲荷王念孫云衣章徵當作衣章徽識說文徽識也墨子書徽識

皆作徽識見號令篇守二篇章亦徽識之類也故齊策云變其徽章徽亦與徽同此言男女之衣章徽識皆有別也故曰皆辨異衣章徽職令男女可知且此篇以旗職爲名則當有識字明矣今本辨譌作蒭徽下又脫職字故義不可通案王引顧篇曰蒭蒭也非令男女可知此十八字疑當在上文城上吏卒置諸守牡格者牡闌格守城藩落之背之首錯簡在此象之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墜之疑亦即此彼杜格當爲柞格或此牡亦當爲柞牡柞形並相近　三出却適云畢云却玉篇守俗作牡號令篇之太守以令亦守之誤守卽號令篇言傳令來前賜食予大旗以令召賜食前守卽號令篇之太守以令亦守之誤守卽號令篇言傳令來前賜食予大旗屬見彼篇上文城上吏卒置諸守牡格者牡闌格守城藩落之誤守卽號令篇之太守以令亦守之誤守卽號令篇言傳令來前賜食予大旗

屬上誤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尉繚子兵教上篇云乃爲之賞若自尉吏讀畢本以意改矛屬上誤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尉繚子兵教上篇云乃爲之賞若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蔟者各視其所得之數以明賞勸之心左哀十三年傳蔟之旗也　牡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俞云表乃袤字之誤倫穴篇鑿廣三尺袤之誤正與此同　靳卒中教解表二尺壬氏訂表爲袤

二人十人爲什言每卒十人則有養二人吉天保孫子佚文引書傳寫誤到耳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

公有之是其證傳寫誤到耳畢讀以王字屬下句亦通　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卒之財用有餘不足

卒疑卒之誤　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言材木不田不辟畢云闢假音字　少食田荒農惰則食不足無大屋草蓋少用桑畢云言無大屋之處當非案桑道藏本茅本並作桑苦也釋名釋宮室云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次比草爲之也草蓋謂以草蓋屋少用桑以爲陰一本作乘俗桑字說文艸部云蓋形相近車用涉上而誤言室屋少用桑當作少車乘乘桑貧民貧則不能畜車乘桑馬牛也畢沿多財民好食下有誤爲說殊謬惡民貧則不能畜車乘桑內牒內牒疑牒之誤門篇畢引說文云內行棧城門篇內牒內牒見備牒札也非此義　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養卽廝養之養公羊宣七年何注皆爲舍道云炊亨曰養蘇云養謂糧食誤

內各當其隔部吳鈔本作步太白陰經司馬穰苴云五人爲伍二伍爲部部隊也隔部卽部五人爲伍二伍爲部部隊也隔以別其疆界養什城上吏卒什人所守分地皆有隔以別其疆界養什下云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則凡署皆有隔

二人十人爲什言每卒十人則有養二人吉天保孫子佚文引書操云一車駕四馬養二人主炊步卒二養與此略同　爲符者曰養吏一人養吏吏掌養

辨護諸門辨護猶言監治也亦見周禮大祝山虞鄭注山虞賈疏引尚書中候握河紀云堯受舜河圖稷辨護注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案辨卽今辨字漢書李廣傳顏注云辨護謂監視之此養吏辨護諸門亦謂辨治監視諸守門之事與中候注義小異畢云辨卽今辨字正文　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止其宥

吳鈔本茅本稽字並不重畢云心當爲必或術一稽字引之亦刪稽又云改心爲必義仍不可通心當爲止言勿令無事者得稽留而止其宥也隸書止心相似故止譌爲心案王校是也蘇說同今據刪正倭　戮敵人但至

但舊本作作止正與王校同心　不從令者戮

且字之誤千丈之城千萬家而城方五里有奇益邑城之大者財繚子守權篇云千丈爲方城則萬人守之戰國策趙策云今千丈之城拔之必郭迎之作近畢

云當爲迎之案畢云舊脫門字以意增必來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校是也今據正之居曲隘治壤眾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當作心疑又疑與之誤篇畢云言所居曲部曲案曲部曲又疑與之誤

以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爲上亟舊本譌函今據王校正說詳魯問及備城門篇畢云言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本校云不能此當作必疑乃能守城守城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畢云當爲令王引之云如猶乃也言敵人將至城將乃今與今非令之譌王說失之盡召五官及百長

此文同一例則今非令之譌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有守令守丞之稱下文如今亦如令之譌王說失之下文如今五官亦有尉有輔將即四面四門之將地治之吏及有守城將有五官凡守城之事皆城將及五官之藏此即都邑之五官百長而命之也下文曰輔將如今賜上卿與有令有丞有尉有輔將有五官之藏此即都邑之五官百長則今非令之譌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亦有五官韓非子十過篇云趙襄子至晉陽行其城郭及邑之五官始如後世吏有五官比丞比五官則五官卑於丞也又

左傳成二年晉軍帥之下有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成十八年及晉語悼公命官別立軍尉而無亞旅成二十五年傳又謂之五吏淮南子兵略訓說在軍五官有司馬司空輿候司空輿候以富人重室之親舍或即五官之名與亦詳都司空候篇畢云當爲令王引之云如猶乃也言敵人將至城將乃今與今非令之譌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亦有尉有五官凡守城之事皆城將及五官之藏此即都邑之五官百長而命之也下文曰輔將如令賜上卿與有令有丞有尉有輔將即大將有輔將即四面四門之將地治之吏及有五官之藏此即都邑之五官百長則今非令之譌案畢說是也此書軍吏亦有尉有五官凡守城之事皆城將及會計者有守令守丞之並詳後如令猶言若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之譌王說失之下文如今亦如令之譌王說失之五官百長與輔將即四面四門之將地治之吏及有

衛城門篇卒有驚事驚讀爲警文選歎逝賦李注云警驚也蘇云言猶有警急之報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道也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所以備姦也蘇云文下文云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是其證里正郎上文里長每里四者下文常見畢云當爲與守皆未塙吏行其部至里門而與開門內吏人與皆守疑當作與有守蘇云內讀如納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幽閒無人之處舊本幽幽字連文明鬼篇作幽澗幽門無人門郎閒之段字天志篇作閒

壞字案俞說是也今據增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畢云說文斬截也從車從斤斬法車裂也案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下說與斬別畢引說文未當而與聚鄭注云謂車裂也此刑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除字據下文增字案茅本得作捉又賞之黃金人二鎰鎰二十四兩也詳貴義篇蘇云此連坐之法唯得罪人則除大將使使人行守使人當作信信人上云謹令信人其罪且有賞也守衛之下云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皆其證長夜五循行蘇云循循通用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畢云舊本作火屏作火突高畢云蒐火蒐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從勿火從求省玉篇有㷮字突字說文云突竈突也從穴從火窗爲煙囪疑突義爲強突而五㷮也未詳㷮突誰是案說文云竈㷮也從穴釋室云竈謂之㷮㷮字同與突別畢說非出屋四尺愼無敢失火以爲事者斬諸竈必爲屏畢云舊本作火屏作火突高畢云蒐火蒐文類聚改斬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詐讓案端似下文當作以爲亂事者據下文鈔本茅本作五下並得此祝字車裂伍人不得斬同畢云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道也皆

最字相似故諸書中最字多譌作最案王說失之相視坐泣相指相呼相麾通流涕若視舉手相探說文手部云探遠取之也相麾韓注云相訟駭言語畢云說文云駭馬色不純據此義當最字之譌說是也蘇云三最乃無敢二字之譌也相麾以身及衣謂以身及衣相麾釋文李云麾摩也易繫辭剛柔相摩韓注云相摩也麾摩字同訟駭畢云說文云駭驚也如馬驚馬及非令也而視敵動移者斬伍人不得斬與伯歸敵隊吏斬伍人不得斬得之除罰以身及衣謂以身及衣相摩相切麾莊子馬蹄篇甚則跂以馳騁乎仁義而仁義乃蹩躠之間說文手部云蹩躠也相投說文手部云投擿也相擊相切麾莊子馬蹄篇甚則跂以馳騁乎仁義而仁義乃蹩躠之間李云麾摩也繫辭剛柔相摩韓注云相訟駭言語畢云說文云駭驚也如馬驚馬色不純據此義當最字相似故諸書中最字多譌作最案王說失之相視坐泣相指相呼相麾通流涕若視舉手相探說文手部云探遠取之也相指相呼相麾藏本吳鈔本茅本作曆畢云舊本作曆以意改詁讓案詩大雅無羊云麾之以肱說文手部云麾旗所以指麾也麾陷麾字然作曆義似亦可通廣雅釋詁云麾歷過也又莊子天地篇云交臂歷指亦足備一義相投說文手部相擊相投云投擿也相擊相切磨莊子馬蹄篇甚則跂以馳騁乎仁義而仁義乃蹩躠之間李云磨摩也易繫辭剛柔相摩韓注云相訟駭言語畢云說文云駭驚也如馬驚馬色不純據此義當最字相似故諸書中最字多譌作最案王說失之相視坐泣相指相呼相麾通流涕若視舉手相探說文手部云探遠取之也相指相呼相麾藏本吳鈔本茅本作曆畢云舊本作曆以意改詁讓案詩大雅無羊云麾之以肱說文手部云麾旗所以指麾也麾陷麾字然作曆義似亦可通廣雅釋詁云麾歷過也又莊子天地篇云交臂歷指亦足備一義相投說文手部相擊相投云投擿也相擊相切磨莊子馬蹄篇甚則跂以馳騁乎仁義而仁義乃蹩躠之間李云磨摩也易繫辭剛柔相摩韓注云相訟駭言語畢云說文云駭驚也如馬驚馬色不純據此義當

者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詐讓案端似下文當作以爲亂事者據下文鈔本茅本作五下並得此祝字車裂伍人不得斬同畢云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道也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所以備姦也蘇云文下文云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是其證里正郎上文里長每里四者下文常見畢云當爲與守皆未塙吏行其部至里門而與開門內吏人與皆守疑當作與有守蘇云內讀如納與行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除字據下文增字案茅本得作捉又賞之黃金人二鎰鎰二十四兩也詳貴義篇蘇云此連坐之法唯得罪人則除大將使使人行守使人當作信信人上云謹令信人其罪且有賞也守衛之下云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皆其證長夜五循行蘇云循循通用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畢云舊本作火屏作火突高畢云蒐火蒐文類聚改斬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詐讓案端似下文當作以爲亂事者據下文鈔本茅本作五下並得此祝字車裂伍人不得斬同畢云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道也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所以備姦也蘇云文下文云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是其證里正郎上文里長每里四者下文常見畢云當爲與守皆未塙吏行其部至里門而與開門內吏人與皆守疑當作與有守蘇云內讀如納與行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除字據下文增字案茅本得作捉又賞之黃金人二鎰鎰二十四兩也詳貴義篇蘇云此連坐之法唯得罪人則除大將使使人行守使人當作信信人上云謹令信人其罪且有賞也守衛之下云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皆其證長夜五循行蘇云循循通用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畢云舊本作火屏作火突高畢云蒐火蒐文類聚改斬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畢云言因事端以害人若今律故犯詐讓案端似下文當作以爲亂事者據下文鈔本茅本作五下並得此祝字車裂伍人不得斬同畢云說文行部云街四通道也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所以備姦也蘇云文下文云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是其證里正郎上文里長每里四者下文常見畢云當爲與守皆未塙吏行其部至里門而與開門內吏人與皆守疑當作與有守蘇云內讀如納與行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除字據下文增字案茅本得作捉又賞之黃金人二鎰鎰二十四兩也詳貴義篇蘇云此連坐之法唯得罪人則除大將使使人行守使人當作信信人上云謹令信人其罪且有賞也守衛之下云大將使信人將左右救之皆其證長夜五循行蘇云循循通用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畢云舊本作火屏作火突高畢云蒐火蒐文類聚改斬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者斬其端失火以爲事

車裂先覺之除蘇云言先覺察其罪也當術畢云說文云術隧通作衛郎衛城門篇之當隊謂當敵攻城之道也下云郎敵於術同畢說非需敵本作舒需讀爲畏需之需需讀爲懦考工記輈人馬不契需鄭眾注云需讀曰畏需之需需敵謂郎敵也蘇云需待也非離地斬離其所伍人不得斬得之除其疾鬬郎敵於術敵下終不能復上疾鬬者隊也此作而勝圍藏云而讀爲奉古字如勝圍句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侯畢云韓非子顯學云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史記春申君列傳黃歇上書云韓必爲關內之侯又云而魏亦關內侯則戰國時有關內侯也詒讓案戰國策魏策王與竇屨關內侯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制賞功勞爵二十級十九關內侯顏注云言有侯號而居京師幾無國邑輔將如令賜上卿令舊本譌令蘇云輔將城將國邑輔將如令賜上卿之次者猶裨將也今當爲令案蘇說是也今據正漢書百官表秦爵九五大夫秦爵八公乘秦爵七公大夫之尊也有五大夫戰國策趙穆侯封其子勝於平邑號曰平陽君趙策趙受上黨千戶封縣令則縣有令蓋七國之制矣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漢書百官表秦爵九五大夫顏注云大夫之尊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荊文王時有五大夫戰國策趙穆侯封其子勝於平邑號曰平陽君趙策趙受上黨千戶封縣令則縣有令蓋七國之制矣丞及吏比於丞者賜爵五大夫漢書百官表秦爵九五大夫顏注云大夫之尊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荊文王時有五大夫戰國策趙穆侯封其子勝於平邑號曰平陽君趙策趙受上黨千戶封縣令則縣有令蓋

官吏豪傑與計堅守者比五官者蘇云十人疑七人之說案蘇說是也下文即人士也城上吏蓋即百尉云諸人士外使者來必令有以執將士人即百長皆賜公乘漢書百官表秦爵八公乘顏注云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男子有守者齊人二級九章算術衰分篇劉注云墨子號令篇以爵級爲賜蓋即指此文女子賜錢五千此亦謂有守者與上文有守者人賜錢千與上有守者重異也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漢書高帝紀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二歲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紀文云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此謂城將所屬大門之守者與上文有守者人賜錢千與上有守者男子賜爵女子賜錢五千輕重異也復之三歲無有所與不租稅二歲顏注云復者除其賦役也紀文云此所以勸吏民堅守勝圍也吏卒侍大門中者此謂城將所屬大門

之守者與上文有守者人賜錢千與上有守者男子賜爵女子賜錢五千先當作無說文無古文奇字作先與先相似因而致誤無分守故止衝之衝與撞通說文手部云撞擊也若縛之不如令及後縛者皆斷必時素誡之必吳鈔本作不諸門下朝夕立若坐各令以年少長相次旦夕就位先佑有功有能畢云佑舊作佑非此右字俗加其餘皆以次立五日官各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一此謂察諸門下侍從吏人之事然五日既太疏闊喜戲居處不莊好侵侮人者此謂城將所屬大門

曹無過二人漢守篇云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畢云說文云曹獄之兩轡也在廷東從棘治事者從曰案郎兩造造曹音近而蜀志杜瓊曰古者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非也侍勇敢爲前行伍坐蘇云謂五人並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後擅離署戮鬬尉晝三鬬之田繞等二十有七人而鬬爲漢書有鬬尉彤跖益亦沿戰國之制尉畢云說文云鼓擊鬬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莫日且冥也鼓擊鬬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名蘇云參猶驗也鋪食皆於署作餔通謂離署者說苑尊賢篇宗衛相齊罷歸召鬬尉彤有鬬尉彤跖益亦沿戰國之制尉畢云說文云鼓擊鬬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莫日且冥也鼓擊鬬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名蘇云參猶驗也鋪食皆於署作餔通謂離署者說苑尊賢篇宗衛相齊罷歸召門尉彤有門尉彤跖益亦沿戰國之制尉畢云說文云鼓擊門閉一閱守時令人參之上通者莫日且冥也鼓擊門

又不宜限以人數終難通疑當作日五閱之文義終難通疑當作日五閱之文義終難通疑當作日五閱之文義

智也畢云智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
同知
皆構之顧云構讀爲購說文購以財有
所求也蘇云構與購同購賞也若非伍而先
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言城外內
守與令分任之令卽
縣令守卽太守也
令丞尉亡得入當凡守人亡其
當受譴訶者使得別人當以自贖卽下云必取寇虜
是也尉線子束伍令三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
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又說亡長得長當之
亡將得將當之彼法本伍亡而得別伍之人則相弧
當免其罪亡長亡將亦然與
此人當之法小異而大同
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
劑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蘇云言免諸
取當者蘇云當謂其值
足以相抵也
官而遣戍
必取寇虜乃聽之募民欲財
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以字疑當在欲字下卒以賈子蘇云賈
平其價也詣讓案此當作以平賈可證平與糴書卒或作李相近而誤今本又
到其文遂
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
不可通

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
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蘇云惜留謂不以
通也
諸可以便事者亟以疏傳言守
校同漢書蘇武傳顏注云疏謂條
錄之蘇云函謂封進防漏洩也非
亟爲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畢云諸當爲請縣各上
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畢云其大夫之家居若者
謀士若大夫酒言或謀士或大夫也秦爵
官大夫有公大夫有工
多矣上不能悉知故使縣各上其名也上文關內侯
五大夫公乘之名悉如秦制則此所謂大夫者非必
如周官之大夫重厚口數多少畢云重厚
也案畢說近是
言富厚
官府城下
吏卒民家家吳鈔本作皆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
說文火部燔曼延燒他人室蘇云曼同蔓
云延行也糸部云縵絲
案說文火部云曼引也是曼延燒他人室廬畢
蘇說非此燔人對自燔爲文止謂延燒他人室廬畢

讀燔曼延爲句燔人爲句則斷句
似以燔人爲傷人亦非是
及彊奸人婦女畢云玉篇云姦同
俗案吳鈔本作強
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問禮司關
注云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釋書契云過所或曰
傳傳也轉移所求索以爲信也崔豹古今注云凡
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
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木知
周制同否疑謂
偽也
矯若無符皆詣縣廷言廷謂本
也縣廷令所治後漢書郭太傳李注引風俗通請問
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
其所使請亦當
爲詰
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
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蘇云服人字令下
三老守閭三老
詳備城門篇
令厲繕夫爲荅當作令繕厲矢爲荅禦守篇
厂部云厲旱石也書禹貢孔
疏引鄭注云礪磨刀刃石也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
入里中蘇云此句有錯誤當作若
以他事徵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

家人疑到或作入家
人家謂入平民家也
傳令里中有以羽蘇云有
當作者羽在
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倭本校云官
當脫老字而差字卽
老字之訛誤倒
也官當作宮
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
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
苛止畢云言不訶止之
舊作心以意改
之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
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傑吳
作桀案備蛾傳篇亦作桀洪云傑古通作揭字周禮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錢以書揭之鄭注揭
時爲書以著其幣傑揭義同蘇云傑
言著之其署隔是也案洪說是也
之揭若今
云傑疑隔字之訛下
傑卽桀殷字爾雅
發蘇云言互
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
釋宮云雞棲於弋爲桀傑卽桀之
俗桀與揭通詳備蛾傳篇蘇說非
文作隔蘇云同
疑同字之訛非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壹發席
畢云舊作心以意改之
皆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
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傑鈔本吳
作桀案備蛾傳篇亦作桀洪云傑古通作揭字周禮
職幣皆辨其物而奠其錢以書揭之鄭注揭
時爲書以著其幣傑揭義同蘇云傑
言著之其署隔是也案洪說是也
之揭若今
云傑疑隔字之訛下
傑卽桀殷字爾雅
發蘇云言互
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
日上疑挩三字後云葆宮三日一發席
葆爾雅釋器云葆謂之荼郭注云荼
席也
令相錯

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司空葬之次司空詳篇守篇勿令得坐泣傷甚者令歸治病家善養予醫給藥賜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問視病有瘳畢云說文云瘳疾瘉也輒造事上謂病瘳即造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畢云辟同避也詐爲三詳後事已守使史身行死傷家舊說今據守所其役也遊事以族之謂夷族詳後事已守使史身行死傷家舊說今據避事以族之謂夷三族也道藏本吳鈔本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史記封禪書冬禱祠索隱云塞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漢書郊祀志顏注云塞謂報其所祈也管子禁藏篇云塞久禱本茅本增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史記封禪書冬禱祠索隱云塞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漢書郊祀志顏注云塞謂報其所祈也管子禁藏篇云塞久禱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云秦襄王病白姓守以令益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畢云塞即賽也文守以令益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畢云益守疑衍蘇云益字誤或當爲賞案畢蘇說非盜猶言加賞也商子境內篇云能得爵必身行死傷首一首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亟發使者往勞唁舊本亦誤弔校同蘇云勞讀去聲謂慰問也舉有功及死傷

墨子閒詁　卷十五　三十五

者數使齎祿使下疑脫一字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保上下文皆作葆此當同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蘇移此二十六字著城下里中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二句下令案不必移蘇校非是以意改家人皆相葆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及道藏本吳鈔本茅本正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城禁使捕告者及道藏本茅本通作乃亦通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使當爲吏吏卒上文常見不當爲下言吏卒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敵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二封太守千戶都二封縣令正義云戰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掾即操異文蘇雅云掾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衍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守人臨城人舊本作人今據茅本正可餘皆禁之

墨十五　三十六

作舉字之誤也下文曰禁無得舉矢外示內以善無書案俞校是也蘇云謻即謻讀也非外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畢云梟懸也後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吳師道謂當作守國策趙策韓慱趙馮亭並云太守史記趙世家云時已有此稱以此書證之信然畢云史記趙世家云孝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敵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二封太守千戶都二封縣令正義云戰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張守節言衍字非也掾即操異文蘇雅云掾操也以爲二字非言衍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今據茅本正可餘皆禁之

始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讐不相解者爲請當召其人明白爲之解之周禮地官調人鄭眾注云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

報移徙之是漢以前有吏以令爲民解怨之法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籍亦通謂葆守篇所云札書藏之也蘇云藉謂記其姓名也　孤之畢云孤舊作狐以得與其黃伍相聚而處皆防其爲亂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爲外謀者二族畢云史記云秦文公之罪然家語云宰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子西沿新王法有敢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爲曰古有三族是古軍法非始於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說文言部云譖譖也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選讀爲饌廣雅釋詁云饌具也食也蘇云具謂供其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謂質其親屬也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王引之云父母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爲親戚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

內言父母妻子者多矣皆不言親戚下文有親戚妻子則但言親戚而不言父母是親戚即父母也案王說是也　必尊寵之若貧人食此字衍或當爲不能自給之食亦通　不能自給父母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爲親戚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食者上食之及勇士分父母親戚妻子王引之云父母二字後人所加是也皆時酒肉王云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曰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是其證　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其宮而善周慎宮即下葆宮畢云質宮言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謂之宮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舉當讀爲與史記瀟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爲沛主史掾集解漢書音義云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閒語也索隱引郭璞云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韋昭云爲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蕭何傳作文毋害顏注服虔云爲人解通無嫉害也蘇林云無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賸也無能嫉害之者師古云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案無害又見史記漢書酷吏趙禹張湯贊宣杜周諸傳及續

國策趙策云武安君過司馬門君之門已有司馬門之稱此司馬門則似是守令官府之門又非公門賈子等齊篇云天子宮門曰司馬門是漢初諸侯王宮門亦有是稱蓋沿戰國制　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祝史與望氣者史舊本作吏今據吳鈔本無門及閨門之人閨城之巫祝史與望氣者舍必近公社必敬神茅本改迎敬祠篇有祝史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舊本作乙請讀爲情上報守今據王蘇校守獨知其請而已畢云言望氣者以告民但私以報守故獨守知之也無與望氣妄爲不同而誤蘇云望氣下當有者字驚恐民斷弗救度食不足　句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倭本校云下食恐令誤案所校是也升旺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爲文簿種謂五穀詣讓案周禮職方氏鄭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爲期其在蓐害吏與雜

期盡匿不占占不悉令吏卒斂得舊本占不悉作占云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斂得當作令吏卒斂也與上文同說文聰司也悉詳也聰字亦作𢜔上文云守必謹微察之言吏民各自占其家數微察迎敵祠若期盡而匿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察而得者皆輒也史記平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畜幾用算予法也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錢則義皆斷有能捕告賜之半以其半畀之今本脫不字又增一語作款補正

今本脫不字又增一語作款補正

不可通案王說是也今本作悉戍邊一歲沒入錢則義皆斷有能捕告賜之半以其半畀之

什三賜吳鈔本作賞收粟米布帛錢金舊本收誤攻又挩帛字王引之云攻當為收字之誤也收粟米即承上文令民自占五種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而及之耳備城門篇收諸分守盆甕備高臨篇以磨鹿卷收今本收字並譌作攻收月令農有不收藏積聚者正義收本作攻俗本作牧案王校是也布下王引之云員眾也給食之酒肉遣他侯奉資之如前侯字蘇校並同與謀守篇合今並據補正

出內畜產蘇云出納也內即納皆為平直其賈與主券人書之舊本券人二字到王引之云主人券當作主券之人謂與主券之人使書其價也謀守篇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乙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畢云償只作賞此依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祿若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受賜賞爵祿若出舊本誤士干引之云贖士不可通士當為出謂出贖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者上文云知識昆弟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有罪而欲為贖若以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許之是其證隸書出士二字相似故誤書以令許之中出字多譌作士案王說是也今據正

墨十五　壬

其賈倍償之畢云償只作賞此依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祿若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舊本作三百之吏上文云不欲受賜賞爵祿皆如前上疑當有引之云贖士干引之云贖士二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謂出贖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者上文云知識昆弟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以令許之下又云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皆可證有能入深至主國者主國都問之審信賞之倍他侯其不欲為吏者許之三百石之吏舊本作三百之吏舊本茅本侯又作侯王云利當為吏上文云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即其證吏利俗讀相亂故吏誤作利引之云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上文侯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此文能深入至主國者賞之倍他侯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文云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千家之邑是其例也今本石上脫百字吏字又誤作侯則義不可通案王校是也蘇說同茅本利正作吏今並據補正扞士受賞賜者國策西周策高注云扞衛也蘇云扞衛也扞士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蘇云其親之三字誤重上見字疑當作令即上所謂守身奪寵明白貴之者也詁讓案上

文云城外令任城内守任城通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
於云守之任但義仍難齎祿罪人倍之王引之云罪人二字與上下文不相
衛文非出侯無過十里出舊本過十王引之云十亦里也下文曰侯者日暮出之是其證蘇云此侯謂斥候伺望也斥與候不同詳後
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舊本作無知可作無可是其證蘇云此當作令其卒半在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王引之云其卒半在門外令人知我卒之多少也言令
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比至城者三表舊本作
其老弱粟米畜產遺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
之慎無厭建建讀爲券券聲近字通考工記鞠人左
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言城小不能自守又盡葆形
不能自通於大城也
則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

墨十五

不健杜子春云書楗或作券今俗字也又葆守篇作唯弇逮則疑建即逮之形誤逮與怠音近古通非儒篇立命而怠事晏子春秋外篇怠作建二義並通未知孰是侯者曹無過三百人此人數與上不同未詳其說
日暮出之畢云暮當爲微職畢云即徵識徵當爲徵背從也徵省聲春秋傳曰公徒東京賦云戒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揚揮亦郎徵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識爲之詁讓案正字當作徵識以徵爲識周禮司常鄭注作徵徵職爲識皆同聲段借字詳前旗幟篇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蘇云隊當作隧要塞謂險隘之處也令之人二字誤倒詁讓案隊隧字通
可口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言人所往來者令可以迹平明而迹之
迹者無下里三人平明而迹言人所往來之道必令可以迹其迹者之數無下里三人至平明時而迹是其也葆守篇云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是其證今本可下挩以迹二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可通周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各立其表城上葆守篇曰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
應之侯出越陳表陳表葆守篇作田表田陳古音相近字通田表謂郭外之表也遮

作遮與上迹者爲候不同擊缶茅本作擊缶下文五垂乃城上所置表非遮者所用也以戰備從麾所指進退而迎敵此遮者從戰而候則敵至去之不從戰亦其異也舊讀以戰備屬上句非蘇校從葆守篇改戰備爲備戰尤誤說互詳葆守篇望見寇舊本
望見寇越陳去
越而來詁讓案陳表即侯所置表
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摩也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
從手靡聲王篇云靡呼爲切迹坐擊缶期以戰備從麾所指畢云葆守篇云斥步鼓整旗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迹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
文作遮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葆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
即有驚畢云即舊作節以
意改蘇云驚同警
見寇越陳去
表即侯所置表
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摩也
從手靡聲王篇云靡呼爲切
麾所指畢云葆守篇云斥步鼓整旗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迹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
文作遮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葆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

坐郭門之外內國語晉語侯遮扞衛不
部云遮遏也書則侯遮夜則
同侯出郭十里迹知敵往來多少遮則
出侯避各有表與城上相應蓋郭
外侯者置表郭內遮者置表與
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舊本作無知可
此當作令其卒半在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王引之云
其卒半在門外半在門內不令人知我
葆守篇云卒半在為令多少無可知是
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意與此同今
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無可知也
于校是也蘇說同茅本正作
城上以麾指之畢云麾
越而來詁讓案陳
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摩也
從手靡聲王篇云靡呼爲切
麾所指畢云葆守篇云斥步鼓整旗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迹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
文作遮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葆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

墨十五　二

作遮與上迹者爲候不同擊缶茅本作擊缶下文五垂乃城上所置表非遮者所用也以戰備從麾所指進退而迎敵此遮者從戰而候則敵至去之不從戰亦其異也舊讀以戰備屬上句非蘇校從葆守篇改戰備爲備戰尤誤說互詳葆守篇望見寇舊本
望見寇越陳去
越而來詁讓案陳表即侯所置表
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摩也
從手靡聲王篇云靡呼爲切
麾所指畢云葆守篇云斥步鼓整旗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迹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
文作遮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葆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

坐郭門之外內國語晉語侯遮扞衛不
部云遮遏也書則侯遮夜則
同侯出郭十里迹知敵往來多少遮則
出侯避各有表與城上相應蓋郭
外侯者置表郭內遮者置表與
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舊本作無知可
此當作令其卒半在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王引之云
其卒半在門外半在門內不令人知我
葆守篇云卒半在為令多少無可知是
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意與此同今
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無可知也
于校是也蘇說同茅本正作
城上以麾指之畢云麾
越而來詁讓案陳
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摩也
從手靡聲王篇云靡呼爲切
麾所指畢云葆守篇云斥步鼓整旗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迹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
文作遮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葆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
即有驚畢云即舊作節以
意改蘇云驚同警
見寇越陳去
表即侯所置表
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摩也
從手靡聲王篇云靡呼爲切
麾所指畢云葆守篇云斥步鼓整旗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迹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
文作遮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葆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

墨十五　三

作遮與上迹者爲候不同擊缶茅本作擊缶下文五垂乃城上所置表非遮者所用也以戰備從麾所指進退而迎敵此遮者從戰而候則敵至去之不從戰亦其異也舊讀以戰備屬上句非蘇校從葆守篇改戰備爲備戰尤誤說互詳葆守篇望見寇舊本
望見寇越陳去
越而來詁讓案陳表即侯所置表
說文云麾旌旗所以指摩也
從手靡聲王篇云靡呼爲切
麾所指畢云葆守篇云斥步鼓整旗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蘇云迹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
文作遮坐擊下脫鼓字謂坐而擊鼓也缶期以戰備從葆守篇作整旗以備戰案蘇校上句近是迹當

舉二垂狎郭作甲後人不達而加大旁耳詩大明篇會朝清明毛傳曰會甲也是甲而義通甲郭者會于郭外也甲城者會于城上所指謂遮者既見寇則具戰備從城上旗幟退而迎敵此遮者從戰而候則敵至去之不從戰亦進其異也舊讀以戰備屬上句非蘇校從葆守篇改戰備爲備戰尤誤說互詳葆守篇望見寇舊本
舉一垂入竟
蘇云竟
舉二垂狎郭畢云狎近俞云狎郭狎城兩字並當
舉四垂狎城舉五垂王引之云垂字義不
據上文補舉四垂狎城舉五垂王引之云此當作人
言侯者各立其表則此所舉者皆表也又
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
狎城舉五垂即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則垂字義不
明是表字之譌隸書表字作表乖字或作表形略相似故表
相韓勃造孔廟禮器碑二形略相似故表
典兵五日城上立四表以爲侯視若敵去城五六十通

步卽舉一表櫓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舉女牆舉四表夜卽舉火如此舉二表夜明證也又案篆守篇舉一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當作更守表者一人不正作垂一本正作表而校書者誤合之淺人不知垂表爲表之誤又安加手旁耳俞云王氏謙改爲表亦如此王云亦如之數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王引之云外空當作外宅室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室伐木皆恐寇得其材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今據補

外空井盡窒之王引之云外宅井當作外人家之井也恐寇取水故塞之故下文云外宅井可竇塞是其證若空井則無庸塞矣無令可得汲也篆文井作㗊形近而誤舊本是其證今據改

外宅二字篆守篇屢見無令可得汲也舊本挩令字王云案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今據補

守篇云寇薄發屋伐木是其證今本外宅作外空誤與上文同室之作室則又涉上文室室聲類同古通用備城門篇云室以樵破以樵破室室與此可互證

室以樵破以樵破室室與此可互證

孔廟碑室室字亦作窒

韓勅修

孔廟碑室室字亦作窒

韓勅修

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

蘇云當作外宅室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室伐木皆恐寇得其材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今據補

內城中

蘇云內字衍

請如納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

蘇云當作外人家之井也恐寇取水故塞之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今據補

說是也以與已同言守事畢也各以其材數當遂材木不能盡內卽燒之畢云遂同術王引之云枚木文枚卽誤枚既誤枚又誤木耳枚木材既燒之當爲卽燒之言當道已材也內與納同舊本材誤枚不成義枚當爲材無令寇得而用之也

事已案蘇說是也以與已同言守事畢也各以其材數當遂材木不能盡內卽燒之畢云遂同術王引之云枚木文枚卽誤既王引之云枚木文枚卽誤既耳枚當爲材無令寇得而用之也

各以其記取之事爲之券

舊本各下挩以字事爲之券當作吏

爲云各當爲名蘇云名字與吏近也案蘇校是也今據補書

舊本各下挩以字事爲之券當作吏

其枚數當遂材木不能盡內卽燒之畢云遂同術王引之云枚木文枚卽誤既王引之云枚木文枚卽誤既也內與納同舊本材誤枚不成義枚當爲材無令寇得而用之也

城門篇之當無令突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

署忠有司出其所治中忠疑當爲中之誤則從淫之法其罪射

畢云謂貫耳俞云古不名貫耳爲射也射正字作㪅與案說文耳部云聝軍法以矢貫耳也射聝形近畢隱據許書義亦通韓非子難言篇云幸被汪未嘗射舊注云射而殺之案射殺不當二物也古者於疆界之上若道旗之屬謂之表表與標通說文木部云標木末也引詩爲下國駿標今長發作駿厖也以其用而言所以表道路也墨子備城門篇有郵表卽表也郵表卽表也郵之壞字明郵表皆旗也旗之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不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不識也以其制而言若綴旒然此郵表也郵誤爲垂後人不識也以其

二人夾散門外坐四人二人亦謂謁者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名舊本誤民今依道藏本茅守室下高樓下文云上通者名不得爲樓室當爲字之誤高上疑當有爲字備城門篇云守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即此侯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道亦從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須城上侯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訊須待也雜守篇驗之舊本須誤順蘇云順爲須之誤須告之至以參驗之案蘇校是也今據正

墨十五

視參食者王云參食當爲參驗札書識之以須告之至此驗誤爲食又誤爲食耳節不法節當爲即正請之不怠蘇說同　卒乃不怠畢云舊脫卒字乃字誤爲迺王云怠殆爲字之誤高臨里中外衛衢街皆樓茅本無街字屯陳垣云屯道樓上疑挽字之誤挽當作卒夾而札書得必謹案內坐門常閉鋪食吏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衛衢說文行部云四達謂之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爲埤陴畢云陴當爲俾立初雖足置此上下文有挽誤初疑勿之誤公孟篇如雞足之形後篇守算篇云入柴勿令魚鱗二此相積魚鱗管又前文例與彼正同備城傳篇云相覆勿令魚鱗二此有挽誤疑當作卒夾而札書得必謹案挾視葆食視此有挽誤疑舍葆宮也猶葆宮之衛

憤與奮同上文云養勇高
奮民心百倍是其明證也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
不怠畢云二字倒以意改顧故慮倍怠爲韻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
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畢云埋舊作矢長丈二尺蘇
備城門篇矢作夫詁讓案當爲夫詳備城門篇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
爲夫卽趺之省詳備城門篇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
尺蘇云弟與梯同渠下文作梯是也渠畢云葉卽堶字蘇云葉卽堶字疑當作步詁讓案此當作里二
百五十八步里字不誤今本挩一步字耳里法本三百步而二百五十步者蓋就設渠苔之處計之
所餘四十二步或當門隅及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
樓圂不能盡設渠苔故不數
其甚害者爲築三亭蘇云此言險隘宜守害亭三隅
謂要害築亭備瞭望也亭三隅

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號令篇作皆爲平直其價疑置
平亦平直之誤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畢云
長當爲韻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畢云職得爲韻皆其所喜天下事
爲韻鈞其分職天下事得畢云職得爲韻皆其所喜天下事
備畢云喜爲韻強弱有數天下事具矣畢云此八句與前後
文語意不倫蘇云倫簡築郵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當
爲倘言邪殺爲梯也備城門篇云倘殺也非爲辟梯畢云辟梯者謂
如城堶可證蘇云侍當作特殺減也非爲辟梯畢云辟梯卽
譬梯兩譬長三尺亭高三丈以上則梯長不得止三尺疑尺
字連門三尺當爲丈
尺報以繩連之連門疑當作連版槧再雜爲縣梁槧當爲塹縣梁見
備城門篇再雜猶塹壕言再而詳經上篇壕壍當作塹壍詳備城門篇亦言
一壍壍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言舉一壍壍號令篇云一壍壍每亭爲一
以爲緩急之辨傳火
以次應之至主國止畢云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
之謂引烽而上下之烽著桔槔頭故可引而上下詳號令篇烽火以舉旦夜以輒

五鼓傳又以火屬之畢云火舊作又以意改言寇
多廣雅釋詁曰弇還也茅本作且疑當爲毋弇建卽
弇云弇問也弇還號令篇之無廢建後文又作唯
弇逮則疑還或爲遝之誤此書遝逮同詳非攻下篇去來屬次烽勿罷望
見寇舉一烽入境畢云號令篇作竟是舉二烽射妻妻疑要之
云要塞下文又云有要有害可證射要謂急槍要害周禮野廬氏鄭注云徑踰射邪趨疾越渠隄也畢云
當是女垣舊本挩字今據茅本補王校改一爲三舉
郭會謂寇至郭舉四烽二藍二千枝城會舉五烽五藍五藍王引之云知下當
有識字舊本挩王引之云知下當有識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
識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從兄弟知識者許之
完號令篇曰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是其證
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卽急則使積門內事急不及致
令暫積門內取易致也此下舊本有倏無過民獻粟
五十云云十四字乃下文錯簡今移於彼

而上句三字又誤作一下句四字誤作二唯下文舉五藍藍字雖誤而兩五字不誤猶足見烽鼓相應之數而自一烽一鼓以至五烽五鼓皆可次第而正之矣下文曰一夜以火如此數止謂如五烽五鼓之數則藍爲鼓字之誤甚明畢以藍郭二字連讀又謂以爲蹂躪字大誤案王說以藍爲鼓二字及五藍二字並衍失之　王引之云號令篇夜以火守烽者事急此下疑文倏無有脫文倏至葉隨去之舊本如此亦謂如五表之數守烽者事急有脫文倏無疑矣唯弇逮寇至葉隨去之唯弇逮作寇至葉隨葉去五字過五十寇至葉隨去之唯弇逮作寇至葉隨葉去五字畢以意改葉爲弇王云畢改非也此當作寇至葉隨去之舊本如此亦謂如五表之數守烽者事急此下疑文倏無有脫文倏

六食食一升半則此必言食參升小半可知蓋參
食本食六升大半而減之爲三升小半猶六食本
三升不足實四食本食五升故減爲二升半五食
則下當有小半字據增
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日二升者再食每食一升也日四升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
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當作亦與其下吏曰五閱之上通者名池外廉外舊本譌水王引之云水廉當爲外廉外謂池之外邊近廉者也下文曰前池外廉皆其證禁書外字或作外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與水相似而譌史記秦本紀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外字亦作水案王校
通書中其多作亦案凡數猶言大總計也周禮外史云凡數從政者蘇說非卽急先發句
寇薄蘇云薄迫近也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句入柴爲內
勿積魚鱗簪畢云疑簪字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本作罰高注云罰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罰讀沙槮槮也說文作罰積柴水中以聚魚也
幽州名之篇柴之罘案罘是也淮南子說林訓柴積者魚之所託也
備蛾傅篇荅云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二三卽蛾也
參亦卽槮之省也爾雅釋器云槮謂之涔郭注以爲聚柴木捕取魚之名小閻爾雅廣獸云潛槮也潛涔聲義同
通蓋通言之凡積聚柴木卽謂之槮槮潛參簪聲義同
並相近通典兵門說束槮云皆去鑽刊以束爲魚鱗次橫檢而縛之杜卽依此書也太玄經次六魚鱗差之毋施之魚鱗猶言魚鱗次魚鱗差也細繹佑之意此與備蛾傅篇文似重謂勿如魚鱗而杜
則謂束槮當爲魚鱗次依其說則此文勿積當隊令略讀與備蛾傳篇語意不同未知是否
易取也當隊卽當隧詳備城門篇
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商子兵守篇云客至發梁徹屋給徙徙之積而燔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與此同
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大小茅本作大小大城四面外
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畢云言爲之紐乃令事急可事
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
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都司空益五官篇大城四人候二人候亦五官之一詳號令篇各一候百二茅本作一詳號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尉卽備城門篇之帛尉號令篇之百長其亭益次於縣尉次司空也亭厚疑足以養其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畢云言厚於都司空亦次於縣尉次司空亦次於都司空也亭厚疑足以養其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廉信案財足疑當屬上讀財纔通言吏侍守所者纔足應用無定數也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足見備城門篇它篇亦多云財自足用非是父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守吏守疑當作侍大門中者曹無人過二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所以防竊伺者各四戟夾門立此言夾門別有持戟者四人也而其人坐其下吏曰五閱之上通者名池外廉外舊本譌水王云水廉當爲外廉外鄭注鄉飲酒禮曰側邊曰廉外廉卽池外邊近敵者也下文曰前外廉三行射之謀其疏者蘇云言要害之處必嚴密防守至於人疏之處亦不可不預爲謀也俞云疑人蓋衍文東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
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蘇云於二字舊到雜長五寸言藏之水中令人勿見也雜長知當倒乙
前亦當作箭外廉者廉其外令有鋒鋌如向案旗幟篇云前池外廉前池外廉校下二字誤於下
鄉讀如向案旗幟篇云前池外廉前池外廉校下二字誤於水下
行謂前池之外廉列竹箭三行也蘇說非
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弩廬卽置連弩車之廬
臺制與此略同而步隊亦謂之紐
尺數異詳備高臨篇
步言插竹箭之處廣二步也箭下於水五寸今依蘇校乙
隊有急當攻隊極發其近者往
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倒當作箭外廉三十步
箭尺廣二
作攻漢書所無俗字
是也今據正蘇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
察也非
射之謀其疏者蘇云言要害之處必嚴密防守至於
人疏之處亦不可不預爲謀也俞云
疑人蓋衍文
東草爲人形望之如人故曰疑人
牆外水中
定也
爲竹箭畢云舊本並作箭蘇云箭改下同詒
本並作箭蘇云箭卽竹而布
卽城外池也牆疑
當從舊作箭漢書有此字今案箭字古文
之水中所以防盜涉者今案箭字竹箭蒲竹箭
書引漢書王尊傳箭張禁字如此作
書各本皆作箭不作箭蘇說據之非也
步言插竹箭之
處廣二步也箭下於水五寸今依

佐王引之云占字極與亟通極發也莊子盜跖篇亟去走歸釋文亟急也本或作極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遠也極遠高注云亟急也淮南子精神篇隨其大貴而安之不極高注云亟急也案王說是也極下藏本有急字疑衍其次襲其處漢書楊雄傳顏注云襲繼也蘇云言往助之近者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主節小吏掌符節者與號令篇主券相類周官有掌節屬地官蓋亦有之署其情令若其事若疑著之誤著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王云劒驗亦當爲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此參謁爲僉又謁爲僉或作僉僉二形相似而誤案王校是也蘇說節出門者輒言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上疑有文閭通守舍說文門部云閭門旁戶也爾雅釋宮云閭謂之閎郭注通案蘇說未塙此善下有文說輒通車云善益上脫大字後文與繕通車云善益上脫大字後文與繕通車云善益上脫大字後文與繕

者曰概小者曰稾十根爲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概此後世法不知墨子所謂一筏數幾何也　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王引之云步界當爲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號令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爲部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又云諸吏部界而擅入皆其證也俗讀部步聲相亂故部譌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城門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字則文義不明又云左與此同一例今本脫之與佐同蘇云上謂聞之於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使士謂可以奉使之士又疑當作信士號令篇屢言信人亦或誤爲使人人者字蘇云上句善門疑善下脫一守字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蘇云應名言名實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謂民相見相惡有讎怨皆札書藏之禮王引之云藏書當爲札書古禮字作乱與札相似札譌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札書見號令篇莊子人閒世篇名也崔譔曰札也札或作禮淮南說林篇烏力勝日札本札譌作禮蘇云禮當作謹備城門篇言皆謹收藏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周禮譌人云凡有讎怨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鄭注云不可成不可平也此此札書與彼義同　以須告之至以參

吏令給事官府若舍兒童之訛意言弱小未堪爲卒養皆爲舍道路之舍號令篇云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路之舍號令篇云輕重爲解車以枱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號令篇云輕重爲解車以枱分數各有請　內蘭石令兒號篇厲矢諸材畢云舊作林以意改蘇云器諸與儲同詁讓案諸如字

唯給使令而已說文女部云娟小潔也此睨即娟之假字或云睨者小視也娟者即諸之省亦通孟子滕文公篇云五尺之童管子乘馬篇云童五尺孟子仲尼篇云五尺之孤周禮鄉大夫賈疏引鄭注云六尺以下然則五尺者蓋年十四以下也

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蘇云睨者二字傳寫錯誤或爲兒童之訛意言弱小未堪爲卒篇通注云俾弱也說文女部云娟慧也廣雅釋親云娟小兒子也此睨即娟之假字或云睨者小疑當作諸之省亦通孟子滕文公篇云五尺之童管子乘馬篇云童五尺荀子仲尼篇云五尺之孤周禮鄉大夫賈疏引鄭注云六尺以下然則五尺者蓋年十四以下也

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蘇云虛同墟言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財線子兵談篇云量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畢云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治讓案方三里者積九里爲地八千一百畝也以萬家分之蓋每宅子及一畝貧富相補足以容之矣

參分柯之二鄭注云牝服謂車箱此車箱長丈蓋長八尺四尺舊本作四尺案蘇校是也今據正高尺作高善蓋上治令可載矢舊本挩中字今據道藏本補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畢云舊作者以意改不誤案茅本正作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不在城邑也量地肥墝而立邑建城而城方三里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畢云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者積九里爲地八千一百

城矣說文木部云枱耒端木也案枱即考工記車人疑此枱當爲木材疑相與梓聲類相近也辭作辞與梓之異文從辞假借字枱籀文從辞作辞亦即枱梓之異文蘇云枱梓之載矢者城誤矣不可蕭解即車疑即載之說近是但下以軺車畢云軺音瑤直乘小車也輪軺本茅疑字非衍　以軺車軺說文竹部云軺小車也軺作軺車也曹憲音招又音姑案畢說未塙軺疑即考工記車人之軺亦見經典通用軺車前胡字形又與軸相近詳經說下廣十尺必轂廣度十尺無十尺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爲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號令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字則文義不明又云左與此同一例今本脫之與佐同蘇云上謂聞之於上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使士謂可以奉使之士又疑當作信士號令篇屢言信人亦或誤爲使人人者字蘇云上句善門疑善下脫一守字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蘇云應名言名實民相惡若議吏吏所解謂民相見相惡有讎怨皆札書藏之禮王引之云札書古禮字作乱與札相似札譌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札書見號令篇莊子人閒世篇名也崔譔曰札也札或作禮淮南說林篇烏力勝日札本札譌作禮蘇云禮當作謹備城門篇言皆謹收藏也案王校是也今據正周禮譌人云凡有讎怨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鄭注云不可成不可平也此此札書與彼義同　以須告之至以參分柯之二鄭注云牝服謂車箱此車箱長丈蓋長八尺四尺舊本作四尺案蘇校是也今據正高尺作高善蓋上治令可載矢舊本挩中字今據道藏本補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畢云舊作者以意改不誤案茅本正作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不在城邑也量地肥墝而立邑建城而城方三里財線子兵談篇云量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粟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畢云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者積九里爲地八千一百畝也以萬家分之蓋每宅子及一畝貧富相補足以容之矣

墨子附錄一卷

墨子篇目考　墨子佚文　墨子舊敘

墨子篇目考畢沅述今重校補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庾仲容子鈔見高似孫子略

墨子十六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嘗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與舊志中非儒下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篇名摠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

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日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注二卷親士至經說篇宋謝溪口二卷親士至經說篇亦非古本但次第互與此同

荀子注云三十五篇

墨附

十三篇明堂策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篇名摠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互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字補原作下同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

墨附　二

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仕汝弟子學暮仕

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其以酒耳今

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

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

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

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有

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說能詁讓案張本不說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

之棺原作棺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

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已爲政有三公政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

不得恣已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已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股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言雖

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也利也言雖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

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暮仕

二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詁讓案今本公輸篇後兵法諸篇之前關第五十一篇以下數條疑皆此篇佚文

案史記墨翟或曰在其後張衡謂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也抱朴子小同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非全文

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爲說云

作上同爲說云

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誣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子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

墨附　四

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子諄諄言非之諄諄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四庫全書總目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

劉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
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
所出未足爲據也詒讓案周亮工說本元伊世珍瑯嬛記　宋館閣書目
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
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
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
二十九明鬼中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
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詒讓
案此未數失目十篇也今本實存五十三篇　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
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
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誤
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益以孟

子所闢無人肯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
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
墨名儒行以佛爲墨益得其眞而讀墨子一篇乃稱
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
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齊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
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
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
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
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
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
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詒讓案畢本在焦竑國
史經籍考前今移此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
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
其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
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
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已未舊抄本卷篇
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
卷七十一篇內七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
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
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於世而
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詒讓案墨子書七十一篇卽漢劉向校定本箸於
別錄而劉歆七畧班固藝文志因之舊本當亦有

劉向進書奏錄宋以後已不傳史記孟子荀卿傳
索隱按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卽子夏
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
也此卽劉錄之佚文攷文子今書未見它書載子
夏弟子亦無文子唯史記儒林傳云如田子方段
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則疑
文子當爲禽子又耕柱篇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
曰君子有鬬乎子政或兼據彼文也
又案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則七略墨子
書墨家與兵書蓋兩收班志始省兵而專入墨此
亦足考劉班箸錄之異同謹附記之劉略入兵技
備城門以下　巧家者蓋卽
二十篇也

墨子佚文畢沅述今重校補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富國篇文

晏子春秋外篇或墨子亦有是文

堂高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刮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三條通案後漢書趙典傳注引作刊食飯後漢書注作飰

糲粱之食藜藿之羹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引韓非子難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之美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引韓非子難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盡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引韓非子難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非唐本墨子書

實有此文也

年踰十五則聰明心記五帝本紀集解校正

墨附

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傿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節用下篇文諸篇無與弟子問答之語畢說未塙

不徇通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案不作十五非是索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蓋小司馬所見墨子猶是足本故據以校正史注

俗本之謬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案舊本挩盧文弨據御覽補今從之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詁讓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綺紵亂君之所造也

吾見百國春秋見隋李德林重答魏收書詒讓案下畢本有史字也故昔號紀年無事而書年者當屬下爲句畢氏失其句讀遂并史字錄之謬也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沈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龍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徵異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蠭蜃見藝文類聚狄謂周公章詒讓案此即後申子書文當并爲一條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貴義篇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疑即獻書惠王之誤又余知古渚宮舊事二亦云墨子至郢獻書詒讓案本書甚詳疑皆本墨子但不著所出書今不據補錄詳貴義篇

墨翟附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衝篇見詩正義

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衝篇文詒讓案通典兵守拒法云敵若推轝車以鐵鑺鐵鑺并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轝頭適到速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此晏子春秋諫上篇文

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剞劂作刻彼此誤工人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而非所以爲巧詒讓案此淮南子說山訓文

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

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强氣明作規矩　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

翠琦琱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詁讓案此淮南子泰族訓文　夫至巧不用劒大匠不斲詁讓案此淮南子說林訓文大字衍　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梓匠輪輿能成方圓而不能使人巧與不巧同也必有繩墨之道焉故雖有聖王不能廢也今本所脫由沅採搋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

金城湯池水經河水二注酈道元注　釜匡水經濟水注云陶匡墨子以爲釜匡也

墨附

使造下疑脫物字三年而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廣弘明集朱世卿法性自然論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宋人爲玉楮葉章有此文或本墨子語也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劉賡稽瑞　禹葬會稽鳥爲之耘稽瑞以上二條疑節葬上中下篇不合末詳

五星光明芒豔如旗稽瑞

右六條畢本無今校增

墨子舊敘

魯勝墨辯注敘晉書隱逸傳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孫星衍校改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名必有形名當作形察疑脫形字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亾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爲刑名二篇刑當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墨附

畢沅墨子注敘經訓堂本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

有明刻本其字多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詁讓案此有丁子叢此比余益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編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議墨子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詁讓案此論不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詁讓案墨子益

墨附

生於哀悼閒較之七十子尚略後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至孟子始云能言距

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幹爲是不知如何也又詳詁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沅亦不能定文選亦作子幹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幹音任善曰未

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幹爲是不知如何也又詳詁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沅亦有誤文選亦作子幹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幹音任善曰未

墨附

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幹爲是不知如何也又詳詁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沅亦有誤文選亦作子幹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幹音任善曰未

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宜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詁讓案此非攻中篇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爲相不屠何明人不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改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寔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詁讓案文選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幹不知子幹是何人文穎曰子幹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

墨附

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幹爲是不知如何也又詳詁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沅亦有誤文選亦作子幹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幹音任善曰未

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宜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詁讓案此非攻中篇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爲相不屠何明人不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改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寔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詁讓案文選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幹不知子幹是何人文穎曰子幹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

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濫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敗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於

遂七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寔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瑮香閣

孫星衍墨子注後敘　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旣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節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

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葬之旨甚異孔子日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日禮與其奢寧儉又日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月當爲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詁讓案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孟子謂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賞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辨存其敘日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子惟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

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
襍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
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
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
此書悉能引据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
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
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
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
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
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
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
衍撰

孫星衍經說篇跋　錄謝蕙棠堂本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
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
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
引之者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
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
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黿爲鶉
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黿爲鶉
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
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髮甚微肥而至不
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
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
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

注中墨子序　述學

墨子七十一篇亾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
敘刻視它本爲完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
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
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
所訪晉克商營洛視禀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
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保傳篇化若黿爲鶉新書
諫史記晉世家　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
春秋傳惠伯文十五年晉荀偃襄十四年叔向語泰子桑僖十五年論讓
成四年惠伯五年晉荀偃襄十四年叔向語泰子桑僖十五年論讓
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並見引重遺書二篇案原
作十二篇今據漢書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
藝文志校刪十字
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其淵源所漸固可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詒讓案墨子仕宋當在昭公世不得及景公莊說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呂氏春秋并稱墨之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亾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尚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卽位後三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伐陳公輸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亾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脩身二篇其言淵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其徒誦之並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言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宋康之滅在楚惠王卒後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菹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亦非墨子之所知也論讓案吳起之亂墨子似尚及見之詳親士篇今定其書爲內外二篇次以其徒之所附著爲襍篇倣劉向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湛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

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叢話墨僞書不數之）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愼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産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時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

墨附

子爲墨子舉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並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蹠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

墨附

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私篇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氾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述詁（讓案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並未見此敘揚州刻本爲後人竄改文多駁異今從阮刻本校正）

汪中墨子後序（述學）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郎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敘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日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詖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日神農則日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而已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仁人也其比歷觀周漢之書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

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卒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

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緊萬民哉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下殤墓遠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天下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

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它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顚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詳辨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尚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識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脫誤難然是書以無校本而古字古字篆文作㠯隸作享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亨以爲享通之享又轉爲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烹（俗又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孟子滕文公篇若其字尚作享說文前讀若厚之孰自急救也今經典皆以烹代前亟行而前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荀生今與女爲荀義其字尚作

苟說文但禓也今經典皆以祖代但祖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攜豢雍與饔同今本雍誤作維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之郭說文本作𨐈今經典皆以郭代𨐈郭行而𨐈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卽𨐈之借字知高爲𨐈之譌也說文敓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敓殺行而敓廢矣唯尚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案賊傲二字語意不倫賊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敓與敓相似知敓譌作敓又譌作傲也說詳本篇說文佚以證反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廢矣唯尚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

墨附

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佚女非以爲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櫳縱衝衝形相似知衝爲衝之譌也衝謂車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察尚賢中篇故不本也故胡同降作隆尚賢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政之誠與胡同降作隆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隆堵與降同作情又作請尚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即此言行費也衝車故書衝作橦杜子春讀橦爲天志中篇天志之志同天宇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與知同智不智志作之天志下篇智作知知作智節葬下篇智字與志同天之名也天志本篇之名也宇作棚邃野之居野與舍也者舉也物而以明晞作欣耕杜佗作也小取篇晞之也也物佗物作他俗作佗同宇佗作也小取篇晞之也也物佗物作他俗作佗同耕杜篇古者築牆然能築實能築者欣與晞同管作關耕杜篇古者築牆若築實壤能欣者欣與晞同管作關周公旦非鬬

叔公孟篇鬬叔爲天下悖作費魯問篇豈不費哉上文費作悖從之異人鬬叔與管同悖費古今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松號令篇松上不隨下松與從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字知高爲𨐈之譌也說文敓字今經典皆以郭代𨐈郭行而𨐈廢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甘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究地詁讓案此說詳前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茲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

畢附

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而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唯備城門篇云以射魯君自是魯國君非魯陽文君也詳本篇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主友之贊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說案此說亦翟在魯詳魯問篇

曉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詒讓案文子楚臣何必歐國事齊此於事勢亦不合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誡人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之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詒讓案墨子之生必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誤故太史公一云

墨翟

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據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尚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益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據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說解後　亦見茗柯文編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既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

墨附

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脩身親上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徵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絕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距之作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湯墨爲統宗孟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詩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此孟子之所以不及也獨不足售也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文編有他說之三字詩于理不安

于心者文編有字皆從而和文編作則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文編無此二字被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之書盡亾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辯嚴而審簡而有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張惠言書

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墨子經說四篇丁小疋與許周生互相闡繹大有端緒是此四篇又有丁許二家校本今未見并志之以竢訪錄小疋名杰周生名宗彥並德清人

墨附

墨語上

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玫之尚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乎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傳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荅賓戲又趙岐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汗斯其論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繇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清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弟其先後略攷始

墨子後語上

墨子傳略弟一　墨子年表弟二　墨學傳授攷弟三

墨子傳略弟一

墨氏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指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憙故史記攟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尚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縣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閒

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間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笮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染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姓墨氏廣韻二十五德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魯人呂覽當染篇注或曰宋人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脩身篇楊注元和姓纂

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攻之似當以魯人爲是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而至於鄒亦墨子爲魯人之塙證

畢沅武億以魯即見墨子莊序武說則是楚邑攷古書無言墨子爲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畢沅見墨子莊序武說則魯陽學於墨子之證見授堂文鈔墨子跋

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墨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角疑即尹佚之後也墨子學於史角之後亦足爲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氾愛兼利而非鬬好學而博不異莊子天下篇又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淮南子氾論訓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雚天下之川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篇亦道堯舜韓非子顯學篇又善守禦史記孟荀傳爲世顯學韓非子顯學篇

徒屬弟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尊師篇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今攷六藝爲儒家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與孔子所刪同引尚書如甘誓仲虺之誥說命大誓洪範呂刑亦與百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而於禮則本書明鬼篇亦引周燕宋齊諸國春秋法夏絀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事實也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

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本書魯問篇案魯君楚惠王後然無稽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日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疑當作蠱）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同上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渚宮舊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爲舟戰之器作爲鉤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

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子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渚宮舊事作魯問前篇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本書在攻宋前今據次於此）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公輸篇）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善哉雖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

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書公輸篇）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子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子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子子

天下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詳年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葢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未甚老故尚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卽聲王五年圍宋時事墨子刊誤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子至鄧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通明矣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鄧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

墨語上　六

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渚宮舊事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

墨語上　七

末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呂氏春秋高義篇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暈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爲則是我以義糴也釣之糴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案疑王翁中曉事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以卵投石也以指畫沸也必不入矣

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人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本書耕柱篇魯陽文君將攻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墨語上

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弒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巳嗣父爲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弒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爲百餘歲其不相及冠亦已審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嘗南遊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簡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而學富家之處也貧家之閒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衣食多用則速亾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本書貴義篇案此不詳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衛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驩爲宋大宰皇喜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說疑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子罕相宋逐其君而專其政說疑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時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喜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即左傳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二公亦不逮昭公梁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

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攻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弒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李斯韓嬰淮南王書並云劫君劫亦即謂逐也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

墨語上

宋辟公被弒見索隱引紀年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

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本書魯問篇北堂書鈔八十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當在命爲諸侯以後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上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

墨語上

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自是以後更無所見親士篇有孟賁所染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逮聞也則墨子或即卒於安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葛洪神仙傳載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互詳年表

所著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墨子年表弟二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

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引別錄班固云在孔子

後漢書藝文志蓋本劉歆七略　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衛集論圖緯虛妄疏云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他書公輸班與墨翟同時在魯穆公後　眾說舛牾無可質定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既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仕宋得當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貞王十八年卽魯悼公十七年逐滅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及新序墨子嘗見田齊太公和有問答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卽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　殆皆不攷之過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見貴義魯問而後及見齊太公和侯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二年　楚吳起之死見戰士篇在安王二年

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孔子益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尚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百有餘歲者並不足據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諸說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本傳公之年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其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子罕殺昭公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又韓子說皇喜殺宋君內儲上子罕與喜當卽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殺而史失載墨子之卒年與先秦遺聞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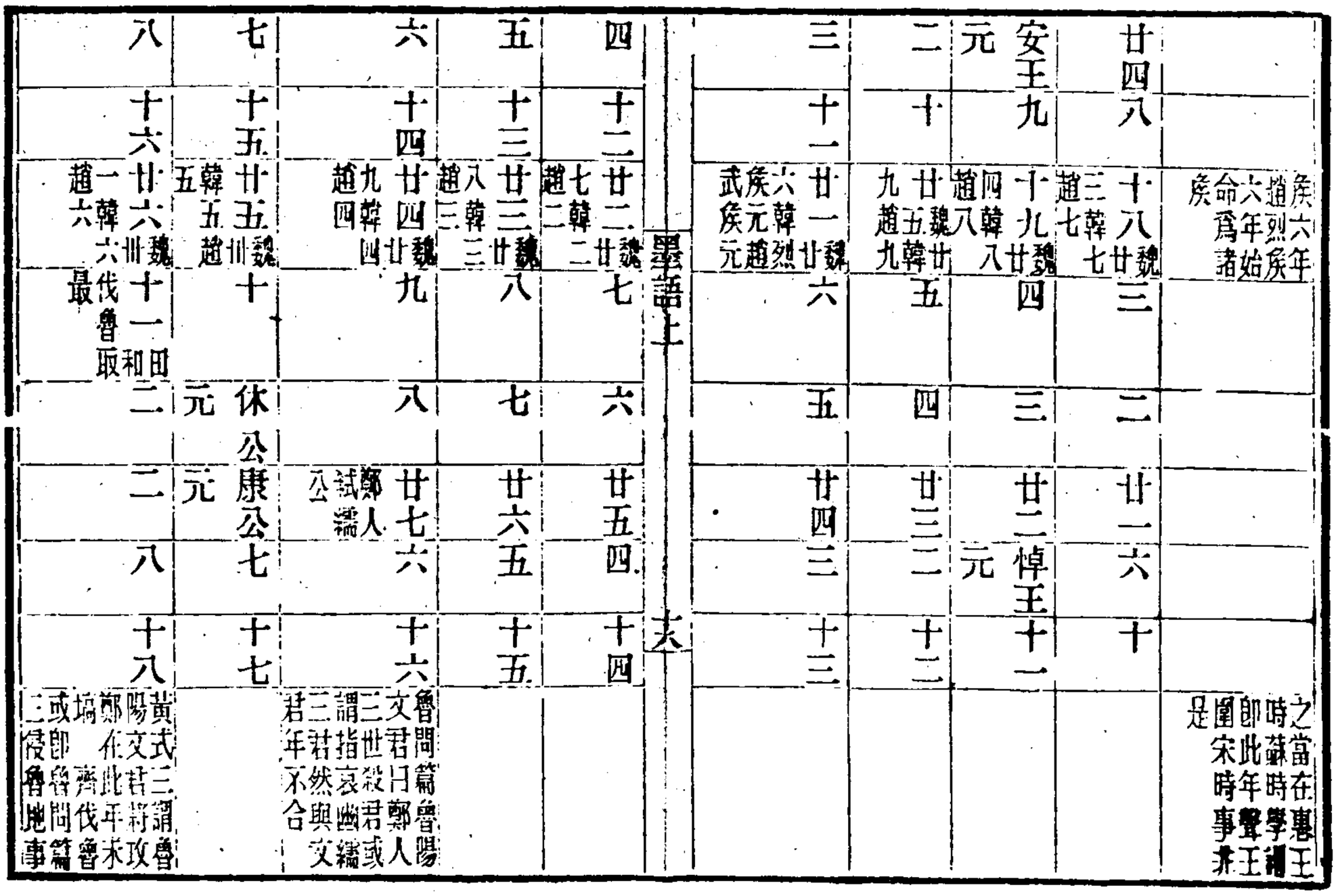
經傳然尚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肊撰不足據　豈徒墨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著之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當春秋後非攻下篇越爲四大國時燕秦尚未大興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　殆於馮虛肊測舛繆不驗者爾

周	晉	魏	韓	齊	宋	鄭	楚	越	墨子時事
定王	趙	桓子	康子	田成子					
元	廿七	魏桓子	韓康子	三	元	卅三			
二	悼公八			十四	二	卅四			
三	二	九		十五	三	卅五			
四	三	十		十六	四	卅六	廿四	卅一	
五	四	十一		十七	五	卅七	廿五	王鹿	
六	五	十二		十八	六	卅八	廿六	二	
七	六	十三		十九	七	哀公廿七	三	元	
八	七	十四		廿	八	二	廿八	四	

周	晉	魏	韓	齊	宋	鄭	楚	越	墨子時事
定王	趙	桓子	康子	田成子					
元	廿七	魏桓子	韓康子	三	元	卅三			
二	悼公八			十四	二	卅四			
三	二	九		十五	三	卅五			
四	三	十		十六	四	卅六	廿四	卅一	
五	四	十一		十七	五	卅七	廿五	王鹿	
六	五	十二		十八	六	卅八	廿六	二	
七	六	十三		十九	七	哀公廿七	三	元	
八	七	十四		廿	八	二	廿八	四	

趙襄子　八　亦見所染兼愛非攻公孟諸篇

| | | |


墨語上
廿四八 十八魏廿三 二 廿一六 十 廿二悼王十一 元 十九魏廿四 五 廿四三 十三 廿三二 十二 廿二 十一 廿一 十 廿 十九
安王九 元
廿五四 十四
廿六 五
廿七六 十六 鄭人試繒公
廿八 七
廿九 八 魯問篇魯陽文君曰鄭人三世殺君或謂指哀幽繒三君然與文君年不合
三十 九
三十一 十
三十二 十一 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未伐齊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三十三 十二
三十四 十三
三十五 十四
三十六 十五 魯問篇墨子見齊太王即太公和薨序亦載齊王與墨子問荅即田和也
三十七 十六 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三十八 十七
三十九 十八
四十 十九

勝以死爲陽城君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絶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匋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穉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滅與艸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悕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本書公輸篇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成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爲字非是滑釐尊師篇作滑黎列子楊朱篇作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作滑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子釋文並作屈釐漢書儒林傳作滑氂疑正字當作屈氂詳公輸篇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史記儒林傳後學於墨子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稱呂氏春秋當染篇盡傳其學與墨子齊倜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稱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掘茅坐之以醮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本篇梯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墨子曰今之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蝦傳轀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篇云仲尼爲服役者七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墨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勝以死爲陽城君守弟子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絶墨子既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匋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穉家四人大都不逾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滅與艸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悕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本書公輸篇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成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爲字非是滑釐尊師篇作滑黎列子楊朱篇作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作屈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子釋文並作屈釐漢書儒林傳作滑氂疑正字當作屈氂詳公輸篇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史記儒林傳後學於墨子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稱呂氏春秋當染篇盡傳其學與墨子齊倜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釐並稱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掘茅坐之以醮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本篇梯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墨子曰今之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蝦傳轀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柰何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篇云仲尼爲服役者七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墨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

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自魯至郢止之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本書公輸篇）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補敝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

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藝文類聚地部引本書）禽子曰善（說苑反質篇）禽子問於墨子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

黍苗菀蒲水生龜鼈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藝文類聚地部引本書）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黽日夜而鳴舌乾樠然而人不聽之今鶴鷄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太平御覽言語部引本書）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荀子殷敬順列子釋文）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楊朱非之（淮南子氾論訓禽子荀子注列子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

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列子楊朱（列子云衛人姓楊名朱字子居古之貴族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葬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骨釐閭之日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著於此）

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

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管之借字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衞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我爲苟啗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本書耕柱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縣子碩呂覽傾作石字通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墨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爲義就爲大務墨子曰譬若築牆

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讀爲睎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本書耕柱篇

公尚過呂氏春秋高義篇高義篇尚作上墨子弟子呂覽高義篇墨子南遊使於衞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

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尚過曰子之師苟有至越而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尚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糴也義糴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略同

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何怪焉本書貴義篇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語墨子

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隋名巢無據詁讓案隋經籍志隨巢子則以巢爲名墨子之術尚儉隨巢子傳其術史記自序正義引韓昭說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廣韻十一模云胡非複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爲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人也詁讓案隋經籍志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爲名墨子弟子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

管黔滶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本書魯問篇見前

治徒娛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後

墨語上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本書公孟篇

曹公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而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拑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諂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本書魯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

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本書魯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

誅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同上
弦唐子（本書貴義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
謹附綴於此以備攷
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
人（呂氏春秋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案屈爲楚公族著姓亦楚人）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劒
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
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說

稱善乃解長劒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不備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者（傳授不可攷附錄）
田俅子（漢書藝文志一作鳩俅音近馬騮梁玉繩並以爲一人是也齊人）
學墨子之術（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高注）田鳩欲見秦惠王
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
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
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也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
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今韓子誤令今據盧文弨顧廣圻校正）明將也而措於屯伯（屯韓子誤毛今據顧校正下同）
公孫亶囘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
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
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
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亾
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
之備哉（韓非子問田篇）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
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晉疑魯從文之誤）田鳩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
公子令晉爲之飾裝（晉疑魯從文之誤）魯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
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
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
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

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
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
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　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
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字韓子無據顧校增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
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墨家田俅子三篇本注云先韓子蓋既固亦謂鄧田鳩也）
相里子（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云晉大夫里克爲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少子李連逃居相坂因爲相里氏李連玄孫相里勤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譜諜家之妄說恐不足據）南方之墨師也（莊子天下篇）
勤姓纂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著書七篇（韓非子顯學篇作書七篇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
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
此文漢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攷

相夫氏　韓非子顯學篇　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作伯或當作相與相形近亦三墨之一

鄧陵子　南方之墨者誦墨經莊子天下篇　案姓纂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　亦三墨之一　韓非子顯學篇有筆書鄧陵子著書見薛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離爲三

苦獲　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己齒　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己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疑並楚人

相里氏　弟子

五侯子　莊子天下篇　釋文引李頤云五侯蒲姚五人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

墨語上

非五人也　相里勤弟子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即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

蓋即相里子鄧陵子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三墨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　莊子天下篇不苟於人不忮於眾

此宋鈃尹文之墨　鈃當從莊子作研　研也裘褐爲衣跂踦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亦此

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僞託者有挩誤邪　此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爲三墨與韓非書殊異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即有此條宋本陶集宋序後記云入僞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公本意

攷莊子本以宋鈃尹文別爲一家不云亦爲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鬬雖與墨氏相近以荀子非十二子篇並倜而師承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鈃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近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鈃與羣輔錄同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今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　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爲墨子之學著書二篇　漢藝文志劉向別錄

纏子　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無纏子此誤　有纏子著書　案漢志無纏子也裘褐爲衣跂踦爲服　莊子天下篇

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行篤而謬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激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　意林引纏子

纏子與董無心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天死　論衡福虛篇　著書一卷　意林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郭象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

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文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薛三人高誘以鉅子爲人姓名非也以壯呂二子所言堆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家大師開門授徒違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薛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薛不可不行墨子之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墨氏祿家凡治墨衛而無從放其學業優劣及傳授端緒者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篇趙注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

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師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墨子也公

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墨子也公

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墨氏祿家凡治墨衛而無從放其學業優劣及傳授端緒者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篇趙注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尚在

詳親士篇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

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文公上篇

謝子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關東人也學墨子之道呂覽高注說苑叢言篇作祁射子梁玉繩呂子校補云祁乃地名祁屬太原正是關東恐未塙

唐姑果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唐姓名姑梁說苑叢言篇作唐姑秦之墨者淮南子高注云秦大夫疑誤東方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淮南子說苑並云惠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已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淮南子作山東辯士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固權說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淮南子云後日復見逆而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春秋去宥篇

某翟鄭人兄緩呻吟裘氏之地釋文云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爲儒使其弟墨僞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媚賢自營違墨氏尚賢尚同之恉鄭人翟爭論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學穉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墨之學其人無可攷本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一人淮南子人閒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趙武靈王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攷

墨子後語下　孫詒讓

墨子緒聞弟四　墨學通論弟五　墨家諸子鉤沈弟六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稱孔子言
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
殊尠非徒以其爲儒者所摭繩也其爲道瘉薄而
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
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
難爲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
苔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
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韓非子外儲說左孟荀之議
未興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

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
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
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襍眞贋糅莒
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段託
傳益之奘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尚碻然可信與
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
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
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
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何如
對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何如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
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

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文較詳故錄之說苑反質篇又有禽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入佚文今不錄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
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
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
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
斂之人不得行不伐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
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眾彊故天下
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
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哀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
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
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甲兵

威人以眾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
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
與元槧本鷁本據盧文弨校正公曰然則何若敖曰請卑辭重幣
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
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
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矣道在爲人
而失在爲己元本孫星衍校增據在字據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
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
人而行在反已矣

內篇問上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
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

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甔桑麥牧之處不足（元本牧誤收據絲甔於燕牧馬于文弨校正）盧其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晏公知窮矣（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右墨子遺說

公輸般爲蒙天之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

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此爲竊疾耳（汪繼培云一作必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蔡文類聚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本書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生唐武后人字黃丕烈云公輸篇文略同）

義固不殺人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鮑彪本短作裋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惠棟本作惡武后臣字案惡武后臣字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戰國策宋策）

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挩公輸般三字畢沅據御覽三百二十校補）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以衒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呂氏春秋愛類篇案呂

氏春秋愼大覽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輸攻墨守惟此注更有輸守墨攻事不知何據謹附識於此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舊本挩王念孫據北堂書鈔補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舊本挩裂下舊本衍衣字王據書鈔刪而後攻之乎亾其苦眾勞民亾宋將宋攻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王曰必得宋又本作頓兵挫銳今從宋本正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爭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昌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爲字舊本挩據宋本補設以攻宋昌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

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淮南子脩務訓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十夜至郢獻千金於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殺一人而欲殺多人者何也般曰何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爲城以褋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卻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渚宮舊事二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舊校云一作裁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舊校云一作愛其國是舊校云兩翟字當一作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畢云翟字之誤

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文略同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有此上下進曰百種疑當作進粟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封之不受而去渚宮舊事二案首數語余注云時惠王在魯陽文君言於位已五十年矣與貴義篇及文選注所引本書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敗弟子曰先生之文略同見附錄選注所引本書作墨子遺事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轄者巧也用咫

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爲輒拙爲鳶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論衡儒增篇云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三日不集　案本書魯問篇說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腳壞裂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已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鼈爲天下富宋

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滑稽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列子湯問篇弟子故云以告二子非是

或謂亦墨子弟子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泰族訓　翟循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與此小異

墨子見岐道而哭之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案荀子王霸篇又云楊朱哭衢涂益傳聞之異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　淮南子說山訓　史記鄒陽傳云邑號朝歌而墨子過車又說山訓高注云墨子不入

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

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　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

聚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益聞孔臣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呂氏春秋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　文選七命李注引尸子頌事

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朋有誦書聲者墨子卧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顔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葛洪神仙傳右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

家妄撰墨子爲地仙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五行變化墨子五卷隋志並云梁有今亾案抱朴子內篇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有墨子枕內五行記要一卷皆即是書抱朴子神仙金丹經又載墨子丹法若皆道家僞託之書五代史唐家人傳云魏州民自言有墨子化丹砂水銀即此術也蓋即葛傳所謂五行記者明鬼之論忽變爲服食練形而七十一篇之外又增金丹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可究詰魏晉之閒俗尚浮靡嫁名僞冊榛蕪編錄此亦其一矣開元占經引墨子占疑亦即託稚川之傳惟與公輸般論攻守事見本書餘皆凡造不足論以其晉人

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尚同而孟子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

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耑至於年代彌遠詭說日孳生有夢烏之徵伊世珍瑯嬛記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辯說林古亦無是書蓋即世珍所肊撰也終以服丹而化陶弘景眞誥楷神檀篇云墨狄子服金丹而告終若茲之類誣誕尤甚今無取焉

墨學通論弟五

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既非儒儒家亦闢楊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人閒世篇況夫樹一義以爲藥楊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

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文士鳧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蔡謨諸子及史傳涉儒墨者甚鮮及都鄴語子雖節錄不然知夫爲人子者今並不錄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盈一歲而再獲之楊注云獲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盈數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孳以蕃菜百疏以澤量然鼓然後蠃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

之生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壁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焦楊云敖讀爲熬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楊云菽與啜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鋼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楊云鋼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所楊云是于猶言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

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楊云汸讀爲洚水多貌也暴暴如山丘不時焚燒無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楊云大讀爲泰優泰也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攻管謝墉云管磬瑲瑲故墨術誠刻作磬筦將楊云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鬬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云楊萃與詩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右難節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謝墉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論息此作諰乃諰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亦同崔譔本作諰崔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謝云繁史記作繁省史記使夫邪汗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

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人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

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莊肅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治以險則民流慢鄙賤矣流慢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詩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

元刻作簡管與禮記同　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脩仰周旋有似於四時辯云元刻周作隨還　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辯云宋本作美善相樂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

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謝云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荀子樂論篇　右難非樂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荊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弒君非聖賢之行也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荊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宋城注云史云十年此云二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對之於尼谿晏子

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浩宋本作法明刻本作浩與非儒篇同今從之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非儒篇作眾此疑誤公曰善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郎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荅以禮云晏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

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家而奉季孫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閒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飲之見非儒下篇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則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黎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

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非儒下篇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齊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愛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今本書無畢沅二篇非儒上篇佚文疑云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

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乃宋本作而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宋本作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娶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恣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二也

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晏子春秋外篇作攻之孝子兄之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尚晏子春秋作嘗古通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明刻本作故據宋本正故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作喪宋本長哀宋本哭泣甚哀公曰豈

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侯乎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對曰官未具也臣亦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勤惰廉隅不修則

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晏子春秋內篇問合）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孔讀子語墨篇右難非儒）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齊俗訓高注云三月之夏后氏之禮右難節葬）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爵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孤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匡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徙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王充論衡薄葬篇右難明鬼節葬）

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朂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益有以也論衡案書篇

右雜明鬼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周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何悼校云而下疑脫不字皆弃於私也兩雅釋詁那昌蔵引尸子廣澤篇呂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耽貴柔孔子墨子貴廉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案呂覽二云貴仁墨翟貴廉疑即兼之借字

墨語下　十七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上篇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告子下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釋文云暉崔本作渾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說成玄英本作悅爲之大過大成本作太己之大順釋文云順或作循案成作循疏云循順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注云觳無涓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本或作支流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脾無胈脛

墨語下　十八

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釋文橐作槖云槖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字則應作橐崔云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九音鳩本亦作鳩鳩聚也雜本或作叒音同崔云雜也雜本甚作湛音湛詁讀案此當從橐爲是釋文本非成本亦作橐疏同司馬義又云舟檝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雜川谷以導江河也案九雜猶言九鳩者言鳩合而也城本作鳩引一解云經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指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釋文云李云麻曰繩木曰屐屐與跂同繩與蹻同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

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非子天下篇駢於辯者槀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倣毘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莊子駢拇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柄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荀子非十二子篇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領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

墨語下

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荀子王霸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云畸謂不齊也墨子齊而不見畸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何施上同則政令何施荀子天論篇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楊注云欲使上下勤力服無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愼子蔽於法而不知賢貴賤等級申子蔽於埶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楊云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云俗當爲欲嗛與慊同快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埶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

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荀子解蔽篇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道藏本良作梁聖賢羣輔錄同今從宋本良梁字通有孫氏之儒顧廣圻云即荀子非十二篇孫氏疑不足據顧千里云卿案顧說是也羣輔錄作公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

墨語下

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糅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主字舊本挩今據盧文弨顧廣圻校補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譽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譽之陳奐曰兼譽之三字當在墨子篇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

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宋本作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淮南子氾論訓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訢注云悅易也念孫云當爲悅王厚莽廢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王云當云久字故服此誤久字故水禹身執藥臿今宋本正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擩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擩擩不給抏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宋本作閒服生焉要略閒子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列傳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

不可廢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集解徐廣曰一作墐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自序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邪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其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韓愈昌黎集讀墨子右通論

墨家諸子鉤沈弟六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爲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爲墨學所從出史佚書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文今本誤重佚語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文今本正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擩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擩擩不給抏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胡非隋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逮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爲墨學者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緒無援引

墨語下

緒七錄尚著錄唐初已亡見隋志隋經籍志唐經籍藝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見意林及高似孫子略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不存而別增繼子一家則即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亡惟纘子爲董子宋時尚存崇文日及宋史藝文志並入儒家使非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悕也田俅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田俅隨巢書別有仇珠及馬本不知出何據檢覈群書不無遺闕今略爲校補都爲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閎恉然田俅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乖牾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鬬與七十一篇之恉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

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抒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沿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墨家諸子著錄

漢書藝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　我子一篇注引劉向云爲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家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親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也師古曰右猶尊尚也言讓案右鬼部本書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行之非有命者執無命也但有賢不肖善惡之命耳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以孝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師古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廣弘明集三

案阮錄久佚其細目亦弘明集未載以隋志攷之蓋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隨巢子一卷翟弟子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梁有田俅子一卷亡　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類二家三部二十七卷

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著錄崇文總目以後諸家書錄並同通篇目考鄭樵通志藝文略全錄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攷證今並不錄晁公武讀書志本列子楊朱篇張湛注及唐柳宗元說以晏子春秋入墨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

隨巢子佚文

執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疑當作賢於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意林一）

有疎而無絶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絶賢者欣之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太平御覽四百一引大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同上）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末二句作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荀子王霸篇楊注案功疑並當爲明圖田見本書明鬼篇）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晉書石崇傳自理表）

墨語下

史皇產而能書（北堂書鈔七）

禹產於碣石啟生於石（藝文類聚六十一引啟生碣石禹生於石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巢子文案淮南子脩務訓云禹生於石紐碣石疑即石紐碣石也）

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馬騰繹史十二）

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御覽九百五案此與本書非攻下篇文同）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劉昭注通鑑外紀帝舜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疑兼用二書文）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類聚無殛之及后字受作

屬御覽八百八十二無於玄宮二字）有大神人面鳥海錄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玄宮此與非攻下篇文略同）司祿益身降而福（御覽八十二作輔之八百八十二作富之）

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寶（作寶司命益年而民不夭類聚碎事並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八字御覽八十二無司錄益食二句）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御覽無闢土以王類聚至神民不違御覽八十二又引至四方歸之海錄碎事十節引）

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方歸之（禮瑞）

夏桀德衰岱淵沸（御覽七十）

夷羊在牧（史記周本紀集解）飛拾滿野（史記周本紀索隱）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同上）不賓殷（白發末生至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享殷乃今有成維建殷其登名民三百有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集解徐廣曰此事

出周書及隨巢子索隱亦云別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是隨巢子蓋全用彼文而多錯異今無可攷）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書（鈔一百五十八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略同）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圓圖也（書鈔一百二十御覽三百四十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同）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書鈔九十六）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御覽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吳泰山壤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御覽八百五）

召人以環絶人以玦（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劒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

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下子悅服益約引意林引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兄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鬬士而好勇下二句同刻卽劫之譌字馬本依釋史引補胡非子曰吾聞御覽而下無將字意林無此七字負長劍赴榛薄折文選注同兕豹搏熊羆此御覽作折下並同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文選注引作淵改唐人避諱改斬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鵠作鶴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缶之勇也高危之上缶御覽作匠案說苑善說篇林既對齊景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以彼校此則御覽是也剽必刺視必殺御覽作若迕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作昔齊桓公二句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不食御覽作伐魯無魯公二句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血濺君矣意林以下二十四字御覽引有之而無請擊頸三字馬校補桓字意林無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無此句管仲乃勸御覽作與之盟而退意林無而退二字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柔疑當爲枭形近而譌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引云夫曹劌匹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意林引作夫曹沫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萬乘之師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杼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劒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一意林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李注引負長劒赴榛薄折兕搏豹赴深淵斷蛟龍五句

善爲吏者樹其德非堂書鈔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太平御覽三百聚十七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矣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御覽三百四十七田俅子佚文

黃帝時檮瑞有常字有草生於帝檮瑞無此字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檮瑞有屈指之名曰屈軼檮瑞下有草字是以佞人不敢進也文選王元長三月二日曲水詩序李注檮瑞少皞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旦化爲山澤鬱鬱葱葱焉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少昊氏都于曲阜鞿鞿毛人獻其羽裘御覽六百九十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御覽作白鷺一箇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二字有誤

堯時有獬鷹緝其毛爲帝帳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八百九十引有作獲毛作尾爲上有以字檮瑞獬冢注引云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爲帳冢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御覽六百九十四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類聚九十九

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檮瑞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騶橢瑞文犀駭雞注引章騶疑當作犀駭末又捉雜字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論衡福虛篇案秦穆公事見本書明鬼篇秦今本譌鄭當據此校正九十當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平御覽九百八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

能應意林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陶淵明雜詩李注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注案以上三條並董子雜語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公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爲纏子如孔穿與公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之後其敘錄俑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薤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尚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迭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墨俗書重鈲牴牾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繁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恉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覩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扁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尚書大傳敘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閒別作章句所謂閒者卽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閒猶云彌縫其闕也本書援聲類以訂誤讀先生此書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篇計十家二百五十九篇計疑字有脫誤明鬼非宋文例以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晦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衷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於便己適用爲閎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并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研覽日眾況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讀鎮洋畢氏注本申證頗多而疑滯尚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迭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墨俗書重鈲牴牾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繁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恉有兵法藝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本未覩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博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扁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尚書大傳敘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閒別作章句所謂閒者卽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閒猶云彌縫其闕也本書援聲類以訂誤讀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宋文例以迻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晦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衷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

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既卒業編喜自此以後孤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偕而識其末也黃紹箕謹跋

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隋唐志並同宋時全書已亡王應麟漢志攷證云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爲一卷其本皆不傳近所傳者有震澤任氏本元和惠氏本陽湖孫氏本任本凡三篇曰仁意曰廣釋實皆攟摭佚文傅會舊目（廣釋即爾雅疏所引廣澤仁意亦見爾雅疏君治無攷諸子彙函有此篇乃聯綴羣書虛造名目不足據也）繼培初讀其書就所攬掇表識出處糾拾遺謬是正文字後得惠孫之書以相比校頗復有所疑異迺集平昔疏記稍加釐訂以羣書治要所載爲上卷諸書本先民時有竊取後出諸子又或餐挹其中傳相蹈襲今輒刺取各書略明歸出欲以證釋同異史記孟荀列傳言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云楚有尸子後謹按劉向別錄（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八可爲歎息然緐所槩見推竟端委尚有可意會者張湛注列子其序云莊子愼到韓非尸子淮南玄示旨歸多稱其言今按歸人之說見天瑞篇言行響影之說見說符篇其所誦述定非數言淮南子墜形訓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又云北極有不釋之冰其說皆本尸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宦者呂強傳）謂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墜形之文當在此篇準是以求則墜形訓九山九塞九藪及水泉諸說必皆仍用尸子可知爲葉公因引贖人而知爲子貢事引悅尼來遠而知爲問政引湯德及禽獸而知爲解網觸類引伸課虛以責有是在好學者之深思矣劉向序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勰又謂其兼總雜術術通而文鈍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恉諸家徵說率皆採摭精華翦落枝葉單詞賸誼轉可寶愛其書原本先民時有竊取後出諸子又或餐挹其中傳相蹈襲今輒刺取各書略明歸出欲以證釋同異史記孟荀列傳言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云楚有尸子後謹按劉向別錄（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八可爲歎息然緐所槩見推竟端委尚有可意會者張湛注列子其序云莊子愼到韓非尸子淮南玄示旨歸多稱其言今按歸人之說見天瑞篇言行響影之說見說符篇其所誦述定非數言淮南子墜形訓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又云北極有不釋之冰其說皆本尸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宦者呂強傳）謂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因引贖人而知爲子貢事引悅尼來遠而知爲問政引湯德及禽獸而知爲解網觸類引伸課虛以責有是在好學者之深思矣劉向序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勰又謂其兼總雜術術通而文鈍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恉諸家徵說率皆採摭精華翦落枝葉單詞賸誼轉可寶愛其書原本先民時有竊取後出諸子又或餐挹其中傳相蹈襲今輒刺取各書略明歸出欲以證釋同異史記孟荀列傳言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云楚有尸子後謹按劉向別錄（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八可爲歎息然緐所槩見推竟端委尚有可意會者張湛注列子其序云莊子愼到韓非尸子淮南玄示旨歸多稱其言今按歸人之說見天瑞篇言行響影之說見說符篇其所誦述定非數言淮南子墜形訓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又云北極有不釋之冰其說皆本尸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宦者呂強傳）謂尸子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

尸子卷上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四句亦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三說苑說叢云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文子上仁老子曰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孟子公孫丑篇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亦見呂氏春秋尊師篇）夫蘭舍而不治則腐盡而棄使女工繅之以爲美錦大君服而朝之（一作人君朝而服之按鹽鐵論殊路篇云干越之鋌不厲匹夫賤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語意本此大君見易師卦）身者蘭也舍而不治則腐盡而棄使賢者教之（子原作）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

五蘭之性爲綵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綵淮南子泰族訓同劉子新論崇學篇云夫蜜繅以爲綵綵繼爲縑縑繼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雖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蜜繅之不繅則素綵盡於筐簏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胷本此（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集解文選辨命論注）是故子路卞之野人（見御覽六百十三八百十五八百廿五補韓詩外傳九句末有也字）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子貢衛之賈人（見御覽八百廿二句見文選辨命論注顯作賢韓詩外傳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荀子大略篇云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顓人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子張魯之鄙家也梁父之大盜也皆學於孔子爲天下顯士荀子大略篇云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顓人四字見山海經十八注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前漢書相如傳注文選子虛賦注又玉篇一昆吾字從玉）夫學譬之猶礪也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錫使干越之工（新序雜事一船人固桑曰劍產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云干越猶言吳越劉台拱荀子補注云干與吳城邗溝通江淮之邗同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繒高誘注亦云干吳也）鑄之以爲劒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劒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使干越之工以下見御覽七百六十七礪砥作砥礪又六百七引今人以下礪其劒並有砥字北堂書鈔八十三同山海經三注引加玄黃砥玄乃呂之譌古者通以錫鑄劒秋言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區冶子因以造純鉤之劒鈇父之錫亦赤堇類也御覽誤錫爲鐵孫氏據之以改正文非也淮南子修務訓云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夫學亦人之砥也本此）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曾子以下見文選弔魏武帝文注懼作禮下有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二句按所引曾子見大孝篇懼而無咎曾子作懼而無怨史鰌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遬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曩括之中而銖不失直已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韓詩外傳二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

子篇善廢句作以善存亡汲汲家語弟子行作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設作極

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韓詩外傳三魏文侯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曰夫視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史記魏世家說苑臣術篇並同此以爲屈侯附語疑誤附卽翟黃所進者魏世家作鮒說苑作附

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政於天下也說苑尊賢篇云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又云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弒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爲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今非比志意也而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可上疑脫不字以卻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三句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卅六論語里仁篇云君子比義農夫比穀莊子徐無鬼篇云農夫無草菜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爲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

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書鈔八十三御覽六百七二書所引不云出勸學篇按劉子新論崇學篇云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下接夫蠭螾以爲絲云云皆採尸子語知本書必同在一篇故附錄於此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檝而答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爲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

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范獻子以下見御覽四百廿八六百廿四六百廿三原本在作存據御覽改御覽六百廿四遊作泛善修作若修子尚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書鈔卅引賜舟人田清涓亦見漢書古今人表中下御覽六百卅三引裴氏新書曰丹涓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猶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丹蓋清之誤劉子新論貴言篇云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說皆本此原本與上不分段按已下文義一與貴言之旨不合疑別爲一篇一臣天下一天下也天下者令於天下而不行禁焉而止桀紂令天下而不義弗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爲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爲戮矣心者以下見五行大義四長短經德表篇注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千霄之木始若蘗足易去也蘗足可掇而絕手可擢而爪注引此三句干霄作干丈及其成蓬也百人用斧文選枚叔上吳王書云十圍之木始生而以手可擢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及至火之燔孟請而灾雲臺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淮南子人間訓云夫爝火在藪

斤弗能偵也熛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抒江漢之水弗能救也及其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案突當作窔說文云窔深也一曰竈窔從穴火求省聲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漢書霍光傳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無恩澤燋頭爛額者爲上客非能說之以曲突徙薪爲無恩澤也今舉尉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本此

圖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教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疑得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明原作神案墨子公輸篇云治者衆人知之今據改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天地二句及此句見文選顏延年釋奠詩注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淮南子泰族訓云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亦見文

子精誠篇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之以生益原作盈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事之紀也墨子魯問篇云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者亦有力以勞人乎吳慮曰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古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於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疑也曰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荀子天論篇云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舜之方陶以下見御覽一百九十五下作也南面上有及字路史後紀十二注君作治被作蒙淮南子脩眞訓云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意林引日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作遠遠作近六百廿無近字下並有君之於國也猶天之有日居不高則視不遠則不遠四句

又三百六十六及藝文類聚十七引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書鈔廿九引居高視尊此書日在井中與目在足下不相接又無君之於國數句蓋刪節失次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莖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書高宗肜日釋文近作昵不論貴賤卑爵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孟子萬章篇咸丘蒙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而朝之至卑也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疑衍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說苑立節篇云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笑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勿受家語在厄篇作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今說者懷畏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譬猶漁則龍不往說苑權謀篇以爲孔子語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火食之民乎是故曰待士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睹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三句見長短經釣情篇注睹作攄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下上疑脫能字淮南子說山訓云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高誘注上大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管子五輔篇云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夫求士不道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文選豪士賦序注無地字裁作財古字通按羣書治要六韜太公曰天下有物聖人裁之新語道基篇云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管子心術下云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楊倞注財與裁同分便事以立官見文選晉紀總論注下有以固其國四字當連上引左傳或多難句刻誤接此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疎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君臣以下見長短經反經篇注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下文作多按貴言篇天下篇並作多身逸

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合事自定（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申子大體篇云名自正也事自定也）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韓非子揚權篇云聖人執一以靜令事自定申子云名自正也事自定也）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周公以下見書鈔四十九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韓詩外傳四傳曰周公平天下內亦治淮南子詮言訓云周公殺管叔不解於懸鼓不解於酒不離於前鐘鼓不解於懸以輔成王而海內平）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韓非子揚權篇云聖人執一以靜令名自正合事自定也賞罰隨名民莫不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皐陶食不知此道也疑衍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

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簡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四句見御覽八十一才作財）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親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

若夫名分聖（當作明王二字）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與下馬字當有）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疑舉疑）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原校云無可疑案當作夫）過其實罪也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

若化以實覈名百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蔽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良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

此之謂乎

發蒙

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文有脫誤此名分之所審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云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案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愼舉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論語述而篇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傈者鮮不濟矣此蓋誤曾子之言爲孔子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易履卦云履虎尾愬愬終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愼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夫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

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呂氏春秋審分覽云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陋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也主亦有地臣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夫使衆者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末句有矣字陳繩三句亦見意林陰上並有廢字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有韓非子安危篇云安術有七一曰賞罰隨是非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莊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閒謀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治矣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明君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廷作朝長耳目上無用字按用字衍漢書楚元王傳云願長耳目長即言用也家人子婬和臣妾不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婬不和臣妾不力則原脫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聽朝以下見適變注云作問兩問字下行字下皆有其字今有大善者不問孰進之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

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二句見注）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二句見注）治則使之不治則囚之忠則賞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及忠不忠以下見注由是作（原脫四字依上文例補三字）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忠不忠由是觀之猶白黑也（賢不肖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也）陳繩而斷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疑必）服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名之審於是非也猶繩之審於曲直也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謾已）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為人臣者以進賢為功為人君者以用賢為功（四句見長短經是非篇及大體篇注兩功字下皆有也字）為人臣者進賢是自為置上也自為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為也進不肖者是自為置下也自為置下而無罪是故為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為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怨

怨者以身為度者也已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已欲諸人則求諸已此怨也（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怨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禮記大學篇云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農夫之耨去害苗者也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四句見意林淮南子說山訓云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而已）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為之無益於義而為之此行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為上言中義則言為師事中義則行為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惟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為良馬也（楚策汗明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漯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負轅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賢者之治天下也獨知之不害其為善士也（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行亦然惟賢者獨知之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則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治天下以下見御覽七十七引作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父母作君父交選東京賦注用賢四簡能書鈔廿七引治有四術）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強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

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見人有善四句見意林下云此虞氏盛德也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有虞氏之盛德也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云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云云有虞之君二句見上分篇羅氏泰合舉之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有脫字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固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國甚人之任也國家之不父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鄭簡公以下見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

原本國甚二字作其據勸學篇改僻小身至穢污而爲正勸學作政於天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皐陶也舜無爲也而天下以爲父母治水潦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種作穀者大闢土殖穀者皐陶也然而末句作而爲天下父母韓詩外傳二夫闢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折中者皐陶也淮南子詮言訓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惟聖后者堯也蓋本此亦見淮南子詮言訓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惟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然是故堯舉舜於畎畝之中而天下以爲父舜舉伊尹於庸人墨子尚賢中云古者舜耕歷山陶河瀕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爲天子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惟善之所在韓非子說疑篇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堯問於舜曰何事

國治而能逸

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呂氏春秋贊能篇云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高誘注伯樂善得馬相玉而借猗頓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高誘注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爲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爲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爲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仁意

舜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堯問以下見御覽八十一原脫問何任四句據御覽補書鈔十五引事天任也也即地之誤唐類函廿六載書鈔作事天任人亦誤平地而注水水流溼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爲善而衆美至焉桀爲非而衆惡至焉呂氏春秋應同篇云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云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又云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鄧析子轉辭篇鬼谷子摩篇荀子勸學篇大畧篇並有此言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藏冬爲玄英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

其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方盛冬爲安靜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爾雅釋天疏引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云四時困學紀聞入作四氣海錄碎事十八作四時之氣和四氣任本作四時按爾雅方盛作收成靜作寧永作景注云此亦四時之別號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御覽十九引尸子云翔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注云爾雅以爲四時之別名也按翔風云云乃符瑞圖之文見御覽八百七十二此卷誤引爲尸子孫氏据之以補爾雅疏非也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干仞之溪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御覽八十一燭於之燭作調　天中記十一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兩焉字並作之　後紀十二注首句作舜之德無不該南面而治天下河作江焉亦作之言也作尚矣　諸書引此條並不云仁意篇按爾雅疏引燭於玉燭以下以爲仁意篇述太平之事云云文正與此相屬知本書必同在一篇故錄附於此　膏火當作膏露禮記禮運篇亦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尸子於膏露當有釋詞爾雅不及膏露故疏引尸子不具爲可惜也

廣澤原脫澤字据爾雅疏補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邱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因井中以下見類聚一御覽六四百廿九因並作自所視之視作見以視之視作望類聚御覽四百廿九始出下並有也字御覽六又作則見始多也　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弃之也好亦然語曰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有之　非智損也愛

以臣妾爲殉中國聞而非之怒則以親戚殉一言荀子榮辱篇注引云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鬬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顧之也蓋卽此文夫智在弃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夫吳越之國以下見長短經昏智篇怒上有及字好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亦然下有矣字惡下無也字是故下有及字好陽獄中書注引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下無夫字文選鄒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隣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
料子貴別囿孫本云囿宋本爾雅疏作原按當作別囿呂氏春秋去宥篇云鄰父有與人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鄰之不善也鄰人遽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

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爾雅釋山釋木注又疏類聚八十九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肆國亂則擇其鄉人而去之則國治矣胷中亂則擇其鄉人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衆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衆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衆也孔子曰君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章懷注云杼字亦作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引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荀子君道篇云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下原本有子字衍後漢書呂强傳引云君如杼民如水杼方則水方杼圓則水圓

湖海樓雕本

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夫死與餓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七主七臣篇云主好本則民好末則民好穀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劒而國士輕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韓非子二柄篇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晏子外篇同墨子兼愛中云昔者楚靈王好上細腰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脇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而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淮南子主術訓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飢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韋閒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皆可得而致之荀子君道篇靈王作莊王尹文子亦云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御覽三百七十引尹子孫本誤以爲尸子異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堯舜以下見御覽八十劉子新論從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爲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句踐好勇而揖鬬蛙國人爲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

湖海樓雕本

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又云唐堯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凶獨亂猶曰堯治治者多也殷紂在上天下皆亂而三仁獨治猶曰紂亂亂者衆也皆本尸子此文長短經勢運篇注引桀紂以下作愼子疑誤

故曰君誠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曰猶水也

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仁德者以下見長短經政體篇注當其體下無者字

食所以爲肥也壹飯而問人曰奚若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食所以爲肥以下見長短經善七篇末句作譬今人皆以壹飯而問人笑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爲而人善仲尼

曰得之身者得之民矣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已者也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人失之於身者得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戶而知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已身者乎說苑政理篇又云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反之已者知天下者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尸子所本也以是觀之治已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文子道原篇云天之道常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知怨地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御覽三兩見一云聖人以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高明燭彌綸六合天中記一作聖人居室彌綸六合猶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諸子彙函又作聖人居室而所燭彌綸六合疑皆誤呂氏春秋勿躬篇云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聖人正已而四方治矣御覽四百一無矣字下有故曰天地之大府一句初學記十七作聖人中一正已也故曰天地之府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原作正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政正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而令不從論語顏淵篇孔子曰政者正也子路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不施而仁不怒而威不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下脫亂矣難以爲善此不然也夫飢者易食寒者易衣孟子公孫丑篇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此亂而後易爲德也以上諸篇並見魏徵羣書治要據他書補勸學篇三條仁意篇二條廣澤篇二條綽子篇一條

尸子卷上終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世說排調篇注　莊子齊物論釋文　首句任本作上下四方升庵外集一作上下四旁按文子自然篇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淮南子齊俗訓同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三蒼亦云四方上下爲宇往古來今曰宙上下四方之訓皆本文子）

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御覽三事類賦注　路史後紀七注　御覽八百七十二引禮斗威儀云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宋均曰五行之色不主於一也此五色照耀二句疑非尸子本文）

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御覽三事類賦注　路史後紀七注）

使星司夜使月司使又引天子候云使星司夜使月時猶雞能司晨也天子當作尸子候亦使之誤）

使星司雞司晨也（類聚一百五十引尸子云雞文選陸士衡擬今日良宴會注引使雞伺晨海錄碎事一與類聚同）

虹霓爲析翳（文選西都賦注薦禰衡表注　按爾雅釋文蜺爲挈貳注云蜺雌虹也離騷文選陸士衡擬今日良宴會注引使雞伺晨海錄碎事一與類聚同）

挈貳其別名見尸子疏云挈貳其別名也文見尸子孫氏志祖云析翳挈貳蓋一也是析翳當爲挈貳聲轉耳）

彗星爲欃槍（開元占經五）

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寧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類聚三寧疑字　御覽十九作鳥獸孕榮華生萬物遂五行大義作伏也又引云冬終也萬物至此終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律歷志云太陰者北方冬也中也者中也萬物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萬物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律歷志云太陰者北方冬也中也者萬物伏方也　廣韻二冬　尚書大傳云北方者何也北方伏方也萬物之方也萬物伏方也　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云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之方也萬物伏方也　尚書大傳云東方者何也東方春也春之爲言蠢也物蠢生運動運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春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釋名云春蠢也動而生也）

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類聚三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假者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故曰南方夏也律歷志云太陽者南方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禮記云南方者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假之仁也白虎通云夏之言假也養之長之方釋名云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

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類聚三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

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御覽廿二尚書大傳云東方者何也東方春也春出也物之出也故曰東方春也漢書律歷志云少陽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物蠢生運動運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春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釋名云春蠢也動而生也）

冬爲信北方爲冬冬終也北伏方也是故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滅信之至也（類聚三文選張景陽雜詩注莫不作草木誤字至作主誤尚書大傳云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訓也訓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律歷志云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者愁也物方愁者物方愁而入也律歷志云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者愁也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白虎通云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其位西方釋名云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　御覽廿四五百廿三文選張景陽雜詩有恭莊二敬下有一肅敬二字　尚書大傳云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訓也訓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律歷志云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者愁也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白虎通云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其位西方釋名云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　御覽廿七減本作成據天中記五廣博物志四改至字據五行大義作伏也又引云冬終也萬物至此終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律歷志云太陰者北方冬也中也者中也萬物伏方也萬物之方也萬物伏方也　御覽廿七補伏方二字　尚書大傳云北方者何也北方伏方也萬物之方也萬物伏方也　史記五帝紀索隱引云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之方也萬物伏方也）

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乃可稱禮記云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白虎通云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釋名云冬終也物終成也　又尚書大傳北方冬也下云陽盛則吁茶萬物而養之外也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也故曰吁吸也者陰陽交接萬物之交接萬物之終始尸子任本美惡不滅下有陰陽交接萬物之始生二句蓋涉大傳而誤

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　文選陶淵明雜詩注

八極之內有君長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御覽卅七事類賦地賦注山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亦見管子地數篇輕重乙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墜形訓又御覽卅六引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千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所治任本云闢一作開山海經中山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論衡難歲篇云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南位名曰赤縣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作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此所稱赤縣州與鄒衍說不同

萊　文選有脫誤　**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而醉臥三百歲而後寤**　御覽卅八四百九十七論衡難歲篇云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洲圖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乎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

赤縣州者實爲崑崙之墟其東則滴水島山左右蓬　文選上林賦注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是故陰陽之會冬合北方而物動於下夏合南方而物動於上上下之大動皆在日至之後爲寒則凝冰裂地爲熱則焦沙爛石氣之精至於是

荊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　文選魏都賦注

傅巖在北海之洲　書說命正義　墨子尚賢下云傅說居北海之傅巖築乎傅史記殷本紀集解

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帝王錄　初學記五御覽卅八四百九十七　論衡難歲篇云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南位名曰赤縣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作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此所稱赤縣州與鄒衍說不同

燧人上觀辰星下察五木以爲火　類聚八十御覽八十五　初學記五御覽卅八百七十路史前紀五注引云遂人察辰心而出火人改火云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又發揮一論遂鑽燧別五木以改火　風俗通皇霸篇引含文嘉云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燧人也論語陽貨篇鑽燧改火馬融注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柞楢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　廣韻九魚　初學記廿二御覽八百卅三書鈔十百卅四路史前紀五

虙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　廣韻廿九葉　初學記三兩引冰一作地凍與廣志相涉而誤　冰書鈔一百五十六御覽卅四淮南子墜形訓云北方有不釋之冰漢書鼂錯傳云胡貉之地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書鈔十　路史後紀一　漢書律歷志下云帝太昊作網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炮犧氏尚書序孔穎達疏云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漢書古今人表作宓羲顏師古注云宓本亦作虙

伏羲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　書鈔一百五十三　易繫辭下傳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御覽七十八引春秋丙事云伏羲氏始畫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節以文應瑞凡二十四消息禍福以制吉凶風俗通皇霸篇引含文嘉云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

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　一作故謂

之神雨一作路史後紀三注作有末句作百七十二作路史後紀三注餘論一御覽十八引立四時之制一百五十三制注書鈔十七引立四時之制事類賦雨賦序天中記四又作節並卽此正四時之制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與昏也　御覽七十八路史後紀三治作有末句作猶昏之仰旦也御覽七十八路史後紀三注餘論一引作猶民之於龘旦也升庵外集卅七繹史四作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每世賢哉牧民易也　御覽七十八路史後紀四云尸子之言記爲孔子呂氏春秋愼勢篇云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此云七十世未知孰是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一作不計而耦不約而

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御覽七十九三百六十五　天中記十一呂氏春秋本味篇云賢主之求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高誘注黃帝使人四面出求賢人得之立以爲佐故曰立四面也　臣軌同體章云軒轅氏有四臣以察四方故尸子云黃帝四目目字疑誤魏志黃初六年注魏略載詔曰昔軒轅建四面之號

黃帝斬蚩尤於中冀事物紀原十　逸周書嘗麥解云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蚩尤乃逐帝爭於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以甲兵釋怒

四夸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　山海經六注路史後紀五注肱作股嘗作皆　案肱當作股竹書紀年云黃帝五十九年貫匈氏來賓長股氏來賓山海經海外西經長股海外南經海外北經作修臂國在雄常北被髮一日長脚貫匈國見海外南經

堯有建善之旌立誹謗之木　初學記廿二引本紀作進　史記孝文本紀索隱後紀十一注引尸子云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愼之鞉淮南子主術訓作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愼之鞉鄧析子轉辭篇同史記孝文本紀云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集解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服虔曰誹謗之木堯作之橋梁交互柱頭服應以旌木並屬堯蓋本尸子

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恕也　荀子王霸篇注中云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賈誼新書修政語上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阯身涉流沙地封獨

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徇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逮覆於行而留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人之言君天下者瑶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官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

辨命論注路史後紀十一注首句作人君之有天下玄駒作樸馬案素車樸馬見京二年左傳淮南子精神訓云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橑楹不斲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蒯屨之所以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

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濆儉則爲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御覽八十二注作險困學紀聞十作狩文心雕龍祝盟篇云舜之祠田云荷此耒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管子版法解云舜耕歷山陶河濆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

舜事親養老爲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

御覽八十一書鈔四十九作舜得友五人曰雄陶續耳柏陽東不識秦不空一國之賢人也按陶潛集聖賢羣輔錄云戰國策顏歜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止載雄陶等六人不載靈甫是尸子本有六人前漢書古今人表上中有方回上下有雒陶續身柏陽東不詹秦不虛顏師古曰雒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惟靈甫不見於表子任本作得七人有靈甫誤後紀十二注老作兄而申之云是則更有兄也梁氏玉繩云兄字蓋譌然越絕書言舜兄狂弟傲何也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其致四方之士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百卅五引堯妻舜以娥皇媵之以女英一作四方之士天中記十一徵作舉其致四方之士天中記十一引堯妻舜以娥皇媵之以女英一百五十六又一百五十七又一御覽八十一又一類聚十一御覽八十二注作險困學紀聞十作狩後紀十二有虞氏紀云語禮樂詳而不孝語本尸子此脫詳字至作治疑後紀誤注又引尸子云妻以娥媵以皇女之英呂氏春秋貴因篇云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管子治國篇云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莊子徐無鬼篇云舜有羣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

舜受天下顏色不變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知天下無能損益於已也

御覽八十二注作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舜受天下於堯亦顏色不變知天下無損益於已也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大畧篇注後紀十二注作治御覽八十一荀子

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

舜舉三后而四死除何爲四死飢渴寒暍勤勞鬬爭

御覽八十一下四死二字据孫本補　書鈔十一舉

后稷民除四凶死注謂飢寒勤苦蓋本此　任本作舜

舉三后而四凶除也合舜兩眸子條爲一節誤　尚

書呂刑云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

惟殷於民淮南子人閒訓云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

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

親五品不愼契敎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

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敎之辟地墾

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

者按淮南以禹稷契爲三后與呂刑異此三后未知何指

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

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禹於是疏河決江

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胵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

相過人曰禹步山海經三注　荀子非相篇注

出句据御覽四十八引作龍門未鑿呂梁未開後紀

十三注開作闢下云河出孟門爲二穆天子傳四注

孟作盟滅之上繹史十一有盡皆二字禹於是天中

記作禹治水非相注作禹之勞十年云云任本人作

故呂氏春秋愛類篇云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

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沃衍平原高阜盡

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爲彭蠡之障乾

所活者千八百國又行論篇云禹官爲司空以

東土黎黑步不相過莊子天下篇云禹親自

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脛無胈脛無毛列子楊朱

篇云禹纂業事鑿惟荒土功于產不字過門不入身

體偏枯手足胼胝法言重黎篇云昔者如氏治水土

而巫步多禹又按孟子滕文公篇云禹八年於外三

過其門而不入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禹抑鴻水十

三年過家不入門夏本紀及漢書溝洫志同吳越春

秋越王無余外傳又云禹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

不聽過門不入俱與此異

山行乘樏泥行乘蔣　尚書益稷正義

史記河渠書山澤作泥作樏尸子曰山行

乘樏又曰行塗以橋行險以撥行沙以軌又曰乘風

車音去喬反按索隱云撥子芮反又子絕反與蔣音

同是行險以撥卽泥行乘蔣不得一書而兩見其句

法亦上下不類又曰云云當別引他書而傳寫訛脫

也路史餘論九引行塗以橋行險以撥行沙乘軌後紀

十三注撥又作權並仍集解誤本集解行山乘樏訛

作權尸子曰山行乘樏澤行乘輴尚書曰予乘

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樏注云樏

如今之木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輔山乘樏此見於經

亦作橇蹈山行卽橋集解徐廣曰橋一作檋檋

一作權索隱云橇音渠驕反引夏書曰陸行載車水

行載舟泥行載橇又引虞書曰予乘四載隨山

刊木部樏字下引虞書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

行乘橇山行則楬說文木部樏字下引夏書曰橋

載之名最爲參錯史記夏本紀云陸行乘車水行乘

舟山行乘橇集解徐廣曰橋一作檋索隱云橇音

渠驕反又引尸子曰山行以軌又曰乘輿蔣音

居廟反又子絕反與蔣音同是行險以撥卽泥行乘蔣不得一書而兩見其句

法亦上下不類又曰云云當別引他書而傳寫訛脫

也路史餘論九引行塗以橋行險以撥行沙乘軌後紀十三注撥又作權並仍集解誤本集解行山乘樏訛

作權尸子曰山行乘樏澤行乘輴尚書曰予乘四載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樏注云樏

如今之木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輔山乘樏此見於經

亦作橇蹈山行卽橋集解徐廣曰橋一作檋檋

一作權索隱云橇音渠驕反引夏書曰予乘四載隨山

刊木部樏字下引虞

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高誘注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篇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墨子公孟篇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按三日皆三月之誤御覽五百五十九又十九引尸子作三月之喪云王符傳注引舜西教於西戎以下本有墨子曰三字御覽誤合爲一條

禹興利除害爲萬民種也 文選求自試表注淮南子修務訓云禹耳參漏是爲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

禹長頸烏喙面貌 一作面目顏色

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者 一作天下獨賢之

好學也 初學記九又十九御覽八十二三百六十五三百六十九三百八十二烏並作鳥今據緯略七劉子新論命相篇亦云夏禹長頸烏喙

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類聚十八

湯之德及鳥獸矣 文選賢良詔注四子講德論注呂氏春秋異用篇云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

湯之救旱也 一作殷湯救旱

乘素車白馬著布衣 一作布衣無著字按花與施同

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禱於桑林之野當此時也 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九御覽八十三八百七十九九百九十六書鈔九禁作止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

絃歌鼓舞者禁之 類聚八十三八百七十九九百九十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齊語作定三革隱五刃韋昭注三革甲盾胄也五刃刀劒矛戟矢也禮記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呂氏春秋愼大覽云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服牛弗復乘示天下不復用也淮南子要略說苑指武篇並云縱馬華山放牛桃林商子賞刑篇又云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

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爲天子七年 原注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類聚六十文選百辟勸進今上箋注七引袁準正論云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以下乃袁氏申釋語任氏誤以明堂在左二句爲尸子本文淮南子齊俗訓云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而致政成王韓非子難二云周公旦假爲天子十誤作十詩靈臺正義引袁準正論云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以下乃袁氏申釋語任氏誤以明堂在左二句爲尸子本文淮南子齊俗訓云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而致政成王韓非子難二云周公旦假爲天子

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藏也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長短經懼誡篇魏志二注許芝奏云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又輔國將軍等奏云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嚮天下不拜而受命

人之欲見毛嬙西施美其面也夫黃帝堯舜湯武美其面也人之所原脫欲觀焉其行也所欲聞焉其者非其面也人之言也而言之與行皆在詩書矣御覽七十七

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初學記十三類聚卅八御覽五百卅三隋書

善也休其善蓋本此

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文選東京賦注

任本欲上有故字合上節誤

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類聚六十五御覽八百廿二書鈔八王作食耕作農按商子算地篇闢塞篇並云神農教後紀十二引上二句注云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尹文子誤文子上義篇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商子盡策篇云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孟子滕文公篇許行爲神農之言其云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即神農事也

堯瘦舜墨禹胼不生毛文王至日昃不暇飲食故富

注御覽此條有注皆本高誘淮南注今不錄

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權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於南巢收之夏宮天下寧定百姓和輯御覽八十二後紀十四注淮南子本經訓云既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燦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於宜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御覽此條亦用高誘注

昔者桀紂縱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蚤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此其禍天下亦厚矣御覽八十二八百六十五後紀十四注天中記四十六葦並作蓋

六馬登糟邱方舟泛酒池御覽七百六十八韓詩外傳四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論衡語增篇云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

伯夷叔齊飢死首陽無地故也桀放於歷山紂殺於部宮無道故也有道無地則餓有地無道則亡御覽八十二任本宮作京有道上有故曰則餓作則飢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御覽四百九十注云家語同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釋史廿升菴外集卅引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呂氏春秋先識覽云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

孔子謂子夏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商汝知之矣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矣御覽七十七六百廿類聚十一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類聚卅五御覽三百八十七任本清作澄按此文亦見孔叢子抗志篇又文子符言老子曰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濁泣而益之也淮南子詮言訓襲其文算作雜濁作少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而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而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類聚五十三意林下四句何作舉士不論貴賤

原脫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則無士矣任本買馬之買作市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爲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制然後治矣原注竘音叩御覽七百廿四七百四十三天中記卅四命作請

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逢騩同上天中記五十五合作馬有紫燕蘭池秀騏逢騩作馬有騏驎徑駿七命文選赭白馬賦注馬有秀騏

注　按文云麟超龍翥則騏驎字亦當從鹿　任本徑作輕

夫馬者艮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御覽七百四十六　驰舊作遲據任本改孫作逸誤奔於歷山孫作奔放艮工孫作王艮按本書分篇亦云艮工之馬易御也鹽鐵論刑德篇云譬衙者御之具也得艮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驰

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也者民之鞭策也御覽六百卅六七百七十三　注意林遠道重任作道遠任重　韓非子難勢云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艮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艮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乘或否

罰也者民之鞭策也御覽六百卅六七百七十三　後漢書虞詡傳　書鈔四十三　注意林遠道重任作道遠任重　韓非子難勢云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艮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人笑則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艮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艮也

至乎千里或爲人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艮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艮也

爲刑者刑以輔教服不聽也陳本書鈔四十三止刑以輔教四字此據原本書鈔刑法部

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御覽六百卅六　教不至三字據書鈔四十四補　原本書鈔斷刑之日下有朝不得言乃五字

夫知衆類知我則知人矣天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戶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遣使巡國中一作內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餼一作糧者賑之國人大悅類聚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酲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

悅尼而來遠爾雅釋詁注案尼近也韓非子難三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尸子蓋述此言

先王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然而不私也文選西京賦注

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

多列於庭山海經注

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山海經十七注　集解後漢書東夷傳注　荀子非相篇注　文選西征賦注　史記秦本紀任本無骨下有故曰偃也四字當是後人因偃由此故曰偃也四字按集解云駟謂號御覽三百七十五引西語足成之後漢注亦有故曰偃三字

莒君好鬼巫而國亡水經注廿六　下云無知之難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云云乃酈氏歷舉莒事孫本屬於尸子誤

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書鈔九十七

娶同姓以妾爲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國絕鄰好則幽改衣服易禮刑則放書鈔四十三　娶同姓至則幽陳本書鈔缺以唐類函七十八所載書鈔補國誤闕據任本改　荀子王霸篇公侯失禮則幽楊倞注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

侯執衡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

好酒忘身書鈔廿一引此在帝王部與精邱酒池相屬當謂桀紂也

障賢者死書鈔十一引尸子逎語

古有五王之相秦公牙吳班孫尤夫人冉贊公子慶忌陶潛集聖賢羣輔錄下云謂之王其貴之也蓋陶氏語

古者倕爲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御覽七百五十二事物紀原七改一切經音義廿五引世本倕作倣作倣據潛夫論讀學篇亦云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類聚五作造歷數御覽十六引作規矩

造歷者羲和之子也尚書舜典疏引世本云容成作歷史記索隱云系本及律歷書容成造歷羲和占日月臾區占星氣冷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

造冶者蚩尤也御覽八百卅三廣韻卅五馬作蚩尤造冶

造車者奚仲也文選演連珠注案說文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郭注世本云奚仲作車

昆吾作陶御覽八百卅三廣韻六豪作夏桀臣昆吾作陶按一切經音義十一作黃帝有陶正昆吾九十八三蒼陶作瓦家也舜始爲陶世本云夏臣昆吾更增加也呂氏春秋君守篇作昆吾作陶作刑云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皐陶作刑昆吾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

皐陶擇羝裘以御之書鈔一百廿九廣博物志卅八

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御覽三百八十五莊子應帝王釋文引作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卽被衣王倪之師也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鶱羽翼未全一作合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御覽七百五十二引此作倣作倣據注云迺語

顯天下聞於四方其惟學者乎陳本書鈔八十三脫然而以上十九字據原本書鈔禮儀部補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韓詩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而不可與言而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說苑建本篇宗祖作先祖書鈔引尸子觀作見祖作視據二書改正

仲尼曰面貌不足觀也先祖天下不見稱也然而名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之貧也良工治之則貴最聖人告之則貴最

一國身有至貴而不知猶之賤也聖人告之則富貧

天下御覽四百七十二一本兩猶字下並有謂字韓詩外傳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琢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御覽六百十六任本謀作稽按金樓子自敍引此爲曾生語謀作期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

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

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廣集聖賢羣輔錄上廣博物志廿晏子內篇問上云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變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

厚則顏回騫　雍侍與此異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思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御覽三百七十八　任本無其字　二與此略同韓非子喻老篇則云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淮南子精神訓同原道訓亦云）

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傍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荀子大略篇注謝氏墉云廣韻傍痛呼也安賀切朱本作鎊字書無攷今從元刻升庵外集十七於並作以　荀子云君子臨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

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楊倞注細當讀爲昔昔席薖昔所踐履之言）

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御覽四百十九　諸子彙函義則人尊之下有勇則人畏之句）

樹蔥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惟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意林）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意林）

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御覽二百卅七　鈔六十四　史記司馬穰苴傳索隱引云十萬之師無將軍則亂）

衆以虧形爲辱君子以虧義爲辱（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　說苑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爲恥君子以毀義爲辱　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不足以易義（御覽四百廿一　天中記六　任本首句作賢者之於天下殖作沒　淮南子精神訓云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醜也）

故務光投水而殪三者人之所重而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文選非有先生論注　莊子大宗師釋文云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佯狂以此免也）

利也（文選非有先生論注　運命論注）

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披髮佯狂以此免也（文選非有先生論注　莊子大宗師釋文云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

莒國有名焦原者廣數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一作躋）踵焉（思玄注所以稱於世卽下此所以服一世也）

莒國莫之敢近已獨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御覽四百廿一　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　說苑）

之於義也必且齊踵焉此所以服一世也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

選魏都賦注思玄賦注又長笛賦臨萬仞之谿注百仞作萬仞後漢書張衡傳注初學記八有以勇句作有道士見於莒子蓋誤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試吾或焉一作惟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爲牛一作惟象願爲牛欲與象鬬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一作自謂天下之義人也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後漢書張衡傳注袁紹傳注文選西京賦蜀都賦思玄賦七命袁紹檄豫州注山海經六注御覽三百八十六八百九十一注元和姓纂一云中行穆伯手搏虎疑卽中黃伯

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孟賁曰然

乎曰勇三軍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故也御覽四百卅七引新序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夫字按呂氏春秋知士篇云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句法與此同當從御覽有故字是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御覽四百卅七引新序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矣頭身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子勤勤行仁莊子秋水篇云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羆也御覽三百八十六史記秦本紀云蜚廉生惡來有力晏子春秋諫上云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

田成子問勇顏歜聚之答也不敬田子之僕塡劒曰更言則生不更則死歜聚曰以死爲有智今吾生是也文有脫誤是吾所以懼汝而反以懼我御覽四百卅七田成子顏歜聚卽左傳哀廿七年陳成子顏涿聚也塡劒未詳孫本改塡爲撫

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知而不主知畜勇而不主勇

昔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句踐脅於會稽而身官之三年官一本作事按作官是也越語云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韓非子飾邪篇云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於吳越絕書請糴內傳云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又外傳記地傳云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道産女此亭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云客官於吳句踐不官二國不定趙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爲愧一作塊並誤其卒桓公臣魯君句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御覽四百卅七四百九十九諸子彙函畜仁句下有畜義而不主義一句畜知句在畜勇句下

湯復於湯邱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玉門越王役於會稽秦穆公敗於殽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故三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御覽四百八十六任本復作休孫本役作棲

鮑叔爲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戚無忘車下時御覽七百卅六又七百七十三鮑叔作甯戚任本鮑叔作甯戚同無下甯字子小稱篇云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閭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

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又見呂氏春秋直諫篇新序四

爲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文選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注按各本皆引作尹子宋本作尸子

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史記鄒陽傳縣名勝毋而曾子不入集解駟案漢書云里名勝毋也正義盬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索隱云淮南子及盬鐵論云里名勝毋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爲孔子至勝毋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後漢書鍾離意傳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毋之閭惡其名也注云說苑曰邑名勝毋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醜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案說苑在說叢篇淮南子在說山訓云曾子立孝不過勝毋之閭云曾子立孝不入勝毋之閭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注引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欲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毋之閭衛問孔篇云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毋之閭避惡去汗之以義恥辱名也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類聚廿卅五御覽三百八十七四百八十八文選恨賦注

孝已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一作下愛其親也書鈔一百廿九一百卅四御覽四百十三七百七文選長笛賦注首句作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類聚廿作常以一夕五起接曾子句下常以乃孝已之誤秦策陳軫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

魯人有孝者三爲毋北鬬人稱之彼其鬬則害親不

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類聚八十八　御覽三百廿七四百六十二引墨子下注云尸子又載殷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殷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墨子公輸盤篇載此事較詳盤即殷也宋策文與此略同請子彙函錄入尸子并裴用勉虎注題其篇曰止楚師孫本亦誤收之

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爲樂將欲祭也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死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御覽七百卅五類聚卅八及御覽九百五並作齊有貧者命其狗爲富命其子爲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叱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哭之日樂乎而不自悲也劉子新論鄙名篇全採此文亦云昔有貧人漢書古今人表中下有田果其鄙不應至此當別是一人

宋人有公歛皮者適市反呼曰公歛皮屠者遽收其皮御覽八百廿八

夷逸者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爲犧廣博物志四十七

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水經注卅一　御覽四十三

隱者西鄉曹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通志氏族略三

曼邱氏元和姓纂九

北門子姓纂十通志氏族略三

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御覽八百卅

孫本爲之作弗爲誤文子上義篇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又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淮南子氾論訓云諺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秦族訓云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難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途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孟子滕文公篇陳代引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說苑說叢云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也

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論注文選運命論注五等諸侯論范文子

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類聚卅八及御覽六百廿七引作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文選求自試表注

能官者必稱事文選求自試表注

守道固窮則輕王公文選謝靈運登石門詩注前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

卑牆來盜榮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意林

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有隨之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四百卅

夫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類聚七御覽四十又八百九十九末句作行之難者也

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御覽一百七十四　呂氏春秋重巳篇云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陽則壅多陽則癘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遠天地之和也故人弗爲）

天神曰靈地神曰祇人神曰鬼鬼者歸也故古者謂死人爲歸人（爾雅釋訓注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二之二謂作名列子天瑞篇云鬼歸也歸其眞宅又云古者謂死人爲歸人）

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閒寄也寄者固歸也（文選魏文帝善故行陸士衡豫章行古詩十九首歸去來辭注又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固作同誤）

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先王之祠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親也（御覽五百廿六　書鈔八十八親作廟　禮記曲禮下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制也白虎通五祀篇引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乎（御覽五百七十五　書鈔一百八引作尹文子誤　說苑修文篇以此爲孔子語意作志末三句作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爲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爲之立變（御覽五百七十六　書鈔一百九義下有而字　文獻通考一百卅七引樂書末句作雖有暴亦不爲之變天中記四十三同）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文選七命注又演連珠注故不作是弗）

商容觀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類聚四十四　書鈔一百十一　任本有作猶　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呂氏春秋貴因篇云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高誘注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爲墨而朝吹竽高誘注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

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崔注）

鴻鵠在上扞弓弋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不知也非二五之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之也（長短經昏智篇注類聚七十四　御覽三百四十七並作問二五弗知弋作繳　楊升庵外集四十八弋作彈　劉子新論專學篇云奕秋通國之善奕也弓弩也當奕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暴深情有遲闇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時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閒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蓋俱本尸子）

文軒六駃題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類聚七十一　御覽七百七十三　文選七啓注　淮南子繆稱訓云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鍵不可以驅馳按鍵當作轄人間訓云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說文云轄鍵也鍵鉉也）

一日庫籍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御覽七百六十三說苑泰山之滴穿石引繩久之乃以鋸木木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摩使之然

利錐不如方鑿御覽七百六十三

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眞劒也類聚六十百廿二御覽三百四十四韓非子顯學篇云夫觀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木聲鶴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

昆吾之劒可以切玉列子湯問篇釋文山海經中山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注云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劒也又云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劒鏨文類聚入十四引郭璞贊曰昆吾之山赤銅贊曰

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意林御覽八百五

吉玉大龜山海經二注

玉淵之中驪龍蟠焉頷下有珠也一切經音義廿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莊子列禦寇篇云

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列子天瑞篇釋文

距虛不擇地而走穆天子傳一注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意林

羊不任駕鹽車椽不可爲棟梁御覽九百二

戰如鬬雞勝者先鳴御覽九百十八一年左氏傳州綽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預注云自比於雞鬬勝而先鳴

揚州之雞裸無毛御覽九百十八

雞司夜狸執鼠日燭人此皆不令自全意林合一作能韓非子揚權篇云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

卵生曰琢胎生曰乳文選東征賦注李善云琢與椓古字通任本作啄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搜神記十二晉書五行志中按莊子達生篇水有罔象釋文云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

木之精氣爲必方類聚八十八御覽九百五十二必作畢古字通按淮南子氾論

訓云木生畢方高誘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廣雅釋天亦謂木神謂之畢方而山海經西山經云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法苑珠林審察篇引白澤圖云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烏長尾薛綜注東京賦云畢方老父神如烏一足兩翼常銜火在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云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閒生精名曰必方狀如烏長尾薛綜注東京賦云畢方老父神如烏一足兩翼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並與此異

大木之奇靈者爲若 山海經二注按此乃郭氏約經補注若下有木字衍尸子之語非本文也楊慎山海經補注引皇氏云東方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漢書律歷志亦以仁屬木木性仁故木食之人亦爲仁者人按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鄭注木神則仁疏云東方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春秋繁露作食若木者多爲仁

木食之人多爲仁者名爲若木 山海經注二補注

春華秋英其名曰桂 初學記三十初類聚八十九

病 廣韻十五海疥病也見尸子

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傳云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屬樂矣 范甯集解云邵俏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傳云朝不言使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范甯集解云邵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以上二篇節錄則文義不明故錄其全文載於卷末

尸子卷下終

尸子存疑　蕭山汪繼培輯

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文選演連珠注

按此見尹文子

深根固蒂類聚八十八

按類聚有兩刻八十八卷一本引尸子曰木之精氣曰必方又曰深根固蒂一本此句別爲一條稱尸子

聲子曰在謝承後漢書之後按老子德經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子蓋老子之譌聲俗作声與老字字形相近又脫

壞爲尸也書鈔冊八

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

按此見尹文子書鈔一百廿九一百四十三並引作尹文子

黃帝時公玉帶造合宮明堂見尸子元和姓纂十通志氏族略四

按史記封禪書云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云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帶卽漢武帝時人也而雲笈七籤一百載眞宗軒轅紀云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二語見尸子本管子斯爲巨謬矣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

穀梁淑字元始魯人傳春秋十五卷姓纂十氏族畧五傳上有亦字卷作篇

按穀梁傳引尸子語當在其後尸子未必見穀梁傳也且其文亦不類尸子

申徒狄夏賢也湯以天下讓狄以不義聞已自投於河姓纂三

按通志氏族畧引風俗通云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申徒狄夏賢人也湯以天下授之恥以不義

聞已自投於河姓纂蓋亦用風俗通其云尸子者卽屠氏二字之駁文也荀子不苟篇云貧石而赴河是行之難者也而申徒狄能之說苑說叢篇述荀子語作申屠狄

莊子外物篇云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是狄生於夏末聞湯讓務光而死非身讓天下也盜跖篇則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漢書鄒陽傳顏師古注引服虔注亦

云殷之末世介士也史記索隱引韋昭說又云六國時人韓詩外傳一稱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狄引關龍逢王子比干子胥泄冶以自況新序節士篇同則狄當爲周末世人

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證類本草十九陳藏器本草引埤雅八）

按禮記曲禮下庶人之摯匹孔疏云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爾雅釋鳥云舒鳧鶩舍人及李巡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鳧鶩之爲事也有釣網罟筌罩鴈弋矰繳之類（事類賦注）

按御覽五十八引顧子曰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云云接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條折有玉之下蓋亦仍御覽誤本也（又見御覽六十七類聚九）後吳氏所見本或有脫壞故誤採之任本次於方流謙知也（事類賦水賦注）

按此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檀作檀薰以桂椒二句作薰桂椒之檀綴以珠玉飾以玫瑰太平御覽引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檀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檀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買檀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事類賦珠賦注）

按初學記廿二云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又舜漁於雷澤蓋因修其法也（原註文子曰堯使人水處者木事宜其械械宜其人尚書大傳曰舜漁雷澤之中）漁之爲事也云云各以用之得魚一也其後以下皆徐氏類舉漁事非尸子本文孫本亦誤採其後三句

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廣博物志十四）

梁氏玉繩云水經注五河水有此條不云是尸子

按水經注本尚書中候見御覽八十二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廣博物志四十四
按抱朴子詰鮑篇云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雚曲其穴以避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卻虎豹之暴文選鶴鶴賦注引云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卻虎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同此蓋誤抱朴子爲尸子淮南子脩務訓云雁銜蘆而翔以避繒弋
愚土升庵外集三東北咸州曰隱土注尸子作愚
按隱土見列子天瑞篇
法螺蚌而閉戶升庵外集八
尸子存疑

按外集又引文子法蠶蠅而閉戶以證鋪首語與此同然文子今本亦不載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升庵外集廿二
按此見韓非子難一及難勢
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升庵外集五十九
按九十七又引作張融語見南齊書顧歡傳
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升庵外集六十四

帝範閱武篇句躆軾蛙卒成帝業注云尸子作式
同
按尹文子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
按管子桓公問云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
虞舜灰於常羊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未嘗暫息頓邱買貴於是販於頓邱傳虛賣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釋史十
按此見路史後紀十二不云出尸子
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何故悲哭答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任本
按御覽四百八十八引此作說苑與今權謀篇小異四百五十引與今本同
兩智不能相救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孫本引御覽
按御覽四百卅二引作尹子乃尹文子佚文見意林
殷紂爲肉圃惠本孫本引御覽
按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公孫尼子初學記廿六同
按尹文子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

蛙而軾之此尸子乃尹子之誤韓非子內儲說上

軾作式

尸子存疑終

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奇

上缺

古迂陳氏家塾尹文子　卷上

大道上

大道無形生育萬物有情有信無為無名萬物各得以生各得以成名不可名故強名曰大

不正則言不順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名不正名不正則治不善治不善則名法迷惑墨者

後術之徒欲正名而舉名非者也然非未正名之所貴貴道

治者謂之善善者謂名法迷惑墨者謂之不善不善之人不

道無親有容故名以正物正物存不以

名正之則亂萬名異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

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

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

闇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

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闇凶愚之

名以實顧實以名名實未成混也使善惡之實亦未成混也
之盛然有分焉離未能一物之實猶不患其差
非故曰名不可不慎也名雖未能一物之實猶不患其差
虛實者也自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
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
疎不肖貴善而賤惡之名宜在
彼親疎貴賤之辨宜偏我我之與彼又一
名名之善者也名實不肖為親疎名善惡為
貴賤之一辭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
故曰名實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生惡死
可不察也好
通辭隨定形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
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其也設復言好人
則復屬於人也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
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
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於萬天
地之間而不能辯其名分宜屬彼宜屬我我
好惡而不能辯其名分宜屬彼宜屬我我
愛白而憎黑然而舍黴好膢而惡焦嗜芑
而逸苦白黑黴膢焦芑彼之名也愛憎

韵合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
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以衡
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檢虛實以法定治
亂以簡制煩省以易御險難以道觀古今
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
之極如此願嚚讙讎可以察慧聰明周其治
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兼有不兼者焉
賢聖具濟物諸故一人能備天下之事能去
百前後之宜遠近遲速之間悉有不兼者焉
苟有不兼於治關矣全治而無闕者天下之
少名當其分農工商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
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興亡者事故有
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非為君子非言有
事者君子非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
得不言君子非好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
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禮術所為者不出於
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不為
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慎於治而
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慎於事而不能不為
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辯所為者極於

堅偽倫抗之人行求名而已故愚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從此偏善小善於巧使人不得從此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之從此獨巧也未盡巧之理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之治貴其不治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倕之巧貴其不貴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近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能辯欲出羣勇欲絶浪獨行之賢不足以成羣北之寡聖人任道以天其險立法以理其姦使賢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齊功賢愚不相弃則賢愚等愚等則賢好何所貴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之定故無所指其心私不行於無欲由分明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驕貧弱貧弱者不敢慕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貧賤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俠諸侯之門趨其所貴同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各限之也鄙夫鬼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雖豕蒲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鄙儉則貪鄙不平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患物之失分故因貴者之有用使不得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貴不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謂不用而自得其用不因其所用謂用而自得其用不因其所用謂不用而自得其用則無不用無不用則無不因無不因則無不能無不能則無不知自知則智不能自知智不能不知自知智愚非能愚亦能愚愚非能愚亦能智智愚非能愚智愚非能智而醜妍不能自知自知則智愚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智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道乃於非則各賤富貴者不驕貧弱者不慕貧賤者不敢陵貧賤者不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

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牧於衆俗所共去故
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
此俗之所尊物之所貴好不繫疆境不期南異楚
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上之所以率下
乃治甘之所出也故俗之所珍必約法以矯之
物苟溢必貶令以捨之果於俗諭於物苟不
可無爲治奚苟也必有以易之果於俗諭於物苟不
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則此幾乎文公以儉移之乃
儉不重帛食不兼味則此幾乎文公以儉移之乃
儉不重帛食不兼味則此幾乎文公以儉移之乃
能臣業主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民各
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主不
可侵官事之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
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謂海內使不
不辱見推不務榮息於救世之闇說仁君
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
無求觀總一心殫營同慮賞不
怨此君下之節可爲人矣世齊桓貪
亦有困名以失實宣王好射必人之
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
皆弱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
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
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

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鄭有賣鴈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謝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鰥無聊若衛有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女妹必美於是爭禮之亦國名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檐山雖若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自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斃路人不遑惜金但悵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寶爲厚賜欲以

遂聞楚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金之鳥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除欲閟之謂之曰此怪石也吾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遠棄殃可消於是遂而棄之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見王而不覩寶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其價王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以爲國寶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誣是當常是非皆常非亦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亦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時行非而得雖有桀紂而更興發翻爲治用則是非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違得時則興失時則亡五伯之王亦然宋公敗或定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王亦然宋公以莊公戰於澤公子目夷諫以

未悉澤可擊之宋公曰不可列陣而擊之餘不敢行公子目夷曰君之言義也雖亡之餘不敢行公齊人伐宋公將戰公子目夷曰宋小齊大君不量敵而輕用兵寡人聞不鼓不成列公曰待寡人陳而後擊之公既陳而後擊之宋師大敗公股肱盡傷而死國人咸咎公子目夷曰君之讎也不忍傷重傷而死君之讎也不忍加重傷君雖不仁奈何以不仁事先君之臣乎公子目夷曰君不知戰勝公曰寡人親受其矢公子目夷曰君若知戰勝則請君之子孫無以戰勝公曰善襄公立公孫無虧而奉之襄公既葬公孫無虧帥其徒襲殺襄公而奉公子目夷之子公子茲甫而立之是爲桓公桓公卒賂秦以求反國秦穆公千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難二君皆不正卒遂爲已之用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果已非而舉世

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買而爲
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
故人君處雖來歟處所定之地則人所不得
非也居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動則物化之
行則物則之所以居上御羣下四海有三
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
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法貪以聚民有法
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古汪陳氏家塾刊文子卷十　十一

文子卷下

周人尹　文子　著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
世之術也故仁以道導之義以行之禮以宜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治之賞
以勸之故仁者所以立德行者所以成事禮者所以生偏
私義者所以立節行者所以成事偏禮者所
以行恭遜亦所以生驕樂者所以和陰志
亦所以生淫名者所以正實亦所以生

多勝少子孫疏宗彊衰國也君能臣臣愛居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二徵不待凶歷存吾必謂之亡首也內無而後弱也雖曰異國也不亂吾國也外無近習支派繁寡以將舍慮充實貞田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止不勝其下不能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塞而國不可設治國也凡此二徵不待威力存吾必謂之亡首也內無強雖曰異國也不亂吾國也外無近習支派繁寡以將舍慮充實貞田勁利封疆修理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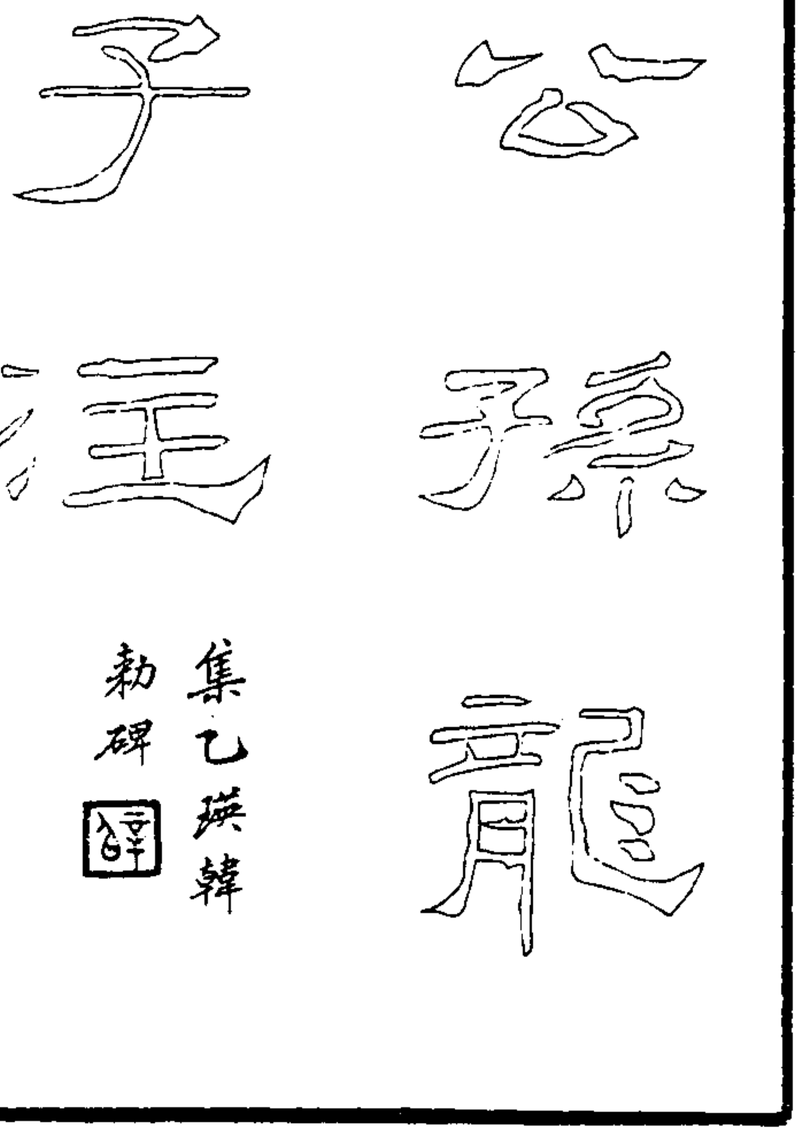
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惡非謂不善非謂物惡聞時之大害非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讒臣間君之術心不是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焉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次之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雄誅之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乞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鬼神聰明正直猶曰愛惑若者曰鬼神誠不受惑惑此大按辯之巧聽不入也文淺辯若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參稽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違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善聞己之美也善能揚物惡聞己之過也善能勉之得之人於習賢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苑子曰以政治國以音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不能亂音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不能敵凡能用名去權術而矯拂殘暴之謀則已無事焉則任法矣法則任於以求無事不以取強取強則爭者及

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
民之不畏死由生之可樂故可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未如死也刑罰過則民
畏死畏死由刑罰過則民不賴其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慎
由子讀書曰荒嬉于荒時于宋子曰聖人之治以
取此乎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人無聖法之治也隨子曰聖人無聖法何以
異鄭蒙曰子名甚矣聖人有自已出也
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已已非禮也已能

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
之治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
人感心眛而發其奸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
富則人不盡力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令則
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
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
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以非者為不可不察也
今能同鄉鄰而從富貴能不怨則美矣雖
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
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
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
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
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貧則不畏刑罰
不施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顧
有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將
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行而禁止是人君虛臨其國徒
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
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以非者為不可不察也
今能同鄉鄰而從富貴能不怨則美矣雖
籍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

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怨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怨也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凡情忽易貴而卑能貴卑可怨矣衆人見貧賤則疎之貴則親之貧賤者有請賦於已疎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親之則施與於已無益物之且故也富貴者有求於已而必疏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翹然致親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猶貧賤治世之所共棄亂世之所共與貧賤治世之一事也亂世亦非治世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與富貴甚微而富貴者之所輕貧賤者之所榮故也雖酬之於我弗傷今君不可弗與民同勞役故為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大焉

古迂陳氏家塾尹文子卷下





公孫龍子注

迹府弟一

番禺陳澧撰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財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

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

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
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
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
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
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
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
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
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
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以猶而也尹文曰願

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
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
王曰善此眞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
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
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詎士
也見侮而不鬬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
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
而王一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
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
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

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
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鬬是全王之令也而王
曰見侮而不鬬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
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
也且王辱不敢鬬者必榮敢鬬者也榮敢鬬者此下有說文是而
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
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
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以子之

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
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此二條皆後人所述故同一事而一舉齊王謂尹文之說所聞有異也孔叢子合爲一是也
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
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子之子汲之元孫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
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
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
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
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
誠去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

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

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龍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明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

之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緇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玁牛元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志說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採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是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

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

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兆鏞按原稿孔叢子二條錄於卷首茲迻寫迹府篇後以資攷證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設爲客問而主答也下仿此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求馬無異於求馬也　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如讀爲而可與不可其相非明可非不可不可非可甚明也　故曰白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客言馬必有色若以有色爲非馬則天下無馬矣豈可通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則有馬而已耳舊注如此而也　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如已耳舊注如此而也　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於馬之中別而出之爲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

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客言白與馬本不相與然既合馬與白而名白馬是相與矣既相與而猶欲以不相與爲名則未可也　曰以有白馬爲非馬非當作有字之誤也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　客言離白則有白馬不可謂有馬則不離亦豈不可謂無馬矣離白既可非專以有白馬爲有馬色既不定又不可謂之有馬馬故但謂之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也　所以爲有馬者

之而可也主言若離而言之則白色不定在馬必并馬而忘之然後可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謂之白馬則白定在所白之馬矣定所白者非白也舊注定白在馬者自爲白乎按馬之白也安得也讀如字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無去者與有去者不同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人以手指物物皆是指指非指此主之言也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客言使天下無可指之物則無可以謂之物者矣今既云物莫非指則天下有物矣既謂物豈又可謂之指乎非指者上當脫莫字一作主所謂指非指者何也在天下者物也豈可謂之指而反以指爲非指乎

龍注 八

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此亦客之言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主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指之時而不與之名爲指也是則指非指其物而言之矣此豈非指邪非指者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既云此物不可謂指即已指也指固自爲非指所以名爲指者待有物可指而名之爲指也物莫非指也然則就如客之說以物爲非指愈足以見物莫非指故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又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指者何必待有物可指而始名之爲指哉其意以爲不若任其無物可指而不名爲指之爲得也

兆鏞按原稿指物論注凡二篇字句微異蓋當時兩存之而未寫定茲用改本仍將初本併錄於下仿歐陽文忠公集例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客問二物相合其中尚有一物可分也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二既合爲一則不能分左右矣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

乎曰可　如下文所云羊合牛假令羊居右而與牛合是羊
侑與也羊既與牛合則不得仍爲羊矣是變也　曰
變隻曰右　客問變者誠所與一隻獨變而右不
可謂右　客言如右亦變則安可仍謂有與則右亦變矣　曰右苟變安
之右今主云右是未嘗變也　苟不變安可謂變乎答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　客以主之
主答也舊注云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言爲難也　羊合牛非馬
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不可
爲一明矣　牛合羊非雞　舊注變爲他物如左右易位故以
牛左羊右亦非羊非牛又非雞也　曰何哉
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
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　主言牛羊之異在有齒無齒然既
合而爲一若經謂羊非羊牛非
未可也以其雖不皆有齒而實相類也　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
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　羊牛同有角其合而爲一若
經謂之牛則其半是羊經謂

之羊則其半是牛亦不可也　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
以其雖有角而實不同也　羊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
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　羊牛同有角而馬無角
而實爲羊牛二物合成　馬有尾而羊牛無尾
仍是羊牛而非馬也　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
是舉舊注云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
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　牛羊有毛雞有羽　牛羊與雞
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牛非羊可也　羊牛有角而馬無角
故羊牛合而爲一既非羊非牛更非馬所以非馬者無馬也
在其中也所以無馬者以其雖非雞非兩邊皆羊雖非兩邊皆牛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客問而主答也下仿此曰一可乎一當作二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主言目不見堅而得白與石爲二手不知白而得堅與石爲二不能得三也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客言目既得白手既得堅則不可謂無堅白矣而此石之與堅白非三邪非三也之也讀爲邪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客言如使天下無白色則不可以視石而見其堅矣天下無堅質則不可以謂石堅矣既有白色有堅質則堅白石相合而不相外則謂一體之中藏堅白石三者矣其可乎曰有自藏也非有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曰其白也其堅也而藏也舊注目能見物而不見其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其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藏奈何舊注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堅石之中而石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主言見白不見堅而堅藏與堅離則三者離其一矣此一者不能盈於石故離也所以離者以其藏而不見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客言石有白色有堅質祇以然有色必有質有質必有色必有廣舉其一則二在其中矣豈得以爲未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無惡乎甚石惡乎堅惡乎離惡乎合惡乎藏惡乎不藏惡乎離而藏惡乎合而藏惡乎不藏惡乎離而藏惡乎合而藏惡乎不藏惡乎離而藏惡乎合而

離者也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此言手與捶皆離即神亦離也知堅必以手知乃手知亦非捶知也是捶與手皆知而不知也捶之而手必捶之手以捶而知手本不知也捶之皆不知則知者神也然不以手捶則神亦不知也如是則神亦離也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與所產物皆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如大木取其勝棟梁之任細木取其勝棟梁之任而不過梁勝榱桷之任者取以爲榱桷榱桷之任者取以爲棟梁非位也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因有不正者慮其所謂正者亦有不正言當審察之

也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如能勝棟梁榱桷者實也謂之棟梁榱桷者名也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舊注唯應辭也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當亂也謂者呼其名也呼彼而彼不應乎此則此之呼不當也不當而妄以當之則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止於彼不於此不呼此爲彼則以彼則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呼此爲彼則呼彼爲此則此且彼且轉爲此轉爲彼不可也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明王

太歲在旃蒙赤奮若閏四月番禺汪氏微尚齋校刊
九曜坊翰元樓書籍鋪雕印

迹府

因資財之所長　道藏本財作材

爲守白之論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桓譚新論作爲堅白之論

楚人遺弓　人道藏本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作王說苑至公篇作人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湖北本作公孫龍平原君所辨至藏三牙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同謝墉云藏三耳見孔叢子耳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藏戕古字通用謂羊也此作藏尤誤盧文弨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爲三耳

書局本均接上孔穿無以應句不別提行三槐堂本提行

龍校　十六

以齊國無士何也　以守山本金壺本及孔叢子公孫龍篇均作而　道藏本詎作鉅明梁杰刊本同　孫詒讓札迻云詎鉅古通荀子正論篇是豈鉅知見侮爲不辱哉楊倞注鉅與遽同明刊子彙本錢熙祚本均作詎疑校者所改

唯見侮而不鬬　唯孔叢子作雖呂氏春秋十六正名篇同

其所以爲士也　呂氏春秋作是未失其所以爲士意未至然與　呂氏春秋作意者未至然乎

白馬論

則有馬如已耳　道藏本無則字　如湖北本作而以有白馬爲非馬　非道藏本守山本作有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　俞樾云有馬當作無馬就所離言之白爲一物馬爲一物明明有白有馬不可謂無馬也

龍校　十七

指物論

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　俞樾云兼乃無之誤天下之物本不爲指而人謂之指是無不爲指矣

通變論

曰變非不變可乎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曰下有謂字　俞樾云既謂之變則非不變可知何足問乎疑不字衍文當作謂變非變可乎曰可下文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皆申明變非

變之義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　俞樾云變隻無義隻疑奚之誤奚者問辭也猶言當變何物也問者意謂右而變則當爲左矣仍答曰右可證明上文變非變之義

曰二無左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二下有苟字

羊與牛唯異　孫詒讓云唯與雖通

而羊之非牛也　湖北本作而牛之非羊也

羊之非牛也　孫詒讓云當作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下文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文正相對

龍校

舉是亂名是謂狂舉　道藏本湖北本作舉是謂亂名是謂狂舉

左右不驪　孫詒讓云驪麗之借字謝注以驪爲色之雜者非是

惡乎其黃矣哉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黃上多有字

白足之勝矣　孫詒讓云之當作以

堅白論

一可乎　一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湖北本作二

而得其所堅者　道藏本金壺本此句無者字下有得其堅也句

而石必得以相盛盈　俞樾云盛衍字

見與不見離不見離　道藏本作見與不見離

一一不相盈　孫詒讓云當作一二不相盈後文於石一堅白二即此義

而不定其所堅　道藏本金壺本無而字

惡乎甚石也　甚湖北本作其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　孫詒讓云墨子經說下篇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此文亦當作且猶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今本脫見目二字

龍校

以其所不正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無此句

不當而當亂也　道藏本作不當而亂也

故彼彼止於彼　道藏本作故彼故彼止於彼　嚴可均云故彼故彼衍下故字

知彼之非彼也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此句下有知彼之非此也知此之非彼也句　俞樾云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下文當云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兩文相對可據以訂正

公孫龍子篇目攷

漢書藝文志名家

公孫龍子十四篇

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

劉向別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爲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

云藏於博徒者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公孫龍子十四篇

唐志三卷今一卷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

非石白馬非馬異同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東萊呂氏曰告

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

祖孟子累章辯柳惲擊王雪豹馬人

五臼之說借其子而伐之而其技窮

舊唐書經籍志名家

公孫龍子三卷　龍撰　道藏本三卷凡六

篇一篇爲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名家

公孫龍子三卷陳嗣古注公孫龍子一卷賈大隱注公孫

龍子一卷鄭樵通志略同洪頤煊讀書叢錄十四引文

苑英華所載唐初所傳即是六篇共六一卷

宋史藝文志名家

公孫龍子一卷　趙人馬端臨文獻通考公孫龍子三卷

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敘孔穿

事文意重複通志略公孫龍子今亡八篇陳振孫直齋書

錄解題公孫龍子三卷其爲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

時之聽崇文總目晁公武

郡齋讀書志並作三卷

大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雜家

公孫龍子三卷兩江總督

採進本　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

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

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

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

夫子爲五秉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

隱謂龍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

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

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辯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

所絀而此篇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

必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

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旨

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

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

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

持論雄贍實足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

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

核其眞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辯而名實愈不可正

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辯陳振孫書錄解

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

爲辯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

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大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

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

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併錄焉

姚際恆古今僞書攷公孫龍子漢志所載而隋志無之其爲後人僞作奚疑近人顧實漢藝文志講疏名旨凡治學者所共有之事今惟公孫龍子尚爲確信之書姚說非也讀其書初覺詭異而實不詭異也

龍附

公孫龍子附錄

荀子正名篇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楊倞注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白所以命色馬所以命形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

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音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詎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

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倏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張湛注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

莊子徐無鬼篇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鎭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又天下篇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齊物論郭注公孫龍有淬劒之法謂之堅白秋水篇公孫龍問魏牟篇長未錄

呂氏春秋審應覽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　又淫辭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高誘注龍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也盧文弨云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初學記卷七引劉向七略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

淮南子詮言訓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高誘注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故曰貿也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史記荀卿列傳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集解駰案劉向別錄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索隱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衞人鄭元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眞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卽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卽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　又平原君傳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索隱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集解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公孫龍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爲民也承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

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蔡毋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抒音墅抒者舒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劉歆奏上鄧析子敘略四庫提要高似孫子略誤以此奏爲劉向今據書錄解題改正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

仲長統尹文子敘尹文子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晁氏曰志敘尹文子在龍書上顏師古謂文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惠文王元年齊宣

歿已四十餘年知文非學於龍也

晉書魯勝傳勝注墨辯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

藝文類聚六十六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公孫龍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爲民也君以白雁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雁雁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

十莊子逸篇及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七引此條文有增減金樓子雜記載梁君作周君

困學紀聞十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原注兼謂公孫龍　洪頤煊讀書叢錄十四莊子天下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秉疑宋之譌困學紀聞謂公孫龍子

秉非也　梁玉繩瞥記
五與洪說同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四孟荀列傳曰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索隱云龍卽仲尼弟子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元云楚人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按小司馬之說誤甚平原君列傳公孫龍夜駕見平原君又曰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詘公孫龍明別是一人若卽孔子弟子豈得與平原君鄒衍同時乎

俞樾俞樓雜纂莊子人名攷史記有兩公孫龍仲尼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歲孟子荀卿列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而說堅白異同之公孫龍與孔穿同時攷孔子世家孔穿乃孔子之昆孫去孔子六世必不得與少孔子五十歲之公孫龍辨論也莊子書云公孫龍卽與孔穿辨論之人而非孔子弟子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俞纂脫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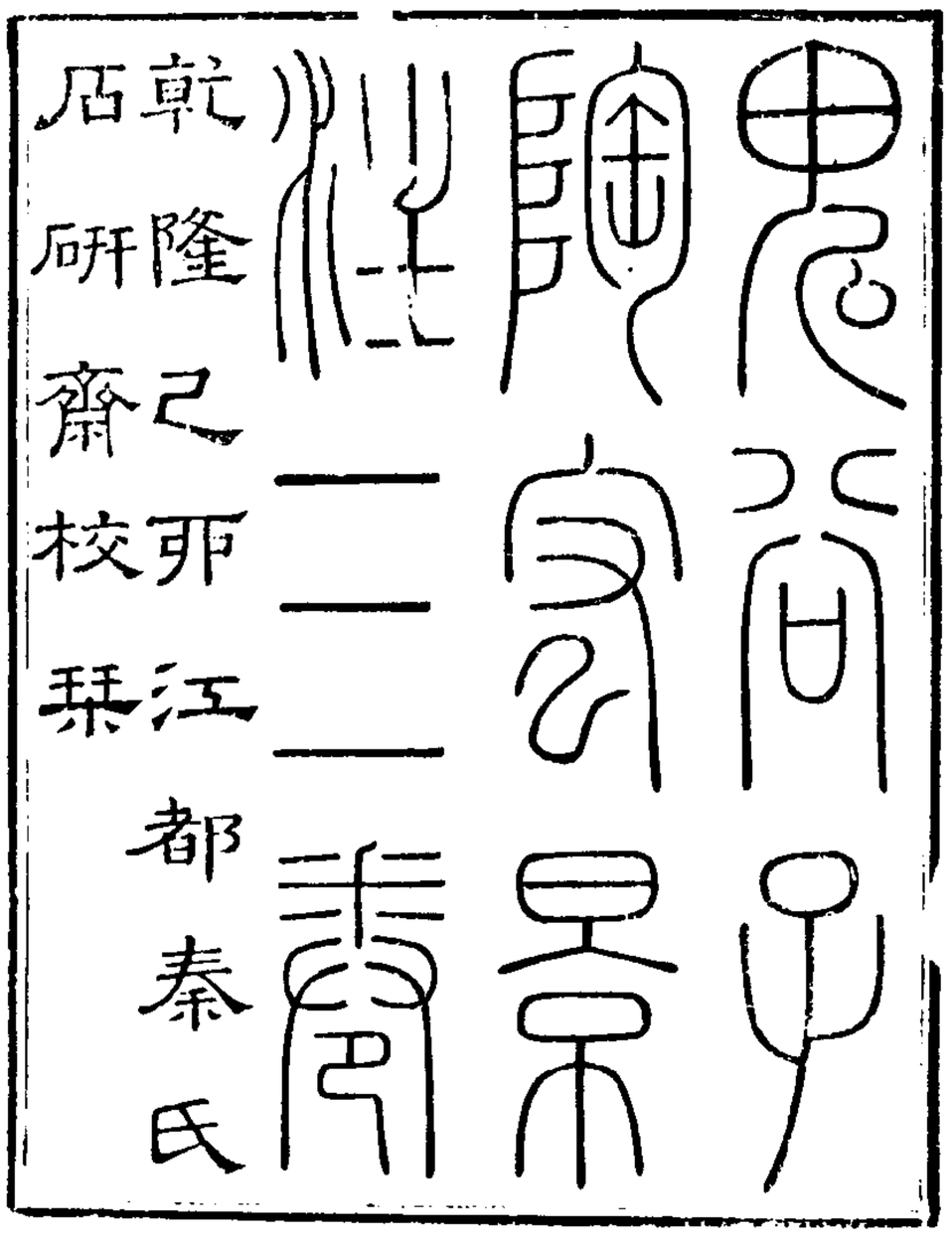
段茍斧

右公孫龍子注一卷陳東塾先生撰唐陳嗣古買大隱二注久佚今惟存宋謝希深注先生引舊注卽謝說也龍書漢志著錄十四篇宋亡八篇僅存六篇而各家書目多沿唐志稱三卷

四庫本道藏本皆然通行之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湖北崇文書局本三槐堂本皆一卷與宋志及王伯厚說合今從之

先生指物論注稿初本改本竝存是知尙未寫定歸道山後門人傳鈔互有出入嗣於哲孫仲獻茂才處獲見先生手稿卷首原題公孫龍子淺說各篇後均有自記己酉七月閱過改若干處庚戌四月再閱改若干處又記云尙須再閱加注以發其義先生之不自滿假如此按己酉庚戌爲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距今七十五年矣　假歸謹斠數過多所是正而參閱諸本仍有牴牾未敢臆測今悉依原稿迻錄略加整理坿按語以申明之字句歧異者別爲校勘記其篇目存佚及公孫龍事蹟見於他書足資攷證者坿錄於後世多譏龍恢誕然如通變論云黃其正矣是正舉也碧則非正舉矣與其碧甯黃黃其馬也其與驫乎驫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假物寓指足以砭世礪俗名家已成絕學先生此注發明義趣深有神於讀此書者校錄既竟用識簡末乙丑仲春門

汪兆鏞記於澳門峴眉街寓樓



鬼谷子叙

鬼谷子陶宏景注三卷同年孫淵如編修讀道藏於華陰嶽廟時所錄本也乾隆丁未恩復與淵如校書于文源閣暇日出以相示計欲付梓旋以乞假歸里不果戊申冬來京師因取而校之按鬼谷子不知何人道藏目錄云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史記云蘇秦師事鬼谷先生拾遺記則以鬼谷爲歸谷蓋歸鬼聲轉爾雅曰鬼之爲言歸也其謂蘇秦託名鬼谷者以史記蘇秦列傳有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之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或云周時豪士隱于鬼谷者近是書凡三卷自捭闔至符言凡十二篇轉丸胠篋二篇舊亡又有本經陰符七篇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考說苑史記注文選注太平御覽意林諸書所引頗有數條爲今書所不載或文與今本差異則知書之脫佚不僅轉丸胠篋二篇也是書不見漢志至隨唐始著錄隨書作三卷舊唐書新唐書皆作二卷又作三卷直題曰蘇秦撰史記索隱引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然漢書從橫家有蘇子三十二篇使假名鬼谷何以班固畧而不注也柳子厚嘗譏其險盜峭薄妄言亂世今觀其書詞峭義奧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即掉舌爲從約長眞從橫家之祖也至注鬼谷者舊有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陶注至中興書

目始見樂注文選注中一引之太平御覽遊說部所引注皆與陶注不同意亦樂氏注也今藏本不著注者名氏淵如據注中有元亮曰云元亮爲陶潛字宏景引其言故去姓稱字斷爲陶注恩復按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皆稱陶宏景注則知陶注自宋迄今猶存又有嘉祐二年刻本中引陶注者三皆與今注合益信爲陶注無疑鬼谷子世多有其書而陶注不傳向非道藏所存則亦終湮失矣恩復因剌取唐宋書注所引校正文字一二舊注亦掇而存之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他書所引本文今本不載及稱鬼谷事迹足相攷證者并附錄于後以備觀覽

撰

焉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朔翰林院編修充　內廷國史館纂修　武英殿纂修　文源閣詳校官秦恩復撰

鬼谷子陶宏景注三卷陽湖孫淵如同年讀道藏於華陰嶽廟時所錄本也乾隆丁未恩復與淵如校書于文源閣暇日出以相示計欲付梓旋以乞假歸里不果戊申冬來京師因取而校之按鬼谷子不知何人道藏目錄云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史記云蘇秦師事鬼谷先生拾遺記則以鬼谷爲歸谷蓋歸鬼聲轉酈雅曰鬼之爲言歸也其謂蘇秦託名鬼谷者以史記蘇秦列傳有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之語而鬼谷子適有揣摩二篇遂附會其說實無所據或云周時豪士隱于鬼谷者近是書凡三卷自捭闔至符言凡十二篇轉丸胠篋二篇舊亡又有本經陰符七篇及持樞中經共二十一篇考說苑史記注文選注太平御覽意林諸書所引頗有數條爲今書所不載或文與今本差異則知書之脫佚不僅轉丸胠篋二篇也是書不見漢志至隋唐始著錄隋書作三卷舊唐書新唐書皆作二卷又作三卷直題曰蘇秦撰史記索隱引樂壹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然漢書從橫家有蘇子三十二篇使假名鬼谷何以班固畧而不注也柳子厚嘗譏其險蝕淺言亂世今觀其書詞峭義奧反覆變幻蘇秦得其緒餘卽掉舌爲從約長眞從橫家之祖也至注鬼谷者

舊有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四家陶注至中興書目始見樂注文選注中一引之太平御覽遊說部所引注皆與陶注不同意亦樂氏注也今藏本不著注者名氏淵如據注中有元亮曰云云元亮爲陶潛字宏景引其言故去姓稱字斷爲陶注恩復按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錢遵王讀書敏求記皆稱陶宏景注則知陶注自宋迄今猶存鬼谷子世多有其書而陶注不傳向非道藏所存則亦終湮失矣恩復因刺取唐宋書注所引校正文字一二舊注亦掇而存之附於本文之下其或他書所引本文今本不載及稱鬼谷事迹足相攷證者并附錄于後以備觀覽焉乾隆五十四年八月朔日書

隋書經籍志縱橫家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三卷周世隱於鬼谷 鬼谷子三卷樂一注 又三卷樂壹注

舊唐書經籍志鬼谷子二卷蘇秦 又三卷蘇秦尹知章注

新唐書藝文志鬼谷子二卷蘇秦樂壹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注鬼谷子三卷尹知章不著錄

柳宗元鬼谷子辯曰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盭音戾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寶意法螣蛇分威法伏熊散勢法鷙鳥轉圜法猛獸損兌法靈蓍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陋張云陋音洛隘也使人狙狂失守狙子余反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鳴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中興書目鬼谷子三卷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反應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圜本經持樞中經等篇亦以告儀秦者也一本始末皆東晉陶宏景注一本捭闔反應內揵抵巇四篇不詳何人訓釋中下二卷與宏景所注同

宋史藝文志鬼谷子三卷
晁公武讀書志鬼谷子三卷鬼谷先生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長于養性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事敘王伯厚漢書藝文志攷證引晁氏讀書志云尹知章注不知孰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敘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捭闔之術十三章攷證引注云一云十二章一云十五章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嶮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言益隘使人狙狂失守來鵲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紿激訐揣測憸猾之術悉備于章學誠通考經籍志以為尹知章注所從出三十五字本經持樞中經三篇攷證引注云一云三章梁陶宏景注按馬端臨通考經籍志引讀書志此下有隋志以為蘇秦書唐志不著錄疑是陸龜蒙詩謂鬼谷先生名

之者惟儀秦而已如捭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漬之後不讀鬼谷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蒼頡作文字鬼爲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爲耶世人欲知鬼谷子者觀二子言畧盡矣故掇其大要著之篇

鄭樵通志藝文略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人也生于周世隱居鬼谷又三卷樂壹注又三卷唐尹知章注又三卷梁陶宏景注

馬端臨通考經籍志鬼谷子三卷

王應麟玉海引史記正義鬼谷名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注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也鬼谷子三卷樂壹注樂壹字正魯郡人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學出於揣摩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隙苟可入者則爲之此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

周顯王不能用則去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爲衡說以噬六國何有于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太平御覽引蘇秦曰天門旅以騶明衡以隱聽鶩以抑馳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宅于桐葉耳其與幾何御覽又引蘭以芳自燒膏以肥自煎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按蘇子三條其文與鬼谷子不類則鬼谷之非蘇秦書明矣劉氏涇曰老之翁張儒之闔闢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鬼闔而顯者也谷抑而應者也藏闔露顯一抑一應信如其名哉此條亦王伯厚考證所引故附錄之

高似孫子畧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倩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

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盡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一陰一陽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矣窮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韜畧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賾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宏景尹知章（知章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鬼谷子三卷戰國時蘇秦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于世此書漢志亦無有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攷也隋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注今本稱陶宏景注又云按唐書藝文志作二卷

錢曾讀書敏求記陶宏景注鬼谷子三卷鬼谷子無鄉里族姓名字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爲號其轉丸胠篋二篇今亾貞白曰或云郎本經中經是也

附錄

說苑善說篇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辨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于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故曰聖人不杇時變自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

史記田世家索隱引鬼谷子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

而有齊國按莊子胠篋篇文與此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引鬼谷子曰事聖君有聽從無諫諍中君有諫諍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矯拂又曰君得名則羣臣恃之

意林引鬼谷子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能固能去在我而問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憂累去則心平心平而仁義著矣又曰以德養民猶草木之得時以仁化人猶天生草木以雨潤澤之以上七條鬼谷子逸文

先生泣下沾襟

王嘉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谷神生蘇秦張儀往見之先生曰吾將爲二子陳言至道子其齋戒擇日而學後儀秦齋戒而往此條疑是鬼谷子序文

晁公武讀書志尹知章敘秦儀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

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曰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以上四條鬼谷子序

史記蘇秦列傳蘇秦東師事于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矣

案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索隱曰鬼谷地名也扶風池陽潁川陽城并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矣

鬼谷子　時俊

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

法言云儀秦學乎鬼谷術

論衡答佞篇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又明雩篇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

王嘉拾遺記曰張儀蘇秦二人遞剪髮以相活或傭力寫書行遇聖人之文無以題記則以墨書於掌中及股裏夜還折竹寫之二人假食於路剝樹皮爲囊以盛天下良書每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

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儀秦共與言論曰子是何人
答曰吾死生於山谷世論謂余歸谷子也秦儀後遊
學復逢歸谷子乃請其學術則教以干世俗之辯乃
探胷中韋秩三卷書言輔時之事故儀秦學之以終
身也古史考云儀秦受術鬼谷先生歸之聲與鬼相
亂故也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
菜玉蔬別有眞隱傳錄異記二條乃
後人妄託其辭鄙俗今不錄

鬼谷子目錄

上卷

捭闔篇第一
反應篇第二
內揵篇第三
抵巇篇第四

中卷

飛箝篇第五
忤合篇第六
揣篇第七
摩篇第八
權篇第九
謀篇第十
決篇第十一
符言篇第十二
轉丸篇第十三亾
胠篋篇第十四亾

下卷

本經陰符七篇

盛神　養志　實意　分威
散勢　轉圓　損兌
持樞

中經

鬼谷子卷上

梁陶宏景注

捭闔第一

捭撥動也闔閉藏也凡與人之言道或撥動之令有言示其同也或閉藏之令自言示其異也

粤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

若順稽考也聖人在天地間觀人設教必順考古道而爲之

爲衆生之先

首出萬物以前人用先知覺後知用先覺覺後覺故爲衆生先

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

陽開以生物陰闔以成物生成既著須立名以命之也

知存亡之門戶

不忘亡者存有其存者亡能知吉凶之先見者其惟知機乎故曰知存亡之門戶也

籌策萬類（一本作物）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

萬類終始人心之理變化朕迹莫不朗然元悟而無幽不測故能籌策達見焉

而守司其門戶

司主守也門戶即上存亡之門戶也聖人既達物理終始知存亡之門戶能守而司之令其背亡而趣存

也

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之今其道一也（意林引作自古及今）

莫不背亡而趣存故曰其道一也

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其道雖一行之不同故曰變化無窮然有條而不紊

故曰各有所歸也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

此二者法象各異施教不同

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意林引無一字）

政教雖殊至於守司門戶則一故審察其所宜先者（所字）

先行所宜後者後行之也

度權量能校其伎巧短長

權謂權謀能謂才能伎巧謂百工之役言聖人之用

人必量度其謀能之優劣校考其伎巧之長短然後

因材而用

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

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

言賢不肖智愚勇怯材性不同各有差品賢者可捭

而同之不肖者可闔而異之智之與勇可進而貴之

愚之與怯可退而賤之賢愚各當其分股肱各盡其

力但恭已無爲牧之而已矣

審定有無以（一本作與）其實虛隨其嗜欲以見其志意

凡有所言有可有不可必明審其計謀以原其同異

離合有守先從其志

計謀雖離合不同但能有所執守則先從其志以盡

之以知成敗之歸也

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文選注引云即欲闔密之貴微上脫周字）而與道相追

言撥動之貴其周徧閉藏之貴其隱密而此二者皆

須微妙合於道之理然後爲得也

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

料謂簡擇結謂繫束情有眞僞故須簡擇誠或無終

故須繫束也

皆一本作既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
權衡既陳輕重自分然後爲之度數以制其輕重輕
重因得所而爲設謀慮使之道行也
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慮
謂輕重不合於斤兩長短不充於度數便爲廢物何
所施哉聖人因是自爲謀慮更求其反也
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納之
謂中權衡者出而用之其不中者納而藏之也
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
誠者闔而取之不誠者闔而去之
捭闔者天地之道
捭闔者開閉皆捭闔之道也縱橫謂廢起也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故謂天地之道
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
陰陽變動四時開閉皆捭闔之道也縱橫謂廢起也
萬物或開以起之或闔而廢之
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
言捭闔之道或反之令出於彼或反之覆來於此或
反之於彼忤之於此皆從捭闔而生故曰必由此也
捭闔者道之大化論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
言事無開闔則大道不化言說無變故開閉者所以
化大道變言說事雖大莫不成之於變化故必豫之
吉凶繫焉

口者心之門戶林引意也心者神之主也
心因口宣故口者心之門戶也神爲心用故心者神
之主也
志意喜欲思慮智謀皆由門戶出入意林作智謀皆從之出
凡此八者皆往來於口中故曰由門戶出入也
故關之一本有以字押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
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言八者若無開閉事或不節故闔之以捭闔者所以
制其出入開言於外故曰陽也閉情於內故曰陰也
陰陽其和終始其義
開閉有節故陰陽和先後合宜故終始義
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一本作榮顯名譽愛好財利得
意喜欲爲陽曰始
凡此皆欲人之生故曰始曰陽
故言死一本有亡字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
戮誅罰爲陰曰終
凡此皆欲人之死故曰陰曰終
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
類者者字脫上文一本有皆曰終言惡以終其謀
謂言說者有於陰言之有於陽言之聽者宜知其然
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
謂或撥動之或閉藏之以陰陽之言試之則其情慕

可知

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

謂與情陽者言高以引之與情陰者言卑以引之以下求小以高求大

陰言卑小故曰以下求小陽言崇高故曰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入無所不可

陰陽之理盡小大之情得故出入皆可何所不可乎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無所不可故所說皆可

爲小無內爲大無外

盡陰則無內盡陽則無外

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

以道相成曰益以事相賊曰損義乖曰去志同曰就去而遂絕曰倍去而復來曰反凡此不出陰陽之情也

故曰皆以陰陽御其事也

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

此言上下相成由陰陽相生也

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

此言上以爵祿養下下以股肱宣力

陰陽相求由捭闔也

上下所以能相求者由開閉而生也

此天地之（一本無之字當衍）陰陽之道而說人之言既體天地象陰陽故其法可以說人也

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天圓地方上下之義也理盡開開然後生萬物故爲萬事先上下之道自此出入故曰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太平御覽引作反覆篇據本文當作反覆一本亦作反應）

聽言之道或有不合必反以難之彼因難以更思必有以應也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

大化者謂古之聖人以大道化物也無形者道也動必由道故曰無形俱生也

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已（一本作此）

言大化聖人棄衆捨已舉事重愼反覆詳驗欲以知來先以觀往欲以知今先以考古欲以知彼先度於已故能舉無遺策動必成功

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

動靜由行止也虛實由眞僞也其理不合於今反求於古者也

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

事有不合反而求彼翻得覆會於此成此在於考彼

契今由於求古則聖人之意也
不可不察
不察則失之於幾故不可不察
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總其辭
以靜觀動則所見審因言觀辭則所得明
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
謂言者或不合於理未可即斥但反而難之使自求
之則契理之應恰然自出
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
應理既出故能言有象事有比前事既有象比更當
觀其次令得自盡象謂法象比謂比例
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
謂象比之言既可以定基然後重之襲之反覆之皆
謂再三詳審不容謬妄故能萬事允愜無復失其辭
者也
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
聖人誘愚則閉藏之以知其誠誘智則撥動之以盡
其情感得其實故事皆不疑也
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
言善反聽者乃坐忘遺鑒不思元覽故能變鬼神以
得其情洞幽微而冥會夫鬼神本密今則不能故曰
變也
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
言既變而當理然後牧之道審也

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
理在元微故無形也無言則不彰故以無形求有聲
聲即言也比謂比類也
其釣語合事得人實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數言
得魚在於發端發端語應投餌則
魚來故曰釣語語則事合故曰合事明試在於數言
故曰得人實也
其張罣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可之道合其事彼自
出之此釣人之網也
張網而司之彼獸自得道合其事彼理自出理既彰
聖賢斯辨雖欲自隱其道無由故曰釣人之網也

欲之不情在於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
情明在於審收故不審則不明審基在於情明故不
明則不審
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
謂言者於象比有變必有反辭以難之令其先說我
乃遥靜以聽之
欲聞其聲反默欲張反驗欲高反下欲取反與
此言反聽之道有以誘致之故欲聞彼聲我反靜默
欲彼開張我反驗斂欲彼高大我反卑下欲彼收取
我反施與如此則物情可致無能自隱也
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
欲開彼情先設象比而動之彼情既動將欲生辭徐
徐牧養令其自言譬猶鶴鳴于陰聲同必應故能以
實理相歸也
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
謂所言之事或因此發端或因彼發端其事有可以
事上可以牧下者也
此聽其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
謂其僞同異情詐因此上事而知也
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
謂動作言默莫不由情與之出入至於或喜或怒亦
由此情以見其式也

皆以先定爲之法則
謂上六者皆以先定於情然後法則可爲
以反求覆觀其所託故用此者
反於彼者所以求覆於此因以觀彼情之所
信也知人在於見情故言用此也
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雌雄
謂聽言之道先自平靜既得其辭然後察其事或論
序萬物或分別雄雌也
雖非其事見微知類
謂所言之事雖非時要然觀此可以知微故曰見微
知類
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螣蛇
之所指若羿之引矢
聞其言則可知其情故若探人而居其內則情源必
盡故量能射意乃無一失若合符契螣蛇所指
不差羿之引矢命處輒中聽言察情不異於此故以
相況也
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智從明生明能生智故欲知人
必須自知
其相知也若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太平御覽引反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魚其伺言也若聲與響答問也因問而言申敍其辭如比目魚相須而行攷察

言離往來若影之隨形衛之應聲按本文與此異

我能知已彼須我知必兩得之然後聖賢道合故若比曰之魚聖賢合則理自彰猶光生而影見

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以聖察賢復何所失故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

聖賢相與其道甚微不移寸陰見情甚疾

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

上下之道取類股肱比之一體其來尚矣故其相成也如陰與陽其相形也猶圓與方

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

兼愛

請向晦入息未見之時當以圓道導之亦既出潛離隱見形之後即以方職任之

進退左右以是司之

此言用人之道或升進或黜退或貶左或崇右一惟上圓方之理故曰以是道司之

已不先定牧人不正

方圓進退若不先定則於牧人之理不道其正也

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

用事不巧則操末續顛圓鑿方枘情道兩失故曰忘情失道也

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分違則日進前而不御理契則遥聞聲而相思

事皆有內捷素結本始

言或有遠之而相親去之反求聞聲而思者皆由內合相待素結其始故曰皆有內捷素結本始也

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

結以道德謂以道德結連於君若帝之臣名爲臣實爲師也結以黨友謂以友道結連於君王者之臣名爲臣也實爲友也結以貨財結以采色謂若桀紂之臣費仲惡來之類是也

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

情失道也

自入出已下八事皆用臣之意隨其所欲故能固志於君物莫能間也

若蚘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蚘母螳螂也似蜘蛛在穴中有蓋言蚘母養子以蓋覆穴出入往來初無間朕故物不能止之今內揵之臣委曲從君以自結固無有間隙亦由是也

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

說辭既進內結於君故曰內者進說辭也度情爲謀君必持而不捨故曰揵者揵所謀也

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

陰德謂陰私相德也

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來也

謂所言當時未合事過始驗故曰中來

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自故遠而親者至此節此數異

謂所行合於已謀待之以決其事故曰遥聞聲而相思也

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逆也

言不得其情類而說之者必北轅適楚東轸遊秦所以見非逆也

得其情乃制其術得字上一本有必字

得其情則鴻遇長風魚縱大壑沛然莫之能禦故能制行其術也

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

此用者謂其情也則出入自由揵開任意也

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

言以得情立事故能先知可否萬品所以結固而不離者皆由得情也

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

由夫得情故能行其仁義道德以下事也

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

混同也謂先考詩書之言以同已說然後損益時事議論去就也

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

內謂情內外謂情外得情自合失情自去此蓋理之常也

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

言善知內外者必明識道術之數揣來事見疑能決也

策無失計立功建德

既能明道術故策無失計策無失計乃可以立功建德也

治名入産業曰捷而內合
理君臣之名使上下有序入賦稅之業使遠近無差
上下有序則職分明遠近無差則徭役簡如此則爲
國之基故曰捷而內合也
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反之
上暗不治其任下亂不寤其萌如此天下無邦域中
瞾主兼昧者可行其事侮已者由是而興故曰捷而
反之
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
言自賢之主自以所行爲得而外不留賢者之說如
此者則爲作聲譽而飛揚之以釣觀其心也

若命自來已迎而御之
君心既善已必自有命來召已既迎而御之以行其
志
若欲去之因危與之
翔而後集意欲去之因將危與之辭矣
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去就之際反覆量宜如員環之轉因彼變化雖傍者
莫知其所爲如是而退可謂全身大儀儀者法也

抵巇第四（俄太平御覽引作巇劉達注左思賦注引云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又作戲）
抵擊實也巇隙際也墻崩因隙器壞因釁而擊實之
則墻器不敗若不可救因而除之更有所營置人事
亦猶是也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文選注引云物有自然業氏注曰自然業也）
此言合離若乃自然之理
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
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察辭觀行則近情可見反往驗來則遠事可知古猶
今也故反考往古則可驗來故曰反往以驗
巇者罅也鉏者嶝也嶝者成大隙也
隙大則崩毀將至故宜有以抵之也
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郤（三句太平御覽引）
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

朕者隙之將兆謂其微也自中成者可抵而塞自外
來者可抵而郤自下生者可抵而息其前微者可抵
而匿都不可治者可抵而得深知此五者然後善抵
巇之理也
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隨機（三句太平御覽引）
達計謀以識微（四字文選注引）
形而上者謂之聖人故危兆纔形朗然先覺既明且
哲故獨保其用也因化說事隨機通達計謀以
經緯識而預防之也
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
漢高祖以布衣登皇帝位殷湯由百里而馭萬邦經

始也揮動也
其施外兆萌牙孼之謀皆由抵巇抵巇隙爲道術
言化政施外兆萌牙孼之時託聖謀而計起益由善
抵巇之理故能不失其機然則巇隙既發乃可行道
術也
術故曰抵巇隙隙爲道術
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
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
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牙巇罅
此謂亂政萌牙爲國之巇罅伐射謂相攻伐而激射
聖人見萌牙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
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
抵覆之
如此謂抵而塞之如彼謂抵而得之反之謂助之爲
理覆之謂因取其國
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五帝之政世間簡可理故曰抵而塞之是以有禪讓
之事三王之事世間不可理故曰抵而得之是以有
征伐之事也
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
謂五伯時右由上也
曰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
合離謂否泰言天地之道正觀尚有否泰爲之巇隙

又況於人乎故曰不可不察也
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
捭闔亦否泰也體大道以經人事者聖人也
聖人者天地之使也
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天地之使也
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
合可以檢下
上合謂抵而塞之助時爲治檢下謂抵而得之束手
歸已也
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言能因循此道則大寶之位可居故能爲天地守其
神祀也

鬼谷子卷中　梁陶宏景注

飛箝第五

飛謂作聲譽以飛揚之箝謂牽持緘束令不得脫也

言取人之道先作聲譽以飛揚之彼必露情竭志而無隱然後因其所好牽持緘束不得轉移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

凡度其權畧量其材能爲遠近聲譽者所以徵遠而來近也謂賢者所在或遠或近以此徵來若燕昭尊隗卽其事也

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案下文及注異下脫之當二字言遠近既至乃立賞罰之勢制能否之事事勢既立必先察黨與之同異別言語之是非

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

外謂浮虛內謂情實有無謂道術能否又必見其情偽之辭知其能否之數

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

既察同異別是非見內外知有無然後與之決安危之計定親疏之事則賢不肖可知也

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

權之所以知其輕重量之所以知其長短輕重既分長短既形乃施隱括以輔其曲直如此則徵之亦可求之亦可用之亦可

引鉤箝之辭飛而箝之

鉤謂誘致其情言人之材性各有差品故鉤箝之辭亦有等級故引鉤箝之辭內惑而得其情曰鉤外譽而得情卽箝持之令不得脫移故曰鉤箝故曰飛鉤箝

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

謂說鉤箝之辭或押而同之或闔而異之故曰乍同乍異也

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

不可善謂鉤箝之辭所不能動如此必先命徵召之重累者謂其人既至然後狀其材所有其人既至然後就其材術短者或先重以以字疑衍累而後毀之

或有雖都狀其所有猶未從化然後就其材術短者

後都狀其材術所有知其所能人或因此從化者也

譬毀之人或過而從之言不知化者也

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

或有狀其所有其短自形此以重累爲毀也或有歷說其短材術便著此以毀爲重累也爲其人難動故或重累之或譬毀之所以驅誘令從化

其用或稱財貨琦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

其用謂人能從化將用之必先知其性行好惡動以財貨采色者欲知其人貪廉也

或量能立勢以鉤之
量其能之優劣然後立去就之勢以鉤其情以知智謀
或伺候見嶋而箝之
伺伺彼行事見其嶋而箝持之以知其勇怯也
其事用抵巇
謂此上事用抵巇之術而爲之
將欲用之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峭嶮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
將用之於天下謂用飛箝之術輔於帝王度權量能欲知帝王材能可輔成否天時盛衰地形廣狹人民多少又欲知天時地利人和合其泰否諸侯之交親疎愛憎又欲知從否之衆寡
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以箝求之
既審其慮摩又以飛箝之辭鉤其所好既知其所好乃箝而求之
所好不違則何說而不行哉
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一本有飛字
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宏之此飛箝之綴也
用之於人謂用飛箝之術于諸侯也量智能料氣勢者亦欲知其智謀能否也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機所以主弩之放發言既知其諸侯智謀能否然後立去就之勢以鉤其情以知智謀
鎮其動靜制其放發猶樞之於門機之於弩或先而迎之或後而隨之皆箝其情以和之用其意以宏之
如此則諸侯之權可得而執已之恩又得而固故曰飛箝之綴也謂用飛箝之術連於人也
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用於人謂以飛箝之術任使人也但以聲譽揚之故曰空往彼則開心露情歸附於已故曰實來既得其情必綴而勿失又令敷奏以言以究其辭如此則從橫東西南北反覆惟在已之箝引無思不服
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雖有覆敗必能復振不失其節度此箝之終也

忤合第六

大道既隱正道不得坦然而行故將合於此必忤於彼令其不疑然後可行其意即伊呂之去就是也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
言趨合倍反雖參差不齊然施之計謀理乃適合
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因事爲制
言倍反之理隨化而轉如連環之屬然其去就各有

形勢或反或覆理自相求莫不因彼事情爲之立制也

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之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

所多所少謂政教所宜多所宜少也既知多少所宜然後爲之增減故曰以此先知謂用倍反之理知之也轉化謂變以從化也

世無常貴事無常師二句意林引

能仁爲貴故無常貴主善爲師故無常師

聖人常爲無不爲所聽無不聽

善必爲之故無不爲無稽之言不聽故無所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

於事必成於謀必合如此者與衆立之推以爲主也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

合於彼必離於此是其忠謀不得兩施也

必有反忤反於是一本作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

既有不兩施宜行反忤之術反忤者意欲反合於此必行忤於彼忤者設疑其事令昧者不知覺其事也

然後得合於其眞主矣

此知天命之箭故歸之不疑也

以天命系于殷湯文王故二臣歸二主不疑也

非至聖人達與不能御世不據別本增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

用之者謂反忤之術量者謂其事業有無與之用兵行忤者必稱其事業所有而親媚之則暗主無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眞

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磨量長短遠近孰不如

夫忤合之道不能行於勝已而必用之於不我若故知誰不如然後行之也

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既行忤合之道於不如已者則進退縱橫唯吾所欲耳

揣篇第七　太平御覽引作揣情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之（一本無之字有無料人民多少饒乏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別本無臣字）之親疏孰賢不肖與賓客之知（別本無知字）略孰少孰多（別本作孰多孰少）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一本有疎字別本有信字）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如（一本無如字別本同）此者是謂權量

天下之情必見於權也善修量權其情可得而知之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

知其情而用之者何適而不可哉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二句文選注引上有藏形二字似誤）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

夫人之性甚喜則所欲者甚懼則所惡彰故因其彰著而往極之惡欲既極則其情不隱是以情欲因喜懼之變而失也

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

雖因喜懼之時以欲惡感動尚不知其變如此者乃且置其人無與之語徐徐更問所人之所親則其情欲所安可知也

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以（一本無以字）謂測深揣情（文選注引此四字）

夫情貌不差內變者必見外貌故常以其外見而知其內隱觀色而知情者必用此道此所謂測深揣情也

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欲必出於此（太平御覽引揣情篇云說王公君長則審揣情以說避所短從所長今按藏本無此文）

審權量則國事可計審揣情則人主可說至於謀慮情欲皆揣而後行故曰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也

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

言審於揣術則貴賤成敗唯已所制無非揣術所爲

故曰其數一也

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

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
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雖宏曠元妙若不兼揣情之術
則彼之隱匿從何而求之然則揣情者乃成謀之本
而說之法制也
常有事於人人莫先事而至此最難爲
挾揣情之術者必包獨見之明故有事於人人莫能
先也又能窮幾盡變故先事而至自非體元極妙則
莫能爲此矣故曰此難爲者也
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
人情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今欲揣度而守司之不亦
難乎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謀慮出於人情必當知其
密故曰其道必隱也
時節此其所以最難也
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
勢也
蜎飛蠕動微蟲耳亦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則喜悅
逆之則勃怒況於人乎況于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
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招利逆之
致害理之常也觀此可以成生事之美生事者必審
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
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言既揣其情然後修飾言語以道之故說辭必使成
文章而后可論也

摩篇第八　太平御覽引作摩意篇
摩之符也　別本有內字　內符者揣之主也　太平御覽引摩者揣之也　今按全篇無此文附錄于此○按此節文義不明疑有脫誤即御覽所引亦有脫字無善本是正姑仍之
謂揣知其情然後以其所欲摩之故摩爲揣之術內
符者謂情欲動於內而符驗見於外揣者見外符而
知內情故曰符爲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隱
揣者所以度其情摹摩者所以動而內符用揣摩者
必先定其理故曰用之有道然則以情度情本潛
密故曰其道必隱也
微　別本微字換前隱字讀　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
應也必有爲之
言既揣知其情所趨向然後以其所欲微而摩之得
所欲而情必動又測而探之如此則內符必應內符
既應必欲爲其所爲也
故微而去之　有能字　是謂塞竅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故成其事而無患
君既所爲事必可成然後從之臣事貴於無成有終
故微而去之爾若乃已不同於此計令功歸於君如
此可謂塞竅匿端隱貌逃情情逃而竅塞則人何從
而知之人既不知所以息其所僭妬故能成事而無
患也

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此摩甚微彼應自著觀者但觀其著而不見其微如
此用之功專在彼故事無不可也
古之善摩者如操釣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御覽引焉作馬）
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
釣者露餌而藏鉤故魚不見鉤而可得賢者觀功而
隱摩故人不知摩而自服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
也兵勝由於善摩摩隱則無從而畏故曰主兵日勝
而人不畏也
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
潛謀陰密日用不知若神道之不測故曰神也功成
事遂煥然彰著故曰明也
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
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聖人者體道而設教參天地而施化韜光晦迹藏用
顯仁故人安德而不知其所以利從道而不知其所
以然故比之神明
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
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善戰者絕禍於心胸禁邪于未萌故以不爭爲戰師
旅不起故國用不費至德潛暢元風遐扇功成事就
百姓皆得自然故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比之于
神明（別本無摩者二字其字）
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
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
凡此十者皆摩之所由而發言人之材性參差事務
變化故摩者亦消息盈虛因幾而動之
乎者語助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
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前也
名貴發揚故曰發也行貴成功故曰成也
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
也
言上十事聖人獨用以爲摩而能成功立事然衆人
莫不有所以用之非道不能成
故謀莫難于周密說莫難于悉聽事莫難于必成（二句太平御覽引悉聽作悉行又注云摩下失其情故能建功）此三者摩（摩字據別本增）然後能之
謀不周密則失幾而害成說不悉聽則違順而生疑
事不必成則止質而有廢皆有所難能任之而無難
者其唯聖人乎
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
隙也
爲通者說謀必虛受如受石投水開流而納泉如此
則何隙而可得故曰結而無隙也
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

大謀成必先考合于術數故道術時三者相偶合然
後事可成而功業可立也
說者聽必合于情故曰情合者（別本有必字）聽
進說而能合聽者其惟情合者乎
故物歸類（西京雜記引又意林引此四句下有此類相應也五字與藏本異）拒薪趨火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
符驗自口口符驗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此物類相應於勢（北堂書鈔引又意林引此四句下有此類相應也五字與藏本異）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
難言者却論也却論者釣幾也
言內符之應外摩得類則應譬猶水流就濕火行就燥也
言或不合反覆相難所以却論前事也却論者必理
精而事明幾微可得而盡矣故曰却論者釣幾也求
其深微曰釣也
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
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
佞言者諂而于忠（于字應是干字之誤說苑雅釋言曰干求也注自明一本作干求同）
諂者先意承欲以求忠名故曰諂而于忠
善於摩者其唯聖人乎故曰獨行之道者也
夫幾者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見幾而作何晚之有功成不拘何抱之有久行此二
者可以化天下
說者所以文飾言語但假借以求入於彼非事要也
亦既假之須有損益故曰假之者損益之謂也
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
博言者博而于智
博者繁稱文辭以求智名故曰博而于智
決言者決而于勇
決者縱舍不疑以求勇名故曰決而于勇
戚言者權而于信
戚者憂也謂象憂戚而陳言也權者策選進謀以求
信名故曰權而于信
靜言者反而于勝
靜言者謂象清淨而開言反者先分不足以窒非以
求勝名故曰反而于勝
先意承欲者面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

統合不得者也先分不足以定其者反也
已實不足不白知而內詘而反攻人之過望色詘非如此者反也
故口者機關也所以關（關字據太平御覽文類聚及注文增）閉情意也（類聚注文增）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字據太平御覽引）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
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招百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金爲堅物衆口能爍之則以衆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
調而應利道而動
曰者所以發言語故曰口者機關也情意之否在於機關故曰所以關閉情意也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故曰心之佐助也心得耳目即能覩見聞聽見彼姦邪故曰窺間見姦邪耳心目三者調和而相應感則動必成功吉無不利其所無口口則以順道而動故

曰參調而應利道而動者也
故繁言而不亂翱翔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苟能觀要得理便可曲成不失故雖繁言翱翔越口不迷變易而不危者也
故無曰者不可示以五音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五色爲有曰者施故無曰不可得而示其五色五音爲有耳者作故無耳不可得而告其五音此二者爲下文分也
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
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
此不可以往說於彼者爲彼暗滯無所可開也彼所

一不來說於此者爲此淺局無所可受也夫淺局之與暗滯常閉塞而不通故聖人不事也
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二句藝文類聚及太平御覽引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
口食可以肥百體故可食也口言或可以招殃故不可以言也言者觸忌諱故曰有忌諱也金爲堅物衆口能爍之則以衆口有私曲故也故曰言有曲故也
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一本事字）則欲成
可聽在於合彼可成在於順理此爲下起端也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一本有智者二字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四句意林引不用其所拙智者二字工作巧）
故不困也
智者之短不勝愚人之長故用愚人之長也智者之拙不勝愚人之工故用愚人之工也常能棄拙短而用工長故不困也
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
人能從利之所長避害之所短故出言必見聽舉事必有成功也
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太平御覽引量權篇云介蟲之捍必以甲而後動螫蟲之動必先螫毒故禽獸知其所長而談者不知其長接者說者不知其長接

本文與此小異

言介蟲之捍也口堅厚以自藏螫蟲之動也行毒螫以自衛此用其所長也故能自免於害至於他鳥獸莫不知用其長以自保全談者感此亦知其所用而用也

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原本作怨據別本改正）曰憂曰怒曰喜

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一本引作正文）

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

病者恍惚故氣衰而不神也

恐者腸絕而無主也

恐者腸絕而無主也

恐者內動故腸閉塞而不泄也

憂者閉塞而不泄也

憂者快悒故閉塞而不泄也

怒者妄動而不治也

怒者鬱勃故妄動而言不治也

喜者宣散而無要也

喜者搖蕩故宣散而言無要也

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

此五者既失於平常故用之在精而行之在利其不精利則廢而止之也

證三者能行則功成事立故須貴也

謀篇第十（太平御覽引作謀慮篇）

為人（別本無為人二字）

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

富者言依於高（高當從鄧析子作豪為是）與貧者言依於賤言依於謙（鄧析子作豪為是）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過當作進別本作通鄧析子作愚）者言依於銳此其術（術太平御覽引作說）也而人常反之（太平御覽引鄧析子作說）

此量宏發言之術也不達者反之則逆理而不免成於害也

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

與智者語將以其明斯術與不智者語以此術教之然人迷罔日久教之不易故難為也

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

言者條流舛雜故多類也事則隨時而化故多變也

若言不失類事亦不亂

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

不亂故不變故其主有常能令有常而不變者智之用也故其智可貴而不妄

聽貴聰智貴明辭貴奇

聽聰則真偽不亂知明則可否自分辭奇則是非有證三者能行則功成事立故須貴也

精利則廢而止之也

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原本別本作與拙者言據太平御覽改正）依於要（三句太平御覽引）與貴者言依於勢與

於辨與辨者言依

得其所因則其情可求見情而謀事無不濟
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
以生奇奇一本作計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太平御覽引謀慮篇云乃立三儀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注云三儀有上有下有中
言審情之術必立上智中才下愚三者參以驗之然
後奇計可得而生奇計既生莫不通達故不知其所
擁蔽然此奇計非自今也乃始於古之順道而動者
蓋從於順也
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引文載字上藝文類聚有必字宋書禮志引此亦有必字天度材量能揣情者
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
而相疏者其偏害者也太平御覽引鬼谷子曰肅慎氏獻白雉于文王還恐迷路問周公作指南車以送之今按全書無此文疑是司南句下注文也
同情謂欲其謀立事事若俱成後必相親若乃一成
一害後必相疏理之常也
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疏者別本有其字偏害者也
同惡謂同爲彼所惡後若俱害情必相親若乃口口
口口理必相疏亦理之常也
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疏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
一本有其字類一也
同異之分用此而察
數一也
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
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
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
使輕貨者出費則費可全使輕難者據危則危可安
使達數者立功則功可成總三材而用之可以光耀
千里豈徒十二乘而已
故愚者易敝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而
裁之
以此三術取彼三短可以立事立功也謀者因事興
慮安知之而裁之故曰因事而裁之

故爲强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

柔弱勝於剛强故積弱可以爲强大直若曲故積曲可以爲直少則得衆故積不足可以爲有餘然則以弱爲强以曲爲直以不足爲有餘斯道術之所行故曰道術行也

故外親而内疏者說内内親而外疏者說外

外陽相親而内實疏者說内以除其内疏内實相親而外陽疏者說外以除其外疏也

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

若内外無親而懷疑者則因其疑而變化之彼或因見而有所見則因其所見而然之

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

既然見彼或有可否之說則因其說要結之可否既形便有去就之勢則因其勢以成就之

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

去就既成或有惡患則因其惡患也以權量之因其患也爲斥除之

摩而恐之高而動之

患惡既除或恃勝而驕者便切摩以恐懼之高危以感動之

微而正之符而應之

雖恐動之尚不知變者則微有所引據以證之爲設符驗以應之

擁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

雖行爲設引據符驗尚不知變者此則或深不可救也使擁而塞之亂而惑之因抵而得之如此者可以計謀之用也

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

公者揚于王庭名爲聚訟莫執其事雖成私者不出門庭愼密無失其功可立故公不如私雖復潛謀不如與彼要結二人同心物莫之間欲求其隙其可得乎

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

正者循理守常難以速進奇者反經合義事同機發故正不如奇奇計一行則流通而莫知止也故曰奇流而不止者也

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

與人主言奇則非常之功可立與人臣言私則保身之道可全

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

身在内而言外泄者必見疎也身居外而言深切者必見危也

無以人之近所不欲（別本作無以身之所不欲）而强之於人無以人

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
謂其事雖近彼所不欲莫強與之將生恨怒也教人
當以所知今反以人所不知教之猶以暗除暗豈爲
益哉
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
而陽取之也
學順人之所好避諱人之所惡但陰自爲之非彼所
逆彼必感悅明言以報之故曰陰道而陽取之也
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
將欲去之必先聽縱令極其過惡過惡既極便可以
法乘之故曰縱之者乘之也

貌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託焉
貌者謂察人之貌以知其情也謂其人中和平淡見
善不美見惡不非如此者可以至情託之故曰至情
託焉
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謂彼情寬密可令知者可爲用謀故曰可知者可用
也其不寬密不可令知者謀者不爲用謀也故曰不
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
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
於人者制命也
制命者言命爲人所制也

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
聖人之道內陽而外陰愚人之道內陰而外陽
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
危不可以爲安爲存字一本皆作反然而無爲而貴智矣
智者寬恕故易事愚者猜忌故難事然而不智必有
危亡之禍以其難事故賢者莫得申其計畫則亡者
遂亡危者遂危欲求安存不亦難乎今欲存其亡安
其危則能莫能爲惟智者可矣故曰無爲而貴智矣
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
衆人所不能知衆人所不能見智獨能用之所以貴
於智矣

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
爲之所以爲人也
亦既用智先已而後人所見可否擇事爲之將此自
爲所見不可擇事而爲之將此爲人亦猶伯樂教所
親相駑駘教僧相千里也
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
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
言先王之道貴於陰密尋古遺言證有此理曰天地
之化唯在高深聖人之制道唯在隱匿所隱者中正
自然合道非專在仁義忠信也故曰非獨忠信仁義
道理達於此義者原本作之據別本改正則可與言

言謀者曉達道理能於此義達暢則可與語至而言極矣

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穀養也若能得此道之義則可與居大寶之位養遠近之人誘於仁壽之域也

決篇第十一

爲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害至於誘也

有疑然後決故曰必托於疑者凡人之情用福則善有患則惡福患之理未明疑之所由生故曰善其用福惡其有患然善於決疑者必誘得其情乃能斷其可否也

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託

懷疑曰惑不正曰偏決者能無惑偏行者乃有通塞然後福利生焉若乃去其福利則疑者不受其決若有利於善者隱託於惡則不受安致疏遠

闇疑者本其利善而決者隱其利善之情反託之於惡則不受其決更致疏遠矣

故其有使失利其一本無其字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

言上之二者或去利託於惡疑者既不受其決則所行罔能通濟故有失利罹害之敗凡此皆決事之失也

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有以陰賊之者

聖人善變通窮物理凡所決事期於必成事成理著者以陽德決之情隱言僞者以陰賊決之道成志直者以信誠決之叅小觸微者以蔽匿決之循常守故者以平素決之

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

勵勉也陽爲君道故所言必勵於一一無爲也陰爲臣道故所言必勵於二二有爲也君道無爲故以平素爲主臣道有爲故以樞機爲用言一也二也平素樞機也四者其所施爲必精微而契妙然後事行於理既可則爲之決也

而理不難

於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君臣既有定分然後度往驗來參以平素計其是非公王大人之事也危而美一本作變名者可則決之

危由高也事高而名美者則爲決之

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

所謂患而不費故爲決之

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爲之者可則決之

所謂知之所無柰何安之若命故爲之決一本引作正文

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

去患從福之人理之大順故爲決之也

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一本作基）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爲者

治亂以之正成敗以之決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故曰難爲

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

夫以先王之聖智無所不通猶用蓍龜以自決況自斯已下而可以專已自信不博謀於通識者哉

符言第十二

發言必驗有若符契故曰符言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肉（一本作先肉無不二字）

被及也肉肥也謂饒裕也言人若居位能安徐正靜則所及人節度無不饒裕

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

言人君善與事結而不安靜者但虛心平意以待之傾損之期必至矣

有主位

主於位者安徐正靜而已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鄧析子作公）智

目明則視無不見耳聰則聽無不聞心智則思無不通是三者無擁則何措而非當也

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心鄧析子作智）

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

夫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需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若雲從龍風從虎需然而莫之禦輻湊並進不亦宜乎若日月照臨其可塞哉故曰明不可塞也

有主明

主於明者以天下之目視也

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

崇德之術在於恢宏博納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辭流故能成其深聖人不拒衆故能成其大故曰勿堅而拒之也

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

言許而容之衆必歸而防守拒而逆之衆必違而閉塞則通更壅夫崇德者安可以不宏納哉

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歟（一本無歟字）

高莫過山猶可極深莫過淵猶可測若乃神明之位德術正靜迎之不見其前隨之不見其後其可測量

乎哉

有主德

主於德者在於含宏而勿距也

用賞貴信用刑貴正

賞信則立功之士致命捐生刑正則受戮之人没齒無怨也

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闇化矣

言施恩行賞耳目所見聞則能驗察不謬動必當功如此則信在言前雖不見聞者莫不闇化也

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干君

有主賞

主於賞者貴於信也

言每賞從信則至誠暢於天下神明保之如赤子天祿不傾如泰山又況不逞之徒欲奮其姦謀干於君位者哉此猶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

完

故曰雖有明天子必察熒惑之所在故亦須知也

有主問

主於問者須辨三才之道

心爲九竅之治君爲五官之長

九竅運爲心之所使五官動作君之所命

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

賞善罰非爲政之大經也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

與者應彼所求求者應而無得應求則取施不妄得應則行之無怠循性而動何勞之有

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固一本作故鄧析子亦作故能久長

因求而與悅莫大焉雖無玉帛勸同賞矣然因道理禍莫速焉因之循理固能長久者也

有主因

主於因者貴於循理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生亂

周謂徧知物理於理不周故羣臣亂也

家于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一本作閒

家猶業也羣臣既亂故所業者無常而內外閉塞觸遂多礙何如知所開乎

開閉不善不見原也

開閉即押闔也既不用押闔之理不見爲善之源也

有主周
主於周者在於徧知物理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
用天下之目視故曰長視用天下之耳聽故曰飛耳
用天下之心慮故曰樹明者也
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閻變更
言用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故千里之外隱微之中
莫不元覽既察隱微故爲姦之徒絕邪於心胷故曰
莫不閒變更也
有主恭
主於恭者在於聰明文思
循名而爲實安而完
實既副名所以安全
名實相生反相爲情
循名而爲實因實而生名名實不虧則情在其中
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
名當自生於實實立自生於理
理生於名實之德
無理不當則名實之德自生也
德生於和和生於當
有德必和能和自當
有主名

主於名者在於稱實
轉丸胠亂（據注亂一本作篋）前作篋二篇皆亡（一本作轉丸第十三胠篋第十四下注亡字）
或有莊周胠篋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書崇尚計謀
祖述聖智而莊周胠篋乃以聖人爲大盜之資聖法
爲樂盜之失亂天下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縱聖棄智
驅一代於混芚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
轉丸胠篋者本經中經是也（別本別稱陶宏景曰）

鬼谷子卷下　梁陶宏景注

本經陰符七篇自本經以下一本題作外篇

陰符者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故曰陰符由本以經末故曰本經

盛神法五龍

五龍五行之龍也龍則變化無窮神則陰陽不測故盛神之道法五龍也

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

五氣五藏之氣也謂神魂魄精志也神居四者之中故爲之長心能舍故爲之舍德能制邪故爲之人

然養事之宜歸之於道

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無名天地之始故曰道者天地之始也道始所生者一故曰一其紀也言天道混成陰陽陶鑄萬物以之造化天地以之生成包容宏厚莫見其形至於化育之氣乃先天地而成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名字尋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是以謂之神靈

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

神明稟道而生故曰道者神明之源也化端不一有時不化故曰一其化端也循理不成謂之德五氣各能循理則成功可致故曰德養五氣也一者無爲而自然者也心能無爲其術自生故曰心能得一乃有其術也

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一本無神字乃爲之使

心氣合自然之道乃能生術術之有道由舍則神乃爲之使

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眞人眞人者與天爲一

十二者謂目見色耳聞聲鼻受香口知味身覺觸意思事根境互相停舍故曰十二舍也氣候由之出入於天故曰與天爲一也

而知之者內修鍊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

故曰氣之門戶也唯心之所操秉故曰心之總攝也

凡此皆受之於天不虧其素故曰眞人眞人者體同

內修鍊謂假學而知之者也然聖人雖聖猶假學而知假學即非自然故曰以類知之也

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

言人相與生在天地之間其得一耳既出之後隨物而化故有不同也

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

竅謂孔竅也言之事類在於九竅然竅之所疑必與

術相通若乃心無其術術必不通也
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
心術能通五氣自養然養五氣者務令來歸舍神既來舍自然隨理而化也
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一本無也字神其一長也
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爲有不爲常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眞人
言能化者在於全五氣神其一長者言能專一志思而君長之神既一長故能靜和而養氣氣既養德必和焉四者志思神德也四者能不衰則四邊威勢無不通則莫不調暢故亂氣自消
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一本作暴於胷中
身可謂眞人
眞人者同天而合道執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育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一者無爲也言眞人養產萬類懷抱天心施德養育皆以無爲爲之故曰執一而產養萬類至於志意思慮運行威勢莫非自然循理而動故曰無爲以包也
然通達此道其唯善爲士乎既能盛神然後乃可養志者察是非龜者知吉凶故曰養志法靈龜
志者也
養志法靈龜
志者察是非龜者知吉凶故曰養志法靈龜
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
言以心氣不達故須養志以求通也欲多志一本無志字則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
此明縱欲者不能養氣志故所思不達者也
故心氣一則欲不偟欲不偟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一本無思字理達矣
此明寡欲者能養其志故思理達矣
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一本作暴於胷中
和通則莫不調暢故亂氣自消
故內以養氣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
心通則一身泰職明則天下平
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養其氣一本氣字無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
將欲用之於人謂以養志之術用人也養志則氣盛不養則氣衰盛衰既形則其所安所能可知矣然則善於養志者其唯寡欲乎
志不養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
此明喪神始於志不養也

神喪則髣髴髣髴則參會不一
髣髴不精明之貌參會謂志心神三者之交會也神不精明則多違錯故參會不得其一
養志之始務在安已已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安者謂少欲而心安也威勢既不分散神明常來固守如此則威精分勢震動物也上分謂散亡也下分謂我有其威而能動彼故曰乃能分也
實意法螣蛇
意委曲蛇能屈伸故實意法螣蛇也
實意者氣之慮也
意實則氣平氣平則慮審故曰實意者氣之慮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
智不可亂故能成其計謀功不可間故能寧其邦國
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則凝
疑
心安則物無爲而順理不思而元覽故雖心之所不識氣寄姦邪得
錯神自得之得之則無不成矣疑者成也
由心矣
寄謂客寄言氣非眞但客寄耳故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故信心術守兵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支會聽之候之也
言心術誠明而不虧眞一守固而不化然後待人接物彼必輸誠盡意智者慮能明者獻策上下同心故能交會也用天下之耳聽故物候可知矣
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慮而無實
計得則存計失則亡故曰計謀者存亡之樞機慮不合物則聽者不爲已聽不審者聽既不審候豈得哉乖候而謀非失而何故計謀之慮務在實意實意必從心術始故曰必在心術始也
無爲而求安靜五臟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
言欲求安心之道必寂澹無爲如此則五臟安靜六腑通和精神魂魄各守所司澹然不動則可以內視無形反聽無聲志慮定太虛至神明千萬往來歸於已也
以觀天地開闢知萬物所造化見一本作具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一本無天字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
唯神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能知於不知

見於不見豈待出戶牖之然後知見哉是以六三而命不行而至也

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道無思也無爲也然則道知者豈用知而知哉以其無知故能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來舍宿猶舍也

分威法伏熊

精虛動物謂之威發近震遠謂之分熊之搏擊必先伏而後動故分威法伏熊

分威者神之覆也

覆猶衣被也震神明衣被然後其職可分也

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

言致神之道必須靜意固志自歸其舍則神之威覆隆盛矣舍者志意之宅也

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莫當莫當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

外威既盛則內志堅實表裏相副誰敢當之物不能當之物不能當則我之威分矣威分動則物皆肅然畏其人之若天也

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一本脫若字

言威勢既盛人物肅然是我實有而彼虛無故能以我實取彼虛以我有取彼無取之也動必相應猶稱銖以成鎰二十四銖爲鎰者也

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已形無能間者

言威分勢震物猶風故能動必有隨唱必有和但撓其指以名呼之則羣物畢至然徐徐以次觀其餘衆猶性安之各令得所於是風以動之變以化之猶泥之在鈞甄器之形自見如此則天下樂推而不厭誰能間之也

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

言審識唱和之理故能有間必知我既知間亦既見間卽能間故能明於動變而威可分者

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

既能養志伏意視之其間則變動之術可成矣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已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爲之形勢

謂自知志意固實者此可以自養也能行禮讓於已者乃可以養人也如此則神存於內兵亡於外乃可爲之形勢也

散勢法鷙鳥

勢散而後物服猶鳥擊禽獲故散勢法鷙鳥也

散勢者神之使也

勢由神發故勢者神之使

用之必循間而動

無間則勢不行故用之必循間而動
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
言威敬內盛行之又因間而發則勢自然而散矣
夫散勢者心虛志溢
心虛則物無不包志溢則事無不決所以能散其勢
意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
志意衰微而失勢精神挫衄而不專則言疏外而譎
變
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
知其志意隆昏然後可爲之度數度數既立乃後揣
說之圖其事也必盡圓方之理變短長之用也
無則不散一本作行勢散者一本作散勢者待間而動動一本有而字勢
分矣
散不得間則勢不行故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得間
勢自分矣
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
實
五氣內精然後可以外察虛實之理不失則間必可
知有間必知故能不失分散之實也
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
計謀者志意之所成故隨其志意必知其計謀也
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類不同
事至然後謀興謀興然後事濟事無常準故形容不
同圓者運而無窮方者止而有分陰則潛謀未兆陽
則功用斯彰吉則福至凶則禍來凡此事皆反口口
故曰事類不同者也
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
此謂所謀圓方以下六事既有不同或多乖謬故聖
人法轉圓之思以求順通合也
故與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一本作機
聖人體道以爲用其動也神其隨也天故與造教化

其功動作先合大道之理以稽神明之域神道不遠然後發施號令

大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一本作各）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一本無也字）

天地則獨長且久故無極人事則吉凶相生故無窮

天地以日月不過陵谷不遷爲成人事以長保元亨

考終厥命爲成故見其計謀之得失則吉凶成敗之幾危之決也

所終皆可知也

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

言吉凶無常準故取類轉圓然聖人坐忘遺鑒體同乎道故先知存亡之所在乃後轉圓而從其方棄凶而從吉方謂存亡之所在也

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

圓者通變不窮故能合彼此之語方者分位斯定故可錯有爲之事轉化者改禍爲福故可觀計謀之得失接物者順通人情故可以觀進退之意是非之事也

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其說也

謂上四者必見會之變然後總其綱要而結之則情僞之說可接引而盡矣

損兌法靈著

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公曰兌目也莊子曰心有眼然則兌者謂以心眼察理也損者謂減損他慮專以心察也兌能知得失蓍能知休咎故損兌法靈著也

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幾危之理兆動之微非心眼莫能察見故曰損兌者幾危之決也

事有適然物有成敗幾危之動不可不察

適然者有時而然也物之成敗有時而然幾危之動自微至著若非情適遠心知機元覽則不能知於未兆察於未形使風濤潛駭危機密發然後河海之量墜爲窮流一簣之積疊成山嶽不謀其始雖悔何之

故曰不可不察

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

夫聖人者勤於求賢密於任使故端拱無爲以待有德之士士之至也必敷奏以言故曰言察辭也又明試以功故曰合於事也

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

用其心眼故能知之減損他慮故能行之

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辭也

言減損之說及其所說之物理有不可聖人不生辭以論

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

智者聽與人之頌采務譽之言雖復辨周萬物不自說也故不以己能苦而棄人之言既有衆言故辭當而不煩還任衆心故心誠而不僞心誠言當志意豈復亂哉

當其難易而後作一本爲之謀自然之道以爲實

失事而後謀生敗常而後計起故心當其難易之際然後爲之謀謀失自然之道則事廢而功虧故必因自然之道以爲用謀之實也

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

夫謀之妙者必能轉禍爲福因敗成功追彼而成我也彼用圓者謀令不行彼用方者謀令不止然則圓行方止理之常也吾謀既發彼不得其常豈非大功哉至於謀之損益皆爲生辭以論其得失也

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機危乃爲之決

夫所以能分威散勢者心眼之由也心眼既明機危之威可知之矣既知之然後能決之

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堤轉圓石於萬仞之谿一本作谷

言善損慮以專心眼者見事審得理明意決而不疑志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自雄而不滯以下十五字一本誤作正文錯簡在持樞句上

持樞

樞者居中以運外處近而制遠主於轉動者也故天之北辰謂之天樞門之運轉者謂之戶樞然則持樞者動運之柄以制物也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

言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不爲而自然也不爲而自然所以爲正也

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

言理所必有物之自然者靜而順之則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乃干其時令逆其氣候成者猶敗況未成者元亮曰含氣之類順之必悅逆之必怒況天爲萬物之尊而逆之

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

言人君法天以運動故曰亦有天樞然其生養成藏天逆之行也人事之正亦復不別耳

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言干天之行逆人之正所謂倒置之曰道非義而何

此持樞之術恨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篇簡脫爛本不能全也以上五句一本引稱陶宏景曰

中經

謂由中以經外發於心本以彌縫於物者也故曰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恩也

振起也趨向也物有窮急當振起而向護之乃其施之必在能言之士厚德之人若能救彼拘執則窮者懷終不忘恩也

能言者儔善博惠

儔類也謂能言之士解紛救難雖不失善人之類而能博行恩惠也

施德者依道

言施德之人勤能修理所爲不失道也

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闕坑或當伐害能言或（一本作勉）

言小人在拘執而能救養之則小人可得而使也

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因免斯小人之道讒人罔極故能言之士當破德爲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

闕坑謂將有兵難轉死溝壑士或有所因而能免斯禍者伐害能言謂小人之道讒人罔極故能言之士多破戮害破德爲雄謂毀文德崇兵戰抑拘成罪謂人不章橫被縲紲戚戚善謂天下蕩蕩無復綱紀而賢者守死善道貞心不渝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彫

也敗敗自立謂天未悔禍危敗相仍君子窮而必通終能自立若管仲者也

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命

貴有術而制人不貴無術而爲人所制者也

是以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聞聲和音解仇鬬郤綴去郤語攝心守義

此總其目下別序之

本經紀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也

此總言本經持樞中經之義言本經紀事但紀道數而已至於權變之要乃在持樞中經也

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者謂爻爲之主也

見彼形象其體即知其容貌者謂用爻卦占而得之也

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

謂彼人之無守故可以影響形容象貌占而得之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二字別本脫）行不僻淫以道爲形以聽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匿郤而去之

有守之人動皆正直舉無淫僻厥後昌盛暉光日新雖有辯士之舌無從而得發故隱情塞郤閉藏而去之

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
　商金角木徵火羽水遞相尅食性氣不同故不相配合也
能爲四聲主者其唯宮乎
　宮則土也土主四季四者由之以生故爲四聲主也
故音不和則不一本無字悲是以聲散傷醜一本無醜字害者言必逆於耳也
　散傷醜害不和之音音氣不和必與彼乖故言其必逆於耳
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
　言若音氣乖彼雖行譽美盛非彼所好則不可如比目之魚合翼之鳥兩相須也其有能令兩相求應不與同氣者乎
解仇鬬郤謂解贏微之仇鬬郤者鬬強也
　辨說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故贏微爲仇從而解之強者爲郤從而鬬之也
強郤既鬬制勝者高其功盛其勢
　鬬而盛者從而高其功盛其勢也
弱者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是也
　弱者聞我哀傷則勉強其力倍意致死爲我爲是也
郤無極大禦無強大則皆可酋而并
　言雖爲郤非能強大其於扞禦亦非強大如是者則以兵威酋令從已而并其國也
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
　繫屬也謂已令去而欲綴其所屬之言令後思而同也
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一本作善
　欲令去後有思故接貞信之人稱其行之盛美厲其志令不怠謂此美行必可常爲必可報復會通其人必令至於喜悅者也
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一本作已往明疑疑而去之
　言既稱行厲志令其喜悅然後以他人庶幾於此者引之以爲成驗以結已往之心又明已疑疑至誠如是而去之必思而不口
郤語者察伺短也
　言郤語之道必察伺彼短也

故（一本有言字）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
言多不能無短既察知其短必記識之以取驗之相
也

動以忌諱示以時禁
既有其短則以忌諱動之時禁示之其人因以懷懼
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
其人既以懷懼必有求服之情然後結以誠信以安
其懼心其向語蓋利而却之則其人之思威固以深
矣

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
既藏向語又戒之曰勿於多方人前見其所不能也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
欲將攝取彼心見其好學伎術則爲作聲譽令遠近
知之也
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已
既爲作聲譽方且以道驗其伎術又以奇怪從而驚
動之如此則彼人心繫於已也
效之於驗（當從別本作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已
人既繫心於已又效之於時人驗之於往賢然後更
理其前所爲謂之曰吾所以然者歸誠於彼人之已
如此則賢人之心可得而攝亂者理也
遭遙色酒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

言將欲攝思人之心見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之可
說又以過於酒色必之死地生日減少以此可憂之
事以感動之也
言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
又以音樂之事彼所不見者以喜悅之言終以可觀
何必淫於酒色若能好此則性命漫瀾而無極終會
於永年愚人非可以道勝說故惟音樂可以攝其心
守義者謂守以人慮探心在內以合（一本有者字）
義宜也宜探其內心隨其人所宜遂人所欲以合之
也
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一本有之字）也
既探知其心所以得主深也得心既深故能從外制
內內由我制則何事不行故事有所屬莫不由隨之
也
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
小人以探心之術來比於君子必以左道用權凡事
非公正者皆曰小人反道亂常害賢伐善所用者左
所違者公百度昏亡萬機曠紊家破國奪不亦宜乎
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
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爲安救亡使存也

鬼谷子卷下

陶宏景注鬼谷子爲道藏舊本吾鄉秦編脩敦夫博覽嗜古精于校讐因剌取諸書考訂譌謬梓行之其畧見自序中元讀鬼谷子中多韵語又其抵巇篇曰巇者罅也讀巇如呼合古聲訓字之義非後人所能依託其篇名有飛箝按周禮春官典同微聲韽後鄭讀爲飛鉗湼韽之韽同字賈疏卽引鬼谷子證之又揣摩二篇似放蘇秦傳簡練以爲揣摩之語爲之然史記虞卿傳稱虞氏春秋亦有揣摩篇則亦游說者之通語也竊謂書初出陶弘景所著錄而今僅存者無不當精校傳世光緒編爲從橫家獨存之子書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誠罔羅古籍者所樂覩也阮

元跋尾

淮南鴻烈閒詁

光緒乙未春二月

長沙葉氏郋園刊

輯淮南鴻烈閒詁序

淮南子漢人注凡二家其標題云淮南鴻烈解經者高誘注也云淮南鴻烈閒詁者許愼注也隋唐志皆二家幷載舊唐志許本題作淮南商詁商詁卽閒詁之訛非異名也唐人注書及類書亦皆二家幷引字句音讀劃然不同北宋時二書淆亂蘇魏公集校淮南子題序已云崇文舊書與蜀川印本暨臣某家書凡七部幷題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辯又云惟集賢本卷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曰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云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敘題卷仍各不同或於

解經之下云許愼記上或於閒詁上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又云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閒奇字幷載音讀許于篇下粗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惔如此非一又其詳略不同誠如總目之說據此則蘇氏所見已屢亂如此而晁陳二家書目乃有許注無高注殆以許書名重奪高屬許不復考其分合之故耶明本相沿亦題漢太尉祭酒許愼記上而首冠以高誘序書中音切有綴言急言等文亦與高注呂覽同例其決非許本可知而世人猶其珍祕以爲孤本廑存非深知此書源流者也余從說文解字唐本玉篇水經注齊民要術玉燭寶典史記集解索

隱前後漢書注羣書治要意林文選注北堂書鈔初學記
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元應一切經音義慧琳一切經音義
希麟一切經音義華嚴經音義莊子釋文列子釋文詩正
義李瀚蒙求注白孔六帖爾雅疏太平御覽太平廣記事
類賦政和重修經史證類本草歲時廣記史炤通鑑釋文
事物紀原等書輯得文注全者三百五十餘事有文無注
者三十餘事皆明題許注塙然可據者也太平御覽引無
名人注與今高誘注不同顧氏廣圻校道藏本淮南子附
輯于後疑爲許注茲以別無他證未敢箸錄（其與高注并引文各不同或上引許愼曰而下連引可以類推者不在此例）惟治要意林雖未明稱許注而
證以他書同引者可以類推且唐人所見時許高二本尚
未孱合則其異於高注者可灼知其爲許注矣開元占經
或稱淮南閒詁或上稱淮南子下稱記曰自是許注原文
近刻以記爲注謬矣說文艸部芸下虫部蜩下同引淮南
王說今淮南無此文益唐人讀說文箋識其芻久而迸入
知者史記龜策傳集解兩引許君說淮南云則說卽注
文也天文訓高誘注引舊說許在高前舊說亦卽許注覩
主術訓發鉅橋之粟高注下引一說鉅鹿漕運之橋與史
記集解殷本紀漢書張良傳注引許注合卽此可得一證
其餘諸書所引與高注異者既無明文又無互證槩从捐
棄以成一家之言讀者幸勿譏其陋略斯可矣光緒十七
年辛卯歲四月長沙葉德輝敘

淮南鴻烈閒詁卷上　漢太尉祭酒許愼記
賜進士出身員外郎衙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三級葉德輝輯刊

原道訓

序廓四方八極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廓四方柝八極
注序抪也唐卷子本玉篇广部　慧琳一切經音義十五引云序抪也疑序之訛文　高誘本作橫四維而含陰陽也
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文選注引文
注三光日月星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又司馬彪謝山濤詩注
泰古二皇
注庖犧神農太平御覽七十七
鈞旋轂轉
注鈞陶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十七

賊星不出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賊星不行
注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太平御覽七十七　此條未標許注因與上文泰古二皇連引知之
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遊微霧驁忽荒文選注引文馮夷太丙之御也乘雷車入雲霓遊微霧驁恍忽　高誘本作昔者
注馮遲太白河伯也文選祝發注
澹然無慮
注澹猶足也文選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注慧琳經音義十引苟澹心志滿足也
陰陽爲騶乘雲陵霄與造化俱太平御覽引文　高誘本作陰陽爲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
注霄其霧太平御覽八其字疑誤

出于無垠鄂之門唐本玉篇　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引作出于無垠鄂之門張景陽七命注引同高誘本作出于無垠之門　御覽五十引高誘注云無垠鄂無形之兒也是宋時高本無垠下有鄂字今本蓋誤脫兒　注無垠鄂無形兆端之兒也唐卷子本玉篇叩部　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引作垠鄂崖也張景陽七命注引作垠堮端崖也與玉篇所引不同疑選注有節刪堮鍔與引文不應蓋因聲近而誤也　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　注綖維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按慧琳經音義八十三引文及注紘作紘又八十五引文云知八紘九野之形埒也　注紘亦維也　陯法刋刑唐本玉篇引文　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作陯法刻刑　高誘本作峭法刻誅　注陯峻也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翟書治要四十一　慧琳經音義九十三

獸蹠實而走　注蹠踏也文選傅毅舞賦注　慧琳經音義四十五又九十九引云蹠踏也又曰行也宋玉高唐賦注亦引作蹠蹈也　剖者嫗伏玉燭寶典引文　高誘本作羽者嫗伏　注嫗以氣伏孚卵也玉燭寶典孟春　精通於靈府　注人心以上氣所往來也莊子釋文　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闕上無怒字　注昔共工古諸侯之疆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越王翳逃乎山穴　注翳越王之太子當立讓逃乎山之穴中藝文類聚地部二　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　注湍疾水也瀨淺水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五　以曲隈深淵相與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以曲隈深潭相予　注潤入之處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席旃茵　注茵車中羣也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引許注高誘本無注　南遊江濤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作故雖遊于江濤海裔　注濤水涯也文選郭璞江賦注　沈約宋書謝莊樂遊苑詩注作滔涯也　慧琳經音義八十八引同　激軫之音文選注引文　唐卷子本玉篇車部支應一切經音義十七慧琳經音義七十二同　注軫轉也文選枚乘七發注　又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　唐卷子本玉篇車部　元應經音義十七　慧琳經音義十八又七十三　揚鄭衛之皓樂文選注引文　高誘本皓樂作浩樂　注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文選枚乘七發注　此齊民所以淫泆流湎　注齊等之民也莊子漁父釋文　而彷徨于山岬之旁水經河水注引文　高誘本作而彷徨乎山陝之旁　注岬山旁文選吳都賦注　水經河水注合二注引彷徨于山岬之旁注曰岬山脅不稱許愼今爲一條　俶眞訓

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文選注引文高誘本兆朕作兆朕
注朕兆也文選魏都賦注
物豈可謂無大揚搉乎
注揚搉略也文選蜀都賦注郭璞江賦注魏都賦注引作搉揚搉略也陸機吳趨行注引作商搉搉略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一八十四八十七均引作揚略也莊子徐无鬼釋文引作揚搉麤略法度
二者代謝舛馳
注舛相背也慧琳經音八十九卜高
含哺而興玄應經音義引文誘注本作含哺而遊
注口中嚼食與之似鳥與兒食曰哺慧琳經音義四十一引蒼頡一切經音義一玄應一切經音義一又九又十三十四慧琳經音義三十四五十七引作哺口中嚼食也慧琳

經音義十五八十九引作口中嚼食與之也又十八引作口中嚼食哺與孩子也又六十引作口中嚼食吐與孩兒日哺
目觀玉輅琬象之狀
注琬美玉也文選雪賦注但云淮南許注不引文以淮南二十一篇考之無可附屬則琬直輅之異文耳
耳聽白雪清角之聲
注清角弦急其聲清也文選南都賦注
譬若鍾山之玉
注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文選稽康琴賦注任昉爲范尚書吏部封侯第一表注
猶條風之時灑也文選注引文高誘本時灑作時麗

注灑猶汜也文選陸機演連珠注
滿瀨旋淵呂梁之深
注滿水行疾也文選南都賦注七命注
神遊馳闕之下莊子讓王釋文引文高誘本作魏闕
注天子兩觀也莊子讓王釋文一曰魏闕王者門也文選陸機弔魏武文注
肝膽胡越
注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文選蘇子卿古詩注曹植求通親親表注
決拏治煩
注拏亂也慧琳經音義八十
鏤之以剞劂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鐻之以剞劂按說文剞劂曲刀也與淮南注同今選注引作剞劂當是聲近而誤非高本與許本有異也
注剞劂曲刀也文選魏都賦注
騎飛廉從涪圍
注涪圍仙人也史記索隱卷二十六司馬相如傳引文高誘本作駢蜚廉而從敦圍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文
巖蠾瘃燭皖
注燭皖目內白翳病也慧琳經音義四十三玄應經音義卷二十又五又十七慧琳經音義四十三又五十引作燭皖目內白翳病也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熹瘃蠾皖
擢德揫性
注擢引也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注曹植七啟注華嚴經音義一慧琳經音義二十一又三十二
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澄水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人莫鑒于流沫而鑒于流水

注楚人謂水暴溢曰潦文選郭璞江賦注
足蹀陽阿之舞
注蹀蹈也文選南都賦注慧琳經音義二十四
飛鳥鐓羽走獸廢足文選注引文慧琳經音義三十四引文作飛鳥鍛翼走獸擠腳高誘本作飛鳥鍛翼走獸擠腳
注鐓羽殘羽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顏延年五君詠注作鐓殘羽也謝宣城於安城答靈運詩注作鐓殘羽也江文通雜體詩注作鍛殘羽也蜀都賦注引作鍛殘也元應經音義五慧琳經音義三十四引作鍛羽而飛也
軿車奉輈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作奉轅唐卷子本玉篇車部
注軿推也玉篇車部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

注歷陽淮南縣也有一人告歷陽母曰見城門有血則有走無顧此後門吏故污血于門限母便上北山縣果陷水中母遂化作石也意林
烏號之弓矰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
注南方矰子蠻夷柘弩皆善材也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八引作南方矰子蠻出柘弩及竹弩
越舡蜀艇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越船蜀艇此條御覽引不云許本以上條連引知之
注舡小船艇大船皆一本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八

天文訓
火氣之精者爲日
注日者火也開元占經二十三引淮南閒詁閒詁許注本也

陽燧見日然而爲火政和本草四蘇頌圖經引文高誘本文與此同華嚴經音義二十四引作陽燧見日則熾而爲火與高誘本同慧琳經音義二十四本原文華嚴音義所引實爲高本異蒼蘇頌所見爲許本原文今高本同蘇引者互誤也蘇魏公集有校淮南子序論二本異同極詳
注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日下以艾承之則得火也政和本草四蘇頌圖經引淮南子下引許愼記曰荅許注原本如此今高誘注與此同者互誤也太平廣記百六十一引許注云陽燧五石之銅精圓而仰日則得火華嚴經音義一引亦同慧琳經音義二十一引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仰日則得火又三十三又四十引與廣記同惟而作以皆誤引高爲許茲據云方石之精作圓器似杯仰日則得火又三十三又四十引與廣記同惟而作以皆誤引高蘇引訂正
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注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圻而向依廣記引則得月則得水也華嚴經音義一太平廣記一百六十七慧琳經音義二十一引云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仰月則得水也初學記一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太平御覽四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注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引畫類賦風部注龍陽中陰蟲與雲同類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引畫類賦月部注
騏驎鬬則日月蝕太平御覽引文初學記一引作騏鬬則日月蝕高誘本作麒麟鬬而日月食
注麒麟獨角之獸故與日疑欲月字相符太平御覽四初學記一引作麒麟大角之獸故與日相動日下均欲月字
鯨魚死
注鯨海中魚之王也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八玄應經音義十九引無海中二字慧琳

經音義五十六引亦無海中二字又八十一引云鯨魚海中最大魚也又八十三引云鯨者魚之王也又九十二引云鯨卽魚之王也

而彗星出
注彗除舊布新也初學記一
奔星墜而渤海決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作隕星墜而渤海決
注奔星流星也開元占經七十四
枉法令則多蟲螟
注穀惡生孽則蟲食心開元占經一百十九
東方木也
注木觸地而生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其帝太皞
注天神五帝太皞主東方開元占經二十三

執規而治春
注規者員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其帝祝融開元占經詁高誘本作其帝炎帝
注無考
其佐朱明
注舊說云祝融高誘注舊說卽許注也
執衡而治夏
注衡平也開元占經三十引文高經三十八
其獸爲朱雀開元占經三十八引文高誘本填星作鎮星
注無考
太陰在四仲
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則歲星行三宿
注假令歲星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曰三宿開元占經二十三
太陰在四鉤
注四鉤謂丑寅爲一鉤辰巳爲一鉤未申爲一鉤戌亥爲一鉤開元占經二十三

則歲星行二宿
注假令歲陰在寅歲星在斗牛故曰二宿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
注衆星庶民之象與列星俱亡中國微滅也開元占經七十四
填星以甲寅元始建斗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填星作鎮星
注甲寅元始歷起之年也建斗填星起于斗也開元占經三十八
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
注效見也開元占經五十八
四守者所以司賞罰初學記引文高誘本四守作四宮
注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初學記一太平御覽六

太微主朱鳥也開元占經引文無也字高誘本無也字
注朱鳥太微之鄉開元占經六十六
日冬至駿狠之山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駿狠作峻狠
注駿狠之山冬至所止也開元占經六十七
夏至牛首之山
注牛首之山夏至所止也開元占經六十七
天一元始正月建甲寅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作正月建寅
注天一元始初有日月五星之時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日月俱入營室五度
注日月如連璧五星若貫珠皆右行開元占經五
無餘分

注餘分小分也開元占經五
日行危一度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作一度上無危字
注危北方宿也開元占經五
故不可以夷邱上屋
注夷平也開元占經五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作
冬至則井水盛盆水溢羊乳玉燭寶典十一月
注乳古解字羊脫毛也玉燭寶典十一月
冬至氣種首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作人氣種首
注陽氣動故人頭種之也玉燭寶典十一月此條末標許注因與上文羊乳注連引知之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行十二辰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左行下不重行字
注越歷十二辰而行開元占經六十七文選謝莊月賦注引無越字高誘本無越字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猛其雨玉燭寶典引文高誘本無猛字
注豐隆雷神玉燭寶典三月
至于悲谷是謂餔時
注日行至申爲餔時悲谷者日入處也慧琳經音義三十四
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
注太陰在天爲雄歲星在地爲太陰開元占經二十三
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相對
注東井輿鬼在未斗牽牛在丑故爲對開元占經二十三
北斗之神有雌雄五月合午謀刑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首句下有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一十七字
注刑爲煞故薺麥死也開元占經六十七
十一月合于謀德
注德爲生問射于振未開元占經六十七
堪輿行雄以知雌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
注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文選揚雄甘泉賦注文志注引許慎曰不云淮南注
墜形訓
地形之所載
注地麗也爾雅釋文釋地序舊
八殥之外而有八紘
注紘維也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班固倉賓戲注慧琳經音義二十
林氣多癘

注癰瘇疾也慧琳經音七十七又二引作癰瘇也
土龍致雨
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初學記一白帖二歲華紀麗注二太平御覽十一高承事物紀原十
燕雁代飛
注燕春南而雁北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雁下疑效秋字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意林引文高誘本作善游能寒
注魚是也意林
食土者無心而慧
注蚯蚓是也意林
食木者多力而奚
注熊羆是也意林
食草者善走而愚
注麋鹿是也意林
食桑者有絲而蛾
注蠶是也意林
食肉者勇敢而悍
注虎豹是也意林
食氣者神明而壽
注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意林
食穀者知慧而夭
注人是也意林

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自西南至東南有結胷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玄股民毛民勞民云文選注于諸國或有節制然黑齒民在自東南至北方下不應厠入自西南至東南之下知高本與此不同
百果所生
注果猶成易曰艮爲果蓏慧琳經音義五十四
夸父棄其策
注策杖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

注不見日故龍以目照之蓋長千里開御覽作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初學記三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
日馮生陽閒事物記原引文高誘本閒作閟
注日馮木之先高承事物記原一
根拔生程若
注根拔生草之先也同上
海閭生屈龍
注海閭浮草之先也同上
時則訓
孟春之月其蟲鱗文選注引文按此節剛注引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
注鱗龍之屬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

具撰曲筥筐
注曲葦薄也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索隱漢書周勃傳注
果實蚤成
注在樹曰果在地曰蓏齊民要術收種篇
芸始生
注芸草可以死復生御覽九百八十二爾雅釋草疏引淮南子說文解字草部云芸艸名說似本淮南子說又引許慎淮南注皆稱許氏淮南說知淮南說即淮南注今本說文云芸者蓋讀者引淮南說簍幅其旁久而傳寫多訛遂并而爲說解之詞矣

覽冥訓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
注庶女齊之御覽引無齊之二字少寡無子養姑者也選注無此二字據御覽補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御覽無此字不能自解故冤御覽無此十字按唐李瀚蒙求注引許慎淮南注告天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又太平御覽六事姑謹敬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明冤結告天與今本高誘注同蓋許高二注混亂久矣
景公臺隕海水大出唐李瀚蒙求注引文
注景公齊景公也雷擊景公臺隕壞之也景公爲雷霆所傷折太平御覽六十不云許注因與上條合并知之
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莫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
注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也文選郭璞遊仙詩注
東風至而酒汎溢太平廣記引文御覽九同高誘本汎溢作湛溢
注東方震方也東風大風酒汎清酌酒也太平御覽引作清酌酒也

米物下沈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酢而沈者沸蓋物類相感也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一太平御覽九天文部事類賦風部
蠹隨灰而月暈闕
注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隨暈無此二字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于上初學記一太平御覽四事類賦月部歲華紀麗三藝文類聚月類
貪薦莓實似桑椹生江濱
注莓實九十九按高注云生江濱據注文更字高誘本作貪薦梅慧琳經音義十九引許慎注云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
鳳凰之翔至德濯羽弱水莫宿風穴
注風穴所從出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開元占經引文羽作翼
天下有道飛黃伏皁開元占經引文誘本無天下有道句
注飛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乘之壽三千歲伏皁櫪而食
焉開元占經一百十五
乘雲車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雲車作雷車
注雲雷之車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服應龍
注服轅中也應龍有翼之龍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驂青蚴
注青蚴青龍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蒂雜圖

注蘿圖車上席也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雲黃路太平御覽引文誘本作黃雲路
注雲黃所乘路車太平御覽九百三十
前白螭
注白螭先道太平御覽九百三十按此與上引條均未明稱許注因御覽同高誘注連引而文與高異故塙知爲許注其他無高注連引者雖與高異不敢濫採
後奔蛇
注奔蛇馳蛇也爾雅舊釋蟲疏

黃神嘯吟
注鬼神失其臨鬧元占經
裋褐不完後漢書注引文高誘本作短褐不完
注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文選注引文高誘本尺鷃作斥鷃七啟注引作短褐

淮南鴻烈閒詁卷上　六

注楚人謂袍曰裋十九引作楚人謂袍爲短褐
滾水不泄漢養極望旬月不雨則涸爲澤受瀆而無源也文選注引作滾水旬月不雨則涸而無源者也高誘本同選注者下無也字
注瀆湊漏也唐本玉篇引文選注引作瀆湊漏之流也文選郭璞江賦注引作瀆湊漏之流也
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譬若羿請不死之藥于王母姮娥竊以奔月
注常娥羿妻也逃月中益上虛夫人是也文選郭景純游仙詩注

淮南鴻烈閒詁卷上　零陵艾新吾繕刻

淮南鴻烈閒詁卷下　漢太尉祭酒許愼記
賜進士出身員外郎衙吏部文選司主事加三級棗德輝輯刊

精神訓
陶人之剭埴元應經音義引文文選注剭作克高誘本作譬猶陶人之埴埴也
注埴揉也埴土也元應經音義十三文選馬融長笛賦注作埴柳也埴土爲字慧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引亦作埴柳並引桂苑珠叢云抑土爲器曰埴又五十七引玄應引仍作埴揉也埴土也又八十五引作埴柳也又八十八引云埴抑土爲器也
平梩不斲堛題不枅慧琳經音義引文高誘本作揳桷不斲素題不枅
注枅櫨也慧琳經音義六十二
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尺鷃乎文選注引文高誘本尺鷃作斥鷃
注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文選曹植七啟注引作裋褐不完

機發于踵
注機發不旋踵列子黃帝釋文
衰世湊學者不知原心反本唐本玉篇引文高誘本無者字
注湊競進也唐卷子本玉篇木部
與守其篴笔
注篴笔也慧琳經音義六十二又六十八又七十三引三蒼亦云篴笔也
夫仇猶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史記集解引文高誘本仇猶作仇由
注仇猶夷狄之國史記集解楊甘列傳七十一

本經訓
芒繁紛拏
注拏亂也文選左思吳都賦注

夷羊在牧

注夷羊大羊也時在商牧野開元占經一百十九

衰世則聚蟲滿野太平御覽引文高誘本作飛蛩滿野

注飛蟲蔑蠓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開元占經一百十九

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蒙求注引文高誘本昔下有者字

注蒼頡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天知其將餓也造文字則詐僞生故鬼哭也

故雨粟鬼恐爲文書所刻故夜哭李瀚蒙求注意林引作倉頡黃帝史臣

堯之時大風爲害羿繳大風于青邱之澤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逮至

注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上射封豨脩蛇于桑林之野上射十日下殺猰貐乃堪天下云云凡六十四字非高許二本不同選注乃節引耳

注大風大鷙鳥也御覽五十三文選王元長曲水詩注引許注作大風伯也與高誘注同疑誤

而下殺猰貐文選長楊賦注引應劭注淮南子注按應劭不注淮南應劭蓋引許注久而脫去日許愼三字耳

鴻水漏

注漏穿也孔也失也慧琳經音義六十六又十八引云漏穿也又四十九五十四引云漏失也又日穿也高誘本作帝有築紂爲琁室玉篇引文按玉篇節引非許高異本

榮爲象廊唐本玉篇廣韻引作廊瑤臺象廊玉牀文選雄蚩堅西都賦注唐卷子本玉篇廣部引無也字

注廊屋也唐卷子本玉篇廣部引無也字慧琳經音義六十三引作廊屋下也

德之所總要

注猥總凡也慧琳經音義一百

大搆架興宮室雞棲井幹文選注引文宮室句下有延樓戔道四字

注皆屋搆飭也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謝朓銅雀臺詩注

積牒旋石以純脩碕唐本玉篇引文文選注作積疊璇玉以純脩碕高誘本作積牒旋石

注碕長邊也唐卷子本玉篇石部文選左思吳都賦注郭璞江賦注

抑減怒湍以揚激波

注湍水疾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又丹命注又馬融長笛賦注

若簟蓧篠

注蓧篠竹席也慧琳經音義八十三

衰絰苴杖

注苴麻絰也

古者天子一畿

注千里爲畿

諸侯一同

注百里爲同也

財用殫于會賦

注會計也

卜其子孫以代之

注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主術訓

壹動而不搖高誘本作壹度而不搖

注無考
而執政者進諫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而執正進諫
注無考
冕而前旒
注冕冠也前旒冕前珠飾也 羣書治要
黈纊充耳所以揜聰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也
注黈纊所以塞耳 羣書治要
揮袂而狎犬 意林引文　高誘本作捭袂　事類賦作袖袂　按說山訓作揮袂與意林同
注揮挾袂也 意林　事類賦
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圈檻
注圈獸牢也 慧琳經音經六十八又二十九引云圈牢也
水釋文

贅猶揚堁而弭塵
注堁塵塵也 文選宋玉風賦注
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 文選注引文　唐本王篇作鄒忌徽而威王終夕悲　高誘本一徽下無琴字
注鼓琴修絃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句 文選陸機文賦注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引首句　陸機弔魏武文注引首句　唐卷子本玉篇引部首句
注鼓琴修絃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
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寤
注甯越衛人閒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　陶淵明夜行塗口詩注
湯武睪達不能與越人登舟而浮于江湖 唐本玉篇引文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首句睪作釋下要作湯武睪主也不能與越人乘舟而浮於江湖　高誘本作湯武睪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

夫載重而馬羸
注羸劣也 慧琳經音十一又二十八又四十七又五十一又六十三又六十四又六十七
甕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
注言其易也 文選孔稚圭北山移文注
莫凶于笑毒 羣書治要引文意林同　高誘本笑毒作雞毒
注笑毒附子 羣書治要　意林
是故竹木草莽之材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是故林莽之材
注無考
是故審于豪氂之計者必遺天地之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于大事之舉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首句氂作釐下作必遺天下之大數大事之舉作大數之

舉
注無考
人事之閒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與交之閒
注無考
是猶以斧斸毛以刀伐木也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是猶以斧斸毛以刃抵木也
注無考
楚莊王好鉅冠楚國效之也 太平御覽引文 高誘本莊王作文王好下有服字鉅作
注無考
趙武靈王服貝帶鵕鶡 文選吳都賦注引文 高誘本貝上無服字鵕鶡作鵕鶡
注鵕鶡鷙雉也 文選吳都賦注 按史記佞幸列傳鄧
侍中皆冠鵕鶡索隱曰許慎云鵕鶡鷙
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鵕鶡司馬先引
許慎後引淮南疑是許注不知何以與選注異
廢城毀隤 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慧琳經音義六
注隤隄也 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慧琳經音義六十七引作隤限也 又引作隤亦隄也
然民無窟穴狹廬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然民有掘穴狹廬
注窟穴土室 羣書治要
肥醲甘脆非不美也
注醲肥甘也 慧琳經音義七十七
然民無糟糠菽粟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無字作有字
注無考
匡牀衽席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衽席作蓆席
注無考

教民養育六畜
注元田爲畜 說文畜字下引淮南子曰按淮南無此文當是許君說讀者變識其旁久而并入如前芸字之例
先王之制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 玉燭寶典引文 高誘本作制
注海雲至二月也 玉燭寶典二月
蝦蟇鳴鷹降而通路除道矣 玉燭寶典引文 本通作達道下無矣字
注鷹降二月也 玉燭寶典二月
陰降百泉則修橋梁
注陰降百泉十月也 玉燭寶典十月
昏張中則鴈樹穀 玉燭寶典引文 高誘本作則務種穀
注大火昏中三月也 玉燭寶典三月
大火中則種黍菽
注大火昏中四月也 玉燭寶典四月
湯有司直之人
注司直官名詩鄭風曰邦之司直 事物記原五
發鉅橋之粟
注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 明監本史記殷本記集解漢書張耳傳注後漢書地理志注水經注十引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也 按高誘注云鉅橋紂倉名也又引一說云鉅鹿漕運之橋與各書引許注義同知一說即許注也
智過萇弘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智過于萇宏
注萇弘周景王之史臣也通天下鬼方之術也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勇服于孟賁
勇服孟賁

注孟賁衛人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集解　羣書治要
繆稱訓
自視歉如也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自視猶欿如也
注歉不滿也唐卷子本玉篇欠部
心治則百節皆安
注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喻也羣書治要
枝體相遺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支體相遺
注遺忘羣書治要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注各得其所無所思念羣書治要
猶中衢而致尊耶
注衢六通尊酒器意林
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世莫不舉賢
注賢其所悅者而悅其所快性人無不舉與己同者以爲賢也羣書治要
非自遁也
注遁失羣書治要
亦不幾矣
注幾近也羣書治要
若失火舟中
注同心救火意林
君子行斯乎其所結
注結要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子產謄辭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謄作騰
注謄傳也唐卷子本玉篇言部
魯酒薄而邯鄲圍
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于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莊子胠篋釋文
暉日知晏
注晏無雲也史記索隱孝武紀四年詔賦注引作晏無雲之處也
城峭者必崩岸崎者必陁唐本玉篇引文　選注作岸陁者必陁
注崎峭也唐卷子本玉篇阜部陁落也玉篇阜部陁峻也陁落也文選羽獵賦注引文　文選長笛賦注引文

大絃緪則小絃絕矣
注緪急也意林
齊俗訓
弱緣羅紈
注紈素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炮烙始于熱斗北堂書鈔引文　高誘本作生于熱斗
注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太平御覽七百十二引許慎注願卽願字避宋諱
子路拯溺
注拯舉也羣書治要

而不受金于府
注魯國之法贖人于他國者受金于府羣書治要
其於致雨不若黑蜧
注黑蜧神蛇也潛于神泉能致雲雨文選江賦注祇引至神泉止張景陽雜詩注全引而云高誘注按高注作能興雲雨不作能致雲雨與此文小異
沙石穢之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沙石濊之按御覽亦引作沙石濊之與治要同知二書均據許本作
注無考
是故責虛
注虛者無所載于哀樂羣書治要
中國髮血越人契臂其一也列子釋文引文高誘本作越人契臂中國猷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
注剋臂出血也列子湯問釋文

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
注三月之服謂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服也事物紀原九
五縗之服
注五縗之服夏后氏之禮事物紀原九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
注芻狗事以謝過土龍事以請雨意林
尸祝衿祑
注祑黑衣也慧琳經音義十七
武王伐紂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
注三年之喪始于成王事物紀原九
而刀以翦毛據注文改字高誘本作而刀以剃毛
注翦截髮也慧琳經音義三十四
客有見人於季子者羣書治要引文作故實有見人於宓子者
注季子子賤也羣書治要
是僸也羣書治要引文
注僸慢羣書治要
若院之見風無須臾之間定矣唐本玉篇阜部引文高誘本作擾
注院侯原誤作便據系部改風羽也楚人謂之五兩唐卷子本玉篇阜部院下引同而云或作院又部部統下并引北堂書鈔百三十八舟部下引羽上多一之字文選江賦注引作統侯風也楚人謂之

五兩也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一引作統侯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扇疑羽之譌藝文類聚儀飾部
脩脛者使之踏鍵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修脛者使之蹈鍵
注長脛以踏插者使入深羣書治要
疆脊者使之負土
注脊疆者任重也羣書治要
傴者使之塗
注傴人塗地因其俛也羣書治要
輕重不失銖兩
注十二粟而重一分十二分而重一銖慧琳經音義四十五又七十六引下句作十二分爲一銖
而求之乎浣準

注浣準水望之平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待西施
夫待要褒飛兔而駕之
注要褒飛兔皆一日千里者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待西施
待西施絡慕而爲妃羣書治要引文　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待西施絡慕而爲配　毛嬙而爲配不云爲高爲許按落慕即絡慕之異文惹所引亦許注本也
注西施絡慕古好女也羣書治要
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慊
注慊足也慧琳經音義七十六
爲行者相揚以高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揚作揭
注揚舉羣書治要
器用遼于刻鏤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遼作逐
注無考
調文者遽于煩繞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誠文者處煩撓
注無考
其織不力者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力作強
注無考
衣食饒裕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裕作溢
注無考
孟賁戚荆無所行其威
注戚荆古勇士也孟賁衛人　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集解引羣書治要無孟賁衛人四字　按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戚荆古勇士孟賁衛人益可證治要注之爲許氏也

浇天下之淳
注浇薄也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文選陸機招隱詩注王元長永明策秀才文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慧琳一切經音義十八又九十引竝作澆　澆薄也又九十七亦作澆猶薄也
故其爲編戶齊民
注編猶列也慧琳經音義七十七
道應訓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
注惠王魏惠王惠子惠施也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待
何異於梟子之食其母也太平御覽引文　何以異于梟之愛其子也
注梟子大食其母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七
不過三日

注三日而滅羣書治要
日中不須臾
注言其不能終日羣書治要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
注杓引也古者懸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列子說符釋文　史記天官書索隱引杓引也三字
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注糟有滓酒滓也溫糟曰粕也慧琳經音義九　莊子釋文引作粕已漉粗糟也　元應經音義三引作糟酒滓已溫糟曰粕也　慧琳經音義七十七引作糟酒滓也粕已溫糟也
今不果往
注果誠也文選謝宣城于安城答靈運詩注　繁欽與魏文帝箋注　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曰日高誘本作若據史記集解引許注改
注屈宜曰楚大夫在魏者也史記集解四十五
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
注捶鍛也慧琳經音義十一
玄玉百工
注二玉爲工唐卷子本玉篇工部
顧以伎道齎一卒慧琳經音義引文高誘本作願以技遺一卒
注齎備足也慧琳經音義七十八又八十一
薛公欲中王之意
注薛公田嬰羣書治要
期于九垓之外
注朝秀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九
朝秀不知晦朔文選注引文太平御覽同高誘本作朝菌不知晦朔
密子治亶父三年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密子作季子
注密子子賤也羣書治要
而巫馬期
注巫馬期孔子弟子也羣書治要
往觀化焉
注微視之羣書治要
見夜漁者得魚則釋之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見得魚釋之
注無考
約車申轅
注裝束也文選七發注謝元暉京路夜發注又謝靈運西陵遇風詩注赭白馬賦馬融長笛賦二注引作裝飾也
氾論訓
有鍪頭而絻領以王天下者矣
注鍪兜鍪帽也事物紀原九
伯余之初作衣也
注黃帝臣也一云伯余黃帝也事物紀原三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
注必稱父母兄弟意林
今儒墨稱三代文武而不行也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而弗行
注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羣書治要
鬼魅無信驗而狗馬切於前也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
注無考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
注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文選七發注傳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集解引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卽淮南注又引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語不可解疑有脫誤按史記李斯列
天下雄儁豪英
注才過千人曰儁慧琳經音義八十八又一百

段干木晉國之大駔而爲文侯師
注駔市儈白帖太平御覽八百二十八
明月之珠
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文選琉圖西都賦注
不能無類
注類朋類也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紂拘于宣室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紂居于宣室
注無考
嘗試處强大之勢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二君處强大之勢
注無考
而修道德之論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修仁義之論
注無考
故狠者類智而非智也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智作知無也字
注狠慢也羣書治要
愚者類君子而非君子也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愚者類仁而非仁
注無考
若玉之與石葵之與莧也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
注無考
夫亂人者苣蔣之與藁本也它牀之與蘼蕪也
注此四者藥艸臭味之相似惟治病則不同力尒雅釋艸正義
久血爲燐
注謂兵死之血爲鬼火詩東山正義

畏桃人也卽淮南注誤爲六韜也
厭文搔法
注搔抓也手指把搔也慧琳經音義七十九又八十八引上句
一謂張之一謂欲之
注持舟楫者謂近岸爲欲遠欲爲張也唐卷子本玉篇欠部
動之爲物
注動有爲也羣書治要
皆險也
注險言危難不可行羣書治要
無屈奇之服
注屈短也奇長也唐卷子本玉篇可部十二又十五同慧琳一切經音義

水生蜩蛹據說文引淮南王說改高誘本作水生罔象
注蜩蛹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說文虫部蜩下引淮南王說按淮南無此語所謂說者卽許注也此與艸部芸下例同慧琳經音義六引作淮南子又七同又二十六卷引作淮南說文不用此也
詮言訓
行無迹游無朕
注朕兆也唐卷子本玉篇舟部
羿死于桃梧
注梧大杖也取桃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陳元親歲時廣記五事物紀原八引云梧大杖以桃爲之以擊殺羿是以來鬼畏桃慧琳經音義四十一又八十四又九十七引云梧大杖也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引許注六韜云梧大杖以桃爲之擊殺羿是以

義五十八引
玄應舊音同

兵略訓

養池魚者不畜獺　政和證類本草十八附蘇頌圖經引文　今高本作畜池魚者必去獺

注獺類是也　政和本草十八

箱炮而鼓之　唐本玉篇引文　玄應經音義同　高誘本作炮箱而鼓

注箱貫也　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玄應經音義十八慧琳經音義七十六　又九十八又九十七引作箱　猶貫也

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

注斥度候視也候望也　史記索隱二十四李將軍列傳史紹述鹽鐵論文晉紀三十後梁紀四引斥度也候視也二句又唐紀四十四及四十九引全　按見可時許氏淮南注已亡蓋從史記索隱錄出也

縣以方城　唐本玉篇引文高本以上多之字

注縣絡也　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慧琳經音義九十引云縣猶絡也

修鍛短鎩也

注鎩小矛也　華嚴經音義二　慧琳經音義二十一

然而兵殆于垂沙

注垂涉地名　史記楚世家集解按涉即沙誤字

若韄之與鞅　韄依注文當作闉

注闉鼓聲聲也　慧琳經音義八十四

陷其右陂

注陂西也　唐卷子本玉篇阜部

若捲手之一捽

注捽搏也　慧琳經音義七十八

藏志九旋之淵

注九旋之淵至深　文選江賦注　莊子應帝王釋文引文作有九旋之淵引注至深也

躁爲靜奇

注奇有出于人也　唐卷子本玉篇可部

揚塵起堨

注堨埃也　文選西都賦注

注箱貫也　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玄應經音義十八慧琳經音義七十六　又九十八又九十七引作箱　猶貫也

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

注斥度候視也候望也　史記索隱二十四李將軍列傳史紹述鹽鐵論文晉紀三十後梁紀四引斥度也候視也二句又唐紀四十四及四十九引全　按見可時許氏淮南注已亡蓋從史記索隱錄出也

說山訓

伯牙鼓琴鱓魚出聽　說文魚部引淮南傳改文　高誘本作弧巴鼓瑟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而鱓魚出聽

注無考　按說文魚部引傳曰伯牙鼓琴鱓魚出聽所謂傳者即許君所見淮南本與高不同

淵生珠而岸枯　史記集解引云一本無不字　即許本　高誘本作岸不枯

注滋潤鍾于明珠致令岸枯也　史記龜策傳淵生珠而岸不枯下引徐廣曰一無不字許君說淮南以爲云云許君說即注也

天下莫相憎于膠漆

注膠漆相抱不得還其本也　意林

而莫相愛于冰炭

注冰得炭則解故得還其本也　意林

弦高誕而存鄭

注誕謾也　唐卷子本玉篇言部　慧琳經音義六十七引作誕慢也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也寶典引文高誘本無也字
注百舌鳥名能變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玉燭寶典五月注
深則汰五藏玉篇引文高誘本汰作達
注汰達也唐卷子本玉篇心部慧琳經音義九十三
不能穿魯縞史記集解引文高誘本作不能入魯編
注魯之縞尤薄史記集解一百八
見窾木浮而知爲周初學記二十五引文不標許注據宋蘇頌校淮南序云許于篇內多用假借以周爲舟是也知初學記所引爲許本也
注無考
乘桴入胡

注桴木筏太平御覽七百七十
奏正樂者始于陽阿采菱北堂書鈔引文御覽同高誘本作欲善和者始于陽阿采菱
注楚樂之名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
貍頭愈鼠
注貍能執鼠故愈也物類相感志
蠆戢精血以類推之也御覽引文高誘本作蠆散積血
注蠆食血太平御覽九百四十五
或斷臂而顧活
注顧反也史記索隱十六
晉文公棄桂席後徽黑咎犯辭歸

注晉文公棄席之黑者捐故舊也故咎犯辭去意林說林訓
塞將翔水
注寒蟬蟬屬也文選謝惠連擣衣詩注
至味不嗛慧琳經音義引文高誘本嗛作慊
注嗛銜也口有所銜食也慧琳經音義九十五
日出湯谷
注熱如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一百十七漢書司馬相如傳注須臾之間倪人之頸
須臾而鮑人之頸玉篇引文高誘本作須臾之間倪人之頸
注鮑戾也唐卷子本玉篇言部
璧瑗成器礛諸之功

注礛諸治玉之石也唐卷子本玉篇石部
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注黃帝古天神所造人時化生陰陽上駢桑林皆神名事物紀原一
薺苗類絮菥依注文當作萩薺萩假借字
注萩亦藘也慧琳經音義七又三十一
濆小皰而發痤疽也
注皰面氣之瘡也慧琳經音義三十七又七十二引作皰面氣瘡也
以篙測江
注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也玄應經音義十三慧琳經音義六十一引云

筒謂斠觚竹也長二丈或用木作　又五十七引玄應舊文與此同下句也上多一者字

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

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

藝文類聚八十九　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　事類賦柳部

注無考

楚攻宋圍其城

注楚莊王圍宋九月　列子說符釋文

捷載粟米而至　玄應經音義引文　高誘本無而字

注捷擔負也　慧琳經音義六十四又七十九引云捷擔之也　音義十一六十一同

中行繆伯攻鼓弗能下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穆伯

注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翟　羣書治要

餽閻倫曰

注餽閻倫晉大夫　羣書治要

起波濤

注潮水涌起遷者爲濤　慧琳經音義一又十二又百

烏鵲知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

注扶傍也　初學記一事類賦風部

申椒杜蓹浸之瀋中則不能保其芳　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本作申菽杜蓹美人之所懷服也及瀋之于瀋則不能保其芳矣

注瀋臭汁也　唐卷子本玉篇水部

修務訓

櫛扶風

注扶風奔風　太平御覽九不云許注因與東風至而酒泛溢連引東風句文選注引作許注故知

之也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

注陽文楚之好人也文選枚乘七發注劉孝標辨命論注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云陽文楚好女也

夏馬不待策錣而行

注錣策端有利鐵所以刺不前也列子說符釋文

堯眉八彩

注眉理八字也意林

連比以像宮室

注坒相連也文選左思蜀都賦引注不引文疑許注連比本作連坒

唐晏堅力之類唐本王篇引文高誘本作唐碧堅忍之類

注晏堅也唐卷子本玉篇石部引文高誘本作偃慢懈惰據注文改字

嬾慢懈惰

注嬾薄也慧琳經音義四十五

身淬霜露

注冒犯霜露也唐卷子本玉篇木部

百舍重趼

注足指約中斷傷爲趼莊子天道釋文

受教一言精神洽玄應經音義引文高誘本精神下有曉字

注洽然解悟之意也玄應經音義十四

邯鄲有鬻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

注李奇趙之善樂者也太平御覽五百六十五按御覽此不稱許注因與湯阿采菱許注連引知此亦許注也意林引注作趙之善音者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

注鋌銅鐵樸銷生鐵也文選張協七命注慧琳經音義四十九引上句又二十九引云鋌者金銀銅等未成器鑄作兵劒曰鋌

豫章之生七年可知

注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文選養生論注引淮南正文下又引許叔重之說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樠枏

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小異

夫蛟龍伏寢于淵

注蛟龍龍屬開元占經一百二十龜策列傳蛟龍伏之集解引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蛟龍龍屬音決索隱云蛟當爲蛟注音決誤也即此注

而卵乳于陵

注乳謂卵自乳者也開元占經引文高誘本作而卵剖于陵開元占經一百二十

訟繆胸中

注訟容也繆靜也唐卷子本玉篇言部

非券之所責也

注券契也羣書治要

田漁皆讓長

注長者得多羣書治要引文高誘本作斑白不載負

而斑白不負載

注斑白鬢有白髮羣書治要

故因則大化則細矣

注能因循則大矣化而欲作則小 羣書治要

故男女有班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男女有別

注無考

敎之以孝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敎之以順

注無考

時蒐振旅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時搜振旅

注簡車馬也 羣書治要

而不能爲孔墨之行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作而不能爲孔曾之行

注無考

然越人爲之以求榮也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越下無人字

注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 羣書治要

趨行踳馳

注踳相背也亦差也 慧琳經音義八十四

聖王在位明好憎以示人 羣書治要引文 高誘本位作上人作之

注無考

口嚼滋味

注嚼咀也 慧琳經音義九十二

闓閶伐楚破九龍之鍾 御覽引文

注刻篴爲九龍懸鍾也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

離先稻孰

注稻米落地而生爲離稻 意林

智伯有五過人之材

注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伎藝畢極三材也巧文辨惠四材也强毅果敢五材也 羣書治要

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

注力能使强走先馳馬超能越高 羣書治要

而身虜于秦者不知賢也

注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滴于越之言 羣書治要

覽取撟掇

注撟取也 玉篇糸部 經音義四十七引

要略訓

所以緘縷縩之閒 唐本玉篇引文 高誘注本作所以箴縷縩縩之閒

注縩綃穀也 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齊景公族鑄大 初學記大作其

鍾撞之于庭下郊雉皆呴 書鈔作雊

注族聚也大鍾聲如雷震雉皆應之 北堂書鈔一百八 初學記十六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

補遺

涸日覆而無所絃

注絃挂也 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夫羨□小于度

注羨過也 唐卷子本玉篇次部

緪履趹步

注緪敕也趹疾也 唐卷子本玉篇糸部

淮南鴻烈間詁跋

漢儒注書之名約有數家曰傳曰注曰解曰箋曰解詁而無間詁之名義余應之曰此箋類也衆家之中傳注解詁皆各成一家言惟箋則必集諸說以折衷之此鄭氏詩箋所以昉也釋文引鄭六藝論云注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必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此語說箋例最明說文云箋表識也即鄭說所引申本書間詁猶言夾注與箋同實而異名說文間隙也罅子經說上間謂夾者也又云間不及旁也益其書爲許君未卒業之書僅約略箋識其旁若夾注然故謂之間詁其書本傳不載隋唐志始箸錄題作許慎注舊唐志有淮南商詁

二十一卷劉安撰不言注人下有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則題商詁者是許注本矣商詁義不可通近人俞正燮癸巳類稾書開元占經目錄後云淮南間詁者許慎所上也占經引至多程張學俗改作間話閻本疑之改作淮南人間訓云是以間詁爲間詁又趙之謙勇廬間詁序云間詁云者淮南之佚舉文廑存散見他籍太史公所謂書缺有間間則詁之儒者之責亦與俞說同而不知皆非也古人箸書無以詁名者孔叢子有詁墨篇乃僞書不可信且詁者駁義之名非訓詁之名許君此書訓詁詳明何爲而名詁乎伯兄輯此書竭十年之力冥搜博採始克成編因据蘇魏公集校定淮南子序標題又据蘇魏公本草圖經引淮南許慎記結銜恐讀者不達其恉因余有荅或問之說命畢其義以爲之跋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讀者勿以俞趙之說搖惑于中則幸也光緒二十年甲午歲冬十月同懷弟德炯謹跋

淮南萬畢術

丁杜唐舜年

光緒癸巳莫春假學上虞羅振玉

敬讀一過於白田舟次

丁杜唐先生撰著許頤書最富書所刻外未刊者亦多此書其一也光緒十七年冲夏得流上舊舟實應于書肆中得此帙為之校補脫誤必求善本閱十年矣今始獲善本重校一過追憶前塵猶增悵惘倘松老記

淮南萬畢術　叙

鈔淮南萬畢術叙

自來神僊家類多幻言淮南王安以謀反自剄史傳甚明而葛洪神仙傳迺謂八公使劉安登山白日昇天雞犬舐其餘藥鳴天上而吠雲中豈不誕且誕哉初學記引淮南八公相鶴經此亦如伯樂相馬經陶朱公養魚經皆後人所托名也漢書藝文類聚靈異部引列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鴻寶萬畢術三卷唐志有淮南萬畢術一卷久佚不傳疑即淮南之外書也今淮南子墜形訓言磁石上飛雲母出水汜論訓言山出梟陽木生畢方說山訓言貍頭愈鼠雞頭已瘧蜜散積血斲木愈齲膏之殼鼈爛灰生蜃漆見蟹而不乾梧桐斷角馬尾截玉其言與萬畢術相似又汜論訓言老槐生火天文訓言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今萬畢術亦有此文蓋一時之作也褚先生補史記龜策傳曰臣為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小司馬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中說嘉林中方窓之通雅謂萬畢者言萬瀷畢於此即漢之遹興輕舉倒景黃治淖瀙五倉之術也余暇日讀太平御覽見其引淮南萬畢

術頗夥北宋初是書猶存因抄撮為一卷小說短書言近於戲大抵虛妄之辭詭秘之術綴而録之匪獨存古且以志戒也昔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方今尚方鑄作事不驗下吏坐論夫以更生之行與學尚不免為哀說所惑後之讀萬畢術者其存諸

道光七年歲在丁亥立夏前三日山陽丁晏叙

淮南萬畢術　　淮安山陽丁晏輯

欲致疾風焚雞羽太平御覽天部引萬畢術

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合以丹華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即以丹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姦御覽時序部又蟲部又北部引埋石四隅家無鬼鬼取蒼石四枚及桃枝以桃弧射之乃取併埋之天四隅故無鬼疫同上

歲暮臘埋圖石于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同上

東行馬蹄中土令人臥不起取東行白馬蹄下土三丈人騎上即不能起御覽地部

竈之土不思故鄉取竈前三十方半十取中土持之逢出令人不思故鄉同上

方諸取水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治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即來同上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御覽居處部又方術部拔劍門

拔劍倚戶兒不夜驚御覽兵部

牛翁十四可以強弩取牛翁十四枚曲蟮白頭者二七以三尺新布裹之活塗布着人无令人見用之拭弩令温引之校半力也同上

馬柳生腐茅者取馬柳生茅可以為藥食殺鬼矣同上

理髮竈前婦安夫家御覽人事部

鴻毛熏之可以渡江盛鴻毛熏之可渡江不溺也御覽儀式部又羽族部作盛鴻毛于籠熏

慈石提棊取鷄磨針鐵以相和慈石置棊頭局上自相投也御覽方術部又藥部磁石拒巷取雞血作針磨鐵椅之以和磁石日塗巷頭曝乾之置

右上即相拒不休

鵲腦令人相思取雌雄鵲各一燔之四道通兩寅日與人共飲酒置腦酒中則相思也同上　又羽族部

老槐生火

膠燒水則清

敝箕止喊取箕以內醬中喊着箕矣

首澤浮針取頭中垢以塗塞其孔置水即浮

燒角入山虎豹自遠惡其臭也

赤布在戶婦人留連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為灰置門楣上即不復去

取荅皮置甕中自沸如雨也

梧木成雲取梧木置十碩瓦甕中氣盡則出雲以上並御覽引桐木成雲取十石瓦甕滿水中置銅甕中盛之三四日無如雲作

銅甕雷鳴取沸湯置甕中沈之井裏則鳴數十里同上　又工藝部引取沸湯著銅瓶中塞埜窌內之土中則雷鳴聞數十里

取家祠黍以啖兒兒不思母同上　家前祠黍用啖兒則不思母也

取門冬赤黍漬以狐血陰乾之欲飲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同上

門冬赤黍薏苡為丸令婦人不妬同上

取雞子去殼然艾火內空中疾風高舉自飛去同上　又羽族部取雞子去其汁然艾火內空卵疾風高舉之

取亡人衣裹磁石懸室中亡者自歸矣同上

取蜘蛛塗布天雨不能濡之同上　又工藝部作塗

取馬尾火之置明友夫妻衣中自相憎矣同上　又獸部作取馬毛犬尾

削氷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火生同上

取牛膽塗熱釜即鳴矣同上　又工藝部作釜即鳴矣

取伯勞血塗金人不取化為石也同上　又羽族部伯勞守金人不敢取

狼皮在戶羊不出牢羊畏狼故也同上

燒木賣酒人民自聚取失火家木刻作人形朝朝祭之人聚也同上

蝟鳥塗鐵柔不折同上　獸部作蝟膏塗鐵柔可折

鼈瓦止鳥鳴取鼈底柢之則止同上

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同上　又獸部引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鳩膠血塗雞頭不能起同上

馬齧人取僵蠶塗上脣即止不復齧人同上

馬蹄破甕瓦取馬蹄燒如炭置甕中有頃破矣御覽工藝部

雲母入地千歲不朽雲母在足無踐棘取大雲母塗

足下踐棘不能匍珍寶部
鹽能累卵取戎鹽塗卵取他卵置其上即累也飲食部
取蚘脂為燈置大中即見諸物同上
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出獸部
歸終知來猩猩知往歸終猩猩並神獸同上
孤目貍腦鼠出其穴以塗鼠穴即出同上
被髮北向呪殺巫鼠夜有巫北向禹步呪曰老鼠不
祥過者受其殃同上
投罾者機動釣魚者浮抗動發也發則得鼠浮釣浮
也抗動也動則得魚也同上
青泥殺蟹得蒐復生鱗介部

四

蝟膏塗鐵柔可折同上
人面擊地飛鳥自下取蕖木為人形似鳥而血塗人
面以擊地飛鳥自下羽族部
孤桃之象令雞夜鳴取孤桃南北行枝長三尺折以
為象令以三歲雄雞夜告栖下同上　又藝文類聚菜部豪兰作豪又作
夜居栖下則鳴餘同上
寒皐斷舌使語取寒皐斷其舌即語矣寒皐一名鸚
鵡同上
伯勞使蚯蚓蛻蟬乃天使然也同上
鴟腦令雞自伏取鴟腦以塗雞自伏即不能起也同上

喙二

蝦蟇得瓜平時為鶉取瓜去瓤置生蝦蟇其中殺鶉
以血塗瓜堅塞之埋東垣北角深三尺其平旦發出
之以為鶉矣同上
天雄鸛胎日行千里取鸛鳥胎于月中暴之一日一
增天雄一月用三十天雄而并治為丸大如梧子欲
行騰一丸同騰蛇膽同大良去天雄乃獨膽即行千
里同上
鵁鶄致鳥取鵁鶄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桀張羅
其旁鳥自聚矣同上
青泥殺蟹得蒐復生鱗介部
龜脂得火可以然鐵取龜殺之燒鐵如炭狀以烊其
脂中鐵自燃同上
龜致蟹取龜燒之蟹自至同上
烏喙蚯肝病作不苦取烏喙蚯肝各等治和丸如梧
桐實病欲作吞一丸人不倦矣同上
燒蟹致鼠同上
螢火硫馬取螢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馬見之鳴硫不
敢行蟲多部
守宮塗腐婦人無子取守宮一枚置甕中及蛇衣以
新布密裹之懸於陰處百日治守宮蛇衣分等以唾

和之塗婦人臍磨令溫即無子矣同上
守宮飾女臂有文章取守宮新合陰陽者牝牡各一
藏之瓦中陰乾百日以飾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
陰陽即去同上 又方術部取守宮蟲餌以丹砂陰
乾塗婦人身男合即滅
苓皮蝮脂魚鱉自聚取苓皮置水斗半燒石如炭狀
以淬蝮脂置苓皮水中七日已置治則魚鱉自聚矣同
上
蜘蛛塗布而雨自晴取蜘蛛置甕中食以膏百日試
以塗布而雨不濡也同上
取蜘蛛與水狗及猪肪置甕中密以新綿仍懸室後
百日視蜘蛛肥殺之以塗足涉水不沒矣又一法取
蜘蛛二七枚內甕中合肪百日以塗足得行水上故
曰蜘蛛塗足不用橋梁同上
竹蟲飲人自言其誠竹蟲十三枚竹黃十枚治之欲得
人情取藥如大豆燒酒中飲之不令醉以問其事必
得其實也同上
黍成蠐螬以秋冬穫黍中即生蠐螬也同上
青蚨還錢青蚨一名魚或曰蒲以其子母各等置甕
中埋東行陰垣下三日後開之即相從以母血塗八
十一錢亦以子血塗八十一錢以其錢更互市置子
用母置母用子錢皆自還也同上
沙蝨一名蓬活一名地膊同上
八月榆糯音而令人不飢以美酒漬榆糯曝乾以清漿
米漿莧實蒸令相合欲不食者三指撮酒以服之即
不飢耳果部
南山牡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有月暈時刺之米部
藥令面悅取藥葉三寸土瓜三枚大棗七枚膏和塗
面不得四五日立悅矣先以湯洗面乃傅藥同上
夜燒雄黃水蟲成列水蟲聞燒雄黃氣皆趣火藥部
取曾青十斤燒之以水灌其地雲起如山雲矣同上
為藥令人不老同上
白青得鐵即化為銅同上
朱沙為澒同上
瓦皮致水同上
莽草浮魚取莽草葉并陳粟米合擣之以內水魚皆
死同上
迴風之草見八方取迴風草三寸三枝五寸五枝以
城西面土三家不及井中青泥南雞欲上栖不上者
并治為丸磨其面目出戶視八方矣百卉部

酒薄發厚漬以苑蒲斷蒲漬酒中有頃出之即酒厚也同上

老血為浮聚血之精至黃泉也同上

用麻子中人桐葉米汁煮之沐二十日髮長藝文類聚人部

道光丁亥余年三十有四讀太平御覽淮南萬畢術一卷後見陶九成　亦有此焉僅得二葉脫略殊甚而余所輯三倍過之又訛畢萬術其學陋矣明人據摭凡博雜而不精元明叢書大抵如此同治乙丑長夏無事余檢舊本重抄炳燭之明老不廢學亦一適也山陽七十二叟丁晏後記


淮南許注異同詁　增補遺續補　元


光緒七年刊
咸淳宣署

自敘

淮南道藏本較通行本爲楙密而踳敝亦甚方琦讀而柄之遂爲淮南參正一書許高二注埶出東漢浚長詁記說尤古樸濬令之注雖祖南郡要非其匹也已已之歲閒尻無事緐徵羣冊刺取許氏之逸說舊爲一卷舊傳道藏本有許注羼入相沿累代鬮能釐析嘗疑原道以次十三篇多詳原道似與天文墜形時則覽冥精繆稱以次八篇多略總稱本經主術氾論說林說山俶真兵略人閒泰族要略詳者當是許高注雜略者必係一家之言解故簡塙尤近許氏後讀宋

淮南許注異同詁　敘

蘇魏公文集內有校淮南子題敘略云是書有後漢時太尉祭酒許慎東郡濮陽令高誘二家之注隨唐目錄皆別傳行今校崇文總書與蜀川印本泉臣某家書凡七部埶題曰淮南子二注相參不復可辨惟集賢本悉末肯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是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閒詁皆許氏說瑰案王氏漢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注許慎注淮南內三十一篇公孫羣錄書志謂許慎注標其首皆注曰記上閒詁次曰淮南鴻烈解名注曰高題悉首皆謂之鴻烈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爲上下卷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氏注詳于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敘題悉仍各不同或于解經下云許慎記上或于閒詁上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人閒篇爲弟七或以精神篇爲弟十八經埶不齊非復昔時之體臣某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閒奇字埶載音讀誘自敘云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埶舉音讀故十三篇中音讀最詳而許注八篇音讀闕朱潛溳之別不言可知許于篇下纚論大意悉內或有段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

淮南許注異同詁　敘

恬爲倏如是非一又其詳略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攷證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云云此與方琦舊說適相脗合原道以次十三篇皆有故曰因以題篇宇高注本也繆稱以次八篇皆無故曰因以題篇等字許注本也家取舊輯許氏逸注比而勘之原道以次十三篇許注與高注文義多異繆稱以次八篇許注與今注文義多同其異者正見二注之埶參其同者益見許注之不謬況隨唐書經籍志淮南子載許慎注二十卷高誘注二十一卷舊唐書載淮南子詁二十

卷商詁通閒詁之譌不
言許慎注明系敘文高誘注二十一卷新唐書所載
卷目都合詁知舊唐書直云許慎注二十一卷不云商
與說山訓有題篇字高注本之紂爲象箸而箕子唏異也詮言篇
篇無題篇字許注本之猌狱之捷來措繆稗同與說林訓有題篇字爲高
注本之猌狱之捷來乍異也詮言篇本許注之羿死于桃梧
注訓桔爲大枝與說山訓高注本之羿死于桃部注訓桃部地名異也道應
篇無題篇字許注本之孔子之逕力招城關異也道應篇本許注之周鼎著
倕使歟其指與本經訓有題篇字乃高注本之黔腸之始下型與齊俗其
指異也修務訓有題篇字爲高注本純鈞魚腸之屬不
篇無題篇字許注本之作淯均異也覽冥訓有題篇字爲高注本之土契
黃爐與兵略篇許注本之作黃盧異也原道訓高注本之京
臺與道應訓許注本之作強臺異也原道訓高注本之六瑩
與齊俗訓許注本之作六英異也氾論訓高注本之淄澠與
道應訓本許注之作蓊澠異也齊俗訓許注之隅皆之削
與本經訓高注本之隅差之削異也後人不知八篇十三
篇之分動有疑其互異者其未經竄改亦尠矣幸得數
事以爲左證其它又有可攷者如原道訓三仞之城下
注云八尺曰仞而覽冥訓注作七尺曰仞以說文仞伸

曾一尋八尺推之知云八尺者乃許注矣墜形訓百果所生下注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而時則訓注作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以說文在木曰果在艸曰蓏推之知云在木在地者乃許注矣又注中有言某或作某者有言一日某某者多爲許說如原道訓昔者馮夷太丙之御也高注云夷或作遲丙或作白而文選七發引許注正作馮遲太白河伯也俶眞訓騎飛廉而從敦圉高注敦圉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而史記索隱引許注正作淳圉仙人也氾論訓段干木晉國之大駔高注駔駿怛一曰駔市儈也而御覽引許注正作駔市儈也俶眞訓豁子之弩高注豁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豁子蠻夷也以桔槔爲弩而史記索隱引許注正作南方豁子蠻夷也出桔弩及竹弩也又如詩經正義引許注楚人謂窮婦曰霜文選注引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瀫列子釋文引許注楚人謂袍曰袗眾經音義引許注楚人謂柱碨曰礎知二十一篇中引楚人謂某曰某者多是許注矣以是類索古誼益出至若當時許本必與今本文義互有異同如文選注引埜相連也璐美玉也裝束也猥總凡

也皆指爲許注淮南之說一見再見信而可徵而擇究本書或多變易卽近攷史傳志注及古册徵引與今本縣區者多爲許氏義矣蓋今時淮南之本迭經變竄唐人引淮南之注（開元占經及意林皆爲許本故與今高注大異後人不知家日翳隱也攷淮南之注傳者惟許高二家惟後漢馬融傳言融曾爲淮南注隨志不錄書已早逸然高誘之師爲盧植植之師卽爲馬融誘自序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是高誘當親見馬氏注本承用師說必多相合故與許氏注說亦不甚異也況高出漢季去許未遠所云涘思先師之訓卽指馬氏注本故音訓之詳確非魏晉以後可肄今必別白同異亦繇許注久湮後人匙知精討疑信相乘古解日替（如劉盧泉以爲許愼記上而高氏爲之注疑許氏盂無注又如南宋以後諸儒引高注皆謂爲許注之類是也）家使南閣舊義蹖駁靡亂于高氏注中亦非高氏所安也故爲異同詁四卷方琦復著淮南許注存疑一書以輯存其賸義凡（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淮南舊注不標許君注者難與高氏注異亦退入存疑中非得確徵不輕采入頻季慕慮汽未卒業先出此書以質同學略傅徵據特取昭記簡絛數米煩而

不營竊幸不受鴻烈之議也同治辛未夏日會稽陶方琦自敘

泰古二皇

許注庖羲神農太平御覽七十七

高注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

方琦按此高氏亦承用舊訓故與許同說文𠂤字下云讀若虙羲氏之虙繆篆訓昔二皇飌至于庭御覽九百十五引許注二皇虙羲神農與此注同知此庖羲乃虙羲之譌庖虙字形相似

婦人不婚

原道訓序目有因以題篇語乃高注本也與舊輯許君殘注本較之說多異

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

許注三光日月星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又選潘岳征賦注又司馬彪贈山濤詩注高本作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

高注三光日月星

方琦按文子道原作含陰吐陽而章三光文選注所引許本正同賈逵國語注曰三光日月星也此用舊訓故許與高同

許注楚人謂寡婦曰嫸高注寡婦曰霜詩桃夭正義
高注寡婦曰嫸也
方琦按正義引許君之說卽此注也如俶眞訓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潦文選江賦注引覽冥訓許注楚人謂孤曰榴列子釋文引之例高承舊說故似同惟脩務訓有嫸篇字以養孤嫸高注雜家謂寡婦曰嫸婦高注本以養孤霜
呂覽高注時稱雜家與許稱楚人亦異知二十一篇內稱楚人者多係許注矣許注嫸作霜用段借字御覽二八及八十三引以養孤霜亦是許本

賊星不行
許注五星逆行謂之賊星也御覽七十七
高注賊星妖星也
方琦按此與上文泰古二皇許注連引塙爲許說故與高注異漢書天文志云天下太平五星循度無有逆行
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遊微霧驚忽荒文選注引文高本作昔者
馮夷太丙之御也乘雷車入雲霓遊微霧驚忽荒
許注馮遲太白河伯也文選枚乘七發注

高注夷或作遲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
方琦按高注中云某或作某者多是許本雖爲後人校別之處亦許高注文之異也原道訓爲高注本故與許說多不同其偶同者非承用舊訓卽屬入之故也古夷遲通詩周道倭遲韓詩作委夷齊俗訓無嫸篇字爲許注本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此夷亦應作遲後人因高本改耳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
注引淮南昔者馮遲太丙之御也亦作遲是許本莊子釋文秋水篇河伯一名馮遲顏籀匡謬正俗云古遲夷通淮南說馮夷河伯乃爲遲師古所云淮南卽許本也丙或作白者廣疋釋蟲白魚蛃魚也王氏疏證謂白與丙聲之轉引淮南丙或作白爲證枚乘七發六鷁蛟龍附從太白以太白爲河伯是許說之所本尙書緯云引御覽白經天水決江鄭康成注白太白金爲水宗故多水

勁策利銳今莊刻尙誤作利銀

許注鋭馬策端有利鍼所以刺不前也列子釋文
高注鋭筆末之篾也今莊本作末世之御誤文也道藏本作末之感也感亦篾之譌
方琦按許與高說同而注文異說文竹部笘羊車驅筆也著篾其端長半分篾卽鍼又鏨字下云羊筆也端有鐵鐵當是鍼玉篇笘或作鋭說文無鋭卽鏨字也道應訓無題篇字乃許注本例倒杖策鋭上貫頤許注策馬捶端有鍼以刺馬謂之鋭又御覽七百四十六引淮南脩務訓文選注引文亦作出于無垠之門高本作出于無垠鄂之門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張景陽七命注
淮南脩務訓良馬不待冊鋭而行許注鋭策端有鍼

也皆與此說同廣韻十五鍇鋭字下云策端有鐵鍼應作鍼卽引許注
澹然無慮
許注澹猶足也文選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
方琦按高無注齊俗訓無題篇字乃許注本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許注澹足也段澹爲贍故曰猶足又通儋呂氏春秋適音篇音不充則不詹高注詹足也讀如御覽引文
陰陽爲騶乘雲陵霄與造化俱

許注霄讀消息之消
方琦按許與高說同而注文異說文古字其作亓雲作云相似故雲字譌作其字霧乃譌字當是霄雲也人間訓無題篇字許注本膺摩赤霄許注霄飛雲也玉篇霄雲氣或是霄雲也一作霧脩務訓乘雲陵霧是其證
出于無垠鄂之門文選注引文亦異御覽五十
許注垠鍇端崖也文選張衡西京賦注張景陽七命注
高注無垠無形狀也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一　七
方琦按高注作無垠與許引原文亦異御覽五十五引高誘注曰無垠鄂無形之皃也今高本作無垠亦係譌敓說文土部垠地垠也眾經音義七引說文作地圻也楚辭王注垠岸崖也天文訓气有涯垠垠通沂漢書晉灼注沂厓也鍇卽說文刀部之剔字然應作鄂李善引淮南正文作鄂而引注作鍇塙爲誤字七命注引許注作堮文選甘泉賦注鄂垠堮也莊子天下篇無端崖之辭許說本此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
許注八尺曰仞本注
方琦按今在高注中乃許注羼入之故也覽冥訓有題篇字高注本無篇字爲高注本高注云七尺曰仞其注呂覽功名適威等篇均云七尺曰仞此云八尺乃許義也說文仞字下云伸臂一尋八尺知許君注淮南說必同後人多以許注羼入高注中非有明白左證安能別而出之

隃法刻削文選注引文高誘本作踰法刻誅
許注隃峻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文選注引作踰法刻削
方琦按高無注今高本刑作誅亦與許本異說文山部隃陖也峻即說文作陖與注淮南同
獸蹠實而走
許注蹠蹈也文選傅毅舞賦注宋玉高唐賦注
高注蹠足也
方琦按二家注文異舞賦引許注蹈作踏說文足部蹈踐也俗字作蹈踏蹋連文而同訓

然此蹈字乃蹈字之譌
精通于靈府
許注人心以上气所往來也莊子釋文引郭象注靈臺心也心有靈气能主持也
方琦按高無注莊子釋文引郭象注靈臺心也心
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文選注引文
許注昔共工古諸侯之彊者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方琦按二家注文異史記三皇本紀言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彊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毀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列子湯問篇說同
高注共工以水行霸于伏羲神農閒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昆侖西北
方琦按二家注文異史記三皇本紀言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彊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毀潛夫論引列子湯問篇皆有怒字高本無怒字應補離騷路不周以左轉
王注不周山名在昆侖西北郝氏懿行山海經箋疏云王逸高誘注云不周山在昆侖西北太非也
依此經乃在昆侖東南攷西次三經又西北三百

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埒非指言昆侖西北許注西北之山不嫥指昆侖是也列子湯問篇張注不周山在西北之極與許說合

越王翳逃巫山穴北堂書鈔引文高本無巫字

許注翳越王之太子當立讓逃巫山之穴中薰而注遂不得已立爲王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三以火熅之

高注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爲王逃于山穴之中

方琦桉二家注文異此事見莊子呂覽埒作王子

接越世家不壽生王翁翁生王翳是也莊子呂覽

埒作丹穴許作巫山之穴與高本異也巫山在南郡

郡巫縣俶眞訓巫山之上高注巫山在南郡

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

許注湍水行疾也文選張衡南都賦注張協七命注馬融長笛賦注

高注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

方琦桉二家注文異說文水部湍疾瀨也湍訓爲疾與注淮南同御覽八十一引淮南爭處湍瀨又

注云湍疾瀨淺湍訓爲疾當是許注約文

柏高注湍急流悍水也與說山訓埒訓爲急

南遊江潯文選注引文高本作

許注潯水涯也文選郭璞江賦注遊苑詩注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注

高注潯厓也

方琦桉高皆用舊訓故同許注多一水字涯卽厓說文有厓無涯仌正釋水澭水厓字或作涯也故謝莊宣貴妃誄注引許注亦作潯涯也說文水部潯水旁卽水旁滨也水涯廣疋釋詁厓方也方旁古字通亦有水字字林潯水涯也文選北發注引卽本許君淮南注

激軫之音文選注引文高本作耳聽淫朗奇麗激軫之音

許注軫轉也一切經音義十七文選枚乘七發注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高注抮轉

方琦桉軫抮抮文異而訓同或高承用許注而異其文與說文糸部紾轉也許注當是紾字譌誖委錯紾高注以紾譌轉正同許說

揚鄭衛之皓樂文選注引文高本作浩樂

許注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文選枚乘七發注

高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延當作涓爲桑
間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曰鄭衛之浩樂也
方琦按二家注文異皓浩同字孟子浩然劉注作皓然七發
揚鄭衛之皓樂正同許本說文人部倡樂也楚辭
陳竽瑟兮浩唱故許注曰善倡也
此齊民所以淫泆流湎
許注齊等之民也莊子釋文
高注齊于凡民故曰齊民
方琦按二家注文異莊子下以化齊民李注齊等
也漢書編戶齊民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
齊民
而彷徨于山岐之旁水經河水注引文高本作而仿洋乎山峽之旁
許注岐山旁文選左思吳都賦注水經河水注
高注兩山之間爲峽
方琦按二家注文義俱異水經注引淮南子而仿
徨乎山岐之旁注曰岐山旁也亦作岐廣韻岐山側
通卽是許注玉篇岐山旁廣疋釋詁旁方也方旁古字
也皆本許注淮南說許慎說作岐高本作峽說

故異許義爲長
俶眞訓敎曰有因以題篇字乃高注本也與舊輯許氏駿注本較之說多異
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文選注引文
許注朕兆也文選魏都賦注
高注兆朕形怪也
方琦按二家注文異詮言訓無題篇字乃許注本注朕兆也
正與此注同莊子齊物論釋文引李注朕兆也
物豈可謂無大揚搉乎
許注揚搉麤略也文選左思蜀都賦注郭璞江賦注陸機吳趨行莊子釋
文
高注揚搉無慮大數名也
方琦按二家注文異許本作搉與說文同許注麤
略卽大略是解大揚搉之義漢書敘傳揚搉古今
猶言約略古今文選魏都賦注引許注作搉揚搉
略也多一搉字敚一麤字又陸機吳趨行商搉詩語
注作商搉麤略也乃李善誤承吳趨行注引許注作揚搉粗略法
家以揚爲商耳莊子釋文引許注作揚搉粗略法
度無也字多法度二字當从蜀都賦江賦注引吳都

晉劉逵注[illegible]略[illegible]則許說
含哺而興一切經音義引文高本作含哺而遊
許注哺口中啗食也一切經音義卷一卷九卷十三卷十四引
方琦按高無注許本作興與高本作遊亦異說文
哺哺咀也元應引字林哺咀食也又引噍咀也漢
書酈飯吐哺注哺口中所含食也亦正釋文引說文作哺咀哺口
中啗食也
訓正同
目觀玉豁琬象之狀
許本作璐美玉也文選雪賦注引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一　三
高注玉豁王者所乘琬琰珍象互之飾
方琦按許本當作璐玉璐琬象皆飾也文選注引
無可附屬當是此注正見二本之異說文璐玉也
楚詞王注璐美玉也此注
耳聽白雪清角之聲
許注清角弦急其聲清也文選南都賦注引
高注清角商聲也
方琦按二家注文異西山經西次三經又西北四
百二十里曰鍾山又云黃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而
投之鍾山之陰山北曰陰郭注以爲玉種故許注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一　吉
云出美玉海山北經鍾山之神名燭陰即淮南之
燭龍墜形訓曰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
見日是鍾山即雁門以北大山也故許注云北陸
無日之地
猶條風之時灑也
許注灑猶汎也文選陸機演連珠疏
高注麗過也
方琦按二注文義俱異許本作灑與高本作麗正
文亦異說文灑汎也與注淮南同元應引通俗文

以水撿塵曰灑文選張華答何邵詩注引淮南猶
條風之時灑卽許本
神遊魏闕之下高本作魏闕
許注天子兩觀也莊子釋文一曰魏闕王之闕也文選陸機
文注
高注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敎象之書于象魏
也魏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眞人雖在遠方心存王
也一曰心下巨闕神內守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高注前一說文選注所引許注

淮南許注異同詁卷一
道訓有題篇字高注本其爲獻不忻忻从心旁此从言旁
倘是許君舊本故與漢書傳注引許說正合說文
訢下云悳也从言斤聲又欣下云笑喜从欠斤聲
音義相類蓋古今字
鏤之以剞劂高本作剞劂
許注剞劂曲刀也文選魏都賦注
高注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說文剞劂曲刀也與淮南注正
同淮南劂應作劂韓集送文暢師北遊詩注引淮南鏤之剞劂注剞劂曲刀也此

即許注字作剖王逸注哀時命剖剜刻鏤刀也亦以剖剜爲一物廣疋剖剜刀也高氏此注與本經訓同

騎飛龍從滔園索隱引文今高本作騎翡翠而從敦圄許注滔圄仙人也史記索隱二十六

高注敦圄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也

方琦桉二注文義俱異高注中一曰乃許氏說如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一　二

氾論訓段干木晉國之大駔高注駔騎恒一曰駔市儈也而御覽引許注正作駔市儈也之例羽獵賦靈圄燕于閒觀集解引郭璞注靈圄滔圄仙人名也卽用許氏淮南注

嬴蜾蠃燭睨御覽九百四十一引文今高本作嬴蠃蜾睨

許注嬴蜾蠃也蠃細長螺也御覽九百四十一引燭睨目內白翳病也御覽九百四十一引經音義卷五又十七又二十

高注嬴蠃蠃薄嬴蝸睨目疾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許本作嬴蠃癭燭睨與高本正文丛異惟御覽引作燭睨目內病睨乃睨字之譌又攷去白翳二字眾經音義五及十七引許注又攷去燭字卷二十引有燭字蜾蠃當作蜾嬴尒正

釋魚蚹嬴蜾蠃蝓說文嬴一曰虎蝓蚹嬴聲同蒲嬴吳語其民必移就蒲嬴于東海之濱是也又轉作僕纍卽蜾蠃見中山經高注薄嬴卽本此或蒲嬴之轉聲廣疋蠃嬴蝸牛蜾蠃蝓也說文蝸嬴也本艸云蛞蝓一名陵蠡古今注作陵螺別錄云一名附蝸附蝸卽蚹螺也說文無蠃字方言蚰蜒或謂之蜿蠃廣疋蜿蠃蚰蜒也益蚹嬴有殼蠃無殼蠃細長如螺形丛居旱非水中之螺天雨卽出俗猶以其涎清涼可愈熱毒故名醫別錄曰蝸蠃味甘無毒主燭館明目生江夏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一　七

蝸蠃卽嬴蠃燭館卽燭睨

擢德擢性

許注擢引也文選陸雲爲顧彥先贈婦詩注曹植七啟注

高注擢取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說文擢引也與注淮南同

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澄水文選注引文高本作人莫鑒于流沫而鑒于止水

許注楚人謂水暴溢曰潦文選郭璞江賦注

高注沫雨潦上沫起覆匯也當是流潦雨潦上流沫相似起覆匯流或作汎與

方琦按二注文義俱異許本作流潔與高本正文亦異高本流沫當作流潦說山訓隋灌本人莫注沫雨或作流潦鑒于沫雨而鑒于澄水覽七百二十引高注正作灌以潦水是作潔者許氏本作潦者高氏本也玉篇潔水暴溢也波也即本許氏淮南注說文無潔字有饕字饕泉水也疑當作瀡說文云瀡大波也

足蹀陽阿之舞

許注蹀蹈也文選南都賦注

方琦按高無注文選注十六引淮南曰足躡陽阿之舞高注陽阿古之名倡也是高本作躡與許作蹀微異聲類魏都賦引蹀躡也說文躡蹈也廣正釋詁一蹀蹈履也主術訓高注足躡郊兔御覽三百八十六引作足蹀狡兔是許本作蹀之證

飛鳥鏃羽走獸廢足文選注引文今高本作飛鳥鏃翼走獸擠腳

許注鏃羽箭羽也文選蜀都賦注顏延年五君詠注劉孝標辨命論注一切經音義卷五引高注故飛鳥折翼走獸毀腳無不被害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高注以折訓鏃義與許亦類鏃或通作殺周禮放弒其君則賊之注賊殺也此鏃訓賊義得相通蜀都賦注引許注作鏃賊也攷二羽字一切經音義引許注作鏃羽而飛當从辨命論注作鏃翼走獸毀腳無不被害也

高注故飛鳥折翼走獸毀腳無不被害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高注以折訓鏃義與許亦類鏃

記索隱十八　文選潘岳閒
居賦注　御覽三百四十八

高注豹子貙因曰豹子之貙也

柘桑爲弩

方琦按二注文微異高注所云或曰卽是許說與

敦圄一曰仙人名馳一曰市儈同例索隱引作南

方豹子蠻出柘弩及竹弩引文小異古史攷御覽引

烏號以柘枝爲之柘桑其材堅勁可爲弩

越舡蜀艇御覽引文今高本作越船蜀艇

許注舡小船艇大船皆一木御覽三百四十八

高注船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

方琦按此因上南方豹子注連引定爲許注許本

作舡與高本作船亦異廣疋舡艇船也玉篇舡小

船也卽本許義方言注探卽長舡也故御覽引淮南舊音作舡渠容反馬總

意林引作越舡蜀艇事類賡舟部亦引爲越舡蜀

艇傅玄正都賦越舡汎吳舸浮皆用許本也御覽

七百七十一亦引作越舡蜀艇後漢書馬融傳連

舡李賢注引淮南越舡蜀艇赻許本也方言南

楚江湘之閒小艇艏謂之艇釋名二百舸以下曰

艇其形徑挺一二人所乘行也小佘疋小船謂之

艇玉篇艇小船也無訓爲大船者然高注一版之舟與許

注一木義亦相類是訓蜀爲一也方言一南楚謂之蜀廣疋一蜀

弋也

淮南許注異同詁卷二　會稽陶方琦述

天文訓序曰有因以題篇字此高注本也許氏慎注較之說多異

火气之精者爲日

許注日者火也開元占經二十三

方琦按占經引作淮南閒詁云閒詁乃許注本也

故高本無注

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

許注除角初學記一

高注除冬毛微隆也

方琦按此條乃初學記連正文而引惟除角二字爲許說非高注也孫氏冕輯本連正文太引爲許說非也然除角當作除毛

日至而麋鹿解

許注解角御覽九百四十一

高注日冬至而麋角解日夏至而鹿角解

方琦按許注知初學記引除角二字爲許注無疑許注質而高注詳說文麋下云麋冬至而解其角

月死而螺蚌痸御覽引文本作蠃蜬蠃蜬高注腰腫也御覽九百四十一

許注痸減蹙也

高注膲肉不滿

方琦按二注文異廣疋痸縮也縮卽減蹙義通俗文縮小曰痸皺不申曰縮胹說文縮一曰蹙也則減蹙卽減縮

陽燧見日則爇而爲火華嚴音義引文今本作燃而爲火

許注陽燧五石之銅精圓而依廣記加仰日則得火華嚴音義引舊注曰日高

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欬之卽得火與今高注義同而文異或是許注

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許注方諸五石之精作圓器似杯圬而記廣向月則得水也華嚴音義上一百六十一太平御覽四事類賦月部引記廣一

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御覽四事類賦月部引續博物志說文類聚

高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槃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高注云以銅槃受之下水數滴與御覽所引許注說同知所云先師說然先師疑

卽許氏也蓋古人尊聞之意或云高言先師卽盧縣盧君受其句讀當是馬融後漢馬融傳言知高注本中必多承用馬注是馬氏也說文鑑字下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段氏謂當作一曰鑑方諸也周禮司烜鄭注鑒鏡屬取水者也世謂之方諸御覽五十八引淮南萬畢術方諸取水注曰方諸形若杯無耳以五石合

石合治以十二月夜半作之以承水卽來與許說合

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仰之引至此

許注虎陰中陽獸也與風同類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御覽九百二十九事類賦風部引同龍陽中陰蟲也與雲同類御覽九百二十九

高注虎土物也風木气也木生于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物也故龍舉而景雲屬

方琦按二注文異春秋元命包御覽引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也故言龍舉而雲興論衡寒溫篇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屬同气共類共相招致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气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

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林二气相感故能運風皆與許說合

騏驎騜則日月蝕御覽引文高本作騏驎圖而日月食

許注騏驎大角之獸故與日月相動初學記一事類賦日部

方琦按高無注御覽引日月相動作相符事類賦引同

又大角事類賦引作一角說文麒仁獸也麐身牛尾一角尒正麐麐身牛尾一角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許君五經異義公羊疏引曰公

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亦或引作大角者作一角義是春秋元命包麒麟鬬日無光宋均曰麒麟少陽之精鬬于地則日月亦將爭于上抱朴清鑒曰日月蝕則誠麒麟之共鬬初學記二十九及張華博物志竝引作麒麟鬬則日月蝕皆同許注本開元占經引許注本亦作蝕

鯨魚死而彗星出

許注鯨海中魚之王也一切經音義十九方琦按高無注覽冥訓有題篇字鯨魚死而彗星淮南許注詁訓

出高注云鯨魚大魚長數里死于海邊與許注文數異說文作鰓云海大魚也字或从京作鯨一切經音義引注云無海中二字魏志四時食制御覽經音義引注云無海中二字魏志四時食制御覽日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春秋演孔圖海精鯨魚也許綜西京賦注海中大魚名鯨當从御覽補海中二字

而彗星出

許注彗除舊布新也初學記一白帖一

方琦按高無注左昭十七年傳彗所以除舊更新

也五行志引作布新　劉向洪範五行傳彗星孛之屬

異訓高注彗星爲變異人之害也與許注亦異

奔星墜而渤海決占經引文今高本作賁星

許注奔星流星也占經七十四

高注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

方琦按二注文異占經引爲許愼說云云益知二家之本不同也高注云又作孛星孛卽奔字之誤知高云又作乃許本也奔賁古字通

枉法令則多蟲螟

淮南許注詁訓

許注穀惡生蟲則蟲食心占經一百二十

高注食心曰螟穀之災也

方琦按二注文歧異食心之訓皆本正義占經引

許注多誖字

東方木也

許注木冒地而生也占經二十三

方琦按說文木字下云冒地而生東方之行與注

淮南說同

其帝太皞

許注天神五帝太皞主東方占經二
高注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于東方之
帝也　十三
方琦按二注文異時則訓本高注盛德在木高注太
皞之神治東方也亦與許說合
執規而治春
許注規者圓也占經二
方琦按說文圓古文作圜云規也與淮南注說圓
十三
其佐朱明

許本作祝融占經二
高注云舊說云祝融
方琦按高云舊說卽許本也占經引淮南天文閒
詁作其佐祝融確是許本
執衡而治夏
許注衡平也占經二
方琦按高無注衡義同準說文準平也
執繩而治四方
許注繩直也占經二
方琦按高無注繩義同準說文準平也
太陰在四仲
許注太陰謂太歲也四仲子午卯酉也占經二
亦同許說　十三
方琦按二注文異下文太陰在寅爲攝提格知太陰卽太
高注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
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下文太陰在寅爲攝提格介疋
作太歲在寅日攝提格知太陰卽太歲廣疋太陰

太歲也本許義
則歲星行三宿
許注假令歲星在卯星守須女虛危故曰三宿占
經二十三
方琦按高無注
太陰在四鉤
許注四鉤謂丑寅爲一鉤辰巳爲一鉤未申爲一
鉤戌亥爲一鉤占經二十三
高注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
角

方琦按二注文異創本下文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說也則歲星行二宿

許注假令歲陰在寅歲星在斗牛故曰二宿也占經二十三

方琦按高無注

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

許注衆星庶民之象與列宿俱亾中國微滅也占經七十四

高注此皆所以譴告人君

方琦按二注文異許注卽洪範庶民惟星之意

填星以甲寅元始建斗

許注甲寅元始歷起之年也建斗填星起于斗也占經三八

方琦按高無注今高本作鎮星

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

許注効見也占經五十三

高注効見

方琦按二注文異上文其獸朱鳥高注朱鳥朱雀也似本文當作朱鳥春秋漢合孳曰太乙之常居前朱鳥是當作朱鳥

四守者所司賞罰

許注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初學記一御覽六

高注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

方琦按二注文同王氏淮南雜志曰上文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高注曰皆星名下自解此作四守乃統括之詞前後不應矛盾若此蓋後人以許注羼入高注中家至于此王說是也今高本

四宮乃四守之誤天阿當作天河韓非子天河何狀隨志天高西一星名天河今北堂書鈔及御覽引高注曰天河星名知阿乃河之譌文

太微主朱鳥也今高本無也字

許注朱鳥太微之鄉占經六十六

高本作朱雀

方琦按二注文異上文其獸朱鳥高注朱鳥朱雀也似本文當作朱鳥春秋漢合孳曰太乙之常居前朱鳥是當作朱鳥

日冬至畯狼之山

許注峻狼之山冬至所止也占經六十七
高本作峻狼注南極之山
方琦按二注文異玉篇引作日冬至入駿崟之山
盡許本也
夏至牛首之山
許注牛首之山夏至所止也占經六十七
高注牛首北極之山
方琦按二注文異中山經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郭注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太平寰宇記神山縣黑山一名牛首

天一元始
許注天一元始初有日月五星之時也占經五
方琦按高無注錢塘曰天一當作太一天一太一紀歲人正俱建寅知非天一者顓頊曆上元歲甲寅正月七曜俱在營室如下所言也若太陰甲寅太歲實在丙子歲星當在星紀何得至營室
日月俱入營室五度
許注日月如連璧五星若貫珠皆右行占經五
方琦按高無注尚書中候云日月若連璧五星如

編珠許注本此
無餘分
許注餘分小分也占經五
方琦按高無注或引占經引淮南許注作餘分小餘也當作小分是
日行危一度高本無危字
許注危北方宿也占經五
方琦按高無注許本義長有危字則日行方有所
附
故不可以夷邱上屋
許注夷平也占經五
方琦按高無注說文夷平也與注淮南同
正月建寅从左行行十二辰占經多一行字
許注歷十二辰而行
方琦按高無注占經引許注作越歷十二辰而行
秋分而秒定今高本作秋分藁定說文稍禾末也宋書隨
許本作秒字下注禾穗芒也律麻志

高注菶禾穗粟孚甲之苗也菶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

方琦按說文引秋分而秒定是許本淮南作秒也說文秒禾芒也宋書及隨律厤志引淮南舊注云穟禾穗芒也字作穟義正與許氏說文合其爲許注無疑高注云古文作秒蓋古本也疑卽指許氏之本主術訓楠注寸生於穟高注穟禾穗芒也與此注說正同

太陰在寅歲名攝提格

許注太陰在天爲雄歲星在地爲太陰

方琦按雄字衍周禮保章氏鄭注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太陰卽太歲故曰在天爲歲星在地爲太陰說正同也

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與鬼爲對

許注東井與鬼在未斗牽牛在丑故爲對

方琦按十二月應作正月淮南建寅非太初法也

北斗之神有雌雄五月合午謀刑

許注地丽也

方琦按今高無注楊泉物理論地舊也說文丽附著也易離百穀艸木丽乎土王肅作丽乎地地丽諸聲之訓

八殥之外而有八紘

許注紘維也

高注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

許注德爲生問射于振末

方琦按注文多譌射于當作射干易通卦驗冬至蘭射干生

後漢陳寵傳冬至陽气萌動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問射干卽蘭射干引文高本作堪輿行雄以知雌文選注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

許注堪天道也輿地道也

文選揚雄甘泉賦注漢書載文志注後漢書王景傳注

方琦按高無注揚雄傳張晏注曰堪輿天地總名也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二　十四

方琦按說文五行志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

墜形訓

序曰有因以題篇字乃高注本也與舊輯許注本較之說多異

地形之所載

許注地丽也

釋文丽音麗注地丽也

方琦按今高無注楊泉物理論地舊也說文丽附著也易離百穀艸木丽乎土王肅作丽乎地地丽諸聲之訓

八殥之外而有八紘

許注紘維也

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班固畬賓戲注

高注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

方琦按此許高尅用舊訓故同或卽羼入之說說文紘冠巒維也說正合原道訓有題篇字乃高注本紘宇宙而覃三光高注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

土龍致雨

許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初學記一覽十一歲華紀雨二注白帖二御

高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故致雨也

方琦按此亦疑許說羼入高注本故同桓子新論

劉昭續漢志引問求雨所以爲土龍者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送迎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論衡亂龍篇董仲舒申春秋之雩謂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以類求之故設土龍許注謂湯時事必系古說

燕雁代飛

許注燕春南而雁北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御覽九百四十二

高注燕元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北詣漠中也燕秋分而去雁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

北文選倣一秋字義固未足御覽加一雁字義又未安當是燕春南而秋北雁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文亦相類

食水者善浮而耐寒今高本作善游能寒白帖二御

許注魚是也意林

高注魚鼈黿鼉之屬是也

方琦按二注詳略不同當是高承許注

食土者無心而慧

許注蚯蚓是也意林

高注蚯蚓之屬是也

方琦按此高承許注

食木者多力而愚

許注熊羆是也意林

高注熊羆之屬是也愚煩腸黃理也愚讀內愚于中國之愚近鼻也

方琦按此亦高承用許注

食草者善走而愚

許注麋鹿是也意林
高注麋鹿之屬是也
方琦按亦是高承用許注
食桑者有絲而蠶
許注蠶是也意林
高注蠶屬是也
方琦按高承用許注高注屬字由藝文類聚加
食肉者勇敢而悍
許注虎豹是也意林
注而許注簡詁卷二　七
高注虎豹鷹鸇之屬是也
方琦按二注詳略不同亦是高承許注
食气者神明而壽
許注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意林
高注仙人松喬之屬是也
方琦按二注敘有不同
食穀者知慧而夭
許注人是也意林
方琦按高無注乃敘文也此節注義亦同敘有詳略正見二注之異或即許注屬人高注中者
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文選注引文
許注其民不衣也其民黑齒也文選木元虛海賦注
高注其人黑齒食稻啖蛇
方琦按其人黑齒此許與高同本海外東經郭注引
或許注屬入高注中者海外東經黑齒國郭注引
東夷傳今魏志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十今魏志引作千餘里
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季可至王逸
楚辭招魂注黑齒齒牙盡黑齊俗訓乃許注本雖之
淮南許注異同詁卷二　八
夷狄徒傑之國許注徒傑不衣也與此注同
百果所生
許注在木曰果在地曰蓏也本注
方琦按此許注屬入高注中者時則訓有題篇字
果實成高注有殼曰果無殼曰蓏其注呂覽本時則訓高注本
味篇說亦同說文蓏字下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說正同幸有左證方能別而出之餘見下果實蚕蓏注
今父弃其策
許注策杖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下連引商車中蓼也乃李善注文問經辭本引作詩

注非也

高注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

方琦按此亦許注羼入高注中者莊子齊物論司馬注策杖也

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

許注不見日故龍以目照之蓋長千里開爲晝瞑閉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初學記三御覽九百二十九引開作視字瞑作吹字

高注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本作燭龍銜燭

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

方琦按高注中所云一曰多爲許說故與初學記引許注同然許注亦本海外北經說也海外北經作鍾山之神名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御覽引括地志亦同又大荒北經章尾山是燭九陰是謂燭龍郭注引詩含神霧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文選雪賦注引銜下有火字精以照天門淮南子曰蔽于委羽之山不見天日也

時則訓序曰有困以題篇字高注本也與舊輯許氏歲注本較之說多異

孟春之月其蟲鱗文選注引文

許注鱗龍之屬也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

高注鱗蟲龍爲之長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周禮大司徒其動物宜鱗物鄭注鱗物魚龍之屬

迎春于東郊

許注東郊八里郊也魏書五十五劉芳傳北史四十二魏書北史引高誘注作迎春气于東方八里郊也

高注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

里郊也呂覽

方琦按劉芳傳引賈逵曰東郊木帝太昊八里盧植東郊八里郊也賈爲許之師盧爲高之師故用先師舊訓故自同

其撲曲筦倉

許注曲薄也史記索隱十六漢書周勃傳

高注曲薄也青徐謂之曲

方琦按二注文歧說文曲作㔷象器曲受物之形或曰曲籧薄也又苗字下云苗籧薄也从艸㔷

聲蓋以萑讙爲之故字从艸莊子大宗師或編曲
釋文引李注曲籧薄也方言薄宋衛陳楚江淮之
間謂之苗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南楚謂之
薄蓬薄即讙薄詩八月萑葦毛傳豫畜萑葦可
以爲曲也
迎夏于南郊
許注南郊七里郊也魏書五十五劉芳傳北史四十二
高注南郊七里之郊也魏書北史呂覽引同
方琦按劉芳傳引賈逵云南郊火帝北里疑敬祝融二字
之轉高注呂覽及說林訓皆作蚜馬蚿
蚜馬蚿也又曰馬蟻蠽蛆也蚜蠽蚿蚿蠽蟻皆一聲

迎秋于西郊
許注西郊九里郊也魏書五十五劉芳傳北史四十二
高注西郊九里之外郊也魏書北史引無外字呂覽引祇九里之郊四字
方琦按劉芳傳引賈逵曰西郊金帝少昊九里盧
植云西郊九里許高赴用先師舊訓故同今淮南
無中郊之文故魏書北史祇引賈盧鄭氏之說而
不及許高二家
雀入大水爲蛤

腐草化爲蚜
許注草得陰而死極陰中反陽故化爲蚜蚜馬蠽
也御覽九百四十八
高注蚜馬蚿也幽冀謂之秦渠
方琦按二注文歧異兵略訓無蚿字乃許注本若蚜之足

許注雀依屋之雀本飛鳥也隨陽下臧故爲蛤（御覽九百四十一）

高注賓雀老雀也栖宿人堂宇之閒如賓客也故謂之賓雀

方琦按二注文義俱異高作賓雀與注呂覽同禮記釋文言高誘注呂氏春秋作賓雀與月令異今月令鄭注來賓言其客止未去屬上鴻雁解與許合也說文雀依人小鳥也故注淮南亦曰依屋之雀本飛鳥（疑是）

迎歲于北郊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二　三

許注北郊六里郊也（魏書五十五劉芳傳北史四十二今淮南無注依魏書北史補呂覽引祇六里之郊）

高注北郊六里之郊也

方琦按劉芳傳引賈逵曰北郊水帝顓頊六里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許高赽用先師舊訓故同

芸始生

許注芸艸可以死復生（說文艸部芸字下小正釋艸疏御覽九百八十一）

高注芸芸蒿菜名也

方琦按文云淮南子說乃後人引許君說淮南之文于其旁也因沿爲淮南子說史記集解徐廣引許君淮南注皆稱許氏淮南說也與蜩螗下引淮南子說同說文芸艸也

似苜蓿與鄭君月令注芸香艸說亦合高注呂覽皆訓作菜芸生於冬至一陽初生之月故云死復生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文選江淹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文高本作叫天）

許注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

高注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雷電

方琦按二注文殽異高承用許注特其說小詳

景公臺隕枝體傷折

許注景公齊景公也雷擊景公臺隕壞之也景公爲雷霆所傷折（御覽六十一）

高注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傷毀景公之支

體
方琦按二注亦敘異炁是高承用許說
魯陽公與韓搏難戰酣日莫援戈而撝之日爲之反三舍
許注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也文選郭璞遊仙詩注
高注撝日令反卻行三舍次宿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論衡感虛篇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宿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廣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二　三
正釋詁宿舍也
東風至而酒汎溢廣記引文今本作湛溢
許注東方震方也酒汎清酒也御覽引作清酌酒也木味酸
相感故也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一御覽九事類賦風部
高注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也
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
方琦按二注文同小有詳略然皆許注也廣記乃約文
太平廣記引許注後又引高誘注云酒汎爲米麴麴之汎者風至而酒湛溢故曰汎也
益知今高注本中羼入許注不少惜無明證釐出之也
之誤文御覽事類賦引炁作沈字是也沈湛古通御覽所引爲全
文與今高注悉同
晝隨灰而月暈闕
許注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隨暈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于上御學記一御覽四百七十一又事類賦月部藝文類聚月類白帖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二　三
高注運讀連圍之圍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艸灰隨暈下月光中令圍晝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于上也
方琦按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運讀曰運則高本作運亦合也呂覽明理篇有暈珥高注气圍繞日周市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運作圍解與此注同博物志引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闕淮南子云未詳其法御覽八引春秋文曜鉤曰瑣有蒼雲

如蜃蛤虫蟲鰲七蠔中有神斧之人向彰而蹲于是楚之申史畫遒次而雲滅宋均注曰雲水气灰火气畫遒次故雲滅

鳳凰之翔至德濯羽弱水莫宿風穴文選注引文

許注風穴風所从出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

高注風穴北方寒風从地出也

方琦按二注文略異博物志雜篇云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文選風賦注引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說文鳳字下云濯羽弱水莫宿風穴即淮

南文

天下有道飛黃伏阜高本無天下有道四字

許注飛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乘之壽三千歲伏阜

臨而食馬古經一百十五

高注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阜櫪也

方琦按古經皆詩注雖高注多同或即羼入之

義也符瑞圖御覽引

黃或曰紫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海外西經白民國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漢書禮樂志作嘗黃即符瑞圖之紫黃故應劭注嘗黃即乘黃

乘雲車高本作乘雷車

許注雲霄之車御覽九百三十

方琦按高本作雷車亦異

服應龍

許注服轅中也應龍有翼之龍御覽九百三十

高注駕應德之龍在中爲服在旁爲驂有角爲龍無角爲虯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

方琦按高注所云一說多爲許注與御覽引正合說文服一曰車在騎衞策拊驂無笭服韋注轅中曰服蓋與許注淮南同廣疋有翼曰應龍大荒東經應龍處南極郭注應龍龍有翼者也

騶青虯

許注青虯青龍御覽九百三十

高注有角爲龍無角爲虯

方琦按高注文異說文虯龍子有角者高作無角說亦異

席蘿圖高本作席
許注蘿圖車上席也御覽九百三十
高注羅列圖籍以爲席蓐一說蘿圖車上席也
方琦按高注一說卽許義也與上同蘿圖爲車上席未詳或疑席是飾字之誤
雲黃路御覽引文今高本作黃雲緒
許注雲黃所乘路車御覽九百三十
高注絡讀道路之路也謂車之垂絡也黃雲色气

絡其車
方琦按二注文義迻異御覽連類引之知此爲許注無疑介疋疏引作雲黃璐璐卽路字乘字疑作垂謂所垂路車上也續博物志引作震黃路皆與高本異
前白螭
許注白螭先道御覽九百三十
高注白螭導于前
方琦按二注文敘異高注所云或作卽許義也與原道訓夷或作遲丙或作白同說文裎賢使布長襦也故作豎裎从衣豆聲徐廣曰裎一作短小襦也廣疋袍長襦也說文以襦爲短衣茲曰長襦乃稍長于襦因別言之袍與裎皆長于襦故漢書貢禹

後奔蛇
許注奔蛇馳蛇也余疋釋蟲疏
高注奔蛇騰蛇也
方琦按二注文略異許以馳字釋奔御覽九百三十引作後賁蛇賁與奔同許注本作賁也詩衞風鶉之奔奔禮表記作賁賁說文奔烏走也从天賁省聲與烏同意一切經音義引古作驍今作奔
黃神嘯吟
許注鬼神失其臨占經七十四
高注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歎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臨者或卽鑒臨之意

裋褐不完後漢書注引文今高本作短
許注楚人謂袍曰裋後漢書王望傳列子釋文
高注短褐處器物之人也短或作裋字本丛有此五字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高注所云或作卽許義也與原道訓夷或作遲丙或作白同說文裎賢使布長襦也故作豎裎从衣豆聲徐廣曰裎一作短小襦也廣疋袍長襦也說文以襦爲短衣茲曰長襦乃稍長于襦故漢書貢禹

傳注裎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與說文裎訓長
襦同
濟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也文選注引文
許注瀷湊漏之流也文選郭璞注江賦注引文
高注瀷雨濱疾流者故曰無源
方琦按二注文異管子宙合泉踰瀷而不盡注瀷
湊漏之流也江賦證之以瀷瀷皆同許義
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高本有者字之字王本脫學海堂本補
許注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上虛夫人是也文選郭璞注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二　三

人加字也文選月賦注引淮南注曰常娥羿妻也
亦是許注又引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
李淵風乙巳占引連山易云有馮羿者得不死
之藥于西王母常娥竊之以奔月蓋古說也皆
作常娥張衡靈憲作恆娥宋本初學記引亦作恆釋湛然輔行記引說
文云月名常娥亦名恆娥月初月末恆常如娥其
解又異大洞經月一名結璘奔月之仙然其作恆作常字均不誤
初學記文選注補从詩
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疑卽此處許氏注文
御覽皆引淮南注有月一名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二　三

會稽陶方琦述

精神訓序曰有因以題篇字乃高注本也與舊輯許氏殘注本較之說多異

陶人之克埏埴文選注引文今本作埏埴也

許注埏揉也埴土也一切經音義十三文選馬融長笛賦注猶陶人之埏埴也

義

方琦按高無注長笛賦注引許注作埏杼也杼當是揉之壞文揉者造作之謂說文作煣云屈申木也易說卦爲矯揉宋忠注使直者曲曲者直爲揉

陶人埏埴義正相似杼非其義揉之本字卽柔說文柔木也一曰耑也字林埏柔也衆經音義引聲類埏柔也

文柔木也一曰耑也字林埏柔也衆經音義引聲類埏柔也

漢書敘傳注埏謂柔之爲汁和也老子釋文埏一曰柔

老子釋文埏一曰柔

老子河上注埏和也和義卽柔禮記內則柔其肉而和之爲汁和也故埏柔埏埴之義

老子河上注埏和也和義卽柔禮記內則柔其肉而和之爲汁和也故埏柔埏埴之義

說山訓埏者必以柔成也一切經音義引漢書如淳注埏柔也一曰擊也埏埴也乃元應引漢書如淳義撱輔及老子河上義間經輔本亦譌擊諸許注非也許注蔵埏埴也

說山訓埏者必以柔成或作揉也一切經音義引漢書如淳注埏柔也一曰擊也埏埴也乃元應引漢書如淳義撱輔及老子河上義間經輔本亦譌擊諸許注非也許注蔵埏埴也

埴土也

埴土也見蔵氏鏞

引許君淮南注作埏

引許君淮南注作埏

抑也抑亦揉之譌文說山訓麛猶陶人之爲器撰

抑也抑亦揉之譌文說山訓麛猶陶人之爲器撰

埏其土而不益厚撰埏亦揉埏也埏諸本皆从土

作埏非說文埏長也从手从延會意字林亦曰埏長也荀子性惡陶人埏埴而爲器埏之誤然从手不誤也延義爲長亦卽申也屈申之義同申正包屈申之義凡柔和之物申之使長屈之使短可析可摶可方可圓謂之埏陶人爲埴其一端也埴之訓土說文埴黏土也老子河上注埴土也又老子釋文引杜弼曰埴土可以爲器字林埴土也黏土爲埴兵略訓無題篇字乃許注本陶人之化埴許注陶人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亦以土訓埴釋名土黃

苦滂之家

許注滂澹也御覽三百七十一

高注滂水猶澹水也

方琦按此高承許說或卽羼入之許注說文滂濶水不流也一曰廡下也廣疋滂深也與注同字或作窗說文注深池也又窗曰廡也與滂之訓廡同

澹水之訓澹乃窗之誤字澹或作澹與窗相似方

言涔注也大戴禮少閒篇涔池土察注涔窪也老子
釋文顧注窪洿也太作窪御覽所引亦据誤本
機發于踵
許注機發不旋踵列子釋文
高注機論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
方琦按列子釋文引許注非全文說文主發謂之機从木幾聲
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尺鷃乎文選注引文今高本作斥鷃
許注鷃雀飛不出頃畝論弱也文選曹植七啟注
高注斥澤之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文選宋玉對楚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三
方琦按二注文異說文鵪雀也从鳥安聲許注飛
不過一尺正釋尺之義與高本作斥異文選
王同尺澤之鯢注尺澤言小也裏侯湛抵疑尺鵪不
能陵桑榆亦作尺然尺斥古字通莊子釋文斥鵪
关之司馬注小澤也本亦作尺一切經音義二十
尺鵪下云鵪長惟尺即以名焉一作斥小澤也
夫仇猶貪夫鐘之賂而亾其國高本作
許注仇猶夷狄之國史記集解優由
高注仇由近晉之狄國
方琦按二注文異說文尪字下云臨淮有尪猶縣
字亦作猶與此注作猶正合國策作尪由高誘注
曰尪由狄國亦同作由呂覽權勳作內綵注云或
作仇酋酋即猶字故高注云或作也
本經訓序目有因以題篇字乃高注本也
與舊輯許氏箴注較之說多異
尪絲紛拏
許注拏亂也文選左思吳都賦注
高注拏讀上谷茹縣之茹
方琦按說文拏牽引也牽引即有亂義覽冥訓美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四
人拏首高注拏首亂首也亦同許義
夷羊在牧
許注夷羊大羊也時在商牧野占經一百十九
高注夷羊土神殷之將亾見于商郊牧野之地
方琦按二注文異占經引許注皆與高異說文夷
平也从大从弓夷之訓大从形而得義
衰世則飛蟲滿野御覽引文高本作飛蛩
許注飛蟲蟻蠓御覽九百四十五占經一百二十
高注蛩蟬蟻蠓之屬一曰蝗也沈州謂之螣

方琦按此一曰以上說卽許注故似同高注蛩蟬下蟈蠓之屬四字乃許注羼入尒疋釋蟲蠓蟈蠓孫炎注蠓蠓細小子蚩說文蠓蟈蠓也史記周紀飛鴻滿野索隱又引高注蛩鴻蟈蠓也言飛蟲盈田畝野故爲災此卽許注誤爲高本也唐宗聖觀碑作飛蚊滿野亦因蛩而誤說文蛩下秦謂蟬蛻曰蛩知蛩蟬之說亦許義

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許注倉頡黃帝史臣也造文字則詐僞生故鬼哭也憲林

淮南許注高誘注　卷三　五

高注倉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許僞萌生許云本趨末弃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僞萌生則去本趨末弃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飢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書所劾故夜哭也

方琦按二注異許注簡質也說文敘云黃帝之史倉頡與注淮南說同許本作倉高本作蒼亦異

堯之時大風爲害級大風于青邱之澤文選引文

許注大風風伯也文選王元長曲水詩注

高注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

象廊玉牀

許注廊屋也文選班固西都賦注象与廊史記正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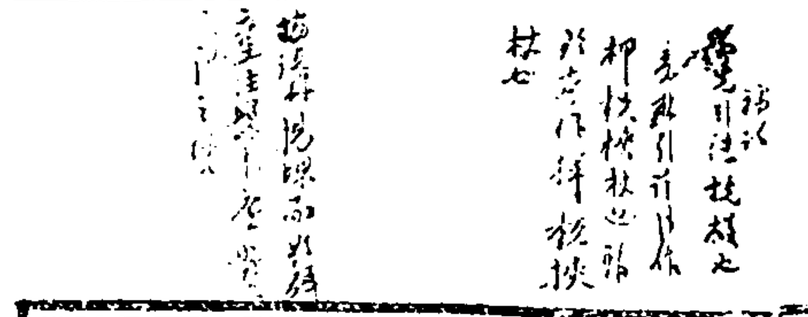
高注用象与飾廊殿
方琦校二注文異後漢申屠剛傳注廊殿下屋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高廊四注注堂下四周屋也史記龜策傳教爲象郎集解引許君注象与郎當亦是此處注文
記龜策傳教爲象郎集解引許君注象与郎當亦
是此處注文
德之所總要
許注猥儿也文選殷仲文桓公九井詩注又盧諶贈劉琨詩注又潘岳河陽詩注引許慎淮南注猥凡也廣疋魏都賦注引許慎淮南注猥凡也
高注總凡也
方琦校文選所引當附此處許本必作德之所總

猥衆也漢書溝洫志注猥多也漢書董仲舒傳勿猥勿幷注猥衆也通委委亦衆多義凡說文云厜捤也
志亦猥盛注猥多也漢書董仲舒傳勿猥勿幷注
猥積也是猥通委委亦衆多義凡說文云厜捤
也崖下云遠也崖下云高過也崎爲長
遠也亦與深近小尒疋凡多也廣疋緐衆也人物志效難篇相與分亂于總猥之中是總與猥正通訓陸景典論廬總猥抱朴寡難儿猥之所惑
義亦與深近小尒疋凡多也廣疋緐衆也人物志
效難篇相與分亂于總猥之中是總與猥正通訓陸
景典論廬總猥抱朴寡難儿猥之所惑
迺王倉儿數之總名也最捤亦總其緐多之謂凡
迺訓義相類
大搆架與宮室雞栖井幹文選引文
許注皆屋搆飾也文選鮑照蕪城賦注謝朓銅雀臺詩注
搆飾也文選鮑照蕪城賦注謝朓銅雀臺詩注
衰經苴杖
許注苴艸履治要
高注苴麻之有實者
方琦校魏徵羣書治要所引注皆許氏本故異也
說文苴履中艸說正同
財用殫于會賭

高注撙連也
方琦校二注文異後漢申屠剛傳注廊殿下屋也材木相乘鷰也
文達煩紛
注中飾飭
古通故文選引許注下云飭一作飾
以純脩綺
許注綺長邁也文選左思吳都賦注郭璞江賦注引許慎淮南注綺長也
高注脩曲中水所常處也
方琦校二注文異綺卽埼漢書司馬相如傳激堆埼又通隥相如傳臨曲江之隥州注引張揖曰隥

長也與許注長邁義同葢綺从奇奇羨奇羸皆有
長義說文垂下云遠邁也崖下云高邁也綺爲長
邁訓義相類
衰經苴杖
許注苴艸履治要
高注苴麻之有實者
方琦校魏徵羣書治要所引注皆許氏本故異也
說文苴履中艸說正同
財用殫于會賭

許注會計
高注會計人口數貢其稅斂也
方琦校許注本簡說文計會也說正同
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　羣書治要
許注畿千里地同百里也　羣書治要
高注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
方琦校說文畿天子千里地與注淮南訓合
卜其子孫以代之
許注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　羣書治要
淮南許注舊本第二十一　九
高注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同姓　同字補　古之政也
方琦校此許注羼入高注中者古之政蓋古禮也
論語興滅國天子事也公羊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滅同姓也諸侯事也許注當乙轉
治要
高注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同姓也諸侯事也許注本也與序目有因以題篇字高注本也與舊輯許君義注本較之說多異
兒而前旒
許注冕冠也前旒兒前珠飾也　羣書治要
高注兒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蓬延也下自



固故曰瞭明也
方琦校二注文異說文兒下云兒大夫以上冠也
蓬延垂瀌統纊又瀌下云垂玉也兒飾
蘧纊塞耳
許注蘧纊所以塞耳　羣書治要
高注不欲其妄聞也
方琦校二注文異說文兒下作統纊統下云兒冠
塞耳者也說正同
掉悅而狎犬
淮南許注舊本第二十一　十
許注掉悅杖也　意林　御覽九百五　事類賦引皆作
高無注　今高本作搔悅　御覽事類賦引皆作搔悅　袖悅慈林作搔悅　說山訓亦作搔悅
方琦校說文悅木杖也說正同說文挾俾持也
民猶揚堁而弘塵
許注堁塵也　文選宋玉風賦注
高注堁塵也楚人謂之堁揚堁動塵之兒
方琦校此許注羼入高注本者說文塵塵也廣疋
雅訓堁塵也
釋詁堁塵也
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夕悲　文選引文高本無琴字

許注琴術經謂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
商無悲則不成文選陸機文賦注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陸機弔魏武文注
高注徽猶彈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漢書揚雄傳高張急徽注徽琴
徽也然術絃之說義與揮同琴賦云伯牙揮手是
也悲雅下當有誤文疑是悲絃俱有所以成樂直
而徙絃而無悲則不成樂雍門周善彈琴以哭見
孟嘗君卽此意也齊俗訓徙絃則不能悲故絃悲
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許注卽本此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二

商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寤
許注商越商歌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
往商秋聲也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　陶淵明夜行塗口詩注
高注商成假牛車下扣角商歌齊桓公寤之用以
爲相
方琦按二注文異許本作商越商歌車下而桓公寤然而寤
許本作舡舟羣書治要
方琦按假眞訓越舡吳艇御覽引許注作越舡又
注舡舟小舟也羣書治要引皆許本故尙作舡舟
而不能與胡人騎原馬而服駒駼野馬也
許注原國名在益州西南出千里馬駒駼北野馬
羣書治要
高注黃馬白腹曰騵駒駼野馬也
方琦按二注正異許作國名卽隱十一傳溫原絺

樊之原與高作驟解異也說文亦無驟字駒下云
駒駿北野之良馬與此作北野馬正同道應訓驟
文公伐原許
注原周邑

推移大戲 作文之旗
許注戲大旗也 史記正義八 御覽八十二 又九百三十二

方琦校高無注今高本作大犧亦小異呂氏春秋亦作大犧

戲通麾說文作麾曰旌旗所以指麾也周禮建大
麾鄭注大麾不在九旗中孫氏冕子音義以謂大
戲當是人名此古說之互異然淮南本義不作人
名解呂氏春秋戊子戰于鄗遂擒推移大犧注架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爲號是亦不以爲人名也

鵙夜聚蚤察分毫末 莊子釋文引文高本作察分秋毫
許注鵙夜聚食蚤蝨不失也 莊子釋文
高注鵙鵙鵂鶹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台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
方琦校二注文義迭異許本訓爲蚤蝨之蚤高本作爪是顯異也說文蚤跳蟲齧人也莊子司馬注爪解是顯異也說文蚤跳蟲齧人也莊子司

作指爪解是顯異也說文蚤跳蟲齧人也莊子司
馬注曰鵙鵂鶹夜取蚤食崔譔本作爪太平廣記

四百八十二引感應經云鵂鶹食人遺爪非也蓋
鵂鶹夜能拾蚤蝨爪蚤音近故誤云也纂文云御覽九百二十七引鵂鶹一名忌欺白日不見人夜能拾蚤蝨也蚤爪音相近俗人云鵂鶹食人棄爪相其吉凶妄說也據纂文所云則許本作蚤蝨解爲長

譬而軍之持麾者
許本如作而宋蘇頌淮南校題序
方琦校蘇氏曰許于卷內多用段俗如以而爲如之類此譬如作譬而當是許本高本當作譬如御覽三百四十一引高本此注正作譬如古而如通也 汎論訓洞洞屬屬而將不能恐失之御覽六百二十一引高本而作如

堯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
許注言其易也 文選孔稚圭北山移文注
高注言甚易也
方琦校此許注釋入高注本者其卽甚字之譌

莫凶于炙毒 今高本作雞毒
許注炙毒附子 羣書治要 御覽九百九十 意林
高注雞毒烏頭也

方琦校御覽引許注作附子與高注亦異廣雅釋
草附子也（玉篇蒺毒附子也）一歲爲茸子二歲爲烏喙三
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說文茸烏喙
也
楚莊王好鵔冠楚國效之也（御覽引文然今高本作文王）
許注鵔冠今力士冠（御覽六百八十四引文類聚服飾部事類賦引文類
服飾部）高注獬鷹之冠如今御史冠
方琦校二家文義異許本作鵔（事類賦引鵔胡瓦切）高本作
獬說文肉部鵔牝牂羊生角者也玉篇鵔角皃（廣韻
鵔下云楚冠或云鵔卽解字王充論衡
引淮南鵔冠）

三十五馬鵔名韻會引淮南鵔冠）
鵔鸃者一角之羊也鵔鸃卽解鷹觸邪神羊也後
漢輿服志獬鷹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以爲
冠注引異物志云東北荒中有獸名獬鷹一角性
忠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執
法者所服也今冠兩角非多也許云力士冠疑卽
崔弁大冠（又史記趙世家卻冠徐廣注曰一本作鵔冠鵔卽解冠屬之趙事乃誤連下文也）
趙荘靈王服貝帶鵕雉也（文選左思吳都賦注史記索隱二十六二十七）
許注鵕鸃鷩雉也

高注趙荘靈王出脊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
方琦校二注文異索隱引許注作鷩鳥烏乃雉字
之誤尒正鷩雉注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
項綠色鮮明說文烏部鵕字下鵕鸃鷩也（琦校鷩
雉字蟬下駿鸃也秦漢之初侍中冠鵕鸃冠（後漢輿
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趙惠文冠）服志侍
也卽用許注淮南說（高本作鵕鸃鸃卽鸃字穆天
子傳注引淮南作鵕鸃亦

鸃之
譌文）
然民無有窟穴狹廬（高本作掘穴）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許注窟穴土室（聲書治要）
高無注
方琦校說文穴土室也與此注正同
敎民養育六畜
許注元田爲畜（說文畜下）
高無注
方琦校說文畜字下引淮南子曰元田爲畜卽引
其注文與芸字蚓字下同例說文畜田畜也卽周
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之義王氏筠曰元

田當作岀田从由之古文岀由部竈下云从由引而止之也漢書景帝詔農桑穀畜注食養之畜穀古繫字繫之者恐其逸也是其證

發鉅橋之粟　許注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史記集解三漢書張良傳注後漢地理志

高注鉅鹿紂倉名也一說鉅鹿漕運之橋

方琦按二注文義異所云一說卽是許義與集解引合水經注十引許愼曰鉅鹿水之大橋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十七

表商容之閭　許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世說新語一

高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穆稱篇

又云老子學于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是也

方琦按此許注羼入高注中故同蘇氏淮南子敘云高氏注每篇下皆曰訓今本皆用高氏故皆稱訓茲所曰穆稱篇穆繆古通稱篇乃許氏之本也

緟稱篇許注亦云商容賢人也

智過于萇宏　許注萇宏周景王之史行通天下鬼方之術也羣書治要

高注萇宏周大夫敬王臣也號知天道

方琦按二注文異春秋文曜鉤云高辛受命重黎說天成周改號萇宏分官

勇服于孟賁　許注孟賁衛人羣書治要後漢書鄭太傳注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十八

高注孟賁勇士也

方琦按二注正異漢書淮南王傳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與許說同

經稱篇序曰無因以題篇字乃許氏注本也取舊辭許注與今注較之說多同其爲許注無疑也

心治則百節皆安　許注治猶理也節猶事也以體險也羣書治要

方琦按今注無當補說文理治玉也解亦同

支體相遺

許注遺忘也　羣書治要

方琦桉今注無當補說文遺忘也與注淮南同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許注各得其所無所思念　羣書治要

方琦桉今注無當補說文忘不識也卽無思念猶中衢而致尊耶

許注衢六通尊酒器　意林

今注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

方琦桉意林所引同文少約耳益知八篇皆許注

本故引亦同六通當作四達說文四達謂之衢又尊字下云尊酒器也與淮南注埶同

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

許注賢其所悅者更悅其所行之快性也　羣書治要

方琦桉今注無當補說文有說字無悅字

世莫不舉賢

許注人無不舉與己同者以爲賢也　羣書治要

方琦桉今注較莊子釋文御覽引微詳引書家多而欲得賢亦不綏矣

許注幾近也　羣書治要

方琦桉今注無當補說文遺忘也與注淮南同

若失火舟中

許注同心救火　意林

今注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

方琦桉意林引乃約文

魯酒薄而邯鄲圍

許注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于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

莊子釋文　御覽八百四十五

今注今雖名高注實許注也故曰今注　羣書治要

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趙不與

楚吏怒以趙所獻酒獻于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

趙酒薄而圍邯鄲

方琦桉今注較莊子釋文御覽引微詳引書家多

約文也

暉日知曼

許注晏無雲也史記索隱四文選揚雄羽獵賦注文
今注晏無雲也
方琦按羽獵賦注引許注晏無雲之處也多之處二字說文晏天清也又日部曹下曰星無雲也知晏爲星晴字又晏醫義丛通漢書天文志日晡時天星晏星即晴字又郊祀志作曀如淳曰三輔俗謂日出清濟爲晏五行志孝帝征和四年天晏無雲許注義同此

岸陁者必陁
許注陁峻也陁落也文選馬融長笛賦注謝靈運七里瀨詩注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三
今注峭峭也陀落也
方琦按今注峭應作陁說文自部陁也从自肖聲陵下亦云陁高也晴因峭字而譌當是峻字太玄陵嶵岸陁注陁峻也陀卽陁字說文作陊落也又陁下云小崩也小崩亦落義

大紘絚則小紘絕矣
許注絚急也意林
今注絚急也
方琦按說文揯引急也又緪急也說正同

祖禰不完者
許注楚人謂祖曰祖後漢王望傳注列子釋文
今注楚人謂祖爲祖
方琦按此條已見上覽冥訓重列之者見許注今注之同

炮烙始于熱斗北堂書鈔引文今本作生于熱斗
許注熱斗熨斗也紂見熨斗爛人手遂作炮格之刑北堂書鈔一百六引御覽七百十二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三
方琦按今注無此條疑文也應補在庖人進羹上
呂氏春秋順民篇高注紂常熨爛人手因作銅烙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以爲娛樂與此注文亦異
帝王世紀曰御覽八十三引紂欲重刑乃先爲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輒爛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熱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足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爲樂名曰炮格之刑與許注義相同說文尉下所以尉申緒也卽熨斗之說

子路拯溺

許注拯舉也 墨書治要

今注拯舉也

方琦按二注正同益知八篇眞許注也說文扐上舉也說與注淮南正合氾論訓有題篇字爲高注本捊其髮而拯高注拯升也注亦異

而不受金于府

許注魯國之法贖人于他國者受金于府 墨書治要

今注魯國之法贖人于他國者受金于府

方琦按二注正同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三

其於致雨不若黑蜧

許注黑蜧神蛇也潛于神泉能致雲雨 文選郭璞江賦注

今注黑蜧神蛇也潛于神淵能興雲雨

方琦按張景陽雜詩注引作高誘誤也其能致雲雨四字據以補入說文虫部蜦蛇屬也潛於神淵之中能興致雲雨或从戾作蜧許氏說文卽采用淮南注初學記引淮南注黑蜧神蛇潛淵而居將雨則躍 御覽十引亦同 此卽許說而引文稍異御覽九百三十三引此注黑蜧黑色蛇屬也蜧潛于水神象能致雨也文又小異或卽許高之別然江賦注引許注文正同今注與說文符合確爲許說無疑是故貴虛

許注虛者無所載于哀樂 墨書治要

今注虛者心無所載于哀樂也

方琦按二注正同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三

截人契脣

許注契刻脣出血也 列子釋文

今注刻脣出血

方琦按今注文略婿節刻脣上應有契字釋名釋書契契刻也亦正契絕也郭注今江東以刻斷物爲契斷譬若猲狗土龍之始成

許注猲狗事以謝過土龍事以請雨意林

今注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

方琦按張意林引爲原文咨有見人于宓子者

許注宓子子賤也 羣書治要
今注宓子子賤也
方琦桉二注正同說文脞腳也今注作長腳又入深作入土深
是僥也 治要引文
許注僥慢也 羣書治要
今注撓慢也
方琦桉二注正同
譬若綏之見風
許注綏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五兩 北堂書鈔舟部 藝文類聚鳥部 御覽七百七十一
淮南許注閒詁卷三 瀧
今注偃人塗地因其俛也
方琦桉二注正同新論亦作僂者使之塗地
風五兩也 廣韻二十六桓綄船上候風羽楚人謂之五兩又二十四緩綄下云候風羽出淮南子是
許注舊本作綄明矣北堂書鈔引許注綄候風之羽也御覽引作候風扇也扇乃之羽二字壞文
修脛者使之跖鐕 御覽引並作跖鐏郎謝文茶字兩刃面也方言酋矛之間謂之鐏 羣書治要
許注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
今注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
方琦桉二注正同說文脞腳也今注作長脛是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注亦作長腳又入深作入土深
彊脊者使之負土
許注脊彊者任負重也 羣書治要
今注脊彊者任負重也
方琦桉二注正同
偃者使之塗
許注偃人塗地因其俛也 羣書治要
淮南許注閒詁卷三 美
今注偃人塗地因其俛也
方琦桉二注正同新論亦作僂者使之塗地
而求之于浣準
許注浣準水望之平 羣書治要
今注浣準水望之平
方琦桉二注正同說文水準也準平也說正同
待要褭飛兎而篇之
許注要褭飛兎皆一日千里者也 羣書治要
今注要褭良馬飛兎其子褭兎走皆一日萬里也

方琦校二注小有詳略治要所引乃約文呂覽高注要裹飛兎皆馬名馳若兎之飛因以爲名與許君說亦有異原道訓有題篇字乃高注本馴要裹注亦當是許注羼入高注者　羣書治要引文

待西施絡慕而爲配　羣書治要引文

許注西施絡慕古好女也　羣書治要

今注西施毛嬙古好女也

方琦校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西施落纂落纂卽絡慕元和姓譜絡落皆姓也今本乃後人習于西施毛嬙之說而改之

爲行者相揭以高　羣書治要

許注揭舉也

今注揭舉也

方琦校二注正同說文揭高舉也義正合

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　史記集解七十九　羣書治要四十一

許注成荆古勇士也

今注成荆古勇士也

方琦校史記范睢蔡澤列傳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也而死呂覽論威成荆致死于韓王古荆慶字通成荆或作成慶漢書景十三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師古注成慶古勇士見淮南子是淮南舊本或作成慶

澆天下之淫

許注澆游也　文選陸機招隱詩注　策秀才文注　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王元長永明

今注澆薄也

方琦校二注正同文選注引澆與澆同非許原注莊子繕性澆醨散樸釋文本作澆澆同磽孟子則地有肥磽趙注磽薄也　序目無因以題篇字許注本也取

道應篇舊輯許注本與今注較之說多同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

許注惠王魏惠王也惠子惠施也　羣書治要

今注惠王梁惠王也惠子惠施也

方琦校二注正同

何異於梟子之食其母也

許注梟子大食其母　御覽九百二十七

今注梟子長食其母

古河桉大應作長詩流離之子陸璣疏曰自關以
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呂氏春秋
分職篇高注亦云梟愛養其子長而食其母也意
林引桓子新論梟生子長食其母乃能飛埶作長
字
不過三日
許注三日而減也翬書治要
今注三日而減
方琦桉二注正同

日中不須臾
許注言其不能終日翬書治要
今注言其不終日也
方琦桉二注正同呂覽愼大日中不須臾高注易
與許作拘正異道應訓爲許注本故作拘列子說
符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張注拓舉也拓亦招
字文選吳都賦引列子正作招云與翹同顏氏家
訓誡兵篇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說文撟舉手也
撟與翹義並通
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許注糟酒滓粕已漉粗糟也一切經音義三
今注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
莊子釋文
史記索隱
今注枸引也古者縣門下从上枸引之者難也
列子釋文

方琦校莊子釋文引作粕已漉粗糟也今注之精二字卽粗糟之譌一切經音義引作已盪糟曰粕糟粕酒滓也釋名酒滓曰糟浮米曰粕也盪卽漉字糟上敓一粗字又倒易其文耳說文今不果往

許注果誠也文選謝宣遠于安城答靈運詩注蘇欽與魏文帝箋注魏文與鍾大理書

今注果誠也

方琦校誠一本作成論語行必果皇疏引繆協注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三

果成也

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

許注屈宜臼楚大夫在魏者也史記集解四十五

今注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

方琦校宜若當是宜咎之譌史記韓世家作宜臼

引許注亦正作宜臼古本多作宜臼也說苑指武篇亦作屈宜臼權謀篇作屈宜咎咎臼音近古通

舉公欲中王之意

許注舉公田嬰齊治要

今注舉公田嬰也

方琦校二注正同

朝秀不知晦朝文選注御覽引竝作朝秀今本作朝菌

許注朝秀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文選劉孝標辨命論一曰茲母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許注多一曰茲母四字今補入

今注朝菌朝生莫死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曰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三

孳母海南謂之蟲郎

方琦校文選注御覽引俱作朝秀今本作朝菌乃

司馬注菌大芝也兩書古注互異不必強同今許注既解爲蟲當作朝秀秀卽蝤字廣正朝秀孳母也書憲蝤音秀卽本許注玉篇蝤思又七久二切朝生莫死蟲也生水上狀如蠶蛾一名孳母卽引淮南許氏注文

宓子治亶父

許注宓子子賤也治要

今注宓子子賤也

方琦按二注正同
而亟馬期絻衣短褐
許注亟馬期孔子弟子也 羣書治要
今注亟馬期孔子弟子
方琦按二注正同史記呂覽亦作亟馬旗
往觀化焉
許注微視之 羣書治要
今注易服而往微以視之
方琦按治要引許注是約文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三 三三
約車申轅 ㄅㄧㄢ
許注裝束也 文選七發注 謝元暉京路夜發注
今注申束也
方琦按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引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作裝束也當即此處
注或舊本作裝又文選七發注作裝束也當即此處
作裝飾也愚元賜簡元辰而似裝注亦曰裝束也
詩出車箋裝載物而往義同

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
許注必稱父母兄弟 意林
高注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
方琦按二注略異意林引已亦入正文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
許注儒墨之所言今皆不行也 羣書治要
方琦按治要引許注是約文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四
高注不耐行但言之而已
方琦按二注正異氾論訓乃高注本故治要只引二則便均異
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亾西河
許注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史記集解八十七 文選七發注
高注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佗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
方琦按二注文異史記李斯列傳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 盧鐵論是猶跛夫之欲及樓季也舊注亦引許慎注高作

樓霍顧千里曰樓霍乃二人樓偽樓廣韓非難一云魏兩用樓翟而亾西河卽此所本吳起二字乃衍文或許本作樓季吳起亦爲二人

淺干木晉國之大駔而爲文侯師

許注駔市儈也

高注駔驕恣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駔也

方琦按二注正異說文作很盭也義亦同

高注很者自用像知而非眞知

方琦按二注正異說文作很盭也義亦同

許注很慢也

高注很者自用像知而非眞知

方琦按二注正異說文作很盭也義亦同

夫飢人者莫嗑之與藥本也它肰之與麋蕪也

許注此四者藥艸臭味之相似惟治病則不同力

高注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

方琦按二家注文異足徵許高之別北宋時尚有

許注牋本故引文尚異

俞兒狄与嘗淄澠之水而別之

高注兒易与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

許注俞兒黃帝時人狄与卽易与齊桓公時識味人也

高注兒易与皆齊之知味者

方琦按二注文異莊子音義又引淮南一本作兒

兒注云兒亦齊人卽今高注知與許注本異也

俞跗揚雄解嘲作臾柎俞臾古通簡狄詩緯作簡
易狄易亦古通大戴禮桓公任狄与揚子法言狄
与能臧皆作狄与文選琴賦狄与喪昧注引淮南
淄洏之水合狄与嘗而知之是卽許本作狄与之
證今道應篇無題篇字爲許注本作易与亦當改正
久血爲燐
許注兵死之血爲鬼火詩東山正義
高注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遙望炯炯若燃
火也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四　四
方琦校二注文異說文粦下云兵死及牛馬之血
爲粦粦鬼火也與注淮南說同論衡論死篇人之
兵死也人言其血爲燐張華博物志雜說篇云鬬
戰死亾之地其人馬血積年化爲燐亾與許義合
水生蛗蛹網象今本作
許注蛗蛹狀如三歲小兒赤眾色赤目長耳美髮
說文虫部蛗字下
高注网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网象也
方琦校許注文正同說文所引淮南王說當是後人記許君注

淮南子劳與上芸帥一條例同魯語曰木石之
怪曰夔蛗蛹水之精曰龍网象高作网象故引國
語許作蛗蛹正與高異其實网象网兩古訓亦不
甚分法苑珠林引夏鼎志网象如三歲兒赤目黑
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訓與許說蛗蛹
同知許說必有本也一切經音義二引淮南說狀
如三歲小兒赤眾色赤目赤爪長耳美髮知今說
文赦赤爪二字應補說文蛗蛹山川之精物又道
應篇無題篇字爲許注本网兩問於景曰許注网兩水之精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四　五
物也玉篇作魁魁水神如三歲小兒赤
眾色左氏音義亦云网兩水神此實許本
水生蛗蛹之證
詮言篇序曰無因以題篇字許注本也取舊輯許注本與今本較之說多同
畀死于桃棓
許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畀是以鬼畏桃也
御覽三百五十七引在和梅曰一名天棓下
今注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畀由是以來鬼畏桃也
方琦校許注今注文正同說文棓椎也謂大杖也

依元應引補入通俗文大杖曰棓開元占經中官占引石氏曰天棓五星天之荃葡棓者大杖所以打賊也說山訓有隨篇字許注本畀死桃部不給射高注桃部地名與許說正異顧氏曰知錄謂淮南于詮作地名解一人注書而前後若此琦校此正許注八篇高注十三篇之分顧氏蓋未之知也

動之爲物

許注動有爲也　羣書治要

今注動有爲也

方琦校二注文正同

皆險也

許注險言危難　羣書治要

今注險言危難不可行

方琦校二注正同治要引敚不可行三字說文險阻難也說正同

聖人無屈奇之服

許注屈短也奇長也　一切經音義十二　又十五

今注屈短奇長也

方琦校二注文正同漢書廣川惠王越傳謀屈奇注屈奇異也劉向說苑君道篇則未有布衣屈奇之士許注以屈爲短即說文屈無尾也之訓以奇爲長即漢書操其奇贏之訓

綰袍而鼓之

許注綰貫也　一切經音義引文

今注綰貫也

方琦校說文綰惡也桂氏說文義證云惡即貫之譌文玉篇亦云綰貫也

發戾不忘遺此候之官也

許注戾度候視也候望也　史記索隱二十四

今注戾度候視也候望也

方琦校說文縱索隱引敚罪候二字漢書李廣傳遠戾候未嘗遇害是也說文人部候伺望也與注淮南同

脩鍛短鏦

許注鏦小矛也　華嚴經音義上二

今注鏦小矛也

方琦校說文鏦矛也訓同方言矛吳揚江淮南楚

五湖之間或謂之鋋字通雅倉頡篇種短矛也短矛卽小矛

然而兵始于垂沙

許注垂涉地名史記集解

今注垂沙地名

方琦校垂沙不誤荀子議兵篇及韓詩外傳四埶作垂涉之事死者以千數史記作垂涉或作沙與沙相似

藏志九旅之淵

許注九旅之淵至深者也文選江賦注莊子釋文

今注九旅九回之淵至深者也

方琦校文選注引有敝文莊子釋文引淮南許注作至深也敝文甚說文淵回水也又淀下云回泉也

揚塵起堨

許注堨埃也文選班固西都賦注

今注堨埃也

方琦校今注敝也字依宋本補說文堨壁閒隙埃

塵也西都賦輓堨埃之混濁

此善爲充幹者也

許注幹强也文選陸機辨亡論

今注幹强也

方琦校說文彊弓有力也釋名釋兵矢其體曰幹言挺幹也義正相近

古將之出鑿凶門設明衣翦指爪

許注明衣送終衣也翦手足指爪者示必死也御覽三百三十五

今注明衣喪衣也在于暗冥故言明翦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

方琦校此御覽所引乃敝文明衣下敝去十字送終衣卽今注送終禮與衣字相似今注以其必死也其字乃而字其古作亓與而相似

說山訓序目有因以題篇字高注本也取舊說山訓許氏注本與高本載之說多異

伯牙鼓琴鱓魚出聽引說文

許本作鱓魚說文魚部鱓字下

高本作淫魚

方琦校說文引傳曰定是淮南如鬼部引淮南傳曰越人幾吳人鬼之例此啟淮南二字且係倒文攷蜀志郤正傳注及文選魏都賦注太引淮南作鰋魚卽許本也論衡亦作鱓魚左思魏都賦亦作鰋鰋魚皆用淮南許本高本作淫魚與韓詩外傳同文選注引篇疑注引淮南作淫魚高本也其外荀子作流魚大戴禮作沈魚皆由聲近得通馬融長笛賦鱓魚鳴於水次馬曾注淮南本與許同

淵生珠而岸枯高本作岸不枯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四　十七

許注滋潤鍾于明珠致令岸枯也史記集解一百二十八

高注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也

方琦校二注文異史記龜筴傳玉處于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徐廣曰一本無不字引許君說淮南云是淮南許本作淵生珠而岸枯也徐爲漢後人當親見淮南最初本所引許注塙而可徵陸機演連珠亦用許注淮南本

天下莫相憎于膠泰

許注膠泰相抱不得還其本也意林

高注膠泰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泰中則敗泰入膠中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

方琦校二注異高注上一說與許同當卽許注也

而莫相愛于公戾

許注公得戾則解故得還其本也意林

高注公得戾則解歸水復其性戾得公則保其戾故曰相愛

方琦校今高注亦卽是許義

不能入魯縞

許注魯之縞至薄史記集解一百二十八

方琦校高無注小尒正廣服縮之精者曰縞史記韓長孺傳注引漢書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喻之新論愼隙篇魯縞質薄顯之折軸與淮南許注義亦同

見窾木浮而知爲舟

許注舟作周朱藏頌校淮南題序

方琦校蘇氏校正淮南子序云許于篇內多用段借以周爲舟是也初學記二十五引此作見窾木

浮而知爲周正作周知初學記引乃許本也攷工記曰作舟以行水故書舟爲周鄭司農云周當爲舟許注淮南多用古本也

乘桴入胡

許注桴木筏御覽七百七十

高注桴筏也一曰瓠言非所宜也

方琦按桴筏之訓乃舊義高注一曰乃別解也文亦與許注異說文作附編木以渡也與木筏義同筏應作栰論語乘桴浮于海馬注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介正庶人乘附孫注方木置水中爲附栰也附字又作箙廣正箙筏也

奏正樂者始于陽阿采菱御覽引文今高本作欲善和者始于陽阿采菱

許注遂樂之名也御覽五百六十五

高注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俳譆和也

方琦按高無注說文蝯齧牛尾蟲也

或齟齬而顧活

許注顧反也史記索隱十六

高注顧反

方琦按此乃舊訓故同說林訓有題篇字乃高注本偷肥其脣文公棄荏席後徼粟咎犯辭歸

許注晉文公棄席之裘者捐故舊也故咎犯辭去

林訓
高注晉文棄其臥席之下徵冥者咎犯感其捐舊
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也臣猶自知之況
君乎請從此亾故曰辭歸
方琦按二注文義畧異當是高承用許注說韓子外儲
篇說苑復恩篇非今本作污膺也御覽三百七十一引文
文王涔曾御覽引文今本作污膺
許注涔虛也御覽三百七十一
注同許注是高說
高注污膺陷胷也
方琦按二注文義異說文膺胷也義得通涔說文曰
藏下也藏下卽虛陷義涔从夸得聲夸有虛義呂氏春秋本生篇非夸以為名高注夸虛也故訓為虛
說林訓與高本作湯谷卽此文天文訓作日出于暘谷高注引淮南日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晝正中高誘曰昆吾南方又主衡訓補鹽鐵論
寒將翔水
許注寒蟬蜺也文選劉鑠傚古詩引許注亦引淮南作寒蟬
高注寒將水鳥
方琦按二注文義畧異文子上德作寒蟬得木許
本當同與高作水鳥解者正異文選其臥席之下徵冥者咎犯感其捐舊
注亦引淮南作寒蟬亾釋蟲蜺寒蜩郭注寒蜩
也似蟬而小青色莊子逍遙遊釋文司馬注惠姑
寒蟬也一名蜺蜩陸云卽楚辭所云寒蟬玉篇蜩
寒蟬屬與許注同
日出湯谷
許注熱如湯也史記集解一百十七漢書司馬相如傳注
方琦按高無注高本當作暘谷今說林訓作暘谷為後人所改宋本
通藏本當作湯谷是也呂覽求人篇高注引淮南
記曰日出暘谷卽此文天文訓作日出于暘谷多
桑字下云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暘字下引
商書曰暘谷枚乃洪範曰暘若之譌文知許氏定
作湯谷也今淮南許高注雜正文用許本而遵攷
其注觀史記漢書注引許注如是益信正文作湯
谷無疑又史記索隱引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文選謝惠連
蜀都賦注及繆襲挽歌詩注皆引淮南作日出湯
谷卽此處文也天文訓有于字漢書楚辭論衡諸本亾作

湯谷與許本同海內東經下有湯谷注湯谷中水熱也亦與許說同說文湯熱水也山海經曰浴湯谷注郎湯谷也

非以一撲塞江也

許注撲塊也御覽三十六又三百四十六九百五十二作土塊也

方琦按高無注說文撲塊也與注淮南訓同御覽又引曾注曰撲塊也注玉篇引淮南子非以一扑塞江扑塊也郎采許君舊說說文撲或从卜

以篙測江

淮南許注異高詰卷四　六

許注剌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者也一切經音義十三

高注篙撾船以篙度江篙沒因以江水爲盡故曰惑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方言所以剌船謂之橦說文新附亦有篙字曰所以剌船也

柳下惠見偪曰可以養老

許注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号柳下惠一曰邑名說文類聚八十九御覽九百五十七事類賦柳部

高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号柳下邑名

方琦按二注文略異然乃許注詳入高注中者耳

文類聚引許注亦與今高注詳略不同

兔醬爲鼈高本作鼈

許注兔所醢沫著者爲鼈如蝨而斑色能齧人物類相感志

高注兔所醢艸蟲在心中化爲鼈鼈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兔醬蟲名

方琦按高注中一說郎許義玉篇亦作鼈廣韻同曰似蝨而小青斑色能齧人郎引許君注也廣雅鼈蝨也

淮南許注異高詰卷四　七

山雲蒸柱礎潤

許注楚人謂柱碣曰礎一切經音義十八

高注礎柱下石磉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爨子備城門篇柱下傅碣碣郎礎字玉篇石部礎柱碣也郎本許義

有紕者必有麻蒯

許注紕素也文選潘岳笙賦注

高注言有盛必有衰

方琦校說文紘繩也與注淮南同說
人間篇序目下無閒以題篇字許注本也取
當輯許注本與今本校之說多同
以突隙之煙焚
許注突竈突也（鞏書治要）
今注突竈突也
方琦校二注正同說文突竈突也與注淮南說正
合
人莫蹟于山而蹟于垤
許注蹟蹟也垤蟻封也（鞏書治要）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四　六
今注蹟躓也蛭螘也
方琦校二注正同今注蛭乃垤字之誤詩東山毛
傳垤螘封也方言楚郢以南螘土謂之垤
是猶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
許注倦劇也（鞏書治要）
今注惓劇也
方琦校二注正同惓依說文作倦倦罷也
雖有扁鵲俞跗之巧
許注俞夫黃帝時醫（鞏書治要）
今注俞跗黃帝時醫周禮疾醫注故書有俞跗
傳作踰跗揚雄解嘲作史跗
吳人鬼越人譏
許本作吳作譏（說文鬼部譏字下）
今本作荊作穖
方琦校說文譏鬼俗也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譏
是許舊注本如是也今本作荊作穖乃後人因呂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四　七
氏春秋異寶篇而改（列子說符亦作楚人鬼越人穖）穖祥之訓亦
呂覽高注文也列子虛重元注引淮南亦作吳人
鬼越人譏漢書趙王彭祖傳注引淮南亦作越人
譏（玉篇譏鬼俗也吳人鬼越人譏七尾亦引作吳人鬼越人穖）廣唐以前人猶
見許注完本故皆與說文所引同
樂羊循而泣之
許本掮作循（宋蘇頌校淮南熊序）
方琦校蘇氏云許于卷內多有假借用字以掮爲
循亦假借也說文手部掮摩也又千部循順也廣

正釋詁循摩順也淚書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鐶注循摩順也以揗爲循古字叚借之例齊俗訓虛循梳循亦揗之叚借

楚攻宋圍其城

許注楚莊王圍宋九月（列子釋文）

今注楚莊王圍宋八月

方琦按今本八月當作九月左傳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十五年夏楚子去宋杜注在宋積九月呂覽愼勢篇莊王圍宋九月宋本淮南正作九

月

揗載粟米而至（一切經音義引文今本作負聲粟而至一切經音義十又十六）

許注揗揗也

今注揗揗也

方琦按故書揗作連周禮鄉師鄭注連讀爲聲揗字說文不收當卽連字說文連負車也（各本作員連誤此依段說與揗義通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聲者服連卽服揗玉篇揗運也廣韻揗擔運物也南史何遠傳揗水還之義亦近揗元應曰揗今皆作聲知淮南

今本揗字乃後人所改注訓爲擔則赴同（御覽六百七十七引作聊赴聯屬連揗之形似而誤）

中行穆伯攻鼓

許注中行繆伯晉大夫鼓北翟（羣書治要）

今注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

方琦按二注正同繆穆古通

餽聞倫曰

許注餽聞倫晉人也（羣書治要）

今注餽聞倫晉人也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四　三

方琦按二注正同

烏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御覽九百十八引注脫高字）

許注扶傍也（初學記天部一御覽九百十八引注脫高字）

今注扶旁也

方琦按旁當作傍說文傍近也謂近枝也太平廣記四百六十一引淮南去喬木巢傍枝亦作傍脩務訓序目有脫以題爲字高注本也與前輯許注本較之說多異

揗扶風

許注扶風奔風（御覽九

高注扶風疾風
方琦校此與上扶傍注連引當爲許注故與高說
異然扶乃疾字誤文類聚引淮南作櫛疾風是許
本也周禮攻工記忿執以弃注弃猶疾也莊子正
作疾風許作疾風與高作扶風正異覽冥訓有題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
許注陽文楚之好人也文選枚乘七發注劉秀標辨命論注御覽三百八十一
高注西施陽文古之好女
方琦校二注文略異好人美人也許注多稱楚人
是其例說文媄色好也
良馬不待策錣而行
許注錣策端有鐵也御覽七百四十六
方琦校此乃高本故佚許注錣義見上原道訓
毚狡
許注毚狡獸名也林意
高注毚兎慶都盡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
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
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鬢髮長赤帝起成元寶
倏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倉有
八彩之色
方琦校二注異高注乃引春秋合誠圖語
捆纆組
許注捆織也孫奭孟子音義
高注捆叩捉也
方琦校說文無捆字惟稛下云紮束也孫氏引許
君義當屬淮南故與高注正異
連比以像宮室
許注埤相連也文選左思蜀都賦注
方琦校本書無埤字疑許本連比作連埤故云埤
相連也說文土部埤地相次比也从土比廣正埤次也
許本作埤正與高異
高舍亘斫不敢休息高本作斫
許注足指約中斷傷爲斫莊子釋文
高注斫足胝生也

方琦按二注文略異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司馬注病不能行故跰躠跰古顯反高作跰誤文高當作蹁躚上文足重繭而不休息下文又云曾繭重胝宋本作蹁許本作跰也此乃後人因許本改

受教一言精神洽今本作精神洽然解悟之意也一切經音義十一

許注洽猶了也

高注洽猶了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洽同聆齊俗訓無題篇字乃許注本所居

淮南卷四

聆聆小言

聆聆小言注聆聆意曉解也

邯鄲有醫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

許注李奇趙之善樂者也御覽五百六十五意林

高注李奇趙之善樂者也

方琦按二注文異御覽于陽阿采菱下引許說炊竽鼓瑟下引高說文選爲許注故與高異也意林引作趙之善者新論正賞篇趙人有曲者託以伯牙之聲世人

韓圉之鉥羊頭之銷

高注韓圉趙之良冶也銷鐵璞也與注淮南訓

許注鋌銅鐵樸也銷生鐵也文選張協七命注

高注昆山楚山也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

方琦按二注文異說文鋌銅鐵璞也與注淮南訓正同論衡率性稱利劒有千金之價其本鋌山中之恆鐵也元應曰眾經音義十一鋌銅鐵之璞未成器用者也皆與許義合說文金部銷鑠金也非此義當是鐃字說文鐃鐵文也次于鋌字篆下卽依淮南舊文知許本當作鐃也

服劒者期于怙利

淮南許注異旨卷四

許本怙作鋏宋蘇頌校淮南題序

方琦按蘇氏曰許本多用叚借以怙爲倓索隱十八引淮南作期于鋏利知許本作鋏後人因別本改也怙字亦當作鈷史記鋏戈在後亦借爲鈷刊字豫章之生七年可知今高本作儗相豫章而後知之生也七年而後可別文選養生論注

高注知猶覺覺其大也

方琦按文選注引淮南正文又引延叔堅注云云叔堅卽叔重之譌後人因東漢有延篤字叔堅家

增入延字孫氏冏繪輯本以謂延字爲衍誤淮南旨皆誤也　郭義恭廣志倒覽引豫章生七年卄始耕凡木似豫章故得七年始

分別與許說合枕木本作尤木

泰族訓序曰無因以題篇字許注本也取舊輯許注與今本較之說多同

夫蛟龍伏寢于淵

許注蛟龍龍屬也　史記集解一百二十八　冏元古經一百二十

今注蛟龍龍屬也

方琦校史記鼂錯矦傳明月之珠蛟龍伏之徐廣引

淮南許注作蛟龍宗隱謂蛟應作蛟說文蛟龍屬

也漢書武帝紀注引許君說蛟龍屬也今注蛟龍

不誤龍乃龍之誤文　道應訓本許注兩蛟夾

而卵孚于陵　今本孚作字　冏元古經

許注孚謂卵自孚也

今注乳于陵而伏于淵其卵自孚也　今本作自孕孚乃孚字

方琦校古經引乃約文其全文今本是也說文孚

卵孚也人冏訓夫鴻鵠之未孚于卵也通俗文卵

化曰孚　衆經音義三引今本作卵剖于陵剖乃剖字初學

記白帖御覽引並作卵剖于陵或是高本也原道

訓明者嫗伏高注嫗伏以氣剖卵也是高本作剖

之證

非爭之所能責也　今本無能字　羣書治要

許注爭契也　羣書治要

今注爭契也

方琦校二注文正同說文爭契也與注淮南說合

田瀨皆讓長

許注長者得多　羣書治要

今注讓長分冏長者得多

方琦校二注文正同羣書治要引佚上四字

而斑白不戴負

許注斑白頭有白髮　羣書治要

今注斑白頭有白髮

方琦校二注文正同說文辮駁文也皤老人頭白

也經須髮半白也

作則細矣　今本作化

許注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　羣書治要

今注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

方琦按二注正同今本化字當爲作文子亦云作
則細說文細敝也小物之敝也
時蔑振旅
許注蔑儳車馬也羣書治要
今注按儳車馬也
方琦按二注文正同經傳多作蔑亦作狊齊語春
以狊振旅
許注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所以求榮也今本敝人字
淮南許注異同詁卷四　羣書治要
越人爲之以求榮也
許注越人以箴刺其皮爲龍文羣書治要
今注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尊榮之也
方琦按二注文正同卽越人斷髮文身之說原道
訓斷髮文身高注文身刻畫其體納墨其中爲蛟
龍之狀義亦相同
圜閒伐楚破九龍之鍾
許注刻虡爲九龍以縣鍾也御覽五百七十五
今注楚刻九龍之虡以縣鍾也
方琦按御覽引淮南破九龍于鼎以爲名言大鼎與
之鼎又引高注曰刻九龍于鼎也禮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簨
虡鄭注飾簨以鱗屬又于龍上刻畫之爲重与與
此又異乃許高之別也羣書治要
許說正合
離先稻孰
許注稻米落地而生爲離稻意林
今注稻米隨地而生爲離與稻相似
方琦按意林引乃約文說文秜字下云稻今年落
淮南許注異同詁卷四　羣書治要
來年自生謂之秜秜卽離也意林引作落地與說
文今年落正同御覽八百二引作荊先稻孰注荊
穀孰引高注　作蘿水稗　御覽引此高注故與許注異程榮君九
智伯有五過人之材
許注智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
兼毘給三材也巧文辨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
也羣書治要
今注智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
兼毘給三材也攻文辨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

也

方琦按二注文正同今注攻文乃巧文之誤

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

許注力能引彊走先馳馬超能越高　羣書治要

今注力能引彊走先馳馬超能越高

方琦按二注文正同

不知賢也

許注齊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滑子越之言也

羣書治要

今注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滑子越之言也

方琦按二注文正同今注攷齊王建三字應補

齊景公族鑄大鍾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鳴

許注族聚也大鍾如雷震雉應之而鳴也　北堂書鈔一百八十　初學記十六　御覽五百七十五

今注族聚也大鍾如雷震雉應之而鳴鳴也

方琦按當从今注全文莊子在宥雲气不待族而下司馬注族聚也廣疋釋詁族聚也皆與許注淮南合說文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句其頸與淮南注亦合

乾嘉而降言漢學者多尚許鄭高密之學具有完書洨長說文迭相師祖其外無聞也五經異義舊於馥佚之餘淮南記上標於靡察之末相傳許君舊詁殺入涿郡亦復不逾歲月緜曖因而仍之然咎冊徵引二家歧列漢籍好爲淮南之學剌取古說剖判異同得其元珠邵張隆恉獻取宋蘇氏之說精爲釐別卓識博聞曠世無兩至若捃摭翊精詁解底塙南閣之義賴以不墜獻竊謂二家之注赴時漢季相去不遠當聞妙諦可於異中求同亦當同中別異漢戀篤於學此書而外尚有淮南許注混詁訓參正二十餘卷鳳氏易疏魯詩故訓纂介厓漢注述說文古讀攷諸書雖未卒業許鄭之學孚然可覩扶墜匡敝猷有千古當世好學非漢戀其誰與歸杭州譚獻

光緒八年壬午十有一月既望諸可寶署

續敘

方琦輯鄭君淮南注廿載構綴乃就斯編今茲讀禮匽伏敢疚朝餔之暇尋繹廢簡屢从姚子海槎窺涉古籍掇斠奥文奇書碩記互相披析因又從蕭吉五行大義補九則杜氏通典補一則唐釋慧琳大藏音義補九十餘則大藏音義者傳于維東獅谷阮文達眾經音義提要云西明寺慧琳大藏音義一百卷今已不傳乾嘉經師均未逮見余曷閣居獲睹異冊旁引秘文非世誦習瓌瑰盈前攐摭不盡爰事次簡緝補前書識大識小信而有徵且與書悟若合符節仁人篇者盡同在之演其未及昭茲來許令得川詔開詁之誼庶無遺焉

淮南許注異同詁補遺　會稽陶方琦述

原道訓此篇高注

析八極許本作斥

許注廓拓也唐釋慧琳大藏音義十五

高注析開也

方琦按大藏音義引許叔重淮南子注云是許本當作斥說文作廓正同列子黃帝篇揮斥八極亦作斥大藏音義凡引淮南注皆標題許叔重或許慎云云

淮南許注異同詁　補遺

鈞旋轂轉

許注鈞陶法也慧琳大藏音義十一

高注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一曰天也

方琦按高注中前一說即許義大藏音義所引許注當是約文漢書注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也

澹然無慮

許注澹心志滿足也大藏音義十

方琦按許君澹足之訓見前書卷一今引作心志滿足義更爲詳明惟七十六引作憺足也正文

御俱作憍文子亦作怯然無慮

知八紘九野之形埒大藏音義八十三引文高本作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

許注紘維也八紘謂之八方大藏音義二十八十五八

方琦校許君紘維之訓見前書卷二今大藏音義

引正文又引許叔重注云云則前書附列誤也當

更正八紘謂之八方八十八引注文亦當補

更餘作九仞之城大藏音義引文

許注八尺曰仞高本作三仞誤大藏音義九十二

淮南許注異同詁補遺　二

方琦校今高注中八尺曰仞之說前書已釐別爲

許君義今又得此確證

烏排空而飛趺踔實而委高本空作虛

許注趺蹈行也大藏音義四十五八十五九十九

方琦校許君趺蹈之訓見前書卷一此引較文選

注引多一行字大藏音義九十引許注作蹈也行也

木處棲巢

許注叢木曰棲大藏音義六十三七十五

高注聚木曰棲

方琦校北許注居入高注中者說文棲栖也音創鳩切

古最與聚音義相通叢木當作聚木

鴟鵂不過濟

許注鴟鵂一行寒鳥大藏音義十四三十七

高注春秋傳曰鴟鵂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

魯昭公亡異也

方琦校說文鴟鵂也考工記及左昭廿五年傳皆

作鴟鵂許君淮南注作鴟鵂正與說文同高注既

引春秋傳則作鴟鵂可知

淮南許注異同詁補遺　三

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

許注湍疾水也瀨淺水也大藏音義八十X

方琦校許君水疾之訓見前書卷一御覽八十一

引淮南舊注湍疾瀨淺與此藏經音義引許注相

符是御覽所載舊注即許注也高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亦本許義

吾獨慷慨遺物

許注慷慨不得志也大藏音義二十六卷一百

方琦校高無注說文慨字下云忼慨壯士不得志

也訓同

南游江海文選注引文　許注海涯也　大藏音義八十六

方琦桉許君水涯之訓見前書卷一此引放水字

激軫之音文選注引文　許注軫轉也　大藏音義十八　四十七　六十六

方琦桉許君軫轉之訓見前書卷一

上漏下溼　許注漏穿也　大藏音義十八

方琦桉高無注大藏音義六十六引作漏穿孔也

說文作屚云屋穿水下也訓正合

俶眞訓此篇高注　物豈可謂無大揚搉乎　許注揚搉粗略也　大藏音義八十二　八十四　八十七

方琦桉許君粗略之訓見前書卷一

舍哺而與大藏音義引文作哺　許注哺口中嚼食與之也　大藏音義十X　十八　三十四　四十一　五

文作舍哺而與此作舍哺而與注中有嚼食與之則作與爲是又六下引許君注曰口中嚼食吐與孩子曰哺又多數字

夫扶依于跂躍之術　許注跂跳也　大藏音義四十五

高注跂躍離齬不正之道也

方琦桉許義以跂與躍連文故釋爲跳說文跳一曰躍也

擢德揉性　許注擢引也　大藏音義三十三

方琦桉許君擢引之訓見前書卷一

足蹀陽阿之儛大藏音義引儛字作儛　許注蹀蹈也　大藏音義二十四

方琦桉許君蹀蹈之訓見前書卷一

又孔編戶齊民乎　許注編猶列也　大藏音義七十七

方琦桉高無注說文編次簡也漢書高帝紀爲編戶齊民注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正與許君訓相

合
天文訓此篇高注
陽鋒見日則燧而爲火大藏音義引文作鋒或作鑒
許注鋒五石之銅精圓以仰日則得火大藏音義三十三
四十
方琦桉許君陽鋒之訓見前書卷二此引乃全文
作鋒魚水而彗星見大藏音義引正文作彗星見又有見音覘三字知與高本作彗星出亦異
鯨魚水而彗星見大藏音義引正文作彗星見又有見音覘三字知與高本作彗星出亦異
許注鯨魚海中最大魚也大藏音義十這　八十三
淮南許注異同詁　補遺　六
方琦桉許君鯨魚之訓見前書卷二大藏音義引
文小異然十八亦引作魚之王也當兩存之
東方木也
許注木者冒也言冒地而出隋蕭吉五行大義一
方琦桉又行大義釋五行名引許慎云云此合淮南說文而丛採上一說定爲淮南注以開元古經
說與說文同是又采說文也許君淮南注萬物禁止之
南方火也
許注火者炎上也五行大義一
方琦桉說文火字下云燬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
中央土也
許注土者吐生者也五行大義一
方琦桉又行大義引許慎曰土者吐生者也中間引王肅說下又引許慎云其字从以象地之下與
淮南許注異同詁　補遺　七
地之中以一直畫象物初幽地也下數語皆說文
西方金也
許注金者禁也陰气始起萬物禁止也五行大義一
方琦桉說文金字下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生于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故五行大義又引下一說與說文同是又采說文也許君淮南注萬物禁止之說亦本之白虎通下水字一條僅存後一說與說文同則上一條乃淮南注也又弟三說不爲采入也至于悲谷是謂餔時
日云云與說文同故不爲采入也又引許慎曰北方物
論引許慎曰北方之也又引許慎曰

許注日行至申爲晡時悲谷日入処也大藏音義三十四
高注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
方琦桉二注文異說文餔日加申時食也從食甫聲與淮南注義亦合元應經引淮南子曰行至于悲谷爲晡時謂加申時也此亦許君注義
十二粟而重一分十二分而重一銖今高本兩重字皆作當字
許注銖十黍之重大藏音義四十五
方琦桉說文銖權十分黍之重也訓正同或曰黍

字當作粟以十黍之重爲粟也然荀子富國注亦云十黍之重爲銖
隆形訓此篇高注
噍咀者九竅而胎生
許注噍咀也大藏音義九十二
方琦桉高無注大戴禮引此文作咀嚼者九竅而胎生嚼字廣雅作噍即噉噍廣雅噍茹也是噍咀通訓之證說文嗽齧也或作噍
時則訓此篇高注
時則訓噍者顓篇咀嚼也
其味酸其臭羶
許注羶者羊臭香物气與羊相類木所以酸者象東方萬物之生酸者鑽也言萬物鑽地而出生五味得酸乃達也五行大義三
高注木味酸酸之爲言鑽也萬物鑽地而生羶木香羶
方琦桉二注文異酸之言鑽十二字疑許注羼入高注中者觀下數則知之說文羶羊臭也或作羶

其味苦其臭焦
許注焦者火燒物有焦燃之气夏气同也五行大義三
高注火味苦也焦火香焦
方琦桉二注文異說文爦火所傷也
其味甘其臭香
許注土得中和之气故香也五行大義三
高注土味甘也土臭香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聖證論孔鼈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土故云得中和之气
其味辛其臭腥

許注未熟之气腥也西方金之气象此味辛者物得辛乃萎殺也五行大義三

高注金味辛也金臭腥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元命苞云陰害故辛殺義故辛刺陰气使然也

其味鹹其臭朽

許注朽爛之气北方气同此其味鹹者北方物鹹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五行大義三

高注水味鹹也水臭腐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五行大義此下又引許君云鹹者衛也即說文說文鹹衛也北方味也

覽冥訓此篇高注

平公痤病

許注痤瘕疾也大藏音義卷二十七　七十八

高注痤病篇疾

方琦桉二注文異瘕爲惡疾當讀爲鹽周禮疾醫四時皆有瘕疾注气不和之疾說文瘥罷病也蒼頡篇大藏音義引

鈍悶以終

許注鈍識見闇濁也大藏音義三十　三十三

高注鈍悶無情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闇濁之訓當讀如黮說文黮黃濁黑也

食蔗梅許本作莓

許注莓實似桑甚生江濱可食也大藏音義九十九

高注蔗梅艸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

方琦桉此許注羼入高注中大藏音義引乃約文

蔗梅應作蔗莓爾雅釋艸蔗麻郭注麻即莓也今江東呼爲蔗莓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許注作莓不誤字本作苺說文前山苺也

裋褐不完

許注楚人謂袍爲裋褐大藏音義九十九

方琦桉袍裋之訓見前書卷二此裋褐連文與後漢傳注列子釋文略異

精神訓此篇高注

胸人之挺埴也大藏音義引文

許注埏抑也埴土也大藏音義三十　八十五引作埏抑也押乃抑之誤
方琦校埏之訓見前書卷一此引許君注作埏
抑也當別爲一解與旁該漢書音義引許君注並
同淮南齊俗訓若埏之抑埴抑埴即埏埴是亦埏
抑通訓之證八十八又引許注抑埴器也疑有衍文
采椽不斫廟題不枅大藏音義引御覽八十引亦同今爲本作棁椳不斲素題不枅大藏音義六十二　御覽八十
許注枅櫨也
高注不枅者不施櫨櫨
方琦校三注文異御覽引舊注言梁柱相乖距不
與守其篇笵
許注篇卽笵也大藏音義十四　六十二　六十八　七十二
高注篇笵受穀器
方琦校二注文異說文篇判竹圜以盛穀也又笵
笵也大藏音義七十三引許注篇卽笵不有音鈋
二字似本文當作笵卽篇與說文訓合
本經訓此篇高注
若簟籧篨
許注籧篨苣席也大藏音義八十　八十二
高注簟竹席籧篨葦席
芒繁紛挈
許注挈亂也大藏音義八十
方琦校許君挈亂之訓見前書卷三然此條應列
在俶真訓決挈治煩下
瀉水漏
許注漏失也大藏音義五十三
方琦校失讀爲泆說文泆水所蕩泆也
梁廊玉牀
許注廊屋下也大藏音義六十三
方琦校三注文異御覽引舊注言梁柱相乖距不
與守其篇笵
許注篇卽笵也大藏音義十四　六十二　六十八　七十二
高注篇笵受穀器
方琦校許君猥凡之訓見前書卷三此引多一下
總字與文選盧諶詩注引同
德之所總要
許注猥總凡也大藏音義九十　九十六　一百
方琦校許君猥凡之訓見前書卷三此引亦多一
若簟籧篨
許注籧篨苣席也大藏音義八十　八十二
高注簟竹席籧篨葦席

方琦校二注文異說文籧篨粗竹席也此草席亦是竹席之誤古草作艸與艸易亂

贅妻謬子

許注贅者贅子與人作奴婢也大藏音義八十

高注贅從嫁也

方琦校二注異據許注當作謬妻贅子漢書嚴助傳如淳注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爲贅子此即淮南注

如淳注引淮南俗或謂卽淮南注亦是大藏音義又引顧野王曰居婦家之婿爲贅今玉篇中亦無此文

淮南許注異同詁　卷二　卷七

主術訓　此篇高注

古

爲之圈檻

許注圈獄牢也大藏音義三十九　六十八

方琦校高無注說文圈養畜之閑也養畜當作養獸音作與指淒兵略作指奏淒從奏故有進義漢書張釋之傳登虎圈注養獸之所與許君淮南注獸牢說合文選注引說文正作養獸

高民賴之

許注賴利也史記集解八

方琦校高無注晉灼引許君說多係淮南注決非說文說文賴贏也

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

許注憺滿也怕靜也大藏音義卷十

方琦校高無注許本當作憺怕諸葛武侯戒子書用此文作澹泊說文憺安也怕無爲也憺怕連緜卽本此眾經音義引許君說憺安樂也怕靜也亦卽淮南注

犁臣輻湊

許注湊競進也大藏音義三十

淮南許注異同詁　補遺

高注犁臣歸君若輻之湊轂故曰輻湊

方琦校二注文異說文奏進也本書原道訓趨舍指湊兵略作指奏湊從奏故有進義

肥醲甘脆

許注醲肥酒也大藏音義七十七

方琦校高無注說文醲厚酒也此肥字恐涉正文肥字而誤

繆稱訓　此篇許注

若跌而據

許注趺仆也 大藏音義十六　六十二　六十四
今注趺仆也
方琦校大藏音義所引許注在繆稱至要略八篇
中者注文盡同益見八篇之稿爲許注而唐人所
引淮南多爲許本可知也
小子無謂我老而贏我
許注贏劣也 大藏音義十一　二十八　三十
五十一　六十二　四十　四十二　四十七
六十三　六十七
今注贏劣也
方琦校此今注有敍文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舊注
曰老蝦蟆化爲鵖水中蠆蟲化爲蟌蟌蜻蜓也此
皆是許注大藏音義引鵖鵖卽今注鵖鵖之訓

方琦校注文同詮言訓許注一贏在側許注贏劣
人也
岸峭者必陂 文選注
引文
許注隋峻也 大藏音義七十七　九十三　九十
六
今注峭峭也
方琦校今注峭應作峭峭應作峻文選注引許君
必有菅屨跐踦
齊俗訓此篇
許注
注亦作峭峻也并引正文當不誤義見前書卷三

許注屨履也 大藏音義九十二　九十七
方琦校今無注是敍文當補九十二引作草履也
此以草釋菅字說文屨履也訓正同
夫蝦蟇爲鵖
許注老蝦蟇變爲鵖鵖 大藏音義六十八
今注鵖鵖也
方琦校此今注有敍文御覽九百四十九引舊注
曰老蝦蟆化爲蟌蟌蜻蜓也此
皆是許注大藏音義引鵖鵖卽今注鵖鵖之訓

尸祝袀袨
許注袨黑衣也 大藏音義十七
今注袨墨齋衣也
方琦校黑衣不誤袀袨儀禮皆佗袀立蔡邕獨斷
祠宗廟則長冠袀立說文黑而有赤色者爲立又
移字下云玄服也移卽袀字袨本作立
今知修干戚而笑鏤插
許注鏤斫也 大藏音義九十四
今注鏤斫屬

方琦校當依大藏音義作斸也精神訓高注
甬高注鑺斫也今注斫屬卽斸字之艱文或後人
見精神訓高注而順改之
故訓劂銷鋸陳非良匠不能以制木
許注鋸者可以截物也大藏音義六十二　六十
方琦校高注本銷鋸作削鋸見本經訓說文鋸槍
唐也列女傳仁智鋸者可以治木也
而刀可以剃毛
許注髡截髮也大藏音義三十四
淮南許注異同詁　補遺　十六
今注剃截髮也
方琦校注文盡同大藏音義引作髡不誤說文髡
髡髮也从髟弟聲剃乃俗字
辟若統之見風也
許注統以候風雨也大藏音義九十三
今注倪乃統字之誤文候風雨也
方琦校注文同今本多一擊字說文捶以杖擊也
今注澆薄也
方琦校注文同許君澆薄之訓見前書卷三
道應訓此篇許注
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許注糟酒滓粕已盜粗糟也大藏音義七十七
九十一
今注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之精二字乃粗糟之誤文
方琦校注文盡同許君糟粕之訓見前書卷三
今不果往
許注果猶成大藏音義五十四
淮南許注異同詁　補遺　十七
今注果成也
方琦校注文同果字之訓見前書卷三誠一本作
成不誤
大司馬捶鉤者
許注捶鍛也大藏音義十一
今注捶鍛擊也莊本鍛下有鍛字宋本無
方琦校注文同今本多一擊字說文捶以杖擊也
擊字應有
願以技道齋一卒大藏音義引文今本無道字

許注齊備足也　大藏音義七十八

今注齊備卒足也

方琦校注文同大藏音義引但證齊字則足字上

備也一卒一人也又小異然齊當如周禮典枭頒

倣一卒字無疑御覽四百七十五引此注文作該

功授齊之齊作齊是也

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

許注九垓九天也大藏音義三十　四十五　八十八　今本作九天之外亦

今注九垓九天也　四庫正文談桁朱本譌

方琦校注文同御覽三十七引注九垓九天也亦

即許注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如淳注引淮南子汗漫期乎

九垓之上謂九天之上也亦本許君義垓作陔古土與堣通

約車申轄

許注婁束也　大藏音義九十二

今注申束也

方琦按許君裝束之訓見前書卷三

侯同曼聲之歌

泛論訓此篇高注

許注婁長聲也　通典一百四十五

高注二人善歌一曰曼長

方琦按高注一曰曼長乃許義與通典引許注正

同列子湯問韓娥因曼聲哀哭許君本此高作二

人解與許亦異

天下雄儁豪英

許注儁才過千人曰儁　大藏音義八十八　一百

高注才過千人爲儁

方琦校此皆本之本書泰族訓然亦許注之羼入

者故同　三二

誕反爲功

許注誕慢也　大藏音義六十八

高注誕爲功者弦高是

方琦校二注文異許注慢乃謾字說文謾欺也與

信反爲過之信方鍼對方言卷十譠謾欺謾之語也

牛蹏之窪不生鯈鮪　大藏音義引文今高本作牛蹄之洿

許注窪謂小水也　大藏音義八十九

高注洿雨水也滿牛蹄迹中言其小也

方琦校二注文異正文亦不同說文窪窞也劉子新論觀量篇蹏窪之內不生蛟龍又忘瑕篇牛蹏之窪不生鮪鱮則用許注本

詮言訓此篇許注

羿死於桃梧

許注梧大杖也大藏音義四十一八十四九十七

今注梧大杖

方琦校注文盡同知八篇稿爲許注本也梧字之訛見前書卷四

淮南許注異同詁　補遺　三三

兵略訓此篇許注依羣經音義引

緒袍而鼓之大藏音義七十六九十九十七九十八

許注緒貫也

今注緒貫也

方琦校注文同見前書卷四又大藏音義九十引許注緒猶擸也或是別一義

士卒殷軫

許注軫重也大藏音義八十

今注軫乘輪盛重貌

方琦校大藏音義引是約文軫訓重即駗字說文駗馬重難行也

刑德奇賓之數

許注賅軍中約也漢書藝文志注

今注奇賓陰陽奇祕之要

方琦校藝文志注引許君說乃淮南注也賅即賓字藝文志有五音奇賅用兵三十二卷故許君以爲軍中約今注斂此文當補說文作該亦曰軍中約與淮南訓正合

淮南許注異同詁　補遺　三四

縣之以方城

許注縣絡也大藏音義九十

今注縣絡也莊本作落宋本作絡

方琦校注文盡同漢書楊雄傳縣絡天地許君即本此爲訓

運籌於廟堂之上

許注籌策也大藏音義三十七

方琦校今注佚本書脩務訓籌策得失

若鍠之與鞈

許注閤閤鼓聲也　大藏音義八十四
今注鍠鞈鼓聲　鞈鞳鼓鞞聲
方琦桉注文同大藏音義引閤閤卽上林賦鏗鎗
閤鞈也鞈又因閤字從門作閤誤字說文鼕鼓聲
也鼕鼓聲也說文鼕下引詩擊鼓其鼕此三家詩
毛傳作擊鼓其鏜鼕爲正字鏜與閤古通假字說
文磬篆下又作鞈今注作鏜鞈不誤也
不若捲手之一挾
許注挾搏也　大藏音義七十八
今注挾搏也　補遺　三四
方琦桉大藏音義引搏字義爲長廣雅釋詁搏擊
也說文搏一曰至也至卽通挾史記淮陰侯傳孟
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至亦同挾以挾訓搏
卽以搏訓至一義之互通也蒼頡篇亦曰搏至也
慌悍遂過
許注曉勇急也　大藏音義十三　七十二　九十
今注慌勇急也
方琦桉今兵略爲許注本故與大藏音義引六條

盡同今注慌當作曉說文無慌字漢書霍去病傳
詠獟悍今注慌或是獟之誤　史記韓長孺傳驍騎將軍張晏曰驍勇也
說山訓　此篇高注
人莫鑒於沫雨
許注沫濛雨也　大藏音義三十七
高注沫雨雨潦上覆瓮也　依眞訓作流沫高注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許注濛雨濛乃灕字之誤說文
灕疾雨也一曰沫也　蒼頡解詁水濆起曰灕也王氏懷祖校沫
雨作流雨似非
一淵不兩蛟　高本作鮫
許注蛟龍屬也池魚滿三千六百則蛟來爲之長
大藏音義四十一
高注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劒之口是
也一說魚二千斤爲鮫
方琦桉二注文異許本作蛟與高作鮫亦異說文
蛟龍之屬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
魚而飛置符水中卽蛟去大藏音義引許君淮南
注正同說文高注中一說卽許注也道應訓　許注本

而蛟捕繞其船許注曰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與此說亦同高注作鮫訓爲皮可飾刀劒即說文鮫海魚也皮可飾刀與蛟不同

嫁女于消渴者高本無渴字依意林補

許注夫死則言女妨夫意林

高注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宜復嫁之也

方琦校意林引誤入正文今別白之與高注上二說合正許注也

淮南許注異同詁補遺　素

上有三襄下有九殺

許注襄殺皆喻儉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　羣書治要四十一

方琦校高注相同此許注羼入高注者治要引皆

許注本故可憑也

分流舛馳

許注舛相背也大藏音義六十四　八十四　八十九　九十六

方琦校高無注大藏音義九十六云淮南子作僻與玉篇引淮南子分流僻馳僻相背也正合然諸

引許君淮南子注皆作舛相背也說文舛對臥也從夕中相背淮南注文卻與之同汜論訓高注聞見舛馳高注舛乖也說亦異

蹲踞而誦詩書

許注蹲卻踞也大藏音義八十九

方琦校高無注說文蹲踞也與淮南訓正同

萬物莫措其所脩

許注措置也史記集解梁孝王世家

高注措置也

淮南許注異同詁補遺　素

方琦校此許注羼入高注中者說文措置也訓正同晉灼引皆許君淮南注文

說林訓此篇高注

騰蛇游霧而殆于蚼蛆

許注蚼蛆一名吳公也大藏音義九十九

高注蚼蛆蟋蟀爾雅謂之蜻蛚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于蚼蛆也

方琦校二注文異御覽九百四十六引舊注曰蚼蛆蓋吳公也此卽許注當謂御覽引淮南注與高異者皆許注也廣雅

蜎蛆吳公也字林眾經音義引蜎蛆吳公也皆本許義
玉篇蜎蠉蠉蜎蛆能食蛇亦名吳公

至味不嗛高本作慊
許注嗛銜也口有所銜食也大藏音義九十五
高注慊快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玉篇口部引淮南子至味不嗛嗛當謂玉篇引淮南兼引注文者皆許注也說文嗛口有所銜也正與淮南注文同

蔺苗類桀

許本作荻萩也大藏音義卷八
高注蔺苗荻秀楚人謂之蔺蔺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萩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陸氏詩疏齊民要術引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即刈謂之萑大藏音義引許注荻萑之萑乃萑字之譌廣雅釋艸蔺萑也即本許注而高注之蔺應作蔺大藏音義三十一云蔺古荻字

貰小皰而發痤疽
許注皰面氣之瘡也大藏音義三十七　三十九
高注皰面氣也
方琦桉此乃高氏承用許注說文皰面生氣也與注淮南同當謂說文中采用淮南中僅見之字其訓詁必相同玉篇皰面皮

蘇秦以百詭成一信高本詭作譎信作諆

許注詭詐也設也大藏音義六十二　六十六　六十七　八十九
高注誠信也
方琦桉二注原本亦異眾經音義引說文恑變詐也恑詭譎通

山雲蒸柱礎潤
許注楚人謂柱碣曰礎大藏音義七十七　九十八
方琦桉許君礎訓見前書卷四

有羅紈者必有麻蒯
許注紈素也大藏音義八十七

方琦校許君紙訓見前書卷四
人間訓此篇許注
捷載粟米而至眾經音義引文
許注捷擔也大藏音義六十四　七十九
方琦校許君捷訓見前書卷四大藏音義六十四
引作擔負也多一負字此篇大藏音義引三條文
盡同
且塘有萬穴
許注塘隄也大藏音義六十七
注兩許注異同詁補遺　三
今注塘隄也
方琦校注文同說文隄塘也訓同
起波濤
許注潮水湧起遷者爲濤大藏音義卷一　十二
一百　四十一　五十一
今注波者湧起還者爲濤
方琦校注文同今注有字誤大藏音義五十一引
又作海水湧起說文無濤字大藏音義八十三引
說文濤潮水涉起也從水壽聲訓正同

脩務訓此篇高注
或以甕飯
許注飯甕似餅者史記集解高祖本紀
方琦校高無注說文飯衾侶餅者訓正同然晉灼
所引單稱許君曰者皆淮南注故仍列入
嫻慢憐惰高本作偷
許注嫻薄也大藏音義四十九　五十五
高注偷薄
方琦校此本舊訓或高承用許注說文作嫻巧黠
注兩許注異同詁補遺　三
也與淮南注作嫻同
苗山之鉅
許注鉅銅鐵樸也又曰鉅者金銀銅鐵等未成器
鑄作片名曰鉅大藏音義二十九　四十九
方琦校鉅銅鐵樸之訓見前書卷四大藏音義二
十九引鉅者以下十六字云云或別一解也
鏡皮革
泰族訓此篇許注
許注鈒刺也大藏音義六十二

今注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
方琦桉大藏音義引乃約文
千人者謂之俊
許注俊謂絕異于人也大藏音義四十七　或卽千人之誤　千人
方琦桉今注敍此文宜補說文俊材千人也
十人者謂之傑
許注傑特立也大藏音義四十七
方琦桉今注敍此文宜補詩邦之桀兮毛傳桀特立也卽假傑字

要略訓此篇許注
覽取撟掇
許注撟取也大藏音義四十七
今注撟取也
方琦桉注文盡同益知繆稱至要略八篇碻爲許注廣雅釋詁撟取也卽本許注
所以洗汰滌蕩至意
許注汰達也大藏音義九十二
今注汰潤也
方琦桉今注誤當依大藏音義引文汰說文作泰滑也古文作太達卽達字林達滑也今注潤乃達字誤文
大藏音義引淮南許君注無可附屬者四條
搔抓也手指把搔也七十九　八十八
方琦桉疑依眞訓手足之撟疾蚤許本撟作搔
娓倜也八十八
崢嶸山谷高險貌八十八
怵惕憂也九十六　方琦桉此引疑在惕字下卽原道訓其爲憂不懷惕注文

淮南鴻烈間詁續補異

南郡注

一卷

甲申申九日淳宣署

淮南許注異同詁　續補序　一

鄂中刻補遺一卷後又獲見日本近出古書數種如唐人卷本玉篇零部三冊又續出絲部一冊及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十一卷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十卷重得淮南許詁如此始知異書迭顯嚮學靡止再有續聞必勤斠錄前閎畢氏關中金石記云唐人有史崇道藏一切經音義引據古書亦稱博雅尚書殺後迄未刊行世無其書知者幷匙儻假以編帙前緣繙帑餘暇續掇閒詁力歸完書竝世學者當有同志甲申秋日陶方琦跋於郡齋之雙禘隋室

原道訓此篇高注

會稽陶方琦述

剖者嫗伏

許注嫗伏以氣伏孚卵也隨杜臺卿玉燭寶典一

高注嫗伏以氣剖卵也

方琦按此許注羼入高注中者玉燭寶典爲隨時

人著所引許注必可徵信泰族訓卵孚于陵初學記白帖並引作卵剖于陵此正文作剖或同是義

知八紘九野之形埒

許注曰紘維也日本新出唐人寫本玉篇糸部

方琦按紘維之訓見前書卷二及補遺

下無垠鄂之門高本作下出于無垠之門

許注無垠鄂端崖也亦是約文

高注無垠無形狀也

方琦按二注文小異詁見前書卷一文選七命注引許注垠鄂端崖也高本涓作潭與作子

以曲隈深淵相與

天文訓此篇高注

激軫之音

許注軫轉也唐本玉篇車部

方琦按軫轉之詁見前書卷一及補遺

似眞訓此篇高注

是故傷从者其鬼嬈

許注作驍云楚人謂剽輕爲害之鬼曰驍唐本玉篇鬼部

高注嬈煩嬈善行病祟人

方琦按二注文異集韻三十五笑驍下云剽驍强从輕爲害之鬼見淮南子卽許注也眾經音義引說文經音義卷一切剽捷之鬼訓同

含哺而與

許注口中嚼食與之似鳥與兒曰哺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一

方琦按許君哺字之訓見前書及補遺此引文小異希麟音義近得於日本所引多古書

天文訓此篇高注

故不可以夷邱上屋
許注夷平也玉燭寶典五
方琦校高無注占經亦引許君注曰夷平也正同
羊乳高本作羊脫毛
許注羊脫毛也玉燭寶典三
方琦校高注正文作羊脫毛疑卽許注誤入
入氣鍾首
許注陽氣動故人首鍾之玉燭寶典三
方琦校高無注此亦相異處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
許注豐隆雷神玉燭寶典三
高注豐隆雷也
方琦校二注小異王叔師注楚辭云豐隆雷師
盛德在水
許注水準也平也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一
方琦校六壬神定經世匙傳本近趙氏刻之其本
下引木冒也冒地而生也開元占經引此條爲許君淮南注文
引火熾也炎而上也金下引禁也與五行大義引

許注正同論者謂楊氏此引異於說文疑爲誤引非也此必爲淮南天文閒詁之義或卽本於爻行大義亦未可知惟爻行大義水下一條已闕故爲列入
覽冥訓此篇高注
軿車奉飾高本作餙
許注軿推也唐本玉篇車部
高注軿推也
方琦校此亦許注羼入高注中

潦水不洩溃濮極望句月不雨則涸爲澤受漢而無源也高本作則涸而枯澤受漢而無源也
許注漢湊漏之流也唐本玉篇水部
方琦校漢當作濮見前書卷二
精神訓此篇高注
陶人之埏埴也
許注埏押也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二
方琦校埏押之訓見補遺押乃抑字
本經訓此篇高注

深則汰又藏唐本玉篇引文
許注汰達也唐本玉篇水部
方琦按汰達之訓補遺列之所以洮汰滌蕩至意
以下宜依此改正
主術訓此篇高注
湯武聖達不能與越人乘舩舟而浮於江湖高本作湯武聖主也
許注舩小舟也唐本玉篇舟部
高注舩舟小船也
方琦按羣書治要引此文作舫舟定爲許本此亦

宜作舫舟御覽四百三十八越舫蜀艇許注舫小舟也
正合
鄒忌徽而威王終夕悲唐本玉篇引文
許注鼓琴循絃謂之徽唐本玉篇絲部
方琦按羣書治要引許君詁同訓見前書卷三
夫羨者小於度高本作正於度
許注羨過也高本玉篇次部
方琦按高無注高本作美王校爲羨是也
陰降百泉則修橋梁
許注陰降百泉十月也玉燭寶典十
高注十月之時
方琦按二注文小異

大火中則種黍叔
許注大火昏中四月也玉燭寶典四
高注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菽豆也
方琦按二注文小異
許注海雲至二月也玉燭寶典二
高注春分之後四海出雲
方琦按玉燭寶典先引高誘注云春分之後四海出雲又引許愼注云海雲至二月也玉燭寶典乃隨時人著高許並列信而有徵
蝦蟇鳴鷃降而通路除道高本通作達
許注鷃降三月也玉燭寶典二
高注三月之時
方琦按二注文小異

昏張中則務樹穀高本樹作種
許注大火昏中三月也玉燭寶典二
高注三月昏時張星中於南方
方琦校二注文小異
繆稱篇此篇許注今本核
洞同覆載而无所絞作窮
許注絞挂也唐本玉篇絲部
今注礙挂也
方琦校廣韻十六怡絞乎云挂也出淮南子蔽引
淮南許注異同詁　續補　七
正合知今本爲後人竄改多矣文子符言亦作无
所礙礙即絞字
自視欿如也今本作
欿如也
許注欿不滿也唐本玉
篇欠部
今注觖不滿也
方琦校今本觖字乃誤文當作欿說文欿食不滿
也訓正合
故君子行斯乎其所結
許注結要也唐本玉
篇糸部

今注結要終也
方琦校今注正同終字衍文意林引故君子所須
要也要也二字乃許注文
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
許注羸劣也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五
方琦校羸劣之訓見補遺
子產膽辭今本作騰
許注膽傳也唐本玉篇舟部
今注膽傳也
淮南許注異同詁　續補　八
方琦校繆稱乃許注八篇本故引竝同玉篇引作
膽膽乃正字騰爲同聲通借字說文亦曰騰傳也
齊俗訓此篇許注
弱紲羅紈
許注紈素也唐本玉篇絲部
今注紈素也
方琦校齊俗乃許注八篇本故同紈素之訓見前
書卷三
譬若統之見風无須臾之閒定矣

許注統候風羽也楚人謂之五兩唐本玉篇絲部
今注倪乃統字候風雨也世謂之五兩
方琦校此引不誤詁見前書卷三及補遺
澆天下之淳
許注澆薄也唐本玉篇水部
今注澆薄也
方琦校詁見前書卷三及補遺
道應訓此篇許注
元玉百工
淮南許注異同詁　續補　九
許注二玉爲工唐本玉篇工部
今注二玉爲一工也
方琦校道應亦在許注八篇中故同說文玨二玉相合爲一玨也疑工字應作玨字小徐繫傳工作玨形近之譌
明月之珠不能无類
許注類絲類也唐本玉篇絲部
高注類瘢若絲之結類也
方琦校二注文異說文亦云類絲節也訓合
詮言訓此篇許注
行無迹游無朕唐本玉篇引文
許注朕兆也唐本玉篇舟部
今注朕兆也
方琦校詁見前書卷二應依此改正
一謂張之一謂欽之今本作歙
許注持舟楫者謂近岸爲歙遠岸爲張也唐本玉篇欠部
今注持舟楫者謂近岸爲歙遠岸爲張也
方琦校詁見前書卷四
淮南許注異同詁　續補　十
歙老子將歙之必故張之
屈奇之服今本有聖人無三字
許注屈短也奇長也唐本玉篇可部
今注屈短也奇長也
方琦校詁見前書卷四
兵略訓此篇許注
綿之以方城
許注綿絡也唐本玉篇絲部
今注綿絡也

方琦按兵略亦在許注八篇內故同詁見補遺
縮枹而鼓
許注縮貫也唐本玉篇糸部
今注縮貫也
方琦按眾經音義引許注縮貫也正同詁見前書
靜爲躁奇唐本玉篇引文
許注奇有出於人也唐本玉篇可部
今注奇有出於人
方琦按注文正同

說山訓此篇高注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也
許注百舌鳥名能變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
舌玉篇烛寶五
方琦按許作曾子高作柳下惠正文亦異
高注百舌鳥名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云百舌
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
方琦按此許注羼入高注中故同非有杜氏明引
弦高誕而存鄭唐本玉篇引文
鳥能別而出之

戾也卽本許注許作鞄高作抱亦異
曾子見餳可以養老盜跖見餳可以黏牡高本曾子作柳下惠
許注各有所須也唐本玉篇食部
方琦按許作曾子高作柳下惠正文亦異
蘇秦以百詭成一信高本詭作詖作誠
許注詭譎也唐本玉篇言部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十
方琦按許高正文亦異詭謾之詁見補遺
人間訓此篇許注
漫之潘中則不能保其芳矣今本作及漸之潘中

許注漰臭汁也唐本玉篇水部
今注漰臭汁也
方琦桉人閒亦在許注八篇內故同說文漰久泔也
也
脩務訓此篇高注
身淬霜露
許注盲犯霜露也唐本玉篇水部
高注淬浴
方琦桉二注正異廣韻淬下亦云犯也卽本許注
淮南許注異同詁　續補　三
緷履趹步今高本作敖蹻趹疾也唐本玉篇糸部
許注緷敖也趹趣也
高注敖猶箸也箸履也趹趣也
方琦桉二注文異正文亦殊說文緷引急也此緷
訓敖義同揔字
衰世湊學唐本玉篇引文
許注湊競進也唐本玉篇水部
方琦桉詁見補遺應依此改正
泰族訓此篇許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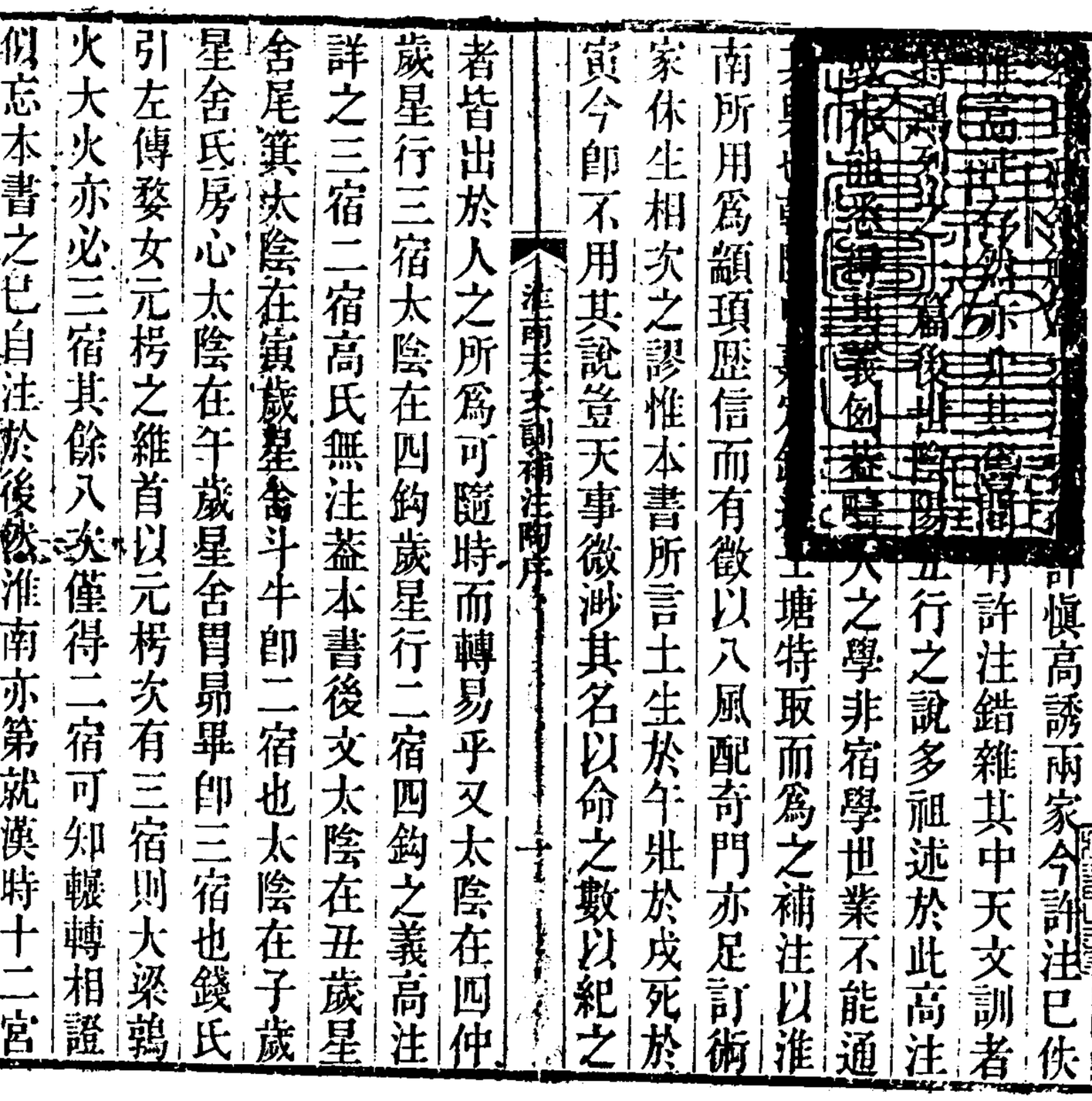
訟繆胷中
許注訟容也繆靜也唐本玉篇糸部
今注訟容也繆靜也
方琦桉泰族亦在許注八篇內故同
要略篇此篇許注
所以鍼縷縩絳之閒
許注縩綃穀也唐本玉篇糸部
今注縩綃殺也
方琦桉要略亦在許注八篇內故同令注殺乃穀
淮南許注異同詁　續補　四
字誤文廣韻十二錄下云穀也見淮南子訓正合

偶閱宋本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五引淮南子羿
死於桃梧許愼注云梧大杖也取桃爲之以擊
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與御覽引文小異桉梧
是梧之譌文時斠栞已竟坿書簡尾弟濬宣校
字并記
淮南許注異同詁續補

淮南天文訓補注

嘉定縣署藏版

序



漢淮南王安招集八公大小山之徒作書二十一篇統言道德仁義兼該萬物而許慎高誘兩家今許注已佚高注錯雜其中天文訓者南所用爲頴項歷信而有徵以八風配奇門亦足訂術家休生相次之謬惟本書所言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今卽不用其說豈天事微渺其名以命之數以紀之者皆出於人之所爲可隨時而轉易乎又太陰在四仲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鈎歲星行二宿四鈎之義高注詳之三宿二宿高氏無注蓋本書後文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牛卽二宿也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卽三宿也錢氏引左傳婺女元枵之維首以元枵次有三宿則大梁鶉火大火亦必三宿其餘八次僅得二宿可知輾轉相證似忘本書之已自注於後然淮南亦第就漢時十二宮次舍言之揆之於今多有不合蓋恒星東移約七十年而差一度則亦未可膠柱而鼓瑟矣是書向無刻本適

余門人淡君春臺作宰嘉定因囑令表章之淡君因與毛君嶽生陸君珣以莊本校字句之同異而付之梓錢氏爲竹汀先生猶子好學深思喜著書卽此卷單行可以見其一斑識者無徒以陰陽五行家目之也

道光八年春安化陶澍

序

高誘注淮南其序謂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是知道家之書繇來已久夫天道遠人道邇言人則莫精于儒書談天則不得廢道藏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蓋天文之學掌諸馮相原非異術也漢志七略有太壹雜子陰陽候歲雲氣星諸篇此其傳之古有專門名家迨其後唐都洛下閎皆爲方士之伎而儒者鮮肄業及之矣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今一翹首莫不見七政二十八宿非必睿聖始得辨之也乃極探幽索隱之士其于晨夕縣象者弗能識其一二

是可嗤也官失而學在四夷叔重之注淮南其存于道藏者固宜嘗讀宋盧陵羅氏路史多援丹壺諸書爲證要亦汲古者旁搜之一道也溉亭之補注天文訓于高許二家之後此物此志夫夫律法算數之始也而日景律法之原也言天文者不能不讐算言算學者不能不求日景尺寸從黃鐘生卽從日景定淮南之訓天文而終之以律度者義蓋取諸此溉亭心知其意旣精其業而注之且爲之圖說以章之其旨正其文博以視八公大小山大有逕庭矣讀是書者其毋以溉亭之學爲淮南學哉溉亭邃于經學以是舉賢書成進士亟請于銓

曹就教授南歸著書之歲月方多尚其以道藏證儒書而勿使儒術淪于道流敢以是勗焉乾隆庚子六月二十日嘉禾友人謝墉

淮南天文訓補注謝序

序

溉亭進士以所著淮南天文訓補注上下二卷見示予讀而歎其賅洽其曰臣許慎記上者從道藏也予曩于道藏見是文而類之既而證以晁陳二家之書晁曰慎標其首皆曰閱詰陳云敘言誘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椽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漢末人也是皆與許叔重不合又嘗稽昭明文選李善注所引高誘淮南注校之即今所傳道藏注本又即以此卷九野一條屬吕覽正文而高注雖有詳略究無殊旨然則許慎記上之文恐當闕疑矣溉亭且存此說他日有以訂定幸必寄示也乾隆庚子五月二十七日北平友人翁方綱

淮南天文訓補注敘

序

溉亭主人嘿而湛思有子雲之好一物不知有吉茂之恥讀淮南天文訓謂其多三代遺術今人鮮究其旨乃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則圖以顯之洵足爲九師之功臣而補許高之未備者也嘗攷天之言文始于宣尼贊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則天文即天道也經傳言天道者皆主七政五行吉凶休咎而言子貢憶則屢中而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天道之微非箕子周公孔子不足以與此此子產譏裨竈焉知天道而梓慎

之見屈于叔孫昭子也然古者祝宗卜史亞于太宰馮相保章官以世氏習其業者皆傳授有本非矯誣疑衆五紀六物七衡九行子卯之忌具存昏旦之中可紀天道不詔文亦在茲是以名卿學士就而咨訪以察時變觀火流而知失閏望烏帑而識棄次入會之占驗于吳楚玉門之策習于種鑿雖小道有可觀而夫子焉不學詎如後之學者未窺六甲便行先天不辨五行迺汨洪範握算昧正負之目出門迷鉤繩之方也哉秦火以降曲籍散亡淮南一篇略存古法溉亭爲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之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

應但恐君山而外無好之者不免覆醬瓿之譏爾竹汀居士大昕

自序

淮南鴻烈解有許慎高誘兩家注隋書經籍志並列于篇至劉昫作唐書經籍志唯載高注則許注已佚于五季之亂矣而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仍並列兩家謂唐時許注猶存歐陽氏得其故籍以爲志可也宋時安得復有許注而修史志者猶采入之歟觀陳氏書錄解題有曰既題許愼記上而序文則用高誘然則許注既佚宋人以其零落僅存者羼入高注遂題許愼之名而其未羼入者仍名高注可知也要其冠以高誘之序則高注爲多矣今世所傳高氏訓解已非全書而明正統十

年道藏刊本首有高誘之序內則題太尉祭酒臣許愼記上一如陳氏所云是卽宋時羼入之本以校高注增多十三四其間當有許注也夫以淮南王之博辯善文辭爲武帝所尊重復得四方賓客如九師八公者廣采羣籍作爲是書固已極魁瑋奇麗之觀而東漢兩大儒各以博識多聞之學事爲之證言爲之詁亦既疏解略盡矣道藏本雖不全而雜有二家之注在焉猶愈于訓解之止出一家而又爲庸妄子之所芟削者獨天文訓一篇道藏本未嘗增多訓解一字而中有誘不破也之文其注亦遂簡略蓋此篇決出于誘之所注而誘于衡

數未諳遂不能詳言其義耳然吾謂三代古術往往見于周禮左氏春秋傳史記律厤天官書中其可以相質證者賴有此篇儒者而弗明乎是卽經史之奧旨何由洞悉而無疑也哉竊不自揆推以算數稽諸載籍于高氏所未及者皆詳言之亦時正其舛謬如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卽是顓頊厤上元則天一當爲太一而高氏無注二十四時之變反覆比十二律故一氣比一音而注以十二月律釋之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厤術所無蓋時己酉冬至脫其日名甲子自爲立春之日重言丙子本

與下文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相連卽釋太一丙子之義而截立春丙子爲句閼以注語似立春僅去冬至四十二日此皆舛錯尤大者子之補注不爲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書成于己亥之夏戊申秋復改正數條遂繕爲定本焉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九日嘉定錢塘序

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上

漢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後學錢塘鍾毓述

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今本皆許注已久佚今莊逵本文即是高誘正作高誘選注初學記所引許注皆與此注殊異先生或引許注以補注既間引許注與高注互見至高注無者不敏也注下則補其闕而于鍾律上下相生誘河東高氏名也注出于術數多正高氏舛謬故自序復云予之季又云獨天文訓一篇道藏本未嘗增多訓解一字而中有誘不敏也之文其注亦遂簡略蓋此篇決出于誘之所注云云且先生補注不為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是先生亦以此注屬高氏明矣卷首仍題曰許慎記上者始從明正統間道藏刊本未及改正云

天文訓上

元注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名篇

天墜未形

補曰墜籀文地

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

元注馮翼洞灟無形之貌洞讀挺挏之挏灟讀以鐵頭斫地之鐲也

補曰楚辭天問馮翼何象何以識之王逸注云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象乎

清陽者薄靡而為天

元注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

重濁者凝滯而為地

補曰黃帝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積陽為天積陰為地故清陽為天濁陰為地

清妙之合專易

元注專一作摶案摶莊刻本誤作專

補曰專古通摶易夫乾其靜也專陸績作摶是也史記王翦傳專委于我徐廣曰專亦作摶今淮南注別本云一作專者傳寫誤天言合專者楚辭乘精氣之摶摶兮王逸云楚人名員曰摶也此其義也

重濁之凝結難

補曰結一作竭案莊刻本正作竭
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
元注襲合也精氣也
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元注共工官名霸于伏羲神農之間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強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

元注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傾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其高也
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補曰事見列子湯問篇古蓋天之說也祖暀天文錄云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蓋天之說又有三體一云天如車蓋遊乎八極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夾高而四邊下一云天如車蓋南高北下東南高西北下即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所受地說書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河圖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其山中應于天居最中八十一域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此亦蓋天之說然則中國地西北高東南下蓋天既以天爲東南高西北下地又西北高東南下于是以天之西北爲傾地之東南爲不足楊烱渾天賦曰有爲蓋天之說者曰天則西北既傾而三光北轉地則東南不足而萬穴東流其明證也古言天雖有三家太初以後始用渾天其前皆蓋天也淮南亦主蓋天故特載其說王充作論衡不信蓋天其說曰篇云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地以崑崙爲中二中相值俱當在人西北人居崑崙東南視辰極則在正北者辰極在天隨人所視方位皆同無遠近之殊處高故也崑崙在地去人有遠近則方位各異處卑故也不妨今天下在極南也不知天以辰極爲中東南隅矣案崑崙所在其說不一鄒道元以爲是阿耨達大山劉元鼎以爲即悶摩黎山蒲蔡都實又謂是亦耳麻莫不剌山但此諸山本不名崑崙特中國人名之耳中國自有崑崙山無別名者是禹貢崑崙屬雍州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北塞外有西

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續漢書郡國志金城
郡臨羌有崑崙山十六國春秋前涼錄馬岌傳云岌
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王母樂而
忘歸卽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
若神宮禹貢崑崙山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然則崑
崙近在雍州之西北隅故爾雅言西北之美者有崑
崙之球琳琅玕馬卽山海經穆天子傳所言崑崙皆
謂此山也太史公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
惡睹所謂崑崙者乎蓋譏武帝舍近求遠非謂無崑
崙也故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晉鴻臚卿張匡

鄴使于闐作行程記云玉河在于闐城外其源出崑
崙西流一千三百里至于闐界牛頭山然則崑崙在
于闐東明卽臨羌之崑崙蓋天家見中國之山唯此
最高用爲地中以應辰極故曰天如欹車蓋周禮說
冬至祀天皇大帝夏至祀崑崙亦卽此意若神州之
神祭于建申之月猶祭感生之帝于建寅之月以神
州在地東南隅非大地故也楚辭天問曰斡維焉繫
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河海何洩何故以
東南傾南北順橢其衍幾里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四
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啟闔何氣通焉此皆據楚先

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續漢書郡國志金城
郡臨羌有崑崙山十六國春秋前涼錄馬岌傳云岌
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王母樂而
忘歸卽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
若神宮禹貢崑崙山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然則崑
崙近在雍州之西北隅故爾雅言西北之美者有崑
崙之球琳琅玕馬卽山海經穆天子傳所言崑崙皆
謂此山也太史公曰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
惡睹所謂崑崙者乎蓋譏武帝舍近求遠非謂無崑
崙也故曰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晉鴻臚卿張匡

而蓋天亦然周髀算經曰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環矩
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趙君
卿注云物有方圓數有奇耦天動爲圓其數奇地靜
爲方其數耦此配陰陽之義非實天地之體也足與
曾子相備火曰外景水曰內景者周易離爲火崔憬
曰取卦陽在外象火之照也坎爲水宋衷曰卦陽在
中內光明有似于水是也
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
而爲雷
元注薄迫也感動也

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

元注散霧散也

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羽毛者飛行之類也故屬于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于陰曰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而羣獸除案春夏而羣獸除之而莊刻本作則

元注除冬毛微墮也

日至而麋角解

元注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

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膲

元注宗本也減少也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膲讀若

物醮少醮之

補曰一本云讀若物少之醮也語較明案醮莊刻本作膲讀若物醮炒之醮也與此異

火上薄

元注薄讀若葛覃之覃案莊刻本無若字

補曰薄當爲爇有司徹云乃爇尸俎注爇溫也古文爇皆作薄記或作燔春秋傳曰若可燔也亦可寒也

案今春秋傳作爨是爨爇古今字薄又爨之借也注讀爲覃又卽煓字說文云煓火熱也从火覃聲覃煓

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本標相應

元注標讀刀末之標

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

元注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

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

補曰論衡萃性篇陽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銷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則火來

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

元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

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

補曰舊唐書禮儀志引作下水數石也御覽引有許慎注云

竄易方諸下水不得有數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高所云先師

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殆謂此案誘自序云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舉大義又云深思先師之訓爲之注解盧君者植也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

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注夫遂陽遂也鑒

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攷工記金錫半謂之鑒燧

之齊是二器俱用金也方諸亦有用石者萬畢術方

諸取水注云形若杯台以五石是也依本注陽燧爲

鏡方諸爲蚌符子曰鏡以曜明故鑒人蚌以含珠故內照曜明故能取火含珠故能下水義可知也方諸一名蚌鏡故古謂之鑒案御覽引許慎注如此又引家注本元別先生所列元注高誘注與此本同知高許兩疑後引許注者復有數條義亦如是

虎嘯而谷風生龍舉而景雲屬

元注虎土物也風木氣也木生于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案虎土物也御覽引作虎陽獸也與風同類與此注陽獸也與此異

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于巽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

麒麟鬬而日月食

補曰御覽引許慎注云麒麟獨角之獸故與日月相符案莊刻本引許慎注云麒麟大角獸與此異

鯨魚死而彗星出

補曰初學記引許慎注云彗除舊布新也

蠶珥絲而商絃絕

元注蠶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

曰珥絲一曰弄絲于口商音清絃細而急故先絕也

貴星墜而渤海決案莊刻本渤作勃渤古今字耳

元注貴星客星又作孛星墜隕也激大也決溢也

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

元注暴虐也飄風迅也

枉法令則多蟲螟

元注食心曰螟穀之災也

殺不辜則國赤地

元注赤地旱也

令不收則多淫雨

元注期會也

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

元注雄爲虹雌爲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

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元注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也

五星八風二十八宿

元注五星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

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
翼軫也
五官六府
元注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
補曰六府具下卽時則訓之六合也非左傳所說夏
書六府
紫微太微軒轅咸池四宮天阿案原寫本作四宮莊刻本作四守其應作四守
之義見下四宮者所以爲司賞
罰句補注文此處作四宮爲是
元注皆星名下自解
何謂九野

補曰此所說皆引呂氏春秋有始覽之文因采高誘
彼注補之
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
元注韓鄭之分野也
補曰高誘云鈞平也爲四方主故曰鈞天角亢氐東
方宿韓鄭分野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補曰高誘云東方二月建卯木之中也木青色故曰
蒼天房星尾東方宿房心宋分野尾箕燕分野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

元注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尾箕一名析木
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之分野案莊
刻本陽氣始作十四字在越之分野句下與此異
補曰彼注云東北水之季陰氣所盡陽氣所始萬物
向生故曰變天斗牛北方宿尾箕一名析木之津燕
之分野斗牛吳越分野
北方曰元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
元注虛危一名元枵齊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北方十一月建子水之中也水色黑故
曰元天婺女亦越之分野虛危齊分野營室衞分野

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
元注幽陰也西北季秋將卽于陰故曰幽天也營室
東壁一名豕韋衞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
案豕韋莊刻本作承韋疑彼誤也
補曰彼注云西北金之季也將卽太陰故曰幽天東
壁北方宿一名豕韋衞之分野奎婁西方宿一名降
婁魯之分野
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
元注顥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顥天或作昊昴畢一
名大梁趙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西方八月建酉金之中也金色白故曰顥天昴畢西方宿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觿參東井
沈晉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西南火之季也爲少陽故曰朱天觜觿參一名實參一名大梁趙之分野
元注朱陽也西南爲少陽故曰朱天觜觿參東井
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東井南方宿一名鶉首秦之分野
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
元注柳七星周之分野一名鶉火案七星下原寫本有張字莊刻本無張宿分野在下東南方此當是衍字今刪
補曰彼注云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曰炎上故曰炎天輿鬼南方宿秦之分野柳七星南方宿一名鶉火周之分野
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元注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
補曰彼注云東南木之季也將即太陽純乾用事故曰陽天張翼軫南方宿張翼周之分野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

何謂五星
補曰春秋運斗樞云太微宮中有五帝座星河圖云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春秋文曜鉤云赤熛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填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也尚書攷靈曜云歲星木精熒惑火精鎮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然則五緯卽是五帝常居太微則曰帝運行周天則曰緯耳文曜鉤又言東宮蒼帝其精爲龍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北宮黑帝其精

元武則五帝布精四方又爲二十八宿矣淮南言五星有五方五帝五佐五神五獸其五帝五佐乃人神之配天神者則五方當謂五行五獸卽二十八宿及軒轅知獸有軒轅者以史記言軒轅黃龍體故也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
元注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于東方之帝也
補曰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鄭成云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月令注云此蒼精之君其佐勾芒

補曰高誘呂氏春秋正月紀注云勾芒少昊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然重亦託祀也墨子明鬼篇曰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于廟有神人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絶面狀正方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何神曰予爲勾芒山海經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木神也方面素服知天神自有勾芒重爲木正故亦曰勾芒月令注云木官之臣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元注木色蒼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補曰史記律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

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宮爲羽姑洗爲角也以之分屬五時則春姑洗應夏林鍾應長夏黃鍾應秋太簇應冬南呂應此止就黃鍾一宮言之也十二月各用其律則太簇爲無射之角夾鍾爲應鍾之角姑洗爲黃鍾之角以春三月應中呂爲無射之徵蕤賓爲應鍾之徵林鍾爲黃鍾之徵以夏三月應夷則爲蕤賓之商南呂爲林鍾之商無射爲夷則之商以秋三月應應鍾爲太簇之羽黃鍾爲夾鍾之羽大呂爲姑洗之羽以冬三月應而黃鍾至以十日配四時亦有二義一由日行所在尚書攷靈曜云萬世不失九道謀康成注引河圖帝覽嬉曰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也隋志云晉侍中劉智云昔者聖王正厤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其中迴之以觀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于星紀轉迴右行故規圓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于春也則以爲青道于夏也

則以爲赤道于秋也則以爲白道于冬也則以爲黑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爲黃道此一義也一由月體所象虞翻周易注云甲乾乙坤相得合木謂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天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相薄而戰乎乾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參同契云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十六轉就緒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朋于癸配甲乙乾坤

括始終又一義也乾坤卽靑道艮兌卽赤道坎離卽
黃道震巽卽白道天地卽黑道旣曰從靑道而甲乙
在東方則其日甲乙矣此二義固相因也其餘倣此
曰名甲乙者月令注云乙之言軋也曰之行春東從
靑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
而出因以爲曰名焉
南方火也其帝炎帝
元注帝少典之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死託
祀于南方之帝
補曰小宗伯注云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月令注云
此赤精之君神也

其佐朱明
元注舊說云祝融
補曰爾雅釋天云夏爲朱明故淮南以爲南方之帝
佐山海經曰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郭璞注火
神也楚辭九歎云絶廣都以直指兮歷祝融于朱冥
冥明聲相近是朱明卽祝融也月令注云火官之臣
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
元注熒惑五星之一也朱鳥朱雀也
其音徵其日丙丁
元注徵火也丙丁皆火也
補曰月令注云丙之言炳也曰之行夏南從赤道長
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
以爲曰名焉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
元注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
死託祀于中央之帝
補曰小宗伯注云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月令注云
此黃精之君

其佐后土
元注土色黃也
其音宮其日戊己
元注宮土戊己土也
補曰史記天官書黃鍾宮案六十律始于戊子則己
丑爲林鍾徵丑衝未故林鍾爲六月律林鍾徵也其
宮黃鍾算律宮生徵亦徵生宮六倍黃鍾卽九倍林
鍾是也宮徵相生律呂之要盡矣律中黃鍾之徵者
唯六月故乘中黃鍾之宮由此推之十二月律各自

爲徵卽各有其宮不言者非宮徵之始也五行土寄王于未申故坤爲土而位西南宮土音也六月中之必矣日名戊己者月令注云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屈抑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

西方金也其帝少昊

元注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

死託祀于西方之帝

補曰小宗伯注云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月令注云

此白精之君

其佐蓐收

補曰高誘呂氏春秋七月紀注云少昊氏裔子曰該

皆有金德死託祀爲金神然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

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覺召史

嚚而占之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山海經云西方蓐

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郭璞注金神也明蓐收本天神

該爲金正故亦名蓐收月令注云金官之臣

執矩而治秋其神爲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

元注商金也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

西從白道成孰萬物月爲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爲日名焉

北方水也其帝顓頊

元注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

託祀于北方之帝也

補曰小宗伯注云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月令注云

此黑精之君

其佐元冥

補曰高誘注十月紀云元冥水官也少昊氏之子曰

該爲元冥師死祀爲水神然山海經云北方禺強人

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郭璞注云元冥水神也

莊周曰禺彊立于北極則元冥本天神該爲水正因

得是名月令注云水官之臣

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元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元注羽水也壬癸皆水也

補曰月令注云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

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懷任于下揆

然萌芽又因以爲日名焉

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

元注仲中也四仲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

補曰楊泉物理論曰歲行一次謂之歲星太陰在四鈞則歲星行二十八宿

元注丑鈞辰申鈞巳寅鈞亥未鈞戌謂太陰在四角也本或作亥鈞戌者非此太補曰此以四辰成一鈞

陰謂歲陰周禮保章氏注歲星爲陽右行于天太歲爲陰左行于地十二而小周鄭所謂陰據太歲對歲星言之尚非謂歲陰此歲陰則歲雌也既太歲歲星行有左右則與斗建日躔無異故樂說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斗所常應太歲月建以見謂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其斗所建之辰常有太歲也古人視歲星以知太歲因以太

歲名年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是也至西漢時復因太歲而知歲陰命其時所用顓頊曆上元爲太歲甲寅推前三百三十八算而得太陰甲寅于六十干支後三十八算于十二辰則後二算必三百三十八算者略以五星通率推得之其氣朔則正月朔旦啟蟄也故天官書曰攝提格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丑爲星紀日月五星于是始故治厤者必用此爲十二次之首卽以爲歲陰在攝提格之歲其太歲則在子是以孝武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而詔以爲復得焉逢攝提格之歲蓋用歲陰名也小司馬不知其義遂謂史漢厤法不同誤矣

歲星在丑歲陰在寅則歲星在子歲陰在卯歲星在子歲陰在辰則歲星在丑右周行十二辰歲星居四鈞歲陰亦必居四仲歲陰亦必居四鈞但視歲星可知歲陰淮南由太陰以推歲星義正同也必仲有三宿鈞止二宿者左傳言婺女元枵之維首又言元枵虛中也則危爲元枵之次末元枵有次三宿則大梁鶉火大火亦必三宿其餘八次僅得二宿可知此宿次傳自周秦之代故淮南以爲言也後漢鄭康成說周易爻辰亦用之

二八十六

補曰歲星在四鈞積八歲行十六宿

三四十二

補曰歲星在四仲凡四歲行十二宿

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

補曰卽一周也康成依三統法謂之小周小周小周者漢志云水金相乘爲十二是謂小周乘仏策爲一千七百二十八是爲大周木三金四乘爲十二卽仲三鈞二之義也十二周天而超一辰其積百四十四卽仏策十二超辰而爲一終其積千七百二十八故

以小周乘爪策而爲大周也三統之法分一次爲百四十五分歲星行一次又剩行一分積百四十四歲而剩行分竟故有超辰大衍厤議謂昔僖公六年歲陰在卯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而星在星紀故三統厤因以爲超辰之率是也星有超辰則太歲歲陰隨之俱超故太歲歲陰皆當以歲星爲宗不當遽以六十年周定其歲名東京順帝時妄謂歲無超辰遂以滿六十甲子爲青龍一周且置太陰不講矣康成云然則今厤太歲非此也謂太歲不應歲星

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

補曰古歲星無超辰故以十二歲爲通率星有見伏留逆則略之矣歲星見月爲太歲所在則一見伏必十三中氣有奇而十二歲有十一見伏法以十二歲之積日剖爲十一分卽得一見伏之月數一見盡一歲于是伏日內減去一歲日餘卽伏日也依此推之十二歲積四千三百八十三日每見伏有三百九十八日十一分日之五其伏日則三十三日二十刻又十一分之五也其見伏行度亦以周天分爲十一分

得每分三十三度二千分又十一分之五以一次爲百十度四千三百七十五分減之餘二度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卽伏行度也欲知歲行分者古厤度分母四是乘爲十六以通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得五千八百四十四爲實以十二次爲法除之得四百八十七又用爲實以十六爲法除之得三十度不盡七卽一歲歲星所行度分也然則一次有四百八十七分故歲有餘分七積十二次而五千八百四十四分盡故十二歲而周天也欲知度行日者以五千八百四十四爲一度之積分四百八十七爲一日之行分分日之七而復見積十二歲而有十一見則周天也

以日分除度分得十二無餘分是十二日行一度也如是計之歲星一見行盡一次見後伏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而復見積十二歲而有十一見則周天也

熒惑

補曰天官志云其精爲風伯惑童兒歌謠嬉戲也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

罝

元注此皆所以譴告人君

補曰熒惑亦以五千八百四十四爲實計十匹終有

十六周天即以實爲積度如十四而一得一終行四百十七度十四分度之六欲知星行與歲日俱終者則三十二歲有十五終也因倍實以爲積日如十五而一得七百七十九日十五分日之三也其一見六百三十二日行三百度餘即伏行日度通率二十八日行十五度十月入太微受制者熒惑在陬訾太微立春之日即顓頊去干一百四十算其冬至則己在鶉尾一歲可行百九十二度則近太微矣

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

補曰此太歲在甲寅非太陰也時用顓頊曆人正月五星會陬訾之次太歲正在申寅若太陰在甲寅歲星必在星紀矣

鎮星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二十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天

元注鎮星一得二十八歲而周天

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

補曰正月甲寅者甲寅歲人正月之名也古歲月俱首甲寅爲建首人正之定法紀年用太陰太歲皆同太初元年月名畢聚用太陰紀年之甲寅月也顓頊元首月名畢陬用太歲紀年之甲寅月也自用天正爲首月而歲月俱始甲子矣又甲寅爲正月朔旦立春之日即顓頊去干一百四十算其冬至則己巳也

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

補曰入百二十日非是晉灼漢書注改作四十日亦非

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

補曰天官書作未當出而出宜從之

天下興兵

補曰太白八歲而出入東西各五則一歲十六分歲之六而晨夕各一見伏此以五百八十四日四十刻爲兩見日數也兩見四百八十日餘爲兩伏日晨伏

不足九十日夕伏十六日云入百二十日入三十五日者皆誤

辰星正四時

補曰宋均元命包注云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

常以二月春分效奎婁以五月夏至效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效角亢以十一月冬至效斗牽牛

元注效見案效莊刻本文注皆作効說文無効字玉篇云効俗效字此本作效是

風即炎風融與炎聲相轉條者調也調即融矣周語出以辰戌入以丑未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

元注穀不熟爲饑自應作饑

案饑莊刻本作飢飢餓也饑穀不熟也兩字訓異依此注之義

補曰辰星百六十年有五百十二終以五千八百四十四日十倍之爲實三十二乘十六爲法法除實得百十四日五百十二分日之七十二爲晨夕兩見伏之日數兩見八十日餘即兩伏日伏皆十七日有奇而見歲有六見伏有奇則四仲月俱得有辰星故可以正四時

何謂八風

補曰河圖括地象云天有八氣地有八風易緯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春秋攷異郵云八風殺生以節翳翔

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案莊刻本距字下有日字

元注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筮也

補曰史記律書云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呂氏春秋有始覽云東北曰炎風高誘曰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是條風即炎風融與炎聲相轉條者調也調即融矣周語云先立春五日瞽告有協風至亦即此風也易通卦驗云立春條風至宋均注云條風者條建萬物之風也易通卦驗云艮主立春樂用塤此云筮者服虔左氏傳注艮音匏其風融匏即筮八風于遁甲爲八門條風當生門

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

元注震卦之風也爲管也

補曰律書云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之盡出也易通卦驗云春分明庶風至有始覽云東方曰滔滔也樂說云震主春分樂用鼓此云管者服虔云震是古名明庶風曰風高誘曰震氣所生一曰明庶風是滔音竹其風明庶竹即管明庶風當傷門

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
元注巽卦之風也爲柷也
補曰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
彰通卦驗云立夏清明風至有始覽云東方曰薫風
高誘云薫風或作景風巽氣所生一曰清明風是也
樂說巽主立夏樂用笙此云柷者服虔云巽音木其
風清明木卽柷清明風當杜門
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
元注離卦之風也爲絃也
補曰律書云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
闔金卽鍾閶闔風當驚門
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

元注乾卦之風也爲磬也
補曰律書云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攻異郵云不周
風通卦驗云夏至景風至有始覽曰南方曰巨風高
誘注離氣所生一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然巨大也
景亦大也故巨風爲景風也樂說云離主夏至樂用
絃服虔云離音絲其風景絃卽絲也八音唯離兌無
有始覽曰西方曰厲風高誘云乾氣所生一曰不周
風是也樂說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云磬者服虔云
乾音石其風不周石卽磬不周風當開門
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
元注坎卦之風也爲鼓也
補曰易緯云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春分
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
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
元注兌卦之風也爲鍾也
補曰律書云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閶者藏也言
陽氣導萬物閶黃泉也通卦驗云秋分閶闔風至有
始覽云西方曰飂風高誘云兌氣所生一曰閶闔風
是也樂說兌主秋分樂用鍾服虔云兌音金其風閶

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律書云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至有始覽曰北方曰寒風高誘云坎氣所生一曰廣莫風是也樂說坎主冬至樂用管此云坎者服虔云坎音革其風廣莫革卽鼓也所以有此四十五日之距者攷異郵云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也廣莫風當休門

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

元注立春故出輕繫

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

元注春風播穀故正封疆治田疇也案正封疆莊刻本作正疆界

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聘問諸侯也

元注立夏長養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

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

元注夏至陰氣在下陽盛于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

封建侯也

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

元注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

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

元注秋分殺氣國君惛愴故去鍾磬縣垂之樂也

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

元注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

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

元注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刑罰疑者于是順時而決之

補曰文亦見通卦驗惟以爵有位爲辯大將以閉關梁決刑罰爲誅有罪斷大刑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

元注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

補曰春秋繁露云木者司農也火者司馬也金者司徒也水者司寇也又云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營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彼所說卽此五官此司空卽彼之司寇故彼又云百工惟時以成器械然則水土同官

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
補曰時則訓云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卽六府也
太微者太一之庭也
元注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
補曰春秋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合明天官書云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庭集解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索隱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然太微主式法故爲衡辰在巳王者象之立明堂于其

地也
紫宮者太一之居也
補曰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匡之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元命包云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又晉書天文志云鈎神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執萬神圖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內天帝之神也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之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國也然紫宮太一卽耀鉅寶故隋志云北極大星太一之坐也義與史記合
軒轅者帝妃之舍也
補曰天官書云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索隱曰援神契云軒轅十二星後宮所居石氏星贊以軒轅龍體主后妃也文選謝元暉齊敬皇后哀冊文注引高誘淮南子注軒轅星也當在此
咸池者水魚之圃也
元注咸池星名水魚神名案水魚神名似誤當以莊列本水魚天神爲是

補曰隋書天文志云五車五星在畢北中有五星曰天潢天漢南三星曰咸池魚圃也
天阿者羣神之闕也
元注闕猶門也
補曰御覽卷六引有注天河星名也句正文阿亦作河案韓非子天河何狀注吉星卽謂此天阿蓋古阿河通也隋志云坐旗西四星曰天高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一曰天高主察山林妖變一曰天高西一星曰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
元注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

補曰四宮御覽卷六引作四守守爲是也四方之宿古謂四宮非此四星矣彼引許慎注與此同而宮亦爲守知前云四宮天阿當爲四守天河也

太微者主朱鳥案朱鳥莊刻本作朱雀攷前文其神爲熒惑其獸朱鳥注云朱鳥朱雀也似淮南文正作朱鳥

元注主猶典也

紫宮執斗而左旋

補曰天宮書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

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而爲斗展陰布施故稱北斗

日行一度以周于天

補曰謂北斗也北斗左旋卽天之行日行一度故一歲而周或以爲說日之行則下不應重有日文矣

日冬至峻狼之山

元注南極之山

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案莊刻本月作凡蓋用劉績說補注已列其文此當作月爲是

元注牛首北極之山

補曰此六月所行度分也日移一度故半歲而有此行數月上疑脫六字劉績以爲月當作凡也

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

補曰四乘周天爲千四百六十一欲半之者倍其法故以八除之而得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也反覆之卽成一歲凡此分毋俱生于四分也周髀算經曰何以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古者庖犧神農制作爲厤度元之始見三光未如其則日月列星未有分度日主晝月主夜晝夜爲一日日月俱起建星月度疾日度遲日月相逐于二十九日三十日間而

日行天二十九度餘未有定分于是三百六十五日南極景長明日反短以歲終日景反長故知之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故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歲終也

天一元始

補曰天一當爲太一字之譌也太一卽前所云以太微爲庭紫宮爲居之耀魄寶厤家謂之太歲者也天一則直斗口之陰德厤家謂之太陰矣天一太一紀歲人正俱建寅知非天一者顓頊厤上元太歲甲寅正月七曜俱在營室如下所言也若太陰甲寅太歲

實在丙子歲星尙在星紀何由得至營室

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

補曰漢書張蒼傳贊謂專遵用秦之顓頊麻蔡邕命論云顓頊麻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于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其言宿度與淮南所用卽顓頊麻也而大衍麻議云顓頊麻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俱在艮維之首其後呂不韋得之以爲秦法更攷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洪範傳曰麻記于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旦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案一行謂秦用顓頊麻是已謂古顓頊麻本太歲甲寅秦時斷取近距用乙卯則非是蔡邕所謂正月朔旦己巳立春春者乙卯元也而洪範所言氣朔與邕同其太歲則是甲寅蓋本是一麻止緣歲星有超辰之法祕自劉歆歆之前後皆無此術然觀其命麻上元及攷歲星行度則其理固具于中矣

天一以始建

補曰天一亦宜作太一

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

補曰古麻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章十

積年氣朔不誤耳不然者秦時已用此麻而呂氏春秋謂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誘注謂始皇卽位八年涒灘申也則上元不在癸丑乎蓋始皇元年積千二百六十算加四十算爲高帝元年再加二百三十算爲世祖元年如元有定名卽不得有是三者之異矣若求甲寅歲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之顓頊麻不過去千一百四十年耳如是而任加數十百元俱可名上元也何者顓頊麻己巳立春則甲申冬至試從甲申始列二十部名至第十六部而己巳爲冬至部名己巳冬至則立春甲寅也一紀千五百二十年十五部

千一百四十年去十五部則始皇元年止百二十算高祖元年止百六十算各以其時所定太歲命之可矣然則上元甲寅仍從西漢人說依東漢則又名乙卯耳超辰之法祕自劉歆歆之前後皆無此術然觀其命麻上元及攷歲星行度則其理固具于中矣

紀

補曰古麻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章十

九歲積餘日九十九日有餘分四之三七十六歲爲部積餘日三百九十九無餘分紀卽部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

補曰古厤部周六旬謂之紀歲卽又復謂之元年七十六歲積餘日三百九十九無小餘有大餘至千五百二十歲積餘日七千九百八十日大小餘俱盡故爲大終元卽紀此云元者以大終爲一元也古人命歲必視歲星所在不限六十年一周之例故不以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甲寅元卽前所云己巳立春者

去千一百四十算所得之甲寅卽旦立春也在周顯王三年此爲近距益知一行之說非矣

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處八十歲而復故曰

補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一四歲冬至歷子卯午酉四正時已周第五歲復得子正冬至爲復合故處一歲有大餘五小餘一四歲成二十一日八十歲積四百二十日六十去之恰盡爲復故曰一作曰誤千五百二十歲以十九歲一章計之得八十章以八十歲一復計之有十九復理正相通

子午卯酉爲二繩

元注繩直也

補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故曰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鈞

補曰丑寅鈞辰巳鈞未申鈞戌亥鈞案四仲之外餘陰在四角而釋其鈞義如此與前高注通四辰爲一鈞同也若推歲行所在則太陰在丑歲在丑太陰在寅歲在寅太陰在卯歲在卯太陰在辰歲在辰太陰在巳歲在巳太陰在午歲在午太陰在未歲在申則辰與亥鈞巳與戌鈞與此少異

東北爲報德之維也

元注報復也陰氣極于北方陽氣發于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爲維也

西南爲背陽之維

元注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

東南爲常羊之維

元注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東南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案莊氏逵吉云常羊卽相羊作方洋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徜徉漢書吳王濞傳又倶通用又案東南純陽用事莊刻本作襄羊皆是也古字西北爲號通之維案號通莊刻本無東南二字是號字誤文觀注呼號之義應作號通爲是

元注西北純陰陰氣閉結陽氣將萌號始通之故曰號通之維案陰氣閉結之陰莊刻本作陽似誤

補曰東北艮也始萬物終萬物德莫大焉故曰報德西南坤也純陰無陽故曰背陽東南巽也爲進退故曰常羊漢書禮樂志云周流常羊師古曰常羊猶逍遥也西北乾也天門在焉呼號則通故曰號通四維之卦周髀有之漢書禮樂志云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則以四卦置于四維其來古矣

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

補曰太元經云陰不極則陽不萌注陽萌于十一月故曰冬至爲德

元注德始生也

補曰京氏易積算傳云龍德十一月子在坎左行是也

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

補曰太元經云陽不極則陰不芽注陰芽于六月故曰夏至爲刑

元注刑始殺也

補曰京氏易積算傳曰虎刑五月午在離右行是也

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

補曰蓋天之法天旁遊四表地升降于天之中冬至天南遊之極地亦升降極上故北至北極下至黃泉

夏至天北遊之極地亦升降極下故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春分天西遊之極秋分天東遊之極地皆升降正中義具鄭注考靈曜及周髀算經以渾天論之冬至日行赤道南二十四度而晝漏極短夏至日行赤道北二十四度而晝漏極長二分日正行赤道上而晝漏適均卽其理也

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

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

元注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也漏濕也案莊刻本作火星正中地恐誤

十一月水正而陰勝

元注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于南方

補曰古麻夏至昏中星去日百十八度秦麻立春日在營室五度則夏至日在鬼三度心二度正中也冬至昏中星去日八十二度秦麻日在牽牛五度則奎十六度正中其前月營室已中也月令云中冬之月昏東壁中中夏之月昏亢中謂月本也

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

故炭輕濕故炭重

補曰前漢書天文志云冬至極短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于衡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麻記候鐘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鐘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案續志炭作灰恐傳寫之誤

日冬至井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

元注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于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

蟬始鳴半夏生

元注半夏藥草

蠶蛾不食駒犢鷇鳥不搏黃口

元注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蠶蛾不食駒犢鷇鳥不搏也案元寫本微陰在下句下誤衍未成二字莊刻本無今刪又蠶下脫蛾字鷇下脫鳥字今從莊刻本增

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

補曰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鄭注云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僭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奎

秋分日在角而月弦于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之至否春秋冬夏氣皆至則是四時之序正矣此所說二至景長即其事也表用八尺者周禮土圭之長尺五寸夏至日景爲測驗之始長必與土圭等唯八尺始合也此在地中爲然風土記云鄭仲師曰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一云陽城一云洛陽古亦即以此知日去人遠近攷靈曜云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中則半之爲萬五千里而當夏至之景此千里差一寸之率大司徒所用以測土深求地

中者而冬至日去人一十三萬里夏至日去人萬五千里則發斂之極也皆憑八尺之脩測而得之周髀用一丈之表故以爲天高十萬里其理正同

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

補曰漢書天文志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涼也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煖一日晷

長爲潦短爲旱易通卦驗云冬至之日置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鄭元注云晷進謂長于度日之行黃道外則晷長晷長者則陰勝故水晷短于度者日之行入進黃道內故晷短晷短者陽勝是以旱

陰陽刑德有七舍

補曰卽周髀之七衡管子四時篇曰日掌陽月掌陰陽爲德陰爲刑此陰陽刑德之義也淮南以爲北斗雌雄之神日卽日躔月爲厭對舍謂刑德所居自子至午有七辰故七舍

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

補曰室爲子堂爲丑亥庭爲寅戌門爲卯酉巷爲辰申術爲巳未野爲午此七舍以門爲中在門內者庭堂室也在門外者巷術野也

十一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得則刑德合門

補曰十一月或作二誤日至冬至也冬至日躔星紀之申先十五日爲十一月之始後十五日爲十一月之終合三十日也十一月斗建子日在丑丑居子爲

德厭亦在子子對午爲刑故德在室刑在野十二月斗建丑日在子子居丑爲德厭在亥亥對巳爲刑故德在堂刑在術正月斗建寅日在亥亥居寅爲德厭在巳巳對申爲刑故德在庭刑在巷二月斗建卯日在戌戌居卯爲德厭在酉酉對卯爲刑故刑德合門由此推之三月德在巷則刑在庭四月德在術則刑在堂五月德在野則刑在室而六月如四月七月如三月八月如二月九月如正月十月如十二月刑德

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平分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

案分平莊刻本作平分刑德合門至故曰十四字原寫本誤脫今從莊刻本校增

補曰二月後德出而刑入故生八月後德入而刑出故死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于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孚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此六日七分法理亦同也

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元注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而羅三百六十五慶之一度者二千九百二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

之三百四十八
補曰四乘度分母爲十六四分周天爲九十一度不
盡一度四分度之一故以十六通之爲二十復四分
之而成整數五也
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
補曰四乘周天爲一千四百六十一以二十四氣分
之得六十不盡二十一置所得如四而一爲十五日
卽一節之日也其餘分二十一滿氣法從小餘小餘
滿四方從大餘也周易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
著鄭注五日爲一餘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爲一候

十五日成一氣也
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
元注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陽氣聚于黃泉之下
也
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
元注應鐘十月也言陰氣應于陽體成其功萬物應時
聚藏故曰應鐘
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
元注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
藏無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也

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在陰地故曰距日冬至四
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案莊刻本作越陰在地
元注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于陽任
成其功故曰南呂也
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
元注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言陽衰陰發萬物彫
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案陽衰上莊刻本無言字
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
元注林鐘六月也林衆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衆聚
而盛故曰林鐘

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
元注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
賓客故曰蕤賓也案元寫本陰氣萎蕤下誤衍賓字今從莊刻本刪
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
元注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于陽助
成其功也故曰仲呂也案助成下莊刻本無其字
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
元注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而
致新故曰姑洗也案莊刻本作去故就新
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

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元注濟止也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鐘也
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
元注太簇正月也簇簇也言陰衰陽發萬物簇地而生故曰太簇（案陰衰上刻本無言字）
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
元注大呂十二月也呂侶也萬物萌種于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所以配黃鐘助陽宣功也
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

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甲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子應鐘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

補曰此分十二辰爲二十四古堪輿法也亦見史記律書此爲詳明矣八節中有四十六日者五舉整日三百六十五日言之故不及四分日之一以數推之冬至至立春凡三節有小分六十三不滿一日至立夏九節有小分一百八十九得一日九十六分日之九十三至夏至十二節有小分二百五十二得二日九十六分日之六十至立秋十五節有小分三百一十七至立冬二十一節有小分四百四十一得四日九十六分日之五十三亦舉整日故即得五日至來歲冬至則有小分五

百四始得五日九十六分日之二十四而此不言明以不離五日故也注所言十二月之律自是隨月律之正法非即淮南所云何以明之應鐘十月律也而小寒之音比焉小寒十二月節以後月之節屬前月之中亦在十一月不得比十月律也此自以二十四氣比十二律故冬至比黃鐘小寒比應鐘自冬至以後逆比十二律夏至以後順比十二律所謂二十四時之變明其用變法也

故曰陽生于子陰生于午

補曰子乾初九復也午坤初六姤也周易集解荀爽

曰乾起坎而終於離坤起離而終於坎坎離者乾坤之家而陰陽之府大明終始也

陽生于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鐘首陰生于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

元注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也

補曰說文云杓斗柄也司馬貞云卽招搖也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

補曰淮南有兩太歲此太歲非太一也或說太當爲

大然義則同

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

補曰咸池直參參主斬伐咸池在其上故不可向太史公曰西官咸池猶言西官白虎也東方朔七諫云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亦以咸池爲凶神咸池所建當以日所在定之正月日在亥加時酉則咸池在午二月日在戌加時巳則咸池在卯三月日在酉加時丑則咸池在子四月日在申加時酉則咸池在酉以此差次夏三月加時如春三月秋冬亦然而寅午戌之月咸池常在午亥卯未之月咸池常在子辰申之月咸池常在酉申子辰之月咸池常在卯巳酉丑之月咸池常在酉丑

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下　後學錢坫述

漢太尉祭酒臣許　慎記上

天文訓下

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

元注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徙嚴道死于雍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卽位之元年以紀時也

補曰注後說是也丙子二字亦宜在注下武帝太初元年太歲在丙子淮南王安以文帝十六年自阜陵侯進封是年下距太初元年六十算則太歲亦在丙子矣以術推之顓頊曆入紀一千三百四十二算不用超辰以六十除去之不盈二十二數從甲寅起亦太歲在丙子淮南以太歲爲太一者春秋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明者爲太一之光含元氣以斗布常春秋合誠圖云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陽舒精吐光居紫宮中制御四方冠有五采文初學記引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注卽耀魄寶也亦曰皇天大帝亦曰太一然則太一入元枵之次歲星在星紀而加丑則太一在子歲星在元枵而加丑則太一亦在丑自後十二歲而周丑爲星紀故歲星必加之而見太一之所在以此紀歲因亦名太一爲太歲也淮南從其本名故曰太一太一在丙子卽閼逢攝提格之歲推其冬至顓頊少周厤百十八算入癸卯部四十二算周厤此年積千四百六十算入乙酉部十六算天正氣大餘二十四無小餘冬至己酉加四十五日三十二分之二十一得甲午立春然則此云甲午本立春之日冬至上脫其日名

耳重文丙子自言太一下釋其義案歲星在元枵而丑當作太一亦在子歲星在元枵而加丑則太一亦在周仍在星紀歲星在星紀則太歲仍在子矣歲星與太歲左右行不同故推合如此作丑者當是傳寫之誤

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

元注陰蠃蚄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

補曰此釋太一始于丙子之義也二陰一陽謂坎子之位也二陽一陰謂離丙之位也坎陰不中故二陰成一氣離陰得中故一陰成一氣離三坎二合之爲五卽五行之氣也坎爲水離爲火坎之所生者一太

也離之所生者二土也金也太一居子其衝爲丙故太一始于丙子不然太歲在甲曰閼逢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何不竟首甲寅而必別屬之太陰乎

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劉歆亦曰六律十二辰立矣五聲淸濁而十日行矣蓋皆謂音生日律生辰也揚雄則云聲生于日律生于辰

補曰合氣爲音者以土火金水木爲宮徵商羽角也

素問天元紀大論云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此以相生爲次也而六十律戊癸爲宮甲巳爲徵則戊癸土而甲己火所以者宮能生徵徵不能生宮故以火爲土以土爲火然則五運火生土五音土生火禮家說火土同宮黎爲祝融亦爲后土非無義矣土生火故火生金而自金以下無不與五運合故五音始于宮而終于角也合陰爲陽者坎二離三約六爲五也論卦畫則坎離各有三以陰之數當陽之數卽合陰爲陽合陽爲律者坎有重坎離有重離則陰陽各六先取六陽以爲六律故曰合陽爲律一律而有五者因而重之則音有十在陽律者爲宮商角徵羽在陰律者爲變宮變商變角變徵變羽故地形訓云宮生變徵徵生變商商生變羽羽生變角角生變徵徵變羽故地形訓云宮生變徵徵生變商商生變羽

生徵徵不能生宮故以火爲土以土爲火然則五運火生土五音土生火禮家說火土同宮黎爲祝融亦爲后土非無義矣土生火故火生金而自金以下無不與五運合故五音始于宮而終于角也合陰爲陽者坎二離三約六爲五也論卦畫則坎離各有三以陰之數當陽之數卽合陰爲陽合陽爲律者坎有重坎離有重離則陰陽各六先取六陽以爲六律故曰合陽爲律一律而有五者因而重之則音有十在陽律者爲宮商角徵羽在陰律者爲變宮變商變角變徵變羽故地形訓云宮生變徵徵生變商商生變羽羽生變角角生變徵徵變羽

丁是爲音自倍而爲日陽律生陰律陰律亦生陽律一律而生十二律以當十二辰則始于黃鐘子終于中呂亥是爲律自倍而爲辰劉歆亦曰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淸濁而十日行矣蓋皆謂音生日律生辰也揚雄則云聲生于日律生于辰

日之月行得此數故定爲一日之月行也三統四分月十九分度之七此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八卽子母各四乘之數六當作八傳寫之誤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一月而以十二月爲歲

補曰一紀月數九百四十日數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月數除日數得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是以紀月此一月之日分得此數故定爲一月之日分也續漢志四分之法如此祖冲之曰古之六術咸同四分于淮南此文信之紀月九百四十

以七十六歲除之得十二即每歲之月數也不盡二十八爲四章之閏月
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
補曰四乘周天爲千四百六十一四分九百四十爲二百三十五相乘得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爲周天分一月積分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以十二乘之得三十三萬三千一百八爲朔積分兩數相減餘一萬二百二十七以九百四十除之得十日又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也又以十九乘餘日得百四十而一得十六日併之得二十三日按三十二應作一十三又如九十而一得十六日併之得二十三日即大月三小月四爲一章之閏月也百四十而一得十六日下脫餘

分六百七十三七字

九十日乘餘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二如九百四十分六日即大月三小月二十三算天正朔大餘四十六戊辰朔氣大餘盡十五日壬午冬至不同者由入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
冬至日子午夏至日卯酉
元注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
補曰冬至距夏至有百八十二日十六分日之十去百八十日餘二日過半舉整數言三日太抵算上算外相間命之注以爲明年者用人正也從天正則在一歲

歲遷六日終而復始
元注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
補曰亦舉整數言之實五日四分日之一積四年方成二十一日無餘分
壬午冬至
補曰此淮南改定顓頊厤上元冬至也劉向謂己巳立春則甲申冬至也入殷厤甲子部六十一算天正朔大餘六庚午朔氣大餘二十五日甲申冬至加殷厤五十七算爲周厤顓頊厤入癸卯部四十二算天正朔大餘二十六己巳朔氣大餘四十五日癸未冬至不同者由入部各別耳遞加五十七算則遞先一日此合天之善術也推己酉冬至甲午立春必用周厤餘二厤俱不合此又改入四分部內殆以歲實漸消豫爲後世法歟四分東漢始用之其元早見于此
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
元注木色青也東方
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

元注火色赤也南方
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
元注土中央其色黃案元寫本作中央土今從莊刻本改正
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
元注西方金其色白
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
元注北方水其色黑
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
補曰置一歲日以五氣分之則七十二日爲一節而得其用事之日藝文志有古五子十八篇師古云自

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殆卽淮南所云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復生坎七日是冬至常爲甲子受制而淮南云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至歲終而庚子受制則冬至受制歲易一子計五運周環亦當然也由是推之秦厤首年甲子二年庚子三年丙子四年壬子五年戊子至六年而復得甲子故七十歲而與日周也五子以五行受制用事而五色獨用火煙古記二十四氣于五音用徵不用宮故也五子受制與二十四氣同法
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
補曰以五子分一歲日尚餘六日亦據于午冬至歲言也其他歲餘日尚不盈六日淮南子甲子受制之明年云庚子受制庚子在甲子後三十六日是五子受制歲遷三十六也七十歲積二千五百二十日適盈四十二旬周故復至甲子至是五子已五十四周矣
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
元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
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

元注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
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糈鬻施恩澤
元注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
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群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
元注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如法度也
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
元注禁舊客出新客
斷刑罰殺當罪息鬬梁禁外徙案元寫本外徙誤作徙注同今從莊刻本改正

元注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也
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濕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
禍曰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云曰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濕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其說木用事有至于立春火用事有至于立夏之文以冬至木卽用事立春在其後四十五日驚蟄前三日火卽用事立夏在後六十三日

故也其小滿前六日火用事立秋前九日金用事霜降前九日水用事各當王時故不言至于夏至及立秋立冬也是甲子明起冬至而素問陰陽論類篇云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王砆謂孟月春始至謂立春之日也則甲子又起立春故管子五行篇云日至啓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啓丙子火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啓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啓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啓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啓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七十二日而畢一終一紀是淮南亦德益三十六故冬至不常甲子受制也五歲受制與一紀無異理耳

令七十二日而畢尹知章以日至爲春日氣至也文耀鉤云蒼帝受制其名靈威仰赤帝受制其名赤熛怒黃帝受制主四季其名含紐樞白帝受制其名白招拒黑帝受制其名汁光紀依此則甲子起立春爲是而淮南則五子更迭受制蓋既有冬至立春二法卽不妨更爲變通耳又有從七十二日受制之術推爲求五德日名者乾鑿度云孔子曰至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爲三百四歲以一歲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一乘之凡爲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爲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元立算皆爲甲旁算亦爲甲以日次次之毋算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益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

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
元注木氣温故早出
補曰木當爲火
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殺
補曰說文云殺卵不孚也
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補曰此謂甲子七十二日
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蟄蟲動
元注夷傷也夷或爲電
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

補曰此謂丙子七十二日
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
元注不成爲介蟲也
補曰前書天文志云戎菽爲孟康曰爲成也
丙子干戊子大旱菽封爇
元注菽蒋草也生水上相連持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爇也案持莊刻本作特似誤
補曰此論戊子七十二日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
元注不成爲魚
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
元注不藏地氣發也
補曰木氣温
丙子干壬子星墜

元注墜隕
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
補曰此論壬子七十二日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
元注豐隆雷也
至秋三月
元注季秋之月
地氣下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
元注殺氣
青女乃出以降霜雪
元注殺氣
甲子干庚子草木復榮
元注今八月九月時李桃復榮生實是也案李桃莊刻本作李
戊子干庚子草本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
元注木氣温故早出
補曰木當爲火
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殺
補曰說文云殺卵不孚也
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
補曰此謂甲子七十二日
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蟄蟲動
元注夷傷也夷或爲電
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

補曰此謂丙子七十二日
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
元注不成爲介蟲也
補曰前書天文志云戎菽爲孟康曰爲成也
丙子干戊子大旱菽封爇
元注菽蒋草也生水上相連持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爇也
補曰此論戊子七十二日
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
元注不成爲魚
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
元注不藏地氣發也
補曰木氣温
丙子干壬子星墜

元注墜隕
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
補曰此論壬子七十二日
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
元注豐隆雷也
至秋三月
元注季秋之月
地氣下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
元注殺氣
青女乃出以降霜雪

元注青女天神青皇女主霜雪也案青皇女莊本作青女莊刻青玉女
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
其寒
元注收斂其所藏而閉之
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獸草木案禽獸莊刻本作禽鳥
元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
孟夏之月以熟穀木雄鳩長鳴爲帝候歲
元注雄鳩蓋布穀也
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
成

補曰周禮大宗伯云以天產作陰德以地產作陽德
莊周亦言至陰肅肅出乎天至陽赫赫出乎地
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曰爲德月爲刑
補曰天文志引星備云曰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曰
食修德月食修刑
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
補曰太元云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
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蠆遠木則木葉槁曰五曰
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
元注與猶說也

日出于暘谷
補曰王逸引作湯御覽作陽
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
元注拂猶過一日至
補曰扶說文作榑
登于扶桑
補曰藝文類聚引有之上二字初學記引云扶
桑東方之野
爰始將行是謂朏明
元注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諸梟之朏也

至于曲阿是謂旦明
元注平旦
補曰初學記引有注云曲阿山名
至于曾泉是謂蚤食
補曰諸家引至俱作臨初學記引有注云曾重也
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
至于桑野是謂晏食
補曰諸書至作次
至于衡陽是謂隅中
補曰至或作臻隅舊作禺

至于昆吾是謂正中

元注昆吾邶在南方

補曰文選思元賦注以爲高誘注也至舊作對

至于烏次是謂小還

元注烏次西南之山名也烏所宿至

補曰至舊作靡還諸家俱作選案御覽作遷此作選當是遷字誤文

至于悲谷是謂餔時

元注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

思故曰悲谷

補曰餔舊作晡

至于女紀是謂大還

元注女紀西北陰地

補曰至舊作迺初學記還作遷注西北作西方案元寫本

初學記還作遷亦誤作選

至于淵虞是謂高舂

元注淵虞地名高舂時加戊民碓舂時也案碓莊刻誤作確

補曰至舊作隅初學記引有注云言尚未舂連讀腐爛之爛案上蒙谷注云北方之山名也疑有脫字又象息舂元寫本作蒙悉舂誤今從莊刻本改正

至于連石是謂下舂

元注連石西北山名也言將欲冥下象息舂故曰下

舂連讀腐爛之爛案上鳥次注云西南之山名也此處各本作連石西北山疑有脫字又象息舂元寫本作蒙悉舂誤今從莊刻本改正

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

補曰洪興祖云虞世南引云爰止義和爰息六螭是謂縣車案徐堅引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義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淵義和至此而迴六螭即六龍也虞引無末六字山海經云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于甘淵故曰至悲谷云爰止其女也

至于虞淵是謂黃昏

補曰文選琴賦注至作入又引高誘注云視物黃也案御覽至亦作薄

至于蒙谷是謂定昏

元注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士之所也

補曰至舊作淪

曰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案御覽引作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浦又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虞十一字與此異

元注曙明浦涯

補曰初學記引注云蒙谷濛汜之水

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
元注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
禹以爲朝晝昏夜
補曰論衡說日篇云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也王充所說十六道與此十六所合然則此卽漏刻矣日有百刻以十六約之積六刻百分刻之二十五而爲一所二分晝夜平各行八所二至晝夜短長極則或十一與五而分至之間以此爲率而損益焉尙書正義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

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今置二分之漏五十刻十之如六刻百分刻之二十五而一適得八所夏至則多八刻百分刻之七十五冬至則少百刻百分刻之七十五所以然者夏至晝六十刻謂日出寅末入戌初而此出寅中入戌中冬至晝四十刻謂日出辰初入申末而此出辰中入申中各較三十度故也蓋蒙谷子也暘谷癸丑間也咸池艮也扶桑寅甲間也昧阿卯也曾泉乙辰間也桑野巽也衡陽巳丙間也昆吾午也鳥次丁未間也悲谷坤也女紀申庚間也淵虞酉也連石辛戌間也悲泉乾也虞淵亥壬間也其命名之義因此可想虞淵蒙汜諸名見于楚詞而尙書言暘谷洵乎其傳古矣
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
補曰此下道藏本接帝張四維爲是別本脫誤在後帝張四維運之以斗
元注運旋也案莊氏逵吉云太平御覽有注云帝天帝也

月徙一神復反其所
補曰神當爲辰
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巾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
元注螾動生貌
補曰律書云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漢志云引達于寅說文螾側行者螾或從引則螾有引義案萬物與本皆同惟御覽作螾螾也莊刻本從之此蓋從藏本
律受太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
補曰漢志云族奏也周語云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注賈唐云太簇正聲爲商故爲金奏白虎通云族湊

也聚也是簇蔟族同義謂奏聚而欲上出也奏又卽
湊矣案御覽引作湊而未出也下有注云太簇正月律此注正與相合
指卯卯則茂茂然
補曰律書云卯之言茂也漢志云冒茆于卯說文卯
目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白虎通云卯
茂也案說文又云茂草豐盛茆草也則茂茆同義冒
猶茆也
律受夾鐘夾鐘者鐘始夾也
補曰白虎通云夾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釋
名云甲孚也萬物解孚甲而生也是夾卽甲案御覽引有注云

指辰辰則振之也
補曰漢志云振羡于辰說文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
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
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
補曰白虎通云姑故也是姑爲陳洗卽灑古先西通
趙世家先俞于趙徐廣曰爾雅西俞雁門是也西滌
也故新來灑又通禮潔祀也故周語云姑洗所以修
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卽陳去新來之義案御覽引有注云姑洗

指巳巳則生已定也
補曰漢志云已盛于巳釋名云已已也詩斯干似續妣祖
也律書云已者言陽氣之已盡也已已也陽氣已成其宮廟
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言已成其宮廟
也則古讀已午字若吕侶亦已聲故鄭讀侶爲已午
之已已又語詞故古俱訓爲語詞之已也
律受仲吕仲吕者中充大也
補曰白虎通云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周語云宣中
氣也說文云仲中也案御覽引有注云仲吕四字元脫今從莊刻本補

指午午者忤也
補曰律書云午者陰陽交大射儀云若丹若墨度尺
而午注謂一從一橫曰午卽陰陽交也說文云五五
行也从二陰陽在天地間交午也此古文五省是午卽
五故五月謂午說文又云午悟也屈原傳重華不可
悟兮集解王逸云悟逢也索隱曰楚辭作遻漢志云
還布于午還卽悟矣此忤字亦當爲悟作忤者流俗
傳寫使然還之言遇易曰遯遇也天地相遇品物咸
章是也
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賓也
補曰周語云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律書云言

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案釋名云委蕤也委蕤就之也蕤猶蕤痿矣說文云蕤草木實狸狸也讀若綏蕤草木華垂貌从艸狸聲是蕤卽綏繆木傳綏安也故蕤爲安案御覽引有注云蕤賓五月律

指未未昧也

補曰漢志云昧蔑于未釋名云昧也日中則昃向幽昧也案御覽引昧作昧與此義異

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之也

補曰說文云紃止也从糸林聲是林卽紃案御覽引有注云林鐘六月律

指申申者呻之也

補曰律書云言陰用事申賊萬物說文云呻吟也釋名云吟嚴也其聲本出于憂愁使人聽之悽歎也然則呻之者謂陰氣賊物物呻吟也申申束之安世房中歌敕身齋戒施敬申申是也

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

補曰律書云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徐廣曰一云德始于春長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然則七月刑之始故德去也案御覽引有注云夷則七月律

指酉酉者飽也

補曰律書云酉者萬物之老也漢志云留孰于酉說文云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是卽飽之義也

律受南呂南呂者任保大也

補曰漢志云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尙書大傳云南方者任方也說文云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方言戴僞一名戴南是南卽任案御覽引有注云南呂八月律

指戌戌者滅也

補曰律書云戌者言萬物盡滅漢志云畢入乎戌說文云戌滅也九月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也五行志土生于戊盛于戊从戊含一威滅也从火灭戌聲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滅也故戌言滅

律受無射無射者入無厥也

補曰漢志云射厥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厥已也爾雅釋詁射豫厥也故無射言無厥案御覽引有注云無射九月律

指亥亥者閡也

傷之物也然左傳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陰氣賊物易其則之謂也德已去矣者管子四時篇

補曰律書云亥者該也言陽氣藏于下故該也漢志云該閡于亥說文云亥荄也荄草根也閡外閉也然則萬物歸根兼晐而外閉之故曰閡也該與晐通矣

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

補曰周語云均用利器俾應復也律書云陽氣之應不用事也漢志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案御覽引有注云應鐘十月律

指子子者茲也

補曰律書云子者茲也茲者萬物滋于下也漢志云孳萌于子說文云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入以爲

偶幾籀文子茲汲汲生也幾籀文孳茲益也茲草木益多是茲茲同義皆謂孳也孳从子故子言孳

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

補曰律書云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周語云夫六中之色也故命之曰黃鐘韋昭云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天有六母地有六子十一而天地畢矣而六爲中黃中之色也鐘之言陽氣鍾聚于下也說文云黃地之色也从田从茨茨古文光然則六亦地也陽氣鍾于地中故黃坤六五黃裳注案御覽引有注云黃鐘十一月律

指丑丑者紐也

補曰律書云言陰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漢志云紐芽于丑說文云十二月萬物動用事象手之形時加丑亦舉手時也紐系也一曰結而可解則厄紐紐牙同義

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

補曰周語云助宣物也漢志云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也說文云呂脊骨也昔太岳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膂篆文呂是呂即膂膂省爲旅也旅旅而去猶言進旅退旅矣旅徒旅也案御覽引有注云大

呂十二月律

其加卯酉則陰陽生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

補曰漢志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平則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伏方也陽氣伏于下于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萬物于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于時爲

秋秋斂也物斂歛乃成就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于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于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

道曰規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和合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補曰老子文

天地三月而爲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爲禮喪紀三踊以爲節兵重三罕以爲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

元注調和也

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

補曰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主一而三之者置一而三之也四開以合九九者置一而四三之也三爲一開九爲二開二十七爲三開八十一爲四開故曰以合九九則黃鐘之積也其長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而唐都落下閎造太初厤亦曰律容一籥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史記言黃鐘八寸十分一則約九十分爲八十一分使外體中積相應以便布算而後人言史記用十分寸漢志用九分寸誤矣淮南寸法與史記漢志同

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鐘

補曰漢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

于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是冬至爲元氣之始黃鐘宮應焉故以爲名而季夏亦中黃鐘之宮者此則七十二日五子受制之術當是吹律聽聲而得之故曰律中蓋立春甲子受制則穀雨前三日丙子受制小暑前六日戊子受制白露後六日庚子受制小雪後三日壬子受制合之月令所云其日甲乙其日丙子者無不相應則季夏自中黃鐘之宮也若以冬至爲黃鐘之宮則出于候氣謂之隨月律律管最長十二宮聲中亦最尊故與元氣相應然二法雖異理實相通何者冬至時

候氣既效卽吹律亦無不中可知而孝夏候氣則用林鐘耳樂聲儀云作樂制禮時五音始于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鄭元注云戊辰土位土爲宮宮爲君故作樂尚之以爲君也夜半子以天時之始稽命徵起于太素十一月閼逢之月歲在攝提格之紀是云作樂制禮蓋作樂則有禮通其反耳東漢時所云攝提格之歲未必太歲卽在丙子要是黃鐘起于冬至則正有其本耳

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有二鐘以副十二月

補曰呂氏春秋五月記曰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隋志以爲卽鑄鐘每鐘垂一簨虡各應律呂之音徐景安謂之律鐘大司樂注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攷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是謂律鐘唐志鑄鐘十二左十二辰之位而尚書大傳云天子左五鐘右五鐘鄭注謂天子宮縣黃鐘蕤賓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賈公彥以爲十二零鐘非鑄鐘也淮南十二鐘知卽律鐘賈誼新書六術篇曰一歲十二月分而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鐘鐘當一月其六鐘陰聲六鐘陽聲是也

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

補曰前漢志云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氣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參之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于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

補曰五音配五行正五方而律之長短聲之清濁實爲五音之序宮最長而濁商次長亦次濁角長短清濁半徵次短亦次清羽最短而清十二均皆然

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

補曰呂氏春秋五月紀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

爲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案吹曰或作吹曰今從畢氏校刊呂覽據說苑定作曰）
曰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
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
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前漢志
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五孟康曰從
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上生太簇律
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按十二律之次黃鐘子林鐘
丑太簇寅南呂卯姑洗辰應鐘巳蕤賓午大呂未夷
則申夾鐘酉無射戌中呂亥是隔一相生也故六十

律黃鐘宮後即以應鐘無射爲宮無射之商黃鐘也
則用半律何則十二律長短相間至中宮而窮黃鐘
半律在無射中呂之次故以爲商若以十二律直十
二月則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各居其衝
而得隔八相生之次其律則自長而短至應鐘而窮
矣前法是陽下生陰上生後法則蕤賓夷則無射陽
上生大呂夾鐘中呂陰下生故林鐘南呂應鐘退居
西北而大呂夾鐘中呂進居東南也
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
補曰黃鐘體中之積也漢志橫黍九十分爲長用以
除積則九分爲圓冪依密術求方冪得十一分四十
五釐九十豪開方得三分三釐八豪五絲一忽爲徑
日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
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黃鐘
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前漢志
云陰陽相生自黃鐘始而左旋八八爲五孟康曰從
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鐘數未至寅上生太簇律
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按十二律之次黃鐘子林鐘
丑太簇寅南呂卯姑洗辰應鐘巳蕤賓午大呂未夷
則申夾鐘酉無射戌中呂亥是隔一相生也故六十
四

補曰林鐘體中之積也置黃鐘之數二因而三除之
得此數以上三律十分爲寸則數爲積寸九分爲寸
則數爲積分皆得相應故古人以當天地人三才其
餘則不能密合矣要之數兼分寸則俱同也淮南獨
言數者以此律書云七寸十分二分寸之一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
主正月下生南呂之數四十八
補曰置太簇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南呂

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今以九乘之得四十八微弱以強補弱卽得整數九除四十八亦得彼數律書云四寸十分八

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

補曰置南呂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姑洗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今以九乘之得六十四寸微弱以強補弱亦得整數九除六十四亦得彼數此二律強弱相補數猶適合于黃鐘宮則羽角也餘唯無射一律適合陽律之終其他則否矣律書云六寸十分四

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

補曰置姑洗之數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應鐘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今以九乘之得四十二寸六分六釐九除四十二得四寸六分六釐尙有三之二是彼之積寸較多此之積分較少也彼是實數此則不能無所棄法使之然也律書云四寸二分三分二微強今以九乘之得四十二寸六分六釐尙有三之二在半法以上故收爲一也續志夷則律五寸六分弱此收九分弱此小分二弱今以九乘之得積五十寸六分弱九除五十一得長五寸六分小分六又三分二也律書云五寸四分三分二案亦生正律也正當作倍作正者傳寫誤也漢志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

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

補曰置應鐘之數四因而三除之當爲五十六以前有所棄故此益其一也續志蕤賓律六寸三分小分

而損之皆以九爲法依術推之正得一尺一寸二分有奇倍律若作正律是用下生法非漢志所云上生矣又二因而三除之二誤書作四書云五寸四分三分二誤脫四分二字今并校正

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

補曰漢志云下生夾鐘亦生半律夾鐘之數六十八者置夷則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續志夾鐘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微强今以九乘之得積六十七寸四分小分一强九除六十八得長七寸五分小分五尙有九之五也律書云六寸七分三分二

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

補曰漢志作上生無射之數四十五者置夾鐘之數

二因而三除之得此數尙有三之一則棄之續志無射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今以九乘之當爲四十五弱以强補弱故得積四十五其一分不容不棄矣九除四十五得長五寸亦與續志近律書云四寸四分三分二

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

補曰漢志云下生仲呂之數六十者置無射之數四因而三除之得此數以九乘之得積五十九寸之二則所收過多也以上十二律用九分十分二寸法互算有合有否十分寸爲實九分寸爲變法故九分爲寸有棄有收而淮南用九不用十者有故焉十二律自長至短以次而殺九分爲寸黃鐘長干裴賓二十四是每月減四也應鐘短于中呂十八是每月減三也以此爲通率則不妨有棄有收十分爲寸則所減無通率矣此淮南之所以用九不用十也律書云五寸九分三分二

主四月

補曰十二律主十二月由于候氣律者述陽氣之管

也故所候皆爲陽氣十一月陽氣動于黃泉入地中八寸十分一故以黃鐘候之十月陽氣窮于地上迫地面四寸十分二故以應鐘候之應鐘短于黃鐘三寸十分九盈月得冬至則當以三寸十分二即陽氣從三分爲黃鐘氣應之限中間四寸十分九不容不棄矣九下而上之處也而五月陰生之始裴賓短于黃鐘二寸十分四長于應鐘減過之數一寸十分八是陽氣之長其數二十四陽氣之消其數一十八中間四十二又即消長之總數也陰氣消長之數如陽其初陰上陽下與黃鐘應經六月而陽長二十四則陰至

鐘之分是時陽上陰下與蕤賓應經六月而陽消一
十八則陰至蕤賓之分矣蓋陽氣初長時陰氣適滿
二十四至消爲一十八則陽滿二十四矣陰氣初長
時陽氣適滿二十四至消爲一十八則陰滿二十四
矣應鐘氣應邀月而後黃鐘氣應此應鐘之所以爲
應鐘也以十二律論之黃鐘減五爲大呂此陽氣之
驟長也自後每月減四至中呂則減二爲蕤賓所長
微矣自蕤賓以後月減三分五月至應鐘盈月又減
三而陽氣復萌矣蓋陰陽二氣初長時皆驟長五分
未消時已暗消一分故二至之月俱至黃鐘蕤賓之

分也應鐘倍律長于黃鐘二分減之卽得黃鐘猶滅
中呂二分而爲蕤賓皆氣應盈月之驗也呂覽黃鐘
長三寸九分卽滅應鐘正律所得其義亦然而自古
無悟及者何歟或說黃鐘以後六律候陽氣蕤賓以
後六律候陰氣此殊不然周易卦氣自下而上律氣
亦然蕤賓之月陽氣自黃鐘而進正滿二十四分而
可謂之陰氣乎律之用減不用增皆由陽氣之自下
而上爲之也故曰述陽氣之管且陽動陰靜灰之飛
也非其証乎然則何以律有陰陽曰律之陰陽從十
二辰名之在陽曰陽律在陰曰陰律而已

極不生

補曰不舊作下今依晉志所引改宋書注云極不生
鐘律不復能相生疑采元注然極不生者不生黃鐘
全律也黃鐘之半律則生之矣何者旋宮之法黃鐘
爲商角徵羽爲變宮變徵必用半律非中呂生之而
誰生乎置中呂之數二因而三除之止積四十未盈
八十一之半然應鐘益一而生蕤賓則中呂不可益
之而生黃鐘乎益四分分之三則能生矣由是黃鐘
自相生而半律備則旋宮之用不窮依續漢志十分
寸則倍中呂之實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

一以三除之止八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又三分一半
黃鐘之實有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又十之五少一
千一百九十二有奇則誠不足以生黃鐘因而上生
執始此二法之所以始通而終判也淮南用六十律
唯以正半相參與京房異則中呂必生黃鐘
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鐘
補曰晉志所引如此舊作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
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誤也
比于正音故爲和
元注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

和也

補曰注中故字宋書引作效從字引作徙

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

補曰宋書采元注云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爲

武王伐紂七音也案應鐘黃鐘之變宮蕤賓黃鐘之

變徵謂之變宮變徵者六十律旋宮則黃鐘宮姑洗

角下生應鐘爲宮復下生蕤賓徵今八十四

聲旋宮以應鐘宮二律歸入黃鐘宮應鐘比黃鐘半

律稍下蕤賓比林鐘正律稍下故云變也云和繆者

五音宮最長商角徵羽以次而殺律長則聲濁律短

則聲清故月令注云宮最濁商次濁角清濁半徵次

清羽最清此變宮從角下生是清于羽也順次而降

故爲和變徵從變宮上生是濁于徵也逆抗而升故

爲繆是以祖孝孫八十四調之法一宮二商三角四

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而以變宮爲清宮變徵爲正

徵云清宮是也正徵當云濁徵十二律皆有二變此

特舉其一耳

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

補曰周語韋昭注云十一月黃鐘乾初九也十二月

大呂坤六四也正月太簇乾九二也二月夾鐘坤六

五也三月姑洗乾九三也四月中呂坤上六也五月

蕤賓乾九四也六月林鐘坤初六也七月夷則乾九

五也八月南呂坤六二也九月無射乾上九也十月

應鐘坤六三也乾鑿度云乾貞于十一月子左行陽

時六坤貞于六月未右行陰時六注謂陰則退一辰

者謂左右交錯相避此所云卽其義也而又反用之

何則冬至本在子今從坤初之例退居于未自後一

氣歷一辰則六中氣當坤六爻矣夏至本在午今從

乾初之例進居于子自後一氣歷一辰則六中氣當

乾六爻矣冬至後欲察陰故轉比坤六律夏至後欲

察陽故轉比乾六律自林鐘至應鐘用正律黃鐘至

蕤賓用半律則音漸清因清知濁故曰音漸濁陽長

故也若十二辰俱用正律亦音漸清就清知清故直

曰音漸清陰長故也此必合前二十四時所比之音

論之其理方明蓋前冬至比黃鐘小寒比應鐘黃鐘

用半律則音漸濁卽此比林鐘後所知也前夏至亦

比黃鐘小暑比大呂黃鐘用正律亦音漸清卽此比

黃鐘後所知也冬至何以用半律夏至何以用正律

以夏至戊子受制律中黃鐘之宮也

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氣之變案二十四氣莊刻本作二十四時

補曰一律當一氣前二法俱非月律之正故曰變
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
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
補曰五子皆謂黃鐘各居其宮則各應其聲以律配
日則黃鐘適配五子始于戊子卒于丁亥而六十律
成矣甲子爲中呂之徵者中呂爲亥十月也大雪之
末日也下生黃鐘半律甲子冬至黃鐘應中呂爲宮
則黃鐘爲徵矣丙子爲夾鐘之羽者丙子在甲子後
第十三日其前三日律直夾鐘夾鐘爲宮則黃鐘爲
羽戊子爲黃鐘之宮者戊子在甲子後第二十五日

黃鐘自爲宮庚子爲無射之商者庚子在甲子後第
三十七日其前二日律直無射無射爲宮則黃鐘爲
商壬子爲夷則之角者壬子在甲子後第四十九日
其前五日律直夷則夷則爲宮則黃鐘爲角甲有六
而子惟五故止有五子五子中惟戊子用全律餘俱
半律全律尊不爲商角爲徵羽也六十律一周則雨水
矣又十二日而得丙子故丙子起驚蟄前三日又一
周則將穀雨矣又十二日而得戊子故戊子起小滿
前六日又一周則將小暑矣又十二日而得庚子故
庚子起大暑後六日又一周則過白露矣又十二日

而得壬子故壬子起寒露後三日此七十二日五子
受制之律也而冬至爲徵則其餘皆爲徵是故丙子
後三日爲驚蟄太簇之南呂也戊子後六日爲大暑亦應鍾之羽
則應鍾之羽賓也庚子後六日爲大暑亦應鍾之羽
賓也壬子前三日爲寒露則夷則之夾鐘也至復于
甲子則歲周矣甲子起于冬至易稽覽圖云甲子卦
氣起中孚是也戊子亦在大暑前六日是爲季夏故
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蓋
六十日旬周與七十二日受制均得通也乾鑿度云
日十干者五音也注謂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土

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此論其正法旋宮則以甲己
爲徵乙庚爲商丙辛爲羽丁壬爲角戊癸爲土柔曰
從剛則惟宮商不變此其所以爲宮商也太元六甲
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律書云上
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皆謂是也注者不知故
別釋之
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脩九寸物以三
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
元注古者幅比皆然也
補曰說文云幅布帛廣也食貨志布帛廣二尺二寸

為幅鄭志二尺四寸為幅與此異
音以八相生故八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
補曰說文云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又曰周制寸尺咫尋常仅諸度皆以人之體為法然則尋即周之丈也人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人脩一尋故曰丈夫周禮典瑞璧羡以起度玉人璧羡度尺好三尺以為度康成云徑廣八寸袤一尺是八寸為尺起于璧廣十寸之尺則其羡也獨斷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

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
補曰說文云匹四丈也八㯳一匹然八別也匹往相辟耦也是判八為四合四成八匹从匚匚讀若侠藏也匹藏八義故又从八㯳取也取物以五數故四丈為匹耳
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為制
補曰杜子春云制謂匹長然制匹為衣故匹言制左傳云晳憤而衣貍製又云陳子衣製皆謂衣製與制通故說文同訓裁也

秋分粟定粟定而禾熟
元注粟禾熟粟字甲之芷也定者成也故曰禾熟
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
補曰宋志作禾穗芒也說文云蕾苕之黃華也一曰末也秒禾芒也是蕾秒通說文稱下注云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律數十二秒而當一分十分而寸其以為重十二粟為一分十二分為一銖故諸程品皆從禾
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蕾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月之數
元注十從甲至癸日
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
元注分言其輕重分銖也
補曰說文云量稱輕重也从重省故淮南以輕重為量
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

補曰漢志云度者分寸丈尺引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量者龠升合斗斛也本起于黃鐘之龠合龠爲合則一黍爲分十黍爲寸百黍爲尺千黍爲丈萬黍爲引此五度之積也百黍爲銖二千四百黍爲兩三萬八千四百黍爲斤百一十五萬二千黍爲鈞四百六十萬八千黍爲石此五權之積也千二百黍爲龠二千四百黍爲合二萬四千黍爲升二十四萬黍爲斗二百四十萬黍爲斛此五量之積也淮南以權爲量卽是以權準量半兩爲龠一兩爲合十兩爲升六斤四兩爲斗六十二斤八兩爲斛而數起于十二粟則百四十四而當漢志之十也此寸有十黍蓋是粟小于黍耳

其爲音也

補曰舊本爲上有以字此從晉志所引案莊刻本有以字

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生六十音

補曰續漢志載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曰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其法近淮南所言而實異何者淮南云中呂極不生又云甲子中呂之徵也謂不生正律生半律黃鐘短于中呂也房則中呂生執始中呂爲宮執始爲徵執始律長反過中呂一也姑洗之依行當下生應鐘宮律黃鐘之包育當自中呂上生而房則依行上生包育非隔八相生之法二也六十律當終于中呂宮中而房則終于蕤賓之南事三也又六十律各主一日而房則參差不齊四也在房自有義例不得云誤然實

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

補曰隋志云宋錢樂之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士沈重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各一律所建日辰分數也以之分配七音案重雖据淮南其法亦異淮南三百六十律卽用六十律而六十律又卽十二律兼正半亦止二十四無三百六十也何者有二十四律卽可旋宮爲六十律無待他律也且律以當日六十日之外寧有他日乎其所以不爲他

律者亦以應鐘生蕤賓中呂益半生黃鐘至于中呂之半則其數窮矣房術中呂不能生黃鐘因生執始至于南事而其數不窮則雖為三百六十律猶不窮也特以當一歲之日則不復相生耳矣

故律厤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

元注鐘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

補曰誘河東高氏名也注出其手故云耳上下相生之法即律書所云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也是先乘後除法大師職鄭注云

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乃是先除後除法漢志又言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又是加二倍法矣管子地員篇是其所本也

太陰元始建于甲寅

補曰此太陰在閼蒙攝提格之歲非太歲也天官書曰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若見若否曰陰德或曰天一淮南本篇以天一為太陰是太陰即陰德矣

于辰直卯歲星居丑太歲在子以丑加子則太陰在寅歲星居子太歲在丑以子加子則太陰在卯歲星居丑太歲在寅以丑加子則太陰在辰歲星居寅太歲在卯以寅加子則太陰在巳歲星居卯太歲在辰以卯加子則太陰在午歲星居辰太歲在巳以辰加子則太陰在未歲星居巳太歲在午以巳加子則太陰在申歲星居午太歲在未以午加子則太陰在酉歲星居未太歲在申以未加子則太陰在戌歲星居申太歲在酉以申加子則太陰在亥歲星居酉太歲在戌以酉加子則太陰在子歲星居戌太歲在亥以戌加子則太陰在丑歲星居亥太歲在子以亥

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

補曰此建除法也史記日者傳有建除家太公六韜云開牙門當背建向破越絕書云黃帝之元執辰破已覇王之氣見于地戶漢書王莽傳云十一月壬子直建戊辰直定論衡偶會篇云正月建寅斗魁破申是也案建除有二法越絕書從歲數淮南書及漢書從月數後人惟用月也

太陰在寅名曰攝提格

補曰攝提格星名也天官書云大角者天皇帝庭其

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胥志云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然則斗杓所建攝提同也十二歲斗杓所建星見其方首年用本名其下十一名卽其別稱也天官書言歲星一名攝提格爲此知太陰卽太歲矣如太陰在攝提格太歲必在子也

其雄爲歲星

補曰太元云倉靈之雌不同宿而寫失則歲功之乖注以歲星爲倉靈失度爲不同宿然則雌謂太陰也太陰爲雌明歲星爲雄太歲所在之辰星以其月出

此歲星之所以爲雄也太陰所在之辰斗以其月建此太陰之所以爲雌也歲星必與太陰相應而行有盈縮則有失次失次非卽超辰故太陰不移是謂不同宿失次有應見于衡辰占具天官書

舍斗牽牛

補曰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天文志云太歲在子曰困敦太初厤歲星在建星牽牛本是同歲而太陰太歲異其名也劉歆云漢厤太初元年歲星在星紀婺女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正月歲星出婺女是也厤書載武帝詔曰年

名焉逢攝提格歲名年名卽是太歲太陰之辨歲星自在星紀耳星云正月出殆是天正案歲陰元寫本誤作歲行今從史記校正

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正月天文志作十二月史記用周正

淮南漢志用夏正

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

元注單讀明揚之明

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丑曰赤奮若歲星十二月出太初在婺女虛危

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與營室東壁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太初厤在營室東壁

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大荒落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卯曰單閼歲星二月出太初在奎婁

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出東方氐房心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辰曰執徐歲星三月出太初在胃昴

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井鬼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巳曰大荒落歲星四月出東方尾箕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協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井鬼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午曰敦牂歲星五月出太初在東井與鬼

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柬井與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與鬼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未曰協洽歲星六月出太初在東井與鬼

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申曰涒灘歲星七月出太初在翼軫

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大淵獻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酉曰作詻歲星八月出太初在角亢

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

元注困讀羣

歲星在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困敦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戌曰掩茂歲星九

月出太初在氐房心

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一月出東方翼軫參爲對

補曰天官書云赤奮若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一月與尾箕晨出天文志云太歲在亥曰大淵獻歲星十月出太初在尾箕史漢所說似異實同亦合于淮南歲星首年以中氣日見滿一歲行盡一次而伏則來年見日已在後月中氣後及第十一見伏竟而

星無超辰當以十二歲之積日分爲十一分以爲見伏一終之日數卽前所云三百九十八日四十五刻十一分之五也內減去一歲爲見日其伏日有三十三日二十刻十一分之五以一中氣三十日四十三刻四分一去之得十氣餘二十七日六十七刻有奇算外卽第十一次星見日以所餘轉減一中氣日餘二日七十六刻四分三強以并一中氣日仍得三十三日二十刻十一分之五則是見在氣末卽見在度末以其見時尚在第十一年之次故第十一年有歲星不數

日而入第十二年之次遂爲第十二年之歲星也

太陰在甲子

補曰太一在丙戌之歲也

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德入中宮而徙于木

補曰淮南說刑德有二一是一歲之刑德前言陰陽七舍是也一是二十歲之刑德此所說也此刑德從太陰支幹生甲子之歲德在甲刑在卯子刑卯故刑德合東方宮徙所不勝則自東而西謂乙丑之歲德在庚刑在戌丑刑戌故合西方宮又徙所不勝則自

西而南謂丙寅之歲德在丙刑在巳寅刑巳故合酉
方宮又徙所不勝則自南而北謂丁卯之歲德在壬
刑在子卯刑子故合北方宮此四歲是刑德合也自
此而離則戊辰之歲德在戊刑在辰戊爲中辰爲木
故曰刑不德入中宮而徙于木也二十年之中德以
東西南北中爲序刑以東西南北爲序周而復始故
唯有四年之合一合一離爲一小終一終而得甲申
二終而得甲辰三終而復于甲子積七十六小終而
爲一大終三大終而復于甲子之元古厤上元本起
甲寅刑德獨始甲子者据始合言之也

太陰所居曰德
補曰德二字當作日爲德
辰爲刑
補曰太陰所居謂十幹也辰卽十二枝幹從日故曰
德枝從月故曰刑開元占經云干德甲丙戊庚壬爲
陽陽德自處甲德在甲丙德在丙戊德在戊庚德在
庚壬德在壬此謂自處乙丁辛己癸爲陰陰德在陽
乙德在庚丁德在壬己德在甲辛德在丙癸德在戊
此謂在陽取合爲德也三刑子刑卯卯爲刑下子爲
刑上丑刑戌戌爲刑下未爲刑上寅刑巳巳爲刑下

申爲刑上卯刑子子爲刑下卯爲刑上辰刑辰巳刑
申申爲刑下寅爲刑上午刑午未刑丑丑爲刑下戌
爲刑上申刑寅寅爲刑下巳爲刑上酉刑酉戌刑未
未爲刑下丑爲刑上亥刑亥謂之三刑刑上刑下自
刑也此卽淮南之刑德攷其原則干德本之律厤三
刑生于風角何者厤此年中節在甲者後年則在己
此年在丙者後年則在辛六十律則戊癸爲宮甲己
爲徵五日一周終而復始故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
丁壬合戊癸合也曰有剛柔聲有陰陽以剛統柔以
陽唱陰則陽德自處而陰德從陽矣翼氏風角占曰

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刑在亥水刑在辰金剛火
强各立其鄉故火刑于午金刑于酉此皆謂自刑也
十二辰分爲孟仲季四孟亥自刑則寅巳申相刑四
仲午酉自刑則子卯相刑四季辰自刑則丑未戌相
刑相刑者互爲上下故有刑上刑下也王莽傳云今
年刑在東方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莽傳又
曰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張晏曰太歲起于甲寅爲龍
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
德網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
補曰甲在東丙在南戊在中庚在西壬在北爲自宮

因乙從庚丁從壬己從甲辛從丙癸從戊爲徙所不勝綱卽剛古通曰當爲自

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

補曰子辰申水也刑在卯辰寅爲水辰之木卯未亥木也刑在子丑亥爲木辰之水丑巳酉金也刑在戌申酉爲金立其處寅午戌火也刑在巳未午爲火立其處水木金火一從二合一從四時後漢書朱穆傳云丁亥之歲刑德合于乾位注謂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于乾位是也然淮南則用太陰

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鈎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鈎陳而天地襲矣

元注襲和也

補曰太陰在寅諸神分居四正方則鈎陳在子子爲元枵元枵虛中是謂虛星乘鈎陳歷十二歲而鈎陳仍在子于是天地襲矣此言六神歲徙之法特附刑德而見何以明之太陰元始乃德木刑火之歲非始合東方之歲也

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

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亦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

補曰二十歲而一終六十歲而三終則甲有寅戌午乙有卯亥未丙有辰子申丁有巳酉丑自戌以下周而復始故以三辰爲合從其壯者命之而五行定矣漢書翼奉傳注孟康曰北方水生于申盛于子東方木生于亥盛于卯南方火生于寅盛于午西方金生于巳盛于酉辰窮水也未窮木也戌窮火也丑窮金也京房易積算傳云寅中有生火亥中有生木巳中有生金申中有死火未中有生金申中有生水丑中有死金戌中有死木辰中有死水土兼乎中是也然其原起于厤素問六微旨大論云寅午戌歲氣同會卯未亥歲氣同會辰申子歲氣同會巳酉丑歲氣同會終而復始王砅注陰陽法以爲三合緣其氣會同也案其法分一歲爲六氣甲子之歲初之氣始于水下一刻寅初也六之氣終于二十五刻辰末也謂之初六乙丑之歲初之氣始于二十六刻巳初也六之氣終于五十一刻未末也謂之六二丙寅之歲初之氣始于五十二刻申初也六之氣終于七十五刻戌末也謂之六三

丁卯之歲初之氣始于七十六刻亥初也六之氣終于水下百刻丑末也謂之六四四歲爲一節戊辰之歲初之氣復始于水下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故謂之三合古厯俱同四分則四歲之後中節刻漏俱同術家以推五行醫氣以分六氣莫不由此

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

補曰五勝五行相勝也生于一壯于五終于九各以其辰命之

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八徙而歲終

補曰靈樞九宮八風篇云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苗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元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冬至矣

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鈎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克

補曰漢書藝文志兵書陰陽十六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其術

即淮南所云又志陰陽家有天一六卷刑德七卷殆亦說其事

行家有天一六卷刑德七卷殆亦說其事

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

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

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

元注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季春之月日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仲春之室字之誤也案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季春之月日在胃並刻本皆無日字

補曰皆謂日所在星也大衍厤議云秦厤十二次立春在營室五度

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補曰宋書志云祖冲之曰漢代之初即用秦厤冬至日在牽牛六度

星分度

補曰此赤道度也東京始有黃道度

謂之斗分算從冬至始也此附箕末者秦以十月爲歲首箕立冬後宿從小雪始也大衍厤議云夏厤立

部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與閏餘之所
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爲損益之中卽其理也
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
壁九
補曰北方九十八度
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觿二參九
補曰西方八十度
東井三十三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
凡二十八宿也案井度莊刻本川漢書攷正作三十三元寫本作三十二誤今攷正
補曰南方百一十二度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氐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
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觿參趙東井
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
補曰保章氏注引堪輿云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
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
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與
淮南異者三吳魏趙也初學記曰周官天星皆有州
國分野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牽牛婺
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
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鬼雍州柳七星張二河翼

荊州堪輿家云元枵爲齊之分星紀吳越之分析木
之津燕之分大火宋之分壽星鄭之分鶉尾楚之分
鶉火周之分鶉首秦之分實沈魏之分大梁趙之分
降婁魯之分娵訾衛之分左氏昭二十三年傳云越
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注此年歲在星紀星
紀吳越之分野也然吳越同屬星紀何以獨得歲星
案漢志以後皆以斗爲吳分野牛女爲越分野時歲
星初入星紀反是吳得歲矣惟越絕書云越南斗也
吳牛須女也然後越獨得歲此以須女爲吳正與越
絕合但須女爲元枵之次而得爲吳者秦厤冬至在
牛六度則小寒當在虛一度須女盡入星紀之次矣
韓趙魏三晉也堪輿有晉無魏以魏得晉故都而鼎
爲大梁淮南以魏易趙殆從其名越絕亦曰梁畢也
晉鶉也趙參也知淮南所本古矣越絕又言韓角亢
也鄭角亢也淮南言鄭卽言韓二晉備矣
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
居越而之他處主死亡國
補曰當居者歲星常率也有盈縮則越而之他處
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温凉

元注木德仁故柔凉也
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
元注火德陽故布施宣明也
太陰治秋則欲修繕備兵
元注金德斷割故修兵也
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強
元注水德冰凍故剛強也
補曰太陰各以其歲治其月故月與太陰相應治春者寅卯辰之歲也治夏者巳午未之歲也治秋者申酉戌之歲也治冬者亥子丑之歲也政必如其治所以法天道

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
補曰改節如春爲夏易常如申破寅
故三歲而一饑一歲而一衰十二歲而一康（案莊刻本十二歲下無而字）
元注康成也（案康成莊刻本作盛也又云按御覽許慎注故義異康作蒗下有注云蒗不熟爲蒗也疑是）
補曰史記貨殖傳云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又曰太陰在卯穰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越絕書則云計倪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又曰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說本不殊而特以歲爲太陰天官書直謂之太歲矣意古人候歲特詳故有太歲太陰二法也淮南自用太陰越絕書又言范子曰夫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火之勢勝金金氣畜積大盛火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畜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

此天之三表者也然則金不必皆穰木不必皆饑太陰在卯穰卽淮南後說也
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
補曰漢書天文志衛作趙越作北夷
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
補曰漢志作邯鄲
巳衛午秦未宋
補曰漢志作中山
申齊酉魯戌越

補曰漢志作吳越
亥燕
補曰漢志作代此以日干支爲占也崔浩之占姚興
謂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
日必入秦矣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曹守勾已
時人服其精妙事具魏書
之子伐也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專而有功以義行理名
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辱事破滅死亡
專從事下莊
刻本無專字

補曰抱朴子登涉篇云靈寶經曰所謂寶曰者謂支
干上生下之日也若甲午乙巳之類是也甲者木也
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已亦火也火生于木故也又謂
義曰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
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于金
故也所謂制曰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
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
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曰者支干下克上之日
也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
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不言專曰其義可知論
衡詰宅篇曰甲乙有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
比者吉相賊者凶是不獨日有五者京房易積算傳
云八卦鬼爲繫爻財爲制爻天德爲義爻福德爲寶
爻同氣爲專爻寶即保繫當爲擊即淮南之困抱朴
之子伐也
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專而有功以義行理名
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辱事破滅死亡
專從事下莊
刻本無專字
補曰越絕書云舉兵無擊太歲上物卯也始出谷利
以其四時制曰是之謂也

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于子月從一辰雄左行
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爲德
補曰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注謂厭建所
處之日辰厭建即此雌雄之神也雌爲陰建雄爲陽
建陽建斗柄陰建太陰然太陰非歲陰乃是厭曰堪
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于寅陰建在戌是也十一
月陽建在子曰躔星紀曰前爲陰建故合子冬至陽
生故謀德五月陽建在午曰躔鶉首曰前爲陰建故
合午夏至陰生故謀刑由是陰陽刑德遂有七舍也
太陰所居辰爲厭曰

補曰十二月之日躔與十二月之斗建交錯實處知表裏然故爲台辰周禮太師疏云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曰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是也曰左旋太陰在日前迫笮之故謂所居爲厭曰說文厭笮也陽建可見陰建不可見厭曰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

補曰揚雄傳注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文選甘泉賦注引淮南云堪輿行雄以知雌與此小異許愼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

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

補曰子爲辰母爲日律書言十母十二子是也

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

補曰八合者陰建所對之日合于陽建所對之辰也堪輿之方二十四日八而辰十二故有四辰無合也十一月陽建子陰建亦在子子對午午近丙故丙午爲一合二月陽建卯陰建酉酉對卯卯對酉卯近乙故乙酉爲二合三月陽建辰陰建申辰對戌申對寅寅近甲故甲戌爲三合四月陽建巳陰建未巳對亥亥對丑丑近癸故癸亥爲四合五月陽建午陰建亦在午午對子子近壬故壬子爲五合六月陽建未陰建丑未對丑丑對未近丁故丁巳與月合宿而右轉是也曰左旋太陰在日前迫笮之故謂所居爲厭曰說文厭笮也陽建可見陰建不可見

厭曰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

補曰揚雄傳注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卷文選甘泉賦注引淮南云堪輿行雄以知雌與此小異許愼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

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

補曰子爲辰母爲日律書言十母十二子是也

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

補曰八合者陰建所對之日合于陽建所對之辰也堪輿之方二十四日八而辰十二故有四辰無合也十一月陽建子陰建亦在子子對午午近丙故丙午爲一合二月陽建卯陰建酉酉對卯卯對酉卯近乙故乙酉爲二合三月陽建辰陰建申辰對戌申對寅寅近甲故甲戌爲三合四月陽建巳陰建未巳對亥亥對丑丑近癸故癸亥爲四合五月陽建午陰建亦在午午對子子近壬故壬子爲五合六月陽建未陰建丑未對丑丑對未近丁故丁巳

辰故以爲占此八會史墨爲趙簡子占夢云吳其入郢乎必以庚辰用此術也越絶書云太歲八會壬子數九隋志有八會堪輿一卷唐六典太卜令凡厤注之用六大會小會雜會歲會除建人神合于歲前則死亾合于歲後則無殃

補曰吳越春秋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此策吳王伐齊戰艾陵事在哀公十一年又范蠡曰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

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曰也此策吳王欲釋句踐不果事又子胥曰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雞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此諫吳王釋句踐事俱在哀公六年以統厥推之哀公十一年太歲在甲寅太陰在壬辰八月辛亥朔在其前年則首事之日也左氏十年傳秋吳子使來復請師注伐齊未得志故然則首事者得請而爲之備也厥八月吳之七月矣置閏不同故也是年太陰在辛卯故辛爲歲位亥爲陰前壬子爲歲前合句踐以哀公三年入臣于吳至六年夫差欲釋之以伍胥諫

而止其年正月戊寅朔越以爲年前十二月亦置閏不同之故十二月水王故戊囚此時太陰在丙戌故寅爲陰後辰庚辰其月三日也爲歲後會後三月夫差終釋句踐伍胥諫不納三月甲戌者哀公六年四月二十九日也太陰在丁亥故爲歲後會將云位或誤青龍謂太歲在己酉故德土刑金甲乘己爲日賊其德甲戌卽三月合日占之爲宜壬子五月合日而七月占之庚辰九月合日而十二月占之此則鄭志所言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厥對配之義也吳越春秋所謂歲前者太陰未至之辰所謂歲後者

太陰已歷之辰其限則半旬周也所以者過半周則前轉爲後後轉爲前矣此所云以歲前合爲吉歲後合爲凶淮南則反之前後可以互稱義得通也

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

補曰申當爲辰字之誤也

辛卯戎也壬子伐也癸亥胡也

補曰此八合方面所有下八合中宮所直

從藏本作代　案代諸本皆作趙此

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

補曰脫戊辰己未二合所以又有此八合者土居中宮分王四時故甲丙庚壬卽戊乙丁辛癸卽己其合之月與前同也取陽建衝辰命之卽得

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

補曰越絕書計倪內經曰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衝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

天神之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

用之不審舉事有殃

補曰皆謂陰德也入卯宮故曰青龍古亦以青龍爲
太歲
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
補曰艾陵之役以太陰辛卯歲七月辛亥平旦首事
故子胥曰德在合斗擊丑辛爲德辛卯爲合是德在
合六壬法七月將太乙時加寅則天罡在丑是斗擊
丑越南斗也吳雖勝齊其患在越此其兆矣易林亦
云魁罡所當初爲敗殃
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于陰陰生于陽陰陽相錯
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跂行喙息莫貴于人孔

竅肢體皆通于天
補曰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
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于天
氣
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
補曰楚辭天問云圜則九重孰營度之太元云九天
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晬天
六爲廉天七爲咸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九竅一六
爲前爲耳二七爲目三八爲鼻四九爲口五五爲後
九天卽其首名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五

土也案太元九天卽淮南九野非九重也此文雖言
九重而其說不詳今西人言厤則有九層第一層宗
動天第二層恒星天第三層填星天第四層歲星天
第五層熒惑天第六層日輪天第七層太白天第八
層辰星天第九層月輪天此殆中國失傳而流入異
域者歟
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制十二節
補曰元命包云陽數成于三故時別三月素問寶命
全形論云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注節謂節氣外所
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脉也靈樞五亂篇云

經脉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
者春夏秋冬其氣營衛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
如是則順之而治
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
百六十節
補曰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天以歲終之數成人
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副月數
也內有五藏副五行也外有四肢副四時也靈樞九
針解云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脉之灌滲諸節
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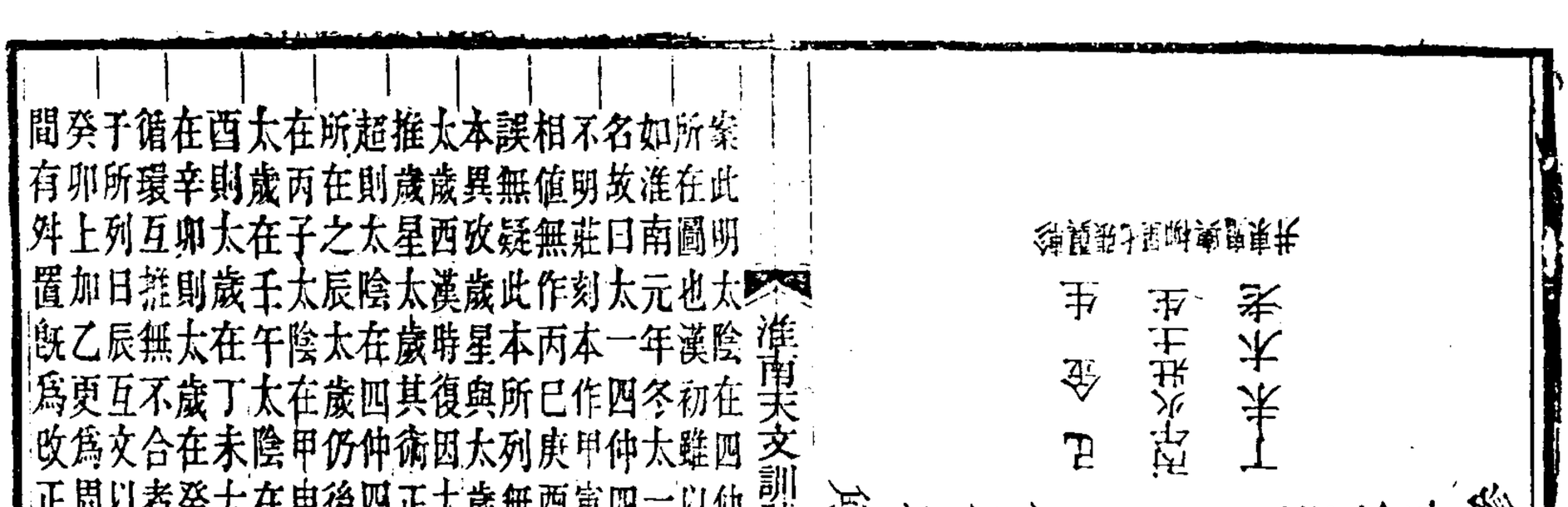
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

補曰韓非解老云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于生焉爲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也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于死死之徒亦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補曰麻法至朔同日爲章首自此氣差而後朔差而前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積十九歲後而至朔復同則

滿一章計章首之歲至在朔日去正月朔有五十九日爲極多至第九歲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去正月朔僅三十一日爲極少顓頊麻用人正則加得天用部首卽可得相去多少之數淮南五十日爲中數視其增減以占歲豐凶兼首尾數



案所此在淮南圖明太也太陰在四仲四鈞歲星行三宿二宿并太歲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間癸丑女
有卯所環辛則丙歲丙在所超則歲歲異無疑攷太星西太陰太漢歲此作刻太元也漢初冬太雖一以太在太在子陰甲仍仲衛因太列庚甲仲四寅四辰水老
外上列互卯太在子之太星西攷太辰陰太漢歲此作刻太元也漢初冬太雖一以太在太在子陰甲仍仲衛因太列庚甲仲四寅四辰水老
置加日推則歲壬太辰陰太漢歲此作刻太元也漢初冬太雖一以太在太在子陰甲仍仲衛因太列庚甲仲四寅四辰水老
既乙辰無太在午陰太在歲時星本丙本一年漢陰在四仲四鈞歲星行三宿二宿并太歲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爲更互不歲丁太在歲四其復與所巳作四冬初太雖一以太在太在子陰甲仍仲衛因太列庚甲仲四寅四辰水老
改爲文合在未陰甲仍仲衛因太列庚甲仲四寅四辰水老
正周以者癸太在申後四正太歲無酉寅四一以在太陰紀歲星行三宿二宿并太歲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并審見其丑陰庚則兩鈞同歲爲誤辛丙鈞在太陰紀歲星行三宿二宿并太歲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畧易義他太在寅太辰歲星而合催戌巳案丙陰紀歲星行三宿二宿并太歲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疏曉先未陰乙則歲如星有知辰作者丁圖子紀歲星行三宿二宿并太歲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其元生列在卯太在圖仍超太古壬其未易卽歲星行三宿二宿并太歲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義寫于者辛則歲丙太行辰陰人子爲庚推太歲亦閒紀淮南太歲所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云本子亦酉太在午陰三太淮視癸丙酉太歲忠淮南太歲所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亦上可則歲壬太在宿歲南歲丑午辛歲忠淮南太歲所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加由太在子陰甲二太復星乙庚戌所淮南太歲所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壬此歲丁太在寅宿陰由見卯申日在南太歲所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丑而在丑陰庚則而隨太月與辛辰則從歲所在本說非剛柔之刻知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上推癸太在申太太之陰以莊丙剛非說其所從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加故未陰乙則歲陰俱以知刻之柔說本在歲南方日在辰則乙巳水壯

攝提格之歲
元注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
補曰史記正義孔文祥云以歲在寅正月出東方爲衆星之紀以攝提宿故曰攝提以其爲歲月之首起于孟陬故云格正也案所言雅合厤理元注俱同李巡
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
元注登成也
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逢案逢莊刻本文注俱作逢
元注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閼逢也

單閼之歲
元注單盡閼止也言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案陽氣上莊刻本無言字
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
元注在乙言萬物遏甲而出故曰旃蒙也
執徐之歲
元注執蟄徐舒也言蟄伏之物皆舒散而出也案蟄上
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
案元本作蠶麥熟蠶閉正與下蠶開爲對文此處似脫閉字今從莊刻本補
元注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
大荒落之歲
元注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翟然落落大布散
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
元注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
敦牂之歲
元注敦牂盛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案元寫本言萬物句誤在上今從莊刻本改正
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

元注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雍也
協洽之歲
元注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
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
元注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離也案元寫本屠下脫別字今從莊刻本補
涒灘之歲
元注涒大灘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也
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

元注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
作鄂之歲
元注作鄂零落也萬物皆墜落
補曰當云亥在癸
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食五升酉在
辛曰重光
元注在辛言萬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
也赤陽色
元注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
歲有小兵旱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爲麥昌民食一斗
莊刻本作升
補曰十二歲太陰之名皆以攝提格所見之月爲歲
其所在十名則歲德也六十年而周
元注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元默也
大淵獻之歲
元注淵藏獻迎也言萬物終于亥大小深藏窮伏以
迎陽
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
補曰出東表北廉則景入西表南廉
又樹一表于東方
補曰此表在東方表東南所以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邪去前表十步
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
補曰日出東表北廉則景入西表南廉
東二表間也所以日出入用表北廉者日行十六所
登于扶桑爲朏明寅甲間也頓于連石爲下春辛戌

問也此夏至之日出入皆近北方卽以二分論之至于曲阿爲旦明旦明卯也經于淵虞爲高春高春酉也而出則自北而南入則自南而北半出以前半入以後仍在北方張胄元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入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盡具載隋志此黃道斜行使然古雖用蓋天其實測固無異也望日用北廉則表常居中而不能無偏于北于是乎有南表使景在表南則表始近中耳

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

補曰東表西表近北東南表近南兩表之中直西表之南爲正東西周髀云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復識其晷晷之兩端相直者正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康成注曰出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正東西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東則南北正與淮南法異而理同

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

補曰東西爲廣南北爲袤

立四表以爲方一里距案元寫本立四表下脫以字今從莊刻本補

補曰測平遠者先求其率用四表所以求率也測日初出故爲平遠入表數爲首率東西一里爲次率南北一里爲三率去日里數爲四率四率四者一爲艮二爲乾三爲巽四爲坤也地形訓云禹乃使大章步自

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竪
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
五步明是正方故四表亦方一里
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
補曰二分日半出半入晷正當卯酉之中先春分則
近南先秋分則近北日周行十六所爲度三百六十
是一所天行二十二度有半也冬至五所天行百一
十二度五分半之爲距午中之度則日出于辰一十
八度七十六分入于申一十一度二十六分夏至十
一所天行二百四十七度五分半之爲距午中之度
則日出于寅二十六度二十六分入于戌三度七十
六分也分至所較皆三十三度七十五分氣有六以
氣除度得一氣差五度六百二十五分卽可知先春
分秋分十餘日之日出入度矣
從距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
直也
補曰用距北表卽用北廉同意及旦者所謂至于曲
阿是謂日明二分日出之所也一氣有三候氣差五
度六百二十五分則候差一度八百七十五分故必
以候相應一候所差尚宜以日出入分之則不盈一
度日始出多近北故二分之前同用距北表也
敢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
補曰北表參望日直則南表參望日常不直從日至
南北後二表卽勾股也其弦斜至日處而截南前表
于弦外卽是入前表之數成一倒勾股也而二勾股
比例正等故用以爲率何以明之試以大句股倒轉
卽小句股必在其端而比例正等矣
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
補曰日入前表數爲小句前後二表相去爲小股南
北後二表相去爲大句北後表至日下爲大股小句
者大句股之率也除舉廣謂以小句除小股知有幾
倍也除立表袤亦謂以小句除大句知有幾倍也知
此而以二句股爲比例卽知大股之長蓋小句得小
股幾分之一則大句亦必得大股幾分之一故以此
知從此東西之數也
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今從莊刻本改正　案寸元寫本誤作此）
補曰周髀算經云周髀長八寸句之損益寸千里注
句謂景也言懸天之景薄地之儀皆千里而差一寸
案周髀以髀爲股以景爲句日中立八尺之股南北

二千里景差二寸故寸有千里故人以爲通率以測東西千小句股則一里高遠與平遠之別亦一表與四表之辨也

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

補曰三百步爲里六十寸爲步寸乘步得萬八千寸此小股之長也小句一寸小股長萬八千寸則大句一里大股卽長萬八千里大股之于大句若小股之于小句而得從前表至日處之里數以此知近世四率之法古人已先有之小句首率小股次率大句三率求得大股爲四率

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

補曰論算術東入一寸西亦當入一寸淮南云半寸則設術也半寸爲里則所得必倍如倍半寸爲一寸所得卽同

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

補曰置一里積寸萬八千以五爲法除之卽得此則日遠于前一倍乃爲虛數故必除而後得實數也除則從此西里數也

補曰除謂除前萬八千里猶倍半寸爲一寸也

并之東西里數也（案里元寫本誤作之今從莊刻本改正）

補曰凡三萬六千里

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己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己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

補曰此求地中也直謂表與日直十六所以曲阿淵虞爲二分日所出入之處此南北中也未春分日行其南故處南則直直在春分前則直亦必在秋分後雖己秋分尙未直也未秋分日行其北故處北則直直在秋分前則直亦必在春分後雖己春分尙未直也惟二分氣至而直方處南北之中皆視日道之南北爲定也

從中處欲知中南也

補曰知中則知南矣周髀算經云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以繩繫表顚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之又到日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致地而識其端相去二尺三寸故東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法雖不同理無異也

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

補曰秋分直故未秋分不直言秋分則春分可知隋

志曰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則渾天之正說立儀象之大本故云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又攷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案土圭正景經文闕畧先儒解說又非明審祖暅錯綜經注以推地中其法曰先驗昏旦定刻漏分辰次

乃立儀表于平準之地名曰南表漏刻上水居日之中更立表于南表景末名曰中表夜依中表以望北極樞而立北表令參相直三表皆以縣準定乃觀三表曲者地偏表直者其立表之地卽當子午之正三表曲者地偏僻每觀中表以知所偏中表在西則立表偏在地中之西當更向東求地中若中表在東則立表處在地中之東也當更向西求地中取三表直者爲地中之正又以春秋二分之日日始出東方半體乃立表于中表之東名曰東表令東表與日及中表參相直是日之夕日入西方半體又立表于中表之西名曰西

表亦從中表西望西表及日參相直乃觀三表直者卽地南北之中也若中表差近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南中表差在北則所測之地在卯酉之北進退南北求三表直正東西者則其地處中居卯酉之正也所說求東西地中淮南無之其求南北地中卽與淮南同理

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

補曰夏至日出東北維故從西南表參望東北西南兩表與日參如北前北後兩表與日參無異卽可借

春秋分表位爲夏至表位借春秋分曰入前表之數爲夏至日入前表之數故云東與東北表等也

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

補曰倍之爲三萬六千里與東西正等

其不從中之數也

補曰此爲處南北者言之

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

補曰處南則表出處北則表入何者處南者未春分

而直也至分時而日北故表出處北者未秋分而直也至分時而日南故表入寸益損一里則遠率也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

補曰天高不可知測之以景樹表所以求景也此亦以句股比例而知蓋同有大小兩句股也

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

補曰度日中景

北表一尺

補曰一當爲二

南北尺九寸

補曰北當爲表

是南千里陰短寸

補曰表近日則陰短表遠日則陰長二表相去千里故北表陰二尺南表陰尺九寸卽爲寸差千里之遠率

南二萬里則無陰是直日下也

補曰千里短寸則萬里短尺據北表陰二尺故南二萬里景與表等

萬里則無陰旣得千里差寸率之則去日下十萬里景與表等用北表陰以推日下之數也

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是南一而高五也

補曰置表高一丈以陰二尺除之得五是南萬里而日高五萬里也此爲高率然日無高下有高下者地則置從此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

補曰二萬里爲實高五爲法乘之得十萬里此天高之數必知天高十萬里者以表高一丈中有百寸寸得千里百之而成十萬故也然則表卽天高之率故以直日下無景爲天高周髀云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句也正南千里句一尺五寸正北千里句一尺七寸日益表南晷日益

長候句六尺從髀至日下六萬里而髀無影從此以上至日則八萬里卽其理也六萬里者設法詞實測則不然故曰日夏至南萬六千里日中無影

若使景與表等卽高與遠等也

補曰以千里差寸率之則去日下十萬里景與表等卽可從日遠以知天高至此則句股適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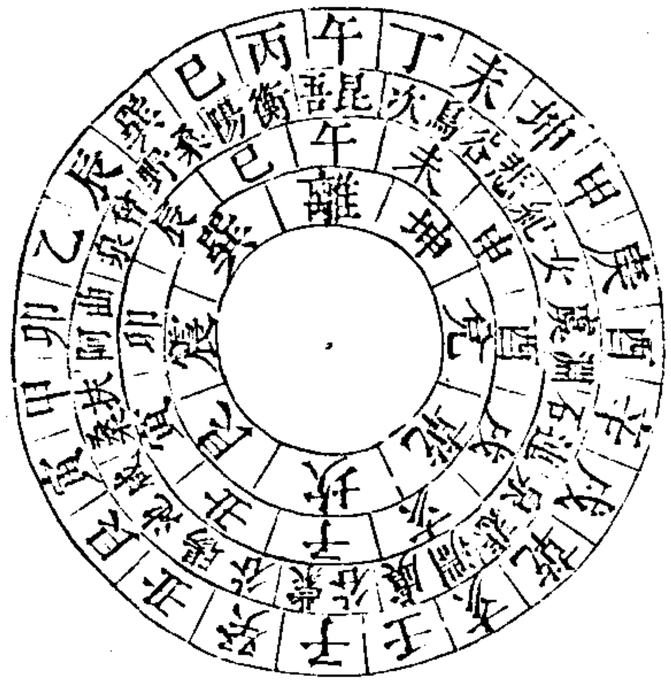
八十歲日復之圖第一

顓頊立春殷厥冬至	寅	未	子	巳	亥	辰	酉	寅	申	丑	午	亥	巳	戌	卯	申
	甲	己	甲	己	甲	庚	乙	庚	丙	辛	丙	辛	丁	壬	丁	壬
	戊	癸	戊	癸	己	甲	庚	乙	庚	丙	辛	丙	辛	丁	壬	丁
	壬	丁	壬	丁	癸	戊	甲	己	甲	己	乙	庚	乙	庚	丙	辛
	丙	辛	丙	辛	丁	壬	丁	癸	戊	甲	己	甲	己	乙	庚	乙
	庚	乙	庚	乙	辛	丙	辛	丁	壬	丁	癸	戊	癸	己	甲	己
	甲	己	甲	己	乙	庚	乙	辛	丙	辛	丁	壬	丁	癸	戊	癸
	戊	癸	戊	癸	己	甲	己	乙	庚	乙	辛	丙	辛	丁	壬	丁
	壬	丁	壬	丁	癸	戊	癸	己	甲	己	乙	庚	乙	辛	丙	辛
	丙	辛	丙	辛	丁	壬	丁	癸	戊	癸

咸池右行四仲日所在圖

正月日在亥　加時酉　咸池在午
二月日在戌　加時巳　咸池在卯
三月日在酉　加時丑　咸池在子
四月日在申　加時酉　咸池在酉
五月日在未　加時巳　咸池在午
六月日在午　加時丑　咸池在卯
七月日在巳　加時酉　咸池在子
八月日在辰　加時巳　咸池在酉
九月日在卯　加時丑　咸池在午
十月日在寅　加時酉　咸池在卯
十一月日在丑　加時巳　咸池在子
十二月日在子　加時丑　咸池在酉

日行十六所合堪輿之圖



律應二十四氣之變圖



冬至後六中氣比坤六爻律夏至後六中氣比乾六爻律卽二十四氣反覆比十二律也而自黃鐘至蕤賓七律冬至後用半夏至後用全耳其冬至後音漸清夏至後音漸濁之理卽前所云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也何者此冬至音比林鐘前音比黃鐘比林鐘卽比黃鐘也此小寒音比夷則前音比應鐘比夷則卽比應鐘也夷則比應鐘不載濁乎由是推之此芒種比蕤賓半爲最清而前比大呂正爲最濁淮南因清以知濁故曰音漸濁夏至則此比黃鐘前亦比大呂前亦比大呂至大雪則同比應鐘故黃鐘七律俱用全律故冒曰音漸清也二者皆非隨月律之正法是以同謂之變前二至俱得比林鐘是故小暑前比大呂今比蕤賓猶小寒之比夷則應鐘也大暑前比太簇今比中呂猶大寒之比南呂無射也至于大雪則前比應鐘今比夷則而終夷則至應鐘俱用倍律則亦可云音漸濁矣此又因清以知濁也

宮	徵	商	羽	角
黃鐘戊子	林鐘己丑	太簇庚寅	南呂辛卯	姑洗壬辰
六應鐘癸巳	蕤賓甲午	大呂乙未	夷則丙申	夾鐘丁酉
十無射戊戌	中呂己亥	黃鐘庚子	林鐘辛丑	太簇壬寅
南呂癸卯	姑洗甲辰	應鐘乙巳	蕤賓丙午	大呂丁未
律夷則戊申	夾鐘己酉	無射庚戌	中呂辛亥	黃鐘壬子
林鐘癸丑	太簇甲寅	南呂乙卯	姑洗丙辰	應鐘丁巳
旋蕤賓戊午	大呂己未	夷則庚申	夾鐘辛酉	無射壬戌
中呂癸亥	黃鐘甲子	林鐘乙丑	太簇丙寅	南呂丁卯
姑洗戊辰	應鐘己巳	蕤賓丙午	大呂辛未	夷則壬申
宮夾鐘癸酉	無射甲戌	中呂乙亥	黃鐘丙子	林鐘壬丑
太簇戊寅	南呂己卯	姑洗庚辰	應鐘辛巳	蕤賓壬午
大呂己未	夷則甲申	夾鐘乙酉	無射丙戌	中呂丁亥

旋宮六十律之圖舊時有之然黃鐘宮後次以林鐘由是終于中呂之宮雖合相生之序而六十律不復周環此圖從黃鐘一律生爲六十律可得以律直日之法因而六之即周一歲之日而黃鐘之分屬五子及七十二日五行受制之理俱見逆而次之則冬至後十二氣所比之音也順而次之則夏至後十二氣所比之音也而十二月之律亦可從逆數而得皆推淮南之意知之也

宮	徵	商	羽	角
最濁	徵次清	商次濁	羽最清	角半清濁
七黃鐘一	林鐘五	太簇二	南呂六	姑洗三
大呂二	夷則五	夾鐘二	無射六	中呂三
均太簇一	南呂五	姑洗二	應鐘六	黃鐘七
清夾鐘一	無射五	中呂二	黃鐘六	林鐘四
濁姑洗一	應鐘五	蕤賓二	大呂七	夷則四
中呂二	黃鐘五	林鐘二	太簇七	南呂四
和蕤賓一	大呂五	夷則二	夾鐘六	姑洗三
繆林鐘二	太簇五	南呂二	姑洗六	應鐘三
夷則二	夾鐘五	無射二	中呂七	蕤賓四
之南呂二	姑洗五	應鐘二	蕤賓七	大呂四
無射二	應鐘二	蕤賓六	大呂三	夷則七
圖應鐘二	蕤賓五	大呂三	夷則七	夾鐘四
蕤賓五	大呂二	夷則七	夾鐘三	無射七
大呂二	夷則六	夾鐘三	無射七	中呂四

八十四聲舊亦有圖次與六十律同今亦更定則一律而爲八十四相生不絕以祖孝孫所次自一至七之等志于其下即律之短長聲之清濁以明而和繆之義盡顯蕤賓以後上下相生之序諸家不同以是圖觀之則重上生者變徵生正宮也其下生者非變徵正宮而爲它聲者也以十二律主十二月則皆爲正律而生之者爲變徵故必從上生大呂夾鐘中呂以陰律主夏至以前之月故不從上下相生之正然則晉志謂取其諧韻者殆未盡得其實也

候氣之律以黃鐘蕤賓應鐘爲三限應鐘氣至盈月得黃鐘故減應鐘正律或減應鐘倍律俱可爲黃鐘此淮南云黃鐘八十一而呂覽謂黃鐘三寸九分也

論十二月氣至則冬至陽消之極在上爲數一十八陰長之極在下爲數二十四陰下陽動夏至陰消之極在上爲數二十四陽長之極在下爲數二十八陽長之極在下爲數二十四者子午相距之數也爲南北之極故長數居之其上爲消數所居　長數五分時消數二十一長數十三分時消數二十二長數九分時消數二十九長數十七分時消數二十消數亦十九

候氣三律圖

平地

黃鐘八十一　蕤賓五十三　大呂則鐘蕤賓呂洗鐘於呂　三三三三三四四四四四　減減減減減減減減減減

黃鐘　應鐘亡南夷林鍾中始夾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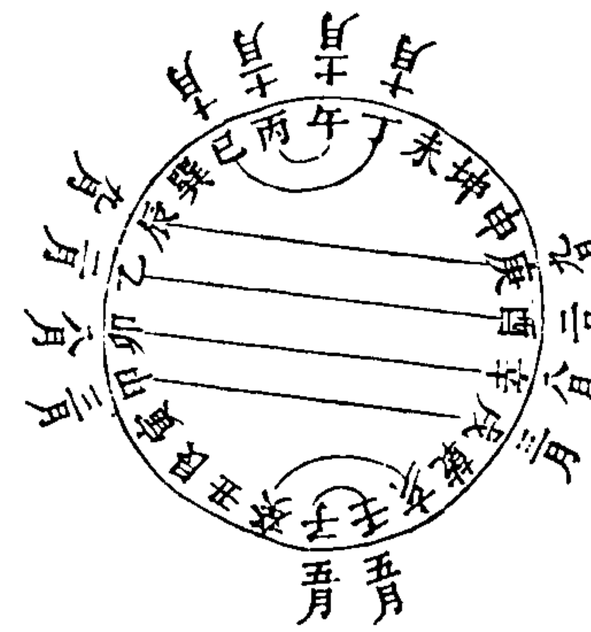
應鐘四十二　三分減一　黃鐘三十九　二十八　二十四

氣至之始

應鐘倍律減三亦八十一

甲子申辰德甲刑卯寅辰
乙丑巳酉德庚刑戌酉申
丙寅戌午德丙刑巳未午
丁卯亥未德壬刑子亥丑
戊辰子申德戊刑辰卯寅
己巳丑酉德甲刑申戌酉
庚午寅戌德庚刑午巳未
辛未卯亥德丙刑丑子亥
壬申辰子德壬刑寅辰卯
癸酉巳丑德戊刑酉申戌
甲戌午寅德甲刑未午巳
乙亥未卯德庚刑亥丑子
丙子申辰德丙刑卯寅辰
丁丑酉巳德壬刑戌酉申
戊寅戌午德戊刑巳午未
己卯亥未德甲刑子亥丑
庚辰子申德庚刑辰卯寅
辛巳丑酉德丙刑申戌酉
壬午寅戌德壬刑午巳未
癸未卯亥德戊刑丑子亥

八合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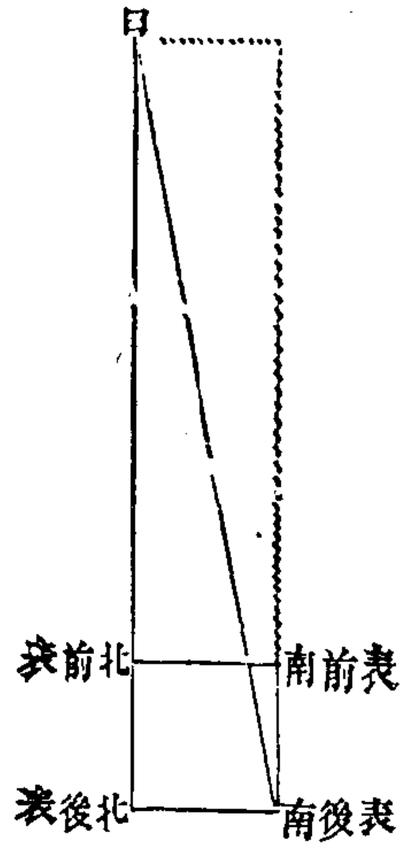
此方面八合也其占皆主四方以戊易陽幹己易陰幹卽復成八合而占在中原及天下所謂大會八小會亦八

正朝夕圖



正朝夕方法之此之表正于至表從復北望一東朝日方表日也日表從庚北在方卽而東東日東日表從庚北在方卽而東東日東日表從庚北在方卽而東東日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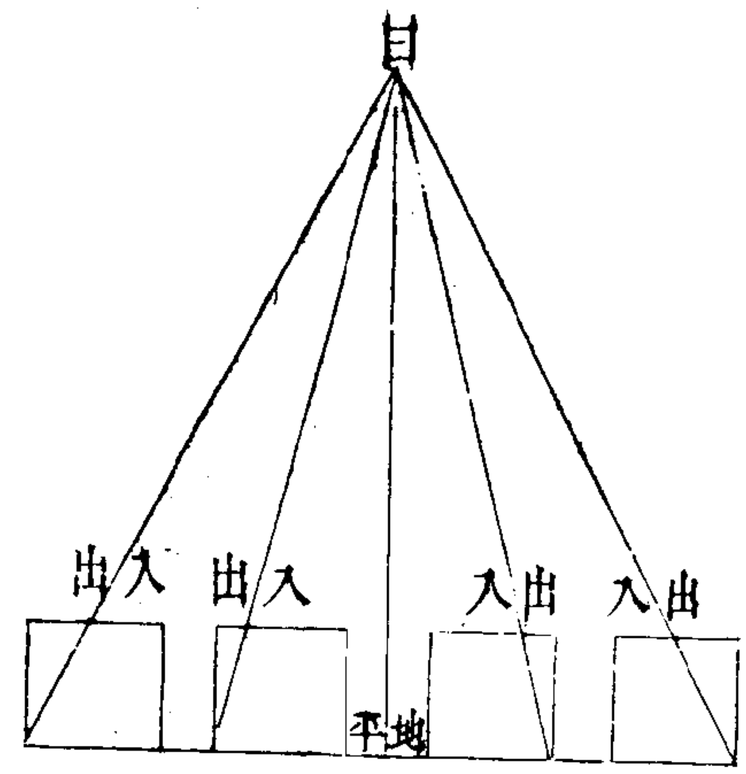
測日遠句股比例圖



從日至北表前距爲股至南表後相南得日南而東南順依南二兩弦成日長引虛線而形倒也倒問

前表爲弦兩表後南截得南而東前入表表之于外弦從南而東其順其者有南順依而東前入表表之于外弦從南而東其順其者有南順依而東前入表表之于外弦從南而東其順其者有南順依

日景出入前表益損之圖



二分日當卯酉之中故地中景與表直中無一線是也不處中景必有出入之數處南則日出少則近日處北則日入多則近日處南則日入少則遠日處南用北表則常用南表後表北用南表後表北用南表前表則故用北表耳

處南者以入少爲出多近日遠日處北者以多爲少近日遠日

法正相反

天正月日在亥　加時亥　天維在寅

維二月日在戌　加時酉　天維在丑

三月日在酉　加時未　天維在子

四月日在申　加時巳　天維在亥

五月日在未　加時卯　天維在戌

六月日在午　加時丑　天維在酉

二月小七月日在巳　加時亥　天維在申

八月日在辰　加時酉　天維在未

九月日在卯　加時未　天維在午

十月日在寅　加時巳　天維在巳

十一月日在丑　加時卯　天維在辰

十二月日在子　加時丑　天維在卯

周天之圖

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下終

跋

淮南子二十一篇初名鴻烈篇高氏所云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其中天文訓一篇論述閎深尤多三代遺術許注既佚高注言復簡略間有殘闕以故學者益艱研究嘉定錢塘亭先輩學問奧博而於天文律呂之術測算尤邃嘗取此篇爲之補注名物訓詁說既精確不遺至於太陰太歲之分四仲四鈎之辨歲行刑德日辰義保以及律呂相生月日主比刑度豪釐穿幷淵賾明于無垠達乎有象又補爲十五圖以著其尤難明者信非碩儒不能作也　曇訂中丞夫子得其稿

本以春臺適宰是邑命爲校刻因與邑人陸君子劬實山毛君生甫互勤參攷二君皆嗜古好學生甫尤精步算通漢儒述數之學既以莊本攷其異同復正其傳寫舛誤春臺用益殫極思慮鈎稽邃密意有所見附識于下自愧學殖淺薄加以從事簿書日就荒落弗克疏析深義凡所稱引謬誤之譏知不能免惟于　中丞夫子表章絶學嘉惠人士至意或庶幾仰副萬一云

道光八年歲次著雍困敦窮月望日安溪後學淡春臺書於邑署之懷陸堂

風俗通義校正 卷一

風俗通義卷一 皇霸第一 大德本作風俗通義卷一 大德本無此一行
漢汝南應劭著 大德本作應劭撰
姓人始鑽木取火 今本作取
神農悉地力種蔡疏也 大德本蔡作荼 百穀之總名 蔡叢字假借字也 疏通也
女媧文明大見 大德本見作現 文德本作恐 文誤
多其辨論 大德本辨作辯 文德本作論
納裹赴帶 今本即作左 辨論幼裹冠帶 即五辨晉侯解王泰入師于而曷下王城取太子鵠五石 大德本鵠作鵝 今本是也 渭陽在師即渭陽城也 五月王四月 渭陽城即是渭陽也
建程嬰之義 今本建作連 陳從大德本從作程 二字誤倒
董安于受言而藏之 今本于作於 今本二作三 三節二字當增
與言過竹二節莫通 今本過作遇 莫通 大德本莫作不 通作必 三節二字當增 脫二作有也
風俗通義卷二 正失第二 大德本正作風 失作俗 通義二字無
陰陽交代 今本代作化 大德本作依
不崇朝偏雨天下 今本偏作不 天下二字當增
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 今本尺作赤 赤通
事父以孝 今本以作事 孝事二字倒
收字班錄皆先謁拜 今本謁作字 大德本謁改正
可以助百姓之急 助作佐
市租諸人皆輸幕府 大德本幕作莫 今本作幕
後人哎聲遂傳行耳 大德本行作形 今本傳作對 哎聲從口

風俗通義校正 卷一 大德本作風俗通義卷一 皇霸第一 大德本無此一行

序
紛然故亂莫知所從 大德本故作殷
凡一十卷 紫文獻通考陳氏亂云之當作二十 惟存十卷此序自云二十
昔客為齊王畫者 今本脫客 從大德本
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 今本不見作恐 文誤
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大德本作漢故泰山太守應劭 南頓二字當增

目錄

皇霸卷一 大德本無皇霸以下作第一卷
正失卷二 第二卷
德禮卷三 第三卷
過譽卷四 第四卷
十反卷五 第五卷
聲音卷六 第六卷
窮通卷七 第七卷
祝典卷八 第八卷
怪神卷九 第九卷
山澤卷十 第十卷

風俗通義 一 風俗通義卷一 大興朱筠 一日始得 通義 一名 卷 一 風俗通義卷一 唐志二十卷今 人刊本所 改正

一出言振此應增一無字　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文選作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此文選已謂後人所改龍鳴水中不見後文云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文選作龍鳴水中不見已文選已作也材以當稱便易持文選已作也材以當稱便易持文選作材以當稱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京文選作京君明賢識音律京君明賢識音律君明所加孔後出君明今本作君明如脫文本作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從今本增畢字是謂商聲五音畢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王選樂家篇作樂家所作不知誰也法天地人與五行王三才篇作五行法天地人與五行

箸謹按尚書舜作箸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此廣韻引文作箸其形參差以像鳳翼文選引箸謹按尚書舜作箸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像鳳之翼為句題問之箸字當連下義自明荻箸也大德本荻箸也

風俗通義卷七窮通第七大德本作風俗通義卷七窮通第七無

著拒不通拒大德本作距非義之禮大德本作理何必高祿豐爵祿大德本豐祿古本作爵風俗通義卷八大德本第八作風俗通義卷八能殖百穀蔬果蔬大德本作疏金勝木為土相也大德本無也字能執搏牲銳搏今本作搏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後漢陳寔傳注引此云臘者歲終祭鬼神之名

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唐類函引此作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宋火行庚於戌故曰臘也庚於戌傳注引此云庚於戌故曰臘也蜡臘部引此云蜡以報功也火行也

女係年三四歲從今本作孫女大德本改正其後郡侍奉掾宜祿鄭寄來侍大德本作待木中血出木中大德本作木中六七大德本作木中血出壁自如故自今本誤作白風俗通義卷十山澤第十風俗通義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文選無風俗通義字廣侯守之是也侯大德本作候有蒲與荷候蒲今本作蒲今德本本誤作候今俗語亦曰沉澤大德本改作澤正是本為明何氏漢魏叢書中刊本昔先君子據元通筆於簡端庚謹取以錄出如右先君子校是孟春於茲適甲子一週而陽庚亦老將至矣時道光丁亥春二月廿有八

風俗通義大德本校正

目錄

第九卷世間七者多有見神一行當在世間多有七人魄持家其之下
皇霸第一
正失第二
於是建始歸國建本作使當從今
喜其加會固名為賀加本作會當從今
愆禮第三
曾過婦飯留十五錢錢本當從今
避世之士由訊子路由本作訊作姊當從今
負笈并涉當徒當作負本作猶徒負後漢書
故五官郎將五當從今本作故
徐樨傳作負笈赴予

過譽第四

人之所忌炎字取之今本炎作夭於義是也宜從
在者無之今本作曾據解者寫怒脫之
十反第五
在者無之今本作在者據北本以脫
扈徒步而裸形今本扈字上有伯字北脫
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戚都本作成都當從今

音聲第六

五事為德作德當聽
伎癢不能出言當作伎癢不能無出
羌人伐竹木及已家訓引文選潘岳射雉賦注增
龍鳴水中不見後本當作後
材以當櫚便易特當作特

是謂商聲五音音卜脫準字四行據文迭
窮通第七
必不以道士士當從今本作仕
魯弱而齊疆疆作疆當作強
唯虞鄉逼於疆秦疆作疆當作強
祀典第八
怪神第九
荀鞫不從桑林之崇崇作禁當作禁
其年同司空辟同當從今本作應
山澤第十
江出蜀郡湔流亙徼外民謠作亙徼外民徼外據
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沮濟字誤許慎解字作氏解
更滅現行正據文當作江現江字之誤
更以上正

應劭風俗通補逸

辛未夏　宣室偶問趙高束脯事出何書余據文選潘岳西征賦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以對徧檢今本應劭風俗通義十卷實無其文考文獻通考陳氏云風俗通義唐志二十卷今唯存十卷餘略見庾仲容子鈔蓋此書在宋時已非完本矣仲容字子仲梁尚書左丞陳氏稱子鈔所取諸子之書百有五家近亦絕少傳其書者因歷舉文選注及後漢書注唐類圍事類賦注所引風俗通義今本所無者凡得十則其餘散見者尚多暇日便當旁搜藝林補綴亡闕錄為一編古書之亡者既多今世又無強敏如古人張子孺筆者雖其愚不敢不及也元戴君灘元月下澣大興朱筠識

李善文選注引

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蒲為脯二世不覺潘岳西征賦注
庾士者隱居放言也稱鵷衛賦注
天子夜寢早作故萬機今忽崩隕則為晏駕江賦注
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
故謂之雙笛馬融長笛賦注
太山松鬱鬱蒼蒼劉楨公讖詩注
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鄭氏曰植遂詩注應
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
也今衆觀書竹素也張協雜詩注
按唐類圍竹部亦引此云殺青書可繕寫
史記注引
趙有辯士處子故有處姓也酷吏傳李注

後漢書注引
吳夫槩王奔楚封唐谿因以為氏延篤備注
唐類苑引
南陽鄧縣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有大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悉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百餘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夫菊花輕身益氣令人堅強故也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尉袁隗為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鄧縣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瘳云部
事類賦注引
丞者承也相者助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始皇尊呂不韋為相國則相國丞相皆秦官見相部
靈帝元和七年陳留濟陰諸郡路邊草生作人狀操持弓牛馬萬狀備具後關東諸侯董卓陳留濟陰棄好即戎吏民殲殘草妖之興豈不或信見草部
廣韻引
宋廣韻所引風俗通義多言姓氏者皆今本所無其十二齊注中引風俗通氏姓篇序曰四氏於國族宋衛是也考今本十卷十篇篇有小序而無氏姓一篇乃知二十卷中其亡者十餘篇矣按隋人陸法言韻本自唐儀鳳中長孫訥言為之箋注後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宋景德祥符中勅命重修廣韻字雖增其注不改也今應氏書在宋時已非完本而氏姓篇名獨賴此韻不亡則古書之幸不幸耳昭陽作噩如月朔竹君甫書
漢有交趾刺史僮尹
漢有少府卿中京以上一條見

有牧師氏
吳仲為夏車正自薛封邳其後為氏後漢有信都邳彤以上六脂
期姓有期思國之後
非子伯益之後
威姓齊威王之後以上八微
宋公子魚賢而有謀以字為族
余姓秦由余之後
吳公子夫概奔楚其子在國以夫餘為氏今百濟王夫餘氏也
據延篤傳注所引則夫槩之後奔者姓唐谿處者姓夫餘矣
漢有洛陽令諸於
葛嬰為陳涉將有功而誅孝文追録封諸縣侯因并氏焉以上俱見九魚
據吳書云諸葛其先葛氏本琅琊諸縣人徙陽都先姓葛時人謂從岳者

為諸葛氏因為氏焉二說不同不知封於諸者之姓諸葛與自諸而他徙者之姓諸葛也錫庚崇應氏謂封諸縣侯者因并氏焉考謂為諸葛其為單姓諸明矣吳書謂時人謂徙居之後為複姓諸葛明矣蓋徙居之後仍從其祖姓葛時人加諸字於葛上以別單姓葛也

凡氏之興九事一氏於號唐虞夏殷是也

按此當是氏姓篇序言而引者不明為序若無下齊字注篇名幾不傳矣

樂安毋車伯奇為下邳相有注主簿政績南時人稱母車府君步主簿氏於事亞卜陶匠是也漢有冀州刺史亞捷

此亦是氏姓篇序言但不知其居九事之第幾也

織毛褥謂之氈氍

須姓太昊之後史記魏有須賈以上見十一模

漢有詹事蒲昌錫庚葉庚韻蒲為氏教言語意相屬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

漢有諫議大夫蚤遂

漢諫議大夫塗禪以上俱見十一模

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十二齊

上注云風俗通氏姓篇序蓋九事之第幾也

街鵲也雖也四出之路鵲雖而別也十三佳

漢有太尉長史真祐

神姓神農之後漢有騎都尉神曜

漢有酒泉太守頻暢以上俱見十七真

倫姓黃帝樂人伶倫氏之後

鈞姓楚大夫元鈞之後漢有侍中鈞喜以上見十八諄

弦姓弦子後左傳鄭有商人弦高晉有弦超一先

鳶姓閔子騫之後吐谷渾視熊傅士金城鳶包二仙

宋樂叔以討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於蕭列附庸之國漢相國蕭何即其後氏也

刁姓齊大夫豎刁之後

有卿倉為漢侍中著子書又有聊氏為潁川太守著萬姓譜以上俱見三蕭

鼂姓衛大夫史鼂之後漢有鼂錯

漢有毓斌為漁陽太守

苗姓楚大夫伯棼之後貢皇奔晉食采於苗因而氏焉以上俱見四宵錫庚葉庚韻增

阿衡伊尹號其後氏焉阿姓

過國夏諸侯後因為氏漢有兗州刺史過栩以上見八戈

麻姓齊大夫麻嬰之後漢有麻達注論語
漢有家羨為劇令
牙姓周大司徒君牙之後以上俱見九麻
嘗姓齊孟嘗君之後
匡魯邑也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漢有匡衡
漢有中郎威王弼出自楚威王之後漢有新豐令王史漢幽州刺史芳秉以上俱見十陽
堂楚邑大夫五尚為之其後氏焉漢有堂溪典
橫姓韓王子成號橫陽君其後為氏
鄭武公子段封於京號京城太叔其後氏焉漢有京兆尹嘗郃
甥姓晉大夫呂甥之後
衡姓阿衡伊尹之後又云衡魯公字後乃氏焉以上俱見十二庚
營姓周成王卿士營伯之後漢有京兆尹嘗郃
嬰姓晉大夫季嬰之後
氏於事者城郭園池是也以上俱見十四清
十九鐸郭字下作氏於居者居字為是
漢有青烏子善數術又有青牛氏青陽氏
廷者平也正也國家朝廷也
靈姓齊靈公之後或云宋公子靈圉龜之後晉有餓者靈輒
漢有寞都為丞相
漢有太子少傅瓶守以上俱見十五青
漢有牛崇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為功曹涼部云三姓備具
龔姓晉大夫郈龔之後
邱姓魯左邱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於營邱支孫以地為氏代居扶風漢
按玉篇土部引此云十千曰萬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十經曰垓與此互異
五家萬軌十軌為里里者上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李姓李伯陽之後楊慎卿邨海中山長城江夏江將澄范陽廣漢梁國南陽十二望廿八字當亦是風俗通義之文
侯姓有侯子古賢人著書四百六十止
處姓漢有渤海太守處興八語
甫姓甫侯之後
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也
府姓漢有司徒掾府悝
武姓宋武功之後漢有武臣又云漢武強侯王梁其後因封為氏以上俱見九麌
氏於職焉三烏五鹿是也趙有將軍五鳩盧

虎姓漢有合浦太守虎旗其先八元伯虎之後
扈姓趙有扈輒（以上俱見十姓）
邱姓漢上郡太守邱杜（十一）
采姓漢有度遼將軍采皓（海十五）
滿姓荊夔有瞞氏音舛夔為滿魏有滿寵（二十四）
顓姓有顓甫為周卿（二十七）銑
馬複姓中有白馬氏
杜南複姓齊昌徙居杜南因以為氏（十以上見九代）
蔣姓周公之胤（三十六）養
丙姓齊有大夫丙歐（三十八）梔
靖姓單靖公之後
屏蔽也卿大夫惟士以庶以自彰蔽（四以上見十靜）

按文選西京賦注引此云今殿作天井井者東井之象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厭火（三十二）寁

糗姓漢有糗宗為羸長（四十有）
鬲姓宋卿華鬲之後漢有侍中鬲嘉（四十五厚以上上聲二十六則）
凡氏於字伯仲叔季是也湯左相有仲虺（一送）
雍姓文王子雍伯之後（三用）
備姓宋人備之後
利姓漢有利乾為中山相（以上見六至）
嗣姓衛嗣君後
忌姓周公忌父之後（以上見七志）
貴姓有貴遷為盧江太守

按貴姓出自陸終之後也

火斗曰尉俗作熨又尉氏縣鄭大夫尉氏邑也亦云鄭之別掖（以上見八未）
過姓漢有過沖為內太守（過）
飛姓漢有北平太守飛瓊
孝姓齊孝公之後
豹姓八元叔豹之後（以上見三十六效）
伉姓漢有伉喜為中大夫（四十二宕）
敬姓陳敬仲之後後漢有揚州刺史敬歆（四十三映）
聖者聲也言聞聲知情故曰聖（四十五勁）
救姓漢有諫議大夫救仁
畫姓畫邑大夫之後因氏焉（以上見四十九宥）
寇姓蘇忿生為武王司寇後以官為氏
竇姓夏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其妃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其後氏焉（以上見五十候）

監姓衛康叔為連屬之監其後氏焉五十九鑑
屋止也
鹿姓漢有巴郡太守鹿旗
沐姓漢東平太守沐寵
鞠姓漢有尚書令平原鞠譚
宿姓漢有鴈門太守宿詳
牧姓漢有越嶲太守牧狼以上俱見一屋
沃姓太甲子沃丁之後
督姓漢有五原太守督瓊
僕姓漢有渾良侯僕多以上俱見二沃
逯姓漢有大司空逯並三燭
濯姓濯鯈之後四覺

述姓魯大夫仲述之後也六術
謁姓漢有汝南太守謁漁十八
滑姓漢有詹事滑興十四黠
頡姓頡衛古之賢者十六屑
郭姓本自王季之後十九鐸

按句上不注書名句下云氏於居者城郭園池是也乃風俗通氏姓篇序語下平十四清引之此重出也可知上句亦風俗通之文刻本偶失之耳攷廣韻四聲凡在姓字注中如云某姓本自某之後或云某氏有某官某人其文類出風俗通者多無書名良以此韻唐宋二代屢經增減刻者畏繁喜簡疲於校讎展轉相譌莫之攷據夫書名刪去以譌後人無徵而補是益譌也古本不可得見可闕疑以待博者矣

析姓齊大夫析歸父二十三陽
職姓漢有山陽令職洪
食姓漢有博士食于公河內人
即姓有單父令即賣以上俱見二十四則
集姓漢有外黃令集一二十六緝
鄯姓漢有梁令鄯鳳三十三業以上入聲二十二則

按廣韻所引風俗通義今本所無者凡錄出百六十六則其中為氏姓一篇言凡百五十五則其不入此類者僅十一則耳蓋應氏書此篇全亡而廣韻於氏姓字義所引据最該洽如古書之不存者世本姓苑百家譜數十種皆賴之粗傳不獨是書而已但古人之書有源有委其用意甚深至為學甚博大今不得見全書而徒掇其散失之言一掛漏不足以存古人也序稱氏之興九事得其七而失其二可悲也夫癸酉二月五日竹君氏書

李善文選注引 靖録

巴有實人剽勇高祖為漢王時閒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實人定三秦封目為閒中慈鳥鄉侯并復除目所發實人盧朴晉鄂度多龔七姓不供租賦閒中有渝水實人左右若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習左思蜀都賦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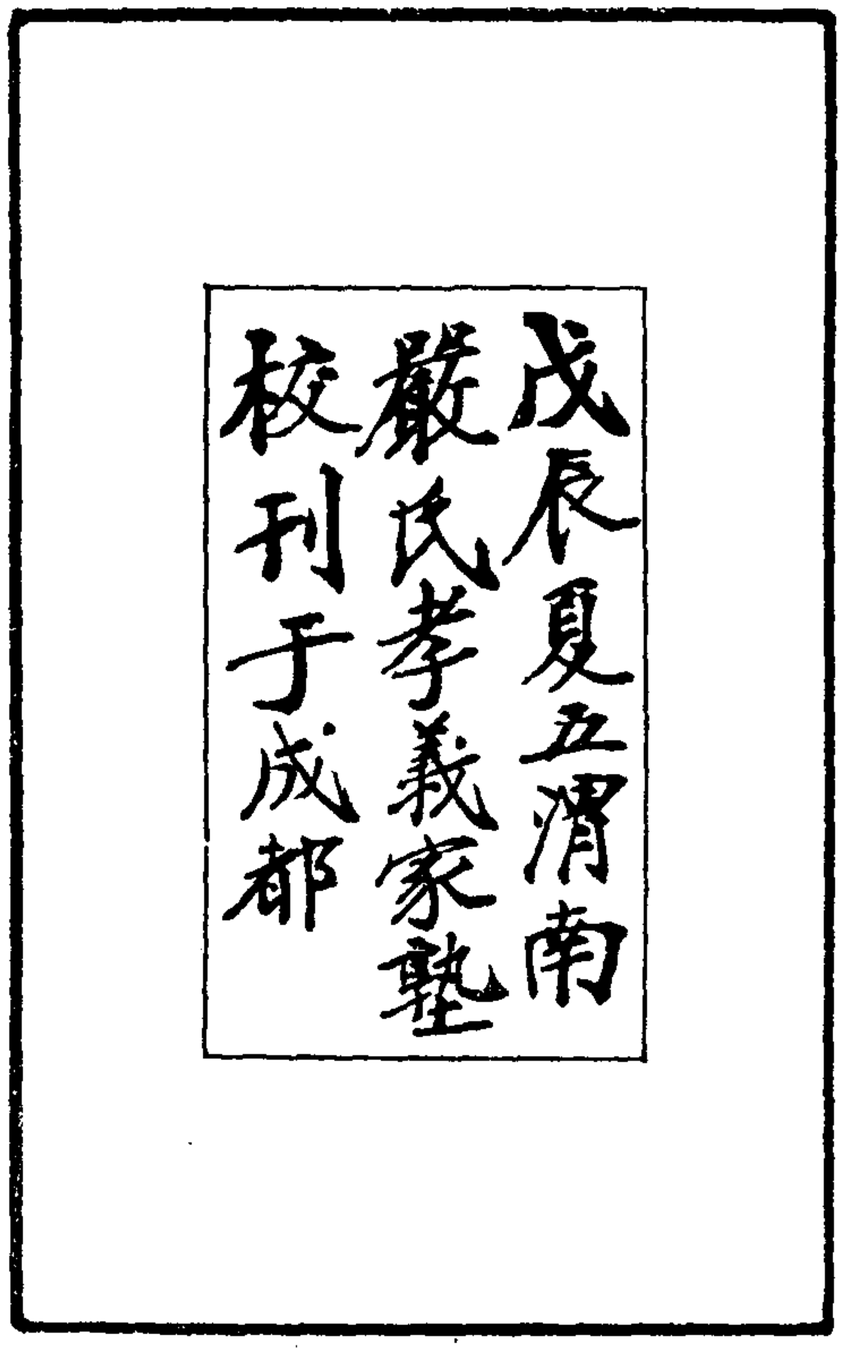
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見吳都賦

槃弧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謂實布廉君之巴氏出幏布八丈實王反幏宗錯

按劉向別録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以上俱見都賦

右應劭風俗通義校正二卷補逸一卷先大夫手訂者也昔先大夫為諸生時館於諸城相國家值上以趙高東蒲為脯顧問諸大臣語出何書劉文正公退訪於先大夫其時遠以李善文選注所引風俗通義為對既而徧檢應氏原書實無其文迺取文選注及後漢書注唐類圍事類賦注宋以前諸書所徵引今本所無者共得十事復取宋大中祥符間重修廣韻即張氏士俊刊本於姓氏中采出百五十五則其非關姓氏者十一則蓋今所傳之本不惟譌誤已甚即其篇數亦闕漏大半書寅謂所引氏姓篇序曰凡氏之興九事氏於號唐虞夏殷是也氏於齊魯宋衛是也氏於居城郭園池是也氏於事亦陶匠是也氏於職三烏五鹿是也氏於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於謚武宣穆是也九事之中著其七而亡其三而氏姓一篇獨賴廣韻所引猶略存梗槩其氏姓之外並篇名亦莫可稽矣是書隋經籍志作三十一卷注云一卷錄唐藝文志作三十卷可知原書非止十卷至宋晁功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俱作十卷蓋在南宋已非全書而王氏應麟姓氏急就篇尚引氏姓篇文（原學紀聞亦云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一也陶特風俗通乙嘗作）中采出未可知耳今世所通行者嘉定十三年所刊之本卷尾載有丁酉跋已（古今逸史所載又刪其半更不足據）余家有元大德中刊本先大夫因據大德本用校何氏本以細字標於簡端校大德本僅用箋記押於卅內錫庚慮其久而或遺也謹就兩本中校正者一一鈔錄成帙釐為二卷合補逸一卷著錄如右案元大德本乃本諸宋嘉定十三年所刊之本卷尾載有丁酉跋已稱譌舛殆不可讀然則承誤已久非自元時始今以之校何氏本雖考正十之五六而大德本中謬誤不可考者尚夥也若正失篇王陽能鑄黃金定為粲疏二字其他類是俱詳卷內惜乎原書踳駁既久未易盡正其失也先大夫平時手校書籍隨為人借去每置不問以是家中罕有存者外有山海經校正近有樓霞郝氏校正君著山海經箋疏校勘詳盡藏於其所遺者載於書之端同者不復錄





注顏氏家訓序

士少而學問長而議論老而教訓斯人也其不虛生於天地間也乎余友江陰趙敬夫先生方嚴有氣骨與余遊處十餘年八十外就鍾山講舍取宋本顏氏家訓而爲之注余奪於他事不暇相助也又甚惜其勞謂姑置其易明者可乎先生曰此將以教後生小子也人即甚英敏不能於就傅成童之年聖經賢傳舉能成誦況於歷代之事蹟乎吾欲世之教子弟者既令其通曉大義又引之使略涉載籍之津涯明古今之治亂識流品之邪正他日依類以求其於用力也亦差省書成未幾而先生捐館矣余感疇昔周旋之雅又重先生惓惓啟迪後人之意至深且摯烏可以無傳就其孫同華索是書一再閱之翻然變余前日尚簡之見而更爲之加詳以從先生之志則是書也匪直顏氏之訓亦即趙先生之訓也先生之學問先生之議論不即於是書有可想見者乎嗚呼無用之言不急之辯君子所弗貴若夫六經尚矣而委曲近情纖悉周備立身之要處世之宜爲學之方蓋莫善於是書人有意於訓俗型家者又何庸舍是而蜍牀架屋爲哉

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重陽前五日杭東里人盧文弨書於常州龍城書院之取斯堂

顏氏家訓序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學優才贍山高海深常雌黃朝廷品藻人物爲書七卷式範干葉號曰顏氏家訓雖非子史同波抑是王言葢代其中破疑遣惑莊廣雅之右鏡賢燭愚出世說之左唯較量佛事一篇窮理盡性也余曾於客舍論公製作宏奥眾或難余曰小小者耳何是爲懷余輒請主人紙筆便錄擊烏奐反撝宣彗歲勢藥猶鑠懾於計反屐刻屧移秝疋來反等九字以示之方始驚駭余曰凡字以詮義字猶末識義安能見旋云小小顏亦忽忽眾乃謝余令爲解識余遂作音義以曉之豈慙法言之論定卽定矣實愧孫炎之侶行卽行焉云爾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此序宋本所有不著撰人比擬多失倫行文亦無法今依宋本校正卽不便棄之有疑王言葢代未詳所出者案家語有王言解或用此也杭東里人盧文弨書其後

例言

一黃門始仕蕭梁終於隋代而此書向來唯題北齊唐人修史以之推入北齊書文苑傳中其子思魯旣纂父之集則此書自必亦經整理所題當本其父之志可知今亦仍之

一黃門九世祖從晉元南度江寧顏家巷其舊居也則當爲江寧人而此書向題琅邪唐人修史例皆不以土斷而遠取本望劉知幾爲史官曾非之不能革也故北齊書亦曰琅邪臨沂人今亦姑仍其舊

一此書爲江陰趙敬夫注始余覽其過詳敬夫以啟迪童子不得不如是余甚韙其言故今又從而補之凡以成敬夫眞切爲人之志非敢以求勝也

一黃門篤信說文後乃從容消息始不過於駭俗然字體究屬審正歷經轉寫譌謬滋多今於甚俗且別者正之其非說文所有而爲世所常行者一仍其舊亦黃門志也

一此書音辭篇辯析文字之聲音致爲精細今人束髮受書師授不能皆正又南北語音各異童而習之長大不能變改故知正音者絕少近世唯顧寧人江愼修戴東原能通其學今金壇段若膺其繼起者也此篇實賴其訂正云

一此書段落舊本分合不清今於當別爲條者皆提行庶幾眉目瞭然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一宋本經沈氏訂正誤字甚少然俗間通行本亦頗有是者今擇其義長者從之而注其異同於下後人或別有所見不敢即以余之棄取爲定衡也

一沈氏有考證一卷繫此書之後今散置文句之下取繙閱較便勿以缺漏爲疑

一黃門本傳中載所作觀我生賦家國際遇一生艱危困苦之況備見於是此卽其人事蹟不可略也句下有自注盡皆當日情事其辭所援引今爲之考其出處目爲加注使可識別但賦中尙有脫文別無他書補正意猶缺然

一涉獵之弊往往不求甚解自謂了然余於此書向亦猶夫人之見耳今再三閱之猶有不能盡知其出處者自愧窾啟尙賴博雅之士有以教我焉

一敬夫先生以諸生終隱德不曜余爲作瞰江山人傳今幷繫於後使人得因以想見其爲人

一此書經請正於賢士大夫始成定本友朋間復互相訂證厥有勞焉授梓之際及門諸子又代任校讎之役而剞劂之費深賴眾賢之與人爲善故能不數月而訖功今於首簡各載姓名以見懿德之有同好云

抱經氏識時年七十有三

顏氏家訓注

鑒定

嘉定錢大昕辛楣

仁和孫志祖詒怡谷

滄州李廷敬寧圃

參訂

金壇段玉裁懋堂

孝感程明愫蘜園

新會譚大經敷五

仁和潘本智鏡涵

江陰周宗學象成

讎校

江陰楊敦厚仲偉

江陰陳宏度師儉

江陰王　璋秉政

江陰湯　裕岵瞻趙門人

江陰沙　照耀滄趙門人

武進臧鏞堂在東

武進丁履恆基士

瞰江孫趙同華俊章校梓

新注顏氏家訓目錄
序
宋本序
例言
鑒定參訂姓名
第一卷
序致篇第一
教子篇第二
第二卷
兄弟篇第三
後娶篇第四
治家篇第五
第三卷
風操篇第六
慕賢篇第七
第四卷
勉學篇第八
文章篇第九
名實篇第十
涉務篇第十一
第五卷
省事篇第十二
止足篇第十三
誡兵篇第十四
養生篇第十五
歸心篇第十六
第六卷
書證篇第十七
音辭篇第十八
雜藝篇第十九
終制篇第二十
附錄
北齊書顏之推傳
宋本沈跋
宋本名銜
趙跋
瞰江山人家傳

江陰　趙曦明　敬夫　注
餘姚　盧文弨　紹弓　補

顏氏家訓卷第一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　撰

序致　敎子　兄弟　後娶　治家

序致第一

夫聖賢之書敎人誠孝愼言檢迹（補檢居奄切檢迹猶言行檢謂有持檢不放縱也）立身揚名（補見孝經）亦已備矣魏晉已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補重直龍切複方六切亦作復音同）遞相模敎（補與猶同）猶屋下架屋（補注世說文學篇庾仲初作揚都賦謝太傅云此是屋下架屋劉孝標引王隱論揚雄太乎經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耳）牀上施牀耳（隋書經籍志儒家有徐氏中論六卷魏太子文學徐幹撰王氏正論十卷王肅撰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顧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袁子正論十九卷袁準撰新論十卷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撰）吾今所以復爲此者（元注一本無今字補復扶富切又也）非敢軌物範世也（補車有軌轍器有模範喻可爲世人儀型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補詩大雅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箋）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揮（補傅婢見漢書王吉傳師古注傅婢者傅相其衣服左右）敵性與情競（補心共口敵謂口易放言而心制之使不出口也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此言性善而情之所發有未善者故必以性制情如與之競者然王弼注易乾文言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與孟子性善情亦善之旨不同）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補詩大雅思齊刑于寡妻傳適妻也（箋）寡有之妻（案）寡者少也故云適妻朱子則訓寡德之妻謙辭也）猶賢於傅婢寡妻耳

吾家風敎素爲整密昔在齠齔（補玉篇髫徒聊切小兒髮廣韻或作齠說文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七歲而齔音初堇切）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案南史顏協傳子之儀之推此一本有也字案當有）

義家塾叢書　渭南嚴氏孝

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面援曉之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上反脩飾邊幅如脩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補傳直戀切屬之欲切）年十八九少知砥礪若自然（補少與稍同大戴禮保傳篇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卒難洗盪（補卒倉沒切盪滌也亦作蕩）三十已後舊作二十一本作三十大過稀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補心共口敵謂口易放言而心制之使不出也禮記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又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此言性善而情之所發有未善者故必以性制情如與之競者然王弼注易乾文言云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與孟子性善情亦善之旨不同）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憐無敎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補鏤盧侯切猶言刻骨）非徒古書之誡經目過耳也（各本無也字宋本注一本有也字案當有）故留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車（元注一本作範）耳（漢書賈誼傳前車覆後車戒重校正宋本互爾多作尒尒赦作赦敓作拯標作摽此例俱不從）

教子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金匱（大戴禮保傅篇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敖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繼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倘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盧辯注王后以七月就宴室夫人婦嬪郎以三月就其側室（又云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又云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補列女傳太任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子咳喤（元注一本作孩提案說文本作嬛集韻咳喤田黎切與嬛同）師保固明孝仁禮義導習之兒笑也喤是號也一本作孩提（案說文咳小）矣（漢書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誼以導習之矣（案俗間本正文作仁智禮義宋本作仁孝禮義注云一本作孝禮仁義今從漢書改）凡庶縱不能爾當及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補比必利切省所景切笞丑之切捶擊也輕者曰笞笞所以明恥也）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為（補運為郎云管子戒篇注云運也）恣其所欲宜誡（元注一本作訓）翻奬（補說文奬勉大助之也從大本作將省聲玉篇不省云助也成也欲也舉也今作獎）應訶（補說文大言而怒也反笑（元注一本作嘯補說文大言虎何切文本闕笑字徐鉉等）以為恩慈不即教誡（元注一本作戒）及其稍大已習為非雖加嚴罰不改矣俚語曰教兒不教父之過此之謂乎

（義家塾叢書）

增怨（元注一本云增怨懊）遂于成長終為敗德（補長知丈切）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補少詩照切補注漢書賈誼傳引）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補楚撻痛撻也）當以疾病為諭安得不用湯藥鍼艾救之哉（補鍼所以刺亦作箴俗作針艾所以灸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苦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溫城時為三千人將（補子亮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梁書王僧辯傳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世祖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承聖三年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太夫人憂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姓魏氏性甚安和善于緩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及僧辯討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恆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為明哲婦人也（尋陽記晉武太康十年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成帝咸和元年移理溫城即今郡是）梁元帝時（梁書元帝紀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即皇帝位於江陵）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為父所寵失於教義一言之是偏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飾冀其自改（補文亦飾也集韻文運切）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為周逖抽腸鼻鼓云（元注一本作訓翻奬將省聲玉篇不省云助也成也欲也舉也今作獎應訶從言可聲虎何切文大言而怒也反笑文本闕笑字徐鉉等補說文云喜也從竹從夭李陽冰謂竹得風其體夭始與周敫相結後結敫害之人強暴無信義宜有斯事但未知此學士何人耳）周逖無敌唯（陳書有周迪傳梁元帝授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始與周敫相結後結敫害）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禮記內則由命士以上父

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倘之教也（同上）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又曰）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褰之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補）亢音剛遠于萬切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辭禮有嫌疑之誡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哀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元注）其意見白虎通（案）白虎通辟雍篇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爲其褻瀆也又授受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以父子相教也

齊武成帝子琅邪王太子母弟也（北齊書武成紀）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第九子也（武成）十二王傳）明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生而聰慧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

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同上）琅邪王儼傳）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武成崩改封琅邪（補）方言一）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慧爲點及太子卽位（同上）後主紀）後主緯字仁綱大寧二年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夏四月景子皇帝卽位於晉陽宮大赦改元天統王居別宮（儼傳）儼恆在宮中坐含光殿以視事和士開駱提婆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禮數優僭（補）僭疑當是借字言優假之也下文始言其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補）乘食證切）獨斷）天子至尊不敢濃漬言之故託之于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

當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鉤盾獻早李（隋書百官志）中尚食局典御二人總知御膳事司農寺掌倉市薪菜園池果實統平準太倉鉤盾等署令丞而鉤盾又別領大園上林遊獵柴草池藪苜蓿等六部丞還索不得（補）索山戟切）遂大怒詢曰（補）詢呼寇切說文同詬左氏襄十七年傳杜注）詢罵也至尊

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補）分扶問切）齊莊詰切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見左氏隱元三兩年傳）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儼傳）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宏表彈士開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詐領軍庫狄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焉永就臺斬之（後主紀）武平二年七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儼傳）儼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同上）帝率徧徵至尊宏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從之光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良久乃釋之何洪珍與士開素善陸令萱祖珽並請殺之九月下旬帝召儼至永巷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見左氏隱元年傳）共音恭）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史記呂后紀）高祖得戚姬生趙隱王如意戚姬日夜啼泣欲以其子代太子賴大臣及留侯計得毋廢高祖崩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趙王鴆之趙王死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曰人彘劉表之傾宗覆族（後漢書劉表傳）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爲鎮南將軍荊州牧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日聞表每信受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琦不自寧求出爲江夏太守表病琦歸省疾允等遏於戶外不使得見琦流涕而去遂以琮爲嗣琮以佞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琮後舉州降操（補）覆芳服切）袁紹之地裂兵亾（後漢書袁紹傳）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領冀州牧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氏有寵而偏愛尚紹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官度之敗紹發病死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凤以驕侈爲譚所親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

奉尙爲嗣譚自稱車騎將軍軍黎陽曹操渡河攻譚尙救譚敗退還鄴操進軍尙逆擊破操譚欲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尙疑而不許譚怒引兵攻尙敗還南皮尙復攻譚譚大敗尙圍之急譚遣辛毗詣操求救操渡河尙乃釋平原還鄴操進攻鄴尙奔中山操之圍鄴也譚背之略取甘陵安平等處攻尙於中山尙走故安從熙明年操討譚譚墮馬見殺熙尙爲其將張綱所攻弁遼西烏桓操擊烏桓熙尙敗乃奔公孫康於遼東康斬送之可爲靈龜明鑒也（補）龜可以占事鑒可以照形故以此爲比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補所）助切記也（晉書陶侃傳）遠近書疏莫不手答（隋書經籍志）鮮卑語（語五卷又十卷）鮮卑及彈琵琶（風俗通聲音篇）琵琶長三尺五寸象三才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作批把推手前曰批引手卻曰把取其鼓時因以爲名也）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補伏與服同）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補俛與俯同）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元注本作用）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句首宋本有盡字小學所引無（補）注老子道經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詩干旄葛藟序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箋九族（異義）今禮戴尙書歐陽說云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有者據己上至高祖下及元孫之親（正義此古尙書說鄭取用之）駁文繁不錄）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補襟亦作衿釋名衿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常見踞也）食則同案（補說文案几屬）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況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閒者乎其方雖有悖亂之人（宋本作行）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

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補子姪謂兄弟之子也其緣起顏氏於風操篇詳之見卷二謂晉世已來始呼叔姪晉書王湛傳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是也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田蚡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之敬是也漢已來卽有此稱互見後注）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補從子用切）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讎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踖其面而蹈其心（補踖子亦切踐也）誰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宋本作笑誤）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補將子匠）得其死力而失恩於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親也

鮮矣補閒古覓切鮮息淺切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補不字盛衍文或不可下脫去一不字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重校正宋本爲字作怨若依宋本則上句似當云人之事兄不能同於事父語意方合各本皆作不可同理未爲通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璡嘗與兄瓛連棟隔壁瓛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宋本作應瓛怪問之乃曰向來未著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續漢書郡國志沛國屬豫州南史劉瓛傳瓛字子珪沛郡相人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弟璡字子瑜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過之瓛音桓璡音津著張略切

江陵王元紹縣以妾媵終家事疥癬俗閒本作右說今從宋本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蚤或未宋本作不能免補喪息浪切疥癬疽比癰疽之患輕蚊蚤比蛇蝎之害小以言縱有所失不甚大也限以大分故稀鬪閱之恥補重直用切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補分扶問切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

顏氏家訓　卷一

江陵梁元帝初爲荆州刺史所治也梁書元帝紀承聖元年冬十一月景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三年九月魏遣柱國萬紐于謹來寇反者納魏師世祖見執西魏害世祖遂崩焉元紹以形體魁梧補史記留侯世家索隱蘇林云魁梧音忤蕭該云今讀爲吾非也顏師古注漢書張良傳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悟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幷命爾

後娶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以俗閒本作右宋本有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閒之伯奇遂放琴操尹吉甫子伯奇母早亡吉甫後娶後妻乃譖之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有邪念吉甫曰伯奇慈心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乃取蜂置衣領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以爲從事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而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爲歎息目連子僧深位南青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納平原杜氏生四子伯鳳祖龍祖螭祖虬後遂與杜氏及四子居青州房母子居冀州僧深卒伯驎奔赴祖龍與訟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補蓑蒲卜切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眾矣況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

可不畏（補）說舒芮切累力僞切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妒之情丈夫有沈惑之僻（補）沈直深切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宜學婚嫁（補）宜學見禮記曲禮上（正義引熊氏云宜謂學仕宦之事學謂學習六藝之事）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思魯等（此之子推之）從舅殷外臣（補）從用切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補）烏結切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句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

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後漢書安帝紀恭宗孝安皇帝諱祜肅宗孫父清河孝王慶在位十九年）汝南僻包孟嘗（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屬豫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補）好呼報切行下孟切喪息郎切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補）說文毆捶穀物也徐鍇曰以杖擊也）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埽（補）亦作灑埽上色買切又所綺切下素報切）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補）見易小過大象傳）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宋本作取案范書作引小學同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補）若汝也）田廬取其荒頓者（元注頓猶廢也案木照切）（補）少詩章懷注）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敷破其產還復賑給（補）數音朔還扶富切玉篇賑贍也）建光中（建光安帝年號）公車特徵至拜侍中（續漢書百官志衛尉屬有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詔公車者（又云）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補）此段見范書卷六十九劉平等傳首總序章懷注）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

治家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補）攝書涉切

收取也非訓導之所移也（案下當分段）笞怒廢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補）呂氏春秋蕩兵篇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廣韻豎童僕未冠者臣庾切見形電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左氏昭二十年傳子產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案下當分段）

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補）省所景切案說文繫傳婣減也徐鍇謂顏氏家訓作此婣字今本殆亦後人所改矣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施則奢（補）舊本皆作奢則施今依下文乙正）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雞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補〕鑿垣而棲雞爲埘見詩王風君子于役篇圈其眷切〔說文〕養畜之閑也猌及梿宇器械樵蘇脂燭〔補〕古者以麻黃爲燭漢書韓信傳樵蘇後爨〔方言〕蘇芥草也之脂又或以蠟或以相或以樺莫非種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家無鹽井五百〔左思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劉良注〕蜀都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鹽井巴西充國縣鹽井數十〔杜預云〕州記州有卓王孫鹽井舊常於此井取水煮鹽義熙十五年治井也今北土風俗多以他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曰中書舍人〔隋書百官志〕中書省通事舍人舊人直閤內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率能貂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饘饋〔補〕饘與餺同式亮切饋求位切僮僕減損〔補〕古僮僕作童童子作僮後乃互易此下家童字卻與古合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爲家之巨蠹矣〔補〕蠹當故切比之食木之蟲齊吏部侍郎房文烈〔補〕北史房法壽傳法壽族子景伯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下載此事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左氏〕隱九年傳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宋本有之意兩字注〕一本無嘗寄人宅〔補〕以宅寄人也奴婢徹屋爲薪略盡間之鄰壁卒無一言

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南史裴松之傳〕

顏氏家訓 卷一

弟

婦主中饋惟事酒食衣服之禮耳〔易家人〕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詩小雅斯干〕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卒紘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紞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大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易蠱父辭〕幹父之蠱序卦傳蠱者事也秦昔人用幹蠱皆美辭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補〕謂良人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書牧誓〕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補〕爾雅釋親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或十數年閒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補〕信使人也或命問也遣以醉切鄰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補〕造七到車乘塡街衢〔補〕乘食證切次下同綺羅盈府寺〔廣韻〕引〔風俗通〕府聚也公卿牧守道德之所聚

也〔釋名〕寺嗣也治事者嗣續於其內也　代子求官爲夫訴屈〔補〕爲于僞切　此乃恆代之遺風乎〔閻若璩潛邱劄記〕有以恆代之遺風問者余曰拓跋魏都平城縣縣在今大同府治東五里故址猶存縣屬代郡郡屬恆州所云恆代之遺風謂是魏氏之舊俗耳南閒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飢寒河北人事〔元注〕一本作士字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頓奴僅充而已〔補〕頓與悴同　倡和之禮或爾汝之〔補〕和胡臥切倡和謂夫婦〔世說惑溺篇〕載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爲不敬後勿復爾是江南無爾汝之稱也〔重校正〕南閒貧素起似當分段

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補〕禮記內則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鄭注〕紃條〔正義〕紝爲緯帛組紃俱爲條也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音巡　衞撒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案〕下當別爲條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後漢書陳蕃傳〕蕃字仲舉上疏曰諺云盜不過五女之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補〕累力僞切　然天生蒸民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胥肉豈當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便遣閨豎守之體有不安窺窗倚戶若生女者輒持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兒弟之怨生焉虐婦則有諺云落索阿姑餐〔補〕落索當時語大約冷落蕭索之意　此其相報也家之常弊可不誡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晉書孝友傳〕顏含字宏都琅琊莘人也豫於合以其盛滿不許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二卒諡曰靖侯〔補〕謚雅釋詁〕妃合會對也〔晉書儒林傳〕武帝勑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案〕靖侯之推九世祖也近世嫁娶遂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歟〔補〕古重氏族致爲賈道如沈約彈王源之所云者此風至唐時猶未衰止也有販鬻祖曾以庸猥之壻驕傲之婦唯不求佳對而但論富貴是以至此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補〕行下孟切　濟陽江祿〔隋書地理志〕濟陰郡統縣九有濟陽縣〔補注〕南史附其高祖江夷傳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鎮事參軍後爲岳侯相卒　讀書未竟〔補〕居慶切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補〕卷居轉切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

狼籍几案分散部秩〔俗本作帙今從宋本秩次第也〕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蟲鼠之所毀傷〔蟲本皆作虫宋本作蟲今從之〕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補〕穢褻也小學引賢達作聖賢穢作他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並汝曹所見也勿爲本皆無爲字今據小學所引補妖妄之費〔補〕楚詞下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女曰巫韋注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魏書釋老志化金銷玉行符勑水奇方妙術萬等條〔案〕道士設壇伏章厤禱曰醮益附古有醮祭之禮而名之耳醮了肖切

顏氏家訓卷第一終

渭南嚴式誨斠鐫
成都龔道耕重斠

風操　慕賢

風操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文亦爲至矣（禮記曲禮上）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又曰倾棄灰於地必掩之以席又曰撥衣趨隅必慎唯諾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內則）社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嗽噫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又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少儀）執燭不讓不辭不歌匕所以舉鼎肉者（說文）匕亦所以取飯一曰栖咳若愛切唾吐臥切唯于癸切注拘音鉤鄉許亮切扱許急切嗽於月切噫於界切洟亦作涕吐細切補諸諸本皆作箒俗今改正（管子）弟子職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於坐所楹之遠近乃承厥火居句如炬蒸閒容蒸然者處下捧椀以爲緒右手執燭左手正楹有墮代燭（案）楹亦燭也墮侕也侕則易一人代之　但既作墅謂燭燼緒亦燭之燼也

殘缺非復全書（補復扶又切）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補到切）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風俗通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猶言途徑此所引風俗通今逸見史記秦本紀索隱等書）　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荀子勸學篇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亦見大戴禮記）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宋本無錄字）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禮記雜記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鄭注似謂容貌似其父母名與親同瞿九遇切驚變之意）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補容切從七）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

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禮記檀弓上文）豈知聞名須有消息（補豈各本皆作蓋訛今改正消息猶言節度無使徑情直行也）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補顛沛踬也走趨也意）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梁書謝舉傳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　又有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梁書文學傳臧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補案南史臧燾傳附載諸臧無逢世名行下孟切）　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梁書元帝紀大同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隋書地理志九江郡舊曰江州豫章郡統縣四有建昌縣）　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輻輳（補牋亦作箋博物志鄭康成注毛詩曰箋毛公嘗爲北海相鄭是此郡人故以爲敬案文選所載牋皆與王侯書益表之次也輻輳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老子道經三十輻共一轂補校正宋本牋作箋乃本字）　凡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

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亦過事也（案當分段）

近在揚都（隋書地理志江都郡屬揚州）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案下當分段）　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補如漢人以國代邦以滿代盈以常代恆以開代啓之類是也近世始以聲相近之字代之）　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宋玉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王逸注五白博齒也倍勝爲牟博亦作簙沈氏攷證博有五白齊威公名小白故改爲五皓一本以博爲傅者非補稱尺證切齊桓作觀我生賦云藐四白之傅）　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漢書淮南厲王傳名長高祖少子所出未詳補案今淮南子凡長字俱作修也）　梁武小名阿練（梁書武帝

紀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　子孫皆呼練爲紈練爲紈煙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
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紜物爲銷絹物
白鐵樹便似戲笑耳補案趙宋之時嫌名皆避有因一字而避至數十字者此末世之失也又案下當分段
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補家語本姓解十九娶宋之丌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賜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案丌音堅漢韓勑碑作并官氏蓋隸體之變宋大中祥符封鄆國夫人詔邵名世姓氏書辨證王伯厚姓氏急就章元至正三年廟制詞並以丌官爲并官誤也今從左傳桓六年正義作丌官
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蝨史記韓世家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蝨爭爲太子時蟣蝨質於楚案戰國韓策作幾瑟此所云則未詳本或作虱乃俗字長卿名犬子史記司馬相如傳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王修名狗子補魏志王修傳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不載名狗子語　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

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
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漢有尹翁歸漢書尹翁歸傳字子兄平陽人徙杜陵注兄讀曰況
後漢有鄭翁歸未詳梁家亦有孔翁歸梁書何遜傳會稽孔翁歸亦工爲詩補金樓子雜記篇孔翁歸解予言能屬文好飲酒氣韵標遠嘗語余曰翁歸不畏死但願仲秋之時猶觀美月季春之日得翫垂楊有其二物死所歸矣余謂斯言雖有過差無妨有才也　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並未詳補注晉書隱逸傳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如此名字幸當避之案下當分段重校正前漢有尹翁歸起似當分段

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凡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識中有諱襄諱
友宋本脫此二字諱同宋本作諱周非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補交疏當爲疏交故容有不審者疏如字讀一云交往書疏則當音所去切造次倉猝也造七到切聞者辛苦無憀

衒有一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學
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得尚作關中
舊意俗本有乎字宋本無案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
都鄙中齊承東魏都鄴
歡笑不以爲嫌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范蠡去齊居陶自謂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公遣其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且遣少子長男固請行不聽共母爲言乃遣長子爲書遣故所善莊生至則進千金聽其所爲愼無與爭事長男至莊生家發書進之如父言生曰可疾去愼無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莊生雖居窮閭以廉直聞於國自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成事後復歸之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王曰今爲柰何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告長男曰王且赦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復見莊生生驚曰若不去耶曰固未也初爲弟事今議自赦故辭生去生生知其意欲得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取金持去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欲以修德報之今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

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于左右王非愠楚國而以朱公子故也王大怒令殺朱公子明日下赦令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母及邑人盡哀之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弟是少與我俱見其苦爲生難故重棄則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後漢書侯霸傳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官至大司徒補王丹傳丹薨霸爲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案此孫字祖字或誤衍陳思王稱其父爲宋公作誄序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選寶刀五枚下文稱家王又敎恣賦序時家二女弟故漢皇帝聘以爲貴人家母見二弟愁思云云又釋思賦序家弟出養族父郎中伊潘尼稱其祖曰家祖晉書潘岳傳岳從子尼字正叔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永嘉中遷太常卿今集後人所援拾者無家祖語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補疑當作今南北風俗言其祖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補猥人謂鄙人凡與人言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妹女子子補儀禮喪服每言姑姊者女子也別於男子也疏云男子女子各單稱子是對父母生稱今於女子別加一子故雙言二子以別於男一子者姑對姪姊妹對兄弟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傳邕字伯喈所著詩賦碑誄銘讚班固書集亦云家孫後漢書蔡邕傳等凡百四篇傳於世補今蔡集未見有此語班彪傳子固字孟堅所著典引賓戲應讖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補今班集亦未見今並不行也案下當分段

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以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補差楚宜切王義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羣賢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拜護軍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補案今右軍諸帖中亦不見有此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補詣五計切至也喪息郎切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補重直用切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皆俗本無此字宋本有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補老子德經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人俗本脫人字事不獲已各本此下有乃陳文墨憧憧無自言者宋本注云一本無此十字案無者是也有則與下復文章綸憧音孚切須言閱閱補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閱與伐同此閱閱猶言家世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顏師古注漢書翟方進傳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及相訪問如此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爲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使元注一本作取煩重感

辱祖父（補重直用切）若沒言須及者則斂容肅坐稱大門中（案家之稱門古矣逸周書皇門解會羣門蓋言眾族姓也又曰大門宗子）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己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己祖己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己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帖也北土風俗（元注一本無風俗字）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侃同侃梁書羊侃傳侃字魏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晉書地理志泰山郡漢置屬縣有梁父（案泰太甫父俱通用）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補魏書羊深傳深字文淵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關祭酒）吾答之云卿從門中莊梁如此如此（補從疾用切下同）肅曰是我親第七己叔非從也祖孝徵在坐（北齊書祖珽傳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先知江

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案下當分段）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案伯仲叔季兄弟之次故稱諸父必連父爲稱俗本脫父字）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人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宋本作立沈氏攷證爾雅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稱爲姪左傳云姪其從姑喪服經亦一書也隋書經籍志喪服經傳及疏義凡十餘家一本作喪服紝者非案爾雅見釋親左傳在僖十四年喪服經在儀禮內子夏爲之傳其大功九月章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補呂氏春秋疑似篇黎邱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此即稱兄弟之子爲姪所自始自唐以前言喪服者俱有專家而今人士率不措意可慨也夫稱尺證切）晉

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出爲東郡（續漢書郡國志東郡秦置屬兗州隋書地理志同）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元注一本作心字）惻愴數行淚下（補行胡郎切）侯遂密雲（易小畜彖密雲不雨補語林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是旱雷案以不雨泣爲密雲止可施於小說若行文則不可用之適成鄙俗耳）赧然而出（補說文赧面慙赤也奴版切俗作赧）坐此被責飄颻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補強其兩切孔叢子儒服篇子高遊趙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問曰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案子高之言於朋友則可然不可以概之天倫也）

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補謂修飾）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補爲于僞切爲其猶言代彼人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補質於面謂親見外祖父母亦必當稱外也別彼列切下同）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補從疾用切下同）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尊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補家母似當作家婆古樂府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案下當分段）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

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案下當分段）吾嘗問周宏正（傳弟宏襄性開素博學多切）讓曰（陳書周弘讓字山陽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紫綬）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補稱之如字下之稱尺證切）今皆無別矣周曰亦呼爲丈人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晉書地理志長沙郡屬荊州陸機傳字士衡吳郡人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

二俊（補陸此書今已亾案下當分段）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北齊書後主紀武平三年二月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全不嫌有所涉也（補案祖父稱公今連祖姓稱公故云嫌有所涉然則稱姓家者亦不可云家公乃有對面以相（元注一本作爲字）戲者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補左氏桓六年傳文）字乃可以爲孫氏（孫以王父字爲氏如公子展之孫無駭卒公命以其字爲展氏見左氏隱八年傳）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爲季（史記高祖本紀姓劉氏字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乃自疑亾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至漢爰種字其叔父曰絲（漢書爰盎傳盎字種謂絲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亾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幸

得脫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後漢書王丹傳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餘見前稱祖父曰家公）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大夫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各本此下有因字似衍文）呼爲字尚書王元景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北齊書王昕傳昕字元景北海劇人父雲仕魏朝有名望昕少篤學讀書楊愔重其德業以爲人之師表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弟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性恬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良辰美景嘯咏遊遨人士謂之物外司馬（補魏書王憲傳憲子嶷嶷子雲雲字羅漢顗有風尚兗州刺史坐受所部財貨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卒贈豫州刺史謚曰文昭有九子長子昕昕弟暉暉弟盱）

禮聞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補開傳禮記篇名開如字傳張戀切鄭目錄云以其記喪服之開輕重所宜也縗本作衰倉回切下同齊即夷切亦作齋三曲各本皆譌作三哭今依本書改正鄭注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釋文餘起切說文作悠）孝經云哭不偯喪親章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補戶刀切下同）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補重如字下同）蒼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補案此語則上文禮以哭有言爲號應作無言）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己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補爾此也如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水土俱長生於申故墓俱在辰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後漢書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戶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補此所引論衡見辯祟篇重直龍切喪如字下同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補爾雅釋詁謐靜也音密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朝哭皆當有罪天奪其算補道書道家之書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諭元注一本無亦不諭三字偏傷之書死有歸殺補偏傷之書謂非正書俗本殺作煞道家多用之此從宋本死有煞日今杭人讀爲所介切子孫逃竄莫宁柱家畫瓦書符作諸猒勝補北人逃煞南人接煞余在江寧其俗不知有煞畫平卦切猒於涉切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補列俗本作烈今從之灰門戶之內有炭又以桃梗長六寸插門戶上以除凶也

宋本門前然火今從之灰門戶之內有炭又以桃梗長六寸插門戶上以除凶也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政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北史裴政傳政字德表仕隨爲襄陽總管令行禁止稱爲神明著承聖實錄一卷

二親既沒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顿丘李構宋書州郡志顿丘二漢屬東郡魏屬陽平武帝泰始二年分淮陽置顿丘郡縣屬焉母劉氏夫人亾後所住之堂終身鏁閉弗忍開入也補鏁說文作鎖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宋書州郡志廣州刺史吳孫休永安七年分交州立領郡十七縣一百三十六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奬爲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同上揚州刺史前漢未有治所後漢治歷陽魏晉治壽春補北史李崇傳崇從弟平平子奬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元顥入洛以奬兼尚書左僕射慰勞徐州刺史子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傳首洛陽孝武帝初詔贈冀州刺史子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初降爵爲縣侯位終太府卿構常以雅道自居甚爲名流所重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席談讌補北齊書王松年傳少知名文襄臨幷州辟爲主簿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孝昭崩護梓宮還鄴哭甚流涕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孝徵善畫補胡切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食高邑縣侯

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嘉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唯以捐摘供廚補南史陸慧曉傳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二宮爲之改容補爲于僞切顏有虯髯與人交不苟合仕至揚州別駕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作亂閉城收尚書令徐孝嗣啓開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伶殺之四子厥終完襄也襄本名襄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爲襄梁武帝乃改爲襄字師卿太清元年爲度支尚書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招苦治切玉篇爪按曰掐江寧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啜炙補啜徒濫切與啗噍同炙之夜切豫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

終身不復嘗酒補晉書地理志豫章郡屬揚州復扶又切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丁亂切親以哭死亦當不可絕食也元注一本無當字有也字一本有當字無也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補禮記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鄭注圈屈木所爲謂卮也屈之屬釋文圈起權切案亦作倦

政爲常所講習讎校繕寫補篆籀案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之若怨家相對有誤必舉不宥少怨也漢劉向校中祕書凡一書竟奏上每云皆定以殺青可繕寫後漢書盧植傳前以周禮諸經爲之解詁無力供繕寫上章懷注繕善也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補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史記五帝本紀舜作什器於壽邱索隱什數也蓋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既不讀用無容散逸惟當緘係以置後世耳補緘古咸切封也案北齊顏之推撰

下當分段

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補喪息浪切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溼出暴曬之補暴蒲木切曬所賣切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補淹漬御覽引作淚漬漬疾智切浸潤也沮慈呂切消沮也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脈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亾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補禮記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樂如字一音洛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耳必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補奧室深隱之室禮記仲尼燕居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不妨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

補與猝同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案下當分段

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亾來歲社日各本俱脫日字宋本作來歲有社亦誤案御覽引蕭廣濟孝子傳載此事有日字今據補修感念哀甚鄰里間之爲之罷社魏志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七歲喪母下載此事今二親喪亾補喪息浪切偶值伏臘分至之節補歷忌釋四時代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亦謂之末伏史記秦本紀德公始爲伏祠魏臺訪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爲臘魏晉以下以戌故以戌日爲臘漢火德火衰於此推之分春秋分至冬夏至及月小晦後忌之日俗本作外今從宋本重校正宋本注一本作外字所經補益謂親或以月大盡亾而所值之月只有二十九日乃月小之晦日卽以爲親之忌日所經也此日猶應感元注一本作思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綰緩綬兄弟並爲名器其父名昭補沈氏攷證南史劉昭本傳子綰緩附一本以昭爲照者非補綰土刀切一生不爲照字惟依爾雅火傷作召耳梁書文學傳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爲刻令牽子綰字言明通三禮大同中爲尚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弟緩字含度歷官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隨府轉江州孝綬本傳不載疑此字衍爾雅螢火卽炤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卽有昭音補案古蕭豪尤矣音皆通呂尚之兒如不爲上史記齊世家太公呂尚者東海上人趙壹之子儻不作一元叔漢陽西縣人後漢書趙壹傳壹字也案下當分段

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爲賓而旦於公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疾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往補從他人稱之可云其父親子稱父不容亦著其字至對甲言當云

已赴嘉招亦不當言已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愼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補爲于僞切飾古玩切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補刀翦刀鍼古作箴今又作針縷線也力主切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兒補子生周年謂之晬子對切見說文其試兒之物今人謂之晬盤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宋本有帝字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絕梁書后妃傳高祖阮脩容諱令嬴本姓石會稽餘姚人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諱拜爲修容隨世祖出藩大同六年六月薨於江州內寢世祖卽位追崇爲渭南嚴氏孝

文宣太后補金樓子稱宣修容會稽上虞人以大同九年太歲癸亥六月二日薨與史不同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補史記屈原傳天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今世諱避觸遂急切補言今世以呼天呼父母爲觸忌也恭嫌於有怨恨詛之意故不可也而江東士庶痛則稱禰禰是父之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侑字元注下交切痛聲也補案侑字音見下此音疑非顏氏本有訓詁云痛而誄也元注誄音羽罪反今火故反北人痛則呼之漢書藝文志蒼頡一篇秦丞相李斯作揚雄訓纂杜林又作蒼頡故故卽詁也聲類音于耒反隋書經籍志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案俗本作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其鄉俗竝可行也補案侑字今讀肴不與古音合又轉爲喔今俗痛呼阿唷音肴聲隨俗變無定字也

梁世被繫劾者補劾胡槩切又胡得切推劾也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麤衣補屨居乃切草履也麤古玩切則細屨縷大者則疏惡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補周章章惶也要於宵切亦作邀叩頭流血申訴冤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庵於所署門補庵烏含切廣韻小草舍也不敢寧宅動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雖不重重校正各本皆誤衍一事字而以敎義兒辱者補兩事字似衍一其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皆爲怨讎宋本怨作死注一本作怨字案怨字是讀作冤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到洽爲御史中丞初欲彈劉孝綽其兄溉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溉泣告別而去梁書到洽傳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普通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當時肅清到溉傳溉字茂灌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劉孝綽傳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小字阿士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嘲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擯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妹坐免官兵凶戰危補漢書鼂錯傳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枉俛仰之閒耳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淮南子兵略訓主親操斧鉞授將軍將辭而行乃爪髮設明衣鑿凶門而出補老子道經吉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補陣乃陳之俗體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補冠古玩切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補去羌舉切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

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補詔切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

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焉（元注一本無焉字）梁書世祖二子傳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母曰徐妃隋書百官志皇弟皇子府置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中父之敬友宋本作交注一本作友（補）古者與其子相友則拜其親謂之拜親之交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孔融先與陳紀友後與其子羣交更爲羣拜紀魯肅拜呂蒙母結友而別諸史所載如此者非一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見荀子堯問篇說苑亦載之補荀子堯問篇說苑尊賢篇）及尚書大傳唯載見士其握髮吐哺見史記魯世家）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見左僖二門不停賓古所貴也（補）晉書王渾傳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故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失敬之家闕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恥黃門侍郎裴之禮（隋書百官志門下省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號善爲以下宋本作好狎鄭注）他鄉異縣（補）見蔡邕詩）微藉風聲延頸企踵（補）見漢書蕭望之傳）甚於飢渴校其長短褒其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或能彼不能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丘（裴松之注魏志引原傳別傳曰原遠游學詣安邱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模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爲東家某者也原曰東家某以僕爲西家愚夫耶）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亾國（見左氏僖五年傳）不可不留心也（案下當分段）

義家塾叢書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髆也（補孟子外書性善辨）千年一聖猶旦暮也（鬻子第四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髆音博）

慕賢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髆也（補孟子外書性善辨）千年一聖猶旦暮也（鬻子第四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

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恥（左氏定九年傳鄧驅歐役鄧析而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凡有一言一行（補下孟切）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雖輕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補辟婢亦切）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案下當分段）

梁孝元前在荆州（補梁書元帝紀）普通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補屬之欲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補後漢書百官志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重校正宋本作使典之注云一本無典字）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補令力丁切禮記儒行）時世行之後世以爲楷時重於世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惠姓編名（補隋書百官志國子學有祭酒一人）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賓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問者少復刮目

裴松之注吳志呂蒙傳引江表傳呂蒙謂魯肅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補）稍仕至尚書儀曹郎（補）百官志尚書省置儀曹虞曹等郎二十三人）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歿簡嶺遁散丁亦竄卒於揚州（梁書簡文帝紀天監五年封晉安王）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案下當分段）

裒傳（裒字子淵琅琊臨沂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裒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南史恩倖呂文顯傳）吾雅愛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惠姓編名（補隋書百官志國子學有祭酒一人）送文章示蕭祭酒（補）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賓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問者少復刮目

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北齊書文宣帝紀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文襄東魏禪卽皇帝位改武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耶殘暴近世未有（補）沈直深切謐彌畢切遵彥後爲孝昭所戮刑政於是衰矣（孝昭帝紀諱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文宣之母弟文宣崩幼主卽位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於領軍府時楊愔等以帝威望旣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解京畿大

侯景初入建業（南史賊臣傳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初事萬專制河南太清元年二月上表求降武帝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及與魏通和二年八月遂發兵反（呉志孫權傳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業）臺門雖閉（補容齋隨筆晉宋閒謂朝廷禁近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案此臺門亦謂臺城門也）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太子左衞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略一宿皆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兇逆羊侃見前（梁書本傳中大通六年出爲晉安太守頃之徵太子左衞率太清二年復爲都官尚書景反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閒之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賊爲尖頂木壍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鐵以油灌之擲壍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墜虛彼來必倒及車動果倒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內分扶問切）於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高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又曰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也堯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巢父曰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父音甫）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已懸矣

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謀至省坐定酒數行於坐執愔等斬於御府之內（楊愔傳）愔字遵彥宏農華陰人小名秦王遵彥死以中書令趙彥深代領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驥而策蹇驢叫悲之甚（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斛律金傳）金子光字明月周將軍韋孝寬忌光英勇乃作謠言令閉諜漏其文於鄴祖珽穆提婆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帝遣使賜其駿馬光來謝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於是下詔稱光謀反尋發詔盡滅其族周武帝後入鄴追贈上杜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補）呂氏春秋召類（篇）孔子曰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注）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車有道之國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將子亮切解體見左氏成八年傳萬夫之望見易繫辭下傳

張延雋之爲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場（補）音亦儲積器

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後漢書吳漢傳）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漢意氣自若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也（補）漢書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然（案）張延雋不見於史（補注）張延雋見北周書孝義傳（張元之父元河北苟城人父延儁仕州郡累爲功曹主簿以純至爲鄉里所推羣小不得行志同力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北史周本紀）武帝建德五年十月帝總戎東伐遣內史王誼攻晉州城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宮帝每日赴城督戰齊行臺左丞厍狄子欽出降壬申晉州刺史崔嵩密使送款上開府王軌應之未明登城遂克晉州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彥爲晉州刺史以鎮之齊亾之迹（注）啓一本云齊亾之迹宋本作齊國之亾於是矣

顏氏家訓卷弟二

勉學

勉學弟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偏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寫汝耳（補）漢書王莽傳注（鄭重猶言頻煩也啓開也寫覺也與悟通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補）上時掌切傳張戀切論如字謂論語及至冠婚體性稍定（補）冠古玩切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凡人（補）天機言後生入世未深其本來之性尚未爲物欲所汨也素業猶素之業魏志徐胡傳評胡質素業貞粹履立謂操履樹立墮徒果切與惰同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

商賈則討論貨賄（補）量音良賈音古（周禮天官大宰）商賈阜通貨賄（注）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補）沈直深切（玩切）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則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補）札甲葉也（左氏成十六年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釋文）札側八切（史記項羽本紀）書足以記姓名而已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爲足全忘修學（元注）一本云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補）蒙然如說苑雜言篇惠子所云蒙蒙如未視之狗張口猶所謂舌撟而不能下也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補）禮記曲禮上正義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有識看觀代其入地（補）家語屈節解季孫聞宓子之言赧然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補周禮地官師氏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杜子春云遊當爲猶言雖貴猶學焉監丞各一人掌國之典籍圖書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國史集注起居著作郎謂之大著作佐郎爲起家之選通典職官八宋齊祕書郎四員尤爲美職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日便遷梁亦然自齊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爲之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

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慕子方褲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補廣韻燻同熏集韻俗熏字傳音附簷謂也釋名足後曰跟依此文則當有跟字跟猶根也褲長則坐者安跟古痕切說文足踵也釋名屐搘也爲雨足搘以踐泥也案自晉以來士大夫多喜著屐雖無雨亦著之下有齒謝安因喜過戶限不覺屐折齒是在家亦著也舊齒露卯則當如今之釘鞋方可路卯晉泰元中渭南嚴氏孝

不復徹今之屐下有兩方木齒著木上則亦不能徹也（釋名褲也人所坐褻辱也隱裹如今之靠依南史杜崱傳杜崱疑斑絲纏猶是當時有此名今未能詳也從七容切）

明經求第則願人答策三九公譏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補明經自漢以來有之梁儿舉秀才廉皆策試明經則史未詳焉齊書儒林傳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以括羽顧倩也俗作屣非公家之讌文選有公讌詩此云三九則有客難主人曰（補難乃旦切主人之推自謂也吾見彊弩長戟（補說文弩弓有臂者釋名其柄名弩古名之曰機書太甲上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傳機弩牙也鄭注考工記戟今三鋒曰曾鉤弦曰牙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書太甲上若載也（釋名戟格也諸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有枝格也）

戴禮保傅篇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書也（漢書藝文志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補王制正義引釋名無了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又張華擬舞歌獨漉獨漉水深泥濁獨獨漉一作獨漉亦作獨鹿當是不獨離也之意本無定字故此又倒作鹿獨林駑駘也駑駘下乘此亦謂下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

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如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師雖干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宋本安作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小人也（案下當分段）

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補六經依禮記經解所列則詩書樂易禮春秋是也經不可以不明百家之書則但涉獵而已行下孟切）父兄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肖讀書是猶求飽而嬾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補好惡並如字）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案下當分段）

有客難主人曰（補難乃旦切主人之推自謂也吾見彊弩長戟（補說文弩弓有臂者釋名其柄名弩古名之曰機書太甲上若曰曾鉤弦曰牙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合名之曰機書太甲上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傳機弩牙也鄭注考工記戟今三鋒也（釋名戟格也諸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吏有枝格也）

戴禮保傅篇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書也（漢書藝文志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　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飢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補音升數色主切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

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自美其鏃璞(補)鏃古猛切本作卄亦作干錫石之地(注)卄之言礦也金玉未成器曰礦玉篇璞玉未治者　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鏃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補)咋仕客切齧也(北齊書徐之才傳)小史好嚼筆　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補)古籍以絹素寫之(太平御覽六百六)引風俗通曰劉向爲孝成皇帝典校書籍十餘年皆先書竹改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黃者黃卷也古者書竝作卷軸可卷舒用黃者取其不蠹吟道咏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如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補)日蝕喻不常有也如秋荼俗本作幾秋荼鹽鐵論刑德篇秦法繁於秋荼至秋而益繁喻其多也　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知明達耳知俗本作智　必有天才拔羣出類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爲將則閻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補)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吳起者衞人也好用兵魏文侯以爲將起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後之楚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後爲貴戚所害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任政於齊桓公以霸修列傳子產者鄭之列大夫相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　今子卽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補)言其一物無所見也案下當分段　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補)佳快言佳人快士異乎庸流者也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劒彊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辯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亾之妙也(補)弭所交切(玉篇)弓弭孫子始計篇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也司馬法定爵

篇凡戰順天阜財懌眾利地右兵是謂五慮順天奉時阜財因敵懌眾勉若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鉤戈矛守戈戟助量音良　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補)漢書郊祀志元帝好儒祭祀多不應古禮乃多所更定(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書周官三公燮理陰陽漢書陳平傳高帝以平爲左丞相對上曰臣主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理萬物撫四夷(案)漢之三公得自辟舉士士之有行義伏巖穴者常徵上公車賢者多出其中　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刑與型同執轡如組(補)呂氏春秋先己篇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紲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案)家語好生篇亦載此以爲鄙詩而并引兩驂如儛殊誤其載孔子之言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爲紲者總紲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民豈不化乎竿旄之忠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語意正相合　反風滅火(後漢書儒林傳)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光武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頭多能降雨止風遷宏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建武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化鴟爲鳳之術也又(循吏傳)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縣選爲浦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俱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鴞哺所生考城令王渙聞覽以德化民署爲主簿謂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以一月奉爲資令入太學　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時捨(元注)一本作晚舍(補)早刑語難曉疑有訛時捨謂時有緩捨卽赦宥也　便云我能平獄不詳分劍追財(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九)引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公貲二千餘萬子纔數歲失母其女不賢父病令以財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肖與兒乃訟之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兒且寄之耳夫其辭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子智力足聞縣官得以見伸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聞縣官得以見伸

展也乃悉奪財還子假言而姦露（魏書李崇傳）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亾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竝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荀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不問而情得之察也（晉書陸雲傳）爲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倏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出故遠相要倏於是一縣稱其神明　爰及農商工賈厮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古聖賢如舜伊尹皆起於耕後世賢而躬耕者多不能以徧舉尸子曰子貢衛之貴人左傳載鄭商人弦高及賈人之謀出荀罃而不以爲德者皆賢達也工如齊之斲輪及東郭牙斲役僕隸如兒寬爲諸生都養王象爲人僕隸而私讀書釣魚屠牛皆齊太公事倕牛寧戚事卜式路溫舒張禹皆牧羊史傳所載如此者非一（案）下當分段

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補）（家語六本篇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行下孟切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悷懼起而行之也（補）（禮記祭義）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內則父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晉書孝友傳柔色承顏怡怡以樂腴宋本作腴注云一本作眡）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忠貞竭節不忘寢食（禮記曲禮上）貧賤而驕富貴而恐懼（禮記檀弓下）趙文子冠焉而出見衣冠者趨進（莊子達生篇）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也（莊子達生篇）達生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回違也耶也）未知事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悷懼起而行之也（補）（禮記祭義）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內則父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晉書孝友傳柔色承顏怡怡以樂腴宋本作眡注云一本作旨案廣韵腴肉腴）

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補）（禮記曲禮上）貧賤而有禮則志不懾之涉切（下）（家語六本篇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季孫好士終身壯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去甚（補）（聖人去甚去奢去泰老子道經文）行下孟切知施無不達宋本有今字注云一本無（案）小學嘉言篇引無世人讀書者小學引無者字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補）（漢書百官公卿表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案今）斷丁貫切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言千戶言最小之縣猶不能理也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桷竪也（補）（釋名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也桷確也梁上短柱也桷確也）（案）確雅釋宮作桷亦作桷同音捉豎氏應切（說文豎立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補）（尚書大傳唐傳主春者張中可以種黍鄭注禮記月令首種云舊說謂稷遲宋本作穉遲字）（案）詩豳頌閟宮傳先種曰穉後種曰穉但顏氏

上言早則下文自當作遲使人易曉必不迂取稱字爲配故不從宋本吟嘯談謔諷咏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案下當分段）

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小學引有求益今反四字）自損不如無學也（補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爲梟爲鴟箋梟鴟惡聲之鳥亦作鴞鴟見前化鴟注惡烏路切案下當分段）

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利行秋實也（補左氏昭十八年傳閔子馬曰夫學殖也不殖將落韓詩外傳七節士曰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魏志那顒傳採庶子之春華念家丞之秋實利行下孟切案下當分段）

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補長丁丈切）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後漢書文苑傳王逸子延壽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今見文選）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壞失於盛年（補坎壞苦感盧感二切亦作坎廩音同楚辭九辯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五臣注文選坎壈困窮也）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遵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魏志武帝紀注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袁遵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遵於太尉朱儁稱遵有冠世之懿幹時之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量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惟吾與袁伯業耳）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未詳）荀卿五十始來遊學於齊（索隱荀卿名況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事見史記孟荀列傳荀卿趙人相尊而號曰卿也）公孫宏（瑚庇切）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漢書公孫宏傳宏菑川薛人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六十爲博士免歸武帝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策詔諸儒宏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封平津侯）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同上朱雲傳雲字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年四十適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當世高之）皇甫謐二十始受舊作（孝經論語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所後叔母任氏對之流涕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補書周官不學牆面亦爲愚耳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補說苑建本篇師曠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夜行孰與昧行乎案下當分段）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補事皆具漢書儒林傳）末俗已來不復爾爾（補復扶又切爾字疑當重）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儒者專治經也宋本作不肯專於經業疑是後人所改）梁朝皇孫以下總丱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補詩齊風甫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傳總角聚兩髮也丱幼稱也）出身已後便從文史（補漢書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史謂史書也但此亦兼文章三史而言舊本作吏字非）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肖羊晉切梁書處士傳何字子季點之弟也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辭職居若

邠山雲門寺世號點爲大山子季爲小山亦曰東山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

劉璵已見一卷

明山賓（同上本傳）明山賓字孝若牛原高人七歲能言幼理十三博通經傳梁臺建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兼國子祭酒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

周捨（同上本傳）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博學多通尤精義理高祖卽位博求異能之士范雲言之於高祖召拜尚書祠部郎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謨謀皆兼掌之預機密二十餘年而竟無一言漏洩機事眾尤歎服之

朱异（同上本傳）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偏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有詔求異能之上明山賓表薦之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周捨卒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竝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部領諮詢詳酌填委於前頃刻之間諸事便了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亾逸

周宏正（陳書本傳）周思行汝南安成人幼孤及弟宏讓宏直俱爲叔父捨所養十歲通老子周易起家梁太學博士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宏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特善乡言兼渭南嚴氏孝

明釋典雖頗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所著周易講疏論語疏莊子老子疏孝經疏及集行于世

賀琛（梁書本傳）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尤精三禮爲通事舍人累遷皆參禮儀事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

賀革（同上儒林傳）賀瑒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偏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湘東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荊楚衣冠聽者甚眾

蕭子政（隋書經籍志）周易義疏十四卷繫辭義疏三卷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注梁都官尚書蕭子政撰

劉紹等已見二卷

兼通文史不徒講說也洛陽亦聞

崔浩（魏書本傳）崔浩字伯淵清河人少好文學博覽經史乡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卑其網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恆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

張偉（同上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人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爲中書侍郎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扞路及旋師恆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優渥撰諸儒所注周官儀禮禮記義證并撰我證周官儀禮禮記義證羊祜梁國語音後漢書音毛詩箋音義證等書鄴下又見邢子才（北齊書邢邵傳）邢邵字子才河間鄭人十歲便能屬文少莊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爲娛不暇勤業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徧記之復因飲讌倦方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典麗旣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出京都爲之紙貴讀誦傚徧遠近睨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竊其旨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爲世指南有集三十卷

此四儒者別本無此字宋本有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間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無知之貌詩衞風氓氓之蚩蚩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從刀說文契也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補令力呈切）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補練練習也戰國策策簡以爲揣摩粗才古切略也）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卽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陸德明孝經釋文居說文作尻音同鄭康成云尻尻講堂也王肅云閒居也）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吾無閒焉（補閒紀莧切案下當分段）

俗間儒士不涉羣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注後漢書方術樊英傳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機鈐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汜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

感精符合誠圖攷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補）（困學紀聞八）鄭康成注二禮引易說書說樂說春秋說禮家說孝經說皆緯候也河洛七緯合爲八十一篇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又有尚書中候論語讖北七緯之外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隋書地理志）博嘗說王粲集中難鄭元（瑚滑切）尚書事（魏志王粲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隋書經籍志）後漢書鄭玄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遊學十餘年乃歸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林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補）（困學紀聞二）粲集中難鄭元尚書事今僅見於唐元行沖釋疑王粲曰世稱伊傅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瞼焉凡有二篇館閣書目粲集八卷（案）其集今已亾抄撮者無此難難乃旦切崔轉爲諸儒道之（補）爲于僞切始將發口懸見排蹙（補）排蹙猶言排筰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枉議曹（北齊書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板牀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收便忿怒都不復言（補）復扶又切取韋元（瑚滑切）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元成如此學也（補）（漢書韋賢傳）賢少子元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爲諫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爲丞相議罷郡國廟及郡國廟月閒祀皆可勿復修

浮橋奏免爽兄弟以侯就第收晏等下獄後皆族誅（注）（魏略）黃初時晏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史記賈誼傳）傳服賦）夸者死權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何劭爲王弼傳）弼論道傳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補）（家語觀周篇）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亾之文也（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懷人（老子德經）多藏必厚亾（補）（案濤傳）稱其貞愼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蘧滕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及蕘後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安有蓄積取譏事惟陳郡袁毅嘗爲高令舍虛譽亦遣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此一事亦不可以蓄積之名加之疑此語爲誤背蒲昧切夏侯元（瑚滑切）滑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魏志夏侯尚傳）子元字太初少知名正始初曹爽輔政元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黃門侍中護軍爽誅徵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元以爽抑黜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爲司馬景王所親待然私心在元遂結皇后父張緝謀欲以元輔

政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大將軍以元代之大將軍徵聞其謀請豐相見即殺之收元緝等送廷尉鍾毓奏豐等大逆無道皆夷三族元格量宏濟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莊子人間世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脾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釋文會古外切揭子列切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繲佳賣切司馬云浣衣也崔作纚音綫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釋文會古外切揭子列切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兩脾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

用安所困苦哉**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傳曰粲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空以色爲主驕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亾傅嘏往弔粲粲不明而神傷歲餘亦亾時年二十九莊子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形也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王夷甫悼子悲不及情**晉書王戎傳戎從弟衍字夷甫喪幼子山簡服其言更爲之慟列子力命篇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曰吾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焉

自勝異東門之達也晉書王戎傳戎從弟衍字夷甫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列子力命篇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曰吾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臣奚憂焉**稽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譙國銍人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長好老莊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乃與濤書告絕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會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鍾會往造焉康不爲之禮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宜因釁除之帝既信會遂幷害之老子道

經和其光同其塵**郭子元**珊涓切**以傾動專**俗本作權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晉書郭象傳象字子元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東海王越引爲太傅主簿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老子道經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之譬也**晉書阮籍傳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莊子達生篇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謝幼輿賦貶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晉書謝鯤傳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好老易東海王越辟爲掾坐家僮取官稟除名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閒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淮南子齊俗訓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注莊周見之弃其餘魚注莊周曰後進領袖有裴秀**爻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顯仆名利之下者豈**彼諸人者竝其領袖晉書裴秀傳時人爲之語

可備言乎補鄭注周禮大司寇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音質梏古毒切小爾雅顛殞也釋名仆踣也音赴**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爻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宋本直取其清談雅論下有辭鋒理窟四字剖元析微下有妙得入神四字非濟世句作然而濟世成俗終非急務一本雅論作高論**洎於梁世茲風復闡**補洎具冀切及也復扶又切下同闡昌善切闡明之使廣大也**莊老周易總謂三爻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宏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補梁書武帝紀少而篤學洞達儒有老子義莊子義周宏正見前爻造周易講疏老子講疏又簡文帝紀博綜儒書善言爻理所著**元帝在江荊開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敎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補同上元帝紀承聖三年九月辛卯於龍光殿遣老子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爲執經乙巳魏遣其柱國万紐于謹來寇冬十月景寅魏軍至于襄陽

蕭脅率眾會之丁卯停講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疾容色顦悴服膳減損徐之才爲灸兩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滿手（北齊書孝昭紀）帝諱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文宣母弟又神武明皇后傳）婁氏諱昭君司徒內干之女（補）孝昭紀）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鄙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幃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又（徐之才傳）之才丹陽人大善醫術兼有機辯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此良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脩飾之況餘事乎（沈氏攷證）

（淮南子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社（本注）江淮謂母爲社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荏會稽（隋書地理志）會稽郡屬揚州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閉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元注）一本作以寬此痛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補）師也或改受爲授率意自讀史書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補）金樓子自序）吾年十三誦百家譜雖略上口遂感心氣疾又云吾小時夏夕中下絳紗蚊幬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臥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盡爛比來三十餘載泛玩眾書一本甜酒作檟酒（案）下當分段

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戰國秦策）蘇秦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盧江七賢傳）文黨字仲翁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山取木謂侶人曰我斧高木上斧當挂仰而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照雪聚螢（晉書車武子傳）武子南平人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北齊書孝昭紀）帝諱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文宣母弟又略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生帶經耕鉏其妻常白饋餉之林雖任田野其相敬如賓（漢書兒寬傳）帶經而鉏休息讀誦（魏志常林傳注）引魏編簡（同上）路溫舒傳）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注）小簡曰牒編聯次之（宋本作云（注）一本作爲）亦爲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然明夜讀書（宋本早孤家貧下作常無燈折荻尺寸然明讀書）孝元初出會稽（梁書元帝紀）天監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初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精選寮宋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隋書百官志）皇子府置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等參軍王國置常侍官）殊蒙禮遇終於金紫光祿（宋本有或字（注）一本無）同上特進左右光祿大夫（同上）有大夫二字（注）一本無）同上）金紫光祿大夫並爲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聲者）義陽朱詹（同上）地理志）荊州有義陽郡義陽縣）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犬亦飢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鄰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宋本作卒成大學）宦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梁書元帝紀）大同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錄事見上）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晉書地理志）徐州東莞郡太康中置東莞縣故魯鄆邑）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句客刺（宋有或字（注）一本無）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

齊有朱本術一主字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閤寺

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時伺閒隙
補間紀切見切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北齊書文苑傳後主屬意斯文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
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吟久之補沈直林切吾甚憐愛倍加開奬後
被賞遇賜名敬宣位至侍中開府隋書百官志中侍中省掌出入門閤中侍中二人後
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補自是夫隨其成心而
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稠人廣坐謬誤差失各本作羞慙宋本於羞字下注云一本有差失字無羞字者
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事在僖元年傳無呼
字補挐女居加二切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孟勞刀也近在齊
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元注一本無孟勞者三字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
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北齊書儒林傳邢峙字士峻河間鄚

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以致停緩被
獲顏氏故有此憤恨之言斯旨甚切鄴管切非古患切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北齊後主紀武平七年十月周師攻晉州
向北朔州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
以備禦帝入鄴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爲周師所虜甲子皇太
子從北道至引文武入朱華門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
莫知所從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幼主名恆時年八歲改
元承光帝爲太上皇后爲太上皇后自鄴先趨濟州周師漸
逼幼主又自鄴東走乙丑周師至紫陌橋燒城西門太上皇東
走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太上皇幷皇后
攜幼主走青州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與韓長鸞
淑妃等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思爲嘗謂吾
主禮幷太后幼主俱送長安封溫國公後皆賜死思爲嘗謂吾
曰朝無祿位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補供居用切養餘亮切下同每
被課篤勤勞經史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
心父當以學爲教宋本作以教爲事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
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黎羹縅褐我自
欲之補漢書司馬遷傳墨者糲粱之食藜藿之羹注藜草似蓬禮記玉藻縕爲袍注謂今纊及舊絮也詩豳風七月箋褐
毛布
也

書曰好問則裕仲虺之誥云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
文
蓋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是補自是夫隨其成心而
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稠人廣坐謬誤差失各本作羞慙宋本於羞字下注云一本有差失字無羞字者
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勞事在僖元年傳無呼
字補挐女居加二切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孟勞刀也近在齊
時有姜仲岳謂孟勞者元注一本無孟勞者三字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
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北齊書儒林傳邢峙字士峻河間鄚

人通三禮左氏春秋皇建初爲清河太守有惠政隋書經籍志冀州有清河郡當世碩儒助吾證之赧
然而伏又三輔決錄注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靈帝殿柱題
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曰京兆人田鳳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右扶風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初學記引三輔決錄注田鳳爲尚書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
送之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及田郎二人皆堂
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媿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
本蜀都賦注李善文選注左思三都賦成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都
羊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
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魏書高祖孝文皇帝紀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自代遷都洛陽二十年正月詔改拓拔姓爲元氏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隋書經籍志史記音三卷梁輕

車都尉參軍鄒誕生撰　而頗紕繆誤反顓頊字頊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補反與翻同）遂謂朝士言（元注）一本作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甚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蝿聲餘分閏位謂以僞亂眞耳（補漢書注）蝿者樂之淫聲近之學者便謂蛙鳴已乖其義更欲改爲蠅聲詎窮鑿矣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補漢書王莽傳）莽爲人侈口蠭顴露眼赤睛大聲而嘶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吻武粉切顴胡感切嘶先奚切噉口濫切　酒（補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太官（注）太官主膳食　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揸捅乃成二字竝從手揸（元注）都孔反　捅（元注）達孔反　此謂撞擣挺捅之今爲酪酒（補釋名）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酪盧各切　向學士又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注見卷二亦稱學問讀潘岳賦晉潘岳字安仁著閑居賦今見文選　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歷（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注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案今不傳諸書尚有引用者注云容成黃帝之臣以歷爲碓磨之磨（段云）古書字多假借益世書歷曆通用同郎擊切碓都內切春具模臼切說文作磑石碓也（案）下當分段

談說製文援引古昔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閒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爲鄙朴道聽塗說强事飾辭（補强其兩切）呼徵質爲周鄭（左隱二年傳周鄭交質（補）質音致（說文）質以物相贅（案）贅如贅壻謂男無婦財以身自質于妻家也謂霍亂爲

博陸（漢書嚴助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又（霍光傳）光字子孟封博陸侯　上荊州必稱峽西（補）荊在巴峽西　下揚都言去海邦（補詩魯頌所言海邦凡齊魯皆可言何獨揚都言食則餬口（左氏昭七年傳正考父之鼎銘云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　道錢則孔方（晉魯褒錢神論）親愛如兄字曰孔方　問移則楚巳（左氏閔二年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邢遷如陑衛國忘亡　論婚則宴爾（詩邶谷風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及王則無不仲宣（王粲）已見語劉則無不公幹（魏志東平劉楨字公幹附見王粲傳）凡有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原由施安時復失所（補復扶又切）　莊生有乘時鵲起之說（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一引莊子）云鵲上高城之巔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隕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也困學紀聞載莊子逸篇有之　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南齊書謝朓傳）朓字元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吾有一親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

往共塡河（白帖）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爾雅注（歲華紀麗）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　羅浮山記云望平地樹如薺（羅浮山記）羅浮者葢總稱焉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故戴暠詩云長安樹如薺（補）此暠度關山詩也首云昔聽隴頭吟今居巳流涕今上關山望長安樹如薺又鄴下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毗（爾雅釋訓）夸毗體柔也案與矜誕義相反呼高年爲富有春秋（後漢書樂恢傳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尚多故稱富（案）春秋篡承大業（注）春秋謂年也言少年與高年義相反　皆五學之過也（案）下當分段

夫文字者墳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非許愼（晉書儒林傳）徐邈東莞姑幕人永嘉之亂家于京口邈姿性端雅博涉多聞孝武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五經音訓學者宗之（後漢書儒林傳）許愼

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習賦誦者信褚詮

而忽呂忱（案）漢書揚雄傳所載諸賦注內時引諸詮之之說宋

孰是（隋書經籍志）字林七卷晉惈令呂忱撰（補注）誦與頗同宋本忽作笑明史記者專皮鄒而廢篆

籀見前皮末詳疑是裴字之誤裴駰著史記集解八十卷或云是徐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記音義十二卷見隋書經籍志（許慎敘說文解字）略云黃帝之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及宣

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其後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

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是絕矣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

雅（漢書敘例）應劭字仲瑗汝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令泰山太守蘇林字孝友陳留外黃人魏給事中黃初中遷博士

封安成亭侯（隋書經籍志）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三蒼三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

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又埤蒼三卷廣雅二卷並魏博士張揖撰小爾雅一卷孔鮒撰李孰略解

是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得通俗

廣雅而不屑（同上）通俗文一卷服虔撰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

（元注）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案）後漢書儒林傳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以清苦建志有雅才善著

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餘

條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器皿制度

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已身姓名多或乖舛

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

有名峙者（段云）說文有峙無峙後人凡從止之字每多從山至如岐字本從山又改路岐之岐從止則又山變爲止也顏意謂從山之峙不可以命名補爲于僞切兄弟皆手傍本作立字而有名玭

者（段云）機字本作机說文有机無機其幾微亦不從木世俗作譏字亦不典也兄弟皆水傍立字而

有名凝者（段云）此亦顏時俗字凝本從仌疑聲今俗加冫耳謂其不典今本正文仍作正體則又失顏意矣名儒

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鍾之不調一何可笑（沈氏攷證）淮南子脩務訓昔晉

平公令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窮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

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吾字疑當爲晉字一本以鍾爲種者尤非（案）下當分段

吾嘗從齊主諸本皆作王誤幸幷州（隋書地理志）太原郡後齊幷州自井陘關入上艾

縣（漢書地理志）常山郡石邑井陘山在西太原郡有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

馬糧莊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

古今皆未能曉及檢字林韻集（字林）見前（隋書經籍志）韵集十卷又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

乃知獵閭是舊徽餘聚（元注）徽音獵也（案）說文邑落曰聚亢仇舊是徼欲亭（元注）

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劭（重校正）諸本皆從卩作卻非師而史皆從力欲撰鄉

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案）下當分段

吾初讀莊子蜮二首今書未見韓非子曰蟲有蜮者一身兩口爭食

相齕遂相殺也（漢書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於秦李斯害而殺之（案）此所引見說林下今本蜮卽作蚘又訛蚖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

書蠽蛹名蜮（元注）音潰（案）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

字詁（隋書經籍志）古今字詁三卷張揖撰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案）下當分段

嘗遊趙州（通典）趙州春秋時晉地戰國屬趙後魏改爲趙郡明帝兼置殷州北齊改爲趙州見柏人城北

柏人趙地漢高祖將宿心動問知其名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去之卽此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

後讀城西宋本作南案說文繫傳亦引作西門徐鍇碑云洎流東指眾皆不識
吾案說文此字古魄字也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
淺貌目之或當卽以洎爲名乎段云洎古魄字此語不見於說文今本但云洎淺水也以顏語
訂之說文有脫誤當云洎淺水貌从水白聲洎古文洎字也从水百聲顏書魄字亦誤當作洎案下當分段
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
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斿之形所
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爲勿勿悤俗本作忽宋本作念乃悤字之俗體案下當分段
吾在益州通典益州理成都蜀二縣秦置蜀郡晉武帝改爲成都國尋亦復舊自魏晉宋齊梁皆爲益州與數
人同坐初晴日晃俗本作明今從宋本補釋名光晃也晃晃然也見地上小光問左右
此是何物有一蜀豎補廣韻豎未冠者臣庾切就視答云是豆逼耳相

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宋本作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士呼
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爲匕皆訓粒通俗
文音方力反眾皆歡悟補說文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一粒也讀若香
徐鍇繫傳扱載也白象穀食皀匕形匕所以扱之或說一粒也讀若香從此朱翺音皮及切案下當分段
愍楚友焉實如同從河州來釋名兩壻相謂曰亞又曰友壻言相親友也通典河州古西羌地秦
漢屬隴西郡前秦苻堅置河州後魏亦爲河州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俗呼之爲鵲俗
俗作族今從宋本吾曰鵲出上黨漢書地理志上黨郡秦置屬并州有上黨關數會見之數補魏志陳
音朔色苗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植賦云揚乎黃之勁羽補思王植傳植字子建太和六
年封植爲陳王此賦在集中試檢說文鴅元注音介崔似鵲而青出

注亦誤鴅宋祁據徐鍇本曾辯之案說是也今從改正案下當分段
梁世有蔡朗父諱純諸本多脫父字既不涉學遂呼蕣爲露葵宋本有一菜字
衍案露葵乃人家園中所種者列女傳魯漆室女謂昔晉客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古詩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
晞潘岳閒居賦綠葵含露唐王維詩松下清齋折露葵其非水中之蕣明甚面牆之徒遞相倣效宋本
作學承聖中元帝年號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
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蕣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耳
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覈究俗本作覆究今從宋本案下當分段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問儒行敏行曰
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乎補隋書百官志皇弟皇子府置諮議參
軍荅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檢忽見不

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補史記高祖紀集解引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狡
猾者爲無賴因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
亦爲異事案下當分段
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揚雄劉向方稱此職耳補漢書揚雄傳雄字子雲蜀郡郫
成都人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校書天祿閣上又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
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稱尺證切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
下雌黃補夢溪筆談改字之法粉塗則字不沒惟雌黃浸則滅仍久而不脫或彼以爲非此以爲
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宋本作誦古通用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補宋本作述不可暫無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補性靈者天然之美也陶冶而成之如董仲舒所言猶泥之在鈞雖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雖冶者之所鑄則有質而有文矣從七恭切白虎通諫諍篇諷諫者智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風諫之謂也禮記檀弓上曾子之言記者以爲薑桂之謂也樂音洛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補滋味喻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史記屈原賈傳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猶明案三閭純臣此論未是補屈九辯切暴本作曝蒲木切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王勿令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玉玉對云於是楚王愈善宋玉遂不退補史記屈原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東方曼倩滑稽不雅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上書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稍得親近上使諸數家射覆連中賜帛時有奇倡郭舍人俱在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舍人者滑稽不窮與朔爲隱應聲而對

然則非盜竊父史也固後亦坐贓免官固不敎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及贓氏敗賓客皆逮考因捕繫固死獄中若以此責固無辭矣　趙元叔抗竦過度（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指屢抵罪有人救得免作窮鳥賦又作刺世疾邪賦以紓其怨憤舉郡計吏見司徒袁逢長揖而已欲見河南尹羊陟會其尚臥叱之此所謂抗竦過度也　馮敬通浮華擯壓（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更始二年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世祖即位永衍審知更始已死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永衍不時至永以立功任用而衍獨見黜頃之爲曲陽令誅斬賊當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顯宗即位人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　馬季長佞媚獲誚（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　蔡伯喈同惡受誅（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留圉人董卓爲司徒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收付廷尉治罪死獄中　吳質詆忤鄉里（本傳）質字季重始爲單家少游遨貴戚閭不與鄉里相浮沈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曹植悼之以罪誅修文帝卽位植與諸侯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餘已見前　杜篤乞假無猒（後漢書文苑傳）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書文苑傳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琳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裴注）引典略曰粹字文蔚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承指數致孔融罪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文蔚性頗忿鷙

路粹隘狹已甚（魏志王粲傳）

而不在七人之列（裴注）質字季重始爲單家少游遨貴戚閭不與鄉里相浮沈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曹植悼之以罪誅修文帝卽位植與諸侯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餘已見前　杜篤乞假無猒（後漢書文苑傳）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博學不修小節不爲鄉人所禮居美陽與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書文苑傳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琳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裴注）引典略曰粹字文蔚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承指數致孔融罪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文蔚性頗忿鷙　陳琳實號麤疎（同上）陳琳字孔璋爲何進主簿進謀誅宦官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琳繁欽性無檢格（裴注）繁音婆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而不咎　潘岳乾沒取危（同上）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性輕

楨屈强輸作（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太祖辟爲丞相掾屬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裴注）引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補）屈衍物切强其兩切與偪彊同　王粲率躁見嫌（本傳）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太祖辟爲丞相掾魏國建拜侍中（裴注）引韋仲將曰仲宣傷於肥顧孔融禰衡誕傲致殞（後漢書孔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惟善孔融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爲交友稱於曹操而衡素輕操操不能容送與劉表後復傲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送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大怒欲加捶而衡方大罵祖遂令殺之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魏志陳思王植傳）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爲之羽翼幾爲太子者數矣文帝御之以術故遂定爲嗣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於是以罪誅修文帝卽位誅丁儀丁廙幷其男口裴注丁儀字正禮沛郡人廙字敬禮儀之弟（補）廙音異　阮籍無禮敗俗（晉書阮籍傳）籍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劉孝標注世說引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任性放蕩傷禮敗俗若不變革王憲豈能相容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潔王道太祖曰此賢鳳病君爲我恕之嵇康凌物凶終（已見前）三卷　傅元音悉勇鬬免官（晉書傅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元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元進陶及陶入而抵元以事元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孫楚矜誇凌上（同上）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將軍事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至則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卿可此而嫌遂隙　陸機犯順履險（同上）陸機傳趙王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誅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遂委身焉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潛其有異志穎大怒使牽秀密收機遂遇害於軍中

躁趨世利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初父爲瑕邨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岳惡其爲人數譖辱之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等謀本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之夷三族無長幼一時被害顏延年貧氣擢黜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疎誕不能取容劉湛等恨之言於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怨憤作五君詠湛以其詞旨不遜欲黜爲遠郡文帝詔曰宣令思愆里閭縱復不悛當馳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之於是謝靈運運傳少好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受命降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衞率多自謂不見知常懷憤惋出爲永嘉太守肆意遊遨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以關懷稱疾去職文帝徵爲秘書監遷侍中自以名重應參時政多稱疾不朝出郭遊行經旬不歸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東歸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文帝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收之靈運興兵叛逆遂有逆志追討禽之廷尉論斬降死徙廣州令人買弓刀

等物要合鄉里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　王元長凶賊自貽同上王宏傳曾孫融字元長文詞捷速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疾篤懿戚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排而入奉太孫登殿扶出子良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賜死　謝元懣音暉侮慢見及胱字元暉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啓王敬則反謀遷尚書吏部郎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安王遙光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胱胱自以受恩明帝不肯荅少日遙光以胱兼知衞尉事胱懼兄引卽以祏等謀告左興盛又語劉暄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胱爲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凡此諸人皆是胱嘗輕祏爲人至是構而告之收胱下獄死　其翹秀者補翹高貌翹秀謂其出拔尤異者　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補較古岳切孝二切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漢承秦敝禮文多缺孝武卽位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興學校修郊祀改正朔定律歷號令文章煥然可觀而窮兵黷武致巫蠱之禍魏之二祖咸善盛業雖免吳漢終難及簡文之讖文則薄於兄弟明則侈於土木孝武於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荅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歎其名理不滅先帝既威權已出雖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爲長夜之飲見猜寵妃所謂皆負世議者也　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間之但其損敗居多耳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注本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案今書三十二篇叙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王謀逆諫不用去遊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時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以安車徵道死賈誼傳誼雒陽人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後爲長沙王梁懷王太傅死年三十三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蘇建傳建中子武字子卿以栘中監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從留十九歲始歸文選載武五言詩四篇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作二京賦晉書文苑傳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卽便疏之補復扶又切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補莊子齊物論閭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持一作特　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當補丁浪切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傷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補累力委切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有也字補強其兩切操七刀切　吾見世人至無才思俗本至下衍於字宋本注論力正反案玉篇力布醜拙亦以眾矣江南號爲諮癡符丁切廣雅癡也痴篇醫也　自謂清華流

近荏幷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誚擊（本注）上音窕相呼誘也下音擊邢魏諸公（北齊邢邵傳）邵字子才河間鄭人讀書五行俱下一覽便記文章典麗既曉且速每一文出京師爲之紙貴與溫陰之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荏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有集三十卷魏收（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以文華顯辭藻富逸撰魏書一百三十卷有集七十卷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老子）道經自知者明（補）韓非喻老知之難不荏見人荏自見故曰自見之爲明此誠難也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補）昨代開本但作得其評論者然後出手愼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可勝言（補）勝音升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

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作遂本便）要須動俗益世（宋本無須字）亦俟河之清乎（左氏襄八年傳引周詩有之人壽幾何）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史記宋世家紂爲淫佚箕子諫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爲也乃披髮佯狂而爲奴）自春秋已來家有奔亾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補）方氏昭世二年傳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分扶問切　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亾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魏志袁紹傳裴注引魏氏春秋陳琳爲袁紹檄州郡文云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補）裁昨哉切）荏魏製檄則曰紹爲虵虺（琳集不傳）此無攻

荏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

息之（補）蒸切從七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宋本壯夫作壯士非案見法言吾子篇　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禮記樂解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周公作鴟鴞之詠（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同上）大雅嵩高烝民韓奕皆尹吉甫美宣王之詩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未聞皆荏幼年累德也（補）累力偽切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謂考經）揚雄安敢忽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淫（二語亦見吾子篇）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

如也著劇秦美新（文見文選）妄投於閤周章怖慴不達天命（漢書揚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欲絕其原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荏此問問其故迺桑營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童子之爲亙桓譚以勝老子（同上）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問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宋本桓譚作袁亮未詳當由避桓字幷下字亦訛　葛洪以方仲尼（晉書葛洪傳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尚博篇云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黜賤同時雖有謹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史公見蚩薄於此肩也）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荅

太乡經雄傳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乡補王涯說乡合而連之者易也分而著之者乡也四位之次曰方曰州曰部曰家最上爲方順而數之至於家家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而轉故有二十七部州九而轉故有九州一方二十七百二十九贊其外跨贏二儀以備一儀之用爲數子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孫卿屈原已見前補屈九勿切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乡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雄傳劉歆謂雄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乡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荅師古注瓿音蒲苟小甕也補覆敷救切案庾芭而後若虞翻宋衷陸績范望王涯呉秘司馬光諸人咸重太元惜顏氏亦不及見耳案下當分段

齊世有席毗者俗本誤作辛毗乃曹魏時人今從宋本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隋書百官志後齊制官行臺在令無文其官置令噬鄙文學嘲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權制而置員焉其文未詳噬鄙隨機應變也雄傳劉歆謂雄劉逖云北齊書文苑傳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魏末詣勰府倦於羈旅發憤讀書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亦酣心涯呉祕司馬光諸人咸重太元惜顏氏亦不及見耳案下當分段

文藻頗工詩詠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宋本榮華作朝菌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干丈松樹干丈本多作十丈今從宋本補世說識鑒篇庾子嵩目和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有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席笑曰可哉可哉宋本無哉字

凡爲文章猶人宋本人字無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銜宋本作銜勒作銜策非說文銜馬口中銜行馬者也勒馬頭絡銜也家語執轡篇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此言行文貴有節制自當用銜勒若策者所以鞭馬而使之疾行非本意矣勿使流亂軌躐放意塡坑岸也補坑客庚切坑岸猶言坑塹案下當分段

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補調徒弔切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返大於易故作太乡補王涯說乡合而連之者易也分而著之者乡也四位之次曰方曰州曰部曰家最上爲方順而數之至於家家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而轉故有二十七部州九而轉故有九州一方二十七百二十九贊其外跨贏二儀以備一儀之用爲數子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孫卿屈原已見前補屈九勿切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乡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雄傳劉歆謂雄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乡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荅師古注瓿音蒲苟小甕也補覆敷救切案庾芭而後若虞翻宋衷陸績范望王涯呉秘司馬光諸人咸重太元惜顏氏亦不及見耳案下當分段

文紀無一篇見錄者俗本紀作史記二字今從宋本補隋書經籍志西府新文十一卷并錄梁蕭淑撰案金樓子著書篇所載諸書有自撰者有使顏協劉緩蕭賁諸人撰者此書當亦元帝所使顏協爲之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並未得編次補草土謂在苫凶之中也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梁書文學傳顏協字子和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台書侍御史康中丞高祖受禪不食卒協幼孤養於舅氏博通群書工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兼記室世祖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藩邸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謝眺衣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恆辭徵辟大同五年卒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酒滅二子之儀之推補操七到切行下孟切及孝元懷舊志隋書經籍志九卷梁元帝撰

沈隱侯曰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高祖受禪封建昌縣侯卒謚隱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胷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

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晉書褚裒傳康遇王烈共入山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爲石補）

子才邵字孝徵祖斑字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帥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梁書任昉傳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雖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起草卽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

魏收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學之謂爲吳均體隋書經籍志梁奉朝請吳均集二十卷本傳同）有破鏡賦今不傳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斂襟（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案此文不同盜各有所本）盜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漢書郊祀志有言古天子嘗以春解

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注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故使百吏祠皆用之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補案以同爲和卻唐人如駱賓王陳子昂諸人集中猶然別有作奉和同云云者和字乃後人所增入）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湆詩云飄颻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漢武帝李夫人歌是耶非耶立而望之晉宮閣記舍利池有雲母舟見初學記補費旭江夏人殷湆疑是殷芸梁書有傳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勵精勤學博洽羣書爲昭明太子侍讀宏與簡文相接也又有湘東王記室參軍褚湆河南陽澤人有詩二者姓名必有一訛以耶爲耶俗稱也古木蘭詩卷卷有耶爲耶名）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宋本脫文章二字屢遊未詳）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詩小序渭陽秦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更納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沈氏攷證家語顏回篇說苑辨物篇亦載之桓山作恆山作完山）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遂宜慎（重校正此世人起北面起並同）

江南文制（文制猶言製文）欲人彈射（補食亦切）知有病累隨卽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山東風俗不通擊難（補乃旦切）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宋本無忤人至今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補此文今蔡集有之胡金盈胡廣之女此句作胡委我以夙喪又爲胡顯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補胡顯廣之孫議郎名寧今蔡集無此篇與下袁三公頌同逸）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嬀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顯姚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思親詩今見粲集中）此例甚眾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宋本下有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鞏之思潘岳悼亾賦乃愴手澤之遺（岳集中載悼亾賦無此句）是方父於蟲（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匹婦於考也宋本作譬婦爲考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案今蔡集所載秉碑一篇無此語書舜典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補鄭康成注尚

書大傳云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

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今集中有送盧景宣詩一首無此句易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案九五君位飛龍是聖人起而爲天子故不可泛用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此篇今已亾禮記曲禮下告喪曰天王登假假讀爲遐此語未見先氏閔元年傳天子曰兆民書泰誓中紂有億兆夷人又康誥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文選劉越石勸進表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書盡稷悼敘九族舜典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姊誄云倪天之妹傳倪磬也說文倪譬也謂譬喻也牽遍切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此篇已亾楊脩字德祖太尉彪之子左氏隱元年傳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曰古者虞殯之歌左氏哀十一年傳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注虞殯送葬歌曲也案徐說甚是古人或曰出自田橫之客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喪歌也田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爲挽歌皆爲生者悼往告俗本作苦今從宋本哀之意陸平原陸機爲平原內史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宋本作大意陸機挽歌詩三首不全爲死人自歎之言唯中一首云廣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乃自歎之辭

凡詩人之作刺歌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疎失厥體非也案本詩惟師以下刺景公據形勝之地不能脩尚父桓公之業而但知戀牛山之樂思及古而無死也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非也吳趨乃平原桑梓之邦以釋回增美爲體何爲而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胡不述報王靈帝乎非也京洛爲天子之居當以可法可戒爲體何爲而述報王靈帝乎沈氏攷證樂府陸機齊謳行備言齊地之美亦欲使人推分直進不可妄有所營也又云崔豹古今注曰吳趨行吳人以詞其地陸機吳趨行曰聽我歌吳趨邊步也一本作吳越行者非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傳脫漏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誡補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注紕猶錯也釋文紕匹彌切繆本或作謬詩云有鶯雉鳴文選劉越石勸進表切今讀戶小切又云雉鳴求其牡詩邶風匏有苦葉篇毛傳亦曰鶯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詩小雅小弁篇雊古豆切鄭玄注月令亦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賦射雉鶯鶯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雄雌矣徐爰注此賦云延年以潘爲誤用案詩有鶯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雊則云求雌今云鶯鶯朝雊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案徐說甚是古人行文多有似此者詩云孔懷兄弟詩小雅常棣作兄弟孔懷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通典秦長沙郡漢爲國後漢復爲郡晉因之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本多作惱誤有如孔懷心既痛矣卽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隋書經籍志異物志一卷漢議郎楊孚撰擁劒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補螯五勞切亦作鰲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劒是不分魚蟹也梁書文學傳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八歲能賦詩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當世漢書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補此見朱博傳本皆作烏宋祁因顏此言謂當作烏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白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補見祛惑篇而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

言也（案莊子天下篇）自惠施多方而下因述施之言而辨正之郭象注云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案此篇載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則郭注本分明顏氏譏之誤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鐺鐶（元注上音狠下音當）銀鐺大鐶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後漢書崔駰傳）孫皇從弟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獻帝時子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鄠獄鋼之銀鐺鐵鐶卓既誅拜城門校尉（史忠壯世子方等傳）字實相元帝長子少聰敏有俊才南討軍敗溺死謚忠壯元帝卽位改謚武烈世子（補）嘗作詩云銀鐺三公腳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補）丁切撞宅江切射音夜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補）浪切梁簡文帝紀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大寶二年侯景使王偉等弒之帝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漢書匈奴傳）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置雲中鴈門代郡（漢書地理志）鴈門郡秦置屬幷州乃云鵝鴈門郡秦置屬幷州（南）渭南嚴氏孝

軍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左氏昭廿一年傳宋公子城與華氏戰于赭上鄭翩願爲鵝其御願爲鵝漢書匈奴傳狐鹿孤單于立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戰國燕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車七百乘騎六千匹（漢書西域傳）康居國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大宛國治貴山城多善馬馬汗血武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伐宛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大月氏爲單于攻破乃遠去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月氏（補）宛於袁切氏音支降下江切翎與翕同此殆言燕宋之軍其與此諸國皆不相及也）蕭子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梁書蕭子恪傳弟子暉字景光少涉書史亦有文才後漢郡國志漢陽郡隴縣州刺史治有大坂名隴坻（注）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郭仲產秦州記）隴山東西百八十里登山嶺東望秦川四五百里極目悲然山東人行役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隴頭流水分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宋書朱脩之傳）鮮卑馮宏稱燕王治黃龍城（漢書西南夷傳）自卑路驒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補）案隴在西北黃龍在北白馬在西南地皆隔遠水焉得相及）此亦明珠之類美玉之瑕（淮南子氾論訓）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補）考瑕釁也類若絲之結類也盧對切）守愼之

王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梁書文學傳下）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云云當時以爲文外獨絕（案）此書作斷絕疑誤

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味以爲不可復得（補）又切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祖鄴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補）魏書盧觀傳）觀從子文偉文偉孫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舉秀才至鄴）魏收亦然其論句詩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諠譁也吾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慤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北齊書文苑傳）顏川荀仲舉（同上）蕭慤字仁祖梁上黃侯曄之子天保中入國武平太子洗馬會秋夜賦詩云云爲知音所賞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仕梁爲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槊王尉槊甚禮之與槊劇飲噭槊指至骨顯祖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其故荅云我那知許當時正疑是塵尾耳　琅邪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北史盧子眞傳）元孫思道字子行才學兼著然不持細行好輕侮人物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爲八米盧郎何遜詩實爲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

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字孝綽彭城人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屬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雖然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常俗本無常字今從宋本補云遶居響北闕慺慺（元注孚麥反補玉篇乖戾也）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梁書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餘已見上注）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閒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宋南史竝有傳補）復狀又切）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亦（俗開本作竝）爲冠絕（梁書文苑傳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王侍郎累遷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自以爲弗逮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

名實篇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補左氏襄廿四年傳夫令德之輿人無名又天運篇老子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後漢書逸民傳法眞逃名而名我隨避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補莊子逍遙遊聖人無名而名我追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懼修名之不立逸周書官人解規諫而不類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忘名者

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補老子道經雖有榮觀宴處超然）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把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拱把俗本作拱抱今從宋本補梁橋也沈在深更切）爲其有無徐地故也（補爲于僞切）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戰國齊策蘇秦說齊宣王曰秦攻齊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補亢父音剛甫）廣造舟之航（詩大雅大明造舟爲梁傳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正義皆釋水文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如今之浮橋杜預云則河橋之謂也方言九舟自關而東或謂之航）則仲由之言信宋本作證鼎重於登壇之盟（左哀十四年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補案證鼎非子路事韓非子說林下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齊人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于魯君請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贋與贋同疑顏氏本誤用而後人改之）賢於折衝之將矣（沈氏攷證後漢趙熹傳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大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得降之使詣遂降諸本誤作趙喜補降下江切衝衝車也晏子雜上仲尼曰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補漢書貨食貨志金刀龜貝所以通有無也說文貝海介蟲也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

干橹也虑子贱云诚於此者形於彼虑俗本作宓又一本作密本作虑信顏氏元本今從之（補）家語屈節解（案）顏氏有辨在書證篇宋見夜歐者得魚擭舍之巫馬期人單父界愛之其小者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案）刑形古通用據家語乃孔子告子賤之言人之虛實眞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補）見胡電切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韓非子說林上故曰巧詐不如拙誠

顏氏家訓　卷四　九

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信（易）悔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伯石讓卿（左氏襄三十年傳）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　王莽辭政（漢書本傳）大司馬王根薦莽自代上遂擢莽爲大司馬成帝崩哀帝即位莽上疏乞骸骨哀帝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朕甚傷焉已詔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等白太后大司馬即不起皇帝不敢聽政太后令莽視事已因傅太后怒復乞骸骨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補）豎臣庾切（說文）豎立也下亦音同　近有大貴以俗本無宋本有孝著聲（重校正）考下宋本無悌字俗本有乃衍文前後居喪哀毀跡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於苫塊之中以巴豆塗瞼（補）禮記問喪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本草）巴豆出巴郡有大毒　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補）豎小使之未冠者　謳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補）喪息浪切（案）下當分段

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共吹噓（後漢書鄭太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盧思道孤鴻賦序）翦拂吹噓長其光價朝廷以爲文華亦嘗

顏氏家訓　卷四　十

聲著聞價如市馬者得伯樂一顧而遂倍於常價也聲價見後漢書姜肱傳（案）下當分段　情二則學者有憑言不精勵（魏書地形志）北廣平郡秦爲鄴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令信都項羽更名二漢屬趙國晉屬廣平郡　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造兵役握手送離或齎黍（俗本作黎當是通用今從宋本）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情所不忍道路飢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及遷爲泗州別駕（隋書地理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後周改爲泗州通典職官十四州之佐史漢有別駕治中主簿等官別駕從刺史行部別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注庾亮集荅郭豫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其任居刺史之半　此費日廣不可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鳥迹耳（沈氏攷證）禮記王藻注終葵首者於柷上終葵首本周禮攷工記玉人文柷者殺也於三尺圭上除六寸之下兩畔殺去之使已上爲椎頭言六寸據上不殺者而言謂椎爲終葵齊人語也斑他頂切柷直呂切椎直追切今之鎚也殺色界切　治點子弟文章以爲聲價大弊事也（補）治直之切理其亂也點謂點竄潤飾之也聲謂名

攷證迅音航又音岡唐韻云獸迹諸本不攷以爲音闕補爾雅釋獸兎其跡迅何預於死者而聖人以爲名敎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貞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補魚鱗疑當作龍鱗後漢書光武紀天下士大夫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案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鳳舉而百鳥隨之皆言其多也揚雄甘泉賦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虡參差魚頡而鳥斷參差初登切虡音巨二切柴虡一本作傑虡初綺切擬二切斷胡剛切蕭該音義諸詮虡音鉏又音豕蘇林音解豕冠之豕韋昭音疏佳反不絕於世豈不宏珊胍切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益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冕服牆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蔭者亦眾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猶築室樹果

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魂爽俱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者字宋本有別本無

涉務第十一

士君子之處世士字別本作夫今從宋本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補較古岳孝二切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斷決有謀強幹習事補鄣丁貫切四則蕃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清白愛民補屏必郢切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補使所吏切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開略宋本作開悟似不切案略謂方略興造則當明開方之術亦謂有智謀也此則皆勤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具美於六塗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補喪息浪切處廊廟宋本作廊廟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已下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補晉書職官志尚書令秩千石受拜則策命之以柱端右故也僕射服秩與令同尚書本漢承秦置晉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爲之中書舍人晉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其餘

文義之士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補捶之累切說文以杖擊也楚荊也亦用以扑撻者所以處於清高高俗閣本作名今從宋本謹護其短也重校正宋本謹作蓋以下文蓋用其長相對蓋字是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籤省補宋書百官志漢東京尚書令史十八人晉初正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諸公令史無定員案續漢書百官志尚書六曹一曹有三主書故令史十八人籤謂籤帥省事自主書監帥以下名位卑微志故不載而時見於列傳中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補音良舉世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其睫耳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以也吾不貴其用智而不見其睫也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帶大冠高履補漢書禹不疑傳暴勝之請與相見不疑褒衣之如目見豪毛

博帶注言著寬大之衣廣博之帶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光武絳衣大冠案高履猶高齒屐也出則車輿入則扶侍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宏正切胠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與朝以爲放達魏志東夷傳濊國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注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馬晉博物志魏都賦注梁書袁太子大器傳太宗嫡長子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至乃尚書郎乘馬則糺劾之補劾胡槩切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復性既懦雅未嘗乘騎見馬嘶歎陸梁莫不震慴補通典州郡十二丹陽郡江寧本名金陵吳爲建業晉避愍帝諱改爲建康騎奇寄切歎普悶切陸梁跳躍也慴之涉切乃謂人曰正是虎何故名爲馬乎其風俗至此元注一本無自建康令正復已下一段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爲民天漢補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書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菻鉏之菻呼毛切與薅同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打補都挺切說文擊也拂過擊也案今人讀打爲都瓦切誤簸補過切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補仲切中陟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補令呂貞切信如信馬之信未嘗目觀起一墽土補墽俗本誤從手旁唯宋本從土國語周語王耕一墽注一墽一耦之發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發廣尺深尺墽鉢伐二音耒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閒之過也此後宋本有世有癡人一段又見下歸心篇後案當刪此歸彼

顏氏家訓卷第四終

省事　止足　誡兵　養生　歸心

省事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患家語觀周篇孔子觀於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云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滅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補大戴禮易本命篇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前齒有角者脂而無後齒漢書董仲舒傳夫天亦有所分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傅讀曰附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鼫鼠五能不成伎術鼫當作鼭爾雅釋獸鼭鼠注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鼭鼠說文鼭五伎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補爾雅釋文鼭或云卽螻蛄也鼭郭音雀將略反詩碩鼠正義引作鼫音瞿文綜機縷也子宋切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補射食亦切醫藥治十差五補差楚懈切音樂在數十人下乞矣在千百人中天文書緯胡卦切甚博補畫胡卦切甚鮮卑語宋本有胡書二字係衍文煎胡桃油鍊錫爲銀補鮮卑語已見敎子篇北齊書祖珽傳陳元康薦珽才學幷解鮮卑語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益此數者皆當時所尚也神仙傳載尹軌能鍊鉛爲銀後世亦有得其術者然久未有不變者也如此之類略得梗槩不繼密補梗古杏切槩古愛切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補景切所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案若蘇秦蘇代雖范雎蔡澤皆是逮於兩漢風流彌廣

見下文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羣臣之得失訟
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
儔也（補）說舒芮切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補）賈音古鬻言以干祿或無絲
毫之詘宋本絲作私說而有不省之困（補）不省不見省也省息井切幸而感悟人主
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補）不貲亦作不訾顏師古注漢書蓋
貴重之極也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
甚眾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
度者所爲也（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嚴終王賈傳）嚴助會稽吳人
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
皐膠倉終軍嚴蔥奇等並在左右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棄
市朱買臣字翁子吳人詣闕上書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拜
爲中大夫與助俱侍中後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吾
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爲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願擊匈奴拜東
郡都尉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後坐事誅主父偃齊國臨菑人
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
匈奴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歲中四遷大
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爲齊相刺齊王陰事王自殺上大怒
徵下吏治公孫宏以爲齊王自殺無後非誅偃無
以謝天下遂族偃（補）吾丘音虞上音主父音甫　今世所覩懷
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補）瑾瑜美玉蘭桂皆有異香以喻
懷才抱德之士恥爲若人之所爲
也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
穅秕之微事（補）秕悲里切宋本作粃糠莊子逍遙遊釋文粃糠又作秕穅猶煩碎十條之中一不
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被發
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宕（補）迂迴叢宂言所他之不能一途宂而隴切　隴懼傯尤（補）傯
與翻同僇俗愆字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補）脫者或然之辭此乃僥倖之徒

不足與比肩也（補）言不足與之併肩事主也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柱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
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禮記檀弓上）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
思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表記禮記篇名）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謗己也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儔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競不
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量功伐（補）量音良伐亦功也（莊子）伐旌君伐　厲色揚
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諠聒時人視
聽求見發遣（補）猶今選人之赴吏部者先求分發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異盜食
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謂（舊作爲下同）古亦通用弗索何
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詘也（易乾文言傳）雲從龍風
從虎後漢書劉聖公傳贊聖公靡聞假我風雲又（二十八將傳論）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凡不求而
焉可勝算乎（補）焉於虔切勝音升

齊之季世多以財貨託附外家諠動女謁（北齊書恩倖傳）穆提
婆母陸令萱嘗配人掖庭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
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官
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媚穆昭儀養之爲母提婆遂改
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中
外生殺予奪不可盡言（補）說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祝曰女謁盛耶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輝
赫所以繫佩者（補）古者居官人各一印後世凡同曹司者共一印組即綬也（漢書嚴助傳）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騎其寄切

榮兼九族(補注已見兄弟篇)取貴一時(補北齊書後主紀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倖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中降者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既以利得必以利治微染風塵便乖肅正(補風塵易以污人言不能清潔也)坑穽殊深瘡痏未復(補瘡荣美切痏復房六切)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補左氏莊六年傳楚文王過鄧鄧三甥請殺之曰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復扶又切)言與時人論身分也(補分扶問切)不能通達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鬬得傷(王子晉周靈王之太子也周語下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佐鬬者傷焉佐饔者嘗焉與饔通)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補與音預)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魏志鄢陵侯彰傳原與同鄢陵劉楨以俱有勇稱故原與彰同渭南嚴氏孝

義家塾叢書)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史記伍子胥傳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奔略雄氣遊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政窘急往投原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季布之入廣柳(同上季布傳季布者楚人也爲)吳追者在後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補員音云)員音云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獻計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之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獻計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與同食補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轅車爲廣柳車鄧展曰喪車也李奇曰大隆穹也瓚曰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禮曰設柳翣又畫雲氣如生人形在旁鄭康成注周禮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則是喪車稱柳)孔融之臧張儉(後漢書黨錮傳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山陽張儉爲中常侍疾覽所惡刊章捕儉儉與融兄褒見其有窘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囚詣舍之後事泄儉得脫兄弟爭死詔書竟坐褒焉)孫嵩之匿趙岐(同上趙岐傳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恥疾宦官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收其家屬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游市察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屏人語曰我北海孫賓石閭門百口欲能相濟遂以俱歸藏夜壁中)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舉(宋本作罪同)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讎(史記游俠傳郭解軹人也字翁伯爲人短小精悍以軀借交報仇)灌夫之橫怒求地(同上魏其侯傳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使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由此大怨灌夫魏其(補橫戶孟切次下同)所爲也(補史記游俠傳集解荀悅曰尚意氣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如有逆亂之行(補下孟切)得罪於君親者又(宋本作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補難乃旦切)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仁義爲節文耳(補仁者愛人而施之有等義者正己而處之得宜故於仁楊氏之爲愛疑於仁而實非仁墨氏之兼愛疑於義而實非義楊氏之爲我疑於義而實害於義是以孟子必辭而闢之)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前在修文令曹(本傳河清末待詔文林館大中太史競歷(隋書百官志祕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司歷二人監候四人其歷天文滿刻漏)有山東學士與關親祓各有博士及生員)凡十餘人紛紜累歲(補累力瑞切)內史牒付議官平之(同上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補牒徒叶切說文札也廣韻書版曰牒案後世官府移文謂之牒平平議也後漢書霍諝傳)前者溫敎許爲平議(後漢書黨錮傳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孔融傳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山陽張儉爲中常侍疾)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兩家耳(續漢志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遂下詔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亦四年蒙公乘宗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誠術以百三十五月二十七食爲法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紀康以來減三十五歷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補晷古委切日景也景古影字葛洪始加彡旁見木書書證篇今驗其分至薄蝕則四分疎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盈縮

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姦而不信用密則任數而遲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有官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與曹貴賤咸以爲然有一禮官恥爲此讓（俗本作議）苦欲留連强加攻覈（補强其兩切覈下革切與核同）機杼（補機杼言其曾中之經緯也）既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補復扶又切）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暑煩勞背春涉冬（補背蒲妹切）竟無予奪怨誚滋生赧然而退終爲內史所迫此好名（俗本有好事二字）之辱也（元注一本此好名之爲也）

止足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見禮記曲禮上）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

窮唯在少欲知足（俗本作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補之推九世祖名含已釋在治家篇）戒子姪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石（補案自漢以來官制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此但不至公耳然於官品亦優矣鄙曼容爲宦不宜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豈不更沖退哉）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沖損可以免害（易謙彖傳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飢乏（補趣者僅足之意與孟子楊子取爲我之取同覆敷救切）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邪周穆王奢（補良切）泰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不知紀極（補左氏文十八年傳文）猶自敗累（補良切）況士庶乎（昭十二年左氏傳子革對楚子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驊騮溫驪驊騮騄耳之騧巡

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一日千里以救亂（秦始皇紀二十六年秦初幷天下除謚法爲始皇帝治馳道築長城作阿房宮求不死藥焚詩書院諸生三十七年七月崩于沙邱平臺（桓譚新論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然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乃貪利爭物聞大宛有名馬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匹耳多徵會邪辟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此可謂通而蔽矣）常以爲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急速不啻此者（宋本有皆字）以義散之（補啻與翅同不但言過之也）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宦稍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足以免恥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吾近爲黃門郎（隋書百官志上門下省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罹謗讟思爲此

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補喪蘇浪切）見因託風雲徼倖富貴旦執機權夜填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五人也愼之哉愼之哉（補史記貨殖傳蜀卓氏之先趙人也徙臨邛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富埒卓氏顏原謂顏淵原思非十人五人言如此者其人衆多也）

誡兵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人齊世以儒雅爲業徧在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顏回字子淵魯人顏無繇字路回之父顏幸字子柳顏高字子驕顏祖字襄顏之僕字叔顏噲字子聲顏何字冉皆魯人（案今家語止七十六人蓋脫去顏何一人索隱於史記顏何下引家語云字稱今史記字冉蓋傳寫脫其半耳索隱明言家語與史記同則其爲誤脫更明甚今家語顏高作顏刻顏祖作顏相

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世顏高顏鳴顏息顏羽之徒皆一鬬夫耳（定八年左氏傳）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嬰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昭廿六年傳）齊師圍成師及齊師戰于炊鼻狄人出高參人弱弓籍邱子鉏擊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剿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人齊師呼曰林雍乘又（哀十一年傳）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鄧洩爲右戰于郊右師奔孟孺子語人曰敏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鄧洩曰驅之羽銳齊有顏涿聚（補韓非十過篇）昔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奈人有圄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聞國人有謀不內田成子者矣（說苑正諫篇）以爲諫齊景公顏涿聚作顏燭趨左傳作顏涿聚史記古今人表俱作顏涿聚（元注或作聚段云）敢才句切上多一點是俗最字（補史記趙世家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

顏氏家訓　卷五

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馮唐傳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索隱聚音以喻反漢書袁紹傳以顏良爲將軍攻對作最漢末有顏良（三國志袁紹傳良於白馬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宋有顏延之（案宋書顏延之傳嘗領步兵校尉末嘗爲將軍其子竣傳云竣字上遜世祖踐阼以爲侍中遷左衞將軍丁憂起爲右將軍以所陳多不被納頗懷怨憤免官竣頗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於獄賜死）並處將軍之任竟以顯覆（補方目切）漢郎顏駟自稱好武（補好呼報切）更無事迹（漢武故事顏駟不知何許人文帝時爲郎武帝嘗過郎署見駟龐眉鮐髮問曰叟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孝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不遇上意其言摧井會稽都尉顏忠少而治已老是以三世不徙）以黨楚王受誅（後漢書楚王英傳永平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廢英徙丹陽涇縣自殺坐死徙者以千數）顏俊以據武威見殺（未詳得姓已來無出）操者唯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

勇力習武藝者故杜少陵詩云朔方健兒好身手或聚徒眾違棄素業徽倖戰功吾既夫耳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重校正宋本作鍾）值人生居世觸途牽礙（補）陟立切詩小雅白駒傳絆也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補）少詩照切供居用切養餘亮切成立之年便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俗本作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誠非貧士所辦（抱朴子金丹篇）昔左元放神人授之金丹僊經余師鄭君以授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儋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又云）朱草喜生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便可九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學如宋本作若牛毛成如麟角（蔣子萬機論）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莽（華山仙人多居焉（初學記）引華山記云山頂有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今云白骨如莽言其不可信也（左氏哀元年傳）吳王夫差日徵於兵暴骨如莽（杜注）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補注）孔叢子陳士義篇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

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愼節起臥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稟不爲夭折者吾無間然（補）抱朴子極言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飢而食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不欲甚勞甚逸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梁書文苑傳）庾於陵弟肩吾字子愼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孝威同被賞接太清中侯景陷京師逃赴江陵未幾卒（名醫別錄）槐實味酸鹹久服明目益氣頭不白延年（鄴中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朮車前者宋本作煎）得益者甚多不能一一說

貪溺取禍（補）文選石季倫思歸引序儻然有陵雲之操（晉書石苞傳）苞少子崇字季倫生

於齊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有謀財產豐積後歷百數皆叟繼母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象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閒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龔賜間哉崇有妓曰綠珠孫秀使人求之崇盡出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擇使者曰本受命索綠珠崇曰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矯詔收崇綠珠自投樓下而死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　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補難乃旦切次下同）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補喪息浪切）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補懣乃旦切又呈切懣音悶）疾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者唯吳郡太守張嵊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梁書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顏氏家訓　卷五　三

張嵊傳嵊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大同中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陷宮城嵊收集士卒繕築城壘賊遣使招降之嵊斬其使爲劉神茂所敗乃釋戎服坐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以送景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　及郡陽王（梁書郡陽王恢傳恢字範）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嗣字長眉性驍果有膽略傾身養士能得其死力範薨嗣猶據晉熙侯景遣任約來攻嗣出鬬距之時賊勢方盛成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此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案南史但言妻子）爲任約所虜略　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悲夫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遵女也（梁書謝遵傳遵字簡）

歸心第十六（補高安朱文端梓此書深斥此篇以其崇釋而輕儒也北平黃崑圃少宰所梓乃全）

文有一學者猶以爲不宜勸當刪去余謂昔人之書美惡皆當仍之使後人得悉其所學之純駁自爲審擇可（漢書司馬遷傳贊以敗切）

耳余於釋氏之書寓目者少不能如李善之注頭陀寺碑覽者幸無尤焉（重校唐終南山釋道宣廣弘明集引此文今取以校）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三世過去未來現在也　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其閒妙旨具諸經論內典經律論各一藏謂之三藏　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爾（補復扶又切重直用切宋本作動非）　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補楞嚴經我今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注四塵色香味觸也五陰即五陰亦名五蘊心經照見五蘊皆空注五蘊者色受想行識也五者皆能蓋覆眞性封蔀妙明故總謂之蘊亦名五陰亦名五眾重校廣宏明集作陰）　六舟三駕運載羣生（補梁簡文帝唱導文帝釋淵廣泛般若之舟淨居深沈駕牛車之美王勃龍華寺碑四門幽闢顧非相而遲迴三駕晨嚴臨有爲而出頓案三駕即三乘見法華經羊車喻聲聞乘鹿車喻緣覺乘牛車喻菩薩乘六舟未詳）　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補行下孟切惠與慧同）　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重校集有之字）所及也（後漢書張純傳注七經謂

爲異人也今竝釋之於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重校作天）之物寧可度量（補度徒落切量呂張切）今人所知莫若（宋本作著）天地天爲積氣地爲積塊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爲石矣（列子天瑞篇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亡氣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正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柰中記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沃焦焉沃焦之石何氣所然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此非確有所見之言也案歷體略云經星之體凡有六等安得云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乎補徐整長歷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北斗七星閒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屬之欲切）一宿首尾（天上一度在地二百五十里補宿息救切又音夙下渭南嚴氏孝

同義家塾叢書）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補從子容切）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爲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補差楚宜切也與邪通）石既牢密烏兔焉容（春秋元命包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月兩設以蟾蠩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制陽補焉於虔切）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重校集作偕）違其間遲疾（重校集作速）理宜（重校集作寧）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爲石（尚書堯典正義六歷諸緯與閒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書律歷志金水皆日行一度木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百四十五土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百四十五火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之七千三百五十五又二十八宿所載黃赤道度各不同所入宿度尤詳）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茨祥禍福就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晉書天文志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大而載地者也補沈直深切俗作沉）積水之下復有何物（補又切）江河百谷從何處生（補尚書洪範一五行一曰水正義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卽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水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墟尾閭泄同沃焦之石何氣所然何所到（補楚辭天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列子湯問篇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張湛注歸墟或作歸墫趙注莊子秋水篇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案漯與泄同沃焦者東海之沃焦焉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三萬里海水灌之而卽消）潮汐去還誰所節度（抱朴子糜氏曰潮者據朝來也汐者言夕至也一月之中天再東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也又春日居南宿陰消陽盛而天高一萬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時日居北宿陰盛陽消而天卑一萬五千里故冬潮小也又春日居東宿天高一萬五千里故春潮漸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萬五千里故秋潮漸減也補案此段見御覽所引今抱朴子無之天漢懸指排不散落（爾雅釋天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漢書天文志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晉書天文志天漢之道訓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澗澤）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之漢津分爲二道在七星南而沒）水性就下何故上騰（淮南子原

義家塾叢書）起東方經尾箕之閒謂之天河亦謂之漢津（箕斗之閒漢津也漢書天文志漢者亦金散氣其本曰水晉書天文志天漢之道訓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澗澤）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重校集作畫）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爲躔次（方言十二躔歷行也日月令季冬日窮于次鄭注次舍也補史記運爲躔月運爲逶禮記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晉書天文志載魏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尤詳）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茨祥禍福就中不差乾（重校集作懸）象之大列星之夥何爲分野止繫中國（周禮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漢書地理志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韓地角亢氏之分野趙地翼軫之分野燕地

尾箕之分野齊地虛危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吳地斗分野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燕地亦越分野胡火切分扶問切昴爲旄頭匈奴之次（史記天官書昴西曰旄頭胡星也）西胡東越彫題交阯獨弃之乎（史記東越傳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後漢書南蠻傳禮記聘南方曰蠻雕題交阯而浴故曰交阯（補）雕題交阯禮記王制文雕謂刻也題謂額也非惟雕額亦文身也雕彫阯阯俱通用）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重校）集作自此）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重校）集作穹案虞昺有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乍安（晉書天文志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于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高其言天似蓋笠地似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宣夜之書漢祕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無所根繫咸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斗極所周管（重校）集作筧）維所屬（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補）楚辭天問筮維焉繫天極焉加筮一作幹（顏師古曰匡謬正俗）幹管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幹烏活切非也（淮南天文訓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蹏通之維張衡靈憲）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若所親見不容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恆沙世界微塵數劫也（金剛經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法華經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爲塵一塵一劫如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重校集作乎）而鄒衍亦有九州之談（史記孟子荀卿傳騶衍著書十餘萬言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鄒同）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央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爲續弦膠能續弓弩斷弦刀劍斷折之金以膠連續之使力士（補）拏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漢武不信火布（魏志三少帝紀景初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搜神記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蓄之典論明其不然及明帝立詔刊石廟門之外及太學永示來世至是西域獻之於是刊滅此論天下笑之）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莊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重校）集作石）船皆實驗也世有祝師及諸幻術（補）祝之又切幻音患）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閒十變五化況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重校）集作生）妙塔乎（補）法苑珠林神通感應不可思量寶幢百由旬化成淨土踊出妙塔釋子應住放光般若經由旬正言踰繕那此譯云合也應也計合應量案五百弓爲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爲一踰繕那即此方三十里也也言古者聖王一日所行之里數也又注涅槃經云繕那亦有大小或八俱盧舍或四俱盧舍一俱盧舍謂大牛鳴音其聲五里昔來俱取八俱盧舍即四十里也案兩說不同又古者天子吉行五十里師行乃三十里耳顏氏以幻術相比況然則釋氏之說亦盡皆幻術耳而乃篤信之何哉量呂張切幢宅江切塔亦作墖西域浮屠也）釋二曰夫信誇之徵（重校）集作興）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或

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王卬頭陀寺碑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李善注引維摩經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所謂無明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補見莊子儻篇）時儻差闕（補儻本亦作黨古同儻差初牙切闕切闕猶晚也謂報應或有差互）而遲晚也（重校集作闕）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補行下孟切）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漢書藝文志一儒家流二道家流三陰陽家流四法家流五名家流六墨家流七縱橫家流八雜家流九農家流十小說家流不數小說家（漢書敘傳總百氏贊篇章而爲孔子師（補淮南脩務訓作項託年十一早死）原憲伯夷（重校集）（家語弟子解顏回二十九而髮白）集互易是之凍餒（補韓詩外傳一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貧也非病也）顏回之短折（戰國秦策甘羅日項橐生七歲）（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盜跖莊蹻之福壽（伯夷傳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跖亦作蹠）也（史記伯夷傳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齊景桓魋之富強（語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司馬牛之兄宋景公嬖之後欲害公不能而出奔禮記檀弓上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此足以見其富強矣魋杜回切）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重校集作實）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便生怨尤即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補淮南詮言訓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論衡幸偶篇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今爲釋氏之學者大率以利誑誘人以禍恐喝人者也知道之君子庶不爲所惑焉）釋三曰開闢已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補見莊子胠篋篇）何由悉責其精絜乎（補絜古潔字俗本卽作潔）見有名僧高行弃而不說（補行下孟切下同）若覩凡僧（重校集作猥）流俗便生非（重校集作誹）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敎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重校集無此字下句同）詩禮之敎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補格猶裁也）且關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重校集作被）是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啻山海也（補僧衣緇故謂世人爲白衣山海以喻比流輩爲高深也顏氏此言又顯爲犯戒者解脫矣）

釋四曰內敎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重校集作髦）豈令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宋本作失）國賦算（補漢書高帝紀四年八月初爲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非大覺之本旨也（僧肇曰佛者何也蓋理盡性大覺之稱也）（補阿育王經如來大覺於菩提樹下覺諸法（佛地論）佛者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開覺有情）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補易蠱上九爻辭不屈作不事）隱有讓王（補莊子有讓王篇）辭相避世山林（補莊子有讓王篇辭相如顏闔莊周之輩皆是）安可計其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補史記終始皇

本紀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集解應劭曰黔亦黎黑也）梁書處士傳（庾詵字彥寶晚年尤遵釋敎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

如妙樂之世禳（重校集作儴）是佉之國（佛說彌勒成佛經其先轉輪聖王名儴佉有四種兵不以威武治四天下（補佉邱於切）重校集正各本穰竝從禾案當作儴）則有自然稻（重校集作秔）米無盡寶藏

安求田鑊之利乎（補今之緇徒每鑿稱極樂國世界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此理之所必無者祇可以誑誘貪癡情竄之庸夫耳夫非勤身苦力而坐獲美利君子方以爲懼斷而不居卽信如斯言亦必非意之所樂也）

釋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似不相（重校集作）連屬（補之欲切）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似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神示現（重校集作亦見）夢想或降童（重校集作僮）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補索所戟切）

徵須福祐亦爲不少矣（補世亦有黠鬼能效人語言有久客在外者其家思之鬼卽爲若人語其家言客死之苦求索徵須無所不至未幾而其人歸矣此爲可盡信爲眞實哉）今人貪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重校集福字是）地乎（補爲于僞切下同）夫有子孫自是天地閒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重校集作以）基址況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補昭七年左氏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此神爽卽精爽也（重校集哉作乎下有故兩疎得其一隅累代詠而弥光矣十四字當補入案疎與疏同漢書疏廣傳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爲太傅兄子受字公子爲少傅在位五歲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子孫頗頗有舊田廬足以共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此云得其一隅者）若子孫固當愛護而已爲尤重兩疏則知重已（重校集作以）凡夫蒙（重校集作矇）矣是得其一隅也此兩句正與上文意相足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藏不見未來故言彼生與今生（重校集有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不斷豈可不怖畏邪（金剛經如來有天眼者涅槃經天眼通非碍肉眼凝視非俗字）

集寶欲讋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文似蛇宋本作鱗乃俗字

王克爲永嘉郡守（宋書州郡志永嘉太守晉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重校集無守字）有人餉羊

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補號戶刀切復扶又切）

梁孝元在江州（重校集少五字）時有人爲望蔡（重校集少二字）縣令（宋本作州郡志豫章）

章太守下有望蔡縣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地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經劉敬躬亂（補梁書武帝紀下大同八年春正月安城郡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內史蕭詵委郡東奔敬躬據郡進攻廬陵取豫章妖黨遂至數萬前逼新淦柴桑二月江州刺史湘東王遣中兵曹子郢討之擒敬躬送京師斬于建康市）縣廨被焚（補廣韻廨古隘切公廨也）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剎柱（補剎初鎋切旛柱也釋名應眾經音義剎字書無此卽剎字）略也（案開元尊勝幢作剎字重校集無柱字）屏除形像（補屏畀政切）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補噉徒濫切亦作啗同）便臥簷下稍（宋本作投重校集作俄）

年死（補玉篇痒瘡也）瘡（重校集作瘡）痒爬搔隱（重校集作癮）疹因爾成癩十許（重校集作投是醒而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餘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守（晉書地理志七陽郡統西陽縣故弦子國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二年復西陽郡）值疾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補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宋本作擊）凡戮十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補宋書百官志下奉朝請無員亦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家甚豪侈非手殺牛（重校集有則字）嗷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淀堂練切玉篇淺水也案今此方亭水之地皆謂之淀此幽州淀疑卽今趙北口地）後病每見羣魚鼈之而死

書證

書證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接余也字或爲莕亦作荇接如字說文作莕音同案今此書俗間本作莕宋本作接先儒解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補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注云南人名猪蓴堪食別本注云葉似蓴莖溫根極長江南人多食云是猪蓴全爲誤也猪蓴與絲蓴同一種以春夏細長肥滑爲絲蓴至冬短爲猪蓴亦呼爲龜蓴此與鳧葵殊不相似也或呼爲荇菜劉芳具有注釋隋書經籍志毛詩箋音證十卷後魏太常卿劉芳撰補魏書劉芳傳芳字伯文彭城人傳內音證作音義證本卷後亦云劉芳義證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呼人莧爲人荇爾雅荇菜之有赤莖者補本草圖經莧有六種有人莧赤莧白莧紫莧馬莧五色人藥者人白二莧其實一也但人莧小而白莧大耳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補宋本即接禮云苦菜秀在此句下今案文不順故不從宋本爾雅毛詩傳並以荼苦菜也補經典序錄河閒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失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案故與詁同傳張戀切又禮云苦菜秀月令孟夏文案易統通卦驗乆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補隋書經籍志易統通卦驗乆圖二卷不著撰人更工衡切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之吳補唐本草注引此摘斷作斷仁傑離騷草木疏引此亦有之字有白汁花黃似菊本草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氣味苦寒又苦菜一名苦苣補案苦苣即苦蘆江東呼爲苦蕒廣雅蕒賣也案蘆蕒同唐本草注顏說與桐君略同

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補爾雅蔵寒漿注漿草江東呼曰苦蔵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書經籍志爾雅五卷郭璞撰此乃蘵黃蔬也注蘵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今河北謂之龍葵古今注苦蔵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青熟則赤裹有實正圓如珠亦隨裹青赤唐本草注苦蘵葉極似龍葵但龍葵子無殼苦蘵子有殼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晉書經籍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補此注見孟夏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本爾雅文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杕之杜江南本並木傍施亦傳曰杕獨皃也補皃古貌字宋本即作貌下並同徐仙民音徒計反徐仙民名邈晉書在儒林傳隋書經籍志毛詩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詩音二卷徐邈撰說文曰杕樹皃也枉木部同上說文五卷許愼撰韻集音次第之音二卷徐邈撰說文曰杕樹皃也枉木部同上說文五卷許愼撰韻集音次第之安復令呂靜撰而河北本皆爲夷狄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駉駉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難補乃云駉頌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騭隲乎詩序駉頌僖公也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案唐石經初刻牝牡之牡後改放牧之牧陸德明釋文作牡云說文同正義却作牧沈氏攷證騭隲諸本皆作騭駱獨謝本作騭隲考之字書騭牝馬也隲牡馬也故博士難以何限於騭隲後又言必無騭也亦非騭也義盖明白騭駱二字雖見駉頌之施之於此全無意義故當從謝本余荅曰案毛傳云駉駉牡馬也顏說與桐君略同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

若作牧放之意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駒駒之稱[補]孕切下同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騲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圉人所養[補案此下當有良馬二字亦非]騲也頗人舉其强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曰良馬逐逐[揚大翁九家易]三良馬逐利艱貞[案禮文鄭康成本作逐逐云兩馬走也是此書所本]左傳云以其良馬二[見宣公十二年]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騲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周禮夏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注]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段云]以周官攷之則有牡無牝之說全非補案校人職又云駑馬三良馬之數康成注良善也則毛傳所云良馬亦臧言善馬耳凡執駒攻特之政皆因其牝牡相雜處耳牸野放牧之地亦非駕輅朝聘祭祀可比自當不限騲騭[補案騭廳風千旄亦言良馬何必定指爲牡況毛傳以良馬戎馬田馬駑馬四種爲言者意在分配駒之[渭南嚴氏孝

四章統言之則皆得良馬之名析言之則良馬乃四種之一左傳云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此正善與駑之別也作傳者豈肩肩致辨於牝牡之間乎顏氏引證亦殊未確

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補]薤本作蘧[隋書經籍志]廣雅三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魏博士張揖撰]通俗文亦云馬蔺[同上]通俗文一卷服虔撰]易統通卦驗乆圖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同上]月令章句十一卷漢左中郎將蔡邕撰[補案]荔似挺語不明據本草圖經引作荔以挺出當是也　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莧[重校正宋本蘧馬莧二字是]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

廣下狹劉綏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晤善體物[俗閒本晤作悟]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俗閒本有劉字]紹因呼爲荔挺法師紹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劉綏劉紹注並見卷二中]

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皃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宋本作爲]少誤

詩云有淪萋萋興雲祁祁[宋本元注詩興雨祁祁字本作興雲非案此乃陸德明釋文中語非顏氏所注]毛傳云淪陰雲皃萋萋雲行皃祁祁徐皃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暴疾也案淪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補復扶又切]雲當爲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

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段云雲自下而上雨自上而下故素問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作雲無有言興雨者韓詩外傳呂氏春秋漢書諸書皆言興雲興雲祁祁雨我公田如言英英白雲露彼菅茅也[補]案鹽鐵論水旱篇後漢書左雄傳皆作興雨祁祁觀箋其來不暴疾之語自指雨言金石錄及隸釋載無極山碑作興雲洪氏謂漢代言詩者自不同斯言得之

禮云定猶豫決嫌疑[補]決嫌疑定猶與禮記曲禮上文釋文與音預本亦作豫]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爲猶[隋書經籍志]秦相衞鞅上客尸佼撰[補]今新出尸子廣釋篇作大犬爲豫]尸子二十卷]以爲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

豫（補）顏師古注漢書高后紀猶豫即同此二義（史記呂后本紀）作猶與（索隱）猶鄒音以獸切與亦作豫崔浩云猶猿類也卬鼻長尾又說文云猶獸名多疑故比之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故以爲猶與且按狐聽冰而此云與兮冬涉川則與是狐類不疑不係同類故云畏四鄰也（曲禮）上正義說文云猶獸名獲屬與亦是獸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　狐之爲獸又多猜疑故聽河冰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虎苑）虎知衝破每行以爪畫地卜食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卜曰虎卜

左傳曰齊侯疥遂痁（見左氏昭十年傳）說文云疥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日一發（補）閒紀莧切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疥瘧音皆而世間傳本多以疥爲疳杜征南亦無解釋（晉書杜預傳）預字元凱位征南大將軍自稱有左傳癖　徐仙民音介俗儒就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爲通云病疳令人惡寒變而成瘧令力呈切惡烏路切瘧宋作痁　此臆說也疳癬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疳轉作瘧乎（段云）改疳爲疾其說非是見陸德明釋文正義則主疾說居多

尚書曰惟景響大禹謨文周禮云土圭測景朝夕以土圭之濡地官大司徒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深尺鵠切孟子曰圖景失形（補）孟子外書孝經第三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毉實（郭注）岡兩景外之微陰也　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卽謂爲景宋本脫淮南子呼爲景柱（補）倣眞訓以鴻蒙爲景柱而淨揚乎無畛崖之際　廣雅云晷柱挂景（釋天）晷柱景也無挂字此疑衍　竝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加彡（元注）音杉（案）洪傳及隋書經籍志皆不載所撰字苑南史劉杳傳當引其書　音於景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反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段云）惠定宇說漢張平子碑卽有影字不始於葛洪末所有之字洪亦采集而成非自造也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烏之陳（隋書經籍志）太公六韜五卷文韜武韜龍韜虎韜豹韜犬韜（補）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此謂地陳用馬用人用文用武此謂人陳（又）武王問曰引兵入諸侯之地高山盤石其避無草木四面受敵士卒迷惑爲之奈何太公曰當爲雲烏之陳（案）此書作陣字俗（補注）注引六韜見三陳篇又下所引今本在烏雲山兵篇下又有烏雲澤兵篇云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凡烏皆鳥字之譌案握奇經八陳天地風雲爲四正飛龍翼虎鳥翔蛇蟠爲四奇（杜少陵詩）其說總戎雲鳥陳正本此可知鳥乃誤字也論語曰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見桓五年）（補）俗本多作阜傷車乘之車（補）實證切　案諸陳隊竝作陳鄭之陳（陳隊俗本作陳字今從宋本）（補）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補）行音杭周禮地官六藝五曰六書（注）鄭司農曰六書謂造字之本也（許愼說文）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重校）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之六藝五曰六書（注）鄭司農曰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又）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重校）諧聲也（許愼說文）此下疑當有於字　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義小學章獨阜傷作車（隋書經籍志）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撰諸本竝作王義之乃妄人謬改而佩觿及唐志皆從之失攷之甚

縱復俗行（補）復扶又切　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傳云灌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補）郭注族叢　所以江南詩古本皆爲叢聚之叢而古叢字似叢字李巡注曰木叢生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近世儒生因改爲叢解云木之叢高長者（叢聚之叢俗本作蔟蔟之蔟案蔟俗叢字而漢書息夫躬傳已有之又有蔟字見東方朔傳師古曰古叢字也其下皆從取段氏則以爲詩傳本是叢木叢與聚與叢古

通用說文在广部才句切積也又月部最祖會切犯而取也俗作寁故易與寁混　案眾家爾雅及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宋本有又音祖會反傳周續之字道祖隱門廣武人年十二詣豫章太守范甯受業通五經幷緯候高祖踐阼爲開館東郊外招集生徒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不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劉昌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宋本有又音祖會反五字似衍宋書隱逸

反叉祖會反宋本祖作狙　皆爲穿鑿失爾雅訓也補劉昌宗經典釋文載之於李軌徐邈之閒當是晉人有周禮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五卷其毛詩音匡謬正俗引兩條一鵲巢箋冬至加功劉周等音加爲架一采蘩傳山夾水曰澗劉周又音夾爲頰集韻又引其尚書音左傳音而隋經籍志皆不載

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傳悉略此字其閒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爰詩衞風伯兮文於旅也語儀禮鄉射禮記文回也屢空論語文　風風也教也詩小序文及詩傳云不戢戢也不儺

儺也見小雅桑扈篇不多多也見大雅卷阿篇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見鄭風　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大家注列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郭注見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下曹注今已亾　鄴下詩本既無也字羣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詩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詮成本皆作誠譌今改正可笑

易有蜀才注隋書經籍志周易十卷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南齊書王儉傳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專心篤學手不釋卷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隋書經籍志字林已見前段云撰說文只作援其云纏援腎也纏卽擐腎字

易有蜀才注隋書經籍志漢之書十卷常璩撰　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家俗本無宋本有渡江後北閒傳記皆名爲僞書不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嬴股肱補嬴力果切鄭注云謂撝衣出其臂脛補胡定切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補隋書儒林何妥傳附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

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安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遣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成爲當時所貴補著張　案字林蕭擐當作撝音宣擐是穿鑿之名非出臂之義略切讀是徐爰音患非也字林已見前段云撝說文只作援其云纏援腎也纏卽擐腎字

漢書田肓賀上俗本肓作肯乃俗字江南本皆作肯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聖顯子臻不墜家業梁書劉顯傳顯字嗣芳沛國相人博涉多通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隋書經籍志周易梁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入周家字字文護避字宣摯梁元帝諱詳見遷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遣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成爲當時所貴

爲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　讀班史呼爲田肓梁元帝嘗問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肓爲肓元帝無以難之補難乃旦切吾至江北見本爲肓

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俗本蛙下同今從宋本）聲餘分閏位蓋謂非乎黃之色不中律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髇虎視而（俗本無宋本有）復紫色蠅聲亦爲誤矣（此條已見前勉學篇鳶髇虎視彼作鴟目虎吻與漢書合）

簡策字竹下施束（元注七賜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書斷隸書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始爲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損益大小篆方員而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難成乃用隸字以爲吏人佐書務趨便捷故曰隸書）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如刺字之傍應爲朿今亦作夾（段云曲禮挾訓箸字林作筴則筴不可以代策明矣）徐仙民春秋禮音（隋書經籍志春秋左氏傳音三卷禮記音三卷並徐邈撰）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重校正又字似當在史記上）作妬字誤而爲姤裴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姤（同上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史記音義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野民撰史記音三卷梁輕車錄事參軍鄒誕生撰）既爾則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家語弟子解子夏反衛見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抱朴子遐覽篇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虎成）

張揖云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隋書經籍志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義案諸經史緯侯遂無宓義之號虙字從虍（元注音呼）宓字從宀（元注音綿）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虙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耳（帝王世紀即皇甫謐所著）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虙子賤爲單父宰（補單父音善甫）即虙羲之後俗字亦

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

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得二十八篇）

太史公記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見蘇秦傳）此是刪戰國策耳（見韓策）

案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隋書經籍志戰國策論一卷漢京兆尹延篤撰案口後韻協秦正以王安得如延篤所言乎且雞尸之語別無他證柰何信之）

應劭宋本作邵風俗通（同上風俗通義三十一卷應劭撰梁三十卷案今止存十卷）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史記刺客傳集解徐廣曰宋子縣名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宋本作聞其家堂客有擊筑謼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補潘賦本作伎懩徐爰注有伎藝而欲逞曰伎懩音養李善注引風俗通作伎養不能毋出言養與懩同毋與無同）今史記並作徘徊（宋本作俳佪）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耳

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史記黥布傳布六人也姓英氏背楚歸漢立爲淮南王信越誅布大恐陰聚兵俟伺旁郡警急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自以爲侍中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舉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漢繫赫使案驗布布族赫家發兵反上自將擊布布數戰不利走江南長沙王使人紿布之番陽番陽人殺之遂滅黥布補今史記作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妒本字亦作妬通）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

媚之誅傳云孝成趙皇后女弟趙昭儀姊妹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帝暴崩皇太后詔大司馬莽與御史丞相廷尉問發病狀昭儀自殺哀帝即位尊皇后爲太皇后司隸解光奏言趙氏殺後宮所產諸子請事窮竟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貶爲孝成皇后又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案所引是議郎耿育疏中語今本漢書仍作媚史記黥布傳此二媚竝當作婟婟亦婟也義見禮記三蒼補禮記索隱引作媚記大學媚疾以惡之鄭注媚妬也史記五宗世家索隱郭璞注三蒼云媚丈夫妒也又云妒女爲媚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子爲常山王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棁棁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王后亦不白嘗藥又不宿留以妬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故改焉補案今家訓亦作明壹之當是後人所改正海鹽張燕昌芑堂云鄭夾漈以石鼓文殿字與秦權殿字同遂疑石鼓文爲秦制則秦權似當作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棁爲人數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及勃私姦等事有上充論衡云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鬬訟補論死篇妒夫媚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鬬訟言知媚是妒婦也蓋可明顏氏之說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山立石頌秦德其辭曰維二十八年皇帝作始開闢平一宇宙天下咸服遂除疑定法令顯白道理事各有序以明人倫大義既定四海之內合爲一家黔首修潔各自端誨男女禁絕無淫佚之行夫爲寄豭婦爲逃嫁謹慎遵行以成常法昭明宇內靡不清淨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應時動事是維大始本紀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濾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其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濾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皆有刻辭焉顏氏稱五十七字了了分明皆有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說文廿注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廿字刻此詔故刻左顏氏敏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眞誤矣故改焉補案今家訓亦作明壹之當是後人所改正海鹽張燕昌芑堂云鄭夾漈以石鼓文殿字與秦權殿字同遂疑石鼓文爲秦制則秦權似當作殿文詔案顏所見是廿字與世形近故誤作世必非殿字或鄭所見之權又不同其書秉爲古隸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俗本在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爲狀貌之狀月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爲隗狀耳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除中書侍郎齊主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高祖受顧命爲丞相府屬登阼之日授內史令漢書云中外禔福見司馬相如傳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匙見蒼雅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多誤下云恐爲誤則此處誤字衍從手扈文者對耦竝爲提挈之意恐爲誤也或問漢書注爲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以省代禁荅曰案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今書作糾乃正字注同禁鄭注云糾猶制也察也宋本注一本無猶制也三字案本注元有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也段云此蓋出古今字詁謂省今字作省然則小井所領二反竝得訓察其處

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譽古察字也

漢明帝紀爲四姓小侯立學漢上當有後字按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補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四姓見下皇后紀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父訓護羌校尉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爲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同上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世祖之舅皇后紀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眞定槀人父昌仕郡功曹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兄識爲將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或以侍禦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入天子之也禮記曲禮下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鱓元注音善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俗之學士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後漢書班超傳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使西域到鄯善王禮敬甚備後忽疎懈召問侍胡曰匈奴使來今安在胡具服其狀超乃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激怒之官屬皆曰今在危亾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大震怖可盡殄也寧當論其六七耶

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方術傳楊由字哀侯成都人有風吹削嘯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章懷注嘯當作肺此是削札牘之柿耳補柿說文作林削木札樸也從木市聲陳楚謂橶爲柿芳吠切案今人皆作柿說文以爲赤實果也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左氏襄廿七年傳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晉楚皆許之既盟請賞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聖人以興亂廢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人以己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或卽謂札爲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已見前卷補童宋本作僮案說文童奴也僮幼也則俗本作童是從之

研編削之才後漢書蘇竟傳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建武五年拜侍中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懿爲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與龔書曉之曰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竊自依依末由

自遠云云皆其證也詩云伐木滌滌毛傳云滌滌柿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因是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宋本有字字學士因解云俯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俯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隋書經籍志風角要占十二卷餘不勝舉

三輔決錄云同上三輔決錄七卷漢注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太僕趙岐撰摯虞注魏顒晉大夫見宣十五年左氏傳北土通呼物一頭如果蒜目似聲椒沈氏欽證諸本皆作雀鶉賦又云蒜果者非又果共一箇果當作魏顒之顒魏顒晉大夫見宣十五年左氏傳北土通呼物一凹音塊改爲一顆蒜顆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鶉雀賦曰說文鶉摯鳥也補此賦藝文類聚載之

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瑣瑣眼中淚出珠子碟補玉篇烏火切其字雖異義家塾叢書

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爲顆學士相承讀爲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一苞裹俗本作共補段云音杳杳語之杳也文弨案段氏之說古誠有之顏氏卻無此文法且方隋書經籍志正史倒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音義又音蒜顆俱從苦戈切又言蒜蒲疑上符字當爲苻苻有蒲音左傳萑苻是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是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劫卽是敝倦之敝瓦元注要用字苑云敝音九僞反字亦作疲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爲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而年穀飢儉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民數不及漢時一大郡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爲國用補敝集韻作疲倦又廣雅上有廣蒼無也字

劍之刀亦是剏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箭力之力或借剏字

俗間又有鰪鴿語宋本鰪鴿之下語字之上有音沓二大字今本改作小字各本無補段云音沓語謂音沓語之沓也文弨案段氏之說古誠有之顏氏卻無此文法且方辨鰪伯之音何必於俗間之言先爲之作音乎此本謂俗間有鰪鴿之語耳宋本不當從益無所不施宋本作無所不容之意也補案今謂多言者爲佗佗諮諮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芴然而粗然而沸與顏氏所解不同顏氏自謂當時人語意如此必不誤也今人堆物亦云沓沓與無所不容意頗近之若無所不施與孟子所言似亦相近也顧野王玉篇隋書經籍志玉篇三十一卷陳左將軍顧野王撰唐書經籍志三十卷案今本同唐志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是對舅姑之稱補尺證切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樂府清調曲相逢行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

轂問君家君家誡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鄲倡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人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鵾鷄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案又一首長安有狹邪行末云丈人且徐徐調絃詎未央補案詎未央必本是未渠央渠與遽音義同故顏郎引作未遽央若詎之訓爲豈豈未央則是已過中矣不與詩意大相左乎詩小雅庭燎曰夜未央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詩意本此若巨字亦可讀爲渠漢書高帝紀項伯告羽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巨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人也案服氏之解最妙言公豈能入乎乃顏師古轉以服說爲非而讀巨爲詎言公豈能入乎語索然矣與改詩爲詎未央者其見解正相似耳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亾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俗婦呼舅爲大人公句丈之與大易爲誤耳近代文士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耕己之羣妻之意又加鄭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補宋南平王鑠始仿樂府之後六句作三婦豔詩猶未甚猥褻也梁昭明太子沈約倶有艮人且高臥之句王筠劉孝綽何稠丈人吳均則云佳人至陳後主乃有十一首之多如小婦正橫陳舍嬌情未吐等句正顏氏所謂鄭衛之辭也張正見亦然皆大失本指梁元帝纂要楚歌曰鑿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扈扈補余染余之切今日富貴忘我爲樂府解題引風俗通百里奚爲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拊牌援琴撫絃而歌者三問之乃其首章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隋書經籍志月令章句十二卷漢中郎將蔡邕撰　曰鍵關牡也宋本又有牡字衍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扉宋本有扉字衍同上聲類又或作扃玉篇同扉所以止扉宋本有也字亦衍

通俗文世間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敘乃引蘇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斅以前全不解反語補反與翻同下同通俗反音甚會俗本作爲非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段云李密一名虔見李善文選注晉中經簿已見前及七志隋書經籍志王儉又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並無其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常用字訓同上梁有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撰亾　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補復扶又切未知卽是通俗文爲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

或問山海經夏禹及竺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如此郡縣不少以爲何也漢書地理志長沙國秦郡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開縣五有朱虛侯章朱崖趙國故趙國常山郡高帝置泰山郡高帝置縣二十四有奉高眞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齊郡縣十二有山諸臨淄師尚父所封左馮翊故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改出諸夏所足叔孫通所謚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而云張仲孝友小雅六月篇仲尼修春秋而作薪炊耳聲類作扉宋本有扉字衍同上聲類又或作扃玉篇同扉所以止扉宋本有也字亦衍

經書孔丘卒（春秋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杜注仲尼既生老去位猶書卒者爲之君臣宗其聖德殊之）而異世本左丘明所書（元注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漢書藝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載秦望碑（晉書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七年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興天下海內幷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補陽湖孫淵如定作殘滅以顏氏爲非）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補今所傳本七十人分江妃二女爲二亦止七十一人贊無出佛經之語）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隋書經籍志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終於趙悼后（補趙悼后趙悼襄王之后也史記趙世家集解徐廣引列女傳曰邯鄲之倡）而傳有更始韓夫人（後漢書劉聖公傳聖公爲更始將軍後卽皇帝位寵姬韓夫人尤嗜酒每

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列女傳所載略同）明德馬后（已見及梁夫人嬪（列女傳梁夫人嬪者梁鯈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欲專恣乃誣陷梁氏后崩嬪從民間上書訟馬氏後竇后相厠也一曰相出前也卽限切）

或問曰東宮舊事（隋書經籍志東宮舊事十卷）何以呼鴟尾爲祠尾荅曰張揖者吳人不甚稽古隨宜記注逐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爲鴟祀故以祠代鴟字（俗本脫宋本有）呼紺爲禁故以系傍作禁代紺字（通說文系讀若覛莫狄切各本作系乃繫字譌）呼盞爲竹簡反故以木傍作展（各本有以字衍）代盞字呼鏤字爲霍字故以金傍作霍（宋本作鑊）代鏤字又金傍作患爲鑺字木傍作鬼爲魁字（俗本魁作傀案說文傀從木鬼聲則是正體當

如此宋本作魁說文羹斗也今以槐爲魁方是誤故定從宋本）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髻字金花則金傍作華窻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緺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案說文云碧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沈氏欽韓曰玉篇引不同未詳補隋書經籍志說文音隱四卷宋本此書音隱下有疑是誤字四字此不知音隱是書名誤認爲音切沈氏欽韓亦但疑案隱與塢瑰有異則此當又有加非出說文今故刪去）隱所音正與讀若威合當從之卽陸機宋本作璣所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隋書經籍志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烏程令吳郡陸機撰補經典釋文序錄陸璣字元恪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案諸書多有作陸機者無妨二人同名顏氏所引語在詩召南于以采藻句下）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生（句）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莖如絲圓繞可愛

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蓫（補今人俱呼爲蘊與蓫音亦一聲之轉）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補著側略切）以象蓫草用以飾物卽名爲蓫於時當紺六色罽作此蓫以飾緄帶張揖因造糸旁畏耳宣作隈（補糸別本訛絲宋本作系亦訛今改正宋宣作隈隈字似當作著重校正）今案非也隈下或本有音字脫去耳以荅其緺是何音之問也

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補柏人漢縣晉以前皆屬趙國隋書地理志改爲柏鄉屬趙郡）惟闞駰十三州志（隋書經籍志十卷）以爲舜納于大麓卽謂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爲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宋本作余訛）嘗爲趙州佐（通典趙國後魏爲趙郡開皇初改爲趙州北齊改殷州

爲趙州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曰山[補舊本並作土今案當作山]有巖嵏[俗本作務本無山字段云當作嵏案隋地理志作巖嶕山然正字當作嵏]王喬所仙[列仙傳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洛之閒道人浮邱嵏嵏諸本皆作務同今案文義改]巖字遂公接以上嵩高山方知此巖嵏山也嵏字依諸字書字今從宋本]卽旄丘之旄也旄字林作氂丛周反又音毛一音丛付反[補詩旄邱釋文字林山部又有嵏字亦云嵏邱丛付反又音旄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反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爲趙州莊嚴寺碑銘因云權務之精卽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補五更古衡切下更古孟切除此一字外下皆古衡切]荅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補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六日無辨渭南嚴氏孝]五夜不分[李善注引禦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又云鼓此鼓字衍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亦云衛以嚴更之署[西都賦班固作辭綜注西京賦曰嚴更督行夜鼓也]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補令力丁切]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補復扶又切參差初金切]然辰閒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閒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蔰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蔰而生山中[補朮徒律切蔰古帝切]案朮葉其體似蔰近世文士遂讀蔰爲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失其義[補筋居勤切本草枸杞一名地骨]

或問俗名傀儡子爲郭秃有故實乎荅曰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秃[此語今逸]當是前代人[二字宋本作世]有姓郭而病秃者滑稽戲調[補徒弔切]故後人爲其象呼爲郭秃猶文康象庾亮耳[補段安節樂府雜錄傀儡子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陳平造木偶人舞於陴閒冒頓妻閼氏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後樂家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沈氏攷證晉書亮本傳諡文康案文康亦當時樂曲名冒頓音墨突閼氏音烟支宋本連下不分段今從俗閒本補注通典樂六禮畢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後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歌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爲長流乎[隋書百官志後齊制上上州刺史有外兵騎兵長流參軍事]荅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元注此事本出山海經流作留[補西山經長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於祀爲秋[元注此說本於月令]案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五晉宋以來始爲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爲嘉名焉[補晉書職官志縣有獄吏都亭長小史獄門亭長]

賊捕掾等員

客有難主人曰[補難乃旦切]今之經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宋本作明子]皆云是然則許愼勝孔子乎主人拊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六文[補六文卽六書分扶問切]以部分[補六書分扶問切八歲入小學保氏敎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又曰分別

部居不相雜廁凡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其文也先儒尚得改作臨今俗本從宋本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補鄭康成注易苞蒙苞當作彪苞荒荒當作康枯楊之枯讀爲无姑皆甲宅之皆讀爲倦解其於三禮或從古文或從今文杜子春三鄭於周禮亦時以意屬讀此所謂改文從意者也必如左傳止戈爲武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宣十二年傳楚重至於邲潘黨曰君盍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案下當分段世間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互同諸本作各有同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輒互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尸下施几諸本皆作居下施几誤今改正補說文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尻如此案今之居字說文以爲蹲踞字如此之類何由可從補顏氏此言洵通俗之人全不識字固無論已有能留意者率欲依倣小篆盡改世間傳授古書徒然駭俗孟爲不學者所藉口顏氏所云特須消息者吾甚韙其言且以漢人碑版流傳之字亦多互異何可使之盡遵說文晉魏已降鄙俗尤多若盡改之凡經昔人所指摘者轉成虛語矣故頃來所悮書非甚謬者不輒改也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爲仲以說爲悅以召爲邵以閒爲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成鄙俗亂旁爲舌揖下無耳龍闥從龜奮奪從雚元注胡官反案上安西鼓外設皮鞮頭生毀離則配禹鑿乃施鍇巫混經旁皋分澤片補家語困誓篇望其壙冢如也荷子大略篇作皋如也如此尚多獵化爲獦元注音葛海經案宋本音曷非補賈誼書勢卑篇不獵猛獸而獦田矣所獦得毋小是以獦爲獵也寵變成寵元注寵音郎動

名邁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補強其兩切則下句當云麟雙觚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補案邁是禾名亦有擇義凡一字而兼數義者說文多不詳備若如顏氏之說則其書之窒礙難通者多矣豈獨此乎大抵服其爲書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爭注書往往引其爲證

反孔也故从穴補從穴者窟窿字五經文字音籠今兩音俱有業左氏傳片諸本作諴士段云土俗作牒見廣韻靈底著器碎字自有律音強改爲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類不可不治補治直之切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微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補今常行文字如中間從日繇旦亦從日第但從艸准許從兩點去十橋柿從市之類亦難違俗也案下當分段

案彌亙字從二閒舟詩云亙之秬秠是也大雅生民之篇補今亙古鄭切本作亙補之隸書轉舟爲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閒爲舟航字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爲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爲酉補春秋說詩說

顏氏家訓　卷六　三

貢字爲項以叱爲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晉潘岳離合詩云佃漁始化人民穴處意守醇樸音應律呂桑梓被源井木在野錫鸞未設金石弗舉害咎蠲消吉德流普窮谷可安窈作棟宇嫣然以嘉焉懼外侮熙神委命已求多祐嘆彼季末口出擇語誰能默誠言喪厥所釐畝之諺龍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潛巖阻眇義崇亂少長失敘乃拭卜破字經沈氏攸畜隋書經思楊容姬難嵬六字陸詩未見拭卜一卷又有式經一卷拭卜破字經籍志有破字要訣卜者所用之盤楓天棗地漢書王莽傳內有此字本亦作式漢書藝文志有羨門式法破字即今之坼字也及鮑照謎字宋鮑照集字謎三首云二形一體四支八頭四八二八飛泉仰流乃井字頭如鉤中央橫廣四角六抽右面負兩刃左邊雙屬牛乃鼂字乾之一九隻立無偶坤之二六宛然雙宿乃土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重校正宋本無之字

河間邢芳語吾云補語牛倨切賈誼傳云日中必彗注彗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奄然便昃耳此釋爲當乎補卒與猝同當丁浪切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漢書注臣瓚曰太公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此卽六韜文彗音衛補注文韜守土篇曰中必彗操刀必割今本彗譌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曰耳

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顏氏家訓卷第六終

渭南嚴式誨斠鐫

成都龔道耕重斠

音辭　雜藝　終制

音辭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宋本作標从手非下同齊言之傳春秋公羊隱五年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注登來讀言得來得來之名求得爲得得來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又桓六年正月寔來傳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詳見困學紀聞七離騷曰楚詞之經史記屈原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者猶離憂也王逸離騷經序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風諫君也案逸說非是經字乃後人所加耳此言離騷多楚人之語如羌字些字等是也此蓋其較明之初也後有揚雄若方言其言俗本作書大備隋書經籍志揚子方言十三卷郭璞注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

也宋本無此字逮鄭玄注六經後漢書鄭玄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黨事禁錮遂隱修經禮禮記論語孝凡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等凡百餘萬言隋書經籍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並高誘注許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補隋書經籍志釋名八卷劉熙撰撰册府元龜漢劉熙爲安南太守撰禮謚法八卷釋名八卷直齋書錄解題柳漢敬士北海劉熙成國撰此書作劉熹文選注引李登聲類熹與熙同世說新語言語篇王坦之令伏滔習鑿齒論晉楚人物注滔集載其論略晉士有才德者後漢時有劉成國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撰釋名三十篇篇數不同非此書也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耳補此不可勝舉聊引一二以見意鄭注易大有明辯遠讀如明星晢晢晉初爻辭擯如讀如南山崔崔周禮大宰夯讀如囫游之游注病之注儀禮士冠禮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爲佐然從於趙盾之佐禮記檀弓居讀如姬姓之姬如人相偶之人高誘注呂覽貴公篇蘧讀車笵之笵功名篇茹讀如人空頭扣之悅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許慎說文訖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訖階而盬盬

讀若鏗鏘之鏗劉昭釋名皆以音聲相近者爲釋照有孟子注七卷今不傳文選注引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又蟾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開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亦是譬況假借

以內言外言俗本作外言內言　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盖使人疑補史記王子炎表上褒魏侯建晉灼云猥音內言晉灼音內言倘而外言未見如何休注公羊傳云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亦可推其意矣又莊十八年公羊傳春秋伐者爲主伐者爲客何休於上何休注云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於下何云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皆齊人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慎行論閻閭也讀近浟緩言之氣言之此所謂徐言也又注淮南本經訓蛩蛩充州謂之螣螣讀近殆緩氣言之又注地形訓旄讀近綱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余謂如詩大雅文王豈不顯豈不時但言不顯不時公羊隱元年傳注不如卽如亦是其比讀若之例說文爲多他若鄭康成注易乾文言慊讀如嗛耳之扣嗛皆難解又劉熙釋名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大坦也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青徐蹴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古人爲字作音類多如此

顏氏家訓　卷七

孫叔言創爾雅音義隋書經籍志爾雅音義八卷孫炎撰補注案魏志王肅傳稱樂安孫叔然以名與晉武帝同故稱其字陸德明釋文亦云炎字叔然今此作叔言是亦似取莊子大言炎炎爲義得無炎本有兩字耶故仍之

漢末人獨知反語補反音翻下同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魏志三少帝紀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在位七年爲賈充所弒自茲厥後音韻鋒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諭未知孰是莊子齊物論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撰各本作讌讀今從宋本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補覈側革切衷陟仲切撰古岳切晉宋齊梁陳咸都之洛下今之河南開封府周漢魏晉後魏咸都之故其音近正與鄉曲殊也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堪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

沈濁而銳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補淮南地形訓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切韻序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銳五禾切說文圜也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力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涎段云錢昨先切石常隻切射食亦切同在二十二昔而有別以賤爲羨段云賤才線切羨似面切以在三十三線而音別以是爲舐段云是承紙切舐神紙切同在四紙而音別北人以庶爲成段云庶在九御成在十遇二韻音分大小以如爲儒段云如在九魚人諸切儒在十虞人朱切以紫爲姊段云紫將此切在四紙姊將几切古音大分別以洽爲狎段云洽侯夾切入韻第三十一狎胡甲切入韻第三十二如此之

例兩失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補北齊書崔悛傳子瞻字叔子約司空祭酒一時名望叔子朗強學所與周旋皆一時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錯失隋書經籍志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槩撰又音譜四卷陽休之撰吾家兒女朱本作子女雖在孩稚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爲己罪矣補替說文作普廢也偏下也云爲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案下當分段

古今言語時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稗爲逋賣段云案廣韻稗傷卦切與逋賣音異一說曹憲廣雅音賣麥稼切入禡韻逋賣一反蓋亦入禡韻也反娃爲於乖段云娃於佳切在十三佳戰國策音刎爲免段云國策音當在高誘注內今缺佚不完無以取證穆天子傳音諫爲閒穆天子傳郭注閒音諫段云案顏語無

本作山川諫之郭讀諫爲閒用漢人易字之例而後義可通也後人援注以改正文又援正文以改注而閒音諫之云乃成弔詭矣若山海經郭傳亦作山川閒之則自用其說也漢儒多如此讀諫爲閒於六書則假借之法於注家則易字之例不當與上下文一例俑引

說文音臺爲棘讀皿爲猛皆見本書字林音看爲口甘反

段云看當爲口干反而作口甘則入談韻非其倫矣今韻書以郎入寒韻徐鉉所引唐韻已如此其誤正同

音伸爲辛

段云此蓋因古書多音申故也

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爲奇豈石分作四章

段云今廣韻本於唐韻唐韻本於陸法言切韻法言切韻同撰集然則顏氏所執略同今廣韻今廣韻成在十四清仍在十六蒸別爲二韻宏在十三耕登在十七登亦別爲二韻而呂靜韻集成仍爲一韻宏登爲一韻故曰合成兩韻今廣韻爲奇別爲二韻豈石別爲二韻故曰分作四章皆與顏說不合故以爲不可依信今案宏登爲一韻與古音合此韻集之勝於顏陸輩也

李登聲類以系音孚

補案廣韻系古詣切孚五計切同在十二霽而音微有別

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

段云廣韻乘食陵切音同繩承渭南嚴氏孝

署陵切音同丞今江浙人語多與劉昌宗音合

此例甚廣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反騶爲在遘左傳音切椽爲徒緣

隋書經籍志毛詩音二卷春秋左傳音三卷並徐邈撰段云騶字今廣韻在四十九宥鋤祐切依仙民在遘反則當入五十候與陸顏不合廣韻椽直孿切仙民音亦與陸顏不合然仙民所音皆與古音合契而釋文亦俱不取之驟但載助救仕救二反此皆非知仙民者也

不可依信亦爲眾矣今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譌僻乎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爲兄侯然則兄當音所榮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

段云搜所鳩反兄許榮反服虔以兄切搜則兄字在侯韻與古音合而法言諸人改入尤韻非也一說此音指侯之非而以所鳩爲是也補注錢云方言捘通俗文入室尋求謂之捘捘反爲兄侯顏氏略求也就室曰捘通益謂捘所鳩反兄許榮反通俗文以兄切捘則兄當音所榮反

當爲所榮反而不譌顏謂所榮雖傳自古語而不可用也又案服氏搜反兄侯則搜字在侯韻與古音合而法言諸人改入尤韻非也一說此音指兄侯之非而以所鳩爲是也補注錢云方言捘通俗文入室尋求謂之捘捘反爲兄侯顏氏略求也就室曰捘通益謂捘所鳩反兄許榮反通俗文以兄切捘則兄當音所榮反

顏氏家訓　卷七　五

義家塾叢書

渭南嚴氏孝

書云好惡元注呼號反生惡元注於各反殺是爲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補顧氏炎武音論先儒兩聲各義之說不盡然余考惡字如楚辭離騷有曰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已邃遠兮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終古又曰何所獨無芳艸兮爾何懷

謂之好惡元注上呼號下烏故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

夫物體自有精麤精麤謂之好惡補苾如字讀人心有所去取去取

乎故字時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漢趙幽王友歌我
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此皆美惡之惡而
讀去聲漢劉歆遂初賦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羣邪之所惡賴祁
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魏丁儀厲志賦嗟世俗之參差兮
將未審乎好惡咸隨情而與議兮固眞僞以紛錯此皆愛惡之
惡而讀入聲乃知去入之別不過發言輕重之閒而非有此疆
爾界之分也案顧氏此言極是但不可施於今耳　甫者男子之美稱補尺證切古書多假借
爲父字北人遂無一人呼爲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
須依字讀耳元注管仲號仲父范增號亞父補案太公望號師尚父乃師之尚之父之亦當依字讀

案諸字書焉者鳥名或云語辭皆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見詩
分焉字音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見詩
小雅白駒篇焉用佞焉得仁見論語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
愆反故稱龍焉故稱血焉見易坤文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見論語託
顏氏家訓　卷七　六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始焉爾隱二年公羊傳文晉鄭焉依隱六年左傳文之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
分別補彼列切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
也案下當分段

邪者元注音耶未定之詞左傳曰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
鬼神耶見左昭廿六年傳第二句不作耶本文是故及此也亦可通耶說在下莊子云天耶地耶
補案當作父耶母耶見大宗師篇漢書云是耶非耶武帝李夫人歌見外戚傳之類是也而
北人即呼爲也亦爲誤矣補案也字可通耶如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
生也粥壽也皆作粥字用當由互讀故得相通雖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耶本文乃乾
坤其易之門耶此又爲未定乎荅曰何爲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列德以
折之耳案下當分段

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
曰敗元注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
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補左氏哀元年傳夫先敗也已安能敗我案釋文無音知
本不異讀也

古人云嵩梁難整補晉語七悼公曰夫嵩梁之性難王也故使悼惠者敎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
使鎮靖者修之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剋勵也吾見王矣外戚語多不
正亦由內染賤保傅外無良俗本作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矣嘗對
元帝飲謔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說文颺涼風也
段非干木段干木魏文侯時人廣韻引風俗通以段爲氏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啓報簡
文簡文云庚辰吳人遂成司隸春秋定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顏氏家訓　卷七　七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人郢通典郡荊州宋分置荊州
司州郢州雍州湘州其司州領郡四永州蓋其所隸非謂漢之
司隸也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敎諸子侍讀以此爲誡案下當分
段

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廣韻攻與
同紐比俗本作北謁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纖補廣韻暹與纖皆息廉切不知顏讀何音名琨
自稱爲衮名洸自稱爲汪名勣元注音藥自稱爲猲元注音傑非唯音韻
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蓋謂同音之字難避也

雜藝第十九

眞草書迹微須留意補眞書即隸書今謂之楷書晉衛瓘傳
子恆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云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云漢興而有草書不
知作者姓名案眞草之語見魏武遜舉令及蔡琰別傳江南諺

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補）漢書游俠傳陳遵贍於文辭善書去亦藏也音邱呂反又音舉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師古曰）案今人多作弄字疏所助切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補）狼狽獸名皆不善於行者故以喻人造次之中書跡不能善也吾幼承門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補）分謂天分扶問切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章仲將遺戒深有以也（世說巧藝篇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劉孝標注文章敘錄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以光祿大夫卒衛恆四體書勢云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榻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筆家令（案）下當從諸本別爲段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晉書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及長辯瞻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案逸少人品絕高有遠識此以風流蕭散目之亦淺甚矣）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珊肱切）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案梁書蕭子恪傳子恪字敬則六十卷又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善草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高祖論其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鍾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著齊書一百十卷無著齊書事此蓋誤記也）王褒地肖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遇猶以書工嶇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耶（周書王褒傳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自祖儉至父規並有重名於梁國子祭酒蕭子雲亦工屬文梁武帝敕褒與左衛將軍周捨左民尚書傅昭等撰定五禮褒博覽史傳尤明朝儀故時人號爲五經庫焉）范曄博贍史傳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謂曄等曰吾聞王克等皆江陵陷元帝出降褒與王克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介意俱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並荷恩眄世宗篤好文學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乘輿行幸褒常侍從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雖然厮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案下當分段）

梁氏宋本作武訛祕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眞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二王羲之獻之也（本傳獻之字子敬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登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方知陶隱居已見阮交州（晉書阮籍傳附阮放字思度時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蕭祭酒諸書謂子雲也（本傳大騎常侍國子祭酒）莫不得羲之之（宋本有逸字）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羲之官右軍將軍（案）下當分段）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閒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梁書部陵攜王綸傳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宋本注一本注前十爲草能傷作長之類是也（案俗本此十二字即作正文）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畫虎不成馬援語已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俗本作遂寫）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彌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耍生爲蘇（案此字猶然）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偏滿經傳唯有姚元標宋本標非工於草隸重校正舊本言繕寫墳籍方以楷正爲善斷無兼取於草草有訛便轉移者已見排斥於上矣今改從楷字（案此字草作楷案此字草固生師之者眾泊於齊末祕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案下當分段）留心小學後

江南閭里閒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翻宋本誤作人頗爲所誤也（補）案林罕字源偏傍小說序云俗有隸書賦者假託許愼爲名頗乖經據顏氏家訓云斯實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案此作畫書林作隸書此云貴師卽隱居也而林以爲假託許愼未知實一書否

畫繪之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寫眞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卽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武烈太子已見蕭賁劉孝先（梁書劉潛傳第七弟孝先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閱古今宋本作翫古知今翫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

私使令亦爲猥役猥幷雜也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王國侍郎（隋書百官志）王國置中尉侍郎執事中尉後爲鎭南府刑獄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宋書州郡志南義陽太守領縣二有平氏令漢舊名屬南陽）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德擇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易繫）鄒下傳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禮）記射義射者何也射以觀德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江南謂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

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豈（補）難乃旦切亂離之後此術遂亾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補）抱朴子自敘篇昔荏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爲之（補）要與邀同（枚乘七發）逐狡獸集輕禽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師多不能中（補）復扶又切古者卜以決疑（左氏桓十一年傳）卜今人疑生於卜何者守道信謀以決疑不疑何卜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元注）音敕惕令郎丁切下同（補）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奇偶自然半收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豈信何足賴也（補）奇居宜切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壈貧窮多不稱屠本作通泰（補）壈力敢切楚詞九辯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壈一作廩吾觀近古以來尤精

（漢書京房傳）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上意向之（元帝紀）房月餘復下獄與前從石顯五鹿充宗皆嫉之出爲魏郡太守去日房受學者張博皆棄市（魏志管輅傳）輅字公明平原人安平趙孔曜薦於冀州刺史裴徽曰輅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妙同甘石俯覽周易則齊思季主徽辟爲文學從事大友善之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閒不見女嫁兒娶婦也卒年四十八（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妙於陰陽算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復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攄發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王敦謀逆使璞筮璞曰無成曰卿更爲筮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

註誤亦禍源也及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補強其兩切註古賣切）吾嘗學
六壬式亦值世閒好匠聚得龍首金匱玉軨變玉歷（宋本注一本作玉變
玉歷（案今本皆與一作同）十許種書（隋書經籍志六壬式經雜占九卷六壬
首經三卷注上經三十六占下經三十六占共七十二占）討求
法係六壬占門又（黃帝金櫃玉衡經一卷亦六壬占法）
無驗尋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不
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少妄多至如
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終拘而多忌亦無謂也
（後漢書王符傳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凡反
支日用月朔爲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
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
支見陰陽書又（郭璞傳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
必端膝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亭中老寢
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亾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補章懷注
渭南嚴氏孝

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
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補周禮保氏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云九
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
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疏云此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以句
股替旁要（案今所傳周髀乃周公問於殷高者即句股之法）
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歷者皆學通之（補如張蒼鄭康成蔡邕
張衡諸人皆明此術）
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元注音亙）精
之位至南康太守（補隋書律歷志中梁初因齊用元嘉歷大監
官今所用何承天歷（補隋書經籍志三卷下詔定歷員外散騎侍郎祖暅奏稱史
付靈臺與新歷對課疎密至大同十年制詔吏造新歷）
多曉此術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
（補古沓切）居家得以救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晉書皇甫

謐傳謐有高尚之志自號玄晏先生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
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
必崇接世利事官執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初服寒
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隋書經籍志皇甫謐曹歎論寒
食散方二卷亾又（殷仲堪傳仲堪陳郡人父病積年衣不解帶
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
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補禮記曲禮下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
多所愛好（補呼號切）洎於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補洎其冀
切）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此樂愔愔雅致有深味哉（文選嵇叔夜琴
賦愔愔琴德不可測兮李善注韓詩曰愔愔和悅貌）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以暢神情
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補令郎丁切）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
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晉書隱逸傳戴逵字安道譙
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
武陵王睎使人召之逵對使者
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
家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補家語五儀解哀公問
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
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公曰何爲
公曰有二乘則何爲不博子曰爲其兼行惡道也　二乘論語云不
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棊也古者
鬬而東齊魯之
閒皆謂之弈）　然則聖人不用博弈爲教但以學者不可常精
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
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吳志韋曜傳曜字宏嗣吳郡雲陽人爲
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
弈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
注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王肅事未見（晉書葛洪傳洪性寡欲無
手執此竝勤篤之志也所愛翫不知
興書陶侃爲荊州見佐吏博弈戲具投之於江曰圖棊
堯舜以敎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竝國器何以此爲）　能爾爲
佳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焚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焚十

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鮑宏博經博局之戲各設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白六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兩畫者謂之白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在五之間謂之五塞（補廣雅博箸謂之箭楚詞招魂蒱簙象棊有六箭王逸注簙箸也（案梵渠營切即瓊也溫庭筠詩用雙瓊即二梵也）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世說新語巧藝篇王中郎以圍棊爲手談支公以圍棊坐隱）躭慣廢喪實多不可常也（補令郎了切慣胡對切心亂也）

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補禮記投壺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爲於僞切下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而不求還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擊梟於掌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乃有今則唯欲其驍謹多謹喜（西京雜記下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倚竿帶劒狠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瑨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宏（珊肱切）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補陳書周宏正傳子瑒官至吏部郎梁書儒林傳賀瑒）瑒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編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其子未見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北齊文襄六王傳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面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彈棊亦近世雅戲（藝經彈棊二人對局黑白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下呼上擊之（世說巧藝篇彈棊始自魏宮內用妝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注傳乎彈棊賦敘曰漢成帝好蹴鞠劉向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則此戲其來久矣）消愁釋憒時可爲之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補問切分扶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爲夭（罰志先主傳注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誡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補之推九世祖含隨晉元帝東度故建鄴乃其故土也（本傳觀我生賦經長干以掩抑展白下以流連自注靖庱以下七世墳墓皆在白下）旅葬江陵東郭承聖末已（俗本脫宋本有）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郊北地燒塼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於還望今雖混一（通鑑隋文帝開皇七年滅梁慶其主蕭琮爲莒公八年冬十月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九年正月獲其主叔寶陳國平）家道罄窮何由辦此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奉營資費且揚都污毀無復子遺還被下澆未爲得計自咎自責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五服之內傷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蔭（補復扶又切使汝等沈淪賤役以爲先世之恥（補沈直深切何休注公羊宣十二年傳艾草爲防者曰賤故靦冒人間不敢墜失（補靦土典切面醜也）兼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儀禮士喪禮復者一人注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殮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補背蒲昧切）屬世荒饉家塗空迫（補屬之欲切）兄弟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塼（補藏浪切）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一不得自隨牀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彀芎玉豚錫人之屬並須停省（補所景切）糧罌明器故不

得營補禮記雜記上戚糧有子曰非禮也注糧米糧也言死者不食糧也又曰甕甒盛酒漿衡實見間而后折入注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爲桁桁所以庋瓦不成味木不成骾琴瑟無窾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又下篇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偶者不仁碑誌旣在言猶云碑誌旣旣弼在言外補釋名碑破也此本葬時所設旋其轆轤以繩破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案誌墓起於後世蓋納於壙中使後人誤發掘者從而掩之耳然能如此者百不一二今金石文字中所載諸誌銘甚多未聞有復掩於故土者則亦無謂之迫地而行其輪空虒親土而下平地無墳

若懼拜掃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牆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耳宋本有別本無靈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禮補案禮記祭義有朔月月半之文卽後世所云朔望也又閒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饋酹者一皆拒之補餟陟衛切祭酹也酹郎外切以酒祭地也汝曹若違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汝安乎其內典功德隨力所至勿刳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敎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齋供補居用切及七月半盂蘭盆望於汝也宋本注一本無七月半盂蘭盆六字卻作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案顏篤信佛理固宜有此言今諸本刪去六字必後人以其言太陋而因易以他語耳然文義殊不貫補盂蘭盆經目連見其亡母生餓鬼中卽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所柰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咒願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供養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爲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摸花葉之形極工妙之巧　孔子之葬親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補禮記檀弓上文識音志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況爲事際所逼也哲今獨旅身若浮雲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空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壞以取湮沒也

抱經堂刻顏氏家訓注最稱善本刊成後召弓學士自爲補注重校者再嘉定錢辛楣少詹又爲補正十餘事仁和孫頤谷侍御讀書脞錄海甯錢廣伯明經讀書記亦續有校補興化李審言復爲補注而余所見遵義鄭子尹徵君父子校本後嫌宰相注乃令子岦表彈士開

案子岦上當依史前文增王字

可爲靈龜明鑒也

案宋沈揆本爲作謂

以此伏事公卿

興化李氏詳云文選陸機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誰謂伏事

淺李善注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公家服事伏與服同

兄弟第三

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案宋本旁作傍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注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云云

華陽林氏思進云風操篇言子姪始於晉世其說甚明至史記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注從子用切

記子姪亦子姓之誤前人已辨之不必更引爲證

海甯錢氏馥云羣從之從疾用切從母集韻類篇似用切邪

重校正說文奬誤作奬今改正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

嘉定錢氏大昕云注中應增入貞陽旣踐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數句則大司馬字方有著落

後嫌宰相注乃令子岦表彈士開

案子岦上當依史前文增王字

可爲靈龜明鑒也

案宋沈揆本爲作謂

以此伏事公卿

興化李氏詳云文選陸機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誰謂伏事

淺李善注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公家服事伏與服同

兄弟第三

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

案宋本旁作傍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注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云云

華陽林氏思進云風操篇言子姪始於晉世其說甚明至史記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注從子用切

記子姪亦子姓之誤前人已辨之不必更引爲證

海甯錢氏馥云羣從之從疾用切從母集韻類篇似用切邪

恣其所慾

原本慾作欲重校正云各本欲皆作慾今據改

宜誡翻奬注說文奬嗾犬厲之也

母若子用切則精母乃曲禮欲不可從論語從之純如也之從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

重校正云宋本爲字作怨若依宋本則上句似當云人之事兄不能同於事父語意方合各本皆作不可同理未爲通式

誨案此當依宋本作怨不可猶不能也可能二字古多通用

林云爾雅釋言猷肯可也肯可互訓此可字正作肯字用

後娶第四

積年累月注累力僞反

海甯錢氏云力僞切訓緣坐也此訓增也當作力委切

顏氏家訓　補校注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基每拜見後母

原本基下有諶字重校正云各本皆無諶字係誤衍今據刪

汝南辭包孟嘗

案明程榮本包下有字字

治家第五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案程本如作雖

莫非種殖之物

原本殖作植重校正云各本皆作種殖今據改

奴婢徹屋爲薪略盡

宋本婢作僕

故汝常貧注宋本常作嘗非

案宋本原注一本嘗作常

正當輔佐君子

式誨案毛詩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顏語本此

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

李云御覽四百八十五引六韜太公對武王曰養女太多四

盜也

先人傳體

顏氏家訓　補校注　四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案宋本傳作遺

風雨蟲鼠之所毀傷注蟲本皆作蟲

案注原本作蟲本作犬元注本作犬宋本注一作蟲

其故紙有五經詞義

原本詞作辭重校正云各本辭皆作詞今據改

卷二

風操第六

臧嚴之子也

重校正也字誤脫今據補

竟以不辦而還

重校正還誤作退今改正
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
李云高注淮南子敘以父諱長所著諸長字皆曰修
乃謂銷練物爲銷絹物
案銷練宋本作銷鍊是也當據改
王修名狗子注魏志王修傳不載名狗子語
李云世說新語文學篇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劉孝標
注苟子王修小字南朝俗字有假苟爲狗者何敬容曾爲人
所戲苟子卽狗子此晉王修非魏人
上有連及

林云如名狗子則連及父爲狗之類
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注並未詳
李云世說新語政事篇許柳兒思妣者至佳又棲逸篇注袁
宏孟處士銘處士名陋字少孤式誨案劉孝標世說注引許
氏譜曰永字思妣經典釋文敘錄論語孟整注十卷一云孟
陋陋字少孤江夏人東晉撫軍參軍不就案盧氏補注已引晉書今補所未及
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注並未詳
嘉定錢氏云案梁書文學傳庾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初
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東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
嬰爲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
用之
亦鄙事也注宋本作才
案程本亦作事
近在議曹其平章百官秩祿
李云杜甫詩目有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語朱鶴齡注引
太平廣記吾當爲兒平章語蓋至唐猶用之
及南北風俗注疑當作今
案宋本及作今當據改
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
案姑女明傅太平本作姑姊是也當據改

梁武帝弟出爲東郡注續漢書郡國志東郡秦置屬兗州
嘉定錢氏云此東郡謂建康以東之郡如吳郡會稽之類若
秦漢之東郡不在梁版圖之內
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注從直用切
海甯錢氏云直用亦當作疾用直是澄母舌上音直用切乃
輕重之重也
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注陸此書今已亡
李云本書文章篇引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仲弟士璜死痛
心拔腦有如孔懷此八字卽書中語雖無全文亦當引彼證
此

名亦呼爲字字固呼爲字注各本固下有因字似衍文
遵義鄭氏知同云金石錄卷廿三引無因呼二字據刪式海
案如盧鄭所刪語亦不憭宋人愛日齋叢鈔卷一引作字亦
因呼爲名疑是
禮聞傳云注傳張戀切
海甯錢氏云經傳之傳直戀切郵傳之傳張戀切直澄母張
知母同是舌上音而清濁迥別
禮以哭有言者爲號
案宋本有作無當據改
哭則重喪

重校正則誤作必今改正
天奪其算
案宋本其作之
同席談讌
案宋本席作集
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
林云俗讀多誤以親字絕句按春秋繁露竹林篇齊頃公親
齊桓公孫史記淮南王傳大王親高帝孫梁孝王世家李太
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容齋隨筆七引顏魯公書遠祖顏含碑
晉李闡之文也云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皆可證蓋古

人自有此種語也
及月小晦後忌之日所經此日注蓋謂親或以月大盡亡而所
值之月只有二十九日乃月小之晦日卽以後
也
遵義鄭氏珍云六朝時更有忌月之說張融有孝義忌月三
旬不聽音樂晉穆帝將納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議皆見
於史相沿至唐不廢唐書王方慶傳議者以孝明帝忌月請
獻俘不作樂可見而又有此月中忌前晦前忌後晦後各三
日之說唐書韋公肅傳睿宗祥月太常奏前忌與晦三日後
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蓋沿隋以前

舊習也黃門此云月小晦後正謂忌月之晦前後三日月小
則廿七八九也此與伏臘分至皆在忌日之外故黃門自言
己喪親後如此於忌之外所經等日猶感慕異於餘辰不必
正忌日也忌之外所經此日一句沈本外作日誤盧注非
猶應感慕
重校正猶誤作尤今改正
劉字之下卽有昭音注案古肅豪尤侯皆通
案蕭豪尤侯古音雖通然劉字不得有昭音也疑劉當作照
蓋劉昭之子不爲照字以其有昭音耳然昭之與照平去本
殊卽使有昭音亦如呂尙之上趙壹之一不能盡諱也

乙子稱其父已往補注云云

林云補似微誤其字乃書中語氣下云時以爲笑者蓋笑其

不審早晚不顧望而對遽云已往所謂陷於輕脫此耳

蒼頡篇有侚字音羽罪反

嘉定錢氏云廣韻十四賄部有侚字云痛而叫也于罪切與

羽罪音正同高郵王氏念孫蒼頡篇校本云侚字從肴得聲

羽罪于來二反皆與肴聲不協說文侚刺也一曰痛聲胡茅

切玉篇音訓與說文同皆無羽罪于來之音僧祇律卷十三

音義云痟諸書作侚通俗文云侚于罪反痛聲曰侚于罪與

羽罪同音然則音羽罪反之侚字乃侚字之訛痟侚並從有

得聲與貨賄之賄相近故蒼頡訓詁音羽罪反聲類音于來

反今人痛呼之聲猶有若此者然廣韻集韻類篇並同則此

字之訛久矣鄭氏校本據王說改式誨案侚字在說文爲姷

之或體姷耦也在經典則爲侚助之義無羽罪之音及痛聲

之義也僧祇律音義三侚字疑侚字之訛侚從肴聲得音羽

罪反者亦猶聱從敖聲而音莫交反也說文侚字明有痛聲

之義王說恐未可據

事雖不重

重校正云各本皆誤衍一事字

其門生僮僕

李云日知錄卷二十四言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歷

引徐湛之謝靈運顧協姚察等傳證其冗賤黃門此與僮僕

並稱亦從其類也

慕賢第七

未嘗不心醉

李云莊子應帝王篇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

覈其精麤

覈原本誤覆據重校正改

有丁覛者洪亭民耳

李云張彥遠法書要錄丁覛與智永同時人善隸書世稱丁

眞永草此人與永師齊名則亦非不爲世所知者矣

一皆使之

案宋本作一皆使典之注云一本無典字

將士解體注將子亮反

子原本誤于據海寧錢氏校改

關中人至今譽之

案宋本無人字

張延雋補注北周書孝義傳張元河北內城人父延僊仕州郡

累爲功曹主簿以純至爲鄉里所推

案北周書之張延僊僮爲州郡功曹主簿此張延雋乃晉州

行臺左丞疑別一人通鑑百廿七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
雋公直勤敏儲侍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賢俾惡而代
之由是公私煩擾似卽據家訓之文

卷三

勉學第八

多者或至禮傳注傳張繼切

海甯錢氏云傳謂春秋三傳也當作直戀切

以此銷日

原本銷作消重校正云各本消皆作銷今據改

三九公讖

顏氏家訓　補校注　十二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仁和孫氏志祖讀書脞錄云徐北溟云三九謂公卿也後漢
書鄧禹傳陛下踐祚以來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注三公九卿
也抱朴子辨問篇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李云吳志王蕃
傳注引吳錄跨越三九之位亦指公卿而言

安可不自勉耶注宋本安作汝

原注宋本有汝字重校正云宋本安作汝向注誤今改正

長矟强弓

成都龔氏道耕云矟當作稍稍與槊同矛長丈八謂之矟矟
玉篇訓弓使箭集韻訓弓末不得云長矟也

但知承上接下云云注漢書陳平傳高帝以平爲左丞相對上

曰臣主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理萬物撫四夷

案漢書本文云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得待罪宰
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云云此注刪宰相者三
字割主臣二字而到之殊非高帝語非高帝也當改正

同轅觀罪注未詳

李云成十七年左傳卻犨與長魚矯爭田劫而楷之與其父
母妻子同一轅卽此事式誨案左傳事似與觀罪無涉以致甘腴注宋本作暖

案宋本腴作輸此誤

顏氏家訓　補校注　十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敬者身基

案春秋成十三年左傳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不可恐懾也注禮記曲禮上貧賤而有禮則志不懾

案記文作貧賤而知好禮此誤當改正

誦靈光殿賦

誦下原本有魯字重校正云各本皆無今據刪

一月廢置

一月下宋本注云一本有日字

梁朝皇孫以下總冲之年必先入學

嘉定錢氏云梁書武帝紀天監九年三月乙未詔曰王子侯

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實惟前諂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
今成均大啟元良齒讓自斯以降並宜隸業皇太子及王侯
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
劉瓛明山賓
瓛原誤作嶽今正
崔轉爲諸儒道之注爲于僞反
于僞原本誤于爲據錢校改
與諸博士議宗廟事
案宋本議作爭
夏侯元以才望被戮注鍾毓等奏豐等大逆無道
顏氏家訓　補校注　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案鍾毓原本誤鍾繇今改正
荀奉倩喪妻注粲別傳曰
別原本誤列今改
召置學生
宋本召作故
欲母早死而悲哭之注沈氏考證云云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
社
原本脫吾必悲哭社五字據攷證原文增
時又患疥
重校正時字誤脫今據補
殊蒙禮遇
重校正四字誤脫今增補
氣喘汗流
重校正汗誤作汙今改正
猶能以學成忠注宋本作猶能以學著忠誠
襲云家訓忠字皆作誠避隋諱序致篇聖賢之書教人誠孝
是其證此當作以學著誠
我自欲之
原本作吾自安之重校正各本皆作我自欲之今改正
謬誤差失注各本俱作羞慙宋本於羞字下注云一本有差失
顏氏家訓　補校注　十七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字無羞字
原本注文作俗本作羞慙宋本差失下仍有慙字誤也重校
正云向刻誤今略改正
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
繆原本作謬重校正云各本皆作繆今據改
遂謂朝士言
重校正元注遂一一謂言遂字誤脫今據補
亦紫色趣聲注瞰口濫切
注瞰原本誤噉今正
談說製文援引古昔

原脫援引古昔四字據重校正增補
羞爲鄙朴
朴原作樸重校正云各本皆作朴今據改
上荆州必稱峽西注荆在巴峽之東不當云峽西葢陝字之譌南
嘉定錢氏云荆州在巴峽西
齊書州郡志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
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荆州爲陝西也俗生耳受便以陝西
代江陵之稱則昧於地理故顏氏譏之龔云江左僑置雍州
於襄陽襄陽爲荆州郡故稱荆州爲陝西耳式誨案宋本明
本及俗閒本皆作陝字不知盧本何以誤峽當改正

下揚都言去海邦
邦字宋本明本俗閒本俱作郡當改正又案禹貢淮海惟揚
州疆域至廣若六朝之揚都則不濱海故不得云海郡也注
云云誤
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
李云隋書經籍志百賦音十卷宋御史褚詮之撰
一手之中向背如此況異代各人乎元注世人皆以通俗文爲
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
重校正謂字誤脫今補
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注段云說文有峙無峙後人凡

從止之字每多從山至如岐字本從山又改路岐之岐從止則
又山變爲止也顏意謂從山之峙不典不可以命名
宋本峙作峙龔云宋本是也顏時俗書峙作峙故以正體書
之以見其字本不從山
兄弟皆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注宋本木傍作手邊非段云機
字本作机說文有机無機其幾微亦不從木世俗作機字亦不
典也
龔云宋本作手邊是也顏時俗書機作攖而機字本不從手
與上峙字同說文木部機主發謂之機机木也唐韻居履
切與機字音義俱異段謂機字本作机說文有机無機皆不

可解式誨案龔說是也重校正云兄弟皆手傍本作邊立字而
有名機者手誤作木機誤作機今併注一皆改正據此則注
文所引段說机字當作機機字皆當作攖說乃可通然改正
文機字作攖亦誤
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者注段云此亦顏時俗字凝本從
仌俗本從水故顏謂其不典今本正文仍作正體則又失顏意
矣
龔云凝當依原本作凝段說誤見上式誨案北齊神武諸子
澄洋演湛之屬皆水傍立字而有新平王凝正顏氏所譏也
若有知吾鍾之不調注沈氏攷證淮南子修務訓昔晉平公令

官爲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吾字疑當爲音字一本以鍾爲種者九非

案吾疑音字之誤程榮本鍾之作之鍾蓋本作知鍾聲誤爲之耳

梁世有蔡朗父諱純

鄭校本據明刊本能改齋漫錄引改朗作郎下增者字刪父字式誨案漫錄作郎乃朗字缺筆作郎之譌宋本書多如此作鄭據改非

卿今食者綠葵菜耳

鄭云漫錄引無菜字

卷四

文章第九

屈原露才揚己

海甯錢氏云露才揚己乃班孟堅語非顏氏自爲評也似應提明李云見班固離騷序坿見楚辭章句後

司馬長卿竊貲無操

李云漢書揚雄傳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

王褒過章僮約

海甯錢氏云宜引漢書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時爲諫議大夫云云補注於後以別於周之王褒

杜篤乞假無猒

猒原本作厭重校正各本皆作猒今據改

謝靈運空疏亂紀

嘉定錢氏云案靈運空疏延之隘薄二語見宋書盧陵王義眞傳

宋孝武帝注孝武於簡文之崩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歎其名理不滅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爲長夜之飲見弒寵妃所謂

皆負世議者也

案文言宋孝武帝而注乃引晉孝武殊誤海甯錢氏云擬改云孝武爲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七行俱下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婆娑倖臣賞賜傾府藏末年尤貪財利終日酣醉少有醒時所謂皆負世議者也

砂礫所傷慘於矛戟

林云荀子榮辱篇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桓譚以勝老子注宋本桓譚作袁亮未詳

案宋王正德餘師錄三引此亦作袁亮

齊世有席毗者注俗本誤作辛毗
案餘師錄引此亦作辛後席笑曰席字同
猶人乘騏驥注宋本無人字
案餘師錄引無人字
宜以古之製裁爲本
原本無之字重校正之字誤脫今據補
撰西府新文紀無一篇見錄者注俗本紀作史記二字
案明傅太平本作史訖二字史字誤衍紀字當依明本作訖
屬下讀
魏收愛慕任昉
宋本無收字餘師錄引同當刪
各有朋黨
宋本有作爲餘師錄引同
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注漢書鄒陽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案此文不同蓋各有所本
龔云水經注淇水篇引論語撰考讖云邑名朝歌顏淵不舍
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讖墮車
重校正注泰字誤作泰今改正
飄颺雲母舟　澐又飄颺其母
重校正飄誤作飄下亦同今並改正
送兄賦桓山之悲

案家語所載桓山事於送兄不協兄字疑兒字之譌
然委我而夙喪
餘師錄引然作倏
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
李云藝文類聚十四曹植武帝誄潛閨一扃尊靈永蟄
匹婦於考也
餘師錄引作譬婦爲考
俔天之和
餘師錄引和作妹
或曰古者虞殯之歌或曰出自田橫之客
宋本曰丛作云餘師錄同
疎失厥體
餘師錄引疎作殊疑是
略舉一兩端以爲誡
宋本誡下有云字餘師錄同
陸機與長沙顧母書注秦長沙郡漢爲國
重校正注秦字誤作泰今改正
何故言有如也
宋本故下有方字餘師錄同當據增
遽居譽北闕慊慊不道車

孫云遽居居字當作車蓋用遽伯玉事何遜早朝詩云遽車
響北闕鄭履入南宮見藝文類聚朝會類彭叔夏文苑英華
辨證集本題作早朝車中聽望是也慨慨不道車是譏何詩
語然不得其解豈以遽車二字音韻不諧兒耶

名實第十

近有大貴以孝著稱

孝下原本有悌字重校正云宋本無悌字俗本有乃衍文今
據刪

嘗於苫塊之中注禮記問喪寢苫枕塊

注苫字原本作苫重校正云寢苫不作寢苫本儀禮式海案

儀禮亦是苫字此校語不可解今改正

雜沓參差注參差初登初宜二切

海甯錢氏云初登當是初金之譌宋槧漢書揚雄傳注作初
林反林金一也

世人汲汲者

宋本人作之

涉務第十一

蓋護其短也

重校正云宋本益作蓋以下文蓋用其長相對蓋字是今據
改

建康令王復云云元注一本無

案程本傅本無此段

卷五

省事第十二

多爲少善不如執一

案宋本執作熟當是明傅本作熱熟之誤又案易晉正義引
蔡邕勸學篇鼫鼠五能不成一技然則四語皆勸學篇文

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

李云杭世駿諸史然疑指爲祖逖徐之才二人

事途迴穴注穴而隴切

李云穴當作穴文選幽通賦叛迴穴其若茲曹大家注迴邪
也穴辟也韓詩謀猶迴穴穴亦作泬西征賦事迴泬而好還
注韓詩曰謀猶迴泬泬義通善得各據所引而用之二字

猶言反復盧讀爲而隴切非是

不求亦至也

案宋本求作然明傅本作索

季布之入廣柳注鄭康成注周禮云柳聚也

注柳字原本誤作布今改正

大抵諸儒所爭

重校正爭誤作執今改正

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

林云史記張釋之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索隱引崔浩云當謂處其罪卽此當字義

注三字原本誤二今正

止足第十三

周穆王秦始皇注秦始皇紀三十七年七月崩于沙邱平臺

夜塡阬谷

塡原本作殞重校正宋本殞作塡今改正

慎之哉慎之哉

重校正各本皆是疊句刻少三字誤今據增

顏氏家訓　補校注　三三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誡兵第十四

宋有顏延之

嘉定錢氏云案延之未嘗以將兵顯覆其子竣雖不善終亦非由將兵之故且與其父何與後讀宋書劉敬宣傳王恭起兵京口以劉牢之爲前鋒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乃悟此文顏延下衍一之字牢之事本在晉末而見於宋書故之推繫之宋耳或後來校書者因延之爲宋人妄改晉爲宋也

養生第十五

幼少之日

少原本作小重校正各本小作少今改正

公私驅役

原本驅作勞重校正云宋本勞作驅今改正據改

爲藥所誤者甚多注古詩服藥求神仙

案注服藥當作服食

臨難求生注難乃旦切

前禍難下已標難字音云次下同此當刪

歸心第十六

篇目下注深斥此篇

重校正深斥誤作刪去今改正

六舟三駕注六舟未詳

顏氏家訓　補校注　三四　渭南嚴氏孝義家塾叢書

陳宣帝懺文登六度舟入三昧海案釋典六波羅蜜譯言度也故以舟喻六者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

千門入善

仁王經若菩薩摩訶薩住千佛刹作忉利天修千法名門說十善道化一切眾生

則亦堯舜之云虛

重校正亦字誤脫今據補

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重校正欲字誤脫今據補

須達流水不必鬚落鬚髮
須達爲舍衛國給孤獨長者之本名祇園精舍之施主也見
經律異相流水蓋亦長者之名皆不爲僧而得證佛果者俟
更考之
如妙樂之世
觀無量壽經曰見彼國土極妙樂事
穰佉之國
穰原作禳重校正各本穰並從禾案當作饟今據改從禾
無盡寶藏
維摩經佛道品以祐利眾生諸有貧窮者現作無盡藏

汝曹若觀俗計
案明傅本觀作顧與廣弘明集同是也當據改
高柴折像注今家語弟子行作弟子解
海甯錢氏云家語有弟子行有弟子解非昔爲弟子行今爲
弟子解也啟蟄二語固在弟子行
集賓欲譣
原本譣作燕重校正云各本皆作譣今據改
體痒爬搔
痒原本作癢重校正云各本丛作痒今據改
毒口加誣

宋本毒作惡
避之哉
案宋本重一句當據增
卷六
書證第十七
爾雅毛詩傳注傳張戀切
錢云當作直戀切
韻集言次第之第注韻集六卷
注韻集原作集韻重校正云誤倒今改正
何限驊騮乎注亦非騂也

注非字原誤作今改正
諸侯六閑四種
重校正誤脫四種二字今據補
月令云荔挺出
重校正云字誤脫今據補
五尺犬爲猶
五原本作六重校正五誤作六今改正
故稱猶豫注史記索隱云
式誨案單行本史記索隱故比之也句下云按狐性亦多疑
度水而聽水聲故云狐疑也今解者又引老子與兮若冬涉

川猶兮若畏四鄰以爲猶與是常語且猿猿當依合刻本作按狐聽而云若冬涉川則與是狐類不疑猶兮若畏四鄰則猶定是獸自不保同類故云畏四鄰也此所引據通行合刻本刪節至不成義今正之

左傳曰齊侯疥遂痁

重校正左傳曰三字誤脫今據補

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注宋本有又音祖會反五字似衍

海甯錢氏云祖會反卽毛詩音義之作會反何所見而謂此五字衍乎豈以徂會祖會爲一乎徂從母祖精母

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

案一名漢之書五字顏氏自注語當旁注據此則李蜀書卽漢之書而唐志乃有蜀李書九卷又有漢之書十卷益未見其書而據舊文錄之耳

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

榮縣趙氏熙云范長生見晉書載記

案字林嘉讀是

案釋文引字林撝撝臂也先全反

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

案古文二字疑當在亦云二字下是知虙之與伏

重校正知字誤脫今據補

伎癢不能無出言

林云伎癢二字非西漢時所有於史公文尤不類不得遽以應劭所云謂爲俗寫誤也

張揖云省今省

案上省字當作眚

況三乎

程本傅本作況三頭乎靖康緗素雜記述此文亦有頭字

前隊大夫范仲公

林云漢書王莽傳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

當時耆老相傳

案宋本時作是

而二人皆云重邊

云原本誤曰據重校正改

更何所訓注更古孟切

式誨案此更字似亦應讀古衡切又云鼓注此鼓字衍

原本注作句或可省重校正謂句本讀斷然語不甚明改作

此四字今據改
爾雅云朮山薊也注朮徒律切
海甯錢氏云朮本作荒廣韻集韻會並直律切舌上音澄母若作徒律切則是舌頭音定母
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注此語今逸
龔云玉燭寶典五引風俗通云俗說五月蓋屋令人頭禿謹案易月令五月純陽姤卦用事齊麥始死夫政趣民收穫如寇盜之至與時競也又云除黍稷三豆當下農功最務閒不容息何得晏然除覆蓋室寓乎今天下諸郭皆諱禿豈復家家五月蓋屋耶

猶文康象庾亮耳補注通典樂六云云
式誨案此出隋書音樂志下通典非根柢又其後追思亮後字當依隋書通典作伎
子皆謂非
重校正謂誤作爲今改正
先儒尚得改文從意注俗本作臨今從宋本
案孫奕示兒編引亦作改文從意
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
案鄭注儀禮既夕記禮記雜記並引說文有輻曰輪無輪曰軑周禮攷工記注引錞鋘也
說文尸下施几注諸本皆作居下施几誤今改正
案居字不誤猶下文所謂席中加帶惡上安西也
揖下無耳
案宋本耳作口程本下作右似是
業左益片注諸本作益土段云土字誤當本是片字業俗作牒
見廣韻
案宋本作片不誤顏志邦本作阜爾雅釋宮大版謂之業釋文所據本正作牒
新論以金昆爲銀
龔云御覽八百十二引桓譚新論鉛則金之公而銀者金之昆弟也
晉書以黃頭小人爲荼
重校正人誤作兒今改正
如此之例
重校正例誤作類今改正
卷七
音辭第十八
離騷目楚詞之經
詞原本作辭重校正云各本俱作詞今據改
考覈古今注覈側革切

海甯錢氏云覈下革切廣韻集韻同係喉音匣母若側革切則正齒音照母從無此讀

獨金陵與洛下耳注洛下今之河南開封府

案洛下卽今洛陽舊爲河南府非開封也此誤

蒼頡訓詁反稗爲逋賣

海甯錢氏云賣吳下俗音麥嫁切入禡韻稗亦入禡韻然固

竝母不讀幫母也

穆天子傳音諫爲閒注段云云

式誨案諫閒二字疑互誤廣韻諫在諫韻古晏切閒在襉韻

古覓切雖同母而音異部異故顏以爲異注引段說疑非

詩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然則古人莒旅同音莒從呂

李登聲類以系音羿注廣韻系古詣切

海甯錢氏云廣韻系胡計切喉音匣母若古詣切則牙音見

母乃係字之音也羿五詣切牙音疑母

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

錢云劉讀乘爲承今人讀承爲乘互有不是乘牀母承禪母

入室求曰搜

重校正入室求曰搜句誤作入室求曰句以搜字屬下讀今

據改

東郭牙望桓公

案宋本望下有見字

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注廣韻舉莒俱居許切在八語矩俱雨切在九麌故云不同呼

段氏玉裁云說文巨榘同字卽今矩字也其呂切莒舉皆俱許切此本孫愐唐韻唐韻距陸法言顏黃門諸人未遠也廣韻亦引說文榘其呂切莒榘同在八語而不同呼莒第一聲開口榘第三聲閉口也若如廣韻矩讀俱雨切則雖與莒分別八語九麌而實同呼矣此廣韻與唐韻出入不同之一條

黃門所云北人多以舉莒爲矩者三字皆讀其呂切也音譜出而後知舉莒讀俱許切合於管子所云口開而不閉又按詩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然則古人莒旅同音莒從呂

聲本讀如呂管子所云彼時正讀呂音耳海甯錢氏云巨說文以爲規矩字經典以爲鉅細字唐韻其呂切乃爲巨鉅字作音耳說文加音切者於正体字之下引之誤也且矩卽古其呂切牙音第三羣母與莒之居許切牙音第一見母同爲攫口呼不無清濁之分非有開閉之別也所云莒矩不同呼者自當讀矩爲俱雨切與莒分八語九麌之爲是也又莒從呂聲不必卽讀爲呂且呂力舉切亦攫口呼

焉者鳥名

案原本作字重校正宋本字作者今據改正

下方列德以折之耳

重校正方誤作乃今改正
謂郢州爲永州注通典荆州宋分置荆州司州郢州雍州湘州其司州領郡四永州蓋其所隸非謂漢之司隸也
嘉定錢氏云案司州所領郡縣無永州之名竊疑永爲雍之譌郢雍聲相近猶鈍之與段耳雍州正漢司隸所部也龔云盧注錢說皆非後漢鮑永爲司隸校尉有名六朝文詞習用其事故簡文云然謂其以庚辰吳入之郢誤呼爲鮑司隸之名耳與地理無涉
以此爲誠
誠原本作戒重校正各本戒並作誠今據改

雜藝第十九
舉世惟知其書
重校正惟誤作但今改正
阮交州注晉書阮籍傳坿阮放字思度時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爲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
式誨案注非也阮放不以書名且其人在晉成帝時則與右軍同時人不應在陶隱居後今案張懷瓘書斷中梁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至交州刺史善書其行草出於大王其隸則習於鍾公行草入妙隸書入能又說陶宏景云時稱與蕭子雲阮研各得右軍一體正本家訓
蕭祭酒諸書
重校正誤脫諸書二字今據補
莫不得羲之之體注宋本有逸字
式誨案法書要錄三李嗣眞書後品顏黃門有言阮交州蕭國子陶隱居各得右軍一體書斷下同見前則宋本逸體乃一體之譌當據改補
先人爲老
李云魏張猛龍碑北齊姜纂造像記亦有勉字謂張老及老君也其餘諸造像記亦屢見之
唯有姚元標工於草隸
重校正云舊本草作楷案此言繕寫墳籍方以楷正爲善斷無兼取於草草固有逐便轉移者已見排斥於上矣今改從楷字式誨案宋本作草明本皆作楷今所傳六朝唐人寫書用草書者多矣重校正語未然今仍從原本
蕭賁
案歷代名畫記蕭賁字文奐多詞學工書畫事梁爲河東太守
吾家嘗有梁元帝手畫
重校正家字誤脫今據補
揖讓昇降以行禮焉

昇原本作升重校正云各本並作昇今據改

今人生疑於卜

原本作疑生重校正云疑生誤倒作生疑今改正式誨案宋本明本皆作生疑校語蓋誤今改正

聚得龍首金匱玉軨變玉歷十許種書

趙云隋經籍志五行有黃帝龍首經二卷又遯甲敘三元玉歷立成一卷郭遠引撰

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

重校正至字誤脫今據補龔云漢書陳遵傳注李奇曰張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所殺桓譚以爲通人之

蔽也

殷仲堪則其人也

趙云隋經籍志梁有殷荊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

北地燒埆

埆原本作磽重校正各本並從土下同今並據改

北齊書文苑傳

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注齊書連本身數

注齊字原本誤晉今改

阿那肱不願入陳

原本脫阿那肱三字據史文補

仰淨清之渺渺俯沈奧之茫茫

李云班固典引兩儀始判煙煙熅熅或沈而奧或浮而清

去琅琊之遷越注金陵本吳地後越滅吳其地遂爲越有故稱越也

式誨案遷越疑是遷流播越之義注非

嗟將相之骨鯁

鯁原本誤髓今據史文改

吟微管而增傷

李云文選傅亮修張良廟教微管之歎任昉求立太宰碑表功參微管又勸進箋歎深微管謝朓八公山詩微管寄明牧

李善皆引論語微管仲釋之

建飛雲及舡艗

李云劉逵吳都賦注飛雲吳大舡名

昔重華之賓帝寔兄亡而弟及自注昭明太子薨

重校正太子上脫昭明二字今補正

歎扶車之不立自注嫡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

嘉定錢氏云扶車疑是扶蘇之譌蓋以秦太子扶蘇比昭明太子也又云嬌當作嫡案原本誤嬌今據史文改驩梁書作歡以下省稱錢云非社稷之能衛

錢云監本殿本俱有小字注童汪錙三字疑非本注

僅書記於階闥
重校正階誤作陛今改正
撫軍鎮於夏汭自注又第二子綏留度方諸
錢云度當作戾下文陽戾字亦譌爲度可證也梁世諸王之
子例封縣侯
王凝坐而對寇
龔云晉書王凝之傳仕歷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
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
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
矣遂爲孫恩所害

白詡拱以臨兵注白當指鮑泉猶言白面書生也詡拱或是翊
拱之誤
龔云白面書生不得但謂之白注非白詡疑向栩之譌後漢
書獨行向栩傳張角作亂栩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
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當自消滅此與上句王凝爲對皆以
喻鄧州無備也南監本北齊書作白羽亦誤
懿永寧之龍蟠自注永寧公王儉辯據巴陵城
重校正據誤作救今改正
奚聞道之十年
錢云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爲

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
況十二乎
赴楚民之有望
李云春秋哀公十八年左氏傳葉公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
不肖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
也
飜無名之不抗注禮記檀弓下又矜而赦之
注矜字原本誤從今改
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
李云潘岳西征賦詩書煬而爲煙式誨案歷代名畫記一引

此民作人民書作書史
溥天之下斯文盡喪自注北於墳籍
案注北於疑北方之誤籍南監本作典
覃釧之妻人銜其斷絕
孫云御覽七百十八引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爲鮮卑
所掠路由章武臺留書並釵釧訪其家
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
孫云擊磬之子見呂氏春秋精通篇李云今檢呂覽云鍾子
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荅曰臣之父不幸殺人
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

擊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是故悲也
試拂蓍以貞筮
筮原本誤噬據史文改
珥貂蟬而就列自注時以通直散騎常侍
重校正時誤作將今改正
亦佞臣之云使自注禪衣悉羅縚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
自注織字原本誤繢據北齊書改
私自怜其何已
李云宋玉九辨私自憐兮何極
亡壽陵之故步

李云注引莊子秖作故行漢書敘傳班嗣報桓譚書作故步
顏兼用之
臨太行以逶巡
李云阮籍詠懷詩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義見國策

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東度官至侍中
右光祿西平侯晉書孝友傳顏含字宏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元帝過江以爲上虞令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年九十三卒謚曰靖
三子髦謙約並有聲譽父勰梁湘東王繹鎮西府諮議參軍
梁書文學傳下顏協字子和七代祖含父見遠博學有志行齊和帝卽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荆州轉正記室感家門事義恆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卒年四十二子之儀之推案梁書以含爲協七世祖則是之推之八世祖也史家所紀世數往往不同有從本身數者亦有離本身數者今攷顏氏家廟碑含子髦字君道髦子綝字文和綝子靖之字茂宗靖之子騰之字宏道騰之子炳之字叔豹炳之子見遠見遠子協則梁書離本身數齊書連本身數是以不同勰之與協義相近家廟碑作協與梁書同
世善周官左氏學之推早傳家業年十三
值繹自講莊老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爲西府所稱繹以爲其國左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過幅謂無容儀也此之推自言云爾見序致篇時論以此少之繹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以獲免囚送建鄴景平還江陵時繹已自立以之推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爲周軍所破大將軍李顯重之薦往宏農令掌其兄平陽王慶遠書幹值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來奔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顯

祖見而悅之卽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天
保末從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敕書出示
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乃曰且停由是遂寢
河淸末被擧爲趙州功曹參軍尋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錄事參
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明大爲祖珽所
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尋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
帝時有取索恆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皆受進止所
進文章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
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爲稱職帝甚加恩接顧遇逾厚爲動要者
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將諫也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

召集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勘無其名方得免禍（北齊書崔季舒傳）祖珽受委奏
季舒總監內作韓長鸞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
議以爲壽春破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
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幷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
駕文官連名進諫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
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
幷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卽召已署官人集含章殿以季
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清）郭遵等爲首斬之殿庭　尋除黃門侍郎及周兵陷晉陽帝輕
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劉長顯進奔陳之策
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爲左右取靑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
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不願入陳（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故也見幼主紀）乃云
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靑州且守三齊之地
若不可保徐浮海南度雖不從之推計策猶以爲平原太守令

都貴賤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多擁胡兵塡塞街衢虜掠宮掖發掘園陵　旄頭
失其珠囊（史記天官書昴曰旄頭胡星也一本作髦頭左氏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災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必輕也）典午忽兮月西沒兮典午者謂司馬也（案代魏者晉姓司馬氏珠囊當出緯書孔穎達周易正義序秦人金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初學記引尚書考靈曜云河圖子提期地畱赤用藏龍吐珠康成注河圖子劉氏而提起也珠寶物喻道也赤漢當用天之祕道故河龍吐之）　瀍澗鞠
成沙漠神華泯爲龍荒（尚書禹貢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漢書地理志瀍水出宏農新安縣通典州郡七荊河之州永嘉之亂沒於劉石詩小雅小弁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漢書蘇建傳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古沙漠作幕字神華中華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騶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漢書匈奴傳五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又敘傳龍荒幕朔莫不來庭）　吾王所

以東運我祖於是南翔（自注）晉中宗以琅邪王南度之推琅邪人故稱吾王去琅邪之遷越宅金陵之舊章（金陵本吳地後越也說金陵者越滅吳其地遂爲越有故稱序爲明析言楚威王因山立號置金陵邑或云地接金壇之陵故謂之金陵秦時望氣者云埋金以鎮之或云地接金壇之陵故謂之金陵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有天子氣始皇東巡乃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改其地爲秣陵縣（詩大雅卷阿）爾土宇昄章作羽儀於新邑樹杞梓於水鄉（易漸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尚書召誥）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左氏襄廿六年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洛陽伽藍記三）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傳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後漢書楊震傳）轉涿郡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左氏昭廿九年傳）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逮微軀之九葉頹世濟之聲芳（左氏文十八年傳）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問我辰之安在鍾獸惡於有梁（我辰安在詩小雅小弁文本作我良者鵠）養傅翼之飛

獸（自注）梁武帝納亾人侯景授其命遂爲反叛之基（加注）傳讀曰附飛獸飛虎也史臣避唐諱改（周書寇儁解）無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子貪心之野狼（自注）武帝初生昭明後正德還本特封臨賀王猶懷怨恨徑叛入北而還積財養士每有異志也（加注）史記項羽紀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左氏宣四年傳）諺曰狼子野心初召禍於絕域重發斂於蕭牆（自注）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爲主以攻臺城雖萬里而作限聊一葦而可航指金闕以長鑱向王路而蹶張（賈誼書過秦上）鉏耰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漢書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勤王踰於十萬曾不解其搤吭（左氏僖廿五年傳）求諸侯莫如勤王（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集解張晏曰）吭喉嚨也（索隱）嗌音厄吭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爲頸大脈俗所謂胡脈者也（案）吭與吭同漢書作亢犬羊（自注）臺城陷援軍並問訊二宮致敬于侯景也（加注）史記專諸傳方今吳國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

我何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嗣君聽於巨猾每凜然而負芒（陶潛讀山海經詩巨猾肆威暴欽鴉違帝旨漢書霍光傳）宣帝謂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自東晉之違難寓禮樂於江湘迄此幾於三百左衽淡於四方詠苦胡而永歎吟微管而增傷世祖赫其斯怒奮大義於沮漳（自注）孝元帝時爲荆州刺史加授犀毗與鶴膝建飛雲及艨艟（江賦漂飛雲建艨艟即左氏傳之餘皇北徵兵於漢曲南發饟於衡陽（自注）湘州刺史河東王譽（加注）說文饟野饋也昔承華之賓帝寔兄亾而弟及（自注）昭明太子薨乃立晉安王爲太子（加注）文選陸士衡

皇太子宴乎圃詩弛厥負檐振纓承華（李善注）引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周書太子晉解王子曰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史記魯周公世家）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集解）何休曰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寵歎扶車之不立（自注）嫡皇孫驩出封豫章王而薨（加注）扶車疑是綠車（獨斷）綠車名曰皇孫車天子有孫乘之閻王道之多難各私求於京邑襄陽阻其銅符長沙閉其玉粒（自注）河東岳陽皆昭明子（加注）史記孝文本紀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集解）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索隱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晏云銅取其同心也（梁書河東王譽傳）臺城沒譽還湘鎮世祖遣周宏直督其糧前後使三反譽並不從遽自戰於其地豈大勛之暇集子既損而姪攻昆亦圍而叔襲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自注）孝元以河東不供船艦乃遣世子方等爲刺史大軍掩至河東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羣小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東急而逆戰世子爲亂兵所害孝元發怒又使鮑泉圍河東而岳陽宣言大獵即擁眾襲荆州求解湘州之圍時襄陽杜岸兄

弟怨其見拗不以實告又不義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陽於是遁走河東府褚顯族據投岳陽所以潮州見陷也行路彎弓而含笑骨肉相誅而涕泣周旦其猶病諸孝武悔而焉及（漢書武五子傳）戾太子據田江充陷以巫蠱自經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方幕府之事殷謬見擇於人羣未成冠而登仕財解履以從軍（自注）時年十九釋褐湘東國右常侍以軍功加鎮西墨曹參軍非社稷之能衛（禮記檀弓下）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陳應劉一時俱逝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博物志）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古樂府怨詩行）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魏應（漢百一詩）年命在桑榆東嶽與我期（楚辭）有招魂爾雅釋天）春曰蒼天夏曰昊天

荷性命之重賜銜若人以終老賊棄甲而來復肆厥毒距之鵰鴞（左氏宣二年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杜注）棄甲謂亾師（張茂先鶴鵝賦）鵰鵂介其觜也（詩小雅四月傳）雕鴞貪殘之鳥也積假履而弒帝憑衣霧以上天用速災於四月奚聞道之十年（自注）臺城陷梁武會獨坐歎曰矣景於文爲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寶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弃天道繼大數故文爲百日言不同（加注）左氏僖四年傳賜我先君履（杜注）履所踐履之界衣霧當作依霧（劉熙新論均任篇）夫九日棄城逃竄是一百二十日與公孫述但稟十二而旬歲不同又君履（杜注）履所踐履之界衣霧當作依霧（劉熙新論均任篇）夫龍蛇有蟄以存身（易繫辭）故能乘雲依霧（注中芚字疑）就狄俘於舊壤陷戎俗於來旋慨黍離於淸廟愴麥秀於空廛鼓鼓臥而不考景鐘毀而莫懸（離騷序）閔（詩王黍）

宗廟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顚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史記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周禮地官鼓人）以鼖鼓鼓軍事（毛詩傳）考擊也（晉語七）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景鐘韋注）景鐘景公鐘

以橫骨邑閽寂而無烟疇百家之或杜（自注）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故江東有百諸至是杜都覆滅略盡覆五宗而翦焉（史記三王世家）親（書五子之歌）覆宗絕祀（杜注）成二年左傳）翦盡也獨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絃（自注）公主子女見辱見讎（加注）石崇王明君辭序）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避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或湘東之誚）侍昇壇之五讓（魏志文帝紀）乃爲壇於繁陽王升壇即帝位（加注）書嗣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尚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指余櫂於兩東兩東未詳

般道是以再興夏祀於焉不忽但遺恨於炎崑火延宮而累月自注）矣景既平我師採穫失火燒宮盡也加注）書嗣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尚書胤征）乃爲壇於繁陽王升壇即帝位（加注）史記五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壽張故屬東郡（劉昭注）皇覽曰蚩尤冢在縣閼鄉城中高七丈（漢書陳湯傳）郅支單于殺漢使者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薄城下單于被創死軍侯假丞杜勳斬單于首於是上疏宣縣頭槀街蠻夷邸閒以示萬里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

支於北闕（自注）既斬侯景烹屍于建業市百姓食之至于肉盡齕骨傳首荊州縣于都街（加注）史記五帝本紀）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續漢書郡國志）東平國壽張故屬東郡（劉昭注）皇覽曰蚩尤冢在縣閼鄉城中高七丈（漢書陳湯傳）郅支單于殺漢使者湯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薄城下單于被創死軍侯假丞杜勳斬單于首於是上疏宣縣頭槀街蠻夷邸閒以示萬里弔幽魂之冤枉掃園陵之蕪沒

長干舊顏家巷加注（劉淵林注吳都賦）建業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短故號大小長干掩抑意不舒也（古樂府怨詩行）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魏應墳塋皆在白下（加注）白下一名白下門今江寧縣地流連不能去也深燕雀之餘思感桑梓之遺虔（禮記三年問）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踟躕焉蹢躅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詩小雅小弁）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得此心於尼甫信茲言乎仲宣（王仲宣登樓賦）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今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邊西土之有眾資方叔以薄伐（自注）永寧公以司徒爲大都督（加注）書牧誓逖矣西土之人邊與逖同又（秦誓中）西土有眾咸聽朕言（詩小雅采芑）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六月）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撫鳴劒而雷咤振雄旗而雲罕（咤與吒同陟嫁作罕倉沒切叱怒也罕當切危高也）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窟屠蚩尤於東郡挂郅

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攝絳衣以奏言忝黃散於官誦（自注）時爲散騎侍郎奏舍人事也（加注）舍人是兼職故曰攝絳衣當是舍人所服（晉書陳壽傳）杜預薦壽于帝宜補黃散職官志）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左氏莊廿二年傳）敢辱高位以速官誦　或校石渠之文（自注）王司徒表送祕閣舊事八萬卷乃詔比校部分爲正御副御重雜三本左民尚書周弘正黃門郎彭僧朗直省學士王珪戴陵校經部左僕射王褒吏部尚書宗懷正員外郎顏之推直學士劉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純中書郎鄧蓋金部郎中徐報校子部右衛將軍庾信中書郎王固晉安王文學宗善業直省學士周確校集部也（加注）班固兩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撰合乎同異啟發篇章校理祕文（後漢書蔡邕傳）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案）石渠議奏載漢書藝文志　時參柏梁之唱（古文苑）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座帝詩云日月星辰和四時和者自梁孝王而下至東方朔凡二十四人　量自言器小而膺大遇也（方言）五甌甌陳鄭宋楚之閒謂之甌自關而西謂之甌其大者謂之甌　屬瀟湘之負

罪（自注）陸納（加注）瀟湘二水名在荊南（梁書元帝紀）大寶三年冬執湘州刺史王琳于殿內琳副將殷安下獄死林州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襲陷湘州　兼岷峨之白王（自注）武陵王（加注）岷峨蜀二山名武陵王紀爲益州刺史蜀地也（紀傳）虎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將圖荊陝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世祖憂焉既而納平樊猛獲紀殺之　訖既定以鳴鸞脩東都之大壯（自注）訖詔司農卿黃文超於硤口（元帝紀）承聖三年秦州刺史嚴舊殿（加注）元帝紀）承聖二年七月詔曰今八表又清四郊無壘宜從青蓋之典言歸白水之鄉蓋有意仍都建鄴也周禮春官巾車疏引韓詩升車則鸞和在鑣鸞在衡和鸞雍雍鸞聲噦噦馬動鸞動則和鸞鳴鸞鳴則和應（班固西都賦）大輅鳴鑾容與徘徊而遵軨軫（易繫辭傳下）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史記蘇建傳）建以人也史記蘇建傳）建以中子武字子卿以父任稍遷至栘中廄監使典屬車（漢書項籍傳）異時諸侯吏卒繇役徙薪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留釧之妻人銜其

歌之不惕（自注）秦兵繼來（加注）元帝紀）承聖三年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圖涇州魏復遣將步六汗薩率眾救涇州九月魏遣其柱國万紐于謹率大眾來寇左氏襄十八年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　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自注）孝元自曉陰陽兵法初聞賊來爲厭勝被圖之後每歎息知必敗（加注）漢書食貨志）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亾粟弗能守也（秦州記）凡城皆稱金湯城湯池（案）今墨子此語亾攻絳宮王帳蓋誤甲六王之書元帝明於占候見金樓子自序（廣雅釋言）厭鎮也亦作壓謂爲鎮壓之術制之以取勝也　徒有道而師直酆無名之不抗（自注）孝元與宇文丞相酆金結和無何見滅是師出無名（加注）左氏僖廿八年傳）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禮記檀弓下）吳侵陳問陳大宰嚭曰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其謂之何（又曰）嚭曰君王討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案）宇文丞相謂宇文覺也（周書）于謹傳）梁元帝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以元帝殺其兄譽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眾出討旬有六日城陷梁主降尋殺之　民百萬而囚虜書千兩而煙煬薄天之下斯文盡喪（自注）北於

而棄艸蹈於塗而受掠（棄艸句謂嬰孺受掠句謂老疾詰仆也掠笞也）冤乘輿之殘酷軫人神之無狀（此兩字誤狀或是伏）載下車以黜喪撝桐棺之藁葬（左氏五年傳）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又哀二年傳）桓桓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　雲無心以容與風懷憤而慘恨井伯飲牛於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左氏僖五年傳）晉襲虞滅虢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此云井伯百里奚者加之以井伯飲牛蓋以人也（史記蘇建傳）建以中子武字子卿以父任稍遷至栘中廄監使典屬車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　留釧之妻人銜其斷絕擊磬之子家纏其悲愴留釧留以爲別也事未詳擊磬之子謂儒生　小臣恥其獨死實有媿於胡顏（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人胡顏之譏（李善注）郎胡不遄死之義也　牽痾瘀而就路（自注）時患腳氣（加注）痾與疴同（玉篇）病也（說文）瘀壞傷也策駑蹇以入關

（自注）官給疲驢瘦馬下無景而屬蹈上有尋而亟搴嗟飛蓬之日永恨流梗之無還（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颷舉吹我入雲中（戰國齊策）蘇代謂孟嘗君曰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淄水至流子而去則漂漂者將如何耳若乃糸牛之旌九龍之路土圭測影璿璣審度或先聖之規模乍前王之典故與神鼎而偕沒切仙宮之永慕（周書于謹傳）收梁府庫珍寶得宋蟠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舉輦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銅蟠官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書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璿玉衡可運轉者（史記）封禪書）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邱社亾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爾其十六國之風教七十代之州壤十六國當以詩有之為十六也或者身已入關舉崔鴻所紀載之十六國為言亦未可定管仲言古封禪之君七十二家今言七十代舉成數也淮南繆稱訓）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接耳目而不通詠圖書而可想何黎氓之匪

昔徒山川之猶曩每結思於江湖將取弊於羅網（此即終制篇所云計吾兄弟不當仕進所以靦冒人間亦以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遯者故也）聆代竹之哀怨聽出塞之嘹朗對皓月以增愁臨芳罇而無賞（所謂異方之樂秖令人悲也）日太清之內覺彼天齊而外侵始蹙國於淮滸遂壓境於江潯（自注）侯景之亂齊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廬江晉熙高唐新蔡西陽齊昌數郡至孝元之敗于是盡矣以江為界也（加注）史記封禪書）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集解）蘇林曰天中中齊獲仁厚之麟角尅儁秀之南金爰眾旅而納主車五百以復臨（自注）齊遣上黨王渙率兵數萬納梁貞陽侯明為主（加注）詩周南麟趾序）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角振振公族（晉書薛兼傳）兼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返季子之觀樂釋鍾儀之鼓琴（自注）梁武聘使謝挺徐陵始得還南凡厥梁臣皆以禮遣（加注）左氏襄廿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又（成九年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

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對曰冷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竊聞風而清耳傾見日之歸心試拂蓍以貞筮遇交泰之吉林（自注）之推聞梁人返國故有靡齊之心以丙子歲旦筮東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習坎重險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來耳後遂吉也（加注）易師彖師貞丈人吉（案）鄭注禮記緇衣周禮天府太卜皆以貞為問此貞筮亦謂問於筮也漢焦贛崔篆皆著周易林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於東尋（呂氏春秋首時篇）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王留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見楚王楚王說之與有近之而遠之而近者乘龍門之一曲歷砥柱之雙岑（尚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水經注四）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注又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亦謂之三門山在虢城東北太陽城東也河形千里而一曲（案）河從積石北行又東南行至于龍門此所以云一曲也冰夷風薄而雷响陽度

山載而谷沈（海內北經）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注）冰夷即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淵即河伯也薄迫各切易繫辭上傳）雷風相薄璞江賦）溢流雷响而電激陽度疑陽侯之謼初學記引博物志大波之神曰陽侯山載猶言戴山古載戴字通佯挈黿以憑濬類斬蛟而赴深（挈事未詳唯毛寶事略相近見續搜神記）云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城買一白黿子放之後鄂城遭石勒敗眾人越江莫不沈溺寶既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黿乃是先所養白黿也（加注）史記封禪書）齊所以載滄臺滅明文非菑邱訢三事（晉書周處傳）處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果殺蛟而反昏揚舲于分陝曙結纜於河陰（自注）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加注）王逸注楚辭九章云船船有窗牖者陝失舟切纜維船索也追風颺之逸氣從忠信以行吟（列子說符）孔子自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丈夫厲之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說苑雜言篇）家語致思篇）

竝載此事遭厄命而事旋舊國從於採芑先廢君而誅相訖變朝而易市（自注）至鄴便值陳興而梁滅故不得還南（加注）梁敬帝禪位於陳霸先所誅之相謂王儉辯（加注）遂留滯於漳濱私自怜其何已謝黃鵠之迴集恐翠鳳之高峙漳濱謂鄴卽北齊所都也怜俗憐字（西京雜記）始元元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自顧薄德愧爾嘉祥之推自言其至止也視黃鵠之下鳳皇之儀爲有愧也曾微令思之對空竊彥先之仕令思華譚字彥先顧榮字晉書譚傳（廣陵人刺史褚）紹舉譚秀才武帝親策之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君吳楚之人亾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荅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鱷之濱夜光之璧出乎荊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濟又於君臣失位國亾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荅曰吁存亾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諒否泰有時豈人事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又（榮傳）吳人也弱冠仕吳平入洛例拜爲郎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冏誅長沙王乂以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以世亂還吳屬廣陵相陳敏反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榮數踐危亾之際恆以恭遜自免後與廿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事平還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朝野甚推敬之

纂書盛化之旁待詔崇文之裏（自注）齊武平中署文林館待詔者僕射陽休之推專掌其撰修文殿御覽續文章流別等皆詣進賢門奏之（加注）唐六典魏文帝招文儒之士始置崇文館王肅以散騎常侍領崇文館祭酒珥貂蟬而就列執麈蓋以入齒（自注）時以通直散騎常侍遷黃門郎也（加注）獨斷武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侍中常侍加貂蟬

款一相之故人（自注）故人祖僕射掌機密吐納帝令也賀萬乘之知己秖夜語之見忌寧懷厥之足恃（韓非內儲說下）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則故人富懷左右厥則左右重久語懷厥乎此夜語疑亦久語之譌諫諍言之矛戟惕險情之山水由重裘以勝寒用去薪而沸止（自注）時武職疾文人之推蒙禮遇每構創痏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獲誅之推爾日鄰禍而免儕流或有戮之推于祖僕射者僕射察之無實所知如舊不忘（加注）諫舊作諫誤諫與刺通荀子榮辱篇與人善言煖于布帛傷人之言深于矛戟（莊子列御寇）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三國魏志王昶傳）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後漢書董卓傳）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原始唯驕奢之是脩亦佞臣之云使（自注）武成奢侈後宮御者數百人食於水陸貢獻珍異至乃厭飽棄于廁中禪衣悉羅纈錦繡珍玉織成五百一段後宮掖遂爲舊事後主之莊宮乃使駱提婆母陸氏爲之又胡人何洪珍等爲左右後皆預政亂國焉（加注）詩大雅文王有聲詁厥孫謀以燕翼子（傳云）燕安翼敬也（箋云）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案）春坊之名隋書百官志不載唐六典注云北齊有門下坊典書坊典書坊爲右春坊據此則唐已前尚未以春坊爲官名以其東宮所在故以春名之是時俗所呼後來卽以爲名署惜染絲之良質惰琢玉之遺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亂起（自注）祖孝徵用事則朝野翕然政刑有綱紀矣駱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繩己譖而出之于是敎令昏僻至于滅亾（加注）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也惰當作墮壞也禮記學記（玉不琢不成器）

除之神速度政疑是庶政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肇平陽之爛魚次太原之破竹（自注）晉武帝（公羊僖十九年傳）軍還幷州（公羊僖十九年傳）梁亾自亾走向鄴（加注）平陽晉州太原幷州（公羊僖十九年傳）梁亾自亾也其自亾柰何魚爛而亾也（何休注）魚爛從內發故云爾（晉書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寔未改於弦望遂口□□□□□及都口而昇降懷墳墓之淪覆迷識主而狀人競已棲而擇木（左氏哀十一年傳）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六馬紛其顛沛千官散於霄逐無寒瓜以療饑靡秋螢而照宿（自注）時在季冬故無此物（加注）（吳越春秋）越王復伐吳吳王率其羣臣遁去晝馳夜走至胥山西坂中得生瓜吳王掇而食之（後漢書靈帝紀）張讓段珪劫少帝陳留王協走小平津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熒與螢同　讎敵起於舟中胡越生於轂說苑貴德篇）吳起對魏武侯曰

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嘗從至長楊獵因上疏諫曰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是以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壯安德之一戰邀文武之餘福屍狼籍其如莽血丹黃以成谷自注後主降後安德王延宗收合餘燼於并州夜戰殺數千人周主欲退齊將之降周者告以虛實故留至明而安德敗也加注左氏哀元年傳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血丹黃見易坤文言天命縱不可再來猶賢死廟而慟哭三國蜀志後主傳注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乃詔余以典郡據要路而問津自注約以鄴下一戰不尅當與平原郡據河津以爲犄陳之計斯呼航而濟水郊鄉導於善鄰自注除之推爲之推入陳加注淮南子道應訓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與之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數日往說王至於河上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

來不羞寄公之禮願爲式微之賓儀禮喪服傳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詩小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序式忽成言而中悔矯陰疎而陽親離騷初既與余成言後悔遁而有他信詔謀於公主競受陷於姦臣自注丞相高阿邪朊等不願入南叉懼失齊主則得罪於周朝故疎間之推所以齊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濟向青州阿邪朊求自鎮齊州乃啓報應齊主云無賊勿忽忽遂道周軍追齊主而及之最九圖見詩商頌人身中制七尺今曰八尺言其長也四七之期必盡百六之數溘屯自注趙郡李穆叔調妙占天文算術齊初踐祚計止於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滅加注漢書律志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又谷永傳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陂說文溘奄忽也子一生而三化備荼苦而蓼辛自注在揚都值侯景殺簡文而篡位於江陵逢孝元覆滅至此而三爲亾國之人鳥焚林而鎩翮魚奪水而暴鱗左思蜀都賦鳥鎩翮廢足鎩所札切嗟宇宙之遼

曠愧無所而容身夫有過而自訟始發朦於天眞禮記仲尼燕居三子者旣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朦矣遠絕聖而棄智妄鎖義以羈仁老子道經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言鎖羈猶言束縛舉世溺而欲拯王道鬱以求申旣銜石以塡海終荷戴以入秦北山經發鳩之山有鳥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少女遊於東海溺而不返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亾壽陵之故步臨大行以逡巡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大行山名向使潛於艸茅之下甘爲畎畝之人無讀書而學劍莫抵掌以膏身漢書東方朔傳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年十二學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戰國策蘇秦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膏身猶言潤身委明珠而樂賤辭白璧以安貧堯舜不能榮其素樸桀紂無以汙其清塵此竊何由而至茲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後不敢怨天而泣麟也公羊哀十四年傳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愍楚不忘本也之推集在思魯自爲序錄

渭南嚴式誨斠鐫

成都龔道耕重斠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處朋友鄉黨之閒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啟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顧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舊蜀本行閒朱墨細字多所窺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迺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之大氏閩本尤謬誤五皓實五白葢博名而誤作傳元歎本顧雍字而誤作凱喪服經自一書而誤作經馬牝曰騇牡曰騭而誤作騾駱至以吳趨爲吳越桓山爲恆山倉恆山僮約爲童幼則閩蜀本實同惟謝氏所校頗精善自題以五代宮傅和凝本參定而側注旁出類非取一家書然不正童幼之誤又秦權銘文斠實古則字而謝音制亦時有此疏舛讎書之難如此於是稍加刊正多采謝氏書定著爲可傳又別列攷證二十有三條爲一卷附於左若其轉寫甚譌與音訓辭義所未通者皆存之以竢洽聞君子

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宋本校刊名銜

鄉貢進士州學正林憲同校

迪功郎司戶參軍趙善悳監刊

從事郎特添差軍事推官錢慶祖

從事郎軍事推官王裕

承直郎軍事判官崔鼎

迪功郎州學教授史昌祖同校

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事樓鑰

朝請郎通判軍州事管鈁

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

北齊黃門侍郎顏公以堅正之士生穢濁之朝播遷南北他不暇念唯繩祖詒孫之是切爰運貫穿古今之識發爲布帛菽粟之文著家訓二十篇雖其中不無疵累然指陳原委愷切丁寧苟非大愚不靈未有讀之而不知興起者謂當家置一編奉爲楷式而是書先有姚江盧檠齋先生之分章辨句金壇段懋堂之正誤訂譌區區短才遂不揣鄙陋取而註釋之年當耄耋前脫後忘必多缺略第令儉於腹笥者不至迷於援據退然自阻則亦不爲無補至於補厥挂漏俾臻完善不能無望於將伯之助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冬十月十日瞰江山人趙曦明書於

容膝居是年八十有二

瞰江山人家傳

瞰江山人者常之江陰人也邑有瞰江山距山人家二里而近故以爲號焉父死三月山人娠生母劉孺人辛勤鞠養鬱起家庭閒幾有破卵毀室之患母內藏其明而外以柔道行之故屢瀕於危而卒獲免山人始就外傅便知好古學少長就老儒車質齋學其家多藏書縱山人博覽習舉子業者羣相與非笑之語聞於母母召而詰之則以如築室者必厚其基爲對母曰誠然任汝爲之山人謹得沈酣其中抵臘猶戀戀不肯歸一生學殖之厚實基於此補郡諸生其伯兄先入縣庠有文名常謂曰吾異日終不如弟弟之文有根源故也山人素守母教律身以

正待人以誠值窘乏謹刻苦自厲雖通曉世事絕不肯爲人居閒排難唯忍飢閉戶讀書曰吾懼此處一移足便終身落坑穽也同門友貢息甫令建平邀之往邑多地訟歲久不決一案之牘高幾盈尺山人不憚煩爲之一爬梳要領既得先以曲直之大判明示之而期日與質兩造往往各自輸服請無對簿而願寢息者過半矣諸欲爲姦黠獄者咸不便山人所爲讒言繁興而終不得閒於是建平之政聲爲羣有司最經再期辭歸先是山人以故明殉難典史閻陳二公請於縣立專祠後令劉君復捐俸爲之新廟貌贖祭田有年數矣無賴子乘山人之出逐守祠者奪其田而有之山人歸告於縣乞復其舊時兇燄張甚

縣官顏右之山人以一身搘拄其閒幾爲所窘賴同里楊主事蒼毓邢秀才象三咸相與維持之事乃得直還祠田召道士守之又邑之名宦鄉賢故有專祠教諭某私以其地畀學習而遷其主於大成門左右更衣之所山人與教諭爭數四縣置若不聞終身以爲恨事山人性剛直其所不可者終身不能强顏與之歡亦不樂與顯達交曩文弨之主講暨陽書院也山人居邑中不自表襮故名莫得聞逾年邢君袖其所作詩古文辭幷要與俱來余一見傾倒遂爲莫逆交余官罷主江寧之鍾山講席身自請山人佐余所不逮山人欣然許之余有所述作必取正於山人能貢直言無所隱凡余所蓄書數千卷山人校讎幾偏

有求文幷質疑者驩然應之無少靳余門下士咸知敬愛山人閒有以私干者率峻拒之先後共朝夕凡九年供給至菲薄而山人不嫌也山人詩文集外著有讀書一得六十卷其體例與黃東發日抄相近注陶徵士集凡數易稿又注徐庾溫李羅昭諫等集幷近代陸拒石四六各若干卷著桑梓見聞錄八卷八十外復注顏氏家訓甫脫稿而疾作始辭余歸里中余今年寓書求其副本欲爲傳之山人欣然許諾而力已不能自鈔矣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考終於家年八十有三山人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意欲自警其頹墮也晚復更名曦明考雨若處士妣劉孺人余嘗爲著家傳矣娶於吳生子二貴中庠生

守中出爲從兄後妻與子竝前卒孫一人同庠生

贊曰先生有用才也雖不得位一施其利濟之具然已爲眾人之母多士之師有餘矣成人之美而不尸其功實浮乎名究有不可得而掩者先生之嫉惡若過於嚴然孔子稱惡不仁者之爲仁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身旣潔矣寧肯受物之汶汶乎所爲詩若文沖瀜演迤不爲震盪險怪之音此又其養之足徵者顧今而後誰相知定吾文乎我有不可誰余規乎分首無何頓失良友此所以涕泗漣洏不能已於質亾之歎也